集部第八五册目次

金正希先生燕詒閣集七卷

〔明〕金聲撰

明末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燕詒閣集總目

金正希先生燕詒閣集目錄

卷之一

奏疏

金正希先生燕詒閣集

宗伯顧瑞屏先生鑒定

據實奏報疏　己巳

臣以小臣受　皇上眷顧憂天之心寢夕不寐半月以來氣血欲盡惟餘孤志耿耿欲前自念生存一日即爲　皇上竭心力一日臣之所能惟使區區朴忠鼓舞羣策羣力畢歸於忠義一路以爲　君父用而止自受　簡命事事草創措辦倉惶始臣信申甫實以甫自造戰車火器所向無前與其一往殺敵之氣

今申甫所募新兵雖務求精壯然給衣裝不十日編訓未數日旌旗金鼓尚未習也兵部無選鋒見與於二十五日送新募未給衣裝兵二千於甫甫未收於二十七日復送臣臣以今師皆烏合難用是用躊躇又申甫係新立一軍所需器用種種皆旋取旋辦缺一不可臣日夕拮据移文催督難可得辦臣惴懼不知所爲臣以文臣請纓自以　國家事皆己事雖軍旅非所當與不敢不免欲集思廣謀爲　皇上效一臂力至於錢穀會計簿書出入素所未習欲勉不能

紀房氣日熾中心如焚日爲 國家籌安危大計而
心力苦疲於瑣細伏望 勅下戶部委一司官專理
其事伏念臣所不必爲而自請者急 君父之憂也
於力所不能爲欲勉之而終未安者恐悞 君父之
事也總督在甫臣于軍前置將用人等事悉聽甫權
衡務令獨展其才臣區區之心有欲入告 君父而
尚未敢者臣之微能可矢天日惟事 君無欺好賢
不倦能鼓人心之忠義畢效力 國家而已耳勢與
願違日懼殞越伏望 聖鑒臣死不朽

和輯忠勇疏 己巳

竊惟遜讓不遑者文臣之態也剛狠不馴者武夫之
病也臣見申甫才薦之 皇上 皇上見其才授之
專征至若滿桂驍勇能戰臣與大同撫臣張宗衡交
因知桂才亦素嘉其人今 皇上授之總理臣私謂
兩才當事事必相濟不謂權既並重遂釁起不相下
也本月初二夜甫將軍至撫營報稱鄉民驚逃稱有
達子數十騎在鄉搶掠被奇兵出營搜捉當獲一十
二人至次日滿桂提稱係彼夷丁報到臣臣恐啟釁

傳令釋放訖初六日未時甫大軍出廣寧門據甫初
七日塘報稱本日達賊數十騎衝突而來將本營旂
報官人薊國祿丁元發死百姓齊驚本營當將守備
李承勳幸家丁齊上復發死營兵一人衆兵齊上活
捉五人又守備毛登和活捉一人見在營中目下達
賊正在相持等因又報稱本日申時達子無數內有
本職外營偶東巷數百騎衝突而來差官看時有達
子一半中國人一半亂箭射入營中我兵堵截不致
以神器相加少頃又數十騎從西南來徑衝大營百

姓惶亂衆兵堵截鄉民陳本孝等奮勇斬眞夷首級一顆衣服一領互納一隻蓮箭七枝刀一把為此理合塘報等因又於初八日接申甫揭帖稱所獲夷人正欲解入又傳為文將家丁鬭文將者桂部下將也臣聞此不勝發惶兩軍不和後每相遇必先相自殺傷萬一虜聞之為所乘為害匪淺臣欲出為調和而二將皆奉便宜以臣忠誠自信頗能感人而權微不足以服之非　皇上攝以大義其氣未易平也又各標兵新兵諸將多有未調伏望　詔令和輯同心協[illegible]內順乃能外威臣念之至[illegible]之[illegible]報捷　聖上裁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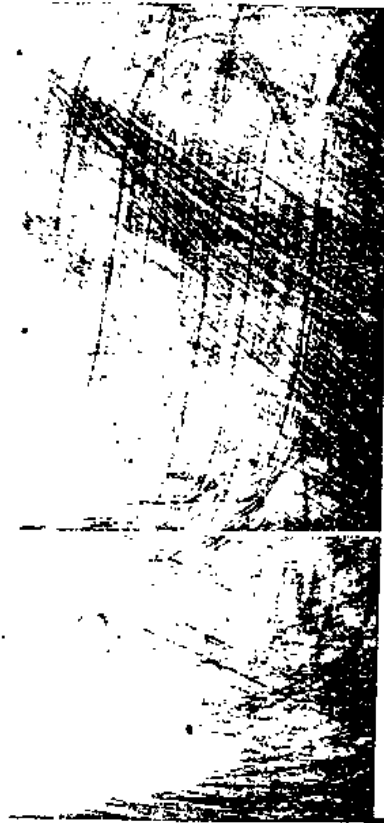
奉命回奏疏　己巳

臣本月初十日接邸報該臣奏為據報軍情等事奉
聖旨金聲便諭二將務令輯睦剿賊毋得自生猜防致誤軍機罪責均任新集兵將該部還通行諭飭欽此欽遵臣自受　皇上簡命日夜念　皇上威德所以諄諄飭甫者備至今得奉　明旨更反覆開諭令一意圖賊臣隨歷荒郊馳至滿桂營為桂慷慨言虜事方殷不可以部曲起釁桂亦是臣言然臣此行遍環走二十餘里閱一二營壁執途之難民數人問之

於衷戚然臣聞虜不過萬人我不得志於虜虜得為飽之道而我得自困之病也我兵不下數萬人法宜探虜必趨之道諸將各據險列營首尾相應奇正互用則虜難以逞今諸將各統兵數千人不相聯絡費糜糧則多分以遇敵則又患于少此不皆同多者也將不得不任其失策然亦有難乎為將者臣從滿營歸漏已二下道過施洪謨營宿申甫營見數營人馬當朔風寒苦之際皆露立枕戈臥不得有勝飽之象不戰先疲況虜以掠刼日飽且渠而我驅此恇弱者

與過難矣然大兵四集貴金錢鉅萬工戶二部告辦爲艱欲使士飽馬騰亦又難乎爲上者因其難而不思長策則日困一日虜不過可憂虜退亦可憂四境蕭條萑葦破壞兵民疲于外財用竭於內如此用兵不謂之自困不可也惟 皇上與二三大臣蚤圖之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國家用兵三十年以來迄無成効寧不盡坐此故

敬謝職銜疏 巳巳

臣自傷才術淺短意願空長値醜虜犯順 君父焦勞妄慕被髮纓冠之義非爲人臣子者可以瞻前顧後之時遂不度德量力強受 簡任不謂力不從心勢與願違僅顯一士區區之節究無 國家分寸之功臣撫心傷恨痛不欲生不圖復荷 聖恩浩蕩無涯略事原心不即加誅感法外之餘生欲致身而無地不遑寧處急圖自效而罪過既彰分不得復受委任臣㴱戰慄不敢煩瀆臣日夜惶愧如坐芒刺一身

無據進退維谷出入忽忽不知所之臣又當奏繳以續查軍需并移會各該衙門收取未盡于今本月十八日粗得竣事臣原當 欽給安陸兵防禦事務關防一顆敬當奏繳伏望 皇上勅下驗收至于臣風憲職銜本爲軍務權授即幸而有功謝事之後猶不敢當况臣罪丘山豈得靦顏久猶每一念之置身無地伏望 皇上賜罷斥以肅臣紀若獲蒙 聖恩終不加誅或以臣罪在前非功不贖置臣重地之地人所難爲者使得盡力報稱之下罪命行伍之間

臣死不朽或以臣才不堪臣心可原宥過無大既編
臣于氓隸許臣尚得攻苦食淡窮今古事物之變因
衡摩厲以期異日桑榆之收庶幾倖生未爲　聖世
棄物可以不終負　皇上特達之遇臣自恨不才孤
負夙志肝腸摧結憔悴非人痛念　天恩日夜感泣
心憂　國事不能奮飛語無倫次伏望　聖鑒臣昜
任恐懼待　命之至

忠愛之思百折不回

引分陳情疏　庚午

伏念臣生平忠孝自矢抗心希古妄許　皇上以努
力馳驅今不幸顛蹶此志孤耿誓死靡變有如覥然
在位分不敢默默容容而肝腸空熱學術未成才識
疎淺無以自效臣雖不敏賀恥素餐　主憂之日臣
辱臣死臣愚以爲當然而知臣莫如　君　皇上矜
其愚不忍棄之徒死夙夜思維既捐軀圖報其路無
繇而戴　恩愈深愈難苟容自全以縻　君祿雖
皇上原之天下未必能盡諒之即天下能諒之而臣

寸心斷斷不能安之仰念　天恩俯懺愆尤進退用
舍如臨淵谷反覆焦思内抽裂神傷氣悴不能自
存此心此境獨疑獨苦不得不歸命投誠控告　君
父伏望　皇上察臣至情全臣愚分乃　賜罷斥使
臣可以仰戴　聖恩存身氓隸之中臣易任惶悚懇
切待　命之至

備陳方畧疏 庚午

臣不才有願莫遂虛負 皇上知遇 皇上雖鑒原
臣臣愈自傷之心念 天恩晝夜感泣欲堅求罷斥
草疏屢就値 國事多艱 君父焦勞不忍自棄遠
離 闕廷欲揹軀圖報其路無繇空復戴冠束帶從
士大夫之後萬非所安夙夜思維與少效尺寸而臣
當有言不信之時事關兵餉又非所敢請度臣力之
所能爲與今日之所不容緩不必另開事端而於奴
勢不無少創於 國家不無少補者在于今日蚤定

乘便聯絡朝鮮朝鮮與奴老寨止隔鴨綠一江今醜
類敢長驅入犯縱橫不止無復很顧之憂自度無敢
議其後者以故東江牽制未可一朝而廢而東江實
全藉朝鮮爲居停主不得不番爲 宣諭然今日諭
之又要令朝鮮無所驚疑決安乘 皇太子 冊立
須詔而去今 詔書權宜附其陪臣以往益未聞虜
警以前議也臣愚以爲在於今日有未便者値虜警
而大禮之行遽乏特使未免生外夷心奴旣合東
或復通鮮勢益無忌東江數萬生靈將反爲奴用臣
不才蒙 皇上寬宥七尺餘生久非已有非常苦難
之事以効力 國家不可以竟初志願乘風破浪捧
尺一之 詔涉島漁之鄉宣 朝廷威靈感以至誠
動以利害儻得藉手相機與東江相伏圖乘奴虛縱
未敢卽言搗穴而振聲援以制之奴空有却行很顧
者矣卽不然而使朝鮮受臣聯絡亦無令折而入奴
且臣之往便得畢力盡意遍歷諸島探其虛實詢諸
將士圖上方畧以報 皇上而佐廟算以待能者固
區區報主之誠得以稍展而 皇上所畀不過一紙

詔書所必附之以往者也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苟利社稷死生以之闒人所不敢開之口才誠膽
畧在兩漢班陸之上

敬陳本務疏 庚午

臣憾憤之極不意復待罪於此何敢更輕言天下事痛仍生平致力忠孝留心當世既躬逢　聖明特荷知遇一時君臣殊不讓古乃舉人未效所學竟不適用疑于古道不復可行壯心不已夙夜思過自知所向未爲大謬而閱人未廣歷事未深動不遂志亦所宜然伏思　皇上聖本天縱言動舉錯允合古法好學察欲法祖敬天求賢若渴受言如流較古帝王真無間然謂宜風行草偃本立道生人與天協功隨事

集矣而尚兵困于外財匱于內賞未必勸罰未必懲才德日勤風習如故其故何與將人材絕不如心而時事幸無可奈何與抑終無道而處于此與願　皇上更深思其故也臣伏見　皇上晝夜焦勞惟日親天下之事而實未嘗日習天下之人　皇上以不世出之姿與大有爲之業定使天下之人才與不才盡在　皇上胸臆之中卽才矣而有所長與有所短皆得一一稱量之確然不爽然後酌附位置惟　皇上之所使而始可執賞罰以隨其後此不可以懸斷臆度不可以盡得于章疏之中不可以徒參互於外議之異同必　皇上親自嘗試齊衆之而又不可以旦夕之間一二見而足也往者　皇上朝見不輟召對時勤既而問無所得鮮當上意而　皇上亦遂數之矣臣愚竊以爲　皇上宜念往者君臣相見之尚未數又覆問辨之尚未精　皇上所以採討諸臣者之尚未深切著明而不宜謂相見之爲無益也願　皇上自今定爲間日御文華謂宜倣古晝朝晏罷法其在廷諸臣若諸卿之貳及翰林科道中行誼博等宜

非有緊劇事務纏縛其身不得閒暇者宜令輪番入直晝夜在公而內外官之有專司職業者亦得以不時進見　皇上於官方之情偽得失軍民之大利大病幷廟堂刑賞舉錯之用邊腹虛實强弱之形皆得進諸臣而考究於堂陛之間而且時詢及諸臣之職掌如是而小大咸集上下漸習卽微塵無能益山未必遠有大奇偉當　聖意者而詰問既近情偽自露酬對相頻材品畢呈日月已久以　皇上之聰膚諸臣才與不才與其才之所短所長豈復有遁於　聖

鑒者哉。且夫今日非誠無才也。士大夫精華果銳之氣。莫不相與分馳於愛憎毀譽之地。半消于談笑偃臥之間。夫才之爲物。不收之使專心致志。則不生。不迫之使困心衡慮。則不達。不並之使較長絜大。則不見。今因是而令諸臣日夕　皇上之前。丕威日禀。天語時聞。自惟　聖上之社稷蒼生。是念無暇復有他思。計惟黽勉學問。奉職以思一當。自非朽敗壞爛之人。宜莫有恐自廢者矣。且不特此也。作之不休。求之不已。天地不閉。祖宗有靈。　皇上因是而於百千人

中定得一二公忠練達不世出之臣焉。以佐　皇上知人善任使者。小大內外。罔不稱職。　皇上又何求而不得。何令而不止哉。伏惟　皇上少留意裁察。臣請得畢暢所欲言。臣不任懇切待　命之至。

[illegible]述治體之言可與荊公上仁宗皇帝書參看

再陳治安疏　庚午

臣雖不才。終不敢內負夙志。上孤　聖恩。思惟　國家興衰治亂之所繫。　國事日艱。敬陳本務一既。非敢湯爲條陳以飾視聽。實攷古證今。念之甚熟。　皇上欲內順外威。久安長治。所當逐事整頓者。未易盡數也。而非緣臣所言以端其本。則大之終無提綱挈領之要。密之亦實無批郤導窾之槩。　皇上雖赫鑒靈法在必舉。亦似有令行禁止之意。而大勢如故。人心未回。苟且徼倖之情。日惟求免任事。圖功之意。

迄難眞實。空勞　皇上宵旰之心。終無益于治亂安危之數。此愚臣所爲拜疏以來。齋居不寐。再三籌度。而愈自信其說之不可易也。若安在人。今古所知。臣謹按古今論人之法。未有不以言爲久端者。即　皇上今在穆清之上。所繫以明見萬里之外者。固大半取裁章奏中。卿間別有採討以得人之情偽。有不出于人口而達于　聖聽者乎。而言有二。覿面問答。致之于筆墨敷陳。其簡切尤不可以同日語。既無左右往復之煩。使君臣相與敝精神以費時日。而又得以

實察人之真誠于神情出入之間且天下之人未有不
及覆推究以得其才之短長而遽試之事天下之事
亦未有不反覆推究以得其至當之歸而遽責之行
者惟觀聽不惑考之有據務以光明洞達之意曲盡
其是非利害之情自求無不獲發無不中無論 皇
上聖神文武固當遠邁堯舜近憲 高皇不屑屑漢
唐諸君即致漢唐一二有爲之主當時君若臣莫不
相與諮詢考度共取天下而商畧之人見其可而用
事見其可而動未有遽置士大夫于度外厭薄以爲

不足與謀無可深求而空驅策之以望其奏功者也
今世士大夫承平日久習氣實深 皇上聖明不幸
際此厄運要當寬心耐意磨勵鼓舞長養裁就以望
其有成耳虜入内地今茲半年迄無一人爲出勝算
非諸文武反出奴虜諸頭目下非不畏法非不願通
侯之賞繇講之無數而習之不精也及今講習圖得
一當雖日不豫猶爲未晚今事外之人既以成敗安
危無與己身徒立而睨人以優游于不學不思之地
而當事之身則目熒耳亂手足匆忙又不暇有可學

可思之時惟賴 皇上以神武豁達之用酌取此從
容暇豫之人以蚤朝晏罷之法而寓日考月試之意
庶幾其有獲焉而或又難于一舉是天下之人才無
時而出止聽命于天之自生天下之難無時而平止
聽命于天之自定也今廟算淵微聖謨深遠愚臣淺
薄無片長寸效何能仰窺萬一輒敢侈口多言顧靜
觀今日之事與今日之人臣雖愚思 皇上必非以
内外諸當事爲皆必可賴之人以今日所布置調度
爲百不失一之算也請目前固無以易此者毋亦姑

靜聽之以徐觀其後耳今日並可靜聽之以徐觀其
後之時哉惟 皇上丕圖之天下幸甚

泄沓錮疾已入膏肓明詔屢申飭臣工共維桑土
而如聾如瞽空廢提命讀無逸之章而知周之所
以興也其在斯人歟

請告第二疏 庚午

臣惟臣子大義，鵠於匪躬，臣雖積瘁日久，不敢一言及病，至前六月廿七日，突然氣塞，至昏暈竟夕，吐血連日，臣力竭難支，始敢據實上乞骸骨，復蒙 天恩，念臣服官未久，臣感激忘生，伏枕三旬，見城務久曠，覺體氣暫平，不敢即安，隨勉疾視事，不圖復以勞煩，于本月十一日本症隨發，而怔忡痰厥，更劇于前，病苦之狀，未敢瑣陳以瀆 聖覽，臣惟奉職無狀，神思短竭，于軍國蒼生大事，不能少有裨助，何得以一身

疾痛長呼 君父之前，而臣情勢萬不獲已，念服 皇上一二日之官，則當盡 皇上一日之職，今乃以風憲重職司。 皇上耳目之寄者，爲微臣餌藥養病苟容竊祿之地，有日如歲，生氣漸短，臣之危殆，日可俟也。臣雖捐棄道路，區區一身，何足自惜，而臣自遭際 聖明以來，讀書學道，致身事 君之志，自矢必遂，不幸苦爲才分所限，學識所局，天不慭念，更有病魔縛而困之，雖跼蹐高天厚地之中，尚思仰荷 聖澤，得靜息身心，收召魂鬼，究所未知，增所不能，誓于此生要得一當以答 聖明，庶生前生後，無所復恨，而今身命之憂，迫于目前，則亦未免有貪戀 聖世，不忍徒死之心，伏惟 皇上聖明，鑒臣非遺忘 君父，自便身圖之人，非真無可奈何，定不敢瀆 聖聽，使臣餘生宛然，幸不遽絕厥命，學問方始，亦何忍終自廢棄，至如臣父母衰暮，零丁流離，床褥念臣無狀，日夕驚憂，知臣無能坐縻國廩，顧言一見，待以瞑目，雖臣至情，家不先國，使臣可自效，亦何敢言于 皇上之前，臣曷勝激切待 命之至。

陳謝脩曆疏 癸酉

臣遭際　聖明拙忠不效不幸負疾乞骸歸田叨蒙
皇上矜全不即廢棄許令首丘得就醫藥臣歸之日
泣見老親恍若隔世北謝　天恩感賜餘年雖伏枕
一丘報國之忱耿耿不墮至於僥倖痊愈旦夕就官
之念則斷斷不忍起臣之自知甚於人之知臣死不
敢假愛戀　君父之心以不勝任之身冒不易稱之
職也今輔臣徐光啓以修曆乏員或傳臣病痊漫及
疎庸仰荷　俞旨臣聞　命之日心怔若擣臣之父

母聞驚惶若無所措臣叨歸幸生得不隕越安敢
上欺　一寢聽尚稱危篤如今漸倒床褥間者而神氣
耗竭實未痊復痰火眩運不時劇發構卒怯思健忘
如夜如鹿餌藥省慮僅足自存况曆數大法古以宿
學久竭精思方得就緒今之輔臣誠哉其入至于海
內不乏者儒如臣儤碌疎淺重以結疾素學既不深
入思力又難致精領聽斯任豈啻負山臣　君恩結
念孤志不荒日夜自淵靜閱今古期以時日深永馴
得身強并與學成敢望　皇上特恩寬以期限臣得

踰强仕之歲及服官政之年而後東西南北死生赴
之不敢有愛乃今　國事多艱未可輒以一人而開
群臣自便之門既不堪任應終廢錮臣獲　大造曲
全臣雖居田亦當擴此身心學道著述以助　聖化
誓於此生隨地致力圖報少効而後敢死統祈　皇
上鑒原臣曷勝懇切請　命之至

隨地致力四字當爲今日士大夫敬佩名箴

陳謝僉憲疏 乙亥

臣以書生幸逢聖作身依日月叨補中秘甫及期年會逆奴犯 闕奉 命倉卒欽授憲銜從事戎行孤臣負移山之愚 皇上諒當熊之誠至于訖事之後請斥疏章前後五上而 溫綸五加恩溢常分天下忠義聞風感奮况臣身受而臣啣結愈深矣思奮迹拊心自維益恥苟祿此則臣乞骸歸田之初志也誠不自意故輔臣徐光啟忽騰薦剡遂以臣承乏修曆臣病未痊愈學非耑門雖職列清要典憲今古人多為臣榮之臣心獨不自安伏具疏乞休雖未蒙允放 明旨業具呈堂官堅懇代題并力求故輔臣徐光啟題免臣心勿欺久蒙 鑒在乃今本年正月忽得邸報吏部推臣出補山東驛傳道伏念司道雖外吏遠離 皇上無復出入 禁闥補過拾遺之任顧茲方面受 皇上崇秩非積日累俸不可得非夙習吏事不輕除授而臣以服官無幾月之人今又抱病在籍何所短長而遽獲斯職鴞梁之疚愈刺于心切思臣之初志已遂 皇上鑒原臣之職銜獨蒙

皇上欽授 皇上不以臣為不肖登賜 溫綸不許辭免臣尚反身問心理病力學攻苦食淡磨厲堅忍未敢就列今銓臣遽又別補義豈得非分驟就臣踽涼孤冷時思古獲若幸而徼 天積學有成倘身報國此生此身惟 皇上所驅使其于 君父之官敢有擇焉不然而蔬水沒齒分實甘之臣即不自惜死不敢容容竊位以辱 聖明

歷數知遇卽古君臣亦不多見寔其情彌篤而報彌堅也

備陳守禦顛末

臣甫筮仕讀書中秘遘逆虜犯闕痛憤主憂奉
命倉卒從事戎行臣受皇上特知殊恩雖以病歸
田而讀書學道期得一當以副皇上奠安天下之
心庶幾君臣道合用垂千古日夜磨厲不遑遑安
而君恩未酬父命旋隕去冬聞逆虜深入苦塊之
中不能奮飛繼值闖賊披猖大帥南遁亂賊公行撤
文晝月勤王官兵沿江屠燬漸逼金陵東南震恐望
風潰從蒙撫按檄行郡縣各屬防守臣從郡縣有司

及士大夫之後以爲欲杭賊氛先定民志日宣尚
皇帝六諭告以人事父母各保井里出事若上共
固封疆之大義與民同命效死勿去臣效空言民有
至性聞之無不泣下感奮者不意三月廿四夜忽傳
婺源縣報文稱四遊擊將軍之兵自黔入鳳旣含大
江孔道又不渡江繇皖陸路直行乃紆廻千里涉崇
山峻嶺繇江西樂平思入婺而到徽州絕無鳳督明
文而又適當賊陷蘄黃之後合郡皇皇群疑爲賊以
爲警在徽南一路也至廿五日而徽西祁門縣又
有報文稱沐國公兵合郡人見兵不同名號而又分
道並入定相攻婺至廿七日而祁人被殺掠自祁奔
入者稱兵已到祁城皆楚人江右人及徽本郡人且
雜剪髮入婦人實無黔人而又絕無黔將則合郡鼎
沸矣以爲賊矣是時各鄉諸亡賴分兩路而走祁婺
者如市諸面生可疑及久外之人忽歸而佈各鄉者
所在見告婦女之畏辱而自盡者不可勝記是時各
縣各嚴城守臣鄉居不敢徙入城身鎮定以安人心
謹相約各設備以待至廿九日而郡人自祁奔入者

報賊廿八日已過祁東與祁黟二縣居民兩相格鬪
幸未入休境而開鬪已畢賊已遁矣至四月初三日
傳得婺報所稱姜劉謝李四遊擊將軍之兵全未入
婺以三月廿五日盡爲江西樂平居民所憤殺傳其
兵爲鳳督監紀李章玉所募之黔兵其將劉玛瑛李
華玉姜義三人現監樂平獄其兵少有得脫者樂平
申江西各詳內稱盡擧而殲之樂平印信報文現在
郡縣諸當事處也殊不意料李章玉反指殺掠祁門
之寇認爲黔兵而退其偏詞激怒鳳督置樂平而反

求徽人徽人不能應命遂蒙疏參嗟乎章玉何心其於饒之樂平旣縱兵作賊盡喪其兵而不敢言而於徽之祁門復故認賊爲兵喪於樂者責於徽不惟可蔽鳳督以自解說其無罪且圖以遂其當初餘樂人徽之初念而洩其中阻於樂不得入徽之私忿臣不知督臣疏中參臣何語顧督臣讀聖賢書自號知兵竟不問兵隨將轉將在何處兵在何處耶且督臣受詔爲　皇上殺賊安民臣誼切同舟望其旦夕殄鬬擒獻以解　主憂而拯民難督臣豈不見諒而監紀

曰徽人殺兵郎疏參曰徽人殺兵竟不察監紀當日突遣兵改道事屬詭異已違督臣節制自非其欲攻婺源無再分兵別行後與名號而兩路並入之理豈可以其一路之兵而遂並冒認他路之賊耶念此一舉祗因合郡有司合郡士大夫仗　皇上威靈奉當路嚴檄相率百姓徒以疇昔相誓聞賊不走之故不意遂致有臨難相助見賊出巢之事郡縣而皆若此其掠　國家之事豈無小補此亦何所𨿸罪於督臣而必不相容徽區區一郡不難以是非聽之公論禍福聽之　聖裁而念此逆賊未靖人心危疑蔣逼江東南諸郡縣盡以守禦爲長途以奔潰爲上策相率動色以徽事爲戒其於委而去者反左而效之民志不固將何藉以抗賊氛頃塘報獻賊臨楚省城鄉民方奮勇格殺縛賊報官官諭以恐係官兵不得輕殺民遂奔潰而省城隨陷　宗藩生靈一時俱盡此亦皇上之所惻念而督臣之所宜寒心者也

據實破讒疏

督臣馬士英參臣徽郡鄉官有司一疏初未發抄臣不知疏參何語止直述當日情事拜疏進呈今督臣疏稿方傳佈事雖在臣一郡而關江東南及天下利害臣不敢不據實明辨字多蹈犯惟　皇上幸畢賜覽察督臣疏內大端初據臣本府知府唐良懿申文述三月二十五日婺源縣報稱姜劉謝李四遊擊將軍領兵繇樂平等縣將入徽州飛票一紙妄以爲其兵已入徽境而續據監紀李章玉與萬民安鄭天卿

等乘三月同時祁門有堵賊之衆遂失尚處臣捏其兵已入祁門而因捏臣與推官吳翔鳳入祁殺之殊不知婺源在徽之南祁門在徽之西姜劉謝李之票以三月二十五日繇婺報府者抑于三月二十五日以淫殺焚擄激變樂平居民二十六日爲樂平憤殺殆盡謝上用不知下落劉罡疑李華玉姜美現禁樂平獄樂平印信報文府縣現據何得更有四遊擊亦復向稱姜劉謝李而捏祁縣接濟四將于教場安宿捏臣與吳推官領兵到祁謝將官自刎而亡生擒姜劉李三將而且捏爲彼等在祁門縣城上親見明白也樂平去祁門六百餘里以祁門六百餘里外被殺之兵現禁之將皆可捏爲祁門城下所殺所生擒而且捏爲彼等在祁門縣城上親見明白則自餘所捏以臣與吳推官在休寧去祁百二十里外之人捏爲領兵到祁捏爲誘黠兵東器械入祠而焚祠以殺種種怪誕一任說謊似夢似囈又何所不至而臣獨嘆惜督臣爲　國太史重臣輕聽細人讒語便率爾入告一　君父失太史重臣之體抑亦不意督臣方自號

知兵鉤深致遠顧于所部之將之兵所行之地方所到之時日及不幸失律於所失律之地方與失律之時日而皆一切憒憒乃爾又將何恃以搗賊情而得賊勢知己知彼一切不謬乎方姜劉謝李飛票之自婺入也正當賊冒官兵僞票公行鄰徽郡縣屠殺慘毒閤郡十日數驚之時下自士民上自縣府道院諸臣無不驚疑以爲是賊皆嚴檄明示勒督鄉勇協力堵截此徽南一路而戒嚴已若斯矣况不一日而徽西之祁門又報洪劉公兵將入比及兵到皆江楚及

北方及本郡之人，糾結成隊，如鬼如蜮，不知所自，而爲之先導、貫木土無賴黄應鳳也，閻郡共指以爲姜劉謝李自發路入之票，果僞耶，則此郡路爲分兵別號，而兩路夾攻襲陷徽州無疑也。若姜劉謝李自發路入之票果真耶，既不獲已而改道，又何苦無故而分道，則此乃亂寇乘機因兵之入而分路揚威造藉以取事者益無疑也。當是時，各鄉諸無賴一日而皆洶洶走迎於祁婺，各鄉諸逋逃外出不軌之人一日而忽纍纍潛伏其鄉，外侮內亂，相期益作，轟轟是發。

直須時刻而東北近郡府術勤王諸師。是賊是兵，虎視狼顧，各整糊糧及瘡使門人，當是時，非 天祐陪京，豈惟徽之爲徽久不可問，一徽潰而大江東南之事，臣實不知其所終始也。 皇上試問督臣當是地而居是時，爲人臣子而爲 皇上封疆計，爲民牧而爲民命計，有識而不多事者，義當如何，其安開門而揖抱頭而竄乎，當是時，城以內，郡縣有司任之，城以外，臣不得不與諸鄉紳各鄉民分任之。顧 高皇帝神靈，仗 皇上天威，幸有時昔與諸父老人士約，諭各鄉各守其處，有險要則附近各鄉相約而共守其處。而决不以一鄉人走入城，不以一城人走入郡，不以此鄉人徙走彼鄉，不以一人瘡使而挈妻子棄其鄉以走外郡。亦惟是鎮定無走，各設備以待耳。殊不意諸縣之人相傳時昔約諭，亦共相堅至二十八日，而祁黟居民既身見淫殺，又力當賊衝，義無所逃，勢不獲已，遂不避矢石，不顧危亡，突爾出死力以捍賊也。當是時，臣目不交睫者八日夜，然實未能親入祁而以其身當賊，安恐以百姓殞命重傷所各出之死

力。目爲己力，且比捍禦者皆父子兄弟自相救死之民也。特捷荷鋤何兵之稱，督臣乃怒於室而色于市。誣臣爲多事，而諸有司爲無識。 皇上試問督臣近日疆之所以壞，而賊勢所以如破竹之故，乎民心不固，聞賊即走，而先自潰亂以待賊入者，蓋什之九也。此非有司傳舍其官，規利避害以爲有識而鄉士大夫先徙以爲民望，悖無官守，不欲多事之所致乎。督臣以鳳泗淮徐之間， 高皇帝聖作物睹之鄉，其所產人材皆不堪用，而一惟督臣之鄉人可資撻伐。

臣未敢以爲非要諸事理初亦不必逞兇千里逍遙與鄰惟其意之所欲向至縱橫曲折以行于無賊之地而況更欲以其行一路之黔兵而並禁百姓無捍他路之亂賊則將盡拔其黔人惟諸黔將所挾以縱橫曲折行于天下而自餘　皇上之赤子　皇上之赤子皆可以弁髦糜爛而安危生死槩置不問乎

皇上試問督臣既惟其黔人可資撻伐而沿途亡命之輩何以盡招充數池安左兵所駐何以望風即避以左兵爲兵耶兵不當避兵以左兵爲賊耶兵愈不

當避賊且黔亦何因以左爲賊而恥其兵之以不律爲樂平鄉民所殺而不可以爲名也則舉而移禍於徵祁之官紳而又恥其兵既稱衛降殺手即誣捏官紳所殺而亦不可以爲名也再思而誣捏爲拋戈投甲誘而殺之以文其兵之不律而解說以被誘之不幸　皇上試一加詳天下有百姓鋤梃相向兵賊矢石交加兩命相角勢不俱生之時而忽爾拋甲解戈無問是賊是兵有若是之至愚者乎李監紀之爲言亦太無根矣彼哉監紀此一舉也實欲屬釁於全徽而初未嘗稟命於督臣及其一旦沮敗於樂平而必欲終僨所欲於祁門乃適值祁門知縣趙文光方以大計謫官急媚督臣于進呈身軍前願効死力陰助監紀構害徽人以故督臣疏中每及祁門知縣處處盡爲袒護一一皆作贊語而後故同臣等一體題參逮問表裏連環譸張爲幻殊不知文光於四月初二日尚有飛報賊情求本府各縣護救之印信飛票固現存也而捏祁縣官自寫兵不擾民之據報收貯在身以爲後患干証　高皇在天之靈　皇上如天之

炤其可欺乎昔郭晞能謝段秀實擒斬暴卒之教賈復不終報寇恂捕戮部將之恥無論祁民本爲殺賊原非殺兵初不愧於執戈衛國之魯童即在樂民雖誤殺兵而本意殺賊亦不失爲爲主傾孟之啞婦而督臣顧寬其私人失律不受節制之誅飛恨干捍患固圉有勞無罪之民侈言劉超恣詆臣等逞其偏詞以徵　皇上一旦之聽而圖斷臣等以立威於全徽窮附可食之地臣自束髮負志及歸田十年攻苦食淡困衛摩厲期得匍伏　階前備陳所學爲　皇上

一明天下安危治亂之故以定　宗社億萬斯年之業朕朕孤懷日夜以之而特以多病未敢離治臣之命豈不懸于　皇上而督臣能以其私意相嫉兼今人心厭亂　天欲平治以今日督臣倖超之功將來議於　朝廷之上亦遼東豕也抑且夕臧鬬檢獻藏奴悔遂一一為　皇上圖之亦臣子常分何功可驕而極口游詞詆辱臣等為　皇上守禦不二心之有司士大夫以自明得意乎而且誇誕其詞謂在浦之兵招而不至在信之兵憤請渡江剌剌不休而終以

一危言曰無使與於亂兵之禍　皇上試問　皆臣黔兵亂耶督臣將與黔兵亂耶臣謹正告督臣　聖天子在上天下尚有人黔兵安敢亂安放不自悔禍而復為劉超之續者督臣其尚盡人臣禮無太不敬仍望　皇上勅令督臣罷對自今以後有兵賊混淆紛紜淹異夾至境上猝不及辨人心危疑事在呼吸者當急防禦耶當速納受耶當且走避耶督臣安為皇上急畫一令使江東南諸郡縣及天下臣民知所遵守臣無任激切請　命之至

以下原缺

金正希先生燕詒閣集目錄

生知安行論　館課

道德之難言也在天人之際達乎天而微可以存人此一定真常之說而非高世絕俗之論也今夫人何所不至哉聖人所恃以經綸天下謂天下之必繇我而經綸也者恃其天在耳轉移事變類聚羣分治亂貞邪至莫可端倪而究其極有終弗可易者不能與天奪也若充其力而可以至乎其天則亦存乎無所不至之人而已其不可以至乎天者則物矣故知與行二者聖人之道所由以常存於天地之間者也天下之知行其不盡出生安也夫人而知之雖密觀於聖人而究所從來不能盡然也况欲蓋天下之人哉雖然聖人不常作以爲斯道也者必聖人知行焉而他焉者莫之與也則已矣若其未也則閔天下而逃之去其不求知不求行者置勿論其有心知行者自不必生安而究無不歸于生安其不生不安焉者則直謂之不知不行焉可矣非但然也所謂不求知不求行者彼終日所營營而苟能不操一格以準之而微鑑其所出非不終日知且行也即彼所知知無不

生即彼所行行無所不安今日求知求行而顧此輩之不若則亦何以取諸已有而以之主張倫物而有餘聖人作而以爲可以經綸天下謂天下之必繇我而經綸者見乎此此所謂天耳天一而已達之乎道而豈有五達之乎德而豈有三此天之定也顧達道而自不能不五達之德而自不能不三此天之不窮也天故能生能生故亦能學能困天故能安能安故亦能利能强非其所生非其所安雖竭天下之智力亦豈能困之毫末而强之斯須哉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道聖人作之而天下不以爲疑舉而措之而莫以爲不當也不可謂聖人以之利天下之人而强之從我也舉凡利天下之人而强之從我者或不以終朝況萬世乎故曰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非意之也必知其情明於其義達於其患易爲必知其情明於其義而達於其患也其不欲困而强之斯亦明矣雖暫困之困之而即以生雖暫强之强之而即以安故學利困勉者暫也聖人與天下所共不得已也生安者大常也萬物之所歸也方其未

之知未之行也視彼已知已行者則生安耳視彼能知能行者則學利耳視已之求知求行而若弗得也則困勉焉已矣寔竟何有哉孟夫子恒言之矣曰是集義所生曰自得之則居之安聞一知二頴悟絕人而或以爲不如愚也謂非所生也克伐怨欲不行節力絕人而或以爲仁則不知也謂非所安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仁智百姓莫不各有其天而吾既欲繇以爲非大全也於是乎反不生不生而學學且困於是乎反不安不安而利利且勉晝夜以圖若求亡子而急君父也者以吾不幸而不能如仁智百姓之各任其天也而方於彼既多不生不安之意以吾又幸而知百姓仁智之不克盡其天也而反諸已又有不容絲毫不生絲毫不安之責以是爲不知已詬厲而彼不知者觀其外若亦皇皇以爲多事也吁豈獲已哉易曰不習无不利蘊子傳曰習而後利則利止于所習者乎天下莫不惡難而就易無必生安之志自無肯困勉之功論知行者接踵而起莫不以爲道在是也可使由不可使知者民也而豈士哉嗚呼君子

遵道而行耳知德者鮮矣
無一人不生安又爲性善添一註脚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論 館課

無天下萬世之深情者不可以與深言天下之事故未嘗慮之以爲慮之而不必獲未嘗爲之以爲爲之而或難成嗚呼天地雖大固無如人何也天地生人而與人以心心固共慮焉爲焉者也故有天下萬世之深情者必不聽其命於天地而以爲天下之事存乎其人天地生人而與人以心非必盡人心而皆能有所慮有所爲也君子以爲此宇宙之事所當爲者亦無幾何耳烏用舉一世而皆用其心以有慮有爲

必舉一世而皆用其心以有慮有爲此亂之徵也天下有能慮者能慮則莫敢不畢其慮有能爲者能爲則莫敢不致其爲若是而慮亦不必無遺謀爲不必無遺力起而視天下而已無不獲之事無不成之功用人心之半而可以收事功之全豈非人任哉而古今聖賢恒懷能抱具多不能展至鬱鬱焉老死而竟不得志者蓋其可能者人也其不可者天也所謂天者何非天也亦人也所謂人則非衆人之人而一人之人也故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明乎此一人者慮

天下始不得不畢其慮此一人爲天下始不得不致其爲又明乎此一人者以不息慮天下始慮以不爲爲天下始爲天下以其智力爲一人慮爲一人爲而後不暇分謀其智力以私慮私爲以開天下之亂萌故萬邦之大而以爲一人慮之爲之而無遠計此萬不獲不成之理也而以一慮鈞衆慮一爲致衆爲則此一人者可以治定功成而尚歉然其有餘夫此一人者豈嘗自以爲一人而外以萬邦爲萬邦也哉其靜而慮之而見邦雖萬而情形曲折莫不燦然如其

指掌之上其作而爲之而不令而從不言而喻亦莫不如臂指之使而呼吸之應也則元良之至也元良者未嘗有萬邦而但止有一人以一人運萬邦若幾幾乎其難之也以一人運一人如取如攜耳亦奚有哉是故萬邦多難莫不謂可憂而有識者或否及其無事莫不嘻嘻相慶而有識者又否若曰是奚足憂喜哉丈夫關情在此一人耳得此一人吾於萬邦何有失此一人吾於萬邦又可有天懷萬邦則必爲萬邦生一人則又爲此一人焉生一二人以成之一人

者既生成此一人者之一二人又生乎其間則自茲以往天下事固確確乎其在人矣如此而尚待天待天亦何時已哉伊尹之於太甲亦直以其身試誅滅之地所謂非通言之尚欲心悟者而尹悟行之豈不以爲此一人者如不幸而不元良則雖以早久在斯位固無如此萬邦何也與其在此而無如萬邦何也其於死痛愈乎毋寧爲之而幸其一悟焉嗚呼古之君子亦直其貞萬邦之念有不可解於心者耳死生且不避寵利安足道且非特然也及君之身而已千

秋萬歲而後其不可知者乎事事不敢委之于天而必盡人力之所可至故古者所以保傅太子之道至備也至自爲赤子之時而教已行夫教行於赤子之時不已晚乎而以爲不可不慎不可不豫恐人世深而元良之性漸易其及之也日難故若不可旦夕待者況乎其後也又況乎其後已得天下而操之而但以其天成之聰睿自慮自爲而前後左右舉一無可恃者哉噫何其視一人元良之若是乎不恐也貞有貞萬邦之心則必致力乎元良一人之術元良之道

雖天寶者不可以坐而進而亦不以有初爲可恃若
殷宗之初服與唐明之末年豈可不深爲計慮而豫
爲不必然之寒心哉

明白正大之章見于治朝當亦卷阿之華嗜也

政在養民論 館課

爲政不法三代以上終苟道也豈以三代而下爲遂
無能爲政也哉古昔聖王所以立政之意與所以施
政之要初無杳渺不易見之處而後世多以其急功
就利之心乖張用之而或喪其本指以爲貴者作令
而賤者奉行天下幸得旦夕無事不至鼎沸糜爛而
莫可救止以是爲足以畢吾人上之事已若夫厚下
安宅之語初不屑問至於一夫不獲則曰時乎之奉
一似聖賢罔爲大言言之亦未必能行者噫何古人

忽純而今明敏練達者之若是多也人心喪而不復
士之考古鏡今自命遠識者其亦鮮知有生民之在
念於下焉者無論夫政在養民此爲政大指也如此
則若不如此則稗此自古今來引繩墨中事情之語
無裨時之危乎而莫不準焉者也今夫民亦嗷嗷爲傷
然而天地之所至貴也以言乎耕耘則百物之所從
出也以言乎勤力則王公大人之所服而役也非是
則雖天地之神聖固不能以雨粟而湧泉而自后王
君公以至大夫師長雖神聖英武要無所行其威令

此亦天下之至顯著也。而近俗多湯不寘念。則以三代而下、自秦隋民變而外、大都内以戚宦、外以夷狄、中以兵伍、不知此數者之常以民始、以民終也。以爲此數者之害。而民無與焉。且民亦何能爲。愚者自農巧者自工。黠者自賈。文者自帰首而取官祿。其豪徒舞智者近則聚山澤。遠亦走胡越。不遠亦作姦射利於簿書上下之間。所謂含血之蟲、莫不能各以其力自求飲食。無所需養而乘軒戴弁者、栩栩然未見其一旦之有以加於我也。亦復何求焉乎。何其不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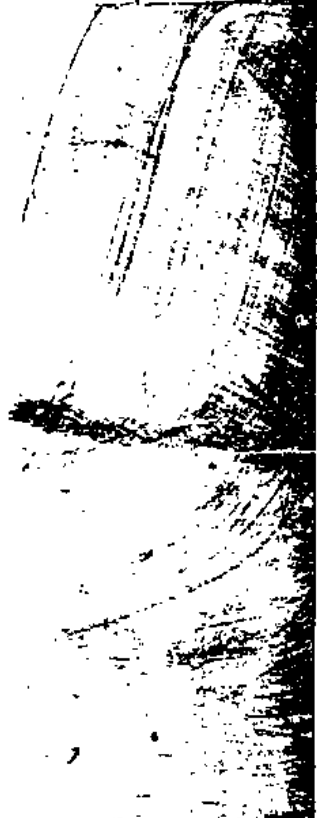
天下雖無事也。無事而優游論議。幸得以徐審利害之所在。大施焉而不必見其赫赫之功。萬一不虞而吾持之以中堅。可不大駭。而天下尚在吾股掌之上。吾得而[illegible]未[illegible][illegible]之。豈不愈於欲養民而莫予聽之日哉。夫至上焉者養民而尚莫之聽也。謂吾民何。一旦至是。則不知其繇來非朝夕也。所爲目覩斯民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吾慮。且視當日急務。誠有急於養吾民者焉。而未暇從事區區也。昔王之于天下也、天下之田廬漁畔、與丁壯老弱、莫不數計周知、在其胸中、

而因爲經營區畫。不啻家人、民生斯日、無死生不潤之變。既無甚貧甚富之民相耀以亂其心。而亦無偏安偏危之處奔走以竭其費。此法之盛也。法盛而不可復。可不必言其法而奈何以并不師其意。井田萬不可書也。曷不書于籍而無徒書於地。書於暴官污吏而因以書於强宗豪右。兵農萬不可合也。曷爲不耕矣而且宥之不戰。視人遊食矣。而民視人坐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忠孝。而非以道勢利也。戀遷有無化居以阜財求。而非以長侈蕩也。古今養民夫端不

越乎此。此之得所。以用則足。以事則循。以攻則克。以守則固。且無謂天之立君。本爲民耳。恐昧大道者以爲迂也。信若是。是亦何求弗得哉。故嘗論後世之爲政也。大要在取民而已。税租不足。雖勞心撫字。率不得爲良吏。耕斂之省。補助之道。吾見其無冀已。且古之所爲誘民孔易也。而今皇乎日以不足。大要爲政、以求、賸其民而已。情之相棘。有若敵讎。智之相攻。確乎營壁。家修長者。人多君子。吾見其無幾已。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田祖有神、並畀炎火、語曰養馬者

斥其非類無令敗羣言害民者不去則民未可養耳

秦爲無道其生民也瘯瘥其使民也酷烈後世之言莫不以秦爲鑑顧實以秦爲師令秦當日尚猶延世以爲後法。生民其幾無類矣乎。

文勢振宕奔趨如羣山萬壑之赴荊門杳然無際

積貯天下之大命論

長國家者無自爲封殖之意而計深思遠。則不得使倉卒之際。有旦夕不虞之事。非天子之患貧而寄制天下者之不可以失大權之歸也。書曰惟辟作威作福此天子二權也而權不二出天地之大德曰生天爲民立君而民亦相與安焉無或有畔思豈唯是蒞蒞焉懼或威之以此一人者實能緩急而皆有以生我。福莫大於生。如此則生。不如此則將有不克生者焉。不克生而威固已甚矣。是故二權之所在惟一權也。古帝王之所以必得志於天下。則此一權在其掌焉耳。因此念漢人積貯大命之言誠旨哉其言之也今夫民天惟食焉固矣有虞之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時耳命官之中未嘗言國用也至於周而始見有會計國用之官顧後世所爲大農水衡自長以迨若屬窮年以計出入爲事者在當時則止於掌邦教時地利而止矣管敬仲古之才人也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此其言殆亦有懲於所爲府若倉者也世所爲府若倉無不涸不竭者也奈何如所云云雖

然天下事固未易以一二言盡也。昔之論財固有惡其聚者矣。為其聚之而散民也。固有欲其行如流水者矣。為其流之而仍為我生焉。今不達是意。而反以浮淫之盡。加之功實之上。不能聚而并不能收。使之流而不能使之止。則天下之民其於我也。且若浮萍斷梗之適逢於江漢之上。靡靡焉無所歸命。嚣焉而起。而且莫之能操也。嗚呼。三代而後斯民之各謀其生。而不藉上人區畫經營之力也久矣。雖實蹊其土。而且居然以為已田也。雖實食其毛。而且晏然以為

已耕也。頼天之靈。得以無事。其于君上何有焉。迨至災凶流行。艸衣木食。猶不自活。鬻糶之地。或阡或騰。而有人焉。或嚐之於流離困蒋之中。灌輸有道而富商大賈亦不得牟其大利。而乃昭然見上之所以存我也。此道之衰也。而亦有不能不然者矣。又有甚焉。平時追呼課責。所不能平。亦謂極矣。一朝有急。而督無所取。于所謂不加賦而國用足者。未之或能也。而又不能坐而待盡。而民又於是重不堪也。故三代之民如子也。漢之民尚如牛羊焉。後之民眞如仇矣。易

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故君者所求也。非求人者也。民者所與也。非與人者也。獨柰何使民之日見其君之我求。而未嘗見其一我與也。審如是。彼亦安往而不獲自全其命。而惟上之眈眈也哉。是故智謀之士。常大其心胸。以觀斯世之變。而亟亟乎積貯之是憂也。以為如是。則下常有以得上之與。而不得局於不費之羨。上之人有事亦竟可以無求。而不必審於定女之勞。未嘗使民饑以死。斷不遏之蹞蹌以求生。其用命。我得布所積而之于生。其不用命。我亦得以用

所積者之於死。其用命而得我以之生也。積貯之效。故人爭樂生。不用命而亦繇我以死也。積貯之鉅銜。民貪斂據放令之柴以爭天下。而後號為帝王。以此有機聚洛邑之會以定亂民而不知惜。小人緣是無識。緣搆而譁謗。不然哉。獨所謂積貯。當有道焉。隋煬晉惠又何說也。叢祠攸奪之弊。作業剏而財匱。故一時受制者寔心。謂漢之為漢幾四十年。公私之蓄積可哀痛。豈與國曆休長歷十餘世數百年承宥庶之餘而耳濡澤者同日語哉。三年九年之蓄。古有言之

者故積貯之道若晁之入邊粟耿之常平倉吾深取焉唐有劉晏殆眞善心計者顧其道以養人爲本此之不愼則如勿積貯之哉

大器猶規矩準繩論 館課

天下大物也非大人不能以有爲非大人不可以有爲大人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萬世爲一時者也人情之生於世也莫不自愛重其身苟不能安心以待造物者之生我死我而期有存留於天地也其於身莫不欲有成而於世莫不求有用夫必成其身以有用於世此豪傑之所以獨異於衆人而不知此但求成其身以有用于世之心亦卽衆人之所以無賴於豪傑及其旣成旣用而此一豪傑者之所成

所用隨與之俱盡初無復有可以存留於天地之間其相與咨嗟似望爲不可及者亦初不過一二衆人焉而已夫得于天者材也作而成之以達於用斯爲器等而下之雖農工賈役不坐食於世皆不得謂之無所成就而適用而上焉者非其經綸達乎天德卽智名勇功冠絶一時不足獨異者何也則固其以其身自爲一器而未能爲千萬器之所從出也夫自不必爲器而特以之爲千萬器所從出故雖不器而不得不名之曰大器大則大矣而必不能不名之

爲器何也彼雖無成心而卒未始不有所成雖無用心而卒未始不有所用惟無成心惟無用心也而始天下無可成不可成可用不可用莫不於此受成受用而其成與用惡以得大是故規矩準繩之爲物也不特無方圓平直之器而其身亦未嘗有方圓平直之形而天下之物非受方圓平直不可以爲器非受規矩準繩則必不可以得方圓平直以是方器太者之不欲甚愛而所以大有造於天下後世也亦庶幾其似爲耳吾觀古者太聖人之用心也至於云云夫不

獲若已納之溝中而其計深慮遠也則慮所終而猶所敵若是是安得籠取一切而爲方潤旦夕之計而遂可以快心滿志者哉而吾觀管敬仲之治齊也其取予輕重上下出入之際大要傾奪鄰國奔使天下以爲一齊愚惑黔首以利國家而已而其於桓公也諸夷狄禽獸之行備極大惡而且以爲非其至也身朗沒而齊已夕亂也若是是可以法天下而傳後世者哉夫幸而爲齊可以傾奪天下使仲得天下而爲之當復何所傾奪是亦立窮之道也雖曰微管仲吾

其被髮左衽吾未見被髮左衽者之所爲猶有加于齊桓公之所爲也故仲當日之所以自成而有用于世者實不過功名富貴之間而孟子曰功烈如彼其卑言功烈已無足言矣不必咎其功烈而更求其心法也出功烈者即心法也即所謂器爲耳如是心即如是功烏有功無可議而復又從而苛議其心者哉故仲之小大要即其遇就昬淫之君成就一日之功以成富貴而無有乎天下萬世之慮亦非謂其但能治人而不能自治也使真能治人矣又何用自治仲

亦有仲之自治但仲之所以治人亦即其所以自治者而止耳均之不大也均之以日爲器而不可以爲千萬器所從出也故曰大器猶規矩準繩此爲論也而曰先自治而後治人夫先自治後治人此將爲未成器者言可耳以語於大器不亦謬乎惟此義不明而後世由學小儒以此自藏曰吾未暇治人吾先自治云耳而見小忽功甚視管晏者自度其學尚受憂其難之也則謂功烈寧復有過此者至謂孟子言不足信以爲區區井田學校之論豈足以勝內政不

知孟夫子所以度越諸書者。正在井田學校二論。但略言之而不必詳。譬之老工大匠挾其規矩準繩莫有知者。偶一指設以見大意而不知者以爲不若運斤小斵者之可以苟且朝造而暮爾也。嗚呼、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又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所謂規矩準繩、殆若斯矣。自當時即爲迂濶、而又豈千萬世之公孫丑淳于髡所能測識者哉。

舉邊才足兵餉議　節課

邊才之希見也。以事邊者之不必盡才也。兵餉之時告匱也、以餉之不必盡以食兵。兵之不必盡任餉也。雖然、天下方大病病之所在、非一端也、病非一端。救其一。則且傷其一焉。無所不病、則亦無所不救。何道乎其可以無所不救也。愚以爲古今未有一時焉而遂可以無所不救之道也。善救者得其機次第焉而已矣。今邊才與兵餉、一事也。議二事則此三事者亦遂有後先焉。孰先、先邊才也。今兵之不宜取足於募。

餉之不宜取足於徵。有其耗之者。故莫不備營而言曰清之。不清則永不得也。或又曰清之難。夫清之是也。以爲如是以清之而遂清矣、則愚又恐其不能得也。故清之亦誠難。雖然亦難耳。豈遂不可爲也哉。所以難焉者。則無邊才故也。古之握兵者可以一夜之間、沆數萬人而若無有。今欲汰數人而恒忍其一、旦鬨然而起、戕主帥之命。夫兵者、所謂聚不義之人、持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惟恒試之戰而能者日以見。不能者日以詘。故賢嘗居上而不肖嘗居下。

故兵事之治也其主帥之才實歷大將其大將實歷其禆禆其禆禆以下實以次歷其士卒以大才令其小才以才令不才大要能爲亂者遍而上爵以次在吾掌握之中而皆得所而樂爲吾用餘無所用者雖盡取而殺之何亂之敢生而又况其僅汰之已也汰之而尚有以用其無用者乎夫邊危地也而今之欲得邊將者若有所利焉豈眞奮不顧身思得一當以報國家而遂破家蕩產以求之故邊庭之上下相臨也亦適相遺耳莫不相與求衣食之人也强有力者

不必上上者不必强有力覊縶於旦夕之間以幸無事如奉驕且頑之子而莫敢動其纖毫故曰清之難也則無邊才故也天下大矣何以無才非無才也居今之世未可以有一才焉即謂才也非全才爲不能免即全才矣有可以折衝禦侮之才而無以要譽固交之才猶不免也所取乎邊才者取其能辦邊事焉而遂已矣國家之事庶且多即不有他務尚無求也有一長焉即所謂智信仁勇嚴者或不能必盡也况又從而求其要譽固交者乎非要譽固交者不得而

折衝禦侮之才多不足以要譽固交而才又於是盡矣唯是能要譽固交者即不有折衝禦侮之才而又能使人號爲有才顧其才在要譽固交矣又以何者折衝禦侮乎故嘗思今天下之大病莫病於言路之太多而不擇言太輕而立言之心太巧職方文選天下文武所從出也此兩司者莫能自爲政也卿相大僚也奉行其風旨惟謹耳牧宰守令近民者也日夜求免其鋒鋩而後可以有濟於私耳况邊吏邊吏即不盡以餉餉兵要非盡以潤橐也若是者幾於竭天

下之財力以奉之矣今言路且百餘人豈啻百餘人者絕無丈夫處其間顧所謂大丈夫者儀衍多而孟軻希矣古若竭天下之財力以奉一人而尚以爲未足也今竭天下之財力以奉百人若之何其不貧若之何其望天下之屏心一慮以歸於正而以其才爲國用也嗚呼天下何但思邊才之急何但慮兵餉之乏也大刑用甲兵小刑用力鋸鞭朴今邊不能以甲兵挫虜而內之能以刀鋸鞭朴挫其民昔天下皆是也吾不知其才焉否也兵聚如林而日患寡餉出

如泉而日吿饑而內之從事田畝者未嘗有爲其流離饑寒計也吾不知其足爲否也直謂民無如我何耳噫又安知其一旦不更猛於虜而烈於兵乎

折衝禦侮之才盡于要譽固交猶可言也能要譽固交者正不必折衝禦侮之才今日邊事尚忍言哉

救荒弭盜議

盜賊之禍烈於夷狄自古而然而又當夷狄內訌之日天下已大病無可議者非無可議以爲天下可議者不在盜賊也天下之可議者莫如今日之可以不爲盜賊而其實甚於盜賊與可以爲盜賊而目前尚未爲盜賊之人盜之起也不一其途有饑寒而爲之者有狃於驕淫而爲之者有負材氣鬱鬱不得志好亂樂禍而爲之者此四者盜之所起也知盜所繇起則得盜所繇弭彼原非無故而起則亦豈無故而弭

哉弭之則必令天下無饑寒無驕淫無不得志而好亂樂禍而此數者其可以拱揖俯仰論議戶庭之間今日一部署明日一令甲而使遂晏然以免也抑更有道焉爲天下所公見明知而特避而莫之敢議則議焉而莫有能行者乎愚以爲天下雖大分域而治合則天子分則縣官耳天子之下縣官之上自宰執遞而至於郡守不過多方區畫奉天子威令遞爲鈐維要使縣令必爲斯民利而無害焉則已矣今也不然舉世皆然共視縣令如商賈居積之肆居是位

者亦遂以廉潔愛民爲迂濶難行之事一日而成進士遽膺民社之任而尚敝然不樂數歲一遷而岌岌乎其不可待平心靜氣而細觀之上自宰執而下至郡守若而人若終日多方區畫惟恐縣令之廉潔愛民則舉朝嗷嗷無所得食者縣令雖欲念民饑寒閑民驕淫復何暇竟亦何裨至如邊將扞外與縣令治內者等非力能浚削內供亦不可以安其位必不欲驅豪武之人少洩其戾氣於外而畱之乘間以發以今度之雖旦夕未有大變而不及　聖天子求治之日同心合力力爲救正誠恐天下事有不忍言者謂可以患貽後人也哉救荒有策其大要不出捐倉勸借和糴而已有良有司隨時隨地可以爲計然不終日之事未及乎久安長治之道也食畢則復相聚爲盜且盜無不獲又誰索縷粒於富豪吏胥之手乎故愚以爲　廟堂之上無力責天下之縣令使必廉潔愛民以不閑其上而反瀝瀝然就欲爲其計計甚愈行民愈困盜愈增耳又何議乎人何議乎

縣令與民較親其情易信故其法易行今天下苟

得數百賢尹各親其民則緩急相須何至罨然蕩散爲賊先驅也有心人痛哭言之十數年之前已若此矣

孔子稱伯夷叔齊而不及伊尹太公孟子嘗稱之至論百世之師獨推夷惠而不及尹其旨何如　館課

孔子之稱伯夷叔齊也以其逸民也逸云者世論之所遺逸而鮮有及之者也世論之所不及故聖人及之其所公及焉者則亦不必及矣稱伯夷叔齊之意即其所以不及伊尹太公之意也孟子之有時乎及之也孟子之時也其及之者一時之意也其不及之也則與孔子同百世之心也生請究竟其說生以爲

天下之難治世變之日趨而下也莫不起於人人僥急功就利之心而無復知有正誼明道之意豪傑起而爲其事聰明有學術者見而倡其說以爲如此者之可慕也天下之人不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先慕其所以不必然之事未必能其事而先以敗其心敗其心而事烈曰已甲而愈無能爲至於極敗而尚不知悔其所從起著書立言者之以學術殺人至於此甚而聖賢之所緦緦而憂爲者也聖賢憂之故言則必慮其所終而行則必稽其所敝夫聖賢之不得已而有言豈若後世浮薄者之爲偶有見於一說則勃不自禁嘵嘵焉以自明其有知焉者乎使聖賢爲自明而言也則且有不勝言者焉彼其胸中豈有旣哉聖賢之有言皆以爲人者也聖人而非爲人也則亦可以寘然而一無所稱也惟爲人也故言出則必有賴焉而亦不得多而旁及嘗論春秋之世何以弑父與君者之纍纍而莫之止也以爲武王固身爲之也湯雖得天下于夏顧其於桀也放之耳旣而曰有慙德焉而武王無是若武王以是爲當然者而未有過也

至于紂死數十年矣而爲一時反側而猶纍纍若是多事也武王旣自以爲當然天下後世莫不見其君父之有罪而以爲當然而效武王而爲之哉伊尹之取夏也文不如太公之暴其得天下而所以治商也武又不至若周公之委曲繁重以至於不可收拾故商之後世於周爲盛而君父之義亦不大毀太公旣勸其君以力取天下周公服乎有弗安於心而欲密爲文法以防其敗而不知亂賊之源已開於天下之心非區區文法之所可摩嗚呼慮不及遠以爲苟可

以定一時之亂耳彼伯夷叔齊者之功豈不千古爲
烈哉然則伯夷叔齊者聖人所欲亟稱者也彼伊尹
太公者之事若其可以無傳于世則聖人固以爲無
傳而使天下後世絕不復知宇宙間曾有是事焉其
亦善也況從而稱之哉聖人之稱人也則亦有多說
矣稱是人也而使天下後世因斷識忠孝之大義焉
稱是人也而使天下後世無貴賤生死以爲苟可以
遂其仁義之志則不必得時行道而後大焉不必存
活永年而長有生氣焉而又使天下後世無知愚强

弱闒是人也而以爲宇宙丈夫作事高高深深尚有
若此其甚者而吾獨奈何單且近者之尚不能而遂
因而振起焉以是爲大塊之噫氣薄沸萬物之滯而
疏其邪以達於正以是爲人心之儀型使人望之以
爲不可及而又不敢不勉也故稱其風而曰師夫稱
其風而曰師則孰有如伯夷叔齊之大彰明較著者
故雖然聖人於是乎又有憂也天下之人多愚知其
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刻則效之而其廉或弗
如亢則效之而其仁或弗如特立獨行則效之而其

忠孝又或弗如天下之人以其似存夷齊之短而莫
知其眞失夷齊之長教於是不立于是又特著一人
焉以救之其不得志同其廉同其仁同其忠孝又同
而獨其氣性之所往又若翩翩乎其相反也者而使
天下又遂因是以見夷齊精神眞至之所存初不係
於拘局刻薄之迹而乃以長善而救失而師道大定
或凱或凉而所以利賴萬物者未始有異也此桺下
之所以並著也若夫伊尹太公也者孟子有不得不
一稱者焉所謂中國授室養弟子萬鍾使諸大夫國

人皆有所矜式者固當時君臣所以處孟子而以孟
子爲無能爲之人也徒說仁義而已孟子至爲之道
湯武稱伊呂而尚莫之能信也況置而弗稱乎此易
明者也若夫較量聖人以發明孔子偪尹與夷惠並
著而太公尚不能與焉若是乎太公尤不必稱者矣
故略定一時若太公者可爲天下定不可爲百世
師可以爲文王之師而不可以爲百世常人之師伊
尹雖自以先知先覺自任先知先覺者師也而孟子
弗與之百世也亦豈不以其事爲不可訓也哉故其

爲業也。譬之於天。則雷霆而已。風行乎四時。而雷則用之止以半歲。此亦足以觀矣。

出乎至性之文。正氣凜冽。昌黎云。昭乎日月不足喩其明也。崒乎泰山不足喩其高也。巍乎天地不足喩其容也。

澹泊寧靜解　館課

天實生才。而以爲可學而至。學而後知古人之言不我欺也。學焉而不知其要。學焉而容有不至者矣。不自以爲不知要。而以爲學咎。嗚呼。天下之無才。則自茲始矣。三代而下。如諸葛武侯。號爲王佐之才。而後之儒者。或以爲天資自美。不得列於聞道。此一時激射之語。非篤論也。澹泊寧靜之說。前此聞有言之者。顧恒見於武侯之與其子論學。如是而學。而乃以廣其才也。曷爲乎廣其才也。世之季而道之微也。吾傷

天下之不知學。而猶幸天下人心之真有才。幸其喜有才矣。而復私慨其歛艷張皇。莫能致其學力。以深入于無才可用之地。而成古今之真才也。才者。人所立于天地之間。而與爲三者也。自有宇宙以來。得此則治。失此則亂。故唯元愷在堯舜之世。初不過稱爲才子。而濟惡亦祇謂之不才。世之學者。誠莫能精心以求自發其才之爲亟亟也。誠精心以求。雖欲不澹泊寧靜。亦焉可得哉。澹泊寧靜者。所爲致其學力。以深入無才可用之地也。曷爲乎深入於無才可用

之地也今夫明敏捷給遊刃而批窾御一日而致千里此人情所公願而亦斯世所急須也然生而能者或能之而不必準準矣而不無弊其不能者或勉强之而適以昬鈍察見淵魚而尚有不祥車堅馬駿而尚有兼其必敗者也況其下焉者哉君子以爲其求明是也其所明之處非也明不於志則持鋼以索解也其必遠是也其必遠之法非也遠非所致則空步以逐日也火在天上則可以遏惡揚善而順天休命矣乘六龍以御夫則可以自强而不息矣大聖人十

有五而志於學羣弟子侍坐而常勉之言志也此古人隱居之所求也而特無如其不明也全軀保妻子之計知不足以千里萬里旦暮可見之功知不可以一世萬世無遠慮則必有近憂也而特無其不致也不能是者無大過其患總坐於不能澹泊而寧靜澹泊寧靜無奇耳其功卽以明志致遠而成天下之奇於天下固鮮有能眞知澹泊寧靜四字也實能澹泊矣始豁然知澹泊之可以明志也實能寧靜矣始豁然知寧靜之可以致於遠也天下無一物能入吾之

心無一物入吾之心而後有一不可解之心昭焉現前眞可以入湯赴火救天下而不悔天下無一物能動吾之氣無一物動吾之氣而後有不可遏之氣沛然流行可以撼山裂石動天地而有餘而或以爲山澤逸叟鄉里端人於世亦以無求於物亦能無營者焉乎聖人不當言之與士而儼居不足以爲士矣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德之賊耳彼方挾其泉石烟霞之齊不能稍自据斷而恒以其區區之忠信廉潔橫亂胸中眞所謂擇害莫若輕擇利莫若重者耳又烏能

澹泊寧靜也哉如此則又何感乎其可足以明志而致遠也學之不明則千古之眼六開故尚論千古多以其人而低昂其言雖孔孟亦罷斥其門啓孰知武侯斯言之篤至而不可易也今世搶攘危難之事其易見者莫要于戰雖聖人愼之而要其大得力不過兩語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而已若者非寧靜澹泊乎其他則復何說蓋皆致力於此而見其故于日澹靜之而不足一日營亂之而有餘者此物也顧得其道則千日營亂之而非多

一日澹靜之而亦非少矣存乎其人耳高之卽以至於伊呂而其下亦不失爲人用捉匹夫而立躋之聖域卽以載末俗而還之三五取之四字而未有不足者也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聖人作矣而尚不從事豈夫也哉

金正希先生燕詒閣集目錄

卷之三

書

與戴太尊 丙子

天旱不雨田禾待枯米價騰起亂民攘臂至勤老公祖憂念然今所最可憂者尚不在米貴而苦於無米可糴也無米可糴者外留塞不來而內藏蓄不出也米之留塞不來往昔尚以外地閉糴之故今則不然緣本地强糴耳所在有一種奸猾亂民見米肆多來則煽惑愚衆刦而糴之沿河見有載米舟筏過則繫而刦糴之甚則無分毫之價而强有力徑掠之以去有後至者見米且盡尚勒米主補之以錢鬧之官官

或姑息置不問誤以爲此饑民也以此皆有米家亦以此故往往畏而深藏高閣必不敢示人家藏數千斛而斤斤列數斗於肆賣訖乃出彼未至之米聞風阻懼莫不做屋而藏安敢前來不肯家且絕粒小力持四金而覓式石米週回二十里內走數日而來不得也詢自浙河來者察計徽人來之已在三百里內者尚不下十萬天久旱河水乾大舟之載數十石者不得行惟用薄筏一筏數石耳合數筏乃能以一人監視其畏强刦也更甚今官發糴亦有限所濟幾

何耳、全賑亦難爲濟、今尚非其時也、誠得老公祖多發牌、或更請兵憲牌緊要之書數字、多遣一二官役、持徇于沿河諸路、坐落地方里保、聽米舟之所欲行止、有要於路而脅刼者、比强盜律問斬、不時處决、米亦聽其貿賣。無庸限價。有集衆向米家脅刼者亦如前、惟官別又多糴。委的實大戶。別取平價糶與貧弱細民以加惠之。以明公祖父母之德意。爲膺全耳。夫今之攘臂刼者非饑民、皆亂民也。米不惟騰貴、而徑至無米可糴、其原皆起于亂民之强糴刼奪此中無

田綏急所待命惟諸米商、是米商即此中本業也、更不得與徽商比、賴諸公祖父母爲此中計久遠備一日不虞、亦惟有多方設法獎勸勉使此中一切諸大家、及諸善賈、多業米商耳、米商多、則米多至、米多至、則自不騰貴、即貴不踰數日、米爭價而近旋復平、矣、今官則爲念小民而抑之。尚不可爲訓。而豈可重若以諸無賴之强糴刼掠此之大蠹、不肯以爲甚於他盜、應。不踰時而誅、而奈何以爲饑民而姑息之長。此不究。此地眞危邦、不可以一朝居矣、惟老公祖熟

計之、此中通米惟饒浙兩河、今歲自饒者已斷絕、祁黟婺皆反求米于休、是休不獨自食、而且上供三縣、其須浙米倍于他年、歙父母士紳不念也、浙米一至浦口、不問爲休商爲歙商、即官强要截入歙、則歙大家以至賤價要而收之、不賣則强而高閣之、商不敢不奉聲音、是官先刼也、諸大家先刼也、亂小民尤而効之、其又何誅焉、歙父母士紳以是爲爲歙計也、吾謂歙父母及歙士紳則止及歙、而不能復念他縣之荒死亂離、然誠令休一荒死亂離而歙豈

能無事、且使米至之米畏而不敢至、米商畏而不敢爲歙亦何利焉、老公祖一郡司命也、未爲一郡計、今興載米不止、即可漸而擄米擾他鄉、米不止、即可漸而擄本鄉米、擄米不止、即更有擄他行擄、而價不止、即乘而擄大家所在、聚黨爲而不擄亂之成也、且可慮也、休且待盡、歙豈安枕惟老公祖幸成爲計

以上
是歲米價騰湧至十數、百錢而安諸無賴動集數十人以要縣爲名、甚則嘯聚數百公行擄掠鄰事變遺正希急白當事行以大創之遠近奸人

弭息不敢勤迫後庚辰辛巳水旱頻仍米價數倍往昔而勞民力作求食孤疾贏分待賑所全活實多否則易子而食揭竿而起亂離之慘不僅在楚豫也

為歐父母與侯兵尊 戊寅

邑中孥節鉞不過二百里緣不得歲時晉謁何望見顏色而侯間之僕亦缺然不修非我祖臺悖大寬博未有能亮之格外者也屬承令君深慈為池方事有所請於祖臺而商及不肖適即不肖所感讀於中而未能即言者自以梓桑之誼與地方之任空有同心則分當同請謹得盡其意邑疲極矣而不孝夙號為饒自四十年前脩縣志時已有胃虛名而受實禍之歎浸至祖臺撫字之年陵夷瀕甚數年以來則更百倍不恐言令於此者眞有至苦甚難為之情非邑百姓及邑應事之足以難令則閤即此名目益虛禍盖實之有以大動仁賢父母痛念子民之心而亦不能不以一身叢衆怨者之眞足以難令也邑人自負氣時有請託以求伸請託之家不必皆富大部一動於氣勢若不獲已至有饋粥粗給餬食而同一請者比比皆是今則并此區區之氣雖欲負而有所不能矣迺以黃山白嶽為名而遊於此者無有一人不失望深悔其來莅未至其地而聞所聞比旣至其地而

郎兄所見稍有人心空亦可以悄然而坐無聊至惠令君之慢客不勤貴請託者之及其鄉夫能請託若自來請託士大夫居鄉里但安受請託而不爲地方利害動念者不肖猶以爲無人心何至越千百里止見其人已不能請託而恐强令君之勸責其人來請此其去禦人閣門其間能以寸手幸逢令君大愈不難爲疲民派立行意一切嚴絕於地方則厚幸矣而四方貴人其或多有力能操令君短長於長安之市者不比於令君之謝絕卻故但剖其窮乏得我之情

而止地方之人固樂得賢令則於賢令之毀譽固爲不能無彼此間切之意而恐坐視賢令之置其一身[illegible]於度外而但一意任怨以爲我地方也名非所以爲賢令深計卻非所以爲地方深計矣尚欲許懇祖臺以軫念饭民之心爲多方維護我此賢令若無使令君實離而現令君今自爲地方請命其[illegible]有待惟祖臺嘉惠創到嚴示之

初序邑之寥落狀悉縣令之難極近各之[illegible]終以不得不爲地方請命之意仁心爲質詞旨懇然

與歐陽節菴父母　戊寅

不肖居平究心古今之故而熟思之以爲今天下必求大治惟上侍一　聖天子而下得千賢縣令其縣令以往自郡太守層累而上以及宰執節鎮諸長官大抵不過奉　聖天子務安民大意次第相監壓以究竟持諸賢令必如是而止而賢令長必爲善治其急先務則與賓佛講約一事其效能使百姓之各爲善惡於其家者如明白爲善惡於其令長之前而令長亦得以親其民如家人父子無不盡之人情則自

徐一切獄訟徵輸不煩鼓朴事事得理而地方一旦緩急亦可以咄嗟指顧辦支底定此不肖所以聞台臺之令而欣動終夕有懷不寐者也台臺學有淵源才敵八面精微洞心曲折如意不肖但與扶拔父老願覩化成而已雖然　君父之恩生民之寄不問出處皆有同心夙昔千慮有所耿耿或有相成而安恐不揭其一蓋善救之不行久矣竹間下令人尚因循而疑以爲台臺此舉亦如向時故事不得已塞上臺嚴檄國初不知我父母之心存實舉法在必行而期

大有造於我此土也台臺急地方公選約老責約老
詳記善惡候台臺臨講之日即明示懲勸法固無以
踰此而今圇忽忽所謂百姓未知公心其自約老以
下初不知何趨而可以應上指者及急責之而漫有
以應則又不能無擾昔者施父母身力行之矣其所
以為斯民之意甚篤而其行卒竟不獲少稱其初意
百分之一父老至今以為借蓋舉記之法不予約老
以權而務急責之則難乎其為約老既急責之而即
予約老以權在約老未必能乎於善惡之衡而百姓

亦尚未量曉于善惡之數則又難乎其為百姓耶是
以為今日先務在台臺嘉惠講明假使徒演講說誠
為口舌虛文然自當鄉羅遍淡公祖請於宣州及親
不休父母講于啟[illegible]深切著明豈不便為賞[illegible]一時
教化之盛今父老言之所為流滌誠如今茲幸得台
臺至意實相後先無論敝鄉人實有可救教亦易幸
且先為講明通曉信向不或亦不失古人三令五申
教而後誅之意至下感動之法縱不欲遽待亦先擇
其最大及地方之[illegible]而立法可遵必無獎者先行行

之而後相機見可次第舉行詎為大略開具惟台臺
裁取施行其　聖諭講義數目內得以恭繹思見
高皇帝當日慘淡經營挽正人心即本人情以廿四
字布帛菽粟著松勁栢之句削盡亂爭平定海內遂
與十六字並揭日月互行終古今之君子誠不自以
為是而欲入　高皇帝之道以與庶民者端取於此
輒不自量原本先華而因發其素心積思見為實然
者以憲章大義而復思切中此方風俗習尚出以尋
常口吻令便於觀聽草創方就容更假一二日刪定

得繕寫呈覽也

人心囂競風化渝薄總係上焉者教之無其道耳
如此心行明白坦易卓然可立見實効　祖宗養
士三百年定有偉人間生其間直其然乎

與歐陽父母 戊寅

圖課、徵收單簿式謹呈覽、惟台臺詳之、此法行於於民力、無所不便、且欲緩則緩、欲急則急、尤莫便於當事之考成、而獨不利於戶曹諸椽吏等、非獨戶曹、六曹皆不便也、非獨六曹衙前諸奸及諸無賴及諸豪强欲上食課下浚民以爲利者皆不便也、必有多方以巧爲撓惑者、幸台臺詳明、然後斷而必行、翼日求早臨錫之教、言臨書不備、

與譚擬陶 戊寅

令歲夏、有傳服府令兄音者、初而疑、已而果然、已不禁悼嘆、擬以秋初入楚、得與大令兄聚首、未及道背相慰、未幾而又忽有傳大令兄與音至者、不肯以爲必傳服膺令兄之音而訛亂者也、有楚中人來、問之又絶不聞、不肯以爲果訛亂矣、未幾而黃美中自南都移札、則見札問其來使、始悉言狀、則不肯恍恍惚惚竟如夢也、嘻乎、友翁而果死乎、友翁而何以遽死乎、友翁兄弟情摯、傷服膺之逝、而不能久存而遂

相繼以行乎、不肯本不工爲詩、又久不爲詩哭、不成聲、又從能句、今者終日悶悶惶惶憂思而已、無一字可以贈兒爲挽、讀於令兄之靈者、先意欲入楚弔問於令兄、聽令日、潛隨無心、行矣、既不能遠哭、又不能見貌、而別爲依、如世俗云代者、亦無爲之、亦非言書不復成章、

與友夏一生知已之感永別之傷黯然情至

復暑齋游 戊寅

老公祖年臺救時之才，天下想望丰采，期旦夕當國，以慰儀渴。區區郡邑感念舊恩，皆何足數，而或以此覩年臺之大用。現前象兆，皆用全力者，初不必作分別見也。不肖弟不敢用世俗諛詞，恐反以不情黷仁賢。年臺不加誅而更蒙獎許，負愧多矣。弟於出處之際，真無成心，雖出入內外，亦實不敢揀擇，顧皆未得所安。乃新奉 功令嚴催起補，是用疑思，而昨金生歸，承年臺指教區畫，重感至意。要之銓中當事，或無

意艘爬，必相逼迫，則又趁此暇日閉戶力學自攜才。其尚未能發於既滿之餘，不敢遽按㾊也。惟年臺知我，又蒙中情相關，謹復佈腹心。豐帶見須，惟德其物，不敢不拜。荒齋倉卒，小物少佈微敬，紀惟崇炤，儲書不盡。

復鄭族某氏 戊寅

復鑼諸禁，本各宅諸父老意，并集諸長者熟議，以爲便而行之。數年內四隣盜賴以靖，又幸有明效，愈相與嘖嘖堅守，不忍少破壞。曩老父以一日之長，蒙諸宅相推，有議則義不得諉辭耳。初於寒家無與，故昨老父挨來諭，未能擅復，謹傳布諸宅，問可否而後以報。諸宅父老皆言各宅之祖傳俗例，原不必鳴鑼，而以人私意偶欲鳴鑼，如此等類者多矣。若以此爲孝其祖先而倡自貴宅，則尤而效之，無不有名，其又何

禁爲？今盜何必盡攫富人，且入富牆垣頻艱，往往乃中家及下家受之，盜害遍民間也。縱貴宅力自有餘，或不畏盜，而爲各宅小民之不能無畏盜者，惜此良禁，初不失爲仁義。若讀書君子能以此存心，即此一念上徹天眷，貴宅諸君子亡論科名，而日如取攜，何至以年來一入岸之偶疏，而竊發於昏夜之鑼音，以是爲振地脈也乎？請此等戊說，必不出於貴宅諸父老諸君子之手，乃門[illegible]有一二人倡曉約內諸禁者。年來每於約內諸正諸無所不陰摧，於諸奸宄盜

賊無所不陰護究其人於約內各宅亦無所佯然特謬誤以為此諸禁謀一似倡自某家千方百端必欲相壞以自豪舉耳犯而不較不肖非日學之實能焉惟事關各宅災害不小義必不忍姑置謹復不辭煩請貴宅諸父老諸君子幸為正語勸之仍恤念諸隣護存此禁為安然後族寒家與日有所私舉必相驅否者一任排蕩無害於衆而以得志豈不較便臨筆誠至

語帶恢諧而嚴正之氣令人辟易

與熊魚山 庚辰

次蚤尚圖一再晤兄而宣子舟開相拉便同行一路同看佛書立不思遂漸而解真可人也所慮別後寒暑之數不相敵耳弟前菴中共兄相對床上所語實為良法幸勿忘天下無事不求諸己水長船高泥多佛大惟兄道力自進心光自透則內外分數自然相應不慮宣子不與兄同增上也天如師願兄無輕視之宣子歸時當與同詣師受一嚴戒彼此互相砥切大抵因果歷然戒律冰霜方有趨道分此必然之理

如兄根力但一具此則於道如反掌不似弟笨鈍尚需時也日月不居百年轉盼望兄千萬自珍與兄等在此時真所謂八十翁翁入場屋幸兄三思佛說因果無有精粗生死路頭真可怕怖勿為世諦所惑

淺深甘苦實實履歷過來故言之親切

與馮漸卿 庶畏

弟到會城、向翁兄舊處相尋、云已家九峯矣、近於魚山兄處得傳示尊教、高論微言、敢自棄外而不領悉、而弟鄙意、則始終以爲文成知行合一之論。實足千古、蒙翁兄屢稱宗門。長處正長在此。點水滴凍吹毛利刃非翁兄所謂眞實天壽不貳身世等若浮雲者不可得到惟翁兄勿淺視爲幸至於龍溪、縱有破綻、乃其踐履未純、原非心病等語、此等語句、古人或偶一擬之、所謂不得中行而與。必也狂狷乃深惡痛絕

鄉愿不得已之詞實非極力贊嘆狂狷而遂以其志學學行不掩言爲學的驅天下後世英雄而復坐此窠臼也弟三十以前、龍溪之書日夕不離案頭、但一開卷、則心目爲光。豈敢訕蘇。豈敢謂先生不是一時人豪、要其長處頗多。而爲天下後世相與承虛接響。往往推尊此語。則龍溪之學只於文成雖欲不如五霸爲三王之罪人不可得矣[illegible]而論。此等亦開言語。要之此事。眞亘古亘今、[illegible]一瞬、世俗所謂爲此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試肯大事、必不得以從上[illegible]

乃及一二英雄偶以一二假名字及偶爾機境引導衆生者而遂執爲定法便同世諦流布如弟前所謂疑誤衆生。果受疑誤。而此衆生則豈別指正。弟自謂自悔而自恨焉耳。今世英雄多佗不疑之地既已不疑則亦必自以爲不誤雖不敢以其不疑爲遂果無可疑。而能不疑則亦已岸然不可及矣安得以其所私疑而盡大地人羞之以疑又不擇英雄而必强進之以疑得無妄乎自有痛癢。不容隱覆。而其指歸、則惴惴輸截鬬蹌絕險之時、呼將伯子、庶無隕越而已。

猶以興勒、一片志別、言不盡意、惟其他嬀、

與熊魚山 庚辰

小力從漢上得兄手教自界下歸與前遣奉祝老伯母之力先後至止知兄尚未入晉也歸來得一二同志之友日夕相磋雖不能大有精進而駑馬勤步。滴石嚙木。庶幾漸見此事之奇微覺念力之永。不負吾兄歷來所諄諄明教耳憶兄去冬所示須要諦見得到即知阿難見三十二相與櫥入婬席時謬妄相等總無有異此自至言。要必不是虛見可以冒昧承當。當與兄相期共勉。今行年各四十有餘。俱無絲毫頭緒令櫥入婬席時友如見三十二相而與如見火坑與兄所教見三十二相可與櫥入淫席時觀之地亦即可刻限而到也。 聖天子心行的見而來我等此番受生不能久早徹透大法[illegible]禁[illegible]便灑然出頭與 明君賢相得相劘切激揚箇事使萬靈披光衆魔歸命而兀兀縈縈一機莫[illegible]與是虛度不成丈夫靜夜念之不禁追恨至於出[illegible]之恨色視亦無成心而弟自裏足難前總以此事未透無不滿不㷋之具而入水火持蹈地之身而與及石飛空知必無益徒

兄損費惟望吾兄一日千里。先爲倡導。弟亦重惜寸陰。以日爲期將圖追步。不敢自廢耳。

出世法自是經世法古人之雷雨弗迷蝘蜓黃龍總是撒手懸崖了無罣礙

與唐我求公祖 庚辰

近日傳聞仙鄉閉糴實甚頃有被自楚中道出南饒者亦爲諸郡縣所截至繫訟於獄重費乃得脱今天下一家 明旨屢申開本處尚不應而況絕他邑乎凡此皆地方諸無賴所爲不肯前在楚楚郡縣亦有爲諸無賴奸人所惑者不肯力爭之乃悟而止其實地方所必欲糴之家必不能斷從以重苦農民而大飽奸橐而米商本籌子母計重費抵此中價必不得不騰是郡縣閉糴即於本地方似有虛美名而已絕無分毫實益而於他之米之邪受害無窮且令米商裹足而不敢前將來之月爲憂方大近縣父母爲地方計勸富民即素不業米家當將各自致米而儲爲備民譚難尚無行者況重之[illegible]禁徵政乎私心與得老公祖移檄啓告仙鄉諸郡縣并諸上臺幸以天下一家爲心其力能儲米而強感民縮不欲糴者許給以兵歷批文俾合直往無憂但令地方貯米計數可常支三四月則上下之人庶幾可以安枕而臥雖老公祖在茲此類皆杞憂實不能無蚤計也邑何求尹

材器廉幹致邑志真自開代以來所未有願營營時欲求去尹之若志在我輩中爲大父母者爲難且暮遭遇而況佐貳今天下多故所在可虞如此尹與老公祖必特加優異鼓厲長養成就使得畢行其志設有緩急足備器使此今日地方之願而即老公祖即日宰天天之要畧也山居一念湧動援筆佈聞臨書不盡

與唐我求公祖 庚辰

江右緜來爲賢聖之區其在今日尚多君子而台臺尤不肯所素景往頃以歸自楚緜病臥山中不遑走詣親望丰采昨爲地方念桑梓并及賢尹華筆佈陳更十日而不蒙報豈其言不當與則明公祖自定指駁而詔教之私度台臺必恐屆民隱先見施行爲地察人久已明悉無俟鄙言以爲益損賚人見煩裁答可省然伏而深思如 今上聖明值時多故一日二日何啻萬幾而事無鉅細人通上下奏章暮入

批答朝出即奏事已在言前果行而 大語亦答已有旨了竟非亦所以安集衆心而更來忠益也此方之人望明公祖之來如望歲然今事明公祖以道當盡其誠不敢喜長用求明發而昨又聞貴鄉進糴加織官縱民意至公行搶掠諸米商觀涉鄱湖如度洋海皆毀必其命得中徙棠運米之人既日以加少而徽士大夫徒知以浙爲重不知休命全仰江右一路又浙中今歲本地方果自之米商與給外地其情自不能不少留難且今吳越稻尚未收目下必無餘米少選穀成自當流通不似江右及今便爾衆所載遏又非本方之米敝郡將來真未知所終其患但如前所陳自徙至于重價困民而止郎爲幸多矣睎書全切

士大夫詳悉利病留心民隱非不可數見或爲嫌疑所拘或以他事稍干而不能直行其志合二牘觀之如此之侃侃不回毅然自任者當今寧有幾人

與黃海岸 庚辰

聞年兄已到匡山、恨不能奮飛、只爲家沖兒新喪、稚子孤執、不得不留住經視、不能脫然、計二月初吉、乃得買舟、三月之初決到山也、年兄萬々逍遙故我、有如遠行、則急煩歸宗走一人見告、弟則疾馳前來、必圖一望見道範、以慰數年契濶想念之勞、夲衣在即、臨書百未盡一、

以下原缺

金正希先生燕詒閣集目錄

卷之四

書

復劉星還 庚辰

弟自去秋入楚、爲家仲兄即世、因留楚經理產業、至今夏方返新安、不二日而尊使捧大札至、弟爲途中受酷熱、內外交病、心更煩苦、所屬尹惺翁壽文、實不能操筆、冀得續寄、而尊使必欲坐候、因艸率成篇。恐不中用也、詢老伯母、令姪、令嫂、俱康寧無恙、是用欣慰、洪司理從未識面、不知其爲人何如、徐九一年兄神道碑、已促之再四、但不知其何故稽延耳、出山一事、弟所未能便永訣者。爲

聖明繫念。若以不肖之才之無能爲。及當特之事之難爲、則祇應高臥山中。藏拙終身而已。死生大事。無常迅速。古尊宿所謂萬般存此道。一味信前緣語。謹力持之。實未忍有所圖度攀緣。蓋自料其力不足以度衆生而敢大言以爲行菩薩行。此即爲自欺欺人大妄語。永殞善根者也。既蒙下問、因以附開、生於今日民困力盡財匱事煩其患總繇不節自天下以至一家莫不盡然老子曰治人事天莫如嗇孟子曰儉者不奪人諸葛武侯曰澹泊以明志。孔子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惟

兄篤操。異日即以此均天下也。臨書不盡。

復何戴尹 庚辰

鄙地何緣幸借高賢、過邑士民、恨不能呼請 九重、即得以爲大父母、今雖暫困騏足、念大聖委吏乘田之言、借資礪用須時也、會典、州縣祗干吏部列官名耳、其合行事宜、散見各直諸項、蓋天下事無一不從州縣起、惟州縣晝地而各親其民、號爲正官、自大守而上、極至政府、但奉行天子威德、遞相臨以謹持、諸州縣使事事而已、首册目錄奉覽、所欲察者、指來取也、

數行中大有典誥風度

與蜀司李洪 庚辰

聖天子破例用人、格外求才、海內英豪之氣、翕然震動、必有命世之才、應運而起、誠哉拔一人而得其尤者、而吾鄉如翁臺、及吾邑貴同年、夙德素望、尤稱希有、此不肖心所瞻嚮、而特如昔人所云恨未一識叔度百淳者也、貴治宜賓故司馬劉與鷗爲敝同年同館讀書時同志、既而虜警同事、此不肖六千里外死友、與鷗歿而其老母寡妻稺子、朝不及夕、使天下人知之難乎、其爲忠不肖亦不敢以爲爲 朝廷及天下事而卽以嚮昔同志同事之故以爲一身事而無如鞭長不及、乃爲除目得見翁臺、亦不肖正在楚、盻驂從之過、與得一晤而恨不得俱也、與鷗年兄有胞弟日之紀、駿才適[illegible]、司馬歿後、相有此兄、百凡望翁臺爲忠裔存注、臨書不盡、

與錢牧齋宗伯 辛巳

聲極駑鈍而勉力學問未敢自棄 天欲平治天下如先生台臺所空裹糧負笈儼屋齋前時乎微論以與遁于大道況兹溪山幸徼枝履而際時多故顧不能東身追隨伺欠伸而報蚤暮曾幾何日而仙舟又遂解維生平積思百不盡一書生之緣淺薄乃爾今將詣江頭拜別而忽接傳報賊情業已蠢動入境方寸不覺縈然先生仍有字達諸上臺便爲一言與得下令令諸鄉城士民及早飭備然後郡縣得以奉行

鼓厲督責此中人心玩弛賊至而急賊去則否近賊者急遠賊則否及其牧動有賊至而亦不急者雖郡縣呼之不應此郡縣之所深憂隱慮而終難措手儻徼鼎言得速集事是先生之大有造于兹土也褁循有變中原孔棘遠驚近震家國並憂不獲拜別望風悵惘伏惟重爲天下蒼生自愛臨書不盡欲言

與朱嘉侯父母 辛巳

陋地災黎重荷老父母軫念敝都共啚十二內八啚爲一約自去秋即與約內諸父老共議輸貲貯米以待自去冬蒙台諭開廠便奉行大約分爲四等最上爲有餘之家各量力輸貲買米其次爲僅自給之家即不輸貲買米而亦不得糴約貯之米又其次爲無餘而隨作隨食之家得給票與減價而糴約貯之米者也又其次則力不能自食之家所謂飢民也乃給票而徑給之以米此項初亦奉台諭令煮粥飼之而

諸父老以爲不便即諸饑民亦自以爲大不便皆樂得米遂予以米業行二旬矣棠諭謹肅此以報讀大示豈第爲摯眞一人君子之言但內有飢寒之民號號只在上戶能措一人思亂中即少一人等語輒有鄙見用陳座右竊今之擾擾思亂者皆亂民非飢民也若飢民則雖欲爲亂而有所不能然而倡亂之人則必以飢爲名必民無飢然後亂民雖欲倡亂而亦有所不能故飢民者亂民之藉也而即以飢民爲亂民亂民爲飢民皆有所不可予飢民以能亂之名則

賑不惠以爲是賑我者實長我也而以亂民爲飢則賑不勝賑諸凡可以不飢者莫不攘臂而言飢而其弊也諸所賑惠皆亂民受之而實飢者不得與焉亂民既得利則莫不舍其生業而待賑是賑以召亂也故亂與飢必分別治之合則必弊鄙見如此惟高明裁察

與徐按臺　辛巳

往江漢間幾幸老公祖澄清而楚人緣慳遭大君子而不獲終事今幸得再託宇下於此今之恭　命而出不拘牽陋例不假手左右而實爲　聖天子苦心殫力一方有如祖臺眞今之祥麟威鳳盡海內具瞻况山中之人咫尺於此而見往時驄駕行部事竣郎路匆猝駭皇與士大夫一揆幸不能數語而別故遂次且而謹以書通所欲言伏思　今上殷憂圖治百爾在位莫不畱意而所與握天下之機力能朝揆暮

轉實惟諸方一二直指之手以一直指出而所部貪吏無一幸而獲免而其廉者無一不幸而不獲自見夫是以人爭奉厲今自祖臺攬轡登車之日諸郡縣之或妄望風而解綬者固非不肖所敢知而卓然自立力破積習日孜孜以廉潔愛民爲務如郡太守邑令君及歙令君其譽宜足以上達爾邑何二尹以廉能得民心民歸之若流水且緩急有用之才而岌岌乎常有不得安其位之意此邑民之所以皇皇也今非敢以尹所爲爲一一盡合乎聖賢之道而要平心

而公論之以爲尹即有短可徐諷密論而其所長必宜大表章以風厲一方方今爲廉吏難爲敝郡之廉吏尤難以官於此者或不相期以廉而其人亦若不得復以廉自期自何尹來乍見以爲怪物已而見知當路大洽輿情以爲優曇鉢花時一現耳未幾而得郡太守未幾而得邑令君及歙令君郡邑人喜出望外雖三君子之操自其素守而適相遭於此郡邑人國大半以爲當事能鼓厲一廉吏以來衆君子而諸父老乃亦深憂過計以爲有尹如此而其性介介其

身孤立今不得當路大優異爲地方久留而萬一或有他故以去則是敝郡邑之廉吏果不可爲而自今以後反相率以尹爲戒豈有幸乎且敝郡邑今日不獨爲廉吏難雖欲爲貪吏亦大難惟與祖臺軫念勞民幸爲注意至於食米一事郡必仰給外地今外地不獨閉糴而其亂民且跳扼郡之吭而奪之藉沒不以郡爲鄰而以爲肉往劉公祖及張公祖 題參亦

奉 嚴旨詰該郡縣印捕官何無捕緝今該撫按察明參處矣而事平竟如故事此今之所以接踵而不息也蒙祖臺軫念給發憲牌令商貲而赴所在買米近蒙祖臺特爲差官移檄赴彼兩臺俾得下令於諸郡縣此其爲憲牌也多矣祖臺之所以爲郡人者至此極矣雖然人情惟爲其所部計則切若奉台檄而爲隔部下令則亦爲人謀耳且諸郡縣之縱其民截奪也初不以其民爲非而習以爲常度彼兩臺之下令於諸郡縣也亦必不以其郡縣爲非而特因台檄如告助於彼者而論彼郡縣以相助而且以爲大德於吾郡人焉夫刼奪大變也而習以爲常不過以其

尊小郡而肥吾民也若虜闌入邊而邊人能得所有不以罪而且爲功且刼奪大利也不大創不止而今但求其兩臺令其郡縣其郡縣令其民而求其無刼奪而即以爲大德其何日而止也爲今計必望祖臺明爲郡一入告詳言郡地情形若鼠處穴中惟餞淅兩河兩線生路而兩河之民若此其郡縣又若此而殊不念各郡縣之倡爲刼奪者特一二市儈駔魁豈誠其民哉執而誅之截然而止有司既不察而其平昔威孚或不足及其號呶而亦遂不能執法相禁而

反從吏之以市德。且劫奪之門。豈可玩。開其可聚衆以劫外郡縣者。即其可聚衆以劫本郡縣者也。其以米踴爲名。而可聚衆以劫米者。即可以劫米爲名。而幷聚衆以無所不劫也。願得　明旨。勅諸郡縣。卽自爲各郡縣計。宜各究其亂民。重治如律。庶幾此習得少衰止。而後求祖臺計長便。必力請本道臺得兼轄旣得兼轄徽。後有此類。兩道皆相關攝。本直指得徑行察處。而不必關會彼兩臺。一旦緩急。庶幾無誤考唐宋有徽歙道。而嘉靖間亦有徽饒道。前張公祖

釐奈時。亦曾請上江院　勅書於九江外加饒州府。已得　旨。而但以事平。部寢不覆。或見諸地劫奪時發亦時止。當其發而合郡皇急。及其止又復泄泄。無議者且以爲無大患。而不肯竭以爲異日重誤郡事。端在於此。惟老公祖血心眞爲郡百萬生靈計。而適丁玆會。反今爲熟思蚤圖。此郡人百世之利。而大君子無疆之績也。臨書瞻切。

獎廉以風郡縣。遏虐以紓民困。言言可見諸行洵經濟名篇也

與畢東老　辛巳

饒河搶劫姝嘗。自去臘迄今仲春。艚爲梗塞者六十餘日。從來所僅見。頃見稍通不過數日。旋復如故。而有司明禁。實爲戎首。今捕米商而加重刑。施酷罰。如搜私鹽。眞不識於義何居。今人心皇皇。上河米商已大半從業。視渡饒河。不啻涉洋海。計非合郡士大夫呈請兩臺題。而士大夫亦自具疏。令歲之事。危如纍卵。事已孔棘。恐稽時日。輙敢擬艸大畧左右以備採擇。伏望椽筆獨運。先勅左右謄呈。幷爲公書。徼各圖記。乞一　郡封而上之直指。然後卽議拜疏。其道路費當有措處。不敢盡瀆台慮也。臨書可勝佇望。

與徐心韋學臺 壬午

嚮驟車指下郡不孝雖未獲仰接丰采而幸得以書通所欲言隨蒙祖臺指誨儼如面命今四方多故民生日蹙而其最蹙而跼天脊地無路求生者莫如徽郡郡莫如歙邑自去春迄今官民之難外扼吭而內剝膚郡邑民之出者入者行者存者皆在湯火公其困極矣上賴祖臺高天厚地之怙幸稍安止世世侯固日視無休也今饒之賊民日以張以為入徽行劫不勝其勞不若一意營寨于其家而以靜待動

從旅席上作賊刈徽人如菅而過客必莫能與之爭今勢燎原矣饒大家為之主饒大吏為之庇昔天日日之下可以公行其虎狼殘刻之毒以毒地上人夫未身當其害初不關切而饒之大家實身享其利矣以力爭且饒大吏既得故借姑息于民之名實收其桑養盜賊之利而反臨徽地守令以公祖父母之分使不敢以一日之守土而重遺百年之桑梓而終之以邪說故相揶揄曰饒不幸貧徽幸富衰多益寡是亦無傷此其言如兒戲固必不可聞於 聖明而不孝亦姑癡言之以為徽若果富亦不難忍心以此之良民肉為彼賊民食而實郡邑民其窮於饒固且百倍則奈何其嘴昔讀聖賢之書今日食 君父之祿而忍心害理至此極也郡邑處萬山如鼠在穴土瘠田狹能以生業著於地者什不獲一苟而家食則可立而視其死其勢不得不散而求衣食於四方於是乎移民而出非生而善賈也而顧戀宗族墳墓不能舉家遷徙復運所求於四方之食食其父母妻子於是乎移粟而入非販而求利也雖挾貲行賈實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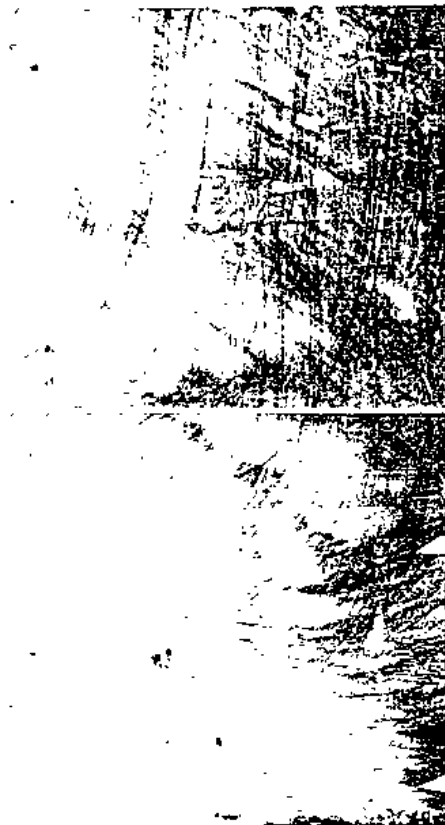
已貲皆稱貸於四方之大家而償其什一三之息但以運貲於其手則儼若如其所有而以為此民貲也冤哉民也是所挾之貲非貲也即如與鄉之人所躬耕自食之田也一朝而劫奪之如田而陸沉於海矣且實非其田而貰於人之田也一朝而劫奪之益無以償於其主而身命與俱盡矣不孝家居時與父老總計四鄉之民向之出而求衣食於四方遭劫奪不能復出而不得不坐於其家者蓋十家七矣既坐於其家而無所借貸收養而相率立而視其死者則什

家而無一幸免也。痛哉民也。民不幸而生于徽。徽不幸而與饒鄰。饒之守令。又不幸而耽耽隣民。不以爲人而以爲肉。而徽之賢守令又不幸而爲饒守令所制。而勢必不獲盡意。以爲郡邑稱疾苦所獨幸者。郡守邑令實仁且賢。愛民如子。以孔邇之患。大沃其如燬之虐。不然其尚有噍類乎。然今之爲吾郡邑守令者實難。其所以實難者。則以郡邑之民既不幸以虛名罹實禍。而爲郡邑長者亦不幸與同患也。而邑令之難尤難於郡守。所望諸當路以菩薩願悉衆生心。念斯民之多難。體長吏之勤勞。時加將獲。俾得展佈。惟祖臺以天下蒼生爲任。今雖秉文衡。而體念民瘼。未嘗去忘。故使草土之人得略披陳。冀悉此情。既達當事公祖。即日明章入告。原植民牧以深卵翼。而急罪民賊以正亂本。亂庶造已臨[illegible]切

徽民之爲穴鼠爲涸鮒爲几肉。苦無可告訴矣。幸有此書與之請命

復吳去非　壬午

違教日久。時切相念。南糧一事。久累縣有司。而迄無定畫。其勢不得不移之于民。今士大夫能合議而爲民疏求得　旨改折爲上策。其次則區畫有定。使有司無賠累。則可以無民害矣。惟台裁諭諸糧長急定議。我輩之請易易也。臨書草復不旣

與淩君虛 壬午

末法衰殘，師友道絕。深處浙安萬山之中。求覓同志，尤難其人。頗同里有如台臺而不得歲時月日親近教益。已滿擬此番得以數日相遲至塔菴，相盡所欲言而別，以薄冗且姑待。又問尊使，云是月初十後方命駕，遂不急急。方復以書問，而不意台臺已遂行也。惘然自失者久。蒙台注及不孝與時出處事。天下事如此其多艱。 聖明如此其求人。不孝安敢終自棄。但區區鄙衷，有非一二言所能盡者。惟得相聚面白。

庶幾少悉一二。今台臺已行，固未易以筆罄也。今天下事非不孔棘，而推原問委，必有要領。安知極迂闊之言，非即至緊切簡捷之法。夫欲平治天下，台臺固不得他有所推委。幸加努力，不孝謹拭目以觀厥成耳。使便附候，草佈百不盡一。臨書又復惘然。

天下事終未嘗談一字，而其包隱固可推見，豈欺我哉。

復李應甲 壬午

得楚錄，開卷便見翁兄姓名，喜不寐以達旦。傳知海陽諸人士亦無不加額。使今榜人另盡如翁兄，天下榜盡如楚榜，太平之興，日可俟耳。末俗頹靡，風尚日下，致生民糜爛，禍亂不息。惟賴高賢出而仰體 聖天子之心，共相激揚，庶乎有瘳。士人甫得一科，所費動踰千金。即日入官，雖欲刻意爲廉吏，而勢已岌乎其難。吾邑先賢高風芳躅，多聞海內，而貴族尤最著。不孝弟碌碌凡庸，不能力追半步，中夜念之，負愧無

地，不知涕淚之何從也。今茲惟延頸跂佇，將望翁兄所與力行古道，斷振頹俗，使 聖天子一日得翁兄，如獲七朋。天下後世追論翁兄言行，如今日之追思先哲。太平之興，如日可俟。不孝弟長爲治世農夫以投身。無所復恨。別論山中荒寂，受莫能功，爲之奈何。一芒將忱，別具佐途中一程。鎮中若無知交，遠不知所告語。其一二有意氣者，翁兄到彼面商，當亦無所迴避也。鴻便附候，臨書不盡欲言。

與錢牧齋宗伯 癸未

商山得奉大教、玄言高論、今猶在耳、天下多故、非命世之才、未易底定、方今之世、舍老先生其誰與歸、四海之人、延頸拭目、爲日已久、今茲愈孔棘矣、虜騎逼淮。南北不通。因而亂兵梗江漢之間。上下江又壅絕不通。不孝彼地維桑。心之憂瘁。家、國兼勞。而敝鄉之人。獨受荼毒。較他處倍深。橫目所至。無復生趣。日內方擬從間道入楚。而念新安非安靜之地。又狠顧未敢行。佇望大君子出而救此羣黎。如望歲耳。佛海上人所攜燈錄、未能細問、因其行艸佈近狀、臨書不盡欲言

復葛屺瞻老師

新安去錢塘不及五百里、近老師之居若此、其甚而不能歲時候問、一彈指頃、動經數年、疎慢之罪、雖棠老師如天之度、不加誅責、而清夜靜思、難以自逭、乃者不幸先人見背、煢煢怛怛、伏處苫塊、荒迷昏亂、益復不知所之、顧荷老師注存、特辱箒使遠頒、厚賻仁孝、重錫恩義、隆施、已踰常分、并念先人藏所、授以王丈、感何可言、天下多故、月異歲增、虜寇交訌、加以亂兵、楚江上自洞庭、下至彭蠡、于二百里、水陸梗斷、不孝骨肉、業產什九在嘉魚、今僅不可問、念蒼生受禍二十餘年。今始中于一家。亦何敢慼。惟望老師急出而圖吾 君。令四方蚤定。干戈遄息。不孝學得躬耕奉老母以沐堯天舜日之化。爲厚幸耳。使命速旋、草勒附候、佈謝、不盡欲言、

與吳公祖 癸未

守禦一事、須兵食雙足、故團練義勇、守嶺扼險、皆定賞格、存功必信、而後義勇用命。此俱不能無大費。此邑人自爲保身家計。公祖父母特督率我爲我設方畧、也威靈以扞衛我者、庫藏如洗、豈能屢損俸貲爲地方用、此勢之所必不繼者也。今四方多故、新安四面皆搶亂、及今圖之、猶以爲晚、乃復泄泄徒妄僥天幸、以爲賊未至而可以無先圖、豈知俟賊至而圖之、倉皇沸亂、雖欲圖之、豈有及乎。惟高明互相警思、嗚

呼、古人有言、積貯天下之大命也、有此足恃、合邑賢才、同合邑良士大夫、奉賢公祖爲地方熟籌深計、何爲而不成、何患而不捍。輸貲者、姓名不聞官、冊籍不在官、所輸貲亦不在官、其司收支、上大夫不得與、未輸貲者不得與、惟輸貲之家、用數人公同經營、合邑士大夫同合邑人公衆清察。

與唐我求公祖 癸未

許久不獲奉台教、寇患剝膚、於今孔棘、而人無固志、又多玩心、急則鼎沸而亂、少緩則又絕不事事。頼老公祖威靈、次第爲備、而嶺守一着、一夫守關、千夫莫入、尤爲上策。但守、用內地之官與內地之兵、既離家遠、百務不便、而不能無內顧心、時搖搖一似爲地方守者、不孝察閒諸嶺下、皆有大村落、莫若即鼓厲而用其衆、即其村之能守禦者而官之、如守其家、合府取工食火石等諸費助之、百務便而心又專一。此至

計也。其小嶺守則徑塞斷而禁絕人行、大嶺守乃留通客商而嚴盤詰、求老公祖嚴派各縣、星夜即行、每嶺即命一士大夫往彼察督、亦不敢辭勞。至于內事、尤在嚴察內奸、坐諸里還各縣、本里并無奸盜、事發即與同罪、互結。但有所犯、法在必行、則奸無所容、賊絕鄉導、且人心鎮定、內亂不生。臨書至禱。

原缺第二三葉

復吳四尊 癸未

鄭公祖稱此來者果鳳督之兵、以馬故、恐爲左營所奪、故改道、然其所云到蕪湖之三千者、前月廿八人見其在湖口、至初一日卽達蕪湖、船中亦約有馬數百疋、云何不爲左營所奪、又云何不豫畏左營奪、而獨此千衆者以爲畏左營而改道、中既改道矣、卽整伍嚴隊、同路而行、有何不可。而羨劉謝李四遊擊將軍之牌、方繇樂平婺源至休寧。不一夜而沐國公守皇陵之文自祁門朔至、而三百餘狼奔豕突之衆已

夕到祁門而復取道休寧矣。畏左營、不獲已、而改道、者、如是乎。自正月十一日聞左鎮移師渡武昌之報、不十日而郡邑即哄傳有勤王兵、從休寧過、又不十日而復大喬稱節等、說稍寢至二月之杪、三月之初、而哄傳左兵入湖已踞萬年者又紛紛、而新安亂民日夜號號不鬬是賊是兵、其必欲勾致而入寇新安、使鼎沸糜爛以快其私者、所在皆然。故倡廣播其言以惑衆心、而爲之使散、不圖老公祖爲地方綢繆苦心、反以此杳衆心而堅之使定也。婺源之報未到前一日、各鄉無賴之渡嶺望婺路而迎之者如雲。祁門之賊未到前一日、各鄉無賴之走祁路而迎之者又如雲、而以爲此眞鳳督之兵、可乎、卽以爲眞鳳督之兵、初非鳳督所夙教訓而撫習之兵、亦不過鳳督所遣弁而遠召募市井之衆也、遣弁而募不暇選而惟人數是足、賊起而應之矣。又二月賊破常德澧州、遇募兵殺其半。其所逃散之卒、賊裹而用之矣、卽果鳳督兵、而鳳督又安能保其將及卒必爲兵而必不爲賊、必以爲當取道新安而與吾新安之人爲難

乎、不孝以撫按兩公祖意而爲一方請命、不妨婉轉明告鳳督、至于縱入必肆報復一說、不孝以入以不入、在當事者猶豫與果決間、而各鄉鎮之敢自保與不敢自保、亦在當事者之猶豫與果決間、當事無定說、無成議、則民心離散矣、民心離散、郡事尚忍言哉新安爲　陪京及浙省之保障、新安、諸郡之入、新安甚難、賊入新安出而窺諸郡甚易、新安安則　陪京及浙省安、萬一、郡事不忍言、而東南之事、尚忍言哉。至江東南之事不忍言、而慮皆仰不復擁此千衆仰

擁此千衆以據鳳陽亦奚以爲鳳督而無報　聖恩
爲蒼生之心則可鳳督而有報　聖恩爲蒼生之心
定不草草也事至今日郡人得一日之安皆老公祖
及諸公祖一日之賜至于不孝一身久爲飄風上爲
諸公祖下爲郡人任不測之變固甘如飴必不敢惜
但不得藉老公祖及諸公祖鼎力擔荷恐事尾解關
係一郡百萬生靈爲可浩歎耳未審日內有公文申
兩臺否幸爲不孝遠此拳拳之意臨書不盡
才識皆具二十分故臨事定不艸艸　君父焦勞
生民糜爛時事如此言之痛哭安得變　國急公
豈如我正希者乎

上撫按兩臺　癸未五月
徽雖僻處萬山而商旅遍天下二十年來南北郡縣
凡受兵賊之處徽民無不受今區區所存皆兵賊殘
燬之餘也　天未厭亂　聖方啓憂虜騎猖突李賊
鴟張左兵南徙急倡入衛正月十一日即喧傳有勤
王兵三千經過新安郡民一日數驚旁及池寧群相
詫異未幾建德東流青太涇陵諸縣被賊屠燬盡冒
援兵新安之報死亡者哭聲相聞于野帶重傷而扶
逝以歸者相望於道民無固志全徽幾潰賴老公祖

台臺逆瀾中柱未幾而鄱湖一路兵亂相聞又未幾
而蘄黃兩州相繼失守至三月廿五夜忽接婺文稱
鳳督調取黔兵錄樂抵婺又不一日而祁文又報祁
國公往鳳陽守　皇陵錄浮抵祁曾不半日而祁城
下已成蹂躪之場矣且云大隊三千隨後便到其人
則北人兼之楚人且新安本郡邑人而操北音及楚
音者也不惟殺掠姦淫而且廣招亡命各鄉諸無賴
歸之如雲遍發奸細入各縣諸村坊家家重足祁縣
憑賊固守晝夜發陴祁東及黟南休西諸鄉民扼險

自守朝不及夕賊益縱殺以立威民因憤懼而死鬬
而前婺文之稱黟兵緜樂抵婺者未入婺而已爲樂
所堵樂平堵賊之日乃即所稱沐國公兵到祁之日
也兩地兵發同時並憸耄夫爲黟爲沐是兵是賊地
方之安危舉不可知民命之存亡祇在呼吸而徽郡
縣不比他郡縣郡縣守令及士大夫即欲爲不得已
之計要城固守而委城外之四鄉生靈姑以餧兵豢
賊聊圖自全而必有所不可者今憂方未艾所望老
公祖台臺及當路大君子覽　國家自奴酋發難以

來用兵二十六年諸葬兵盡期辦賊而或次第半化
爲賊今楚豫之民非不願殺賊而不獲已至并於賊
者雖爲死賊所挾而實爲亂兵所驅禍　聖明日夕
殷憂之以滅賊安民爲心而重念斯民之苦既竭力
以養兵即必不能復破身家鬻妻子以奉賊相天下
大勢知賊之得志於北而驕暴乘勝不能忘情於江
南將來者大兵盡力於北而賊且窮蹙求食亦不能
無洩毒於江南審江南陪京之與浙省新安齊環相
峙而新安實以重山疊險踞江東最高之處抗西北

而扞東南爲直浙兩地之障審新安雖向不被兵彼
賊之地而無不被兵被賊之民懷安者談虎色變不
鼓之見賊出剽即聞賊遠走失業者好勇疾貧不用
之相結剽賊即遂相聚作賊而今一旦不幸亦漸爲
被兵被賊之地新安區區之地及區區之民皆不足
惜而獨惜此重山疊險踞江東最高之處抗西北而
扞東南爲直浙兩地之障者安蒙當路大君子加意
綢繆仍賜　題請　勅寧池南九饒信諸郡與徽同
患共圖豫防庶幾使亂賊息心不敢南窺而諸當事

奏　命北征者得一心辦賊亦無復前顧今各郡縣
或傳異議民間即不敢復行守禦人心一懈狡賊乘
虛新安二片土旦夕崩解是徒爲賊多闢孔道爲直
浙兩處開賊便路也謹瀝誠披陳伏冀老公祖爲
聖明及億萬生靈深念臨書馳切
智者見于未明況已著乎使郡邑士大夫皆若此
何至望風瓦解哉

與洪簡臣年兄 癸未

不晤台教，不覺便半月。楚城果為獻賊所陷，屠殺甚慘，靜夜念之，殊不能寐。不孝愚見以為賊據上流，今撫臺駐湖口九江，擬自下上上，逐步推進，既失勢而賊亦得以豫偵。年兄可速行，勸其從江右取道直入長沙，聯絡湖北諸郡，諸郡兵乘舟順流而下，一日一夜行五百里，直趨省城，賊以為從天而下也。其近則取道江右之寧州，入崇陽、蒲圻及嘉魚，集諸縣兵而下。且聞按臺治臺俱在岳州，與共議而圖之。又其次也。年兄得無意乎。

出奇制勝當今韓岳

金正希先生燕詒閣集目錄

卷之五

書

復李年兄 癸未

虜寇交訌兵氛爲虐自去冬以至今茲每一念及生
人之趣殆盡亂之始生人心惶懼及其既也目不見
而耳習聞率以爲常甚至目親見而慮不及其身大
江一帶南北兩岸便如秦越南人目見北岸之屠戮
而以爲長江天塹萬無所患也今寇且南矣陷楚會
歸藩宮楚江北已無完縣楚湖北州郡賊未至而望
風震恐或奔或潰而吾江東之人猶以爲常所仗者
聖明如天之福以東人獨勞或萬一徼天佑耳若以
大勢論豈忍言哉今春敝郡之警郡人幾奔潰不孝
弟義不容已從諸郡縣當事及諸父老之後同心守
禦然事後之紛紜已不可言從來任事之難如此不
孝弟義當堅耐所厭者諸郡縣當事之心耳至於學
道一事弟之荒蕪特甚居萬山中無良師明友之益
固宜其蹉跎也年兄好學精思遠邁衛武天下後學
所共瞻仰敝郡有大儒爲程子尚先生精邃禪宗深
悟易數向在閶門今迎來新安何時得與年兄晤對
暢談而弟從旁靜聽亦人生快事也臨書瞻企

曲盡今日泄沓之情眞可痛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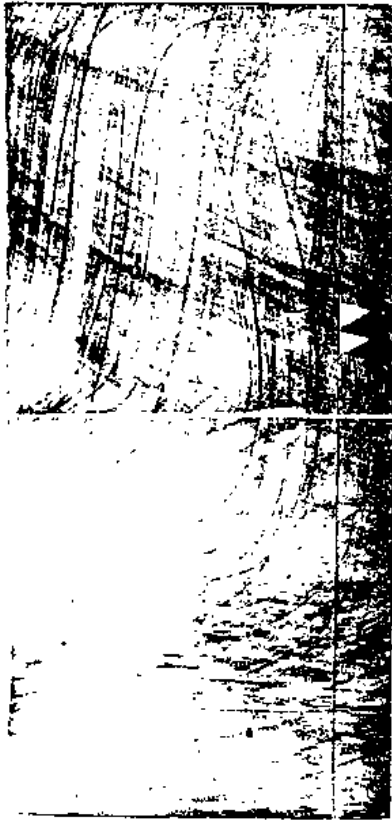
復李丈母 癸未

國步多艱民生日蹙聖明獨憂人心愈玩寇賊之殃昔猶震鄰今也剝膚不孝自今春一病至今沉鬱尚不能復頃接尊大人及老丈母大教既見君子使我心舒惟老丈母以經綸巨手相時度務今優游庭闈樂我天倫非世俗熱中之人所能勸駕然大賊漸南所謂長江天險今既與我共之而且特據其上流其不來固萬不可恃乃士大夫及當事老成君子一或以爲處堂一或以爲憂天二者至未知孰是而不

孝以爲憂天即不驗國臣子之常分而事　君父之至心也惟老丈母及尊大人爲士大夫及諸當事時時一痛切言之共發同舟之懼各竭薪膽之志天下幸甚

同舟薪膽四字寧獨任事者鏤骨涅膚凡屬有心各安袵澤共奮

與朱震青 癸未

不孝弟以多病、兼之疎懶、久不通候問、每欲一陳所欲言、而心緒意亂、輒復中止、知年兄高曠異量、于一字不入長安之人、必不深罪也、頃敝郡有祁門三月之役、當時郡事實在危急之秋、存亡呼吸、郡人幾潰、賴吳紫老公祖苦心保全百萬生靈、而今反以爲累、不孝弟以梓桑。爲地方蒙難。此分應爾而重累吳公祖夙夜不安、惟年兄大心、或爲白當事。或爲急達聖明。不然。則江、東南諸、郡縣有司。誰復有一、入肯置、禍福、度外。爲地、方擔荷者、小力貲疏入、崙書以期伏惟崇炤、

與撫按兩臺公祖 癸未

不孝聲伏念兵在今日、魚肉百姓、此其嘗事、有如兵賊之間、稍有疑似、雖姦淫殺掠、其誰敢不忍而避之、惟是徽人不幸、當亂賊冐兵、披猖潰決之時、而三月之念四夜、有婺源報文、忽到、稱四遊擊將軍兵、無屬督命、忽舍孔道、迂涉崇山峻嶺而稱改道前進、此而欲定郡民無疑其爲賊、此殊不能、婺既報兵到樂將入婺矣、又不一日而祁門再報兵、且又稱沐國公兵、又實非黔人、不同號而分道並入、且云大隊三千、隨後便到、生死存亡在于呼吸、此而欲定郡民止姊疑。其爲賊而無決其爲賊、此尤不能、且自正月至三月、奉上臺檄、郡縣、集士大夫、方與民同命、効死勿去、合郡人民、幸而信令、而適丁斯難、決、認其、爲賊、而又、不可得、走、矣、此而復定郡人坐待而必無相幸出禦禦。而遭其衝殺又遙制於百餘里外必無相殺以自救、此萬不能此三不能者非獨郡縣有司士大夫不能、雖神武憲臺不能也、按臺公祖曰、黔兵到蕪在初一日、陸路來者繇江北去、此彩全是土寇假兵、仰速集

鄉勇扼要堵剿毋致流毒速速鄭撫臺公祖曰果係黔兵入鳳徽係僻壤山鄉水陸俱非通衢假道紆途意屬何為明係遠近奸徒結黨煽禍自應急為撲滅此三不能者非憲臺不能也以為禁民出禦而民必走民走而賊入後有大悔聽民出禦之而力不勝賊後亦有悔若為　皇上固三百年鞏立之封疆保數百萬無辜之赤子而當危疑呼吸之時與其賊入而後有悔無寧禦之而後有悔此臣子忠於　君父之職分自應爾也况入祁之寇委非黔人無如李監

紀喪師樂平隱不敢聞於鳳督遂飛坐祁門鳳督而無實為　君父之心則已鳳督而有實為君父之心雖于樂平之人尚或不欲加罪而何况禦寇之徽人而且偏信李監紀含樂平而反求徽人而以現在樂平獄之劉珝珽李華玉姜美三將亦稱為被祁門生擒也即此一語監紀敢欺鳳督鳳督亦恐信監紀信而不覺以之設　皇上則其餘戲論無足置辯事至今日定有　聖鑑初非不孝一人事而事後異議内外並作不孝為捍蔽一郡不忍不以一身任之俾上無累良太守有司而下無累百姓尚冀以大屬後來郡縣有司為地方之心而下以少作百姓伉賊之氣此不孝區區之誠也不孝禍福久置度外原不惜一身而在今日未獲祖臺昌論所慮身後敝郡事當不忍言將漸及江東南事漸及天下事尤不忍言謹拜書求祖臺為億萬生靈深念及蚤向　聖明發一昌言臨書激切

實心為君父者未有不為百姓實心為百姓者斷不能不仇賊於此斬釘截鐵只緣其同患思深憂

天念切耳武侯之拜表出師晉公之不與俱生千古至情日月共炳

與諫垣熊□ 癸未

不通候問于左右不覺便如許時不孝雖家居而生逢堯舜時值擾亂夢寬飛越心念慘淡慨自內寇發難以來于今十有四年中州之靡爛其情形不可得詳邇日楚之荊襄承德蘄黃漢武不半載而胥爲丘墟豈么麼闖獻眞能戰必勝攻必取哉祗爲開門而延望風而潰雖寇亦笑我太無人民甚苦寇日夜望王師之來以生全我而乃淫其子女掠其蓄積焚其廬舍甚且殘害其性命民心既不能恐上之人又從其

勢以張之民畏且惛莫之適從詳惟有學者下邑從一法郡縣有司又以平平下吏無敢爲小民請命賊追其故往往假冒官兵守土之官心怵目駭亦往往恐賊爲兵如楚省獻賊陷城鄉勇千人擒賊四十二騎解城下城上官諭以恐是官兵不可輕殺民乃潰散城遂陷以若所爲欲民之不望風而逃闖門而揖開門得也萬不獲已惟是一二鄉紳咸懷十殘臣子之心與斯民共効守禦勿去之義或于地方少有補不孝竊不自量倡明此意於敝鄉自訓草莽之臣聊以區區効忠而不意當日同時有黔兵枉道將繇樂入徽之事遂爲夙昔無影飛射顛末詳其揭中雖旦夕安荷 聖鑑而邪說猝起誠恐天下士大夫聞之不詳皆動色相戒以不孝爲口實有事先去以爲民望則得罪天子愈無所逃死天下之事尚可爲也東南半壁匪異人任惟台臺圖之 翌主可與明言毋以不孝聚册彈文便因噎廢食也附在同志敢佈腹心

慷慨淋漓如對祖士雅中流數語

與方蕖菴　癸未

郡事重煩老台翁鼎救八月初閱鳳督疏參不得見其全疏止述當日情形拜疏屬家叔應武命試者入都煩台翁爲覓人繕寫具奏今方得見全疏不可不明辯具控此事關係重大當日跋扈將軍虐焰薰天新安存亡事在呼吸賴此一舉驕將亂兵因之落魄而賊之虓虓新安者遂息念灰心今民間小偷亦靜夜戶不閉矣新安雖山郡實爲留都及兩浙重鎮此江東南百萬衆合口同辭而稱快者也不意鳳督私

議不破驕氣如山游詞相加橫行無忌政本不察一如督疏所請若此　旨遂行江東百姓不忍言矣區區一郡亦何足爲　皇上深惜而孤臣敢懷桑梓之私何　當宁力爭耶前疏想久上今來小疏求台翁幸爲不孝卽日上之若前疏萬一未上當爲不孝焚上前疏三日後乃仰以此疏上之全二疏相爲終始亦有次第不可紊亂也亦萬不可改一句一字鄙前疏不幸而奉　嚴旨此疏亦必急上勿以　嚴旨便見阻止不孝自度　明主可與忠言雖奉　嚴旨無

害天地祖宗實式臨之　皇上神明無遠不鑒縱萬一不自有所不測不孝矢以一身爲郡人冀蔽望台翁千萬勿爲不孝慮也同鄉諸公初不必驚動得上而告之可也疏上仍望台翁爲刻揭遍送各衙門不孝卽欲入京因家中人傳察下手兵丁梟示一事尤萬不可行無論徽郡所殺原是賊非兵卽如樂平所殺果係黔兵不孝亦以爲不當有罪按大明律本謀殺尊長而誤殺卑幼仍坐殺尊長罪不坐殺卑幼罪謀殺卑幼而誤殺尊長仍坐殺卑幼罪不坐殺尊長

罪今百姓本謀殺賊而誤殺兵自合坐殺賊罪不當坐殺兵罪也或曰殺賊何罪既無罪則不坐矣是樂平固無罪也樂平尚無罪而况我郡門實實殺賊於鳳督之兵無相干涉乎

原缺第十二葉　原缺第十三葉

與黃㓜菴 癸未

匆猝不及面別，討程此時台駕已久到江州矣。邑人自楚歸者，稱獻賊不北渡，泝流而上岳州，其意欲自長沙入江右。此類腐中本無成算，有隙則入，如水遇防則止，逢下則就，故其賊名曰流。計此時江北諸郡縣，雖單虛殘破已極，賊來而無所得，亦其所必不復來之處。當爲 聖天子明言，用好郡縣爲張全義所爲，招集流亡，及諸豪傑有力，惟力所墾，即爲世業，令世有其地，家自爲守，而台翁宜設鎮於漢陽，先招集

其民，援其豪長屬而用之。今士大夫當事任者爭言用兵，而不知用民；言用將領，而不知用郡縣。不孝以爲闖獻即就縛，而亂亦不可定也。倘台臺王事方殷，而不孝又爲郡事經營，總不得一日之暇，共與研究此說，使劃然定可見諸施行，至今快快。惟台臺聰識過人，試一熟思之，天下幸甚。

安集流亡，是今日第一要緊着。數世守其地，人自爲戰，何憂賊至潰爛。

與史大司馬 癸未

老公祖年臺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華夏蠻夷共震威名，薄海內外罔不具瞻。方駐淮上，而天下之不平者，莫不葡蔔以得翹爲幸。今蒙 聖明特簡南樞，大江以南，以爲如重開天塹，而築萬里長城於其上也。山谷喧傳，歡聲如雷，一日而遍滿天南半壁，而何況新安。新安之事，前已備陳，而猶復陳所未盡者，以祁門所堵，不獨當日實見以爲非鳳督之兵，蓋至今日讀鳳督參疏，而愈有以確明其非鳳督之兵也。鳳督參疏

所失之兵，惟監紀李章玉所報劉謝姜李之兵，更無別兵。而所據以必參徽祁者，止據唐大守三月二十五日申發報劉謝姜李縣萬年樂平德興婺源之牌。誤以爲其兵已入徽境，而心不任地方之憂。且震懾於鳳督之威者，亦應口唯唯，不敢異同，而初不察此兵已殲於樂，而此四將一死于樂，三禁於樂，則其未入婺甚明，而何況西路之祁，與婺路風馬牛不相及乎。入祁之寇，其報文曰沐國公，絕不稱鳳督，至於各賊到祁，則居然自命，初無所諱，而郡人先見婺路

將入因以決祁路之非兵以兩路容有並作賊之事而必無兩路皆是兵之理一是一非則發路之稱鳳督者爲是而祁路之不稱鳳督者斷乎其非也蓋臨紀李章玉初與劉珺珽等同行中道忽分章玉舟載兵馬自大江下而珺珽等必將入婺矣又何因而分一枝繇鄱陽浮梁入祁將復何說老公祖固不難呼珺珽而一問之大抵四方奸宄圖徽之日久矣故兵入而賊亦與之俱入不謂其兵以三月二十六日闖嶴於樂平而入祁之賊亦即三月二十八日見堵于

祁門兩地不惟隔府且隔省直又相去且六百餘里而三日之內不期而同敗此眞天意欲併徽以供衛陪京者耶在江右初未嘗以爲入力而在黟人亦何必以爲入危至當日情事不孝雖未能親入祁而以廿九日陸續得報蓋自廿八日之朝至暮自祁東塔兒頭轉鬬而至祁城下凡三十里不下數十合初非有居民敢相率迫上祁城圍而攻之也是日黎明賊兵馳突至塔兒頭見有姓扼險相堵急縱殺數十人以爲百姓必畏死紛走而不知其反相激奮死遂轉

鬬至祁耳而巧爲之說曰誘其抛戈投甲入祠乘夜而火之老公祖試問鳳督疏中所據材官萬民安承差鄭天卿所砌一段與俗所傳水滸西遊諸小說何異方取樂平兵將現禁獄者皆可飛移爲祁門生擒且云其人在祁門城上親見明白最爲的確則其他又何所不可粧點不孝念祁門所堵實實非兵誘與不誘可不具論而終不忍以百姓當日殞命重傷所各出之死力抹於誘之一字亦終不可以無辨故爲老年臺始終白之臨書馳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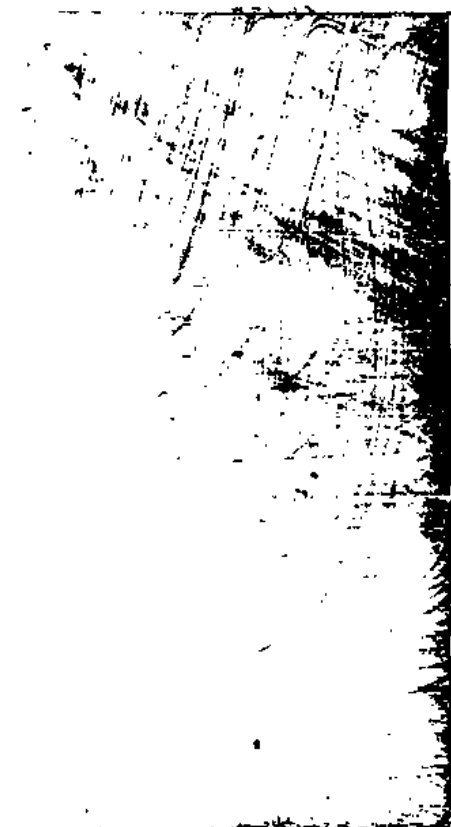
是兵是賊業已有辨之者而猶以爲非賊苟非
聖主明見萬里徽之爲禍寧獨兵與非兵已哉

與程帚菴道尊 癸未

頃郡諸生自池來、稱老公祖爲郡事周慮、儼如老公祖家事無異、其以卵翼郡人者如卵翼其家人、而郡人尚不之知也、不孝猥以痴心、遭逢搶亂、身雖田居、而生逢 堯舜、未忍以秦越之視視此父母之邦。誠如鳳督所云多事。不孝亦自知其多事。顧 君父一念與生俱來、至死莫逃、自非朽壞敗爛、不可振起、其誰能當危疑呼吸之日而尚如瞽如聾以無事處之。且當賊至之日。不孝委來能多事。不孝之所多事者。

在亂官居燬掠毒之日、徽人望風奔潰、大盜乘機觀釁、而不孝爲當事熟籌、猥蒙唐太守吳司李定爲鄉約守禦事宜、各縣各鄉一日抄傳、相與力行。比賊至郡、而既以疇昔約束。必無輕徙身家念切、自各爲扼險防守之圖。至防守不獲而賊既以殺人立威、斬關以入、則憤、懼、交迫、兩相殺、以救死、當日必至之勢。初非有司士大夫所能令、而亦豈有司士大夫所能阻。而又誰暇爲評論多事不多事。於是時乎推究受禍之端。惟此鄉約守禦一事。今固具在。老公祖試一取而閱之。太守司李爲地方綢繆防患。守土之職。固不當如是耶。今無論初門所堵。初與鳳督黔兵無與。今即必認以爲黔兵。而亦一念地方守禦。本以防賊。豈土者初豈能逆知三月之終有鳳督黔兵必斬關以過其地而豫檄民間防賊諸守禦空虛以候其至耶。吾設于此而必相犯、如望虛舟、而必以其舟觸。如見飄瓦、而疾以其首承、不自咎其不審、而惟虛舟飄瓦之是恨。必索舟瓦而責之、以洩忿。不孝以爲如是之人。非愚則狂。而何況其蓄謀作賊。自取殲滅。名雖死

于樂平之手。而實與伏誅于 朝廷之法。了無以異。而遷怒移忿。將欲何爲。惟太守司李此以爲地方至意。不孝某曰于諸當事、而以鳳督師論兩本之 嚴旨。今戴南諸郡縣。又以爲戒。事不必言。今任給諫奉 命南察畿輔上流守禦。惟老公使者爲太守司李一表章之。使諸郡縣有司但爲奉使者件責而脩守禦。以應命。不如使郡縣有司各以郡縣爲家身與百姓同性同命。以必不容已之情而修守禦者之爲真實有用耳。臨書瞻切。

天下事大壞只坐士大夫重慮其身家嘻嘻古來奇功偉節多出于馬革裹尸鞠躬盡瘁之人其乎一身利害何太痴耶心不痴腸不熱 天祐我國家當今鬚眉男子當帶三分痴氣

與汪濂源駕部 癸未

讀台札謂今春之寇其始過貴邑欽哉無騷動後至黟祁輒恣淫掠此語台臺未之深詳不幸有不能不爲台臺陳白者一則今春兵寇未嘗過貴邑何也饒入徽有二路西從祁門入者繇鄱陽浮梁而來南從婺源入者繇樂平德興而來當三月二十四日婺源縣報姜劉謝李四遊擊之票自樂平德興而來者其兵威于樂平將臨于樂平尚未入德興一步而何況婺源此過貴邑之說不可以不辨也至于入祁之寇則無從貴邑過之理何也從祁門到徽州者繇休寧城過從婺源到徽州者繇休寧南鄉過從休寧南鄉過尚不必過休寧城而又何況從婺源入祁門乎故已到婺源者斷不復入祁而入祁者繇鄱陽浮梁亦斷無繇樂平德興路之事而何況繇婺源邑此則寇始過貴邑而後至祁黟之說不可以不辨也至于寇過貴縣而欽哉無騷動之說則具有兩臺入 告之疏在入祁之寇固原不經過貴縣其到樂平之兵雖未入貴縣而貴縣告急之文固一日數至謂之欽

哉而無騷動恐今春貴縣之在家而身當其變者亦未必以爲然也大抵今春之事李監紀以不可問之心遣兵改道初不稟命鳳督請鳳督明文而突如其來當時已杳不可知矣然但從樂平德興入貴縣一路而來疑信或亦各半防禦尚可從容矣得未及一日而祁門復報有兵又從鄱陽浮梁而無者兵稱沐國公緫無鳳督名號合郡不知其兵之與婺路是分是合而但共指以爲姜劉謝李入婺之票萬一果爲眞兵則必無復分兵到祁而又別異名號以兩路並

入之理則此突爾到祁者之爲亂寇乘機乘兵之南入而因西入以取事固萬無可疑也今若認祁寇亦是黔兵則是分兵別號而兩路並入眞爲攻城襲邑之事也若以入祁之兵爲前隊而其後于樂平者爲後隊樂平報文抄姜劉謝李之脚面固現存也餘干進賢萬年樂平德興婺源休寧徽州繳其中斷絕無鄱陽浮梁祁門字面也謂從南路婺源入而兵乃忽從西路祁門入則是多方以誤衍爲此明修暗度之舉也紛紜雜沓欲百姓之無驚懼其可得乎旣驚

懼矣而無堵截而輕放其入其可得乎旣堵截矣而賊必衝殺而過聽賊之殺而必無殺賊以自救其可得乎且令鄉勇協力堵截令鄉勇協力鬭格令鄉勇扼要堵剿皆上臺明檄具存此大義應爾而今反以爲罪是掌兵者之心如欲　朝廷明令於天下自今郡縣有鬪賊至坐而待死旣已不能相結禦勢必不可計惟逃與降二路爲有司鄉紳至便之計以爲士民倡而一切惟聽城破邑陷民無子遺賊屨所欲委棄而去之將惟掌兵者之前歌後舞而入得空城以

稱大捷報僨覆而後可其意也總之此舉斷乎不可以不力爭若不力爭是非而外則徒牽累乎以爲分徽祁合郡之過內則徒卸百姓以求免官紳一身之禍不孝亦能犯掌兵者之鋒而以其身殉耳不孝以爲時事至此士大夫當臥薪嘗膽爲　君父收拾民心固結民志使現存疆域鞏如金湯則已壞土宇易以料理而挾一人之私鬭不急之恩怨多方摧殘菩地極力魚肉若民若惟恐其旦夕之間不即潰爛者不孝之心與此公之心　天地鬼神　高皇帝在天

之靈實式臨之入祁之慝乃貲縣所不聞貲縣止當一路震鄰之警報而未悉兩路切膚之危懼恐台臺言之不詳故復備言之惟台臺職在本兵幸爲江東南式加詳慎區區一郡地不過數百里人不過百餘萬何足爲　皇上深惜而一个孤臣敢懷梓桑之私向當事力爭耶惟台臺圖之

鞏固現存之疆域收拾未潰之民心而後已潰已破者可次第料理于此有確見胸中故知淮陰擅下之言與武侯茅廬數語當日初非高論只於事勢見得明白自不至僥倖嘗試

與撫臺鄭公祖　癸未

敝郡禦賊一案重煩祖臺廑慮其事顛末前已備陳續得錢牧翁顧瑞翁手敎備感祖臺爲地方綢繆盛心而猶復陳所未盡者以事關確察速奏非據實直剖明白辨別則終屬含糊以祁門所指不獨當日實見以爲非鳳督之兵並至今日讀鳳督疏叅而愈以確證其非鳳督之兵也鳳督疏未所失之兵惟監紀李章玉所報姜劉謝李四將之兵此外更無別兵而所據以飛叅徽祁者止據唐太守三月二十五日申

婺報四將係萬年樂平德興婺源之牌而此四將一死於樂三禁於樂全軍盡殲則黟兵起釁之係與鳳督之所爲呼憤告哀者止當問諸樂平至入祁之慝則浮梁報文止稱沐國公兵叅兵將無紀律故兵入而賊因與之俱入實不解兵爲鳳督所募而妄意黟蜀沐國封地遂目稱沐國公兵故祁樂同時被兵實是兩種但容有兩路並作賊之事而決無兩路皆是兵之理今混而一之因之藤葛使明其爲賊誘與不誘俱不必深論而即誘殺二字亦殊不倫當日不惟

不孝雖未至祁而以二十九陛辭得辭益自二十八
之朝至暮自祁東塔兒頭轉鬬至祁城下凡三十里
不下數十合初非有居民敢相率迫上祁圍而攻之
也是日黎明賊馳突至塔兒頭見百姓扼險相堵急
縱殺數十人以爲百姓必畏死紛走而不知其反相
激奮死遂轉鬬至祁門耳乃兩命相角勢不俱生安
得有誘賊拋戈投甲之事豈其樂乎憤殺之目四將
或被樂民誘而拋戈投甲以爲樂民殲者耶尤不可
不辨者徽祁變生倉卒翕然而起者皆子捍父弟捍

兄親戚衛親戚之民也其祁以爲鎮兵荼毒甚切
鄰各自設備原無主名是日聞賊將壓忌禍既切膚
共相救死亦無期會此豈可名之爲兵而況又復爲
誰人所募之丁哉故今日之事要先辨入祁者之是
賊非兵再辨堵賊者之是民非兵名稱其實則議得
其平以此入告情形一一如覩即使咸皆覩之題覽
前疏眞如夢語方自悔之不暇而能復再爲欺謾聖
明之語以徼幸再激聖怒哉伏懇祖臺念聖明一則
確察速奏再則確察速奏之意得蚤賜昌言幸聖明
蚤裁奪一日俾地方蚤安一日之心所全無量頃聞
獻賊破長沙過江右江右之人最無固志矣惟祖臺
念之

與陳雪灘 癸未

憶戊辰巳巳同亡友劉與鷗坐台郎閣台臺縱論天下事言猶在耳直彈指間而歷年忽忽已十有五時事歲異月更眞不堪回首也別後虜寇交訌大江以北遂無寧宇而東南粗安一本之限視若天塹自去冬逆虜深入今春大賊南驅亂兵東還縱橫江湖如大骨梗喉使當事束手遂致全楚盡殘今且漸逼江右賊勢如此天下事引領而望台臺久臥不出而圖吾君不孝向以爲蜀道遼遠通問無繇而不知

其近卜居白門也敝郡有今春三月之事不幸以遭際嫌疑開罪於壽春當事友人遺書淮北以爲台臺固當事至交也且念不孝實甚固不可不就台臺一通其本末當日入祁諸衆敝郡以爲寇而當事諸將佐以爲黥兵當事亦堅信以爲黥兵敝郡諸當路重違當事不能不姑以爲黥兵然覆讀當事疏事固易見當事初疏據監紀報遊擊劉玿珽謝上亨姜美李華玉四將統頭目衝鋒八百餘人假道祁門祁縣官接濟四將於教場安宿與推官金翰林領兵到祁謝

將官自刎而亡生擒姜劉李三將而且云其人在祁門城上親見明白及見樂平印信詳文在徽郡縣諸人知有確據決不可復誣則乃再飾詞以欺當事曰劉玿珽等在樂平雖非祁門所殺然更有范成曾分兵一隊入祁門是祁門所殺而當事亦再信之以再入告 聖明度言者必飾以爲初報時殊不知樂平事也祭四月巳有鳳督牌行徽州府官吏馳諭樂平官民人等又五月二十四日六月初四日有鳳督兩牌行饒州府提取劉玿珽等安得至七月初二日因

鄱陽武生程高選得玿珽等急報始知樂平之[illegible][illegible]當事讀書學道君子必不忍欺 聖明而其前商[illegible]空諸將佐所僞爲則是諸將初非不知樂平之非也使其初誠不知樂平之事則及其知之而自不覺明告當事以謝而何恐再坐以范成之兵令民間告人殺人者先懸坐以殺人之事而後徐定其所殺之人令日曰殺某人明日則又改曰非殺某人乃殺某人必以爲不可信況人實被甲殺而初不告甲殺故坐乙殺及見甲告然出認曰人實甲殺而必不可誣則

為之辭曰此人雖非乙殺我仍別有一人是乙所殺則乙之實未嘗殺其人而始終必欲坐其人爲乙殺之情大彰明較著矣當事猶再信之耶度其人又必以爲玿珽等中路與范成等分兵而彼又不知也疏稱劉玿珽等爲題奉　欽依遊擊將軍而范成不過都司又未云欽依也監紀當日在蕪湖報鄭按臺惟劉謝姜李四將據疏述監紀報當事亦惟劉謝姜李四將而范成則絕不著其姓名也而疏所述玿珽等稟詞稱范成分兵一半嗚呼四欽依遊擊將軍者姓

名統兵者而止統兵之半而一未欽依絕不著姓名之都司頓令統兵之半當四遊擊當事其信之乎又監紀報鄭按臺稱委劉玿珽四將持令箭督押九江是四將奉監紀委也據稱中路分兵又係四將而監紀不知是范成又奉四將委也委人者四人僅其統兵之半而委於人者反以一當四當事實信之乎監紀四月初一日舟經左營至蕪湖未嘗不戢馬蕪人萬目共見而四遊擊必與監紀分行爲說曰畏左營馬也乃一都司又必與四遊擊分行至於各營之頭

目所以分統各營之散卒勢不可須臾離而曠日持久又必與各營之散卒分行致令水行盡散卒而陸行乃盡頭目生而難掩者皆曰散卒死而易飾者皆曰頭目當事其皆信之乎又謝上亨失事半楚不惟奉至祁門亦並未至樂平監紀曾報鄭按臺四將內稱謝實謝上用及報當事則改謝爲謝上亨恨不將二千里外失事者盡坐徼人而後甘心當事其以斯人之言爲可信乎其初辭之不可信已若斯而其後之相比爲再辭者又復可信乎一謝上亨之飛誣已

若斯而其餘妄報諸親戚之死於未徼餉者豈可信乎入樂者尚不足信而以爲死於人祁以故激怒當事者有一可信乎嗚呼此敝郡人心之所以反覆鬱結而終不能平欲一白于當事而深苦無路者也今無間入邪領寇者之果爲黃姓絕不聞有范姓黃賓發人而亦絕非黠人縱令萬一如所云或有范成或有一二黠人竄其中也者而稱將而遣檄者劉謝姜李四將也以劉謝姜李突如其來總無確據之飛檄尚無錄察詰乃以檄上之姓名而又絕無一人爲此

以何神見遠識而當日便勞空附會強諭百姓以爲亦是黥兵也又祁婺雖皆徽屬。而分西南二路。入婺達徽者。自饒樂平德興而來。初不復至祁。入祁達徽者。自饒浮梁鄱陽而來。不惟不繇婺。亦復不繇樂平。乃廿四日劉謝姜李之牌從婺入而廿六日非劉非謝非姜非李之兵顧忽從祁入。非分前後次第以行實分兩路而並驅以入者也。惟是攻襲當有兩路並作賊之事自非攻襲決無兩路皆是兵之理嗚呼此以何神見遠識而當日又能無端懸斷以料驕帥叛

將之心遠恐料當事諸將而決以爲兩皆黥兵也當事特見責以爲不孝鄉紳總不當多事而弄兵嗚呼彼譖人者。既牽祁門出而六百里外之姜劉謝李誣爲已入祁門。逢引祁門入而百五十里內之吳推官金翰林誣爲已出祁門。而兩邊相殺以御當事一府之聽其說如水滸西遊。似夢似幻而當事者既不幸信其言。則亦安得不見責以爲多事夫二官之未入祁門。此江東南所共知也。今當事者既知祁門六百里外之姜劉謝李原未入祁門則祁門百五十里內

之吳推官金翰林之未出祁門亦不必辨。而祁門之衆。妄歸二官者。不過以今春搶亂御約守禦之事。適司李署休篆。急爲地方圖之。不孝贊之。郡六縣皆行之。已而鄰郡亦相效行之。以爲當日不先行此鄉約守禦之事。則郡人心不齊。郡入心不齊。則必無祁門三月之衆。郡入當將危將亂莫必其命之時。一旦安靖。如出湯火。閒追所繇。以爲先事豫防之力。妄歸二官。二官何與焉。今守禦事空具在。當事以爲多事。不孝亦何能不以爲多事。當事亦一察不孝以病歸田

棠　恩綸五被。而苦不能留。既以侍兩老親奉　朝命兩補官。而力必不能就。當事視不孝果多事而好兵之人哉。不幸當逆虜深入。闖賊披猖。大帥南遁。賊楚公行。鐵輔受屠。陵京震動。而又奉當路流土叛逆僞稱勤王、偵得賊情、有議搶　金陵而直窺徽寧蘊骨之檄。屬在臣子。一念　君父。病未及死。其能晏然而處乎。與合郡有司、合郡士大夫、呼集郡民、宣佈聖諭。共明大義相與各衛其井里。即以衛　皇上之封疆。而居嘗荷鋤。急則制挺耳。除　君之賊。惟力是

視。嗚呼。豈料三月之杪。突有邵挺等黠兵將欲入獄
而發於樂得隙絕此嫌疑。恐寧以郡受禍。勿以身攖
訟哉。或謂當事者實高明未嘗盡信諸部將之言而
但以錢糧無銷之故不能不信四方所傳敝郡之虛
名則其勢不得不取償於敝郡取償於敝郡則其勢
不得不移責敝郡之有司鄉紳移責敝郡之有司鄉
紳則其勢不得不顛倒其說其情亦有大不得已者
嗚呼此亂坤何等時 主憂臣當辱 主辱臣當死
此固不孝等不欲身榮不欲身生之日也苟有利於

國家何暇愛其梓桑而今[illegible]上下 [illegible]心必欲更張
則其勢不得不為郡人辯白為郡人辯白則其勢必
不能無盡此事之本末盡此事之本末則其勢必不
能無彼此是非之爭 孝陵神京宛然在望誰非臣
子其忍不固民志以壯扞衛者曰減令江南北剝削
盡得如徵數十同心協力過諸死賊令不得因流勢
自竊威固[illegible][illegible]以報 聖明為力亦易[illegible][illegible]此心
高皇帝在天之靈實式臨之錢牧齋宗伯移字見教
有謂不孝當平心易氣以天下心處天下事[illegible][illegible]

盈執奏者之出于不獲已。以同舟遇風胡越相救為
心。則一切葛藤。俱可一刀斬斷。此封疆之幸。 國家
之福。非謂人賤媒之私等語。不孝讀之起敬。不忍不
心佩。聊略佈其誠。惟台臺亦諒不孝許悉展辨者之
出於不獲已。尤甚于當事。則江東南幸甚。而不孝自
今日一白台臺以後。亦謹絕口以聽矣。臨書可勝馳
切。

本末具在是非昭然雖有障天之手亦屈于理折
於詞矣總錄此一案在此步步實在彼語語虛故

立于不可間以攻人之多間滿盤勝着皆在我手
復何所置對乎然覽一篇之中忠愛之悃足以變
天地而感動物則又非徒嘵嘵其音欲取彼譖人
而投之豺虎也

與馬瑤草

不孝少徼父兄師友之訓讀東西兩聖人之書大事未明赤心徒在恭遇閣下當五百年可治亂之時以大丈夫能將相之事天鐘間氣人號再來不孝生幸相值不自公先不自公後顧得同天地日月而處乃以時事多虞致令機緣不偶鄰患薦霆擬矢值在弦之時夜戎急號聞雷無掩耳之候雖兎爰雉離實觸飄風之尾而先張後脫亦蒙未雨之弧所幸君子無我死如日月之行細人有言不竟將軍之隙賢不相

戹過且知仁豈謂十七年之春乃有亘千古之變罔恩深厚十世如新宗社寖長一旦有主惟閣下為
先皇久樹之人佐　今上必受之命立談定難指顧中興不孝以臣子交憂之身急若相造命之祝雖獨處於苦塊實望切乎雲霓豈不敢規尺幅一圖上書左右而每當挺筆佇思復止豈其尚有疑情與抑淑漠遠懷未易書傳而今日征月邁水落石出愈知閣下之深直恨通書之晚也不孝居恒恒自念度天下大物定天下大事用其心經營天下必有大心爰自釋羈即知念亂時時注意當國囑目高賢彼畢之則一飯不忘雖眦必報及高之則好同乃庸惡異即斥不禁永嘆獨自念言天下事俗人既不可與言而淺人又不可與深言鄙夫既不足與有為而小丈夫又不足與大有為天下事其遂已乎遂可如此泰然斂俛天幸終無事乎不謂天下事已遂有今日也伏見閣下不惟才美兼以道援已溺已飢身救時難無驕無吝力希古人羔蔺後私而急國李郭解郤以東征蜀武唐鄰蹇蹇謙讓惟開誠而布公亦識議以寤主當

乎今之世而篤行此道心長無艮力沛有餘其不在閣下乎天下有志之士行欲有深言而相與大有為也舍閣下其誰與歸鄉者閣下於不孝初無嫌怨狩不幸事勢相激致一郡存亡歸於不孝當日情形事理有不能不自明者而不知者不知其不得已之心而以為辨也夫好辨以求勝不孝實不為也今不孝於閣下亦無瞻顧而深痛大難未夷舉天下安危係於閣下此時喜憂交併有不可不自通者而不知者或不知其不容已之心而又將以為謟也夫謟人以

自益不孝亦不爲也不孝靜觀恒情苟爲身圖則無
不爲家計彼度不定一家則斷不可安一身焉故也
今士大夫少知遠慮縱不能懷大聖賢以安天下爲
恍之心豈亦不知存安天下而後可以安一身之想
則雖越在草野落落無安天下之責而日夜仰瞻朝
堂一二能安天下之人義實同其休戚情何減於肯
肉况不孝夙受
先皇帝知遇無荷大君子遠炤今不幸山律風弗出衙
恤而入靡至不能以其身請自隗始用章閤下之大

乃復逡巡却慮無自外之心有自遠之迹妄使苹情
古爾猜度或謂閤下尚未大釋於敝郡而不孝終不
能歸誠於閤下以一人之迹而府天下之疑將恐以
一郡之事而散天下之勢非不孝疇昔所奉敎於君
子願學於兩聖人之遺訓也惟閤下鑒其區區昭示
德意明解一郡偕之大道一心復
先帝之眞仇全力定中原之大業語有之山不厭高水
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不孝臨啓可勝瞻切

與黃澹巖 乙酉

捧讀來諭反覆開警、不孝豈不感亮年翁及政府之
心、而恐有疑阻、惟是郡事之初開罪也、實以[illegible]二細
人傳鬨之言、及補斜樂平、則郡人傳讀貴陽書、有樂
平之事、業已補牘、祁門之案、自然解網之語、自後貴
陽書牘、稱郡人止云過、而不云罪也、其明恕如此、所
鈇然者、郡人未及一謝過耳、今當國而郡人將望愿
有加焉、蒙年翁傳政府指、而後爲善巧方便其間、太
守不敢不以偵人應命、至申文年翁、轉申閤部、此去

夏台敘情節應爾、郡人不問[illegible]敍之疏論此事者、二
年於茲矣、又郡議賠補、勢不獲[illegible]者三年於茲矣、郡
人信年翁去夏之言、如金石四時、故飽奉命、而忽
得按君疏論、儼如今日題奏、而重新立案、而誰能集
郡人而家諭戶曉之、以爲是回奏結案也者、追念
先帝諸未了大案、如平虜、如撫闖藏獻、悠悠蒼天、誰則
結之者乎、今 皇上御極改元之初年、固當舉中興
盛事、將相大業、入告我后、而亦何必瑣瑣摘此三年
前兵民不幸之事、屑瀆聖聽、凡不孝拳拳寶痛心爲

相君相君身任天下不孝弟之所痛心爲相君者寔痛心爲天下也假令天下萬一更有故區區一郡雖獨完固亦何以自存而謂不孝弟鰓鰓爲一郡計分微分黔各爲畛域較量利害於尺才之閒弟雖至愚亦不忍顚倒至是不孝弟久欲謝人世幹辦已躬本分事特爲兩先人在堂故遲回今一切無所牽絆拜書之後亦遂長辭以一郡托身任天下者惟閣部共黔人一體收之去夏蒙年翁傳貴陽語與不孝弟商時尙以賠補爲難題而秖令地方認過不孝弟慨然諾而聞者紛然異辭各掉頭去不孝弟亦不復告人而獨白年翁致謝貴陽年翁豈隐之乎往年不孝弟之疏揭論辨也實當貴陽疏參嚴旨分下之日續蒙

聖恩兒原不孝弟遂寂無一言而且偪友人數通意今茲爲郡人謝過之懷實在去夏六月奉命年翁之日不孝弟自信三年內所以交貴陽者雖離合通塞之故迹若迭變而區區大公無私一體相成之心固亘三年如一日也不孝弟之於貴陽共亦可以無愧矣

金正希先生燕詒閣集目錄

卷之六

序

送王子雲遠遊序

子雲忠臣子。今窘急且不能自活而糊其口於四方。四方人知其縣。念子雲尊大人當時若非堅意殉國生死間稍稍能自謀子雲亦何遠爾恐自今以往天下之棄其子孫以從王事者將寥寥也子雲且休其勿遊乎哉雖然子雲不遊子雲則端坐而餓無已矣有先人遺廬可半其值以沒于富貴之家。之二者吾知子雲不能從獨子雲不能令天下之嗷嗷囂囂淵憲自命者余皆知之且余既拙不能為子雲計何以

勸子雲勿遊也子雲行矣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何人不識君有能為吾子雲計使其三年內無復母弟饔餐憂者其必勸子雲勿復遊耶上則為文成矣亦不失名山吾師屺瞻先生之許吾子雲者蓋若此也。余尚憶斯語也子雲念之。

念其遊勸之勿遊又不能勸勿遊終勸之勿遊低徊感慨無限深情

送王樗崖父母序　丙子

世俗之人大都習諂稱其德不以周孔頌其官不至宰執則目為戇而有艴然之色已則欲之慶人亦然夫德行存諸其人之身而爵位出于　朝廷人乎何與而往往稍頌者若有以贈當稱頌者若有以受舉世習而莫厭其不誠此其在閭巷相徵逐譏咲寒溫間。宜無足怪獨奈何以鄉士大夫而為文章施于其仁賢邑長君侯之前予不恐為也使君初識予京邸已而官此以予為可友而時下問予愧寡學劣識又

習懶癖負使君意多矣若使君之于予邑則庶幾其無負乎今君侯之令閩廣譽既被日成與揚其前而無以益則不若期其後而有以厲與揚其前而著君侯之如是勤勞以致今日之有成則不若期其後而冀君侯念今日之有成復有以自勸也此予之志也

且夫君子之學務求其是無往不學則無往不然而何況于居官任職或日譽之而不加勸非之而不加沮則或又曰譽之而宜有勸非之而宜有沮予以為二者皆訊一則僻一則弱君子爭于實而不爭于名。

攷古實字亦通作寔此求是之義耳如此則譽亦勸不譽亦勸非亦沮不非亦沮如此則今日之事今日之言何足以爲君侯有無哉失爲民父母而必不恐其民以重得罪于親戚交遊寧不及于　功令而不恐鞭朴以取盈寧使我亡聽獄折斷之聲名而必實使斯民之無訟此皆長吏之大節也餘卽有至有不至何病嗚乎今之長吏稀望愛其民矣豈惟愛亦無長焉者矣彼以是蚩蚩之口失之不輕而得之不重也則盡相與致力于其可以轢重我者而致力之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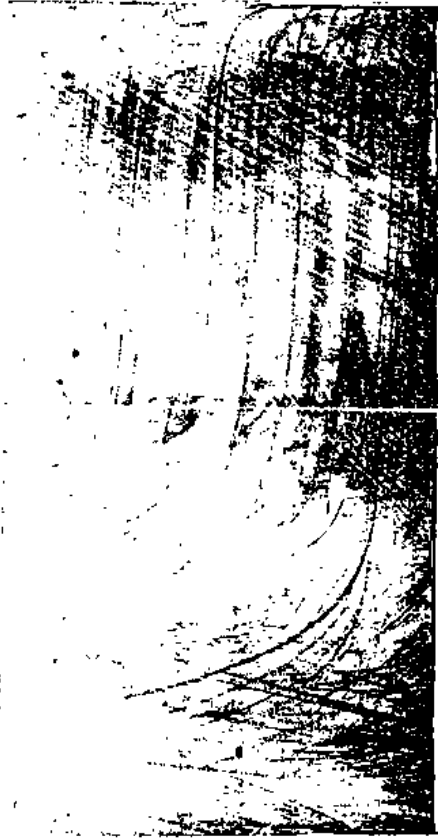
還不過取償于吾民故其心臬皇然惟恐斯民一日之無訟也而或且多方以使之有以是爲有能又況于　功令所急之賦爲職所應赴者乎而今使君莫不一一反其所爲以世俗急富貴之人而當使君之地以爲使君且殆人稱爲令難若此者誠難矣而予皆置不具論不暇相勞苦乃復爲迂濶不近情之語以進以自附于古者贈人以言之義夫古惟仁人可贈人以言而今之贈人仁亦以言此願不類要于義不大悖且受其人則幸其人之實至乎是又幸其人之吏通乎是固令人相與之誠而亦不盡出于好古也

文有薑桂之氣令讀一過汗浹沾背不知寒熱之在其體也

送魯四尊序

使君於是再攝篆吾休以去矣君之再來也百姓欣於前時今茲之去戚亦倍之予曰君茲去去之郡也尚在郡曷爲其若是戚也異時去而之朝也則如之何或曰雖在郡不如縣之近而親也又有異焉公在郡民畏之在縣民愛之公昔到縣畏中得愛今茲來縣愛深忌畏雖昔之得民未若今茲之深也今之不能不去之郡及異時之不能不去之朝民皆無如何也然而不能不戚吾觀君才器無定隨地咸宜其在

刑官則刑官矣署而牧民又民牧矣吾雖同籍而相聚日罕吾眼又迂鈍吾初祗見才大耳已而見君心深已而見君氣義之微於君臣友朋之間既高且朗不以内外存亡貳真古之人也吾昔知君未若今知之深也而況於民乎吾聞之仁人君子贈人以言其爲百姓稱譽盛德歌咏青澤以明好惡之正致感慕之誠爲後來者勸則因以頌其爲知已関心而有所懷以佐其不逮也則以規若予辱與青海交頌則近諛若規則予之迂鈍其不足以益清海甚明也而予

不能無言於其行也則爲述此中人心及予交青海以來相知之日淺而深若此以見人之難知賢人之難盡而青海之精神自玆以往未爲予知者方無窮已青海往來于司李攝篆閒日無暇晷今少釋矣竊不自量欲以閒時及青海之未爲天下事先天下而卯青海得盡其才之所到以爲快青海其我許與

送張四尊序 戊寅

邑與歙兩邑人多賈。務故不得不賈。非誠善賈天下見其賈也。而以爲多財。窟於此者甚苦虛名。他若猶官者受之。以黃山白嶽爲云而至止者。則邑人若之也。每一客至則市無業遊民蝟集衙內外鬼神蠅走中家最少亦有七八戶立破邑民吞聲而已又催輸之政邑最爲奉公大都里役之有家者間或有卒先充納而實不能盡然當事者既不察而又有其人利於輸納之不及期官刑之不少貸得以便其私而從

中取事者又從伸急比之說而不欲以節日以急而日以困身役者至貸倍稱之息募役者至倍輸官之數而猶不能無大缺額而當事者猶誤以爲民頑嗚呼邑之人衣多布素浣濯其文綉不能及吳越十分之二非最大家食多粥或十日舉一飯或直月舉一肉其美食飲不能及吳越十分之一獨有入其境而見其村落有聚廬舍高峻牆塗白堊不知其以地狹故爾得架閣而居若夜航舟構一廬得倍廬之若非能費財而高也垣既隨廬不得不峻長水浸而易圮塗白堊以禦雨非能費財而飾也民好義畏守令客如守令畏守令左右亦如畏守令畏桁楊如畏刀鋸顧其身時則不復顧其家而傾橐非能有餘而傾也賈多在中原江北數年以內流冦所到邑産殘焉是邑之人無歲無月而不被冦邑至今日幸無邑矣以余前所云二者豈堪命乎丙子冬錢塘張使君司李吾郡而來攝邑篆錢塘去吾邑數日程一溪直往來百姓初不見使君有一客也征輸及額而未聞鞭朴聲也此皆入骨之恩而莫之省最往在長安

見一先輩言方今爲守令者必如我所自律切切而求其一意廉潔愛民無一可議焉甚難苟能自立無使倚守令以害其民者之實繁且多即以一郡邑舉一守令猶易供不然而空有心操於地方何賴斯言也余未敢以爲非如是則置使君之他善治一槩勿舉而但錄此二政以放吾邑之人心吾邑之人猶世世勿能諼稱述不能去口也而又况使君之他治如與人所頌有未易一二更僕數者乎

指陳將敝淒惻不勝爲民父母亦可以少念矣

送何二尹序 辛巳

邑方多難、賴仁明公祖父母戮力夘翼、需才方殷、有二尹如何君、而不得留邑佐治、邑父老人士日相與咨嗟慨嘆、徬徨奔走、而互相詠責、閧何故而不竭力圖所以留尹者。尹離蜀十餘年、念母心勞、即日賣刀市書、典弓鬻衣、而徒步以歸。度其勢不可留、即得請于當事而爲 題留、尹亦必不留。尹已决歸、而邑人日徒咨嗟慨嘆、徬徨奔走、空望其留、而畢竟端視其賣刀市書、典弓鬻衣、徒步以去、而亦何以爲心。嗚呼、

尹生西蜀、去吾休六千里外、[illegible]令而來。尹此乃視邑如家、邑究盜如其家究盜、患苦如其家患苦、而險難罔顧、怨責不避、以實爲吾邑人撥剔疏决。而入則未嘗取給吾邑人一錢、出則未嘗煩享吾民間一飯、終朝饘粥、并日菜[illegible]、而竟從吾邑中棄其官、今賣刀市書、典弓鬻衣、而徒步以去。此豈其有夙負於吾邑人、而今應乎白爲吾邑勤勞、而吾邑人宴乎白而坐受其勤勞若此、以爲吾邑上自士大夫、而下及徒販少有人心者、皆於此焉動念矣。而少有識者節必于此爲深念矣。雖賢者夙負高志、自不屑意、而自休達蜀六千里、道路上見者聞者、其當以吾休之士大夫爲何如人、而父老人士爲何如人。雖今日仁明公祖父母、其勤施於吾民也、初不爲報、而夙念尹居官任職、苦其身以爲吾邑民如此、而今冷眼見吾邑民重利尹之留、而不利於其去、畢竟乃以咨嗟慨嘆贈尹六千里之行、而坐視其賣刀市書、典弓鬻衣、乃如此。其以吾邑人爲何如人、其不視吾邑人如艸木如鳥獸、而雖有深愛厚仁、不無亦少觖然而冷拋

然而淡乎俗情、貪貨利、偉廉節、而見尹旣如此。令邑之人爲尹嘆惜、而亦徒以嘆惜如此、其不益偉廉節如登嵝山、而趨貨利若赴流水、邑人士志習、其得不日以劣、而民心其得不日以偸。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吾爲兹懼、謹告長者、維桑與梓、共深念之。

重巒叠嶂中有飛流湍激之勢、置之昌黎集中、竟復何辨。

蜩笑集序 乙丑

制莪薄技也而才人出沒焉造物之生才也實難然才人出而間物爲之不寧彼不幸而有才矣其於文章也言昔人之所已言則死不爲也其言出而天下不望風俛首而慕效焉而以爲平平也則才人恥之其言出而天下望風俯首而慕效焉而效而遂肖其所爲不敗也則才人恥之故才士之言不見於世則已見必使人效效必使人以醜備獻其醜萬狀醜日以甚效日以衆效之既厭前者去而後者來則又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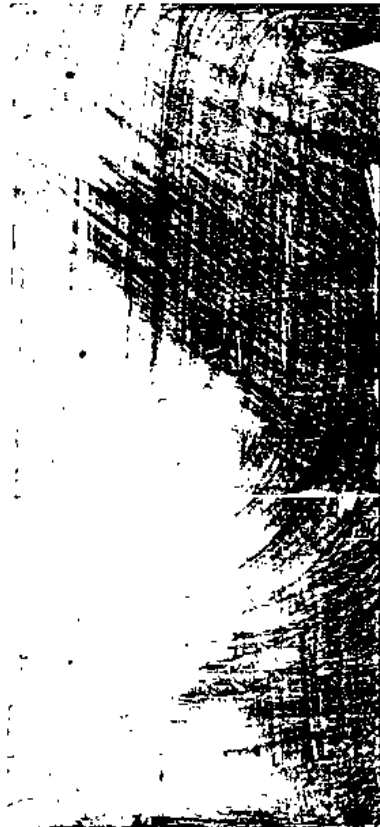
燕語閣集　卷六　序　十一　蜩一

其舊而新是圖如大師屢易軍號效更旗旗火鼓之倏東西前後而莫知所奉也如從戶請改轉易無時師旅所過人畜莖擾匪不有家而不獲安其居也嗚呼士之生於坊刻爛熳多聞多見之[illegible][illegible]以從事制莪者何其不幸與雖然不幸不才矣不[illegible]不效才人之所爲效焉誠醜顧其人卽不效何能式不效而并不能醜則曷如效而醜也而氣生短僻又復矯矯以號于人吾誓不爲此夫作者誠不必其盡至然亦必能之而能不爲今實未能也而諉其不能曰不爲不

爲則亦已矣又復棄損而更走于大不堪者以自命以爲珍錯之非常食也而反而啖其宿酒敗肉嗜又甚矣非其才效不效兩何當哉夫人之生有能文不能文能不能亦各若其天也使之或喜或怒或狂或癡奔命方命得利得害以醉夢於帖括中而身無寧歲歲無虛日誰實作之崇耶悲夫才人不作亂何至此悲夫何其無慈祥愷悌之心也

是科號稱才藪而轉相倣倣自月日作嘐語者正復不少得此喚醒

燕語閣集　卷六　序　十二　蜩二

讀因清輿記跋

因清輿記者何記當湖陸公來守新安數歲中諸教牒獄辭及他詩文并所被聲聞一切有文字可記者也記之者何郡輿人念公將去及公之未去搜而存之使勿逸也何以存之不能忘也公來守吾郡於今四歲余屈指計見公自公辛未下車已而壬申春侍老父鄉飲酒及今歲諸長者以議防寇咨相呼到郡入見公共三度耳余見公亦罕矣然每見則坐我春風中令我自醉已時時聞村叟市兒共傳說公政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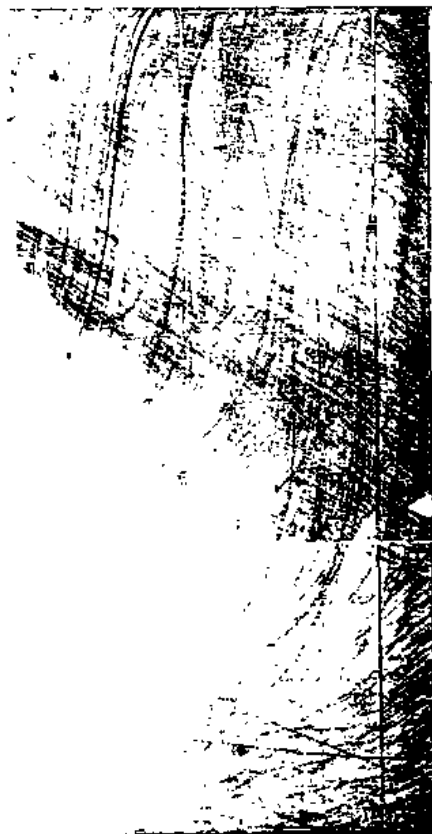
則使我樂聞如時時面不自覺其稀也而公亦幸寔我格外不見我疎簡公豈俗吏哉公來守吾郡且四歲矣例當久得遷而淹不遷爲民累也嗚呼守令之難爲自其能者至于應功令及格而已才竭氣索矣況更有餘力圖及其民焉者若所謂不爲俗吏或高自標舉能跳簿書外稍弄翰墨無自瑣瑣斯爲韻耳至於積日累俸則與且暮祟滕執背悵重總人命不作時賢之心而全　聖天子法外派意真若古商人之爲豎諸一切務爲靜以安人莫不稱是乎吾心服公矣公以愛民故累不得遷民不忍公之久淹而不得遷也公一旦遷卽舍吾民而去民又不忍公之遷而去也豈敢謂使來者之遂無賢守也卽幸而繼安得如公之卵翼吾民久而相浹若今茲乎吾又有思矣古之爲吏至長子孫若良二千石著卽入爲三公及宋而宰執牧守猶或閒更迭爲之　國朝初尚有太守以得民故留郡數十年歷街至鄉貳乃召而去惜乎久任之說士大夫多條具　聖天子屢詩勅而卒莫之行也誠如是公撫民且有歲年何用急爲公

成此編或曰更久而公蹟後且不勝紀也或曰更久則深閒醇無爲上下相忘或無可紀之二者皆不可知而皆盛事也噫安得見哉

任澹公青鳳軒稿序　辛未

得道應須慧業文人以深心故其心深也其術仰出入縱橫曲折之處皆若別有徑路杳不與世人相涉世人畢竟莫能入其中也莫入其中故乃獨處其中以自通自塞自晦自明而因以靜觀百物之通塞晦明以自愉也夫物之不齊舔來久矣吾獨有心而獨有眼而或佛我而或魔我而或牛馬我吾皆不顧而獨以吾之去向人皆莫知爲吾學問之得力故以行事則多顛倒不可解以爲文章則多湯滅不可讀夫

宇宙間自有不可讀之文章患無能爲之者造物既生此一人爲之豈終不復生一人讀之吾不患此蒼天之下黃壤之上終無能讀吾文者吾患吾文出而天下輒有能讀者吾慚實甚吾文出而天下卽無能讀而終不克有一能讀者吾憾焉既生渝何生亮故國士曰無雙奇人曰不偶孔子遊歷天下訪師問友意索奇士見天下竟無其匹而後安心歸也吾此語未敢以告人也吾以告吾澹公澹公文近固有壁罵者有尸視者有居于壁罵尸視之間以爲無用如[illegible]者有立于壁罵尸視之外以爲高矣美矣遇合則難者總其大意知者謂深不知謂晦悲哉夫不遇奈何爲澹公憂丈夫以氣奪人畏而奉我與愛而妝我者自不必同日語不問知不知政恐自玆以往知澹公者且濫觴也大梅云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人深居澹公從此又遠矣深心奉塵刹願共勉旃外間人本不足語此

豪宕自喜大有興致之文

任僊孟文稿序 辛未

僊孟一味好奇予見僊孟垂髫時時巳如墮地虎子氣堪食牛數年來讀書日益多所為文日益富好奇日益不巳嘗謂予此生志願若俯仰天地中間有一事為人心力所能到而吾不知則徬徨媿赧其根柢殆古所謂狂者也昔人謂楊子雲以艱深之辭文其淺近之意此為失言歷觀古今文章苟有奇意非奇字奇句則終莫之見也人有奇心非見奇字奇句亦終莫之發也深入而淺出之使天下後世淺人即以

此語之意如是而止而終莫肯精思費解以獲其意之所有亦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夫奇字奇句造物之所吝惜而不輕以入人心孔出人筆舌者其大者如日如月其次如列星其微渺者如恍惚忽者亦如電如虹必欲輕雲淺霧以自保目光之不奪豈不過哉夫所謂奇字奇句亦皆人所識認尋常字耳但所用之處人不經見則其怪之見謝東山於艸澤揖四皓于朝堂遇蘇子卿於氊雪穹廬之中豈可不深求其意而湧以為不當遽以為無謂攢簇成文一字

一句動煩思索奉之為經則訓詁連篇命之為題則敷衍累牘因此思近世之文非無佳者亦何其太然明白不煩熟讀與註傳也人之智慧有如大海有若浮漚什伯千萬烏足云澹公父子奇奇相繼今僊孟弟才十餘歲又咄咄逼人其來來巳即澹公之與僊孟其胸中奇怪尚未有底也國君聖而文人聚其在斯時歟

乃翁逞意惟恐人知若子視事又恐不知一筆寫出眞堪絕倒

李雨公文稿序

雨公丙子發高魁當事以太奇抑之今春雨公省其尊人繫昌道出黃山出其卷垢余余嘆息而不能言也余嘆當事者尚未能盡雨公胸中之奇十百分一二而遂以此為太奇刃盆刲盆加利弓弛久力愈勁雨公自多故以來所積光怪咄咄應以今生逼迫吐發殆盡亦時節因緣非偶然也當來者未易量今姑發其過去所為文少許使天下見之雨公與余生同年其天分其積學其堅筆銳思皆百倍余而余顧先雨公十餘年幸得科名以去然實余不幸使予不以戊辰困頓于長安三年得歸而南甚意師友竭才參學有日如湖何得踐足岐路遲誤我十年歲月雖終身不第豈以彼易此哉惟我雨公具大福慧雨公歸其以此語并告我魚山

英雄本色聖賢苦心字字逼真

為洪簡臣文序 戊寅

高皇帝初定天下於四海之才旁求博蒐惟日不足真直塞天地橫亘古今殆可謂有道難進不特如今所傳三途焉爾而卒垂為定制三百年不變者爾科也昔人有言上以孝徵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次廉重士則敝車羸馬敗衣惡食苟可以稱上意者無所不至惟文不然惟文而束以淩格代為聖言如制藝體則尤不類他文之可以意為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於色也欲一以窮之舍是無以矣而或不足以得人則承平已久沿流漸習而浸失其意是天下人士之在制科者遞相積相貿以自負制科豈得謂制科負天下士哉近者憤功實之不奏恥在位之不効厭紬文章隆崇德義愆責為舉立行徵辟令天下人心典起蒸勃不可不謂一特盛事其在廷臣所舉凡二百三十餘人而余友簡臣時為孝廉亦在其中未幾而今春丁丑亦遂成進士簡臣篤信好學非有所刻意礪行而自不入將趨俗習自成簡臣其人今其生平所為制藝其在簡臣初不

與今之釣棘其吻靡曼其聲者爭一日之工拙而使隱簡臣之姓字出簡臣之制藝令予讀之則予讀其藝一過而固懸知其品之必賢良方正再讀其藝一過而固懸知其心之必易直子諒也如吾簡臣不負制科矣其自今以往始終不易而復日就月將以無自負其言自負其生平則簡臣自勉之耳憶予亡友劉與鷗戊辰即爲予言其鄉先達有作書誡之曰使與鷗成進士後更三年而猶然今時與鷗者是其與鷗矣既作書謝之而又復道志以告之曰使與鷗成

進士後更三年而猶然今時與鷗者是不成與鷗矣吁嗟乎斯言兩足千古盱衡古今天下事大都俗人決不可以與言而淺人又不可以與深言鄙夫既不足以與有爲而小丈夫又不足以與大有爲簡臣簡臣吾俟三年後再取簡臣之文而讀之爾簡臣勉之爾

知人良不易衡文抑又難素有樹立人言遂不可知言爲心聲行事率多不揜比比然也過聖賢之徒安得不厚望其終

爲歐父毋文序　戊寅

人情所關心繫意之事雖未至而尚不能無慮所用心得意之業雖已過而猶不能無留凡宗孔孟之學入堯舜之道而發爲文章以見高深一日而道知已則朝得雋而暮遂膺官事民社之寄如今之制舉藝乎此何等慧業而當之若泄過之若忘此其人當尋行數墨時必於天下事一無所關心繫意則亦止尋行數墨而於此道必一無所用心得意者也此吾邑父毋歐陽使君之所以既蒞吾邑而終不能忘情於

其疇昔之所爲制藝吾因而見使君天下之有心人而又有以用其心而必不少苟焉者也誠如是是豈獨制藝吾觀天下事未有不悉用其心而能精者也先正有言爲令日必進升米飯勺酒不得入口又一先正稱其作令六年竟未嘗一動念及房事此言官事之用心之說也李湘洲先生云使千夫並處而一語忽得其樂可以忘憂若萬變盈前而毫髮有礙其憂甚於廢食此言文章之用心之說也天下事大抵盡然斷未有不悉用其心而能精者也因是而反證

之則亦斷未有悉用其心而或不能精者也吾讀使君之所爲制蓺而出而告吾邑人誠爲吾邑厚幸吾在嘉魚知嘉魚先達有李康惠自稱其生平歷官勳業雖至大司馬終未有如初六年作令之最爲得意也天下雖大其千縣之道盡於一縣古所謂龐士元非百里才而以判耒陽事之易於判孫曹也此其說實不盡然譬若爲文一句之不徹一段之不透雖不全篇其與全篇之用心有以異乎其得意與全篇得意有以異乎匪但無以異且得更進一說若更進一

說吾猶以爲全篇易而一段一句難也吾讀使君制蓺之精而見使君之用心其於文章則然矣過而猶不忘情而又况於今方身當其事哉吾是以出而告吾邑人爲吾邑厚幸也

賀定齋集序　庚寅

吾閩古今天下凡倡學大儒乃至方外禪宗諸名宿則無如豫章盛者吾自爲諸生在田間見凡郡縣薦舉及筮仕入朝識諸鄉士大夫凡遇豫章則多沉深好古篤信嗜學之君子其次亦莫不敦尚氣誼矜厲四維皦然自姱登所謂鄒魯文學亦有天性適山川鍾氣使然耶抑風尚流傳君子恒相繼而澤不斬也歲在丁丑豫章之歐陽節菴使君來蒞我邑吾未叩使君深而見其言論丰采而知使君之從事於學再

更數月而見其力行辭約崇務敦化及諸善政而知使君之學有淵源乃漸叩之則使君之師爲賀定齋先生定齋師王塘南先生塘南故近溪先生高足也定齋先生有遺集得授自使君而讀之使君太翁重吾公好學篤行與定齋友因以使君受學焉吾乃見使君之學之果有師承有家訓非苟而已也昔二程之尊公通判安南軍事時值濂溪安南掾也睨其氣貌知非常人遂定交而以二程受業小程作大程墓表稱其不繇師傳默契道體近日有識者頗非之以

爲其言出而使天下但知貴二程而忘濂溪抑且不啻爾斯言出而使天下亦但知有二子而初不復知其有先公其實有先公具法眼而得明師以授之而後二子千古也宋學之興也自濂溪濂溪求知南康軍而遂家於廬之蓮花峰下而其後之最突兀而峭拔者莫如象山明學之興也自陽明陽明勳業起自南贛江西卒封邑爲新建而其後之最透頂而徹底者莫如近溪其前則皆豫章地其後則皆豫章產也吾追慕近溪先生甚勤時見豫章人詢其諸孫而今

見使君之人又得讀定齋先生之書不覺心動使君豈非其法嗣耶因從吏使君刻定齋先生集並晉以斯集之宜有以傳而恐其將來之萬一湮沒也以告天下之急于著書立言有身未沒而集已蹌蹌行世者曷與語賀先生以見著書之不如自力學不如自力學而得及門之人也得其人則師資相授源流不脉何患不傳何必當其世而傳又并以告天下之急于發第仕宦而不務念其後人者曷與語歐陽太翁以見當世勳名不必其身爲之爲其後嗣而擇勝師

友師友勝則後嗣之德業成而得時則爲亦初無以異於其身之爲之也太翁兩任贛瑞兩府廣文賀先生以孝廉繇縣遷蘇州貳府聞友人傳賀先生之遷蘇州貳府也將之官別塘南先生塘南曰吾老矣賀遂蹙曰先生云吾何忍戀一官遂不復就今之著書或一以爲糟粕一以爲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要皆不論孟子曰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吾見賀先生矣

前人既去後人未來中間定有所屬此表章之志也

朱父母文序　壬午

今上聖明而治效不臻繇群臣莫及鮮當　上意其所以莫及而鮮當　上意者　皇上治安天下之心勤切而群臣不能也　皇上視天下實其天下而群臣之視天下以為　皇上之天下而於群臣無與焉如此則雖卿相大僚之事吾　皇上亦第如傭工之人計日受直朝不及夕無一人為我　皇上及天下三歲五年之計者而況於彌天生靈億萬斯年之業哉此　皇上之所以數求哲人立賢無方而終不能無注念於天潢之英而吾自庚辰得除目見侯令吾邑而喜且不寐也侯未官而其所為文章行當時確乎其有至性有真氣浮於楮墨之上而達乎耳目之前此殆能如古忠孝至人雖作秀才已自以天下為己任而況乎其居然帝胄固宜出入禁闥與　聖天子朝夕共憂天下之憂而況萬山中彈丸小邑哉然侯至而未始藐邑為邑邑故無事侯初至而每一見則必正色而言士大夫及群父老宜為邑急未雨之防聽者藐藐不淡既而大盜千百入寇兩月之間蹂

躪我西偏郡為震恐賴豫籌遂安堵至於今歲大飢自縣四門及諸鄉倡諸義民平糶賑粥所全活民命未易數計邑民十年以來諸民之業大江以北者遭寇虜產亡其什八邑民既素以虛名罹實禍而於今尤酷烈侯不恐力以其身扞蔽卵莫之侯不藐吾邑而宰一邑如宰天下嗚呼未有傳舍其官而不牛羊其民者侯不視邑為　皇上之邑邑之民為邑民視邑如其家邑之人如其家人如此則一邑不少而侯亦可以無藐吾邑矣獅捉象兔皆用全力一邑而幸蒙侯宰一天下之力無復餘力邑何幸不日而即以一邑所為舉而措之天下不復更舉天下何幸此豈繇於天性半繇于學問而能致耳豈必帝胄哉

所望侯者甚切故其文特攄筴始以天潢之英或能家視天下終乃云豈必帝胄其用意激厲深且廣矣讀之能起人中流擊楫之思

蕭圻曾成西父母文序 庚辰

王文成云、天下之亂、繇虛文勝而實行衰也。嚮者令初下。限延臣薦舉。天下人心栗然大動。群讀一過。爲三大息。庶幾旦夕得見太平。明天子之意。復何以加哉。而奉行者不力。或不盡如上指。反令議者紛如。以爲古道不復可盡行於今。安得盡如吾鄰邑曾使君。使天下皷一日得人之盛。而詆議者之失言也。而洪君政事之外。復以文章著。或曰敦行。聖天子指也。何以文爲。語曰文不在茲。易不云乎。道有變動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文之義何以若是大也。諺亦有言。千虛不博一實。所惡於文。爲其虛焉。故假令言而無文。則亦行之不遠。是行虛也。既虛文則又何以行爲。此前議者之所以紛如。而聲之益以心慕使君也。天下有道。文必與行合。故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而英藻之士。祇行礪節。二皆實。故否則分焉。故能文之子。往往險薄。而篤行之儒。未免固陋。二皆虛。故使君固無所往而不實也。則余于使君。安能無說。而今使君篤實光輝。有用之文。反以薦舉掩。暨吾聖天子追帝步王之概。恐不表章。使天下後世昭然共見哉。

范子詩志序 壬午

余治易應舉於詩僅成誦而實未之學也庚午歸田令子弟受詩于范子曰爲子弟說而余竊聽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余學不覺日長而范子亦因以進于道上下今古集群儒之成乃著爲書命曰詩志實志焉非徒說而已也范子孝友慈諒出於天性資慧絕人讀書學道用心深至自結髮定交以文相友者十餘年壯而以道相切者又十餘年念虜冦交訌生民糜爛聖明獨憂英賢盡瘁而不孝向以已事未明坐糜歲月每一念之背刺頸燃方力求師友痛相規退屈指同志未獲多人而范子無端忽爲[illegible]宗指[illegible]頃命淮陰矣天不祐憐人大禍洊加先君[illegible]方嬰疾一旦厭捐不孝奄奄僅有氣死人不暇念朋友兼病少閒見子共諸生捧持是書長跽哭告披見范子手筆爛焉如生仰天太息不禁泫焉爲之誦黃鳥范子而存也所欲屬范子有爲者未止此不欲其遽以書教今已矣何恐不即爲行世令其精神與天下有志[illegible]見之范子名王孫字子文號廉浙之錢塘人依宗[illegible]

一味切實而以道相成至意真足千古嗚呼世人生相憐死相捐烏足語此

在是集序

兒時聞父兄語里中有先輩吳考言先生學古道日夜讀古人書其執親喪也三年不入妻室時即渴想願以師事而先生已歿恨不及見其人庚午歸自京師讀先生勘定家禮善本願爲刊布至今未及行而先生伯子新著有在是集成書行世囑余爲序余追念久之先生二子伯佩仲徽皆讀父書服父服步父步而佩尤好著書立言其門生有登上第今後學所嘖嘖稱爲懷英先生者是也余亡友范玉孫精毛詩

博宗今古上下漢魏唐宋及　昭代諸名儒而辨其成余幼不學詩自余告歸求亡友爲小子說而余隨聽每病忄聽即如得良藥愁悶中聞之如聞琴瑟嘗歎誠不圖詩學之至乎斯而懷英及孝廉孫繩之輩夙與亡友結毛詩社稱石交今讀是集每一事結以一絶今文人學士所連篇累牘不能了者以二十八字蘊之守短言長言短韻長韻短意長孔子曰吾學周禮而惓惓小于于二雅二南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必達今之學古而必莊語質言聽則恐臥及傷

時而出言露章慷慨激烈使聞未必戒而言先有罪者豈足與深論天下事哉有子在是考言先生爲不死矣有書在是先生之禮書亦不墜矣

夏京三文序 壬午

辛未夏生京三同邵生季萬王生于晉各持文一冊謁余還古三生高古相期目不可一世嘐嘐大言邑市人共目爲三狂生及余見之殊覺佝愗善氣襲人生實不狂目生狂者市庸人相徵逐不信古今原有三代以上人及其讀書則一一必讀三代以上書而其出爲文辭一一必擬三代以上位置而呼秦役漢奔唐叱宋尚不屑又何暇入市人隊作市人語使市人以爲此眞吾同邑同里井人而相安相胥不之驚

異乎三生久不第當事者率亦多知名物色而終未見有國士之遇壬午秉科夏生乃爲邑令君亦由未庭所首拔而後厄爲棘人及秋二生亦鎩羽而歸嗟夫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多見　聖天子求才之殷定何似而悒悒落落不得及其鋒而用之如此類者又曷可勝道哉夏生勉之矣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今亦姑出其一班與天下相見也夏生勉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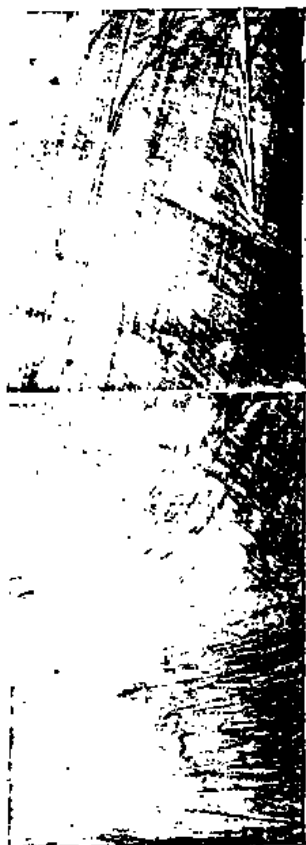
黃石義防序 癸未

天下初病虜不得不用兵以制之已而中原賊起中原之賊非賊也即鄉所特制虜之兵叛逃而爲之者也昔也虜與兵交訌今也賊與兵交訌嗚呼將蕩虜殲賊祗知用兵而不知用民則未有不困者也今江東諸郡方之北幸不苦賊而不幸驟苦賊未必苦賊實先苦兵當事者勑諸郡縣各厲民防守令家戰人禦而吾邑之表表者有黃石諸君陸象山先生曰士而恥爲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嗚呼知用武矣而

不知用士則亦未能用民者也以英士而用其俊民士即爲將民即爲兵自南而北而塞且耕且讀且守且戰天下太平之期日可俟耳

用士一議卓然可傳又補子與氏所未及

嚴鎮暇修社序 癸未

今上之十五年冬、虜入、犯及徐淮中原、賊復張、大師不能支、遁武昌、遁遁而下江洲至池陽、明年正月、賊入承天荆州、二月蹈蘄、三月蹈黄、郡縣之去賊稍遠者。玩而不備。近者震而走。能兵四掠。兵與賊交訌。新安諸郡、頼諸當事賢守令少有寧宇。厲諸子弟以隣覆故。無敢暇逸。團結為社。命曰暇修。各鄉響應。而歙之嚴鎮。地形居六邑之中。有潘以周相聯六十餘人鎮去寨家不二十里。守望可相及。而此六十餘人者。忠孝自矢。不欲以賊遺 君父憂。非徒以武事聚也。走筆識之。

卷之七

記壽序祭文傳墓誌

司李魯公青海生祠記 戊寅

公去而入朝於今且四年邑人之欲祠公者今始得祠焉天下之爲祠如是祠焉者莫矣何故莫或曰成公之祠也雖何故[illegible]皆曰公之去上自士大夫故家巨室下逮秖佃牧竪寡婦孤子無不合口一聲謂我邑之宜祀公也而不知其何以牽無一二人能以其一二家之力奪其一二事之感而牽成之一二日之間者也冬深寒隆日之溫不如燎火之炙人之甚也而甚者不越咫尺溫且普一天下及時之趨長至也

於是天下寒氣盡耳雖夜沒陰雨而嘗燠初不必其府出而煦人也公於邑非有字牧之任也不過視篆凡三來視而通計之不過數月其要勇于爲邑大剗民害而已邑所謂害不知邑之深者以爲是固諸富人受之邑可堪也不念邑倒耗敗不忍言矣且是諸害其自中家而下莫不并罹且中家以下之罹是害也實又有甚能鈎抉而爬剔之則若寒氣盡耳故其受於公者莫不溥也公方去而卜公祠之址定焉今日過祠之址而咨嗟嘆息曰是祠胡不就又他日過祠之址而低徊不能平曰是祠胡以久不就百姓之意若相責也者以爲莫不有所受於公也獨吾君也乎哉乃久而悟相責之適以相推也能集衆未嘗不多如是而且相競會歲大稔刈穫之後不浹旬垂成祠所用人之輸計不下千家其力不能不從旁歎呼贊嘆及其力雖不能而感奮欲輸而以其力不能而謝置之者其人皆不與焉邑士大夫鮮居田間余適承乏當操筆爲記當時公卓卓余亦落落公不我罪我亦不公驥非以同籍之故今有私可阿也嗚呼天

下之利如是祠焉者盛矣吾行天下見有祠處卒問其土人往往爲言初不必盡出百姓之意其百姓之心欲爲其人祠者往往或不得祠有其人見當官未離去而廟貌已儼就不則其再來而臨此地上官而其民再觴而感感而思思而興事或買宅作廟則亦有在數年後者矣故每嘗念言彼有一二人能以其一二家之力奮其一二事之感而成於一二日之間者以爲雖不百姓乎猶其民爲之也嗚呼盛矣

只爲邑大剗民害一節造福殊深文極寫沐浴詠

歌之借而初未嘗溢美所以可傳

燕詒閣集 卷七 記

重建南漳魯侯永慕祠記 庚辰

邑故大父母魯公名點字子與號樂同楚之南漳人也令於休爲萬歷丙申丁酉間蓋公去休而不佞聲始生然聲時聞邑父老坐論間數繇來邑大父母或自公前或自公後至於公則正色莊容其不嘆息至爲流涕往往若大孝子與人常語而忽稱及云父母卽欷歔不自禁者人何故思公乃爾豈其從來無繼公與抑如公亦實大難爲繼也公操冰蘗一介無所取在邑實稱難邑不幸虛有當名而盡吏猾胥及閭

里奸人上及他途異郡縣士大夫之以賄得官於休者次取償于鄉而因搖尾開舌而來從與爲市如彼虎狼等輩從中鼓煽之雖賢者至此初未嘗不[illegible]自厲而其後卒不能無動心而怛惑錯亂以喪其所守故曰公操冰蘗在邑稱難也然于公則非難如公則余所聞先輩言士大夫廉介僅如婦女守身雖曰大節失之固爽於辱人賤行而歷而能全亦必不可以爲盛德不可以畢能事此語在他人未敢承若公則允當之耳公遇士大夫無賢不肖以禮初無所逆億

詢問地方事及民間疾苦出于至誠其以私干者亦不峻絕也而自不獲快其私奸民奮其智豪民舞其財莫不自以能號召士大夫而移動郡縣者獨至公前不知其何以自廢然而止其較士亦然公誠賢相才區區百里何足以盡公之所有亦何福而堪以當公大德而敢望公之後復有如公者繼起而以公爲可以聳邀之君子而得不更生難遇之想也邑志有言邑爲虛名催實禍爲邑民言之也曁其後則官與民亦同受之官丁此者其初殷殷然不知其爲樂土

而其終莫不望望然自以爲大不幸大抵官于此而如公之爲君子者初不失泰然而爲一君子而或不能如公所爲者亦枉自與公相背以徒取丘山之損而初未嘗有分毫之益且士大夫之賢者得公而果可以相與有成而其不肖者亦如獲嚴師而得不至於終歲僕僕與人爲市以爲閭里稱大盡嗚呼若公者豈徒其民思慕焉而已亘四十年而祠之可以爲祠矣嗚呼今之祠皆其官自未遷而驅其民而爲之去一二年而爲之者尚不可一二見也況亘四十年乎于以見公之盛而亦見邑民之醇尙能遠感故賢父母之恩雖虐未敢佚而撫則必后則其悃悃不敢言之意初不盡爲威所刼而後之君子其亦母誤以爲頑而少加存念也且安知旦暮間不有大君子如公者繼起而感觸於斯文以邑民爲可敎而大篤敎之用移風成俗乎是眞不可以無記也於是爲記

令之吏治皆可知矣景彼昔賢眞如西方美人可思而不可卽文極寫沐浴咏歌之勸風諭良殷

建陽令黃侯生祠碑記　壬午

建陽令黃侯去建陽，建陽邑人共爲祠生祀侯，祠成，紀侯德勒石，而遠屬爲文者，新安在夜予金孚也。新安去建陽二千里，何繇而以新安士大夫從二千里外操筆而爲建陽令紀述功德，繇新安人客建陽者歸而告其里人，其所客建陽有令黃侯治建陽治行其卓絕云云，其廉潔而愛建陽之民不啻其家人云云，不孝從旁聽，而不禁色動以爲　今聖天子旦夕得賢相也。雖然不孝則亦何忭而據新安之客建陽

歸而稍告語者，而遂以爲誠然，而不禁色動以爲蕩。令聖天子旦夕得賢相也。噫嘻，今天下之民，其在北者[illegible]，其在南者困已甚矣，二者吾新安兼受之。新安[illegible]中土瘠地狹，能以生業者十[illegible]者，什不獲一。其勞者不能坐而家食，故其足跡常遍天下。天下有不幸遭受虔劉之處，則新安人必與俱，以故十年來天下大半殘，新安人亦大半殘，而相率而胥求衣食于南之諸山海郡縣間者，亦往往而增，蜉蝣長老，瑣尾流離，既不能比昔日之竒徐客輿，而郡縣亦鰓鰓若分疆畫界，相視如蠻貊異國，土芥犬馬，初不屑意，若厭且憎，豈誠有取厭憎之道與？抑時移勢變，且客民易虐乎云爾。不孝時靜而睨此，諸郡縣非無賢者也，非盡不廉潔愛民，以所聞，且亦似大廉潔愛民者，而不孝因愈觸心慨嘆，以爲吏治巧徹人心，風尚日以不古，雖甚廉潔愛民之吏，而亦終不能無所揀擇去取以廉潔愛民，此其伎倆以治郡縣，或有餘若且夕入佐　明天子廟，得無更爲熟圖哉？吾聞君子之廉潔也，非以其不可取；其愛民也，非以其不可虐。皆

實有大不忍之意，故雖可取而有所不取，可虐而有所不虐，豈必問其民爲吾土爲吾寓，而一以爲吾民，一以爲非吾民，以其大公至正，未嘗以所寓之民爲非吾民，而少弛其廉潔愛民之心，則以余所聞，於人其廉潔而愛建陽之民之心，亦必不鰓鰓以建陽之民私爲吾民，而少挾市恩干譽之意，其廉潔而愛建陽之民也，其乃可以爲誠然矣。夫如是，天下之民孰不可以爲其民，是雖其令建陽時，而君然有包天下之度，則以新安士大夫從二千里外操筆而爲建陽

今紀述功德如前耳庸毫乎哉
事甚覈突詭得來歷分明總是天下爲心隨事隨
筆溢出

蘇詩閑集　卷七　碑記

壽岳父總翁七袠序 戊辰

今世觴父兄長者莫敢質言也則走請於名公大人得其一言以爲先以爲名公大人一言以爲父兄長者重顧所請言者之意豈謂彼名公大人者言豈關石和鈞不妄不謬堪取信鄉國耳目或不過以其名若位而彼名公大人所爲言初不必盡自己出究所稱譽亦不適協其實文雖艷文所從來雖貴辟製錦賂爲妻寫贈人未嘗計度其人修短豐瘠特費而强被服雖以此進於所觴父兄長者前卒不任受也即

蘇詩閑集　卷七　序　十七

鄉國之耳目亦未或盡以爲重夫作之者不甚當之者不稱旁而睨之莫以爲光寵若此而以爲敬父兄長者乎夫何見而敬若此而不足以敬世非無知其然者然而猶且多爲之者何也則俗之貴虛文而廢真至爲之而不思思之而不詳或詳矣而以爲是亦世所爲禮雖知其不足以敬而闕焉則慢滋甚莫敢或肅然止也聲今日者不敢爾聲幸得承君父恩寵尚能作讀書人慨于今而往于古往往所深念獨計若有獲焉者出以語人少所合或相與竊笑以爲今

日固安所得此迂怪語有之而予自爲托于父也每見則諄諄以古義相敎戒但爲其言富貴旦暮丈夫室有以自立一切惟獨信此心不當但隨流俗作止若父眞所謂不必讀書學道而自合古聖賢之意者是用以眞至意勝耳夫豈其肯以虛文遇人而抑豈願人反以虛文遇之今父年七十才如四五十歲人耳語曰人生也直周公作無逸稱勤者壽于父則誠兩有之今對父於壽考亦奚祝哉顧私爲父計則願父自今以後其亦無太自苦也爲父計所以爲子孫

計長遠者有道于父則自不必讀書學道即自合乎古聖賢之意要不可以此槩望後世亦非以爲讀書而取科第致位乎公卿如今世俗所云如此言予不屑言父亦不屑聽爲父計所以爲子孫計長遠者有道則願父自今以後其亦無太自苦而但端坐而得名師傅以訓諸子諸孫以自娛樂耳則自今以往上天所審以豐予有德者之齒年固非人百世所得預竊之以爲頌而但覺其不情以爲簡古之心目厭也舉既留署中讀書不獲歸又不敢爲前所爲虛文者而乃特爲父長孫文祥道此意亦頒予言也語畢曰盍書之祥持歸以告于是乎書而即以是自爲言以進父一觥我知父不我少也

壽震宇翁朱老師九襃序

老師於寒門今四世矣自先王父及家大人行輩郎從老師祖授書已而老師巳而師之諸子及孫俗書刺輒稱通家若此則真通家者也嗚呼古道如土今人交有不能終其身者或其父存而使其子能知有父執者偉矣况能再世乎而又况能及于三及于四乎即幸有之或居處疎遜不必時往來其所與交者亦其父祖相承數人未甞多况終歲館而朝夕督授其昆弟書讀大抵皆兒童蒙穉不朴楚則荒謀稍加

厲則其闔闔婦人女子禽犢之習絶而起雖男子或有然者而又况其來就不一家家不一等紛來沓處竹馬羹飯之中餘好美得大慾以暴及其父兄而累師長者不少也而率無高無下無不獲心竟數世無間言以至于今日乎天下之事何小何大誠令今古之國子先生督學使者以及廣文諸公悉至誠若是耐煩若是不素餐不計祿入一切平等又若是是豈不偉而其誰能以童蒙之吉養正之功安小吾老師者哉今日之觴老師而祝老師壽者皆門下生也而

余以僥幸得爵位當先諸叔侄兄弟為言今之祝人者大抵皆誕我則不敢言言吾中心所誠然以世人如老師者乃當壽如老師者亦必壽如老師者亦自取壽非不繇天而實不盡繇天故可祝也蔡澤云富貴吾所自有所不可知者壽耳澤小人不知天命烏有富貴能自有而壽反不可知者孟子曰為仁不富為富不仁而孔子則曰仁者壽豈非壽固吾所自有而所不可知者乃富貴且非但不可知亦甚不必以重為仁者累與老師歡樂進我此觴今之國子先生

督學使者廣文諸公多矣有能空其屬之子弟及其父老若老師數世之於寒門者乎及其老而歸休其昔之門生子弟無小無大無高無下尚有真心思念不走而稱觴若今日寒門諸父老及諸叔侄兄弟之不能已已於老師者乎誠哉孔孟言人生斯世信不可不碩德雖仁若老師者偉矣

壽明之黃太翁六袠序 戊寅

黃仲霖成進士才名噪天下天下讀其文莫不驚怖
其言若河漢而吾獨心存其人疑其人必有異其異
時當不能碌碌循循苟積日累倖寄人籬落而必卓
然有以自命一如平生下筆爲文章時也新安土瘠
民聚人浮於地數十倍居則坐困其勢不得不迫而
奔走四方竭知能求衣食則盡天下通都大邑及窮
荒絕徼乃至外薄戎夷蠻貊海內外貢朔不通之地
而吾鄉人足跡無或不到故俗夫都以其黠無賴者

出賈而其鈍無能者乃坐而讀書讀書儒生則終歲
兀兀萬山中足不出戶闥萬山四面鳥道不通四方
舟車兩耳目於士人外不能見聞一異人一異言坐
是而其爲文章遂溪澗沙石拘攣湓陋有奇才少溢
格外則群譁而咻試必黜落以此吾鄉文章向爲四
方所不數而及其得第出而仕宦則捧一官如執玉
捧盈析利入秋毫特算及李核天下又往往嘲吾鄉
士大夫不脫商賈氣而不知與前二者俱積習致然
其父兄之長如割絕室家涉山川胃苦難雄心粗膽

不避憂患之槩或未之見而學爲西一稟其錙積銖
累日夕計子算毋狀于庭闈里井耳目間乃深深至
臣挾持以爲爲士大夫之本領尺寸不動如此重錮
而欲有以自異雖豪傑不能而吾鄉若吾之與吾仲
霖何獨有厚幸也憶吾家大人吾甫離繦緥即挈而
入楚江中流遇大風濤舟人恐伏至不能操帆楫家
大人課兒讀如平時比通籍彼中自入泮至初應鄉
試值督學禁嚴爲狡得學匙及師長所持貲層迭出
時家大人產不滿三百金旦盡無慍色尚貸于人

以足而吾聞仲霖太翁至覊其先世所遺廬以爲仲
霖讀書計仲霖讀書與寄放達時有所藉以澆其塊
壘發其磊落之氣煩煩費不能少嗇而太翁值之無
怒意誠令吾兩家尊人不攜我於黃鶴赤壁彭蠡洞
庭不置仲霖于吳山天目西湖錢塘間其出入於錢
財利養或少動念瞻顧前後則奈何捨目前最急之
家計以希冀人間千百一二不可知之事則吾不佞
固自審其決不及肆力今古亦稍稍當聞以獵取
一時之浮譽而因度仲霖縱才高能自奮亦必無今

司馬遷史記絕今古固不得貪父功爲巳力也且以吾兩家尊人嘗嘻昔困頓時尚惟其子能讀書能文章是念至不顧破家蕩產以無失其識量之所輕重而兄今日抑又何求雖不曾效儒生操窓咿唔而高踪大步庶幾哉如古人所謂湖海之士遺求田問舍輩直可踞百尺樓上與彼地下問荅而其子則何忍不篤念報罔極堅苦精專以求一日之樹而或萬一遺嘲以爲其親辱吾不才尚不敢不勉況仲霖之錚錚嫻熘如快鷹俊鶻迷風眩日香象截流金翅摩霄

者哉祖傳聞于少保爲諸生時縱酒狂肆王文成少年豪宕不羈一旦大事關心忠孝結念木鷄踞獅旋爲千鈞二先生皆浙人後起而有具者何多讓焉此吾所素圖爲仲霖一傾吐意中事而適會異象之以姻故爲太翁壽請予言因得言之亦幸意甚言而不暇爲文仲霖方壯騄我十年太翁亦甫六袠江陵佐神廟定四十年太平一時相業近代希遘而其太翁聿觀厥成文成論定宸濠功受封新建日適海日翁誕辰朝廷賚金綺賜羊酒存問親朋咸集翁戒屬至言文成洗爵跪堂上受教於燦盛業斯爲大孝要不過丈夫本事人子常分而又豈非仲霖志力與庭訓力及今日太翁年力所能及而優綽有餘日者乎

文作于戊寅而仲霖事業漸欲于壬癸之間誠如所云大事關心忠孝結念其有以豫卜其始終而爲言聊抑有以觀感于斯文而益厲耶一時相期遂關天下氣運煌煌乎鏘玉牒而藏金櫃允稱不朽

為汪雲門毋壽序 戊寅

吳君君信賹老毋為同曾祖弟君信之嫡毋與汪翁雲門之毋兄弟也君信將為翁壽從俗所習必重冠蓋之言而又以蔦蘿𣗥因不同他所攀緣不相屬者而謂老毋徵予予方掩關謝一切文字而君信相索堅固且急曰我萬不能已我不幸繈緥中背毋莫我子者惟我汪毋如子其所生子而子我惟我雲門如弟其所同父同毋弟而弟我以有我今日今日矣尚有加無替也又君信尊也婦人仁愛卽篤兄弟其習情其恩私卽亦篤於其兄弟所親孕之予爲而止矣能爾予方苦酷暑若不能勝聞斯言也聞斯言也則泠然心動何從多得若翁等輩人星布棊置人間爲人間同祖異父兄弟者厲乎兼爲人間同父異毋兄弟者愧以汗乎極爲人間同父同毋兄弟者感而泣乎弟弗念天顯弗克恭厥兄兄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今從人間時時見之吾見翁當拜翁高古人士大夫百不如士大夫言何足重書云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毋厥父毋慶自洗腆致用酒翁其人與抑更有進與君信行矣卽以君信不可已之情稱而觴焉矣爲此春酒以介眉壽私其親也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所以頌禱其兄弟也其德不爽壽考不忘則君子之同德無間而以宜兄宜弟美之也君信視汪毋如所生毋視翁如同父毋兄不啻如兄直如父諺亦云長兄如父烏有親子弟觴其親父兄而好借爲文斑駁大其詞以爲寵以施不情於骨肉之間乎余是以不文不欲虛爲詞也

滿眼德色誇語人可勝太息挽澆還淳時切子中

因事吐露遂爲關係至性之文

壽熊母李孺人序

魚山善根深厚。機性迅捷。乙丑成進士。尚趺宕爲少年事。一蒙先師鉗劄。抑心參究。坐菴中不踰月。讀楞嚴未半部。瞥有大省。眼骨俱換。爲吳江令六年。守璣垣一歲。遂卓然有以自見於天下。能令吳江民至今念其化不衰。　天于七年後。思而舉行其所言。繇是而盡其才。畢所志。不中換於今世深閟似是之說。自魚山而前。豈復有古人哉。吾以病故苦昏惰。又不幸追隨老親。處新安萬山中。不得與良友時聚頭砥礪。

顧每幸而一能警策。則必念友。念友則亦必惟魚山首。縈廻於心。心爲勞結。而魚山不以余進鈍。而亦謬相推信。以余生平反覆出入。或重爲世人所驚疑者。而魚山獨能推見於牝牡驪黃之外。而知其惟一學問之心。灼然其非有他。此寘非人世友朋也。今夫文世俗之所矜也。觴人壽而以文爲先。世俗之所以相飾也。將以母事母。則固非古俗之所謂通家子焉而巳。以母事母而爲文不賴。而其答不可以無言也。則誠不可以無言。今母誕也。而執觴則先從進。老伯言曰。老父之與老伯交久。在先。不肖孱之與魚山交尚在後也。魚山戊午舉於鄉。老父聞而卽私爲予嘆。鎮人如熊試翁眞可人。是其人宜有子貴顯也。是時老父全未知魚山。以老伯故而知魚山。知大德之必有子也。卽其後老父亦無繇而深知魚山。以予之時勤勞深思念故。而遂益知魚山。以信其子者信其子之友朋也。然則老伯之於老父。及予不肖聲想亦當然也。且予與魚山既託爲兄弟。眎老伯如父。眎母如母。推而之焉。魚山之兄弟。吾兄弟也。其戚兄弟卽吾戚

兄弟也。其遠兄弟卽吾遠兄弟也。今朋友而兄弟眎焉。以爲本非骨肉者。而至能相骨肉焉。斯巳極矣。而予不謂然。今同一父母胞胎而出也。及其分田宅。爭財產。而卽不能無異意。而吾與魚山託爲兄弟。以爲異時或出而共天下事。庶幾哉如古人所謂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者。自愚與魚山視之。以爲尚多一語。眞和氣卽上殿亦何用相爭如虎。是予與魚山義尚未止於骨肉焉爾。則予今以一爵與魚山諸兄弟。襍而進於老伯。老伯其受之而不以爲雜而不

倫也既進老伯矣次乃進毋鎮人本不習讀自神廟中末年有一二諸生戊午魚山舉於鄉一市皆驚而毋喜不形於色時操作如平日毋眞丈夫也予與魚山託爲兄弟聚頭多而詣門稀或一詣則一揖老伯侍一坐而退至今歲來新安才得一拜毋言別毋慈顏若不忍別者夫老伯自以信其子者信其子之友朋原不減于老父而不肖聲之以信其友朋者因信及於友朋之父毋光自不逮魚山而毋殊有進焉以老伯之所不盡信者而毋特加信不知其亦如老伯

僅以信魚山者信予乎抑別有誠信乎此則眷所心感服而於進觴之時不禁紛若者也而後終揖魚山而進之曰孰有魚山之福而兩尊人方健如斯者乎孰有魚山之利器而有弗學學即刻期精進在世間必有祥麟威鳳在出世間則亦象王獅子者乎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古人一出言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毋若此其至也而況魚山將以一身任天下治亂安危之重者也昔呂滎陽以申國爲父申國特簡重寡默式弘典則而市里巷之語

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使滎公德業自就內則有魯夫人而爲之毋其爲教嚴外則有潁州先生而爲之師其範端方魚山將以一身任天下治亂安危之重先師之功毋之功並將千古焉可誣也魚山其再進是爵也以行吾坐山齋爲毋屈五指計日而望之也

壽尹惺麓先生 庚辰

不肖聲自戊辰成進士，生三十有一年，而尚未識尹惺麓先生。是年得友劉與踐，與踐廓然取天下爲己任。卽日夜與予私爲 聖明指畫，當以爲天下得人爲急。卽日夜與予私取海內諸賢豪而品量位置之。以爲目前得三大君子尤最急，一政府，一吏部，一御史大夫。而御史大夫得一意激揚持諸御史，各分視一方，必不可干以私，則能令天下縣令惴惴不敢不廉潔愛民，而且日以廉潔愛民爲樂。如是而 聖天

子但有所欲爲，卽可朝舉意而夕應響，此其大略明較若，而遂屈指其人，卽爲予首服膺尹惺麓先生，爲予言先生生平家居及歷官動履精神甚悉，蓋自是而乃日夜知念尹惺麓先生也。言未先生官我楚，纔得一通書問，無繇識先生面。戊寅，遇先生長公西有於京口，人言酉有貌類先生，卽因少想見先生。先生以今年七十，星遐數千里走人入新安，屬余爲文以祝先生。夫祝大君子詩考猶之言佛菩薩住世云爾，爲其生有益於人者，式弘而大，未可以數計，而稱道也。周官計吏不一途，而每一類必冠之以廉。廉以爲質，而後隨其器具竭其天分，無不真實淬然有以自效。其才因得以盡其才，而其不才亦不至于狠狽而有所感奮。此國家所以礪世磨鈍之大後也。世俗不樂貪習日煽，深入乎膏肓，而淪浹於肌髓，盡天下之人，上自王公貴卿，而下逮於祇吒，無不岌岌乎患貧。而人懷朝不及夕之心。其後有自號爲君子，能淡泊苦行若頭陀者，又各圖矜一人之名節以爲至極，而其意已枯竭無餘。上之旣未嘗油然有安天下之志。

能爲 聖明透頂達底一痛徹委悉論天下事，而與之遊意經年，望治數歲，其次則亦未聞有見善不及、不善探湯，而開肝露膽爲 聖天子與百姓同其好惡，而推賢進能，懲暴剔貪，惟力是視，惟日不給之人，恐令 聖明焦勞移 朝廷耳目之司，屬市井屠販之流。冀得一一見聞之真，爲烹阿封墨之舉，而無如其大勢未回，機振不轉。貪吏雖偶不可爲，而終可爲；終不若廉吏之偶可爲，而終不可爲。如此，則雖日烹一阿封一墨，天下終未曉然一央於淸濁之路，而又

何益於治亂之數。先生之才、以余所聞於與賜者、以之居政本未敢知。若處激濁揚淸之地。斷斷乎其不敢干以私爲。 聖天子奏治效。如向日與賜爲余所言固所優而今又一餘年。其學且又增進也。安得 聖天子一旦求舊傳公處妙地而天亦假公三十年。與。 聖天子自期及世竟底厥成而予小子幸得當吾世而見之哉。凡吾所言。以爲文則不足而以之亂當世大君子。固至情也。

尊崇書舊于能事不濫分毫文章足傳在此功業可券在此

壽吳親母金孺人序 辛巳

商山吳氏、於邑爲殷族、其人大抵紆桑而文雅。無昔人稱邑風土所云山峭厲而水淸激之意。家多素封、所殖業皆以典質權子母、不爲鹺商大賈走邊海、人蘢蜀而與 朝家爲市、所交遊間通王侯士大夫、晷酒食相徵逐、終不締兒女姻、稱肺腑而吳子雲中、星自其先遠祖起家至今日、源深流長、幾幾乎殆十世不失其諸昆仲謹厚惇睦、孝友任恤、與物無競、渥澤旁洽、顧杜門却掃、不樂與冠蓋通、於其族尤最著。自

天啟間而其仲兄之子、乃許適余小子爲而後其族稍與士大夫締姻、皆藉藉謂自予始也。鄣邑士大夫居官任職、多以廉能著、惟家居風度稍殊。然豪武健富家、及廣求交遊者、往往落得爲朋而交相市、獨子雲家世望如蓍蔡乳虎、謝絕惟恐不及、而乃辱與予姻。意以予爲能有以自異於士大夫哉。追憶天啟丙寅、邑方試童子、子雲仲嫂偕其阿公特入邑爲外孫擇婿、不求富貴家而惟以童子之能多讀書而善屬文者是求。雖寒生焉亦可。乃謬以小子函爲得當、二

何而余亦幸而釋褐適相遭耳其推擇之初指則初
無以異乎與衆生姻也子雲仲嫂自其兩髦我特之
見矣栢舟靡他之操日月不居今日春秋高且四旬
而小子亟偕其婦行爲婦媼壽尚靑其衿愧而乞余
言以行余不覺正色而厲小子爾婦媼之締是姻也
初不以余而以爾之故異氏之不樂與士大夫姻也
非盡惡士大夫以士大夫在姻家于其家無與也若
婿與甥則其家所有也今爾德不立業不就不克有
以自見自以其言爲婦媼壽而乞言於其父此無乃

重增爾媼戚戚而不可以已則復戒小子姑行而慰
爾媼曰爾不力學不能蚤達以成媼相釋而得當之
初心殊自負愧自今以後不敢不勉願媼壽老以徐
覩厥後也而因語子雲中星以傳此意於其嫂氏曰
小子不幸不獲有母今以媼爲母余不德不能教其
子余言不入而或媼言是入媼氷霜厲冽氣如男子
今不惟媼爲慈母也而爲嚴母不寧爲母兼爲父願
媼壽考而爲余終教誨此子以有成也昔竇毅女必
不爲韋人婦小子而必乞子言以行也此其可以爲

言乎未也
不爲貶俗之言而多肺腑之語所謂悅親戚之情
話真足悅矣

壽張年嫂袁孺人序 辛巳

宣歙二州地相接歙地瘠民嗇與饒連風氣亦近豫章宣人文采跌宕居然吳越也而吾友張翼明朴茂醇古獨矯然不合於習俗謬以余同氣翼明不惟甲子舉北雍與余同出泚瀾先生門余戊辰初謁房師師爲余稱闈中得一牘太奇以其大奇而想見其人以爲不羈少年貴介公子也而抑之問姓名翼明也葢余與翼明實兩同門云余自歸田已不及見翼明而初見翼明次公今子丙子入宣過翼明家而盡見

其長公季公其朴茂醇古一如翼明吾以翼明爲有子也今翼明元配七袠諸公馳書四百里外徵余言使余感而追念翼明翼明宛在余前余不復傷翼明之不獲至於今日而陶然喜翼明之元配爲有福也夫科第之得爲兩同門者葢希而余與翼明稱兩同門初不必翼明之已成進士也士大夫之有後者寔即相繼而爲士大夫而吾以翼明爲有子初不必其子之孫得一第也則今日之祝老年嫂而以爲福則亦初不必其翼明之登第而仕宦仕宦數十年而歸

公卿而與厥配偕老副笄六珈也君子樂得知已得知已而即不遇固不以爲憂患才不老不大成既成既老而一出而圖吾君亦無庸乎蚤顯賢婦人恨不得賢夫子與其不得賢夫子而從偕老無寧得賢夫子而或無偕老而憶乎爲兒初授書識大義時初見恩綸綠閣恩及父母殊色喜已尚及身之後亦及其妻艴然起而與塾師執而力爭以爲夫妻途人也而以因緣適相遭于一室其何功而與罔極之父母共徵推恩也此雖兒童之見乎而實有理以此念之以

夫貴曷若以子貴得夫賢孰若兼子賢以爲婦人無閫外之稱于是二焉著也雖云然而夫賢決不可謂婦力也子賢則斷斷乎無不繇父母也孔孟之千古也其功皆浸于妻而見於母以翼明之一生蹭蹬須白舉賢書而奇爲文從暗中摸索且以爲不羈少年貴介公子也而故抑之其眞少年貴介乎其亦可不謂少年貴介乎曾子七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奇翼明者不惟其貌不惟其年惟其氣氣及身而止也今日老年嫂翛然其首諸子諸孫恂恂而前一一

如翼明翼明爲不衰矣豈惟不衰亦方稺矣且未孩矣而況翼明當日其得不以爲少年貴介乎抑之於少壯而以大發於晚年與其抑之於身而以遠昌於子孫也厥義惟均厥事惟宜也此朴茂醇古之功而非文采跌宕之效也

序事中議論層疊出自匠心要歸確至紆回跌折大費經營

壽魏肖生先生八袠序 壬午

今上十五年十月之望爲魏肖生先生八袠初度先生疇昔所相與忘勢而下交之王氏諸子於不孝聲肺腑姻走而白聲相與共稱爵于先生不孝聲筆研生塵口絕寒溫者九閱月矣而爲王氏爲先生不敢辭一言先生登禰廟戊戌科而不孝聲始以是年十月生於新安越九年而先君擕之六溪耳先生之名又踰年而從先業師龍先生手授誦先生之雄文日成誦且敎余小子心慕手追甲子侁天倖登賢書丁卯過前都圖謁先生于京兆而先生以觸璫鋒落籍其明年今 聖天子龍飛而不孝再侁天倖得讀書中秘日望先生不果來及歸田二年始入莘川一造先生之廬而見其面坐我光風霽月中倏忽今十年而先生八袠矣王氏自其敬王父客于蒲得託先生之門下不孝故鄉人遠服賈於江沱潛漢所遇賢士大夫有道仁人佑善扶良歸而爲先大人稱述者莫如王氏之稱先生最徵先生當天下頌莽功德八萬四千奔走若狂之日頷獨挺彭澤之腰而彊洛陽之

頂幾不免虎口豈非所謂不畏不悔古稱至德仁者必勇剛者必仁豈其然乎且當日觸瑎士大夫及逢今聖天子皆聯翩奮翼即不實觸瑎而無不可以或借其名而自致大位而先生至今猶落落此居先生門下士負天下重望膺 聖天子特簡當將相大任及其他因先生顯者未可屈指盡數皆日夜推先生之轂而先生必堅臥不起昔張安道論宋自真宗以前大臣持重天下之士知爲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秀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

發舒之士漸爲奇論以撼朝廷而好名喜事之人勝而其後儒者或以爲不然謂西漢之初專任故大臣如絳灌之流不可謂不賢而至使賈誼董仲舒皆終身不得用事偏則害生以覩于今抑又何如先生其無堅臥其安車蒲輪一出而圖吾 君盡夾袋槖籠之所有而暴而獻之 當宁次第位置以共息萬里生民之禍乎未也姑無論天下即以先生督學西蜀造士東粤所得兩國之英才而駸駸起尚未有艾先生之門如海即不出國無異先生身自爲之近者徐

華亭與羅近溪先生論狄梁公張柬之事謂古今事亦有不繇己者近溪毅然曰公此言知柬之不知梁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柬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柬之雖去而柬之所舉亦自有在夫復何憂繇斯以覩先生出不出皆可勿論先生之門不但如海且如川如川相追繩繩相繼子子孫孫其勿替引之矣豈有既哉諸士大夫爵先生者欲竟知先生之壽乎此其所以爲先生之壽也

享年八十仍一朱盛舉如何壽考非誕則誣序歸

[illegible]平格之濟此所[illegible]須者乎

祭鮑烈女文 乙亥

嗚呼君之義日月爭赫君之意鬼神心惻無遠無近無親無疎聞風望迹扶輿曳杖而來觀者婦人莫不感泣男子莫不咨嗟而嘆惜或且周旋於君之柩低徊留焉而若不能去諸君子爲誄爲挽百口同聲頌君之烈嘆君之難爲爲嘖嘖於君之從容中道委悉合節而悲歌連章亦既明既析今日者猶不待予言而足也雖然君以今日行歸山乃實以予言而畢且予又辱於君外家爲內姻於君內家又爲比隣君身後

事乃予事君烈不得表章於天壤實予之責況咫尺里閭哉君行矣君其何憾君自聞訃歸拜舅姑後遂斷肉絶葷持齋予與爾太翁業相期將以少暇詣君中堂坐君於屏後爲君關陳死生之說及幽明之故及忠孝節義所係聞道而或離或合之幾庶幾君不妨焉修度世而可以無遽死惜乎吾匆匆未及聞而君遂轟然以去也予今念之猶痛于心真君者用牲於諸物爲獻謂不如是不足以爲祭而成禮亦其義也予則未安謂爾太翁仍應以蔬醴進不恐孤君生

前哀思豈辭堅苦恬淡之意嗚呼尚饗

龔尹太翁暨封母　庚辰

嗚呼、大會不偶。二歲之內、喪我多人。前夏從魚山闔老伯之變。吾握同魚山泝江上也。而即得內人凶問。急返新安。吾乃以內人緣牽斷。而不獲親龔老伯。去秋為家仲兄篤病馳來。未至而仲兄即世。哭未卒而聞老伯母。則已先仲兄兩月。非仲兄予不即至。非至尚不聞訃。是吾以仲兄緣牽合。而獲親龔老伯母。而因以追龔老伯。兄弟之緣勝妻子。孝弟為本之說。其然與。龔固當有言。而吾咄咄欲言。而格格不拔。

蓋與宣子相周旋數月。至今兩尊者窀穸之日。而乃洞然其可以言也。吾與宣子居同里。相望不千武長同學。已同舉。已同公車。邑落落僅兩人。而即以一日聞兩俱進士。吾兩人豈嘗交哉。吾以才短姑藏拙。而天下多故。生民靡爛。固未能一日去于心。既從史魚山不即出。則日夜推引領宣子。一日入木天。拮据卒茶。不則亦問夜瑣院。一痛論天下事。為諸君子所想說不到。用慰　聖明。而反遭讒構。吾不能無大恨於心。而兩尊人又不少需以覩其立即翥翼。而以二歲內遂相緣背捐。吾宣子以去。此豈可解哉。而吾[illegible]數月見宣子忽趨大道。日以銳。其發無止。必日以贈其知。夙非見新得也。日以高明。而先太吾困且自刻。而意且日消。而乃洞然悟宣子老。不即受翻[illegible]聖明。不但不為宣子微恨。而且以為此勝因盛緣。非其夙生修行。有力具大福德。未容有此。因為宣子論王文成才與學雖俱千古。其生平最得力。則斷斷乎在受逆璫斫挫。而間關海上困病龍場時。惟宣子亦[illegible]頭謂予者歡然也。語有之。夫人之生也。必有故而來。

其逝也亦必有故而去。兩尊者之生斯世也。來而待宣子也。以宣子之才。一再試之寧與涯。恍恍乎其實劍出匣。怒蛟離潭也。而兩尊人未嘗一日以其才為喜。而翻用為憂。知子莫若父母。非兩尊人不知宣子之才。實知其才而以為其才過大。而肆而天下悉無能用之者。而宣子自亦不必能以其一人而用天下之才。固日夜圖有以餒之殺之。後之老之。而特未得其便。而幸以夙願往因無作妙力。令諸龍天一反微手於小人。益自茲而日進幾幾乎其追步古人而乃

必可以大有爲于天下也於斯時也兩尊者其庶可
以終身無患于吾宣子焉爾既可以無患於吾宣子
而兩尊者爲宣子生來之故當已釋然而亦遂可以
去焉爾雖可去也亦可留也而奈何其亦不一少留
而吾固又思之徒宣子之治涇也涇民頑宣子治以
猛兩尊人曰必寬之宣子孝友天性既逆子兩尊人
命不能無從而又不能盡從而時恐兩尊人或聞知
而重傷其意也其棰人則遠而之子大門之外其後
兩尊人歸宣子一旦寬涇之人不知其所繇而以爲

宣子自寬也丙子春予入涇署見坐間壁上字起讀
之宣子倏然而言此兩尊人訓往在署時未能盡從
也今去而予日夜以思思兩尊人於兩尊人言乃遂
不忍復少違予大感歎而又安知兩尊人不以今者
一去令宣子勤哀思慕而益佩服其生平慈訓日夜
無斁以爲蒼生造命者所爲或反遠過于兩尊人生
存之日也世尊有言我若常在汝等不生難遭之想
則今兩尊者之去別即如往昔白淨迦嘉時了無以
異而聲亦惟盡力相砥無不言期宣子必無以一日
少忘慈訓而盡其才將實有造于中原南北億百萬
生靈而聲厕其間一若與有力焉以是報兩尊者壽
黃徧子之意

大旨歸本于君親無一語不發人至性而志足言
文情信詞巧眞不朽之章

唐中丞傳 庚辰

皇明御八極𦘕圖縱廣盡萬里而楚適當天下中顯陵屹然中都相望。今上龍飛殷憂多難壬申流寇蘇晉入秦豫延蔓及楚楚境若邊境撿補江漢間監司皆以邊才舉 天子𠨍衛全楚節鉞難其人集廷議僉推唐太常乃報可太常名䏶別號中栺新安之歙人也是為唐中丞中丞以是年出撫楚至乙亥凡官三年皆躬行間無幾何時得坐省會而楚𢘓慣既長且橫其項及秦脊當中州顯支于蜀虎尾接淮

南其凸胸開面而當賊衝者橫二千餘里不得翼蔽亦無從策應方西北邊辟如自關外故關鐵遍選薊永遼上谷雲中而責一撫獨當使虜無入當是時粵東寇方熾吉安將入長沙臨藍土寇又駕餘艎順流而下劫長沙庫獄居焚掠報楚人震恐中丞移師援豫章驅粵東寇南遁發兵用間入賊巢擒渠魁遂平臨藍又永益高大等聚衆稱王結寨江湖間賈舶不得通中丞出奇蓋蕩之癸酉之冬則寇盡渡河大抵至分東西部交逼 陵寢門戶中丞冒大雨雪無日夜先馳入郢分兵扼險授諸才弁周元儒吳國禎等方畧度寇所必出應山關道設死士伏以待果與遇大破之斬其帥十闖羅賊氣奪而西逐闖荊門會恭將楊正芳兵止再戰再捷荊圍遂解楊正芳者先是中丞入楚時即廉知其能特相委任授以辰沅鎮篁精卒令屯湖北備緩急者也未幾寇復從光羅大舉分犯蘄黃承德間而前所調護 陵兵適奉 廟議遣徹全楚皆震乃用三司理披胄從事急調施州夷及女官冉氏兵督以一司理駐京山為郢聲援使賊

却走以一司理密擽水陸咽頷為五通口伺賊半濟而擊得大殲焉以一司理上下水陸間相與翼擊使賊不得奪舟渡河而中丞自駐漢上安諸商賈亂民時定籌決勝亦仗劍赴援 陵寢藩邸間若不知有寇至者功垂就而議起坐以失糾舉屬吏 上不獲已予免歸戊寅大司馬敘論前功 天子追念復原官予賚白金己卯輔臣奉 命督師士大夫望中丞再來用楚人佐驅除而中丞以積勞致疾竟不起中丞中萬歷庚戌進士先授武昌司理以艱去再補閩

封入爲吏部郎爲忤璫同諸君子落籍　上登極召
拜至卿晉太常後學金聲曰中丞而後爲楚中丞者
難矣萬歷壬子中丞理武昌時聲方髫讀書武昌一
從市上望見入棘闈聞諸士子閧門嘖嘖今歲闈門
寬廠無擁擠苦地砌石免泥滓君子哉唐司理中丞
以司理例摧税務三月所餘金近萬悉上而官用繕
治闈門街其一也是歲中丞分較所首得士羅宗伯
萸江後爲予師中丞有孫獻遂聘予女予時侍左右
生平未嘗一見其怒容有同譜久失職且重遭王難

而大落魄厚遇之二如方顒宦者殁而卹視其子不
少衰中丞有弟斯方中丞在楚爲予言曰用兵宜嚴
猛而吾兄性慈行間用財欲汰而吾兄性廉其不稱
與予謂不然刑濫則失威賞輕及無恩必如是者乃
爲宜稱今之邊才吾皆知之矣中丞之先世祖有仲
寔公國初　高皇帝過公里問大計以不背殺人對
稱　上旨嗚呼惟不嗜殺人乃可使殺人嗚呼中丞
其繩武之肖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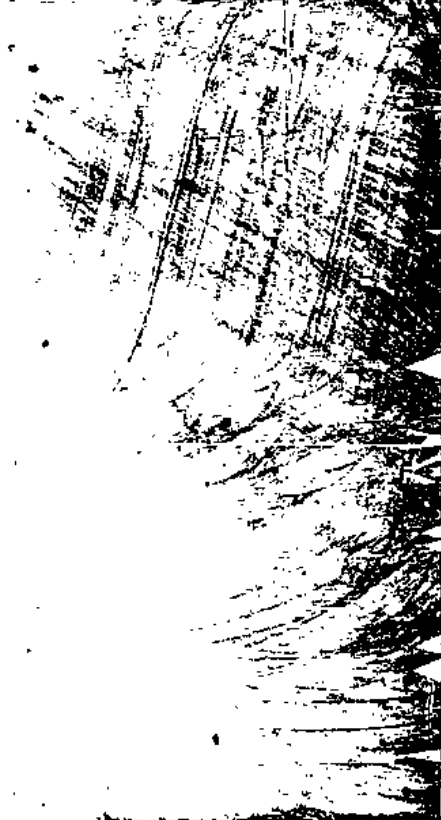
敍其盤錯處令中丞上方畧赫然若覩史遷得意

摹寫得妙殆不是過

明故有道朱長者同配汪孺人墓誌銘 戊寅

公授光祿丞郡邑兩敎飲大賓雖然道德不得以秩祿掩特題如石公晦菴先生後其先絲婺源再徙王今月潭字養巨別號東溟喜讀書事父雲嵩公毋金孺人王孝勤宗祀事諸篤行都不愧晦菴也而更通黃老偶儒大度先是雲嵩公病旅中公自家倍道馳日夜坐侍湯藥感俗子多挾術求衣食幾幾人竟遂發憤讀醫書深其道如宋范公所云而實以身試無厭怠如晋殷大司馬而未嘗有延邀不敢求請之人

惡俗人旁睨此徒勞勸者不審欲何爲必詫無謂公亦姑應曰吾樂此學黃老者空乃樂清淨無爲此豈其不爲大菩薩心行乎卒於維揚卒之日示微疾正襟危坐默然而度無分香賣履區處衣物之私必聞道者也公將壟而其兩郎曰一陽曰旭陽具述來請余想像其人悵不及見公元配石田汪靖公女先公殁兩郎非其出也而如其出今與公合穴壟之吉爲崇禎丁丑秋分前一日公德合神明行足千古不憂山靈之阿護不慮異時陵谷易位諸子姓婚姻生出不必循例畢書也拙幸而爲之銘

八大福田悲敬悉公所田者最第一大事因緣生死耳誰其往也湛而寂穆穆仁孝百行王亘空日月燈明光丈夫不殁兒女乎特然立脫而坐亡十方淨土隨願生他人如登公如崩兮竝有伴同委骨留骨應委何藏增我苦學道之事如上壁兮開有道之人如追風須銘刻貴生人覽我搦筆兮擬貴公非銘復非誄亦非頌與偈一片石上半千字跡神兮人兮識兮不識虛空撲落撲竪端的

程文學墓誌銘

君諱名士貞字汝亨後更名文別字蔚然邑之汶川人也君生而穎異不好弄甫十歲能爲文尤好爲古文辭倜儻有遠志遭大璫柄國卽慼憤形諸文章今上之六年癸酉補邑諸生己卯應試南畿以讀書積勞遭盛夏行遠道發病遂不起君無後君弟欽訓來爲君求誌銘口未言衄行涕未及出而涕泗滂沱悲不自勝嗚呼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余先世本程若顏公後與君族也生四十有四年至今夏方一過汶

川見其山川人物廬舍宛如兒時已遊歷地追念泠然君之伯父聖俞父公胄出止余宿爲黍而食余夜發深省不能寐以達旦何況同胞君曾祖九峯以義著鄉邑曾外祖吳峪山篤學志道出近溪先生門爲時名儒汶川風氣朴茂俗好勇而上義雖荒亂歲盜賊不敢睨其門浙賊之睥睨邑南諸鄉者雖倖潜進不能善還遂狠顧猶牽而不敢入爲邑東南重鎭邑號仁里而君家孝友尤特著君入試督學同坐生誤書原壞作原壤君急詔改正旁一生止勿語此進取時獨不可幸誤一人君嘆曰是豈人心君平生存心大都如斯類充是心也雖以佐聖明定太平有餘既誌而爲之銘銘曰

仁必剛總角奮筆誅大璫剛必仁不爲己利恐誤人聖賢種性定如此君雖死而有至性若兄弟爲君悲哀而壽君以史嗚呼後之人知迺終而原始其亦何用乎迂仁義薄孝弟而惟知牛馬其身以篤念於孫子

榮木堂合集三十五卷

〔明〕陶汝鼐撰

清康熙刻世綵堂匯印本

棠木堂全集

一集賦　一集諸體詩　一集詠史

一集文　一集雜著

世綵堂梓

賦序

六經四部煌煌日月而刪詩不列於國風爲楚文人萬世之憾然且閟宮之篇膺懲之辱後世楚人童而讀之白首稱説而不敢以爲懟楚人尚氣矜志節安在哉所[illegible]大聖人乎奪進退準天理依忠孝是非[illegible]情畢於宗周吾楚事方借猾將屈筆黜之

尊天貴王之義耳不然江永漢廣楚之[illegible]員則方思泳思楚之士女方采入二南[illegible]乃不得同諸列國有是理哉曾天不愛道帝自愍忠不數千年而吾楚江潭大夫乃得以愛君憂國之性纏綿忠孝絡繹心[illegible]騷問歌章於三百篇外另豎一格上以[illegible]續雅風下即高曾詞賦舉九州萬禩哀悲

吟歎之心寬畢集於此而列國曾不能與之爭然則孫夫前者聖以忠孝黜楚人楚人不敢懟孫夫後者天以忠孝進楚人楚人乃不啻與會盟而司萬世牛耳矣至今命騷曰經騷與賦人尚以爲才人詞人者能事也哉吾友　陶子仲調天賦靈均性成正則自其年未舞勺以奇才特達與予

同受知於督學經陽馬公之門當時之人或靡不知有兩童子者矣顧予以汎愛[illegible]嬉廣已造大而無實僅存其志仲調讀[illegible]身書語妙天下淡靜高簡往往文驚獨座不使人熱其面孔而仲調去人遠矣憀憀肅肅處盛名若虛亦似蓄其精氣以有[illegible]用者於時開元天寶之同元祐熙豐之[illegible]

文人有喜而無憂著述多歎而少歎謂仲
調似屈江潭不可得見予嘗與王嘉甫故
君信吳既闕張別山諸子確擬為才人中
董賈云國亡家破身傍崩崖侶三閭之佐
議不酬歎楚懷之入秦不返忠憤之壹每
不欲生乃不禁託諷巫咸悅惝質帝寒山
諸賦之所繇作也今讀其賦廣大麗則似

斑張絕艷驚才似江陸靈逈酸楚似庾鮑
予亦何能為諛獨念奇才淵學若仲調皇
大名若仲調空山抱膝鳳舉鴻冥其文不
用以美新而用以惜誦其才名不用以策
馬而用以抽思其霓裳羽衣不用以餝漸
粧而用以悲往日更不用以賦長楊而賦
以思美人今且就憔悴聽枯槁似辭似悲

不計其餘尚子真愚人之心也哉楚騷具
在哀怨難明百世而下讀寒山堂諸賦
不必悲其遇當推其志矣時枉龍湖報眷
朽人莊誦而為之序

丙申歲仲春楚鶴澤同學弟王文南

手題

榮木堂集卷之一 賦

楚長沙陶汝鼐燮友父著 今名鼐廷

男之典 永 輯

昔遊賦 有序

某弱冠壯志早遊關隴四[illegible]度公車定跡半海內矣一旦江山陸沉風雨驟至怨冢[illegible]不遑海曲凝駱丞尚在人間然且苦塊焚荷山陽聞笛委風流於草莽傷王會之黍離遊發所

經每縈夢寐此昔所以策勵於西州倘援於江上也略述往事率爾謀篇賦曰

緬天壤之浩渺信烏兔之游沉鬱山川以糾繆貯今古之滄桑人生其中藐若一粟耳英者負雲而絕堅雄者爭先而處彊哀蠛蠓與蟣蝨若旋磨而隱翳廽有儕源諸人朱陵逋史茂齡遊心抗志自擬雖處一室意若萬里或舉或放或浮或沉者三十季徒欲追魯山之處袁俗籍河汾之著元經其不能亦已見矣乃負硯徧墳坟坷學書則蕉木皆枯看劍而蓮花欲嚙聊爭魍魎之光益悟風雲之匝上室毀於驕兵鄭架焚於兜火氣奪如因情幽顯鎖出門皆有礙又安能遊方之外而學惠之可哉於是漁然而悲還思昔遊笑尚平任隱飲非子長豪馬周馳情魏闕寄想浮丘賦則風送心提雲留或公車挾策或乘興登舟指江南之鄉兮繫長泛河上之槎兮乖小閣心壯以手強仕始泰嶺而

終炎州足跡因已半天下矣歷歲時者二十三秋徘徊復吉之猶能焉憂何則伊川原之無垠擴生平之望覽蔡泰岱兮尋鄒魯漢庭兮抱甄涉沅澧渡江漢想峴山之綴輕介嗟中之明濟咸陽瀾陵雲飛雨瞻懷古之歌非殲亦感遂至迥闌而雖河鶴欲資歲以小歷盼太華兮玉井指驪山兮故宮原黃金而馥雨湯朱砂而洋紅昔稱百二之府今分第一之桐記莫許於游岳經必正乎蔡邕求蜩川

兮詩中之書撫莊閣兮雪乘之松紉蘭帖卧碑峒
圖金城嘆新豐唱伊涼詠邠風瞰沁河兮綠玉壺
葱蔚兮碧瞻亦旣辯涇渭之合流識周陝之分雍
矣抑又數季公車出鑿登洪澳兮玉刹迷鄭宮兮
銅雀南北會示東西視洛亘天心兮霓虹縈河身
兮神閣崇高氣象乎中原伊水瀠漣於正學濂洛
思義理之古商周之盛漢魏之所以雄五代之所
以促宋之所以彊弱差足自壯矣又將喧比于之

孔青儀炎皇之八索經傳淚以歔欷過朱儷而淚
落彼紛紛者黃梁各麥未免蜿蜓卿之倡覔趙王
之藥吾誰信呂嵓張果之笑人倒青驢而跨黃鶴
也哉若夫燕趙慷慨之俗箕尾王會之都奄紫荊
廻白溝睨玄瀛睇黃圖路焉界金銀而成府聳璧
上以周廬明堂辟雍兮礎樂龍宮鶴禁兮金吾題
六館賦三都常環橋以進御屢射策而陳膚雖則
動乙覧窺宸謨僨迹城牆滿瑜冠遺人於鈴吉代

視草於玉除朕而淹春官之五色從翠促乎天上
之九衢噫嘻吾將擬張衡緝班固而逡巡于掾屬
也數不得意流覧九丘彼青兗抒徐楊接楚尾而
吳頭山東之川岳何古六朝之煙水將秋於是泛
天津出關河摩日觀兮泰岳紙字瞻闕里兮枯檜
重抽詢元君之石室上李白之酒樓探眉山之遊
石酌范老之清秋觀山海者心盡於鄒嶧何必訪
蓬萊而踏戛冥雖朕駢內比者服其淳古逝東南

者儼其秀清鎖巫祈濟寶鼎開炎埜谿澹濱濤霍
離立斗牛縱橫瀕淮海濛滁之交襄歎帝王將相
之迭生泗還匹而濮若兄明絲江濆兮遲淵得窺
闕兮峄嶸德祖定今之萸文孝陵仰我之周京於
是浮楚州循邗溝詠瓊花過瓜步寫淮陰之碑藏
高沙之酤數橋醉月翠亭喜雨橫浦口兮烟閣接
眞州兮花霧睥睨六代之城潋灩三江之路巍巍
白門天作洪武闕外樓臺則牛首燕磯靈谷雨花

閩下川青明龍入湖秦淮桃渡黃屋閉而六典
稱張紫陌長而千廂萬鋪貴從兮流水軒輊詞客
兮濫觴油素匪秦漢之雕宮寔文獻之玄圃麟集
者各有懷來而我獨蕭然巾屨洗筆歌約文酒搜
異書看奇齋紅豆命鶴 朝雲索賦悅
五寺之披禪共羣公而玄對者非一度矣其間新
中泠採江瑤登北固賦金焦臨真寧之捴霍歌灌
武之射蛟雲中九子人外三芽采石兮攀躋何壯

金山兮蓮獸諸教蓋豐鎬之巨觀也爾乃瓶呂梁
以擬馬當之亦舍廣陵而觀胥口之濤湖則三泖
震澤彭蠡之森森江則錢塘秣陵天塹潯曲之酒
涌非張帆以入雲即翹舸而借嶠莫不浮山而潛
艱負嶽以戴鼇內則忠泉虎丘之冶麗林屋天竺
之高深玄墓吳棲之遐淨光福梅塢之寒香馬鞍
靈隱之奇詭黃山白嶽之妍幻冨春蘭谿之蒼翠
雞湖象山之芳清洪崖爛何能虎之玄奧者深隱

秀而爲岩斃外則匡廬香爐之名貴謝丘落星之
浮沉兩孤石鐘之泙渫庾亮滕王之樓閣鵲磯燕
城灩浦之烟嵐者漾巨浸而盪青霄予常披風當
懷覽雲拱背騎西山南浦兮將歸騎漢弇鸚洲兮
告始所至之處輒令人愴或遐勝以焚膏或尋芳
而藉醉或銷夏以册鋁或辟寒于紅翠春晴則探
梅採茗騷辯幽香秋與則串月乘潮鴨言雅事金
閶蒲櫂以厲作龍標鵓李板艤而藏名鵲喜或筋

或輿亦步亦騎移情者嶽雲湖雪氣欲浮天驚飆
者淞浪浙濤聲來捲地山川爲我分開爽今古有
人兮同志論學龍沙吳公…也之廬譚禪練江金子…
之寺崑山…公…也九贈玉兮禹穴錢公…也窺青容
也
崇…公思…授簡兮石樵…公…也問字登雲間太守
方公…修也之樓擁吳寇許公之雙載名僧以陸羽之
舟訪異人於君平之肆附建安七子之壇懸咸陽
千金之字秀州論社亦有朱冥朱子茂…也故水譚

心更迂徐擇（徐汧九一）欽遵青服者謬謂風流畿紫芝
者恥言名利故未免交質於雲霞而情生於文質
論宙函之蘭譜數百名流訃吳會之芳辰四三除
變景熟則奇呈龍高而槩附或嵩杜咸招或李郭
同沂每禊阮之漸關當花月之並映放艇波心倚
簫杏足微艷而竹肉凝雲談清則木蘭墜露皆得
助於江山尚追賞於韶護無何西陲豺虎噬楚突
燕王氛熾索兵級淑漩披荆棘以南遷謀海嶠之

東遷重出秀江溯仙槎上瞻孤咸盧陵勤王之蹟
而嘆岳侯之所以生虔噫嘻當日之事繫此二賢
水百曲而未足悔一折而可憐積汇嶺之愁心盡
韶石以蹻朕禹峽雕畫兮四壁曲江瑶玉兮半天
南華飃靄兮蓮尉羅浮離合兮珠蝦信黃虞之多
闕矣尉陀兮久專爾乃下梅梁過萸山睨越秀以
浮楓頫巖岸之絕攀追江蝠而浦瀾遂郭喧而海
阴沉珠涮汶瀧颿攻瑞濠淵瓠市舸是傑惻衣光

進兮舉舫歌鐘沸兮吳娘欲將城而不夜獨辭雪
以無炎倚羅犀香之艦家矜珠翠之盤於我何有
我則靜觀登樓五拚凭烏一觴泛黃雲尋小攬香
山（郡君何公象閣也）趂開閣之望楚雲忝御李之歡偶緒
經於鷹塔試論道於熊硎酒柳絮之氷雪燈貝葉
之斑斕名家勝友來援秘笈公卿故舊欲借飛翰
交遊則顏何虎謝推敲則甯范歐蘇峻東莞瓔山
之宇楊白沙增城之瀾望崔門風詩而魂斷渝西

樵雲乳以賜貴爰有會稽行人（家弟生也）桐城遂史
（方密之也）傷武陵（心水）翁表各星徐海塡（類友）玄洲高士
卡奇金蘭實共於此咸江左之非常引湘灑爲知
已擊筑悲歌亂於羽徵命錦舫載紅兒滌鼎盤貯
荔子攜酒東皐之花傲帙雲綜之水（陳秋蘭伯仲閣也）公闢
枰珠烏之榕着脹犀巖之壘亦云快矣況乃梧臺
草奏將府嗣儀遊潄賦詩元公旣醉監司假序闕
之筵半令創登樓之屣欲使吐納風雲相助爲墨

如何不樂念毋貳歸雁終韋之持飾實彭澤之挑
衣黯韜瀧兮雪涙淡衡嶽兮鴈飛瞻宗周兮誰屋
將吾毋兮採薇瀟湘之間有間聲而嘆者曰是海
客之倦遊也然予追叙勝事獨不及楚何哉予不
常登祝融上黃陵休柘人泛湘君倚岣嶁洞庭
乎此中澄潭巨浸漾映層樓者綳錯八稚緲邈千
里尚不足當東南之美歟吁客未悉也世有琮璜
日在几席心識家珍目忘嘆息人情哉遠者無暇

論有如徐考功江陵之學爾楊中丞鼎水之鄭莊
莊太史潭碑之榕園李宗伯湘阜之蘭寺衣帶盈
盈湘洞一水常使我領襲英多笙簧揄事矣今也
青燔祖龍人化遊鶴若玉麟之墮焉又何恐於喚
喟且而亦知秦漢之間春秋之後乎自楚州以還
三江左右九[illegible]東西雄秀甲天下皆三楚之國也
庶幾在外者而猶安故重感於胸臆已焉哉示蹋
海立兮奚禹功之勲掌金泥玉檢兮何羨人之音

想英雄頻盡兮山水爽餘乾坤之鹵莽步兵清愁
豈有窮太沖白髮翻難長吾將齊生死混代謝褫
與衰一哀樂食然太清栖心崴上託逍遥而侶象
罔也僕病未能聊以自廣

哀湖南賦 有序

杜少陵曰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今昔之感
深矣然未有予所遭之荼也長沙山寇始自戊
寅昔與觀察高公娶娀借箸閫外廬舍火十日

殆盡屬邑伏莽者四起兵燹相接癸未夏百日
不雨原埜如焚逆獻攻破武昌憯毒萬狀湖湘
以上潭城十萬戶并左右邑皆燼於官軍雖勲
督諸公重剪荊棘撫降數萬與子遺錯處生無
聊矣予被徵監幕臺處臣陳時勢阽危朕無所
補倘咨畧沅撫衡雪入衡湘南七百里如行絕
漠武攸二鎮跋扈山間所見惟兜鍪甲騎掠野
之塵淒愴惻心魂爰作斯賦

大王衡列於鶉火洮炎星成古郡嶽書名川闕古
今之雲物愴代謝於風煙地要而英雄數據皆危
則戰爭相尋爾乃貨陵羅日移駿昭潤君山軒窺
九嶷舜阡其間千里黛濤波連周秦多萬乘之熟
辛漢魏爭雌足之喉咽晉經界以迤腳唐節度之
中權是以深築則舉旄勤王炎衰則三湘討卓噗
潭州之焚戰宋府今楚秦湖南之凱師明興正朔
蓋忠義有餘而兵火頻數若古存亡繫茲一角治

則十萬人家亂則百千戎幄安則南北飽騰危則
江嶺崩剝進其地者盡金銀生其鄉者半堯坍徒
清慧而能文皆軍旅之未學爾乃承平久生齒資
徵黔兵轉蜀木金粟死生奸僞㒤伏楚重困而潭
實半楚之租潭已荒而楚猶恃潭之穀漸野詘而
市充若火焦而水沃神充徂落天造崩鶩餉增遼
鄙賦竭封藩倍靡鴆毒網衛魚糊迨二十載秦寇
在門江黃竄亂襄鄂微兇脅弁騎塞守令炯悗卒

沿湘之州邑倍數旄之轂轅胥祥鑾而焚燃繞廢
鼠以嚇鷄於是旋寇倒牛殯衝廻厲掠郊邑之裕
蘇攻嚴城以梯棧燬郭于家焚林四岸士女驟見
仳僞將史矜矜焦爛殊從軍之淒子建開府之新
旄宮棚撤而樓櫓帝服易乎箭袍棘上弄兵有如
兒戲尊前講武遂謂英豪日屢跳而歎鬭尾盡赤
而魚勞火雲枯河兮見底熒惑入楚兮生毫一旦
竹房脫距鄂渚燎毛長驅賊隊直上湘皋帝子宵

遷擁臣潛別路將欽漁陽之鼙司李蔡公道憲也灑常
山之血逐令哀鴻者御史劉公熙祚也慷慨於死綏賦鵩
者一李弟廉也悲歌以截舌辭而壘而稱王猴沐冠而
就列弊梟貫嬰騎槽剖妾即伐冢於宛丘尉楔金
於王穴縱掖捉長平之坑踣旄比京觀之垤於是
三藩寶玉貨入盜囊百隊嬪闈雜隨逆節龜龍委
而驪盈牛馬驅而廄絕所過輒風霧已去猶冰雪
薄江粵之黃氛走沅湘而赤戰驍騎十日五日塵

無於千家萬家敝髑宗黨而老嫗吞聲指原野則遊魂嗚咽從來樂土非古戰場既賊梳而兵篦每賊去而兵過爰有道遙左次竄伏夜行接轡縱火焚燬烘爐燔百城之闤闠烈三月於咸陽水覘魚黑風旋蛇行炮烙大家人流肓肪倒印吏貪之俎豬子遺民盡於壺漿荆棘蕪驟陰陰荒荒孝秀咸萃於追胁逋逃再蒞而蕭張背闘市虎來縛牂羊或人鬼相遭於路則人走而鬼避悲夫湖湘士女

半成赤渭之魂汁表戊行再踵黄巢之亂妖射日而乃逃馬渡江而北築一望中原婁朕腸斷弱乃蔡轅太守（米公鉉也）揮涙重來浮漢中丞（何公腾蛟也）孤光再旦陳濤斜之萬骨方招文盧陵之孤軍復拆薙草故宮止茇荒館無李郭而徒傷二京寡耿鄧而思興中漢始歆詔以云哀見似人而即喜鐵騎扳而初歸澤鴻散而還止撫赤眉銅馬之雄官鎖尾流離之子已而幕府舉劉暄書類使一路五臺兩罷三撫窮鳥入兮如雲餓鷹附兮如蝨鬼妾鬼馬兮人間雨血雨毛兮路裹降者佩將軍之印踞者乞驛城之矢吳越遥指爲春陵嶺表巳推爲粤鄙蓋蠻僚者二十餘萬而供億者僅數百丑予昔闕覲駕言飯否馬周之論事殷憂孔琬之軍書填委兮刀戟乎晨星蟋蟀張于湘水孤城鼓角空壯熊羆四面胡笳猶存壁壘而傷疾痛瘖痏辟鵠作以窮秊異毛頭之少徒以何三山茂旅竟託崆峒

桂嶺旌旗新傳黄紙師日老而地日蹙餉日貧而兵日先聊塩鑄以析毫坐弹㣲而享饑斯時也沙中偶語巳頻鬨宋室孤臣惟欠死爰循湘江望衡嶷岸花履虎嶽路逢魑恐渴求漿而不得深㴱聽騎而先啼王謝空堂咸浮馬洩朱張遺院僅長蒿炊古稱避亂之地今爲走險之資山厭深而林厭密兵處與而民處籬雲山何横（劉承胤劉承蔭）燕子何欺（黄朝宣）遂使野絶田疇之事彊歸豺貐之私玄佐

詭流佛汗孫皓洞人面皮飛楊跋扈詰則詭詞瘂
嘻傷哉夫何三秦之禍獨淫于楚三楚之難獨結
於斯或俘中郎之才女或剪伯道之佳兒亦有潛
岳閨門文章頓盡少陵酷老骨肉皆離血影濆磚
空不化黑風吹海總難抑匪恒靈而有其季後屈
賈而過其悲豈黔首之稔惡亦蒼旻之罔慈吾將
訴嶽靈分徃愬敖庚信以長魔何神鼎之載振繫
江潭之一絲皮不存而毛安附寶已盡而匵何爲

訴皇天其惻怛尚答問於湘纍不然狂夫之言告
來者鏡機乎安而濺思

洞庭秋賦有序

湖水之最巨者曰震澤曰巴陵按圖經震澤以
山故亦稱洞庭巴陵以水故亦稱太湖二者相
亂郭景純謂通吳之包山又曰巴陵地道也則
吳楚兩湖標然一矣予湘人習瀟湘淸思賦楚
之洞庭焉然四時漲涸勢若滄桑瀲灔空明周
乎八百里者獨秋爲勝爾裴陽所詠八月湖水
平也太白云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意亦如
此故又畧三時而賦澄淸之序云

天一生水水萬滴天南有巨浸洞庭最焉瀟澤凝
湘吞江吐漢青草有山碧勢無岸水衍露以澄鮮
律應商而浩瀚閩炎火雲兼峽伏雪辭峨荆岷西
漲五渚東覊湖渚乎里蚺如粹河黃牛浸乎蛟瀕
鸚鵡汨于盤渦瀦鴨瀾歷魚嶽潮鳥石漫白螺濱

滌乎紫鳳蕩潏乎玄龜吼水湖鯨飛城鐵鶴八百
萬頃孰知其多蓋擬海之洪淵而臨秋之壯波也
廼若金飆肅玉波瀼巫峰雨霽桂嶺晴香天高氣
淸海湓白藏魚龍睡而無怒鴻鶴唳而知涼沅澧
交淨空水合碧匯三江以絕鄂聯萬派而迷湘靜
則漪瀾澄洛動則渦漩濤洗吹殘則叢蕪蒻苕藺
芷橘柚爭明則珠璣貝琰銀鐵球卵寫影則城郭
樓臺帆檣島嶼浮勢則瀾沙迸峭星漢天潢於是

鵬疑徑渡鯤喜同翔紛怪物而神人撩蛑志幽事
而雨工類羊感凄清而晉傳桐社求沆瀣而酒得
仙漿莫不氣蒸節變淵埋崗阜蹤屳壯而水厚無
雲澂而湖漲既掌平以練素雜潮音與雪浪皓皚
米輪出没空霧皜皜娟娟以陶以汰長烟似堤綵
虹如帶波霞驗以鏡陰星電流而破昧朝霽若棠
光出河夕霏則瑶光吐貝信震澤之潛通邸鼎湖
於象外天地吞合青旻際浮水為月母而秋滿秋

同海月而湖發滔滟晶晃匜匝如油東則十二黛
螺點湘君之曉鏡西則萬千氣象入回客之虚樓
白蘋紅蓼兮神僊欲醉芳蘭秀菊兮漁父咸謳或
雨瘦紫竹或風陣分舟或靈絃縹緲或鐵笛橫幽
朱鳥竊據沙之蹟青鸞啼補脅之丘劍作蛟而舞
壑猿化玉以蛇颷斯時也柳井寒於明月卧江豁
乎不流廼有釣鰲逸叟騎鶴真人船乘蓮葉拂淨
咪塵洗范老之憂樂滌宋玉之悲情白雲漫而貴

酒香露下以垂綸於是沿河入蜒認柳過城泊海
棠之洞邀雲夢之神追豹約撩長庚覘斗杓以測
蜀閶天上之笑群娛君山兮萬古心棋局兮不平
表帝子之情獄聊滄浮虖太清

湯泉賦 有序

湯泉木之變性也寰中稱温泉者十數處而古
今寂驪山之池以其芳清又邇宮闕承恩賜幸
寵暱斯盍然亦其所生之幸也其次則歙之黄

山滇之安寧並稱朱砂泉黄山松雲名勝超然
玄圃非高人隽遊不得至可以無慽安寧則滇
之鄙爾近代楊升庵太史遷謫其閒始著於書
然則此三泉者驪山廊廟也黄山僊隱也安寧
幽谷也生幽谷中後驪泉二千餘季賴文人以
傳亦遇矣彼沖漾而淪草莽者何限乎或謂温
泉不甚沸而無疵黄氣故曰之以朱砂餘不得
擬也予曰然湯泉沸激淪物爲疴功德被幽獨

先寒賤此何異于君子貞烈正之行而嚴氣䆒
事溉於鄉里者哉予家深山之內去溪江二里
許有湯泉焉出於江干不爲之爺焞不可手上
有方塘則熬波清瀾可亂可掬可盥可引灌
我田東坡所謂飲食沐浴俱在矣盛弘之荊州
記曰新昜縣惠澤中有溫泉冬月未至數里遥
望白氣浮蒸如煙上下采映狀若綺疏又有車
輪雙轅形昔傳玉女乘車投于此泉今人時見

女子姿儀光麗倏忽還來予邑古新昜今泉上
亦有浣紗夫人廟安知非是也而安州專美哉
予居其上數季矣被泉之賜欲使如安宇之遇
丹庵於是感而爲之賦賦曰
夫何衝泌之勺波兼水火之令德匪鑿此以涓涓
時湘之而淏淏同爲山下之蒙迥別溪中之色覩
其猗沸乎古今得無怨天壤之見抑異哉此泉相
對嘆息吾聞玄冥尊坎淵潜清冷乍用灌河流皆

寒畢今乃易水爲炎改淵爲爓五行之變於斯爲
盛矣然亦常思之豈無海潜陰蘇楚澀焦淵岱輿
之濱在燭尨渠之磯波燃弃焊沾衣而愈烈金泥
沸水以如煎白玉爲焚乃得然丘之國黃金薄底
方浮沸海之船致使淡苑纖綃儒齊火浣桑臺沙
樹窮侈娛神廣異聞於域外覩一觀於神仙爰有
褒斜神井咫近西都華清寶輅翠輦金吾沉香熱
水大帝所娛又有新安黃海標王翻珠雲霞邀客

冰雪貌姑浴不待賜酬仰逮壺並擠朱砂之譽分
專清甏之妹廼若匡泉湯若漢水沸如萊波爛爲
雩谷漸魚訪火井於臨邛志陽泉於天餘事或近
而有徵史常關而不書衔無滄桑之撰世而空識
於虞初也擬茲惠澤近我柴門山江之汜湯出雲
根湊鶩嶺燠獅碆迷魚漸卷燭網流平渚島蓄清
泄渾如煎如熬不崩不騫類齊家之豆釜比管氏
之鼎鑊吞吐滚周宛花劣色冬霜施而不燎炯燔

允鬬氷族偶汎禾蒜亦有赤鱗游而吠泳朱烏過
而銷魂於波瀾波賦因人之熱翻荷蕩職欲絕俗
而爲肰而投陰平野潤庇孤邨無綺欄與玉砌足
爲戶之陶尊將以濯蔗將以浣紗背逢采葛之女
耕共抱布之娃巃上之白雲常暖池中之明月偏
恭是以天姬挈舌神女雲車欻肰下鳳冉冉如霞
每歸歸而至止候香霧以迴遮匪玉皇之賜浴列
雲母分障花庶幾爾光承乎乡驟遊眄絕於俠斜

矣云何吞海欲斷婦墓曾沉翠失江皐之珮虛存
搗練之砧肰而煙霞吐其直氣風雨助其枯音雖
山川之陳跡終萬古以常新是謂至變者不變而
誰能測其陽陰於是池上主人纓足並濯洗耳而
瑩薇可瀹兮泉可以斟有溫泉而無寒火悟天地
之長存於冰心

荔枝賦 有序

宣和中花石之綱起閩南貢荔奇
上命種於宣和殿下明年實成 帝臨軒延賞
擢賜羣公親製詩道齊燕山帥某上林令奏曰
臣聞荔枝生西蜀閩粤閩名獅賦于西京實未
成於漢苑且長安去蜀近非若淅之中原也今
天子聖德數致仙靈珍果纍纍垂於殿陛邇邇
觀聽以爲奇瑞宜有記 上曰毋諛也其令詞
臣徵荔枝之事可於是給尚方筆札詔能賦者
有楚大夫援毫應制賦曰

南有珍果香艷側生素花春發黑葉冬榮離離朱
實濩濩白瑩縱四照之火齊又胎之以玉精乾樹
萃蓋方苦夜明闇河之紫桂同貌幾州之斑雪中
盈禹未知而貢稱周不得以羞儼迨至蜀泉出潛
涪梓知名夔巫禹之異峽列仙錦以專城攻尤物
之後出匪借徙於華清始自漢高乾有南越睦賈
讌而驚逃老夫臣而獻鮮魚鐵燭之珍奇烽火
翠枝之笑兀 帝不濫賞嘉歎獨盛親掌果明

艶馝馞思辟穀之佐召鼓琴之嬪既臨軒而賜鍾
始薦廟以祠珍候鑾輿既非其偶紫梨玉棗咸
讓其倫于是武帝後之作扶荔殿蝦蟆蒲萄於大宛
笑遺核于崑崙朱鳥牖中重窺方朔明光宮裏薦
待僊人疑軒轅瑪瑙之餅皆盛華而不散許郝房
丹砂之掌謂日月以成耿憂五里而一置歲分賜
于紫宸已而孝和罷獻唐羌焚草安嶺海之瘴雲
同川珠而姤好乃有嘉州異觀投瓊名妃飛鞚紅

塵事傳天寶吸花露以解酲間荔香而滌臙紅汗
映頰有若但騎玉指擘肌乃云齊皓復爭貴于漢
宮致勞生于蜀道閩乃八閩盛産二史成圖著江
緣藍紅陳紫之異表能牙虎皮耽玥之殊亮功高
于余相（亮功翁余相國嗣翁也）物色艷乎王妹（王宋一名十八娘）豈
蕉子之能伍楷龍目以為奴蓋芳鮮之令品也未
常入於承明之廬似而風日易損色香善渝千里
包茅出火攻之下策一丸兩蓉馱饑甞之處拘隔

江潭而想像若瓊枝兮不無必欲問徑頭障碧廚
剝丹宮滿玉壺瓮殘香山入蜀而寫狀曲江臨奇
以探觚盍木有實上林香禁苑承翠華賜金吾見
柳砂之立地幸合浦而親授者乎有宋道君神仙
作帝移海嶠之大根比椒繁於殿砌沃以清泉培
以紫泥垂金鈴以護花絡繁絲而承蒂初保杏之
變英即芳熟乎丹荔寶鳥過而珠留鯨魚飛而目
瞬信朱露以凝成若星辰之纍繫天子開殿稱觴

登歌遐徧紅照龍鱗香飄鳳翮宴王母以殊瓮引
八公而勝桂奚羯鼓之自天勞塵於驛遞爾廼
須果賦詩環觀並辦風來藍萼乃招涼冰瀑晶
盤瑟猶蒙緗紫瓔招許穆之餘火游贈羊權之候
胥水雪兮俱芬碎珊瑚兮並鬪於是杏酪辭羨蔗
漿避酎詞臣懷彤管以揣摩宮女紛神鍼而就緒
黃楊寸厄何意嘗軒桎不數采豈能投袖刎飛踏
於燕山因延春而上壽若赤心之見投奚其言之

孔琇族所植者材奇而得天者質厚奇木且朕又
何況乎五行之秀

小孤山續夢賦 有序

巳卯仲冬討借南下舟泊小孤山霜深月淡風
激濤生夢至一宮殿有美人若妃后狀予拜之
顧殿上方布席集諸英少咏筆研列坐美人咲
相謂顧君一賦今日之事予卽就案伸紙援筆
作數十行奏之[illegible]空中[illegible]如聞風雨之聲

紙上煙雲盡得江山之氣四座讚嘆莫不避席
㑹賦紙華[illegible]惚久之始知
是夢情思[illegible]續夢賦

維歲單閼維月在[illegible]芙蓉巳枯騶我彭
澤泊舟小[illegible]湖烏鶩落木戍冷
寒梧肅被就蘐黑甜予于夢[illegible]彼美者姝金
上殿所雲霞衣襦[illegible]楚楚蝉紗[illegible]厨瑤箋彤管
雜陳坐[illegible]然[illegible]避席謝[illegible]登高而賦惟予大

夫奚敢顧笑不如躊躇其辭曰
江心水殿兮寒月清今夕何夕兮雲不行石鐘在
中兮聲喑啞靈妃在床兮開玉衡琉璃作屏而鮫
綃洗香兮火以爇羅知人間之何地集閬苑之羣
英似春深而什發樹花霧以寒輕有鶴蹁躚杳朕
排闥而相送之神風笑乞槳而解渴妃子嫣然席
爲我夸耀火齊之明瑞垂碧玉之蹝脫吹氣霏霏
兮若蘭香雲馥馥兮如滌進花露以濡毫擬龍門

之易褐亞砥柱於中流賦小山之特達霞標建兮
波鱗鱗臨波小鳳生珠塵禁蕊花兮闢出恡雲瑶
兮財人是以翟康郎而不嫁對匡叟以橫陳心如
石兮弗轉德不孤兮有鄰籬下水晶獨謎西來之
鳥瓜匣中玉研偶窺賦客之龍賓倚天香而召李
白擬蓉城之待曼卿信有天而非想恥記殿於長
生是在也織女非歟洛神何貴穸中環珮如聞風
雨之聲紙上煙雲盡得江山之氣曲未盡而峰青

響欲終而波沸鶩綵殘之陸離兊燁〻而振衣乃

清夢之乍回聊觝然以自慰亂曰

江峯濟〻兮情復春何以報明月兮愁無津雲島

島兮花泯泯天妃一笑兮紫電新風吹夢斷兮寒

星辰

榮木堂詩集卷之一

楚長沙陶汝鼐燮友著

男之典采輯

古體

聖人出（頌皇帝即位也）

日月溶還珠囊莛化合葵陰房　聖人出羣疑亾
官府肅忠佞明（叶）金縢啟玉燭光三辰載正八風
題翔禹子宜君湯孫宜王微生亦有羽修翩從鸞

皇

岵思

先大父出宰桂平六十生先君於官先君又六十生孤於花源晚不地養念之內裂鳳山者奉先君以藏之地也癸酉秋宴霜露在抱賦岵思三章

欝欝柞林濟濟湘田啼我良穀不俟我年匪無秋雲岵遙渴聽（一章）欝欝靈巖濟濟涑藤生我連枝不覩我柯匪無秋陰岵高如何（二章）欝欝鳳岡濟濟汸流遺我楨珠不見我售匪無秋天岵靈則修（三章）

割乳行

蕭圻童子割乳療母近年林可任先生令蕭時事也友人周伯孔爲傳示予爰賦慈烏以警梟烏

杳上烏亦何如烏母哀烏兒哺（解一）烏兒自思兒亦

有乳母痛欲絕心悲酸有錢難買茅山丹（解二）兒命賴母乳安用兒乳爲析肉還母氏引刀血淋漓恐痛意作羨羨熱痛已除（解三）鄉人報使君親來表門閭手自撫兒乳賜之以旻帑（解四）使君之賜何敢辭莫令母見增母悲（解五）

催租吏

君不見東家機杼婦采葉無完襦又不見西郊力田子巧粟來將輸（解一）愁殺官家正供賦新穀新絲

完不足昨日館甥今登上一旦爲何遊陽戍餘老
嫗淚落傷雞啼不知納公兒與孫解高堂大宇署
春臺鼓吹一部肉如消使君有心豈不哀鮮飛檄
一朝三四回還君印綬歸去來賢哉孔棗臣不才

九首

哀西市 己巳冬十二月決東遼附當二案大吏付決者二十餘人

白日慘慘陰風四圍貴賤同命死生若機皋陶何
銑鏘彭何微請看亂上鷄刀如飛牽犬不得去聽

鶴何時歸觀者雪涕沾其衣百工敬身回厥威

烈婦行

里中蔡氏哀其夫死甚慟一夕夫塚裂氏
以五子屬諸昆决志自經死後於夫二月
前雍齒蔡氏祖母爲予家刺史公女亦以
貞節聞於前而表甫未遠可哀也

哀婦求死兩宮未圯死同穴兮生同衾一參一商
摧人心摧人心黃口啼青正翁倖若綈前身果爲
婦後身折鸞妻曾聞我大母柏舟之詩黃鵠詞吞
聲忍死爲孤兒饑如路傷李槃槃緒貫多苦予召
井原上人風雨徒累滴哭聲絕黃壤裂呼之試出
重來訣別還君赤繩根看饑頸上痕生共黃虀盆
死共黃泉門吁嗟乎百年寒食鶖鶖壓塚中聞笑
不聞哭

鸕鷀行

鸕鷀眼太明銜波擘鱗銜紫鮮一尺不得餐挖吭

吐之求未已鸕鷀長饑漁父喜大魚小魚亂淵囊
秋來湘水網如茶何處着爾雙脚子

道有猛虎行

甲戌六月策蹇之郡日未午虎突出道左
從者皆後前一馬驚几仆幾掠我馬予舉
鞭大呵之虎俛首斂猶若逡避去履虎不
咥豈常理哉然白日在上而有當道之憂
世所謂驕猾者又常常出爲有誡也

君不見獰獰山中虎白日在路傷那風出林若嚮
葉公然倚我於康莊曠乎後僕御前乎馬馳噴舉
鞭呵猛虎頁令虎氣灰阨首卻走失猛獸之軼才
爾豈無搏人之爪噬人之牙不能當關禦戎馬飲
賊作意窺凝殺伯亦沒羽箭射首不射斜紛紛采
黍菽安用吞霧遮俊哉豪爾皮嘶媿獅子花

哀鴻謠 夾及此覺書所見

赫赫驕陽庫如沸湯自幾阡輔自齊倒梁哀鴻滿

野炙煎饑腸流金鑠石如何可湘舉命覩盡身與
擊量豈無德肖躬禱于桑鞭殺士龍而擢弘羊兩
工不繼獨憂理明 叫

隕星歌

淮安道中癸未六月二十夜與湯漢男露
坐見大星隕于北聲若崩雷紅光灼墻壁
久之惕然記其事

延首雲漢兮北辰共所虹覽素霸兮久來雜處我

思黃澤之謳兮還湖兩山之語 古諸云東有日山 西有月年年征戰
無引 歌 海塵日血兮沸腸淮楚吁嗟蛟魚之尾叩叩
兮淮爲蘇汝大星之聲轟轟兮敢不憂瘝

采蓮曲 和香山補公作

爲花謝風日含笑横塘邊停橈待之子靜美荷珠
間荷花貌姿撩撥意歌采蓮歌采蓮羅衣映水心
自妍乎穿溆浦蹤楊外忽遊朱樓燕子前誰家繡
幕掛金縷何處闌干紫錦傷解語如花空可憐

後采蓮曲

采蓮去玉露蒸晴起香霧鴛鴦眼倦秋波注蓮房
正在翠被處戲將荷葉托蓮房碧倚刺手綠絲長
綿綿何似雙鴛鴦芳心靜夢雲高涼

九宮山 并 山在通山縣西南闖逆一日遂斃于

吁嗟乎非重臨汝射天兮九重天張羅兮九宮白
日欲落野馬斜旅獒嗷駭奔汀東中胡無人報怨
關兮荒荒楚猝神兒來悲 叫 軍爲亭長阿乃公草

間則殺獨且能呼嗟乎非正勝

梟獍行

梟鳥食母獍食父物之窮兇者天別爲生之哉古黃帝御爺詔有司歲時捕殺旨供祭祀與絕其類也嗚呼聖人哉

孳生不類兮天日罔治五常不備兮天日罔逆鹿殘黃帝兮崛起在位蠲皇盈庭兮艰玕作實聯慶至仁兮怨濫孳孳大道匪夷兮禽獸篡弑咸冂梟

獍兮噬厥宗皐大詔百辟兮專殺母恩實繁有徒兮莫嘶於志蒸嘗必薦兮罔延七蔵虞入寢羆兮敢不儆悲願言殄絕兮勿投魍魅軒轅萬世兮鏡光如月

陟屺歌三首

先慈壽康向佛晚居亾弟之慟傷脾積瘧去年戊子十一月避兵嚴經中夜走酒溪及石家庄二月奄忽見背今歛粗畢風雪滿門甫殯而兵在庭矣慟哉今年八月上葬小官房之高隴與先君卿賢公先王母太孺人隔山相望咫尺塋之日勉成古禮錙流高衲致辦香梵唄者相屬而骨肉至戚散于兵火蓋寥寥矣不孝躬親負畚十日哭而埒成焉作歌以寫悲也

其一

陟屺歌屺兮在何許欝欝鳳山東羣峰俯椒宇慈

證厥人裳捐羅衣不乳翺翔兮向西雲中見王母總帳無時帰秋聲作風雨嗚呼陟屺歌兮心獨悲墓門華表力不克爲天寒白鵠增凄其

其二

陟屺歌屺高不可擬奇靜能幾時悲風爲之起北堂生苦辛萱蔙叢羣芷連枝不並秀幽明隔章水去年萱滿砌含歛于戈裏骨肉多乖違獨我華髮了齒髮則如斷帳不從母死悲死不空殺負十終

入只鳴呼噫嘻吧兮心最傷苦廬枕凷仲不我襄
蕭蕭松栢摧肝腸

其三

陟屺歌夫屺日以緬小窗細佛前亂後生苦辭微
聞孫簇齊髫鬌來塋善平時怙恃屬篤念兒哀蹇
孫曾二三輩恐向依抱轉眄朝日楊路旋緋用舊
典如何滿眼人骨肉相送辭世亂車馬稀日促泉
路娛似嫈非嫈開雲衣上蓮輦百年各匆遽鞠子

恐斷遣曰惟厥土安乘香佛所逷嗚呼歌陟屺兮
心逾哀人間火宅母不再來昊天罔極長夜臺一

琴歌二疊

春風拂玉琴明月照瑤簪瑤簪修兮華髮短彈歸
風兮歌送遠曷能使我兮心悲緩
明月暗嗟嗟春風憶漢宮漢宮遠兮芳草歇傷幽
蘭兮愁白雪我心何時兮悲斷絕

憂恒腸四章 戊子出示

紫霞不遣心勞勞東山無雲赤日高南風捲河聲
怒號飲酒讀書不得意社投巖谿燒龍毛 一
負龍如僊士能攜火傘張空咒厭鄰灌閒歸去魃
魃乾碧荷高柳早枯折憶殺江深五月寒 二
錯擬柴桑學種田平疇秀穗枯如烟秸稈無聲風
捲泉夾齊有命周有衆不關黍稌無豐年 三
白雲洗日風洗覺青天鬱高眼欲迷湘江水淺翻
愁浪十里芙蓉作秋葉大蚍含笑隔紅煙東海揚

摩然未然 四

六哀詩 四言

母安人彭君既卜兆于官房之龍蟠麓古
木高可三十仞亦彭氏之舊域也己丑八
月望日甲寅爰告山靈治其中凸穿石負
土約五尺許土石皆香先是出者曰穴合
法當有異木根之祥果于石隙得根黃潤
如骨紋裂如角蔔祭之無所本繫禾帶開

翻翻兮行不晝施行貨令慨日窀窆之刻

微雨過凉飈鳴呼母之幽芳所以宅也計

不孝躬負畚鍤經營于山者二旬哀慟中

記其事凡六章嗚呼　吾母鞠我成我至

于卒歿而終天丁兵火之時骨肉多難幾

阽我巢一切簡陋傷荼于心備比于古之

薄葬而用孝子士人之禮豈母所旨乎不

孝哉如何爲哀恨亦罔奎

卜域

鬱鬱高岡黛如如沐紫陽仙髣髴霧舞雲及麓青鳥

西來言諮其目測陰度陽靈氣在腹僉曰允臧既

筮則穀

葺廬

荒荒平林在岘之右𡉏兮維苦宇兮維茀秋陰無

晌背北延旭慈雲之來暫栖于牖芝兎在原爲我

晉斗

伐木

嶯條翳萊上有修榦豈不干雲蔽圯之漢東有太

乙畸則懾慄敢告山靈云滌其灌樛木之陰佛日

孔且

負土

天嬌青龍抱珠垂乳匪淵匪田妻于玄武至哉坤

元栖厥靈土其土如何與丹砂伍首蟠雲根劃以

珂斧中瘞紫泥氣若蘭杜異哉香嚴天胙我姥庶

幾遂因返厥丹府衮衣荷鍤敢不悲憮

瘞銘

高山嵯峨終遶城郭白露素雲以枉秋雀母氏[illegible]

淑德則猶非而子弗令獨鮮封爵邀臾作銘合壁

以胥允閟刎章百靈斯橐山靜母深仰見碧落十

草哀心悠悠寥廓

竣窆

鴻鴈來矣玄鳥其嗁伯桐老矣拊膺其脉南山丹

大夏延秋郛于营母丘朝露未晞馬鬣崇大封壽
孔順是日終天敢不慎徽既竣厥壠土香在衣释
違母側豈無羅威龍梭寂莫禍絕雲飛

榮木堂詩集卷之二

楚長沙陶汝鼐燮友著

男之典輯

五言古

游僊詩三首

八紘散元氣三洲浮傑與鴻濛日月閒攬轡凌紫虛雲中拾虹芒光映絳宇青石右軒輕霓雲葉皆棄餘倦我白鳳皇復持遊太初從承羣玉山頹仙

不得居愚哉術先生惘然食飛魚

其二

朝發崑崙山夕擊扶桑枝雲中十二樓黃素生無時神山不可窺安用守蛟螭天雞聲在下小醉滄桑移銀河正清淺黃鶴縱不騎一曲哀人間酬持鐵笛吹悠悠後天老羅列金玉芝坐看蟠桃花長詠白雲詩

其三

黃庭馭日月玄玉圖峯嵩俯視淵沙中衣赤豪八淵飛行羣仙乘乘雀如雲風手持白玉冊長跪問赤松授我忠孝經期我返嬰童開道不敢笑駕言息崆峒翔翔六合外海門雲日紅從今寶雨餅春勿墮垂籠

銅佛崖 癸亥郴州道中作

九月霜氣深烟寒霧亭午曲折登層巖臨江不可瞰斲屈趾通塞斷棧路相仵紺殿映山腰豁然開

淨土僧去門不扃空泉散微雨終日激巖花冷冷答鐘鼓

望華嶽

三日望華山山靈瀰縹緲希夷昔所期此意同饑鳥積想觸烟嵐懷勝翼難矯南峯削四方嶂測奧與表峯陰似相招寒雲戀昏曉

甲子秋試落督學徐紫芝老師告發歸寄手書而慰戚涕奉懷

十載負才華坎坷不足恥深心尚古人忍餓項如
巳抱此嶔崎倩投公鑑如水豈氣弗自暱光彩在
一紙枯桐徽黄金賞契託名理丹成立飛騰拂賞試卷
論定謂先諸子何當秋風摧相悅時人耳遥遥
禹穴書跳踊集悲喜成敗付偶然手眼物無徒驊
騮始開路騄未傷其羨嵩如拜賜師自信終千里
孤燈照此青寒淚落圖史

黄鶴樓訓物無傷 戊辰

明月濟方舟載來泊江夏黄鶴與晴川屢得亦佛
且見子不習氣香骷窺斑馬鄭媛秘笈書而況皆
予冷微名賺我來良晤若天假雖則著述閒靜心
各已瀉高不攖世情熱亦歸風雅久無崔顥吟思
君同白也新詩愁落花畏向春充麗江奇若為思
悉樓燕飛光

壬子雲又夜至武昌月下呼予就杜于皇膈
子雲談頗情事不成寐作此贈詩

別予如新愁望予如古處分携難爲言我獨在羇
旅返棹沂流充問君欲何詣江上多友朋心返應
兒女林鶯漸老成春事傷離紆不如情淺人未覺
今宵楚風雨洗悲歡月夜照爾汝

鄭州道中遇風 己巳

昨日清明風落花猶可數早起出城隅杲烈如秋
午習習起青蘋蓬蓬勝高莽須臾到眼前乍聽類
鉦鼓如倒黄河流如爆咸陽堵人聲幾一驚僕馬

成雙瞽伥伥問前途隔城二十五心悸失所爲觸
驢疑觸虎黄埃染布袍掠之得數斛予家大湖南
素與風濤逆噂沓遊閒中變霜嚼遇鹵亦有五非
丁亦有萬強弩智勇不得施風霾捲塵土祇轅避
險行安知平地有寄語林阜人莫更疑巢父

賦得秋夜聞琴和諸公館課 己巳

萬慮坐秋宵靜寂無起止簷露月上來枯桐發幽
理我心波中迢若爲音響使步月來步琴前聽如

腐木滑沿[illegible]霜華空劣辨紋折隸葭荅木蒼焚香
憶彼美威恨托素商下背漏綠履願言敝黃金臨
風報君子

報國寺兩松　辛未

何山不種松何松不蒼珂獨此雙石虬寒雲靜相
裴披鱗剛督賦排敍無所我俯仰輒猶求氣勢翻
然左現彼龍奇身鬖頭依佛火嬌矯夏塵劫意若
警肅頊君然十八公並護阿羅界上振海潮音龍

起不敢望其圖萬斯年奇節尚擔荷

出都留別門人廖苑心

三年客長安所願惟求友長安敢名人古道棄如
帚我自愛所勝靜中辨心手識君當岔秋聲鬧已
相偶畏才漸畏名一揖良不苟察子神氣堅默默
向予剖鍼芥謹一時過此俗紛糾春天堯李華我
病若秋枌感汝意氣來倉卒投璞巩神明換其閒
默然飲君酒連床兩月心昔将出窓臨彊羌守古

今晨猶未昏有余觀雲參許予才孫八九兇復此
年少勢亦具童叟恨此真愛敬思歸數廻首勇忍
剖予行還家匪將母願言各努力相戒在畢仙皇
覽四部餘眼光宜約守尚論如擇家璧氣棱一厚
以茲待風雷鞭山山亦走離情脩此中但聽雙龍
吼

書贈頻和尚　辛未

頻師不諱頻欲以頻為字破衲裝寒光喧靜若無

累結廬人境間亦有溪山意蓄蓄兼蓄書丘壑略
已備能使孤高流烹茶終日醉客岔伸腳眠栖雲
凝其睛我觀真禪和了不為佛事微哉中酒人扭
着獅王臭

一燈沙彌善琴一燈者吾友劉雨公之所字
也雨公既為字說復索我作詩足其卷

世人在塵累任役思為僧我觀晁頭與出家如未
曾飯飽擊空鉢傚鋒無一能異之依趣連似慧劉

[illegible]出磬[illegible]香亦佛事奠因
歸愛惜教汝無絃琴字汝無盡燈聲影汝自覓秋
充留古篠

冬夜寄武陵姚綿子時湖北地大震

孤峯看秋雲子作秋雲王幽探若未闖遲之待霜
補紅葉洗山容出門帶香雨然諾負菊花愧向霜
林數松際帘屋光徜潮閑深戶興哉川嶽心直使
六菴舞著書多未成栩恐响嘍廳古來經濟人豈
獨憂鼠虎念子多幽居懷新待參伍人月影到地
關心詠梁父

春日客武陵逢職方廖鐘峯偕伯子遠心招
遊枉山至八方亭遇雨投宿毘盧閣曉霽復
步龍潭塔院有作 壬申

維舟看春山踏青青不斷全江弄一騎午奇新鶯
亂樹酒發幽懷入林如始且陵橋逢野雲冉冉邀
飛覩松偃竹亦烟風雨來山半高閣閉將令半心

[illegible]空香倒絲天淵[illegible]投笛闊素[illegible]坐
待雨先散吹旭落初鐘生雲變晨霽子規啼數聲
谷曉山情撰方潭照一龍古木蹄雙鶴再上[illegible]篁
間氣清色巳判山若戀茲遊故人堯花岸

谿上逢王天庠別去

初夏客谿邊共惜烟木好枉山綠一村沿谿待幽
討君情漸潛然氣力近深老登臨亦不妄哀樂因
自考回首湘岸花十季未滌倒英雄着兩衣豈必
求枯槁譬如善飲人胸中貴浩浩君自理孤音予
亦易新抱帆影散中流同出山陰道

武陵別廖逢心再訂秋入德山之約

與子氣誼深誰謂河漢廣半載寄書心雪月亦空
溝迢迢谿上山逢之甚奇想春歸萬里人見我覺
蘭槳孤峰且木雕坐待江雨長來太正關情安能
待秋爽

山中寄石呂叔太守

湘非不永深獄非不永高遲會日以邇何宜豈再
芳潭潭黃旟下百物求春育共崇自今昔樹亦聽
所遭孳茲覺朱幡露冕來西自天子誠四聰遐衆
舉於阜卅敬驅天風素心吹海濤纍纍十二綬問
不敢風操冀黃當在漢治亦公共翳經濟重明濟
察不祈秋亳高深湘獄内想見君旌旄拜手致師
師香露褰蓬蒿

楊修翁招同松梵園溪花

半舫貯溪光紅葉沿溪上雲吹繞松前人幽發高
唱寒條壓酒尊白鳥飛不讓舟中四五人心與秋
相向

喜中湘周五到舍以葬花巖再留一日

有客立江干不言何處宿有人前挽馬不知誰氏
僕帷哉樵蘇奴邀予到我屋祇禍暫勿拜葛巾且
新沐聚家知好友欣喜破雞肫老母辭屏帷此士
風度淑非不前母緒亦以具蔬肉譚深月既沉東

窓足加飯豈無米雪文明月巖前韻

癸酉上座主詩

座主太史瑞星張公汾陽人房師武昌令西邨錢公錢塘人吏垣文居汪公牟
國人鄉舉本房第二卷

男兒但讀書致遠安可測珠光每夜來恥爲衆人
得士生湖獄間抱志敢不特天風久非吹黃鵠空
有翼悠悠十數季慚愧在胸臆所愧非淹留濫竊
公卿識丈夫勤感恩翻恐消氣力如何奇遭逢吾

師手生埴師鑪皆精微鬼神不得域澄懷辨楚風
際士兼才德爨桐何足徵遂亦當拂拭始拿半生
心着紙纔皿色皇哉我師慈此道關社稷拔一幸
苦人豈敢謀衣食百拜漢水頭師恩等無窮師恩
天子恩文章難報國

癸酉臘月廿三日宿京山道中探觀音巖尋
磴捫水歷巖上下古木峭壁高瀑競響巖右
爲李季萬先生故居憮然有作

名嶽近人道其下如烟村齋廚逢老衲過橋知寺門庭前老雙檜一爲娑羅根柴關覆巖壁蒲屋蛟蚪痕古木飽鍾乳色亦與石渾泉響不可忍騰躍探其源高流灌千畝小具河崑崙香雪昨夜消濤聲喘人竟掬飲泉上下微覺分清溫巖阿受夕陽偃坐如剝繳戀賞形忍太出溪松路昏惜哉乎泉後亦不理茲闕

秋夜過醉嶽麓與焉樓公山樓看月

霜輕山木寒氣返如初夏清潺一聲微松濤向人瀉隔江明月飛峯高月難下兩客獨不眠响嘍亦不夜落葉滿樓風疑令禹俾化

將葉廬同劉朴先村三作 甲戌冬

江皋多閉門之子無足愛明月江上來照過青峯背發年方定交敢不闕幽對今在葉廬中留我惠既丙朔步若羅樹踏得霜光碎霜光白令離三人影

余正希謝史拍同邱擬岣 凡焦州江醉宿清

涼寺 乙亥冬

冬霜萬壑陰江影沒將夕畫舫泛客與不知水光窄忍風吹燭花谷聲入歌拍小舟盪槳來蔬筍出香積枉史如高僧城市無一宅洒深思苦茗同作虎溪客貝葉啓禪青梅花落瑤席我與寒河人一榻安醉息鐘鼓動林鳥磬盡東方白雙足踏勞勞前因悟黄粱昨夜佛前燈晶然照珠璧

出齊雲巖門小酌古楠樹下

下山如有思出門數回顧午風吹不寒小飲坐香霧古楠丫尺圍綠若萬春樹一樹當一峯雲泉灌其足木生巖未春堯花如幾度蓄洩巖內音爲我出山路充響於此分遊者商太任俯視下方人悠悠擲鳥兎

響山 歙州

響山自延響飛聲與之遊迴若率 致閒舉音何響

興分門亦不答耳樹聞雪濤

臘四日座師錢太史招同朱孔章讌西湖卽

事

簫鼓漾晴舟湖山蕩冬日臘梅花正繁寒香燦紅
橋檥舟跨六橋披文州湖質落木習殘霞無數米
顛筆欲步師友前春風振衣出

十三夜偕昭慶僧湖中看月

兩峯俱不夜好月衆霜痕獨自上湖舫邀僧開素

尊所向告空木寂遊如幾村夜深月益皎了不知
清溫莫便泊山寺方招西子寬

臘月十六日偕錢開先僧吉明蘇炭亮入雲

棲

寒雲不爾徑下山衣履瘤數里出雲隱隨探泉石
圓坦步衆峯豁天々精藍繁愛僧設碁局更恐前
路昏漸緣竹木上幾緣如朝暾俯視十數刹風聲
起松根再度貫翁嶺白惟江海痕松風振我衲屢

興自虎門泉落竹深處老衲開茶鐺已失南北寺
安[illegible]前後村時亦見樵牧有屋歸鷄豚野田莎草
淺夕陽無入窅溪邊曳杖影兩客兼一晃慈情祓
還尋山空依佛覓雲棲向晚路大抵似桃源

雲間觀海詩呈方禹老

禹修守淞九年不遷而廉毅如一日古人
所難也渠鋏時爲松患公廼築海塘數百
丈三年而績成有神功焉往觀於海爰賦

此詩

天地之積氣乃在大海端日月盪精鬼潮汐從兩
旡濤來如萬馬蹴雪成峯巒魚龍盡夜恐不暇爲
波瀾海門有時裂桑田無時乾淞漕十萬石誠實
如珉玕守吏化精衛銜土徒辛酸如何三四載海
岸獨不刓豈有秦皇鞭驅石爲海闌方公真古人
至潔獨苛繁三年舉卓異九年淹一官築海竟數
里案柘陰且圖潮頭不用射弩若神鬼安以茲樵

輞[illegible]齋觀月出潮水落久立骨髮寒歎息

彼賢者良獨難

訪陳稽公先生山居紀事 有序　丙子春

維時春莫來客雲間媛日輕烟欣然具艇過遊蔣木公推玄客往見稽翁繫舟入林覺風日之氣亦復有異翁倒屣欣然如延故舊巫山枕中數篇相示挑達微中旋揞籐花設酒茗登山臨流與會俱勝竹軒之

側用古宣爐以水煎沈香甲發山谷老人書二卷縱觀之其二題范寬釣雪圖其一爲某卿墓志草藁耳皆遒媚著秀屋花猶然神物也後入座者趙水部麻衣和尚有歌吹一部親觴上夕陽者則水部之青童也曲終月入翁相送至舟回望林屋繁星在天矣歸而尋之以詩

春水縣河干欲往親巖岫青峯如墮雲松篁亦遐秀吾逅修竹間明烟白圭賞入郎頭儼虛相延坐淸書亭陰在到床是公劉靈驚削酒烹籐蔬尾杓玉花涵示我枕中篇快哉發人覆兩出落翁書賞墨乃希覩其一數百言擦痕若屋漏想見心手端[illegible]理句讀煎香佐賓觀夕陽返襟袖異僧笑入軒悠然亭觴豆有客携鑾章臨溪試清奏山深耳目新林屋安朴茂是日公暢然微言數往復譬如一迦陵妙音震聲旋又如毗峽松聲東丘壑就廻

知地上人深心關漢宙健步送至舟意若有所殺河干歸路睨屋出草堂後草堂楊且縣再來爲公我

呈[illegible]董思翁太宗伯 丙子四月

萬物貴名壽天地趨一閃崩騫弗到嶽至人長獨春所以得眞戲慶若四海均　先皇後鼎虎關闊來詳輔夫子重當世踐更佈與寶塵尾激香海渦濁紅帽難才德弗可試安庭洞鋒鏑則與妙冷

氣公一三絕倫粗似燕玉眉曠達兼經綸無黨自
良史入範皆秀民玄尨抱鐘呂元氣鑠金銀時李
數混辱了不驚其神從容總禮樂恬澹辟衡鈞憶
昔嶽雲間我生之初辰湖南湖北雨種奇成龍鱗
大老關氣運一枉長嘆喻稱及禮公足天人師佛
身汪洋墨池水似我瀟湘濱探池得明月歸示湘
夫人罷采君山浦爲公編車輪軒轅若致問春風
起臣隣

舟入虎丘 丙子

破曉過吳門不泊良有意欲及清晨先入山發山
蘇舟行二里餘人烟雜遝翠嶂峭立平楚塔影落
無地廻剎畫樹束及門恐容易緣溪竹舍幽舟繞
山背出綠陰濃到天小鳥一聲墜幾之從此登晴
雲洗高寺

和秦淮結社詩將劉阮偎謝儒玉尚卿白門
竹閒洲上有營恩歸將折幷以爲別月丁丑五

風日非不深與命非不淺悠悠對秦淮脉脉方寸
轉江湘四五人偶聚皆壺邀五月尧渡宣竹枝何
婉孌雖則歌者酬我心若而醉名流激素風郢雪
落細卷始欲抽新懷彥命不忍遣日夕舷籌飛小
酢發雜篇兩了亂燈月肩動頰花斧情親廻及歡
意獨妨沉洞中原半盜賊東南力已鮮鍾山白晏
安天延或未建諸子誠及時爲樂亦敏廼而我重
悽郁歸歎萬處損湘紋百尺餘擬向柄霞展醉臥

日未能吾生徒促促

與劉正臣夜坐

明月不妥映爲君今夜深春風動芳舍相對聞浩
吟世人學漢魏版葵無元音酒盡互評駁起繞松
月林生平愛劉向經術能酬沈太乙尚可致胡獨
鄙苦心小飲與君論尚前陳古今

湘潭尋陶無傷夜話將無傷還自戊所

湘大泛風雅亦月間聽花故人及時聽俯風上長

沙車題二日[illegible]相見渾水涯怨子作宦早剪髮流
騶騁蹈湯無教思心陵纖瞀家作客到桂嶺閉欲
焚五車貫洲為君解語深燭淚斜十年閱治丸稱
意用烏紗作木淵所出未若海外遐幸不親瘴癘
選譯猗浮槎從我剖芳洲君種五色芽可以壽靈
蔎可以潑蘭葩與汝排雲叫閶闔東風莫剪故侯
瓜　無夢卜有太夫人而四十未抱子欲卜居于瀏

送周玄應侍御還朝

神魚就雲日久不顧萍藻驄馬変風霜豈能情瀟
草瀟湘芳草深乘驄辭故林天　且未靖何暇為
甘霖報國意如此攬轡懐古今三年蓍讜論吐茹
秉所欽締范書謙嗛自負將相任止此一寸丹可
以紆帝心帝心如洪爐裹謀如黃金投之卽奏鬨
元氣從此斟離騷何足念相慶在朝簪

夏雩喜雨黃又兼招同季真君最集寶善堂

擁抱兒女在側分得沾字

今日凉雨至披襟亦何娛庭戶敞靜穆乃覺尊彜
殊席開抱兒女映燈雙明珠所貴在情話可悉繇
竹汀采芰勝玉飯烹鮮勝松鱸雨過花葉濕番縣
窺盤盂徜徉數斗盡為樂弗敢逾不然主人與豈
惜千錢沽湘江盛五日留醉待菖蒲

雲間沈母貞節詩

子叔癸未歲進士子恩選鄉試同諸兒夢
也同行并藏秘志中

往昔游雲間流覽雲間志我友方數城鼠志勝幽

事飾孝多特書後者題尤異賢哉沈令母事事變
數門休文巖且才早凋若秋芙蓉孤五月餘忍死
質有為養親十指血哺兒古創淚家世非安昌誰
來鄙茲邪臨青報阿翁我有死無二一燈照孤孀
手自授詩易傷心詠折舟慟哭撫遺器可憐玉鏡
臺毀容不再試嘗指范家研此是汝祖賜能驅日
以騃螽斯日以熾開顏告九原詩若張目覷門戶
克若亂何心待祖懷四十餘年間未亡但如寄豈

忍見冰月刲下如得嘶一劇吊作來含笑責我志
居然古大忠從容成就義從容就義難男兒且多
媿　天子尚風烈表章釆私謚鬼神護其丘千秋
綠碑字洗毋朱夫人米霜烙天地

擬古贈高霽旃學憲兼寄懷王昆華宗伯二首

乘山不讓嶽及嶽意自平列星不作月傳月光始
盈文章接元化日月風會生假令古學蕪何以勸
高明鉅公抗經史五緯天上橫春風吹𣣞蠖赤縣

成雲英一吹玉琯發再吹洞庭清雕蟲二三子激
作鏗鏘聲鬥鬥朱張後敢獨求微名今夜岳麓下
森寒惟玉衡

其二

良工撫朱絃古調清且微正變隨運會忠孝風所
歸身不貴世好雖與名理進感嘆百年內日月羞
膏旂欽琴瑟湘澤向看北斗稱北斗何以尊斟酌
元氣機係子乞流灕沆瀣文章肥作者服王旦南

有崇邪丞局酬飾尚岩水深魚龍威孤桐自作威
豈必黃金徽

中湘月夜偶同周宜一石見五泛艭小酌至唐興寺前潆洄延瞩遂成斋樂辛巳六月

廻舟泐明月散髮乘涼風漸與人煙遠始覺湘天
空我情生無端樂爲二子融烟波漸以濶歌嘆當
水中洗盞浮白雪隔船捎青童逆上十餘里月射
巖壁紅巖畔古山寺下有靈鼉宫緬思廿年前僧

榻聞秋蟲當時諸好友獨與周子同石即最後隽
世誼如初隆仰視浮雲燗感慨良夜同潆洄亂孤
漁影過雙飛鴻醉臥聽船叟放流花岈東片帆落
未落青山橫曉鐘

周子昭叔佐十洲美人圖索題即席走筆

修竹影欖欒桃花紅傒遨婀娜兩素娥臨風聞香
下同心惜晚春不語秋波嬌疑是泰女簫在溪邀
夢綠花間立小鬟流朌若驚蛃疑有乞巢人縹緲

闓斯曲猗哉仉十洲盡理入情俾我情復無端勤
此秉樺燭

軒轅臺懷古二首

軒皇非貴壽天地難鴻濛雲英化金石物命趣五
銅騎龍下寶山乃在湖水中張樂滿洞庭託言師
崆峒千載禺湖上元氣翔八風

其二

青天亘湖水白日変丹臺至人非羽翰黃龍目天

來悠悠萬乘跡徒令攀者哀上有寶鼎雲下有駮
宮霄當特十六相豈無神仙才庸哉秦始皇赭湘
求蓬萊

擬古二首壬午九月獸濮川入汭訪章峩山刺史作

湖光渲千里鑒我不在波玄英流大荒飲我不在
和古今自斉悅靜灝通縮歌愫新向明月欲徃横
秋汭秋汭白若紈㸑㸑明江沱玉堂理朱瑟而戟

咏瑚戈坐令衆青抗金石成峩峩鏘皇四方來從
君飲綢繆

其二

秋煙滿我艇蘯漿向高流湖波萬頃綠夾岸芙蓉
稠楚事豈不赫入此鬪歌謳歎息濮汭木炤耀今
古猷况復使君才古人聊與儔箋經自卓筆理郡
常輕裘山川亦絡走爲之青雲浮羊杜去千載可
以紓沈憂

虎丘採茶郎試烹于僧閣 癸未春

春深溢宵露心知茗葉齊官採尚未畫晨問僧語
低今日施園禁遂得窺茶畦雲岳 名虎丘寺 石無唐
肘腫生香泥茗柯僅逾尺綠映靈草萋晴雲炤靜
摘送焙幽僧閣高花綠青桐曲房通竹西泉聲此
中沸索衲開茶甌碧若未經火芬過初登篚傾壺
就茗椀雪色侵玻瓈荳花 徽士呼茶作荳花香 未足擬秋芥
聊與踦飽啜旋獨鑒欣然歷前谿落紅胃人跡蹟

坐黃鸞啼湘靈不得萬悵望春婁逝

梁谿高太翁偕壽六袠詩 壬午應學使梁府

公徵別有序

真人抱玄德學易在龍初含弘納元氣配坤无咎誓探淵吐明月燦燦同蟠蜿徳星不自曜天地嘗發舒梁谿世高節清冽歸高閒伊呂伯仲閒素尚爲端居大椿秀巖壑孫潛香蕭餘靈護與之齊幾棠生瓊琚開巾有漢傳危坐授大藏詞宗起威鳳

雲氣當何臚命作北斗光開雲爲楚書書成會龐岳岳亦玉龍魚以公當嶽觀上遊見命壚日月懸其頻濂雒環其渠高堂在此中偕老何參與帝嘗授公偕金玉爲綺氍家藏觴不印豈獨羅隼旗前年海作觴[illegible]主今年擬作將衡爲申公輪霍爲河陽與兩嶽共一堂同聲歌九如

癸未閣巖已爲林可任太史臣資矣以一二

竹告爲既薦觀耀先生之孫可也遊於我之

自惜出都別以詩有上而迎[illegible]人之意和木

爲龍亢作光之何歲而識之

生平鮮愛惜寶齒惟寸心抱滕恢古人意獨崇森沈年年刖楚璞豈無孤憤吟此日何爽然把卷戍久痡先生慧超乘日力細珠林社歲已下拜匪獨文字欽糊名偶相遺微賞枯桐音時命撩蜒何風雲非所任公更勤慰撫使我感涕深明月不交映桃李思清陰終當受鞭策欣然從死針如何陳子

昂悲歌碎胡琴春風激海若意未棄啼涔

贈梁翁詩 有序 乙酉

新會梁先生斗輝壯負奇節事類鄒陽然術精深書成北獄

神皇帝既釋其縶役用之六館擢郡司馬歸林泉又二十年壽已八袠而聰明未衰好學不勸嶺海之耆英矣偶獲見其人讀其書以詩爲壽焉翁亦作贈答詩三首

生平涉江門欲往求絕學運會日以衰庠公亦形
遲歎息來海隅古道已希邈槎枒梁大夫金玉獨
追琢黃髮映日光青緗坐深幄手疏十三經憮然
發部簡云何入精微曾受雷與雹墻洞著紅筆乃
在北寺角憂患作易心饑寒讀書樂不敢注離騷
臣罪無洗濯　　神皇咨其誠虞羅開舊鶩迄今
數十年精神抱完璞更老事既踈龍蛇應潛確豈
有黃石公肯美東方朔願闢辟穀書歸與壽南嶽

瀧下采菊乙酉十月

溪水廣數尺寒巖覆秋英挩舟踄辟下時被柯葉
橫就巖采其華霜氣紛新晴微波漾霞烈夕炤窺
淺清竟日飲菊水常令羽翰生長歌懷神仙萬物
欽冬榮

憂旱詩

丙戌入兵數十萬集湖南五六月不雨作

此詩呈督撫諸公

枯山灼火雲湘水飲如匹黃埃數尺深不蔽塵
疾蔭柳無涼飋黍沙落秋實蜿蟺笑士龍綿象疵
箕畢毒熱燓清人銀河挩無銜憶昔辛未夏
先皇宿齋室步禱闍丘壇雲片隨鑾蹕商羊舞還
遲亦使弘羊休今年復何時言念徒悲慄三光且
晦冥安敢怨紅日可憐湖南軍拒敵如邊戍縱馬
食枯苗又役督其秫鞭民與鞭龍兩者誰見卹昨
值夢　　烈皇天門大叱叱雨師騎龍來左右持

斧鏁旱魃忿吾言百姓不可哭須臾闢霄霆再震
警偷逃蜮此淚如泉北望黑雲出

朔夜懷劉彥升自怡癸未

小艇挾初梅空山見新月鐘餘萬壑風詩情細於
髮與俏評唱之饑壺就高擲懷人夜未眠寂歷清
機發

愚公樓翁陵園五詠爲香山何師相作

愚公示閉者也樓下爲異撰堂相公藏書

論追若在焉押凫賦蘭則時一至其吟風
弄月有點也之意歟公乃曰不如愚之庶
幾更上一層矣

天地不貴鑿渾沌惟所留至人但溟涬尚與元氣
謀物大神理細海岸生特丘風雨備驅策宜置縹
緲樓樓中廣成子長揖崆峒秋豈知軒轅後智力
生伊周寶嵩我大愚神氣萬里沉登樓弄滄海日
月如珠浮左右列圖史熠耀無時休鼻㪍讀何書

歎息收綸鈎

飛浪軒

飛浪軒花石幽麗而石殊勝三字如蕭齋
飛白蓋師相縱筆風度亦殊勝也

木葉作雲響石根作雲渦山深物理遷奇至將态
何入門但寒山疊嶠華長雜中有自蓬堂疏洞臨
巖阿紅蕉媚綠天翠落生茗柯雲冀自騰擲祭祭
姣春波微鬪織女言奇意求龍梭報以金簡書期
以銀漢河曲江不作浪風度曲江　多

碧晄亭

碧晄面沼背溪從海門入則先亭矣湯
半灣綠淨不可唾大似西子湖六橋以內
也

芳風藻波色垂柳如斜川幽香四方來乃在書舸
前左右若木奇虬蝸蟠虗簷長鯨吸一碧勸影杯
中天溶溶鑑湖水海氣同澄鮮捨晄僊時顏駐以

丹砂泉沆瀣不獨酌日夕邀神仙

亦仙舟

仙舟者擬蓮榭也池中多生並蒂而石麟
抱送晚類汾陽咸曰蓮瑞表朕池矣

西方有蓮華華開作金色芙蓉玉琢成何事勞畫
刻天人海上辰地湧百千億花身似木蘭久具舟
楫力況復嘗有光相隨在禁直波通太華嶺湖引
昆侖側一葉出海門偶被仙人得來之泛滄溟投

以雙小蕊緌珠迎理花鬚若天孫織青絲嶽嶽來
嘗削炯南涂

山中荷時宰問遣兒報謁之 辛卯

莫江翠緺過青雲浮其端巨璽擘蓁蕪乍見遲珠
瀾美人姿沁玉手弄滄海九乘雲撫琴瑟偶向湘
君彈咸陽不獨立意若傷鴻鶩鼓吹六經字潑招
江天棊腓無貲錯刀可以剪我髯憔悴五秋柳嘯
能剔瘦瘢悵望朶雲下蕤蕙何閼闌因之金衣子

飛就紅藥闌從公乞明珠或復生羽翰賢達應
緯古道籠衣冠天地豈長在漁樵誰老安顧覲河
陽花春風開玉壇

戊子夏五旬不雨

夏雲不可禴春莫早乾封西疇蕙色悴木葉生秋
容潸夫北窗下鬱鬱附老農但看碧雲變屢喜雲
氣濃雨過白鳥外微沐灑我笏須臾四陰合覿面
遲晴光桔槔廢復理伏木如渴龍咻奴積植力歎

息罷晨春我行慰勞苦還問索逋供五月湘水涸
物理非不凶大吏坐洪府轉疑爲秋冬徵稅并三
時日烈天河壅鬱憂輟抱甕安敢蔭長松

新秋走筆送劉調生南下寄問郭步老

新秋湖上露的的蓮花香花前送劉晨酌酒中泥
黃遙見大雲山浮青下漢陽上有晴川樓鸞鶴將
翱翔因君致素書寄意高飛鳳矯舉天地外神山
豈渺茫君看洞庭月已作海印光五嶽自蘊靈

哉懷故鄉

送朱嵡之復遊竟陵寄懷吳既閑胡君信譚
茫卧諸同社 湘纍草

非鳳敢辭羅是麟寧得畜岣嶁發地機神理日闢
驥伉儷湘上蘭風雨摧中谷信芳當見鋤濫伐及
餘藭馘盆望晨星隱躍見五六孤鴻郢上遲氐霜
照幽獨風義所未洪幸不責愚繆高天寄浩歎川
巖烱心门徵用延陵季欲乞則娀鍬義介敢不安

古道各散樸君具奏雅門彷我獨悲歷何時故山
雲更得相追逐春草碧汀沱夢到諸君屋

還家四首甲午釋繫

未秋嶺雲白四顧生浩歎離家非行役歸來異悲
歡用大笑相迎意定含辛酸小孫尚相識牽衣入
門闌兒女各拭淚諦認心始安扶我拜先人自覺
膚髮寒言念生我易未若今日難堕地五十年殺
脫匪生翰詎意舊巢壘未敗猶可觀父老更爲主

骨肉新團圞濁酒未恐酌枯栗未恐辭忠孝事難
一死生情百端

其二

新篘盛滿盃新酒酌滿卮諸孫競相勸幼者將我
鬚出門霽歷屋手抱初生兒歸闡背地泣始悟殤
子悲百年苦情累哀樂集一時乃翁幸生還理遣
卿自持假使魂歸來此哭當爲誰達人齊彭殤莊
叟眞吾師

其三

慶日衡門下遥看數村雨雖不雨我田心爲四郊
憮隣叟枯槔息餘力事場圃爲我慶生還牽來致
酒脯開顏說時政城中好官府今年賦役輕官軍
不掠取喜公頁賜環小康共胥宇餘糧或可貸君
莫憂饑苦深荷諸人言此意數淳古

其四

牆西小茅屋夙昔多清陰雜植萎與栘古木高且

森去年主人厄㤨物歎空林六月大雨雹拔木無
拔我今生放逐仰視天沉吟自痛失棲託而復
憂旻禽池栘且未折芙蓉亦能深何意毀斫節轉
令采者任莽齋既頹落畢柯無風音長歎藤蘿下
徒傷松栢心

送別虞景高觧長沙綬

鶴性非不清或爲樊所摟雲心非不閒或爲岫所
枉古來英俊人意豈事俯仰爵貴長可無遂亦累

高門君家世剏發天陞施跡衰落落如君才掩映
卿拚長閒米字荒城捧檄乃被讒遣佳守前只鳴
琴困掣掌一旦去此官翛然慰初想放鶴而歸雲
湖山恣長往讀書飲中冷春波盪輕槳千秋彭澤
名賢達勝蹤廣兒復兩高堂年齊賜几杖君當著
萊衣樂志敵古養天運苟如斯道貴映林莽相送
匪世情雪照寒流上願言踐嘉遊黃山聽松響

暮春陳長公來郡城聯床夜話感賦有述

荒荒古潭城春月照茅屋好友隔季來諦認如未
熟匪疑顏面蒼悲酸久相蓄前年春雪寒倉卒被
窘戹眼見我毀巢赴難過江麓以身翳蔽之不顧
還者月將濟更在颶須臾及淪覆聞君呼路人疾
若包 脊 巽未幾羅織成命賤不可鬻世亂鮮親
朋恃子逾骨肉脫驂聊有心細事見真樸遺我丙
穴魚假我春畊犢爲我飲圖書代我謀筮卜務偟
兩歲間用意到寒谷一旦荷巨靈皎然出溝瀆戈

石作聯床所衣對新沐此身人也非今夕相依宿
譬如黑風船茲始及平陸當其揮救時是予所仰
祝把手出洪濤痛定色始復再拜謝路人於君返
默肅志飾君所憐餘生徒燯燯乞君湖上居緊裟
借荷竹

百鳥統鳳圖爲蕭祖黃廣文索題

天地弗常閉豈遂無翔鸞當其在丹穴竹實不苟
餐往往立雲氣審視青琅玕卑哉鷽燕雀蘋末生

羽翰仰見九苞彩照耀海日丸衆鳥自臣妾風雲
何共覽詡如鳳凰意獨立梧桐端軒輾千載下阿
閣想高寒

臘月廿五日譯錦老來竟陵邀過寒河夜與
雲表林表只負玉章竝集念友夏達韵擬陶
昔所訂交皆作古矣感而有作

二十餘年前日作寒河想風音或不遐屢出輕漢
廣遊屐與公車所至託聲響荷宅衛家詭交靡亦

參兩甲戌在長安面受鶴灣擧相期竟未踐天地
遂鹵莽餘生始一來交者皆逝往歸然第五公嶽
色獨高蒼背前諸玉奇羅列衛仙掌感歎拜剪石
引覛各庭㮣覩其星所聚德寔映鄉長衰俗得後
交快雪齋玄賞山堂落照深雖肅溢梧㕍寒河藴
風義獨不敝天壤所以江潭人驢背寒河上

王報菴省元中歲奪嗣傷將之氣不仕癸巳
秋五十有七兩姬並舉子丙申春邀予過桐

雪堂見其雙璧長曰秋成次曰秋實能揭[illegible]
矣報菴索言山二歲青之各得其一

天地旣大冶萬物辭朱明所貴有顆栗熟齊而待
清君家舊槐龍葉葉含瑩萁元苞後更發雙萼同
時生浴以玉香露並錫秋嘉名瑕玗不偶實氣足
百寶成詒穀意如此亦曰欽晚荣婆娑弄雙珠掌
上光盈盈譬如種榕橙三歲具崢嶸世德類太丘
俎豆於庠黌（大翁祀鄉賢）醞釀見爾輩拭目麒麟行爾

帶長勿慚阿翁漢老吏

正月十六日仝袁特丘譚錦秋采希玉賜來
直集賜雪巖劝君登宴深夜酌月下移席小
齋賦得明月照積雪 丙申

條風吹大野林巒媚初春含舟信步屧相與爲芳
辰華燈齊四照不知湖月湮夜深歌舞出皎月窺
橫陳積素非一色多光帘滿輪乃悟林表雪槃槃
流松筠豈無絳紗幃張樂宜空曼更奏向爐莫縱

飲親形神王人賢豪間雲月來爲賓未覺東方[illegible]
梅花飛玉鱗

客邦乞李太守松茗兼惠砂壺賦謝

曦喝苦沸停春夏如轉軸永日思桐陰聊復得叢
竹參秋喜久晴旱熱亦傷煩豈無沱與潛道遠不
可掬乞公寶露餅深情荷滲漉松雨前香比源
佐以荆谿壺色若丹砂熟曉波漱玉泉尚
不自烹淵珍亟清者薔江波待梅露

夏雨無涔深且勿乘龍駛使我泉豐實默然惠爽
衆感此用淵穆紫惠二泉名

擬古二章奉別劉雲齋先生丙申六月

黃虞去已遠海若無安瀾靡然事伊周豈知仁義
殘長謠懷古人高山日蒼寒潛木獨蒼蒼矯立雲
中鶯孤鴻凌霜來相留啄琅玕雖爲飢所驅食必
瓔琤盤從君飽仁義欲去心盤桓

其二

楚嶽有奇峯獨爲雲所關其上千尺松亭亭絕
離羣阿謝時英高埃寄皐遼寂歷江上人情親覺
嫵媚春風披拂之坐蔭月三四仰視松精神亦悟
彼蒼意兎絲何盈盈琥珀晚乃出嶽雲無常升義
馭時綏變願言南飈薰殊隨夢松至

田家詩

東風靜如細潛與寒谷絲乘時衆草木蘇嶽野林
泉舉家事南畝酉老警晏眠驅牛趁日出帶露深
㽞田東山有生雲漸暗鳴鳩邀春膏固所期但下
莫連綿值雨剗復耕犢力農良便志願則如此蔑
笠隨彼天長歌一濯足萊飯百花前

童子於齋傍作菜畦

茅齋數弓地屈曲依古柯漸看新竹客剪莫除青
莎樹下甚小畦亦復臨池波童子綴經營輕鋤兩
來過雜種藕與莧掩映樹上蘿紫絲翻芳風幾日
成圃坡黽勉植嘉蔬秋葵不妨多將留野僧飯小

䅣長砂鍋助我發禪喜間一醒酒歌庶幾老圃
抱甕同蹉跎萬事托蔬木清微吟仰嵩

爲山田父

世亂無深山憂來何可測皇天恕農夫辛苦歷畚
賊山田高入雲人犢相負陟泉多宜秋乾歲僉得
晚食婚嫁不出村井春婦能力有鳥催春哺有蟲
促宵織鷄黍時一烹長客非相識幸是古親鄰少
年同釣弋爲言城市中滌滌塵坐色高冠自背先

顛倒弄文墨尘食好鬚髯顢頇報軍國李令說人轂昕而太息

紀事三章

忠烈劉公祀事詩 有序

癸未九月六日賊破湖南楚撫君劉公熙祚仗節不屈執之至吾邑之道林士民謀脅螳臂相奪賊怒大殺掠殘公而去爾時全楚大吏皆抗賊聲者衡恭司李與公兩人耳旋奉 旨贈諡立祠今既數年長公義錫來修祀事守敘鑑餘及進昔賦以紀無生氣然讀侍御公之遺烈未有不髮眉張而涕洟者也予適縣山中時長公貽以史乘讀之悲憤愈觸舊懷閣邑大夫議更奉主入佛廟與食廟也貲守黎帽方斷易木之承冠徐稱生物尚欠南州之雞酒暇時里言川嘗楚步云爾

忠臣社稷衛正氣天地倚國步既艱難猾寇使斯理傷心烈廟中餘殺綱廼弛節鉞爲之墮兇鋒入無壘赤幟走瀟湘膽寒劉直指劉公忠孝人古之真御史督戰九疑山氣欲吞賊子悱哉風雨橫危靜朱陵圯緇衣就檻車半壁鼓譁死瞪目下長沙意在汨羅水芳洌小瀉江波濤爲公起奪公事不成成仁亦繇此慷慨嚴顏頭怒切睢陽齒節義感草茅精靈痿崗芷常山有令嗣肩髮終歸里公言撤末流謚爵章貞執千秋屈原廟熙耀潭城裏我嘗拜公祠雲衣薦淵藻今日讀遺篇秋霜聲滿紙毘陵望廬陵悲歌正遙擬三光倘不淪百世與頑鄙髣髴獄雲間森寒來劍履

湖南寇事詩 甲申五月作

崇禎歲癸未幽寇壽全楚嘗其破鄂城遂烽逼宸宁武昌萬乔條炯崖接淮汝闖賊犯金陵献得乘間舉仲夏黃鶴悲化作今威評撫軍先渡江萬堞

無人捉紅旗入來驅十餘萬士女各皁護賜門散
髮拔江渚頃江水不流逆氣橫巴江湖南面色日
赤盡千里秋幾年尚苛斂入闖氏所仇賊始建旂
號八月攻湘州偽人蔡司李獨爭張許偽捕而要
守帥望卸悠異謀引騎哭上嗣須臾傾北樓司李
既抗節孝廉亦被拘閹豎與逆將左右于沐猴飛
像下縣官迫促冤鬼寒獻賂以緩難劇民乘爲奸
販夫與牧豎迭殺宰尹冠驍騎四郡馳焚索盡馬

鞍艮蘇江黃人教賊爲恐殘遮山似兔罝圍人密
城闖惡少凭鉗奴猙獰拔營盤簡簾紅錦襖佩刀
雜綵犨武署爲曹省武名爲武弁濶翻報讐怨殺
奪無洋酸但作關西音即得胡越存可憐賢良子
草鞋袒裼单百計寘闖闍畏爲賊所干華屋戒琑
林棄置臥墅豺悲哉衡陽郡賊目擄王宫張設偽
守令孝秀被脅從恫疑五嶺師大掠趨沉龍蠻騎
雜牛馬別部驅女童妾槩食壁外燎柴焰營中雜

遝白銀甲婆娑紫貂襛黃面橫刀叛跳擲如齊態
云是西府王自謂寶馬翁濱瀉兩水開屠戮道奇
兒斬截婦孺手委積丑腥紅生人魂未復十日還
復東陰風滿我縣屯劄落千重驟然陰風黑叱咤
屠章縫章縫亦何辜指作抗逆徒一百四十首究
橫落須臾怨氣成毒雲大聲奔賊隅軍中自詫慄
比曉而前驅嗚呼此事慘有如秦坑儒一云是仲冬
月風雪陰霾殊昏 二城壁間人鬼還千叁往側自

拔幟官軍得張弧前日溫家兵沿路來焚屠滿
五百里從此蕩室廬怪哉湘鄉兵四三犇田夫乘
閒集黨與駕言恢鄉閭無乃撫軍誤輕聽前執殳
揮殺忿剽掠強食膽氣粗犁鋤亦藏盡婚我書豈
厨泣于明年春逃官稍欲出覘祭還姑蘇賊去亦
當至公座氏開堂下令擒偽職雜弁與豪胥提騎
大得志痛哉誰脅之覡巫役相治幸聞李中丞融
過用撫宁太守猶堵公覡後亦還蕭洒弟沾均來

放聲弔忠義荒〻埽宫廟莽〻罹羅織于時疫且
饑後骼掩前觜斗米四百錢議賑不及施假令花
源來行事多黠鶩寧人寔教祿又奉覲祭意陶子
公車疑肝腸痛壓地恭功強近親冤死多異事老
母弃妻兒生得鬼神庇早計脫虎口亦賴吾子智
相見嶺山險道生萬行淚何日慟哭難作書上守
使一請再請用慈吏恐見兵火餘剝亂復
恣肆且藥倘不守嶺海或可寄漸閩都門變憂怖

不敢寐世亂人命微詩書日頽墜避此當如何傷
心聊復記

榮木堂詩集卷之三

楚長沙陶汝鼐燮友著

男之典輯

七言古

西秦道中寄懷終南山 癸亥秋皐蘭草

吾聞終南之山曰地肺違與華嶽同起止非海非嶽非人間紫霞濟濟潛雲詭蒼麟白鹿紛往來晝日飛仙拾瑶瑟巖栖絕粒毛羽生多是秦時采樵子無端盧种走聲名一幅巖泉落塵裏至今虎豹穿幽奇悵望中條白雲起我思赤松黄石眞有無秦皇漢武終凡夫胡爲乎萬里蓬萊求不死長安咫尺空仙都

洞庭阻風懷母 戊辰

岳陽四月增春水湖雨湖雲變吳喜綠草如烟了一隅漠漠清陰無起止釣艇全家老洞庭旋捲蘆芽鮹江御風南風北不愁吹阿母何曾望遊子

白鷺行

家雪几長史署中有馴來鷺久不去既去復來偶留飲深竹間鄧席作歌

白鷺來何所蓦馴如家鷄舞如鶴風波處處菱草脚番此清癖足相北大大忘機如栗里應接羲皇卧秋水清陰白鷺無主賓振振于飛亦爾爾豈知去復還庭除孑然霜影至吾廬童子烹茶向君咲鷺可不來庖無魚憶噫鷺來豈爲鮹與鮮高人之堂如五湖

過延陵掛劍處感悼吳公韵去春云亡不及執手

緣栢毿毿沙微日我思延陵轉愁疾故人已歿劍何爲生死幽明心自質那能貶眼負如交寶劍徒仟我心失掛向墓道春草青風雨一天肝膽畢延津化龍龍已無今古延陵劍在途腰間掛猴亦當有幾人脫贈如徐吳今年寒食去年發季札一去

千秋孤對茲芳亭思菲蕪

送楊木心駕部主試西蜀 庚午北森

大義之雲億萬尺香雪冊砂發爲壁鸞秋一度既不售難得波斯眼光赤錦江自古多異材三年心血嘔於璵吉甫以後自無敵眉山一家尤俊哉千載幽奇不可截當代新都亦岡絕勳名節義豈暗長求之此道如磁鐵鐵網珊瑚七十枝此行君眼者爲誰楊家子雲尚書即香報植曾推王之綠筆承恩引青綾水霜滌靴胄無物虎鼠三千命符君今此身即儺佛送君酌酒聊復歌草鞋應舉子柰何屢經品題作時雋司命豈復相淆訛所願秋來兵氣銷文昌武曲厭招搖威鳳山顛爲羽吉聖燈影裏得珠龍有士如雲心似雪看君携取月邊朝

湖岳堂成爲中湘周五作念譚友夏去年客此亦有詩

麩甚懷湘憶湘雨知予移家近江游尋君月亦到君林輕雨先肖滋花土難有雲尧如此堂遥置山川在君戶著書此地吐氷霜湖岳在前不敢無舉家清簡愛深栖更傷高齋搆庭廡燕泥春穩一帷明梅花半閣湘天午我來梅下冬欲闌烹茶以雪分花苦蹙然更畢數年思一亩神明映賓主在今時事敢求安經濟莫須周稼圃山高水深爲汝居詩書氣足如龍虎洞庭南嶽奇復奇轉向君堂閒參伍君言卜築偶臨阜萬里風來送檣櫓清[illegible]度故人舟亭亭江星森今古

楊修翁少保招集西莊樓看武陵紅葉

武陵舊是雲霞區此樓能令山水趣深秋萬葉經霜飽欲挺桃花花所無陰晴眾釋爭一午爽氣如披瀟湘圖用楓紫柏不如敷平林橡葉青相扶須臾眼中亂朱殷秋光若爲紅先驅霏霏灼灼無邊闊倒如赤縣樹林相酢醉此亦與之俱行時所見

昔秋虜東山李白天爲徒前指青峯黛若妹我思
擊碎千珊瑚放入巴陵一片瑠璃浸得霜根瘦
紅際秋冬濕不枯尭花何必專其榭

初冬舟中作

霜吹徐徐來沿舟人蘋蓼好山迢遞青一鏡窺飛
鳥白鳥差池穿野菱天寒木落陰稜稜薺雲到地
無一影紅蓊闘村知幾層

武陵別姑蘇吳友于將赴北闕友于頁甫雍

詛稱同譜云
清秋雲醉落君船與君一拜高湘天解衣放珠照
我磊長才豈獨驚四筵男子負俠不足異詩書氣
欲如山川文章有神交有道剖我肝膽陳君前歲
臘遲予朗水上歲闌風雪生淒然屢楦開懷易今
古高歌醉向青爐眠沅湘之間雪月內心神一際
形相聯衡嶽小艇別江路依依背槳悵風烟綢繆
骸骨各有好努力同整雙鵬翮思報國恩當壯年

于波不獨別因移在山梅花暫相送裝與春光留
丁邊

春風行送兵憲金公觀察九江

東風歲歲辭鶯啼綠遍沅湘春弗住功深豈待桃
李言山尭水尭自情愫送公正值東風闈畫角雙
旌引舟輅洞庭彭蠡相吐吞日月其間滌烟霧此
身如春周兩湖七十二峯遍不足看持節鉞定西
南海上無波敢相怒輕裘緩帶玉花驄虎豹六韜

弈指顧開閣當延遠志入江天半靖井棠路從
將相皆英多每借山川氣相護莫將衡嶽日邊雲
但漲匡廬千尺布春風春風滕閣高秋水長天悵
一賦

張和仲遥徵香海居再泛詩分得字

簷濡送春春欲午客歸晴亦還湘浦發君沙棠舟
上詩再遊能及晴光嫵畫舫青簾映幾人坐看雲
起翻歌舞我友寄書如寄笑愛我前遊兼我數不

知蘭亭三日吟其間亦有何人補唱予和汝隔濻
湘楚天半夜黃梅雨

閏八中秋得月寄懷郭考功天門

明月豈獨宜秋輝秋來好月尚難得今年艮夜肯
再圓後者乃與明月值秋月知歸何處樓美人夜
坐星河過閒番一手弄天童木鏡分明照香國蒹
葭白露吹我懷相思亦共秋光力青峯歷歷江上
頭此宵如在儛舟側

朱醴陵索賦淥江橋閣新成和夏肅公太史
作

淥江江上峯紛然紆青帶碧爭漪漣長虹番卧不
知尺畫欄兩岸浮人烟數葉漁舠亂鷗鷺出入望
之如洞逷亭亭婀婀木樹聯三載花陰人醉驅誰
爲此橋二十四能携明月縣其巔上有千仞之梧
桐（山名）下有百尺之醴泉乍見虹梁駕蜃閣若驅
蜃鞭填鯀川人人羨吏如神儒太史先授珠玉篇

亦有臨邛橋畔客從公賡泊米家船夜聽漁歌蘋
汀岸蔚藍春水縣門前

遊齊雲巖醉宿紫宵峯走筆贈道士

玉屏萬木冬不黃綠巖列閣如阿房巖前棚梅化
龍去夜半猶然留古香蒼蒼一氣浮青玉星月不
知何處光醉臥石疑儒掌叉松濤瑟瑟飛玄霜早
起探奇不能待十二樓臺峙霞背三姑五老何紛
紛照入酒盃如瑇瑁道人邀我自崖歸落葉聲中
搖地肺煩君一割紫眦峯沉醉中山千日內[illegible]
（紫眦皆峯名也）

釣臺懷古

桐江幾里峯如截紫瀾數尺川光纈漁郎當日着
羊裘掩映青山作簑雪御床熱晒野情橫光武功
成不釣璜廿八雲臺齊列宿客星孤與故人明

客延盎堂大醉走筆贈吳虎文逸叟

山翁山翁來相尋愛翁憨憨無市心愬倩老年只

遊戲買骨一生惟苦吟手持詩卷字漫滅喃喃向
人讀不輟苦茗十椀翻皐然短影如猿瞅雙雪我
友齋頭置一壺招翁宿宿倶胡盧梅妻不厭孤山
老鶴子還將窣桑雛隨人笑罵只恐機天公放汝
出籠飛無憂三萬六千日便食梅花也自肥

閶門東雅堂秋夜留贈徐民表伯仲時主人
將應舉浙闈予解纜還楚

庭前叠石如叠雲石根雨過涼氣氤主人愛客歡

數日蓮花亦欲同我醺深夜月出花不勝玉盤[illegible]
落妝珠翠東方漸明歌未闌最樂人間好兄弟君
家兄弟有才華架上遺書萬五車閉門窮究自丘
壑與人意氣成雲霞我今欲去瀟湘北感此孤鴻
恨無翼姑蘇臺上楊錫心一曲菱歌留不得明日
西泠桂樹秋與君同發木蘭舟青尊高駕別絳節
廣寒遊飲君酒為君謳六橋明月相思處縹緲天
香十五樓

虎丘千頃雲閣上看雨

雨從西山來雲從太湖起生雨生雲風滿樓青天
之色如洗木古木千章共一聲電光裂入苑縫明
閣鈴語懸片時溢落葉欲代雷轟轟斜雨撲人紵
衣濕山頭有屋不如笠坐看捲雨過湖南還我青
天只呼吸我纔到山山陸離銀蛇石虎爭涼奇泉
東添香更添雪石逕如曲復如吹遊人寂寂斷雲
冷歌吹不明知是誰在聽山下真孃珮風雨闌珊

過劍池

吳江觀兩龍掛 時東吳久不雨

天門日白纖雲黑吹之墮海海岸塞江雷一聲剪
海雲矯矯雙龍掛天闘初如青霓插水中蜿蜒漸
與河漢奔雲[illegible]日光下雨光照見龍鱗與龍鬣雙
尾乖乖觀者驚多少葉公皆走匿眼前海田如此
枯望汝為霖[illegible] [illegible]得君不見真龍在上鞭其臣須
史要挽銀河側耳聽蜿蜒向夜啼百聲 [illegible]漕咸汝

德勿酒勸龍龍莫驕一滴妨傷稼千億何時與瑕
壁間梭與子春風共宜力

和馮根公周景虞還贈瑕玗女子歌

瑕玗女子題詩德州旅店周千搜得之其
詩與序凄艷絕倫如古名手自叙窮騎以
奔俊人事亦甚俠云

天公無情當頑癡英雄情深化女兒用武都丈夫事霜戲
月落孤店裏有人搜得瑕玗詩瑕玗嫋嫋在香閣
重鳥不如朱實落碧海青天心暗飛竊得吴儂箋
雪葉名花自矜翻自憐玉顆有濕齊州烟背即題
壁寫幽事詩成要使瑕玗傳一字一句冤鬼死聲
聲叫入心脾裏門掩梨花何處尋墻頭竹色如古
紙周郎好奇引燭看讀之未了情無端擘箋刻畫
瑕玗字晨光澹澹撕秋鶯拍案高吟破人惱獨與
馮郎夢顛倒酒醂酒醒不得眠兩詩亦比瑕玗好
携來燕市縱視之燒盡香爐最艷詞私憐瑕玗不
稱意搔搔一身令人疑可嗟乎雪衣豕斷轉俗也
破檻英雄亦如此恐君誤網瑕玗看瑕玗竟是奇
男子

津門留別祁康樂金語 丁丑

去年送春烟雨樓今年立夏天津頭長安一度花
如雪孤客向津楊柳愁楊柳津邊青雀舫才人年
少官金吾前月見君出肝膽來時假我雙飛鳧書
舸輕潮風日美開尊設局神明喜素心一寸那得

知木乳交融玉壺裏與君登臺望海門黃雲欲捲
青天奔腰間彤弓 舊皇賜去歲射潮秋潮瘦醉
時請探篋中草我欲題詩避崔顥神駿稍憐隱玉
花鶩皇終不除文藻感此相依重結盟文章臭味
在前生座中古道照顏色未別可憐方寸縈贈我
寶刀壯歸路千秋之心吾已傾遙遙憶君好風骨
明月夢中滄海聲

月夜偕方虞伯李天玉載酒渡君山 辛巳冬

入舟遥見君山紫崗翠聲陷白鷗起中流風細波
不已笛裏梅花屑墜木木清沙碧隱瓊樓明月船
廻杜若洲巴陵之酒滿雪甌手中影落青浮丘

擬赭奇報秦皇歌

君山寺前銀杏大十數圍傳是秦皇赭山
所留中裂若炭而枝葉特盛歲結實可數
石其真能册取祖龍者矣作報秦歌

扶桑地老六王畢八百湖光變風日扶疎小奇
湘山帝子祠前雲似涂龍舟不進聲滿空千奇
奇光熊熊山桂憂傷木蘭泣須臾萬頃湖波紅欲
軀半作光明燭以身蔽千寒玉天昊大爾湘雲
啼捲起銀河灌秋絲鴨腳翻風自少年蒼蒼一半
生雲煙昆侖西望穆天子海上東思秦仲連吁嗟
乎祖龍竟受真龍乳君山作風泰山雨勞君術火
驅蛇虎堯時未赭軒轅土（山縣云君山不生蛇虎）

報國寺再看松歌　癸未十月

此兆有松丈卿與此兩樛枝最奇肆天矯紛紛不
抗雲鶖起騷龍護珠嘯黃山圖中石壁間雲根養
甲當茶頂燕市摩沙古都邑何聯離奇老怪如名
山寧知假松篇卿在帝城裏斜殿珠林數百年說
說清風洗誰耳我來吟繞幾千遍再拜寒蒼問松
子貴從遊人春與賒將尊偏爲海棠花（院中有西府海棠最）
盛植今歲晚多霜霰誰捧冰天寂不報

癸未莫春與既闌柱三邀孟津大宗伯小酌
玉泓堂海棠下爲予既蓋思翁卷復有作和前
尚書留中萬象滋接羅騎馬知爲誰邀來小閣散
細帙晴光一洗春凄迷匣中各有紫端研摩掌欲
使先生見思前片石堯花斜揮毫且得從茗戰華
亭小卷擬若珠傷觀衆目如鵾鵬欣然細楷盈半
軸超軼晉漢無前乎庸木學古但願息荷公相勗
高天羽虎蹲龍睡青崗言此石龍門增氣色

欧嘉可傳孝水子劇印事

嶺南韶石滌雲煙嶺南高花紅木綿陳家東皐兼
此勝名花惟石尤可憐引池勢欲爭溟渤虛閣揺
將碍碧天天青海白何縹緲登樓遠見羅浮小步
步珠崩雜素齊凹凸雲根割昏曉選置琴尊待儁
遊門前蹀躞飛腰裊飛來玉勒幾行嘶花炤晴空
石炤溪斜穿水榭沾紅濕直上芳臺盡絲騶東皐
主人厭酺春酒玉壺君爲携憶昔長安酒樓裏
君誇丹荔津生齒又道東皐第一園使我神馳數

千里此是東皐夔也非手擘鼎九問歐子

采蒿歌和張子尹 壬辰

采蒿歌一一儂自理音節煩君撫雲和南山舞龍骨
巴養西山古薇焠仙掌蔚蔚香蒿始滿原羣筐競
捨愁無言幾家剝粟作盤餐飢腸半溢如蒸蘭老
人故欲強藜藿爾輩少年休淚落門前曬蒿日已
晡笑我忍饑猶讀書天生五穀不得食終日采蒿
宰有力但願堯舜在上千年豊爾蒿作柱爲蒿宮

梅嶺逢陳秋濤大宗伯赴行在走筆呈贈

日月不沒天地敝紫星向海光離離中原但且那
得知請看輦上乘皐夔紅雲度嶺峯嶒帷三光四
岳朔羽儀蒲輪無塵人語佤乾坤正繫公安危十
年讀易齊險夷能潛龍見豕莫窺風雷久發金縢
縱衰爲新開元祐碑半壁山河將相賁廊清何第
組王師溫公入相婦孺自麻字炤尊與夔元氣
茫茫赤手摘沐浴日月還甚覲周宣石鼓文如蝌

更續清風吉甫詩吾生猶得逢昌期

壽傅撫軍時念母請告兼爲勸駕述懷 丙戌

開府列斑劍出塞耀旌旗英雄意不愜中懷嘻得
知生同徂徠松長同泰山雨兄事皐與夔倖然弟
召虎皐夔豈不賚臣辟當時召虎皆因人江漢悠
悠鑒來往秪今獨濟誰嶙峋廻環兩三山愁見玉
氣地豈無古陵母與㬋知大倫天雞逝帝日覩側
喚起英雄聽不得洞庭十二舊青螺髣彿齊州九

坤色烟霧風消坐娟餘南陝一山思歸與更道劍
津龍隱躍慨慷直千丈戎車自能有時服魚服勞
君沐浴還黃崖朱嶽開雲接岱宗憑龍一掃中原
鹿不然今日將安之劍君歸否為君覓功成應得
還慈幃左提琱戈右提印歡母嘗如在抱時

夢松篇

春夜夢入故宮繞步虬松間金碧歌殘翠
陰拂面寤而歎故有述

道人貴無夢我所期夢隹果能到華胥庶幾蹔
懷不然華與嵩又或東海涯且得避鬼帝春風臥
茅齋昨在山春氣如蜜月靜花趺枕瑤瑟迢逢清
夢不逢花步入寒松境超逢前有金碧剝落之故
宮鴛鴦綠瓦陰青空虬枝數株盡蟠攫偃仰作勢
齊我聽雲英灑衣聲戛戛旁有仙人相歎息徘徊
繞奇更西行枯鱗一枝向天飛醒時憶得舊黃圖
報國庭前古兩株孝瓦鱗鱗霞飛閣鴛瓢臥泊平

階除院中海棠花一丈開時遶恕青松上當時看
松兼看花醉歌不避七香車玄都桃李今搖落華
道松風亦蕭索蓬萊清淺事依稀夢裏分明化塗
崔

秋宵述夢 峽州者故止先生也刘郎者吳郡作彥升也

峽州美人清且妍玉除花管弄雲煙夜深碧盌酌
清泉手持秘書使我箋歸來峽口相對眠布帆載
酒上青天黃陵廟前雪滿船轉櫂高歌楚竹總廻

思此今十載年參商世亂如風蓬秋宵不寐
聞故人入夢真可憐死如對酒墨池前抹貢半白
多於玄為言劉郎身亦全舉家無恙新歸田知君
久已成播遷竄身蘇方珠在淵吳門別駕歸路遙
往復念之心憂煎何緣聚首眞奇緣夢中消息然
未然長松凋落或再鮮彼蒼豈盡除遺賢東窗待
曙兩蒲𤹨兼夜夢斷情纏綿

六月寒雨 戊子

稻花作實企南薰比山雨來昏黑雲空簷瀑布雷
殷殷溪聲松聲悉不分燒燭吾簾挺秋氣筒中白
紵重添衣盛夏變寒天可畏前月山崩百川沸川
沸人間失麥秋寒雨連朝稻亦沉湖南湖北兵未
休山中猿雀空憂愁

乙未除夕客潛江劉雲客先生招同陸五山

長公瑶光同酌

今夕何夕歲月除蕭然作客惜之廬幾年流寓春
到舍此日始覺身閒如潛江釀酒比醽醁雅俗皆
好文人書投我酒香使濡翠乞者不辭傭與胥劉
公舊德惜我旣秉燭迎以輕藍與古風素節蔚相
對春盤發氣惟嘉蔬經術當推漢劉向離騷未厭
湘三閭風期千里何緣集不待曉光春已及呼取
江皋世外翁鶴骨稜稜向燈揖曾見湖南繁盛時
却憶王宮語如泣（翁曾爲楚藩典儀）老翁健飯日數升絕
勝神仙五松粒我醉翁他公暢然梅花柏葉紛香
入還將大斗酌尚書此會貞元使公立

柴翁九十歌 序

潛江柴為翁隱君子也年九十清癯矍踈
如神仙中人長公希玉徵言吾年友劉阮
仙唱之故有作

君不見與都自昔雲氣多老人一宿明江沱柴翁
九十神骨如隺立飲酒尚記康衢歌吾巾深衣譚
太古何必涼風之山與瑶圃手持青玉杖坐受萊

衣舞不使黃庭換白圭安用紅顏駐遲乳佀從䜌
皓屑中見眼底滄桑看欲倦平生抱道如抱珠始
覺韓彭致身賤居然神廟以前人風霜偏得老龍
鱗欲向江潭探雲母壽公與世醉其醉大郎戟手
笑相謝里中自有仙史真劉晨

潛江欧雪巖六袠詩

秦淮別雪巖十七年矣今夏客潛逢君六
袠大司冦劉公約爲詩作雪巖歌

我聞峨嵋之巓雪千歲中有聖燈常不翳又聞嵊
山之雪巖百龕積爲絳玉芬且茸人間何意得相
談辟立亭亭風會裏我友吹做凌滄涙坐看東山
白雲起前有千霄蔽日之長松後有裊嫋杳香之
芳蘂牀頭祕笏任生塵目目琴尊花事新安榴欲
比丹砂御蓮葉全舒玉井輪丹砂玉井北窗間倡
向仙人學駐顏每親炙管沈香火暫擁箋書萼綠
鬟渾疑甲子等閒度誰識紫霞古情素回憶秦淮
燈月夢試數春光不知數古來何如巖上雪因巷
自命知高節馴將籬菊詠西疇種得蕙蘭芳不輟
我來飲君之酒讀君詩五月還逢介壽時諸孫競
採淮南桂大令遠献商山芝劉公使我前致詞雪
巖漸欲稱尊者祝君如嵊如峨嵋

暮春集李太守吏隱軒

公府無塵春氣深小軒素壁開雲林疏池欲令藻
魚在種竹已作翔鸞陰却公退食此中坐不須丘
壑常森森翛然焚香列圖史揖客偶入爲棊琴似
與春臺署左有暘春臺對今古山月江風肅譚塵坡老親
栽記雪堂道映千欲見者宇雅能不厭江潭人玉
井翻泉沃蘭茬香草何叅向德闕荷君馴鹿如麟
武

郢中逢都門李蓮生武陵來洲共贈句

蓮生薊北竒男子擲去驪人剪秋水學書學劍皆
天成翻謂毛錐致身恥一朝宮闕瞻幾槍匣裏雙
龍徠不鳴詩與蓉城悲石舅義將滄海笑田橫蘅
城滄海不得意今日桃源亦秦地君因沅江我出
湘座裏通名即雪涙白也雄才托酒壚淵明老復
爲饑驅平生所病獨磊落如君始欲憐狂夫今人
古月荒臺下莫不英雄色未愁

李太守坐上喜雨謝楊吏隱軒同集王方壺
翁精數學治服食因有贈

我昔聞方壺海濶不可見六何太守延翛然遇安

美鬚眉皓且龎口若岩下電手扶太乙藜丹砂說
烹煉戲抑丹砂丁不爲白雲黃竹謌歌思公堂雨
香在留客臥對淸淺開玄牝何如南嶽山中李岩
老得將一一聽學希夷

戕鵬客中寄壽曾魯公季兄五十

杜陵春花平樂酒廿載長安重廻首君年少我才
復奇意气崢嶸直珠斗滄海棄田徒老成三遂閒
却繇綸手間中天地如斧馬千秋豈盡悠悠者賢

良尚欲舉平津詞賦還當擢東野北來大雪未[illegible]
人聊有冰心爲君寫君不見湖中祿隺不肯肥風
來亦傍青雲飛

樂蔬園白芍藥爲陳鈎浦賦 有序

鈎浦新塡白芍藥三春久雨至初夏始開
層樓千瓣訝其殊種芳風散處何如佛土
之薝蔔明月來時正似唐昌之玉蕊而且
薔薇敷架擬翠鋪紅如列舉姬供奉[illegible]

宰相鈎浦曰子盍爲我賦之

一春花信風兼雨二十四番花夢苦洗上陳番楊
久懸客未春去始芳妍落紅斂斂盈苔砌更有名
花待新霽分明刻玉作芙蓉獨殿羣芳破羣寐初
春含笑弱難勝五色宮中更裂綃一縷檀心寒剪
剪千重樓影雪層層玉人驚喜非一狀我亦因之
發高唱左施雲母九疊之屏風右列流蘇百寶之
步幛翠屏華帳俱可憐獨持贈兮之子前花容雲

想羞紅汗月曉風清綻白蓮豈事傾城求一顧山
中弘景偏衣素蘭蕙雪白幾人同昇君羅襪花間
步手持寶鉼折花露

補山堂歌爲郞斐翁作步韻 湖居無山用張君畫山云

幾歲南山看射虎將軍無人箭沒羽不堪束手送
餘年一去浮家信風雨淼淼三澨五湖神仙郭
泰扁舟孤停樣倚水結茅屋瀟湘一片同虛無誰
驅靑峯近如咫流雲有聲到人耳僧縣潑墨作雨

棠木堂詩集卷之四

楚長沙劉汝[illegible]男之[illegible]著

五言排律

庚午淸明隨楊崑岑太常楊水心駕部謁

長陵恭紀

寒食春方午祊禋誠始虔羣工欣有事列騎儼齋明薦以寢園潔瞻如陟岵情鞏華（城名）連御苑玉帶（山名）倚昌平漢挿芙蓉嶂天開白玉京數千峰峙立億萬朶雲橫菼綠乘鑾廻紫虹繞棧穎徑廻香肅肅葉吹響錚錚鳳翥桐花實龍蹲栢子樽分身縈盡嶽滙碧水爲灑（九龍池）向背嵩恆立高深日月行曆知千載祀域自九蓮城　成祖巨霧擘列宗王氣并考鍾歌書善讀碑德難名（長陵一碑爲洪熙御製）喜過從來望覓搖隨處驚對臣真蟻蛭稽首慰平生

庚午春送閣翰孔玉橫先生奉

冊立詔使晉京省其太公

今上三更始殷雷二月中羽書淸紫塞龍氣護青宮芝詔天從下岩臺日正瞳自南先國望維嶽與星通太史誰傳制宮府此代崇事兼三樂備世折五經裒道燭前披稱雲臚舊魏公春於人累月叢可帝爲風論道常分瀚承歡想照銅安車因及老捧檄暫移忠果是傳茶得承將賜錦纈出朝霞冉冉繞滕旭融融十八松占早三千樁未翁　聖明知貯望旦晚入紗籠

壬午秋讀書祓園承

吉王殿下遣賜手書頒送蘭雪堂新刻兼致中金扇幣法酒賚問老母恭謝

叢桂想高寒茅齋隔海瀾漫傳中貴使來餽腐儒飧盥祓開雲錦題洲壓綺紈何當稱貫傳祕不事劉安梁苑芬何雪上[illegible]余酬咳唾賜酒

沃鞞肝擬托雄風賦應愁秋雨歎陳思才大藻枚
乘和真難幸免操齊瑟無殊飲漢盤王前光古道
錫類及承歡拜首彰君賜矜持奉母看秖疑丹九
轉雞犬亦生翰

起君香山何象岡師相

憶昔抑人士文章覩鉅公登堂窺雅頌進履納英
雄大酌斟元氣孤吹入萬風籌兵占綿象講易近
華蟲廿載鳶披湍三朝雀禁功精神身外滿起沃

夢前通玉鑒才誠介台階將相同宣麻開藏樂平
恭蕊專弓力定開雲月憂深指蝃蝀四時成郎退
一德眷非窮綠野堂就厰青山展自龍坏聪滄海
鑿樓接碧天空珧瑁開歌扇珊瑚截釣筒奕蘋混
水略詩寄少陵忠手目修蘭露褒嘗抱石虹正如
星傅月亦似嶽瑋嵩起鵠翮雛鳳隨騧殿夢熊商
芝歌采采罽黍憶芃芃卹國猶擎鑊憐才及爨桐
書來霞五色念到楚孤鴻更得瞻開閤應愁歎轉

逢十年心再辭濤白日拳東

夏日家岸生大行招同陳元夫陳喬生諸子

携伎泛珠江移尊海珠寺

勝事東觀海朋情脫送春鶯歌嬌雨旭珠氣弄晴
瀆所謂舰榕启相携為荔尊舟濛濠濮想花認木
蘭身愛汝乘槎使愁予賦洛神在光盃裏聖春雪
曲中人游酢還開扇回船畫蚜巾非無江左淚未
免惠連親祠栢闌飛與荀香雄步塵莫教纖月落

留取入城闉

岡州仲夏招姚轉運劉裹海晚集何郎中園

亭驟雨

海天翻紫水梅雨暗黃雲山名坐見飛花滿時聞
漉酒芬客筵清淺度涼勸碧筒醺水部吟詩閤滌
州喜雨文且能分虎竹翻欲寫羊裙一尺淵侵案
三更栢再焚席中文武露今在洗炎氛

郡城五日友人設蒲尊延眺矜予再生書此

志歎 甲午

荒槃新生水茅茨暫背壓如何過五日尚得勝昨
年病羽鬪龍後安心墮甑前信狀系縑命往矣粽
投淵暗雜遝軍馬殘殘士女船時官軍鹵觀北遷豈能隹
節序未敢逆餐眠但望愁城暗翻驚率野便獨男
應意物多客故情憐松舜洗煩渴蒲尊解欝煎且
容閒繞樹深感舊鬪蟬莫問山菴下榴花然未然

劉阮仙年兄偶乘小舟至長沙投晤對酌感
歎兼贈之

朱嶽久未晤積雲如待開何緣能命駕猶及見銜
盃秘閣新綸貴輕舟古道裁獨行憐不侶廓抱鳥
無猜風雨情何極江潭氣乍回非關銜杖醉似爲
解驂來遂步當時月嶁岣刼後臺往因多寶外艮
晤一湘毀感此欵流湧君當恕蹇駘

勝善菴修上人率衆受具戒于溈山用代贊
歎

南嶽殊勝地修竹藹香林梵唄俱持鉢精廬自布
金胎同無着淨定入罔明深法器兼中下傳衣攝
古今是蓮皆不染非奇向誰尋寂寂空諸有騰騰
破五陰好將菩薩祇悲護古人心

七言排律

呈贈封史文太翁袁陵人

長水高山自結隣登堂進履亦深醇門前玉奇多
於桥天上瑶華并在椿黃石授書傳孺子耕衣賜
枝出行人臨踢泛宅入花霧種竹垂竿足釣綸南
指一星閣氣運中分二嶽擬嶙峋開聽社鼓春酷
綠眼看宣麻祕閣新羅社風流名位壽廬陵家學
任和清鳳皇池上森森立好爲申公晝擁輪

巳巳十月晦日大司成領北雍同舉六人謝
恩恭紀時上召遊營避殿賜百官午門外行禮

聖代圖書樸棫存天家納陛紫宸尊曙光引象闕
雙楯雲氣成龍捧午門避殿儼然陳禁衛遊朝嶠

不肅精覓鴻行創服崇勲德豹尾臺垣直斜綸何
意奏名從胄子謬同入對領諸昴部稱遴士舉三
含班次羣官叨冗闒祖制新承今日肯賢科翻覺
泛賞恩欣就龍樓星澹澹遙聆玉斧旭温温齊居
偶為愛山海國勢方嵩厚屏藩慚愧書生何所補
欲酬明主寔難言還堂且貴為閑士業翰從容述
漢官

楚長沙陶汝鼐燮友著
男之典輯

五言律

九月過習家池 癸亥

峴首池何古皐原淡所經菊斜霜色正魚赤木痕青獨社爲秦客孤懷尚晉亭秋風不相惜吹我意冷冷

長沙久雨

愁緒非爲客時因久雨生截雲冠岳足捲地組江鳴鶯燕情如失魚龍怒未平昏昏隨雀尾坐對屋簷聲

六盤山遇雨 隆德縣

到如山可畏偏與雨相期屈折入煙際冥濛欲雪時崖昏人語隔葉落馬蹄疑久矣予懷壯淒然念履危

碧天洞一名湘子洞藍田山水精佳此中數十里嶙峋石壁江漾如羅方嵗雪未消寒翠撲人矣

不能窮洞壑宛轉出諸峯空翠寒無恙輕陰雪始慵溪深流絲漪山老澹青松合有仙人住予懷欲往從

投贈鍾伯敬先生後呈贈 甲子秋

公自成喬嶽人昔傍竟陵比來親道映渾欲去才

矜淵目過全史徵心注密乘公時注楞嚴久知相學拙不待引金繩

初夏別杜于皇還黃岡 戊辰二首

平生不爲友心折自難分落落人如石遲遲汝似雲登歌求雅頌去住見悲欣洒淚復何道相期早絕羣

何許闢情盎江帆開未開春隨人影散雨向予覘來復卓清情[illegible]

青梅

入德山

數載看山約扁舟到偶然雪殘乾葉路雲淡養花天林始經春氣僧方足午眠出山松色暝晚磬落橋邊

都門八月既望與李稽箭章爰發米吉士粱仲木析木公秋諸子復集呂園看月 己巳

不能糜昨夜翻使得今宵桂露團人氣花光壓酒瓢坐同秋水淨歌對玉山頹只恐驚天上移尊過石橋

呂園深夜示陳艷卿

深夜好朋在娟娟靜理增露和香染石寒並月棲篠酒氣環諸樹花寬幻一層聲光與人影似潑寫吳綾

闕下西湖

百氣繹春足湖偏積木雲柳低宮闕曉花濕翠微熏浴鬬私鳧喜天空散鴈群不知酒樓外何樹白紛紛

客中逢燕 庚午

剪剪穿楹去翩翩拂水過傍花嬌語小移壘落香多漢殿深珠箔春閨薄綺羅可憐今識見冀北有干戈

燕邸贈盧非放

與君良晤始是雪未消時一夜月相與悠年交不遲風華存道氣疎散燥詩脾客裡結鄰近匡牀得屢移

南湖舟中逢蓬溪楊青石

湖雲終日變野木蔚然生山意但青杳柳陰難絲橫宿隨鷗鷺潤泛與稻粱平有客諳疇昔江天空世情

德山八方亭看雨

沾衣上烟路江氣到孤亭懸雨響山絲濕雲思寺

青徑別冬在遊峯迸夜歸樵明月但能尋遊情更
窈冥

贈會稽林宗兄遊參兼懷徐亮生老師
二首

本是山陰客兼探禹穴奇奧能通止觀腹不碍時
宜待雪去看嶽發英來杖藜誰知彭澤後千載共
風期

相對一玄暢宗風貫道泯微言清似晉高性澹如
秋微士柴桑屋儔人蓮葉舟吾師真晉樂心跡莫
同幽

羅季玉招集峽州古佛菴閣在

青峯到江上流亦兼峽聲倚檻見雲落望帆知浪
輕在臨心一木寒聽月三更探坐不能去機鋒擊
竹生

雪霽行湘潭道中　癸酉

民行村雪裡寒已是春寒雲抹微山黛烟[illegible]栖沿

紫寂林幽若壑消木性猶濕且看前峯霽梅花噴
未闕

賦得春月令人喜

雨漢春氣暝破月仗新晴江在色动正梅烟煖更
生兼歸陽誠影闊沂衆芳情似有懷相耽晨光先
愓驚

乍晴李翔雲招飲羅岳臺

名園春事滿恰趁一晴來啅燕如輕蝶烘花可醉

舞臺高先月到嶽出報雲歸清絕湖南地登臨始
暢哉

山居

山居自然寂所懷良在多天高澹星漢月轉疑簾
蘿禮磬青峯隔獻門黃葉過林頭尊酒在拔劍與
誰歌

風雨行河北道中

風莆榆錢路濛濛色四圍春深難總雨逝海自憐

歸芳草迷雲幙梨花餞雪衣婁婁河上客徇不老
柴扉

風雨過洞庭

泛湖非一度風雨內真奇色近浮湘白雲如潑墨
時浪來聲自送帆落影難知漠漠空天水身心總
不危

雨中哭宗伯李湘洲師座二首

一日宗風盡文章哭已微叩鐘霜聲夜留偈雨花
飛才德後難繼瀟湘來應稀衡寒知幾士悽怛送
公歸
公遂乘箕去湖南前輩稀開尊譚將略共飯問禪
機手澤尚盈紙眼光如在衣傷心直臺東人覽荷
餘輝

冬霽偕劉杜三諸子遊靈龜峯

泊舟峯亦霽人聲集高標山勢浮常閑河身曲向
亭風霜窺螺髻鐘鼓報歸舲步步松間路飛來衣

上青

清淨寺曉尋譚擬陶 客新安

爲君排疎林破曉問霜林一縷城烟白𢹂园楓葉
吟世情難暖席客思易寒砧茗粥聊相對誰知道
味深

乘雪訪程去聞宿延益堂得月

衝雪泛江路尋君若採梅到門山月吐入座幾人
來僕自爲家政歡將引辯才弟兄千里會那得不
顏開

嚴州道中

山江流不盡寒氣和成嚴野泊紛漁艇遥帆類酒
帘枯河冬雨活濕壁東雲黏不分多歸思蕭蕭與
髮添

練江遊事

濛濛練江岸雪後好溪山風日返霜氣酒船翅碧
潫州將長伯息飯鄉訪人 依力昔凡蚴相扶㯮

小豔

湖心亭深夜看月

月明歌舞散獨享魏子清酒氣指中出湖烟橋畔生偶聞船子唱消得笛兒橫移舸孤山去梅花白五更

觀雲棲寺功課

諸天夕陽靜一磬梵音規海上燈留影宗門唱入梃空王奈禮衆遥佛具威儀總祓聲聞再觀心到

大悲

歲光雲涼閣留贈覺上人

高雲不到壑小閣暫能遥漸覺諸天逼應令六月銷有松音入梵無木蔞乘湖念汝常危坐新時擬和陶

陸文蔚招同楊龍友管待庵泖園看荷二首

爲看荷花出欣然似入山徑添新竹小亭到古柯開白袷薰風受青蓴木氣環是誰能載酒二陸舊

雲間

何地求銷夏名園借竹看蓮花中白社黃鳥外朱欄逃若彞座客危時樂散官田歌聲大好相對惜盤飧

月夜集孫旲小飲

何處涼風正傭呼載酒船柳過橋上坐莎裏月中聽木澗更求靜山親方可憐最宜人度曲縹緲在非烟

蘭溪月夜

月薄不寒水烟勻竟入沙豈無清思發感此故人遐樹杪數聲鴈蘆邊幾寸花未明今夜夢何處碧雲遮

廣信道中

溪山不秋色暗與客心移獨自返吳越誰能怨歲時橘香江路靜杭熟石田近計到瀟湘夜秋光應似規

角石

幽意在孤舫𣲖杳一人眠高寒嗎背月落數点

鱗橋袖霜前色蒹葭木往因釣徒供醉臥醒者獨

傷神

靜海寺觀西洋畫佛

豈必絕人境翛然出世塵不生龍象眼山學後猊

身結臘僧皆定過洋畫有神靜中棋累日莫更待

芳辰

洗秋亭二首爲祁金吾賦

近闕青天迥登增碧海連獨將河漢意承取露華

偏千騎鳴珂外雙鵰落照前淩雲能自賦何處不

翩翩

鈴閣起崔嵬秋河四塹開鷹飛鼉海樹蜃出接蓬

萊看劍芙蓉動揮珠明月回知君念東塞擬築射

蛟臺

水陸寺

欣然踏春草步入芳樹間選勝得孤寺絕塵如一

山天分鷗鷺碧村受水雲瑱若與漁蠻熟吾嘗老

此灣

秋螢二首

偶逐繁星落誰云腐草餘輝能將靜樹密亦助幽

居寂寂吹寒火便便想晒書十年秋夜伴不獨繞

衣裾

歷歷林塘上秋光着爾微破荒山鬼泣燒尾蠹魚

飛秉燭宜遊去乘潮雨送歸只應閒視草夢寐得

交揮

至西湖聞楊修翁少保計公嘗按浙有惠政

數月前書問公言病有瘳光園頻不到秋舫偶能

浮恐憶乘箕尾眞成掣女牛西泠今夜淚不獨故

人流

松龕公別墅秋舫公遊具也

次吳元Ⅱ們馮撰公湖阮仙 …雨花臺

登臺候雲物献歲發高吟風日迷清美冬春如昨
今拾花游女步吹笛耶寻心莫向西南望椒盤念
亦深

廣陵閻明之同張百原醉閒湖音閣

春江白無際為客起波瀾布穀聲中雨曼花憶處
寒歌從清直發尊為聽風闌且共蕭疎臥僧牀借
不難

送明之還廣陵

河漢微雲濇高樓應似之朋臨爭坐帖新製彈丸
詩山水鄉盃日盼晴緩棹時君辨多閱世亦羨洞
庭奇

送楊海門應試南雍寄訊文鐵庵祭酒周巢
軒司業

去櫂鶯花滿明湖一鏡開載書天祿閣更賦鳳凰
臺雲氣緣衣動人風送櫂來愛君生羽翰寄意向
蓬萊

中秋咚武昌集黃文騂半雲亭限韻二首

擎出金莖露分來玉井蓮涼宜過半夜光只似初
弦亭在桂花上燈懸柏子前山川俱繞席應得問
青天

月亦驕今夕能容炬作遷高謌驚碧落古調出朱
紘匕判羲皇上安知堂運前更須烹雪乳香露白
參天

送羅江楊明府赴召二首

五載稱香處清寒舊汨羅雲辭南嶽日水落洞庭
波詔去金闈彥時存玉筍歌文人能治行古亦愛
東坡

使君鐘岡色久乃作龍光冰雪人難熱湖天服不
荒抗音循吏傳遷佛秘書堂鄭重烏棲曲鳴珂侍
玉皇時扶義有歎鈴之吟

送潛楄山道人自武陵來卜隱岳麓

游公真學道悽愴謝漁僻武陵洞名病未銷英分孤難

絕世綠鶴非軒乘息蛟且抱珠暝合到恂嫂隱秋光匝地圖

下第别祁康樂金吾

大涯辛苦路今夕是離盃明月映不妥春風吹未開無能干祿去只當夢君來所望先圖駿燕王更築臺

贈左霍丘

國家湯沐重時事羽書多亦有三都賦何如五䄂歌霍應眠紫艾名山犀白燭黄河會看徵循吏高冠一薦峩

出都留別同年成青壇胡孝緒劉阮仙癸未冬

詎肯離群去登天本自難力終慙貫虱心却喜彈冠三子成進士予落副車玉署歸三士青燈照一寒文章還勿勉報國有餘歡

十月既望邀湘潭周五同十二弟登鄴花岩看月二首

是歲十月望月高人正開孤亭臨水末清梵出煙闕星野隨高蜀江楓比醉顏陶然今在酒誰見階歌還

與子乘佳夕高巖雲未蒼數年前好客冬月下微霜泉奇占風氣溪山愛在光湖南俱在眼天自不留荒

送金季真歸武林寄張幼青間

曾作南屏客相思何可云念君歸鸞嶺之子抱龍文笛裏梅花曲胷中五岳墳奚囊如未滿寄得洞庭雲

秋水較書至自朗州二首

美人似明月縹緲度秋河一在幽輝滿三年離恨多洛疑還舊珮湘復樂輕羅話到烏啼曙悲歡柰汝何

風露憐今夕凄清雨乍寒博爐初愛火小浴尚煎蘭酒重載紅玉歌輕度紫鸞別來吟是草 不[illegible]

幽歡

惜別江上二首

不分秋雲散扁舟似一舵展茵眠未穩擁髻淚俱含幽夢離兼合傷心語更慚古今魂斷處方信在江南

是離皆有怨不敢道情深欲比鶼雙翼豈持蓮寸心挑無煩絲綺貯豈辨黃金腸斷誰能見秋花聳苦吟

贈王生還蜀

屈道瞿塘險看天一線齊君將湖海氣歸正雪濤時震木難傳燭投筒自愛詩雲如背出峽再得醉淵離

秋夜同尹洞庭汪涵夫諸子索觀楚王孫伎劇即席戲爲艷體二首

小山叢桂裏一隊錦鴛鴦欺雪花俱艷迴波曲自長清微湘女恐蹀躞洛神瑲慣與王孫見新妝但

夕陽

朱邸何明艷平生夢亦稀歌能迸竹肉想不定雲衣翠玉山皆見木晶簾自微座中儂更醉化蝶繞翩翩

玉人容徑造入座不停盃妙物空常曲新名競玉臺靜令秋聲細紛似月光來爲問霓裳舞人間見幾回

公車道中屢夢先君子感懷

見背已多歲連宵承夢言悲難終寤寐慈易感精魂夜靜霜茅店春明垂柳門吾親心苦路步步念深恩

辛巳春正積雪和幼調弟

遥空不晦色小閣晚猶凭雪際江痕合風中霰影騰巢烏近人樹翳竹遶山燈莫恨梅花凍寒香正自矜

雪屋

雪光凝不度入寶彩如何尋𧫒山向下羅浮夢即辦梳梅和靖屋姥符子聯帷獨享嘗云媿䟽簾書未晒

高郵舟中逢蔡劍泉居士偕二僧同泛

身作神仙吏翛然事遠公凫鷗羣自適能嚴意難通斷酒逐中社趣琴㩦後桐與君交世外聊得共孤蓬

贈兩僧

失意南歸客孤節出世僧偶然同泛棹數夕共寒燈霪淚生機警悲沉渾愛憎刑滿千古月一對祇衣澄

姑孰逢警癸未二月江上報援兵禄蕪湖而下南中大震三江之兵自此始

此地嚴溝壘應知帝洛深勦猶王在鎬陴有士如林積弱難驅戰生離易感心仗誰祠采石一振鼓聲音

小舟

風雨波歸路干戈詰小舟同時羣盜起一在大荒流歲餘三星在春深百草憂江南只解樂今日始知愁

鸚礙阻箏爰眺於鳳凰山

維舟鸚礙下遊勝陟層岡衣翠沾松蓋寒香出竹房嶺無愆小艷石自異羣羊顧我同消渴僧爐且乞粱

惠山同馮楔公史林宗作二首

春風不掩袂飄袖下松根目到平蕪盡雲過震澤昏落花紫澗蘚疊石接蘿門天地欲蕭索飲泉聊一論

心目不暇接欣然客到初松深難見寺泉貴遂盈閭剖擔風公谷尊名陸羽䟽要知金錫氣山水自消除剏景谷先生園今四分之

春六日新晴偕雪上人探梅光福寺

落日扁舟興半山積翠遙堆煙分錯谷松色合危

橋撥櫓回看霸登樓已彷彿燕人歷川滿寂寂去
僧寮

宿光福憶吳既閑去秀州不得偕至

獨往非遊約新晴且散愁與僧期野艇先月到林
丘緩入祕香細雲依大壑流憶君鬼泛泛煙雨郡
中樓

發光福入玄墓行梅花十餘里中

路久入尋蜂去晴香逆翁與綠烟林不斷絳雪蓋方
舒嶽著羅浮長波通震澤餘齋鐘如報客聲盡到

山祕

送李定夫南游 乙酉將行在南都

春晚裁詩宴江南焙茗晴因君懷脂嶽為客羨孤
征賦鳳臺應起驊鯨劒徐鳴酒中雖藏召莫易調
清平

宜春舟次逢雪友人當還安成別去

清寒悵素侶大雪得微醺世路已多梗兵戈良有

尋過檢卯廾近仗劍故人分此地關情思勞歌未
可聞。

雲涼二首 陳秋濤宗伯別業去羊城十五里

白雲山不斷一壑更流雲飛觀邀珠女疏泉避石
君谷聲啼鳥變春氣雜花開最是孤亭上斜曛弄
碧紋

得不勞疏鑿巖泉竟自然衆清延入閣一瀑引浮
船海近天多霽山深日小年秖疑樓百尺半榻為

誰懸

愚公樓納涼獨坐二首 香山相公別業

天地已奔圻滄留石白傷坐看星月墮夢入海雲
蒼菊木既新汲松風席乍涼如何此清曠時有淚
沾裳

高臺塵影靜獨立起縈憂故國成荒服離宮向早
秋意傷雲數暗物換火祕流蕪試無人繼霸鴻臭
寫愁

舟次瀧上曉起夢觸有感

曉夢牽舟入窮愁載病行傷予鴻雁影労聽鷓鴣聲不是春山裏應知楚客情古來云瘴癘大抵逐愁生

瀧中二首

桂嶺在天際銀河落不平挽舟浮石過觸浪接雲行疏鑿通奇想艱危損勝情可憐巖壑上還羨一牛哄

莊叟藏舟徑林逋載隺船與之俱傲浪對此一澄鮮風響啼猿斷巖晴落日縣荒荒如太古翻憶漢時前

禺峽作寄朱惟四三首

江逼峰陰直松藏閣徑深不知鐘隔岸翻恐寺移岑（飛來寺）選步從泉石怡情過筑琴澄潭今日影落寫秋心

逶迤二十里無非泉石聲蒼崖疑罨畫朱草類湖

衡到嶺雙峰合臨橋眾壑鳴客心當悄惻莫爲聽猿生

第五瀧雨止

風雨深宵急烟霜到曉分木應名積石山亦解開雲懷古多遷客經秋無雁群如何韓吏部蕭索起聲聞

衡山舟中逢劉杜三伯仲阻雨二首

亂後驚相見風寒滯小舸蕭然衡岳縣逝者洞庭波大雨方迷麓餘生尚枕戈宜深同不寐悲瑟感霜柯

光嶽避兵氣雨風連夕陰兩年前後別一棹弟兄尋此會真如夢憂時並有心莫辭開敝篋燒燭對沈吟

爲覚弗庵題畫

山閣臨溪靜陰森半有無碧苗隨剡櫂銀鯽入御厨河判當年飲錢[illegible]詠小酌使君當寄意以對北

風圀

湘陰道中聽松

細雨如塵濕秋山驛路中古云湘有竹吾愛嶺多松翠羽攲虹蓋清音激草虫遥連湖上木蕭瑟起長風

連宵集童猴山撫軍官舫二首

長歎還相坊才誠竟厭劬幾碁誰飲局孤汀兩陰符蔽日空愁嶺驅雲欲渡湖不平聊泄酒一曲類

棲烏

徙倚江于在相遲共有心一季荷柳盡半角海山沉誰肯安愚寗吾方愧魯參横山不在遠霸色滿湖陰

石塘嶺 南岳路

淅瀝度虚枕晨光雨漸微穿雲難日出沾木易霜睎嶽近峰劬沐山高濯不膩松杉兼翠壁滴涪染吾衣

哭亡弟幼調十首 有序

弟倘天性孝友磊落負才氣肝膽照人不爲苟且季少我四齡早孤㠯兄爲師奉老母同居三十四季敬愛無間遂有閨門雍穆之稱壬午冠諸生微入濂溪院癸未賊破湖南僞檄舉名士按籍求弟一者弟與吾兒適當兩録科冠不得避予時在公車市人妄傳某登第督兵出勦且晚至老母

恩禍不測弟抱老母哭三日夜幾喪明遁謀佯應命丞匿吾兒與老母入山曰吾兒止此子吾有三不出何以緩賊萬一死無憾也迫脅至衡嬾書走江右乞節公師不能達賊逮遐邏卒見執身死虔州節公遣書諭救之遲一日矣嗚呼慟哉明季予自溯章江裒骸骨以歸嘗欲爲狀不忍書憶昔楊修[illegible]少保[illegible][illegible]對江[illegible]過而[illegible]見令

弟神情膚貌逼似仲調讀其詩文才亦不
減以爲卽仲調也金豈凡中丞嘗有書云
不佞入楚於山見衡嶽之高於水見洞庭
之深於人見仲調伯仲之俊偉噫嘻如二
公言豈直尋常兄弟間哉今一遘喪亂游
魂千里天之報施孝友竟何如乎聞老母
夜哭聲腸數寸血數斗矣一夕念之作詩
十首枕邊風雨霎來尋聲耶嗚呼慟哉

憐汝眞同氣捐予早斷行遺文應亂盡惡夢入情
傷春草盈池淚秋鴻度嶺霜是才應薄命嗚咽動
穹蒼
平生意氣盛文彩欲過予碁酒偏攻火丹鉛每授
書相隨貧十載同學足三餘何意遭離亂鴒原一
但虛
孝友人皆見居家母最憐不留娛白髮非意及黃
泉怨杖難消豈羅珠易返淵老兒千斛淚不敢墮
親前
爲母捐軀出難明迫脅哀臨行哭欲絕當死義難
回尸阜原無淚誅禍獨有才千秋部令意臆汝讐
孤瑩
痛哭途中別歸來夢裏親尝疑生有用猶異死非
眞淚得雕龍譽空傷哭鶴神秖今姜被冷直直血
沾巾
亦被時名誤翻令怨二難如斯傷老母悔不保孤

寒李白能需瀆嵇康豈愛官可憐天夢夢歸覗泪
羅寒
共說難兄汝時名果冠軍濂溪新作長秋水舊傳
文（秋水軒名）世亂奴才鬼天冥縱盜羣如何鴻雪影遙
向虎頭分（弟有堂名鴻雪）
哭爾眞貧志冤魂去不平淚枯慈母眼歎破友生
聲死事乖忠孝兇頑混俊英傷心泉下路肝膽向
誰傾

爲命節交遊希禰媿巳云爲予余獨予悲自汗中
才綴賊謀乘間臨危耻乞哀不成瀟甃志收骨瘞

雲隈

生平真愛敬事事欲相師接翼驚青眼同形認白
骨過難追駿影夢尚入狐疑痛定何曾定終年淚
瑠琍

元日立春丁亥

雲氣到柴門梅花映九尊改元頒献歲辟劉久居

村繙佛前扶母禰入內抱孫屠蘇聊復爾蔬水洪
朝昏

春雨松竹庵閣五燈纂瀉山小志

三月春寒重孤峰夜雨潑淨隨傳淡眼閒寄著書
心白足勞香供清機轉妙音誰知枯寂裏祖業爲
森二

出瀉山路

侵曉出巉岫漸離高處寒霜輕烟汗漫露重日報

難屢渡夜香水孤峰愛雪巒如何情永竭新意在
蒲團

湘潭周子以詩見投并貽郭幼隗書時盛暑
作對讀其松下艸堯筆贈之

快讀新詩過周郎妙少季臨風吟擊楫勝雪藕如
船世熱何疑暑才貧未信天因君思南郵人鏡抱
湘淵

病血答人問

世變真難測吾心每易傷宮黃疑戰血辛苦轉輪
腸斷藥迷難楫齋僧減崔糧茂陵秋雨裏消渴太
尋嘗

終風

終風過數日意不獨驚秋搖落春花命舘繁百草
憂在知多蟲震方殺半天收縣吏忽頒藥吾生殊
未謀

遣懷

幾年憂肯肉終歲絕房幃寂莫將無是冤親乃覺
非病皆留業累縛即枕荷衣只欠孤山上朝朝看
隺飛

寫心

春風感衰柳明月憶瑶簪有鑑難驅影無絃空寫
心返魂香幻美擊節竹枯音乖錯半生計五湖歸
思深

晚霽坐若庵二首

晚霽疎林外虹霓落照前小窗澄紅景高樹泄蒼
烟夕氣佳如此山深春自然何如田舍飲得藉百
花眠

田舍深宵雨芽茨返夕陽濕花番更起歸鳥落還
翔世與春陰變心隨雲木荒博爐猶未燦蕭寂一
焚香

元日禮佛蘂法庵 戊子

隨人稱獻歲禮佛向晴雲草屋竹日淨爐龕茶務

芬法從龍奇論智似鹿柴閒世氛兼情盡浮生何
足云

山居立春日遣懷

晦昧乾坤色孤懷坐立春雨纔沾菜甲風欲損梅
鱗野曆聊探節蔬盤弁減辛平生今日酒獨酌遠
朋親

秋夜

肺病經秋甚孤吟與夜長無人相枕藉勞母問衣

裳鵲夢驚殘月松聲細落霜前因何處悟戒老僧
禪床

印匣

空匣固宵在諸章無一存閒鐘新切數金石古離
魂詠不隨羣盜情如散弟昆十年吾好盡長歎卧
松根

購小齋地得石鏃一枚

石鏃何年物奇熒出野鋤楚裝閒國策肅慎憶周

書不着土花銹應知竹觧餘無人繼形弼空復在草廬

添孫 七月十六値

且有克門喜中宵報老慈露香深子值月蒲洗兒時已見蘭重葉新開桂一枝莫愁催潦倒翁鬢未如絲

白水六月五日二首

此地餘茅屋相憐近釣磯林香吹蚚犢竹粉颺披

衣野曠人烟貴兵深物命微得閒殊自詫何敢惜忘歸

葉風來徐徐衆竹繞幽居灌木雙黃鳥晴江小白魚酤從田舍飲臥借野人廬自擬便空腹明朝不飯書

亂後曉出涪溪

落日曠清野飛星隱暗岑村荒烽火寄水涸旱雲深不測憂前路無端剏此心溪邊何處寺飛遞起鐘音

秋雨二首

繁霜將永夜積雨應深秋有稻難酬税無綿敢問裘百錢籌緩急一衲畏寒愁不分謀生拙裁詩報忠休

風急悴山容雨深凋菊叢火寒垂濕葉膏繼斫餘松夢向隣僧説詩求老嫗攻亂來真寂莫不與子雲同

蒼鷹

蒼鷹亦何鷙刷羽下秋空不瞬覘羣雀無將截斷鴻自矜搏擊便誰信羽毛同造物寧輕殺徒令怨化工

虎警

猛虎久不戢頻聞噬衆生中原英物少當路爾曹横雞犬皆愁盡狐狸不讓行前村饒角起未晩閉柴荊

茅屋

茅屋宿雲膚生雲更滿匽鳥聲晴雨變花氣晚朝
姝木釣鉤嘗直山移谷自愚田園春不管一任老
農夫

六月寒雨久不得霽有嘆二首 庚寅

盛夏偏寒雨南颸足北風蟬輕風禁莫蓮重雨垂
紅肅殺非時氣陰沉向夜空從人捲湘簟添火傳
爐中

六月時行雨疑寒大暑中朱明翻夜色白袷早秋
風忽伏知何意乾坤莫自蒙得無傷稼穡吾欲問
龍聰

觀刈稻者二首

偶一從觀穫主人情晏如秋深山雨細亂久稼雲
踈作饑荒年穀抛殘掛角書數匙香飯足莫更嘆
無魚

隴頭非昔秋白露始西疇秔稻農過節雨暘人異

憂少田園刈盡非種仗鋤留始信閒陶令貧歌不
飯牛

松竹庵三月三日逢子尹二首

刼後餘香閣人間擬化城近江雲易白遠市雨猶
清竹響宵驚雀花寒欲老鶯勞君雙屐齒相與對
茶鐺

蘭若逢三日花寒到莫春寫憂臨曲水望霽長孤
筠兒俗誰能祓僧厨本自貧幸無騎馬客白社得

逡巡

松火二首

不分為松節相投作夜光紡車聲外雨映雪夢中
香古道難辭剪虫膏祇自傷未須論蚤燭浩浩寫
寒蒼

久不驚樵眼何由映草堂幾時成琥珀永夜炤流
黃龍電生焚甲龜靈夢剖腸村兒幸相恕留取鬬
風霜

山居對雪

獨臥袁安榻長開陶令門欣然成對雪久矣未窺園玉滴蟾蜍凍松燒翡翠熔梅花今歲早聞說幾枝繁

元夕宿子尹草堂

始覺佳元夕春山徧月光窺簾修竹影入席猗蘭香薄醉厭良夜高言信古狂金吾何處放愛汝子雲牀

石見五貽書分資令所贈金

不見石印久驚將寸楮書聲如聞斷腸意不盡雙魚知我貧非泛分金事大蘇高情微媿色貰酒尚踟躕

觀栽田

平原天際綠間斷水田光歌處青隨滿喧時飯正香掠泥新燕子餉饁老漁郎學稼真吾事閒看到夕陽

夏旱宿浯溪寺聞雨遽止有嘆

苗枯在較晴晶晶密雲生敬聽空簷滴旋疑過樹聲灌壇勞夢想抱甕厭躬耕爲共憐僧歎高天廻未明

雨雹 壬辰四月四日

風霾拔大木冰雹僵嘉禾盛夏變如此高天心若何狂夫宜自訟正氣敢頻歌日月倘當在餘輝鑒汨羅

獄在

不逐冥鴻去生將入網羅赴湯心似繭轉燭命如蛾易下南冠淚難聽北阮歌獄東爲某弁宅古今忠孝事歷歷感胷窩

陳長公赴予難還家復遣書問

多難知交絕勞君淚復歌每傷麟餓日不忘鵲填河君子將無獨古人殊未多高天留此誼熠耀一湘波

白露

何意潭城獄君朕作福堂悲心齊梵誦厲氣變芸香咄々書空惓悶々發定尭夜來新白露先欲冷衣裳

江谷尚垂問餉米

急難思良友相看古道疎敢將岐路淚更作絶交書夜雪傾巢後秋聲在樹初温恭江伯子推食獨何如

憶長兒去武昌

此去良難遣情竊聽爾爲片帆隨荻鴈空匣仗筮龜雪裏誰家客人間失路兒夜來頻見夢翻似未曾離

釋繫後荅郭䌷隗兼有所規二首

秬應焚笥去狂夫痛自懲不能隨毒甆寧用惱蒼蠅命豈亾張儉書當恕李陵莫須規過諭吾欲貴無稱

踘蹐高天久君猶早鏡機全身雲外狄將母篘邊扉痛定思何益名輕謗自微倘能真用世莫厭飯牛肥

六月十二宿江干十三曉渡

生還初不意今日渡江真郭外鷄聲號河干鵲語頻日歸宵有雨既往事如塵遥望柴門下悲歡未忍論

放還過郢亭荷老嫗垂淚設具

郢亭繫馬柳歸客最傷神未免羞山鬼何期感路人伍員寧諱乞漂母故憐貧此意應強酌含情且未申

到縣

夕陽過驟雨糜堞倚疎星尚記雪時渡宛然昨夢醒立沙疑鬼馬還縣訝仙丁幾戸蕭條在來看淚欲零

甲午十月晦日初度時候　吉郡城感歎䪨五

今歲與生我蕭然得此軀鬢眉全忍辱心血迸愁枯海逐情田變天留石戶愚誰知懸矢日翻幸脫張弧

不宜生晦在老矣歎微躬學佛知鉗子微天署放翁浣松霜與雪損木日兼風未忍竅雙髩顛毛媿舊銅

平生厭一室誕日半仙卿何事羈蒸郡徒然看屋梁五旬餘禿髩百折繞剅腸自笑誠蒲柳年來苦

做霜

十月一冬盡小春終日晴坐看湘水涸悔向未流生髩豈苦吟白身因大患輕兩年傷嶽晚寂是此愁城

多難兒啻在稱觴夢再圓餘生增一度庄事勝昨年霜橘悲懷袖時蔬感几筵古來東海上惟覺幼安賢

還新淇江口

江岸人州際漁磯草木深刈鋳底有託天地似長險無處詢前輩徒勞辯舊林餘生還數過未忍賦愁心

雙江逢船叟話舊

邂識墟州處雙江炤白鷗幾家疎莽任孤寺刼灰留隱隱但樵路潭潭無釣舟聊逢舊船子悲歎話餘愁

泊磊石念與吳羽修別

湖情向冬盡客夢此宵分水盡西浮日濤連北重雲去於歸鴈背泊與釣魚羣何以清無寐懐人京月紛

客潛江雨宿破窩明晨逢雪自笑二首

自笑江潭客僧寮寄敝裘誰知窮鳥入更費盃狐謀風雨貧肱候烟霜隱竊釣十年貪巳劇遊汝不無愁

薄遊多難後所至但傷神豈信蘆中客還逢梁上

人無衣將卒歲有雪欲侵晨始悟陶元亮柴桑未
是貧

客中被盜荷劉雲翁先輩李兼山年兄既問

稠疊不覺形於歎詠二首

蕭寒正今日雨餒廁停飛白壁貧誰寘青氈臥亦
稀慚人非短褐累及門同衣到此惟增歎思歸未
易歸

出門人盡勸心畏世途難網後存魚服珠前避雀

彈君方哀志氣盜欲補貧殘報李何時得依劉且
未安

雪中赴竟陵吳既閑湖居

相望知非泛衝寒值一來君家雲所覆我與雪難
廻郢曲謝猶古湘絃聽莫哀十年心與目幸對兩
湖開

喜胡君信年丈過既閑值酌

半擁東湖勝斯能不愧登開尊親郭架看劍就延

陵渺未肯貽炊薪米與衣增荷君遂良覯相對盡
崚嶒

同既閑過君信于留楊青玉軒

水木清華處蕭疎見草堂匪勞投飲轄徑就讀書
牀世好通雍穆玄言入慨慷高軒帶星去留此慰
寒光

留青玉軒逢雪讀君信詩長公嘉言文

一晴生雪後再雪及朝開留客不教去主人如更

欣冰車驚選句玉樹照奇文未盡垂簾聽尊前有
凍雲

潛江歲莫

爲愛潛江水相將歲暮留耳喧簫鼓急心入竹蘆
幽何以無多歎方知得少求故園兵未解曾似此
中不

元日客僧樓有感二首 丙申

潛江春自好小閣度年愁詠共僧消茈食當古游

遊風流空記晉意氣耻依劉素畍携蘇酒無錢乞
五餘
一遊滝嶽莫遥想寄長風元日諸孫戲幾年遺老
翁累人慙短褐厭客感虛鐘回首秣陵路書雲將
向空　庚辰同阮仙諸子度歲白門

走筆題清隱上人冊
泉清依水木小隱得江皐但有出塵想應悲欲累
勞生公將聚石船子未沉舠好向寒巖去迢迢覓

洞曹

郢中李丹子邀過香嚴堂書贈
蘭臺非不古王氣黯然餘惟子稱良友平生好異
書詩謀張楚幟飲暫過禪廬今日石城下誰當辯
二胥

郢中春莫瞻拜　純德山陵志感二首
一自龍飛入橋山此地崇大當供灑掃禁旅護菁
葱切壞天隨老戎生地返童湘縈欲悲咽不敢泣
遺弓
臣是傷心客悲歌松柏耶模金開盜尉改玉哭誰
家呵禁存天鼓　昔賊掘陵爲雷震數人而止　樵蘇絕漢槎黯然
香案下僅有寶墻遮

出安陸郡　時校公諸衲相送至舟
平原初散客野漲未秋江相送添高衲將迎獨小
艖歸如尋鴈塞泊偶得漁椿回首石城郡悽然出
舊邦

客中聞張子尹盧復卽先後一月間並逝哀
悼不勝詩以寓哭二首
張籍文殊雅盧鴻性絕塵別時俱是病春後已非
人二豎縈雙仲孤生盡一身　二子俱乏嗣　傷心江上客
嗚咽哭朋親
二子嘗發我闔扉死未然誰知騎脫石翻慟劍歸
泉達夢辭蒐枎遺文想淚濺澆墳苦流滯悽惻廢
飡眠

出安陸留別香巖堂諸衲

上蘭淹累月落葉憶湘江乞得華嚴笑留題寶所鐘九歌辭雪冏一榻戀雲窗爲記重來約庭前小栢雙

哭殤子

別汝僅能笑死時殊未詳（予時遠也）被舉家皆隱痛膈歲始知殤燕玉投何幻羊鐔探莫忘夢中類入抱翻爲觸悲涼

郢中再得長兒書勸歸皆自潭城發二首

郢裏截行來倘扉兩度開瀨魚趨漢疾山雀怨人哀見說秋冝秫兼爲野種梅應知能餐志忍不副南陔

湖南今漸遠念汝復歸思且得寬于役猶能食白怡陶潛黃菊徑來哲白華詩莫負秋山紫看雲醉倚兒

聯酬道人（兩名）竟陵徐遂之太中丞子也避世以終日不飲酒云何得酬名歡斜濡竹醉狂怪寫山皴兀兀忘機事欣欣入畫神中丞業不墜正在獨醒人

仲冬望日訪陳長公值其觀魚湖上留茅齋待之對月有作

不忍誇佳約兼乘霽月來漁衆空雪水鰕菜是冬醅徑造非看竹相邀且命杯主人應罷釣早晚踏歌回

勝善菴午睡

小睡香臺午還開靜者扉窗虛雲易滿竹落月難歸看鳥銜花落逢僧洗鉢歸田歌聲起處歷歷有天機

送劉止臣還南昌應舉

三十年前友一千里外來我生偏惡夢君老尚雄才勝事能沙起離情桂籍催滕王新閣上應借一風回

劉翼儲以雨詩竹扇見寄傷予被盜之劍和
韵感懷二首 丁酉
得書殊不意莫謂淚無端萬死身仍在餘生老未
安嶺雲新剪寄湘竹古斕斑每數知交盡君應共
一寒
共樹浮名的偏遭衆射弦文將慚有塚盜亦歎無
瑄淘刼珠沉海灰時火蠹天那堪思痛定吟此復
愁胝

秋熱喜雨
日日望凉飈背來暫入帷帶然成曉雨頃欲爽詩
脾獨寉梳還浴高篁着漸敲莫教雲葉散更向草
堂垂
長橋感懷和張南軒先生韵
此地增悲慨何人詠石橋南軒誰繼起北宋久飄
搖今古雲過鳥山河月影樵豈知千嶂裏遺社有
嘉招

宿瀉山塔院仝蔣侯陳王二年丈
投策香林晚空山異見聞峰規臺上月竹掃塔前
雲絕壑鳴騶罥殘碑瘗鴈文不知霜氣冷茶話到
宵分
八月晦月入村居宿碧溪寺小雨
半歲不出郭秋深始入山比雲投寺宿似鳥到林
閒梵唄心收地溪聲舌本閒未須愁宿雨正待浣
松顏

九月八日登黃檗峰夕陽矣及暝而還三首
偶作登高興孤峰到日前直窮黃栢境堪問白榆
天碣石環雙景光音麗一禪暢哉咸坐眺秋岳淨
無烟
最喜絕人境空中一振衣雲泉俱在下山殿迥無
依俯瞰橫秋翼平臨落月暉今年霜氣晚木葉未
曾飛
半日攝躋攀逢僧一笑開此峰真拔地無客敢登

山負汲青冥上懸蹬碧落間欲留恐風雨乘月尚
須還

還村齋自喜

久不到茅齋歸來日夕佳芸香還在掌山翠欲投
懷野與如新特牢愁自遣排古人真靜諦日用但
無乖

坐雨

那能不厭坐春莫雨廉纖樹濕鶯愁劇花泥蝶夢
霑樂嫌廻石螢書欲緩牙籤何處堪垂釣新波日
恒添

中秋小恙翌月簷楹間兼懷前秋客潛連夕
飲劉雲翁阮仙年兄家

幾年今恒月得此最無瑕獨立茅簷下聊看桂兔
斜病餘天擣藥秋憶海浮槎何事增懷抱伊人水
一涯

楚長沙陶汝鼐燮友著

男之䕫輯

七言律

藍田道中尋輞川 癸亥

翻到藍田憶輞川韓湘洞口立秋烟人間最是仙踪幻画景今從客夢回源水巖花遶城市草橋沙瀨抱林泉溪山信美流詞罾試問漁樵總瞀然

鐵心寺拔貼楊修翁大廷尉邀李湘洲師不畛餘謝石驗諸君子並集竹林坐論時命見

飲和篇 癸亥七月

寶所幽篁永日颸羣公風雅慰調飢人如烟岳焚香坐僧寫秋雲煮茗進竹肉共尋歌變節韶鈴遲聽論匡時歸沾蓮露應忘暑此意欣然勝問奇

月夜泊岳陽樓懷諸同社

坐斤全湖光漸平一舟離思迥然生樓欲滯月微成影亭獻蝦漸聽有聲孤客意尋魚鳥靜依人懷動人真清近家轉欲憐朋友此念襌心未可爭

洞庭秋泛 甲子

秋半看湖湖始全空青涵映混中邊水無盡藏難爲海日有容光乃辯天橋似馬來時出隊雲隨鴉懶共拔船快風過眼逝前後何處君山翠一拳

七月十六夜楊仲脩李懷明携酒過江閣看月即事 乙丑

無懷看月亦傷神今夕秋輝意乍親既望適當秋七月揮杯兼得影三人蓮中貯酒沾紅粉竹下酣歌川翠鈎漸到曉烟醒酒力妙高峰磬下璘璘

武昌春雪 戊辰

煖氣新催尭李融瓊瑶一夜東芳叢花過去似探梅月柳外斜同落絮風片片着雞成五出深深到奇隱千紅夜樓銀界尤殊勝掃雪烹茶三月中

自批任招賦海棠

一日芳姿出海棠花氣依深春半酣吹露花
香夢全現凌風洛浦身厭薄絳飛紅是婢靜撩消
思媚於人吟成且待高燒燭醉盡陶家漉葛巾

夏陶雪凡長史招飲衙齋即事

圖史茶香事事芬蕭疎朱邸稱秋雯人猶龍性官
兼隱王自賜閑客不聲半日催詩亭上雨一家持
贈嶺頭雲移尊更就南山綠充影孤高得似君

壽大宗伯李湘洲老師

先是公以忤璫削籍日惟纂注內典時
崇禎登極召用兼爲勅駕
亭亭如嶽長山川鐘閃精神閱大年竪手自將天
作眼全身誰與佛齊肩皐夔人係虞之際經史功
深朱以前中丞柢今頻繫望見龍占應在情田

武昌之錫水心先生時以計典失意詩見示
和韵之一

客是眠處有花陰坐裡書床對玉繩家世事常傳

白鳳人間舞每學蒼蠅暫別五色天需不柳付孤
懷日浴冰莫似惠州蘇學士宰官身即現高僧

里選後送督學虞素心老師擢南冏卿二首

且年仍是著書身散作公門無限春山斗有靈雲
避嶽湖充無怒水如人天將此道開三楚帝曰惟
卿叙五倫何處齊驅多上駟南中新用九方歅

其二

六龍今始挾風霜侍從應求白鳳皇北斗在天分

武曲房星乙夜繞文昌孝陵舊御皆淵塞冏命新
献郎拜颺楚士一時僥作賦報恩遲擬荅恩皇

武昌別王子雲時以尊公殉貴陽請卹不報

三月鶯花楚何晴王郎唱罷郎舟行交惟古道難
今日腹與時宜料此生鴟鵜緣深悲作客鯨鯢誅
後尚論兵把君長劍傷君別寧問誰人事不平

逢杜于皇出其詩喜而有贈戊辰

脊君潤步向詞場年少何人得頡頏麈尾玉浮無

碍辨等身書逗自然香交能濟我如秋水遊不依
人只對航相望十年成老杜時時題寄上瀟湘

渡黄河北望

春深峰色渡河昏遠斷秦關作孟門自此有山青
到闕不能無柳綠成村晴烟漠漠吹沙氣孤鳥翻
翻破野痕盡日太行燕趙接聽謡疑有國風存

送御史大夫楊修翁總制三邊之一

長安棠蔭舊迢迢公曾爲西安令千里盆香西出朝天上
衮衣親授鉞門前纁斧侍垂貂单騎去似尋山水
雙旐餘將定薊遼念我送公惟一拜亭亭儼掌隔
雲霄

七夕立秋己巳和諸公館課

新月臨河好照眉一分涼氣正相宜橋成巧度人
間節梭冷初虚織上絲鵲子宜還行有露牛郎秋
到以爲期不知誰作催妝賦桐葉先題第一枝

上巳丘子廩還浙城作詩及梅卷別我昕夢

人方伯公在槃相送潸然也

亦君心血瘁於烏紙上梅花淚所圖慱淚鐵將羆
廵廵縱橤書未感感巫蘭亭巳巳懷何壺海國洪
洪氣不孤我汝交情肝膽在尚存詩卷在危途

庚午春昌平道中望

皇陵恭賦

禁城千枌照衣黄遥望諸　陵接帝鄉西爽翠連
崆峒外白浮泉到玉河長地經烽火遲遲綠野合
春雲冉冉香行過畫橋流水北昌平城外有畫橋流水坊粘天
青處是龍藏

題撫松國爲武陵王少維太常公叔子

君任枉山如輞川讀書一室生雲烟松鱗倒壓孤
峰日春鳥醉啼雙枓天画省借囊有枕秘素琴在
匣無鳴絃應知鶴髩脩然客不是人間枯坐禪

辯花嵗看雨

也到溼遲春亦陰晴晴生雨不生林絮雲雖斷横

江忽犂梢先翻絕壑深臨入茶鐺濟不辨路篷沓
經緣盼洗亭前半日看春變晚霽咏紅上遠岑

楊修翁放還重理松梵園集賦

竹亂荷露不能寒并入君恩槃事覓醉白偶煩拔
老記名清無賊令公歡學經憂患空明徧性至弘
慈寂莫難數直論兵戍縱飲此心那得付漁竿

宋武陵令中爲陳芝臺師商弟子偶客溪上
荷其見詢投以詩

立雪充中前後承見君心益折餘輝玉惟溫栗能
兼德龍不高深自有威拔老湖邊公事靜歐陽門
下衆材歸賞音尚媿焦桐樹拂拭黃金十二徽

呈觀察樊致虛先生講學武陵二首

半生慚悚意難陳獨潔從師鑑此身獨有冰霜心
閱世徧將金玉氣鎔人根無中下皆公樹學到高
深絕比躋清事十年方下拜威儀已得異凡民

其二

道兼經濟學兼功高潛能令海嶽空到處不言谿
壑月坐來無隱桂花風四時氣裏觀深淺千古燈
中證異同退省益知根器鈍至人非不發童蒙

送楊修翁謫戍兼覲於匡廬 時文弱先生奉命撫鄖遷

桃花開後一騎歸天與高閑性弗違刀劍已成音
樂樹薜蘿新返木田衣客先秋色長沙近廬不炎
人瀑布飛此去應探雲霧窟上方時聽提師泥

藏不關在集。

楓色湖光非一村朱橋斜度薜蘿門數峰醉墨雲
猶濕一閣空青綠與渾金衆落時僧罷梵玉珂散
後客問兜不因投轄思深坐明月松間十日尊

別季釗劭 時予有武陵春在曲

載尺樓頭三月居桃花親見定交劭風前一揖心
如浣雨後燒燈唱即酬偶爲新詩翻樂府客將古
道勉藏青山中應有關情病正是維摩慧未除

徐倩老吏部分賦漫梅軒卅十月十七

姚家花接菊花黄累月如春貯此堂未肯盛名猶
富貴若爲王氣挾風霜高臨水鏡尤難凍深護天
根晚更芳有客餐英兼飲露羅浮亭畔即沉香

其二

剩盡霜蕉綻牡丹名花鸛得歷冬看一枝自艷不
須葉十月爲春已滿闌應使羣芳推帝力倘進初
雪更奇觀平泉何限繁華樹獨與江梅挽歲寒

蔣象巖先生流寓沙頭年逾七十而書法道
古其人翛然儒也公之好我作詩呈贈

渚宫春雪隱儒樣鎚鼎人間盡墨華豈爲二王耶
踐迹幾同老杜亦無家與酣於劍觀公舞神靜如
圭見我瑕因悟細書能益壽黄庭原可教胡麻

舟中九日

年年重九出門遊庶事參差一舟豈爲菊花悲
作客若教萸酒憶登樓村雞偶唱寂寥午紫蟹不
烹衘負秋幽醉逢意待山川獨將搖落對芳洲

文鐵庵太史邀遊三游洞和韻二首 壬申

洞在峽州上十餘里唐元白同遊作記宋蘇黄同遊作詩皆刻壁間

峭壁懸蘿捲一溪洞中翻似踏春蹄種山人動夕
陽上載酒客行香霧徊丘壑有廊疑聲響石花如
柱欲飛題此遊苐幾煩君記須使巖靈發所棲

其二

共君情具不能刪布襪銜霜向此山雲雨半醒巫
峽曉陰晴中發洞門開詩成幸附稹黄毀羽化恩
招萬絲鬟與壺豈辯重洗盡峰前明月勸人還

自峽口放舟在還墨池

一日川巖天地虛放船西下似雲車回看峽月猶
翻浪幾辨春燈已到開太史尊前懷絳雪遊人滄
裘愛黄魚歸來尚覺濤聲在千里江陵意緒如

冬月倚雲閣懷劉元定先生

松濤辟裹綠無遮一閣流丹貯晚霞坐向芳洲傷
杜若折來寒藥氣桃花風風半夜臺猶在江鶴歸

近月巳蒸湖海欲霜錣下古柳淌愁亦欹斜

謁忠介劉尚書祠墓

公之子水部元定孫彥升皆文人也所搆樓臺碣表可當名園一區

宸翰藏書青碣開司空孫子復多才憶茲黃石山中去乘彼白雲天上回塋後林泉皆賜地春前楊柳不荒臺風流無盡傳山簡能使遊人見岵哀

春雨同謝仲玉周宜一集和仲香海居

一片瀟湘入城雨是君垂柳讀書堂深烟歷歷動寒玉散帙離離吹古香畫舸接亭雲不岸青尊臨水宜如霜春燈漸逼浮槎上但有人光似月光

李翔雲新築維岳臺邀予春眺

纔放桃花一日晴登臺覓路百香生人從丘壑覩明滄地與衡湘接性情春欲亭亭緣緣上月將皎下空橫林風蕩蕩不知醉謬擬流雲學木聲

借綠軒詩爲左汝翰孝廉汝翰故善飲

不關栽竹影森森坐聽婆娑綠數層倚檻拂雲疑若水隔墻分月卽隣燈染衣色亦當春碧覆局陰能到午增有客開襟長借此百川鯨吸酒如澠

秋夜登晴川閣癸酉秋

飛樓常限漢江看水闊風多欲濟難乘興偶如尋舊侶得遊今始見更端開川晝角天非霧兩郡人烟秋不寒坐向石欄聽歷歷不知何樹葉聲乾

放歌三首

青紳已不悔踈慵往往臨風憶赤松貪道有心憐駿馬飛僊應恥豢豬龍寥天月色圓何恨到海江流空復濃十載機緣勿逗得勞勞亭上夕陽鐘

其二

微熊閱世得閒閒常向花時月夜還江鶴豈謀鷄鶩飽鷗鳩徒擬鳳凰班雲車風馬鞭紅日金盌玉魚塡碧山昨夜夢中聊復爾牡丹深處挾雙鬟

其三

青史讀殘紅日西悠悠森恨付黃鸝鉤人辯漢非

無派木主稱冈尚有覚江左沉芳草挺尸前雨蹟
費雨磨碑潮僧送酒來相說若個松邊好奕棋
武陵逢廖鍾岑司馬被謫携伯子遠心歸省
迢遞湖陰非一山逢君去住倍相關兩年梅雨關
尊共萬里風烟去國關鴻爪印沙憐聚散鳳毛阿
閣引斑斕少年司馬還初服便聽琵琶亦解顏
涔河曉發念與武陵諸子別兼寄家弟
霜情爲雨變晨陰松樹霏霏濕遠岑寒重翠微昏

一色東留紅葉響多林梅時應歷湖南北雪意漸
冬淺深始悔江樓人盡別孤鴻何在不關心
荆門閤署雪霽曉趨閣道感懷
晨光紛與雪光持初落峰頭日半規香閣夢中懷
昔昔曉鐘聲叫看離離天催落木趨冬事路轉深
山聞亂時欲報故園書一紙遊人不度習家池
甲戌贈同門顔光衷五經賜第
己巳沼復剏判予首功北雍遂呈光衷集
經明行修同題奏古由顧大司成之門

先輩同門事偶然君恩今北舊時鮮五經唱第雲
臘外千佛題名恐榜前寵定禍承猶未釋薦從公
家自無嫌而今文行難爭長帳下時乎後鄭玄
秋夜寄訓前武陵守鄭公書閣
看殘明月是秋痕持報君書秋思繁籬菊想添新
力健珮蘭深覺古香存少陵老句關戎馬北上陰
符問白猿黃髮在鄉猶保賤加餐寧止勸盈樽
送英軒薛翁還南陽 翁最好予書又一介不取因有五六句

遠尋宜肯慕微名但說相依夢亦清母去一身能
自許老來雙鬢復何營練裙醉後誇留字金土揮
時嬾耦耕來往十年秋色裹愛君將欲共經行
秋日吉王弟天植招飲書堂應教
朱邸開時黃菊開回旋小有蘋書臺親濤客偶臨
槎至洛浦神將乞賦來習習涼飇生殿閣垂垂蟠
李兒條枚芳年曆蒸深陪醉銀衙雖蔽且未催
秋夜與諸根公尚[illegible]清調

磊峰丘壑到樓邊月上松蘿生紫烟迭響岩惟斧
在樹秋容不肯濟諸天疎鐘遠浦雁欲落黃菊碧
雲人自妍倚和洞簫吹徹碹曲欄風氣亦紛然

涤江逢萬長生別于上零陵

同泚能令水山深今日逢君理素琴阮籍閱人卿
白眼莊周齊物似愚心濟緣久自超遊逵危論方
期破古今鶴生方上書一醉蒼梧知近遠梅邊雪裡莫
孤吟

序岳麓志寄吳去怫

江潭晶晶洗雲根禹碣深留日月痕爲嶽結麟知
世系與湘同氣不寒温少文有宗山能人郭璞爲
經源始存幾碹枕邊看拟麓世人應念著書恩

秋碹寄懷楊修翁少保時將游東南　乙亥

微雲一抹潛秋　新理秋懷憶謝公未斷火綠南
嶽芋記將年事洞庭楓山中黃石會期我溪上桃
花應返童欲作遠遊還致問此心原與出門同

夏日送沈梅石明府外艱歸　時方伯靖兼留衡陽之弟

衡雲欲放岵雲遮齊濕青形戀去艤海氣望秋先
作雪湘天過雨盡留花久今遺錦慚緗竹副擬盛
冰蔫内麻一片素帆搴未得願言強力飯蘆芽

宜春道中登臺卽事

水平風緩得從容郡邑溪山淸一艸松色斷時逢
怪石河身折處定奇峰觥觥白兎疑秋雪　袁州郡星兎一
皓札札冰輪到晩春暫泊獨登臺上望　此樓原歷

萬芙蓉

客南州同樊致翁方伯宿萬長生龍沙草堂

讖云龍沙過城當出勝人

黃菊開時約不違木雲親見蒲柴扉常留獨　眠
蘭畹喜看春鯨上釣磯偶到龍沙人亦勝多添盤
酒客無歸誰知今碹南州共更有孤槎傍紫薇

落石臺同人晚眺

劃斷雲根作釣臺穿雲有客渡江來長松浮子

無地飛閣迸敲彡亦廻歷　以烟作雪月悠悠漏
影欲風雷變人縹緲相將立仙有欣然勝酒杯

沈梅石明府來視予病邀酌烟雨樓

豈肯悽然對故人病餘開酌爲殘春樓從烟雨圖
中見木是鴛鴦夢裏因強醉已逢花事盡苦吟嘗
與藥爐親使君更話瀟湘舊不獨思家易損神

觀齊雲巖 乙亥十月

峰峰全體石如瑤時有香泉灌穴廖海日吐遲劢

砌壁山雲生滿只平橋崩巖出納成門勢繞壑經
行發路遥西去幽靈更無限青猿啼送一夫樵

去問喘延益堂和韻

愛晴兼愛凍雲殘步步園林散薄寒酒茗不停虛
室白溪山無數一樓安廻梅吹雪香動動折竹啼
烟影自溥難得山陰佳主客恰遲艮在月同看

孤山訪張幼青

六橋喧處踏冬霜意在孤山不問航水竹半堦圖
上古梅花一國領中郎雲同放鶴應知路湖裏登
龍只此堂病起爲予數樹坐十年心目對寒塘

宋孔章偕子野招遊靈隱酌冷泉亭

山七高深序若移文人相引見幽奇湖波宕似流
雲影冬日返如修禊時泉自愛聲希破竅（時冷泉堤決）
石皆成佛現仙肩（元人刻石佛盈岩）微醺只向青松立洛
惕涔頭歸去遲

臘月望夕錢開先同宿嵌光菴看月

香林冬煖不知年灌木聲中路宿煙一滴寒泉剔
百院半山修竹隱諸天穿雲偶見江光出到閣恰
當峰影圓坐徹月明清減發遠公應悟是生前

西湖即席呈座即頓端屏宗伯

猶是枯花未散叢天風吹夢墮湖前六橋靜處儼
舟泊百舟深時海日圓人物望如雲去沈文章思
在氣中遐相依一夜西泠月水氣不寒冬靄然

佛鏡紅樹影 謝禾巢首翁作

空香定木照横斜蝶警蜂功一半遮非日月燈偏
寫影是桃梅杏不分花琉璃國裡探春使米雪山
中轉法輪近聽羅浮重説偈美人沉醉换衆裝

其二

迦葉無言孤月寒花如微笑伴旃檀六宮春色知
誰染一瓣禪心與汝安髻上寶光猶未幻缾中香
雪自能丹乞將上座還宜問梅在枝端在指端

別蓮芳上人

病裏傷春復送春相依惟結比丘鄰虚亭伴竹有
恭子盜藥看花無酒人佛印燒豬偏見待支公畜
駿自爹神別恨共指雙梅樹幾柤譚詩繞數巡

呈贈陳眉公先生

衆尊壇坫獨尊生海内風從廣莫平龍不悔潛非
勿用玉能辭火更難名賴存徵辟光朝典深爲山
川護晚英肯授素書南嶽讀晦嘆能貯古人聲

余山登眺（眉公隱處）

余山以眉公而闢其亭臺竹木大似雲林
小景往往花間逢石則米南宮袖中物也
作余山詩

木邊林下雪香濤搜剔奇峰自不頑選佛有場非
出世愚公若谷竟移山聽鶯野店傍溪任放鶴青
田到郊還靜坐日長看未厭孤雲多在一亭間

思家鬪嚳

在在思鄉夢未明一年流落贅華生乾坤到處交

遊薄淮海同時冠蓋横將母可憐徒累弟論人真
媿得爲兄何當梅雨傷心日傳説荆南已戢兵

暑中陳眷老招同譚梁生楊龍友會彥直魯
孔孫集白龍潭和梁生韻（丙子）

綠陰如幰一舟嫌洛社風流宛在中聯絡珠光千
里會婆娑清興幾人同不圖海鳥鬪斯樂（是日有中使來謁眉公者）應有潛蛟吟此宮酒後諸君憂世事心知白
衛未逃空

自嫦分携洛佩在無媒空懸翠閣蟾叟岱西望江
流腸九廻爲報湘山雲片片蔚藍新付小姑裁

再登三宿巖即事

橋上窺巖未有天亭中巖斷似雲眠幾株芳樹尚
秋色一葉瓢梧下午烟有客再來尋勝事無僧不
解坐安禪獨憐門外紅塵馬貪看鶯花向日邊

丁丑除夕偕錢塘陸夔文同里楊雲湘胡乘

文集兗州客舍憶去年度歲鴛水

客中除歲不除思苦憶梅花對酒時試雪去年湖
上寺占星今在井東籬春臨曙色黃埃靜路指寒
芒北斗留送鼎送窮揮一醉中原吾輩復何疑

柳門逢姚七夜話

同操古道不彝音未到長安夢巳尋火玉尚須三
日足斷金惟許二人深徒干富貴非無策屢試風
霜自有心爲子月明歌且歎床頭退筆又如林

津門訓同盟祁康樂僉吾韻

落落論交秪自知天涯風世定襟期從君尚友皇
虞詳勝我東觀滄海詩古道欲敦非一事君恩難
塞更多思分携各有雙明月看汝先還到鳳池

遊岱嶽五首有序

丁丑下第至津門逢許驊如日從嶺背上
嗌嚦將到泰安望見岱嶽如濃雲滃潢陡
然驚喜遂覓箭輿乘曉涼往覲焉入夏人
不禮嶽巖徑寂然僅山半有鳴蟬三兩聲

聒其靜遊耳是日天朗氣清自岱頂俯看
岨崍松根可數爲閏四月十四也十五離
嶽遂成微雨還望岱宗竟不得見累累以
五詩尋之擬於泰山雲幾膚寸耳二十四

淮安舟中記

入嶽路

嶽氣冥冥曉氣深漸窮平野入疎林半山鐘磬喧
巖暝絕壁雲泉引道心轉盡一峯身數向看微動

日暝俱沉成憐虛閣縹烟斷吹入白楊蟬一吟

繇過馬嶺歷御帳上十八盤

嶺窮峰起礎青天俯視山根在趾前衆壑量雲循
礙石羣松背日不飛烟因思鷙輅從來路先記䴏
經未有年莫喊泰碑無一字瑕瑕七十二重泉

禮嶽廟

青帝騎龍亦玉輈登壇坐覽萬峰圓首將春令開
茅土背有冊書被管絃唐銘石壁刻廟封禪最多秦漢

後周經俱占華嵩前年來寂莫靈光殿亦為中原
苦倒逕

岱頂

直上晴空四十里御風行遍岱山頭嶽身盡處神
儒接海色當前日月浮綠野田田猶漢時青烟點
點是齊州可憐鸞鶴虛無路多恐秦皇不解遊

繇玉皇嶺東謁　宣聖廟

五十餘盤始到天紅雲塞路引東纏但看嶺上多

瑤草憶得人間絕韋編世為春秋留日月地從虞
典首山川獨來下拜心俱盡何處能容蟲鳥眠

五月三日曉發江浦

白鷗舟畔恰朝眠起望江南思悄然綠岸輕風動
挂席青樓細雨未開簾逗來花氣窗疎處漸近堤
州人語邊想到維陽過五月羅衣嬌盡石榴前

立春日送沈孟元明府勸度

鳴琴篇下試春光勸度宜春在未央桒令學儒非

辟穀漢官傳曆為稱觴當如斗柄趨元氣正有羊
腸逆少陽閣裏梅花殊不瘦獨留風采報東皇

送阮仙游子集秦淮兼送孺玉遊錢塘　丁丑

六朝烟裏畫樓高桃葉紛紛淮水勞客我撐着來
石社開君悲非欲觀濤風流幸不慚康樂天間如
何獨楚騷倘有新詩傳樂府隔簾私記撥檀槽

入春風雨仰屋憂時朱君培來勉留齋中為
予臨禹碑篆作印報之以詩

一春風雨在吾廬君到門時自剪蔬大抵離騷憂
帝鬼小遊爾雅注蟲魚百花潭畔思安屋入識田
中恂讀書近日岣嶁頻見夢賴君移置助幽居

春晴劉無爲邀同朱君培如上人泛舟至青
溪寺 己卯

清絕湖南半亂離人閒偶有看山時門前江路即
芳草船裏歌聲如竹枝落日寒泉初到寺穿雲新
筍晚來炊野人爭出聽蕭鼓故是狂奴不致疑

長沙耶中苦雨劉鳶傭以詩見投兼懷去年
避亂和

亂離看後故園輕共擬攜家任一城欲理圖書初
得定不知碁研復何嘗隔年憶獄修春恨五月浮
湘厭雨聲正是淸狂能見耶往來差可斷閒情

集莊近之榕樹園

每到君齋即當遊方糖能載綠天浮孤懷倘客偏
成醉本事爲詩不待求榕樹風生趨竹路木沉香

過讀書樓十年前後思來往最是春殘與晚秋

寄顏雲翁公祖以鄉東左轄還山

壓閒東山近稚者十年猶繫楚人思海南明月有
還日嶺上白雲無盡時玉帶豈煩閒雀息珉玕何
用慰鳶飢擬將辟穀從公學黃石橋邊挂杖藜

春霽張百原廣文招同諸子讌集畫舫中時
伯原擢雲陽州事

盡飲江聲入在濤岸峰歷歷染春醪漸看河柳踈

官舫擬攀芙蓉廣楚驛月近不疑潭影夕時嚴難
信酒牌宗行人爭識張公子新向雲陽佩吕刀

鄂城劉消伯招同鄂無傷熊仲敬九月十日
登高移尊白雲閣

青冥高處納秋尋今日峰陰昨日生愛惜芳時重
得醉登臨舊事一移情迷餘竹葉無賢聖插到茱
萸即弟兄歷歷晴川楓樹暗幾人心向佛燈明

白雲閣再和鄂無傷只部

秋光老去仍蒯惊綴步尋之匪仗笻猶秀正逢人
衆衆楔高但見天亜亜古云開花節成飾君更漉
酒來登峰試與平原爭十日白雲朱則竟誰濃

吊于忠肅少保墓二首 墓在錢塘與岳墳相去五里

當時國是類辨塘誰悟中華自有王日在澹淵公
獨洗海來胥口古同傷戰餘珂珮空沾血壁得謝
山不斷香燈燦可憐南宋土結鄰惟有岳家藏

其二

步入深林意慨慷落梅殘處表功坊天無二日經
權仝代有孤忠社稷長誰謂金縢終寂莫請看牷
壁自滕香峯亭諸老成何事只向宮門奪上皇

送霜輪尊者往迎天童密和尚

獨步人間覓象王衲衣無縫護珠光十年南獄在
煨芋八月洞庭風滿航博地凡夫新法器古來選
佛舊期場因師柱杖能擔荷處處名山秋樹黃

沈孟元明府招遊洪山覩于卓刀泉

秋山古殿接峰陰綴引禪香一日尋雁字散來關
落葉虬松老去見珠林俱沾衣履雲烟細更與藍
輿夕照深正似城頭小姑射使君隨處有閒心

移尊卓刀泉

尋幽非獨解塵勞此地英雄舊卓刀窟比長城曾
飲馬尊開北海一持螯空階霜色留朝昌古殿風
發壯晚濤小醉深山發危論楚人今可廢離騷

泊潯陽寄懷王馬石司李

匡阜山頭匹練浮高寒一氣壓城樓飛魚雨過紅
霜葉渡虎波澄白海鷗斷酒尚難尋遠社泊船多
是憶江州違君不及西風話明月端能見客愁 飛魚 飛虎渡河皆潯陽地

白門遣訊李丹陽穉節

爲看梅花與鵝衆六朝烟水做僧樓因思白也江
東句欲買翛然雪夜舟古道招人鄰且重神仙□
令爲初聞 新聞丹陽 如何報我添流月擬得中泠□

一既

山中懷祁金吾康樂

日月蒹葭詠不聞獨勞蟾兔照離顏玉敦入諸光營在簀笈留書事有關我夢屢能超比海君家何處定秋山（山削絕）遙知禁衛勅嚴直已得趨歸劍履間

王昆華太史奉使過衡陽時湖南寇起負朱陵之約遣書追送之

久傳玉節下芙蓉空出茅齋望五峰靜語白雲寒未寄遙知朱紱霧難封湖湘近事傷戎馬山澤何人辨燭龍欲采梅花徒自笑鳳池歸珮已從容

送謝二仲玉謁選

讀書未了著書成知汝真求捧檄歡直許雲霞交謝潞側聞風雪舉袁安難淹駿馬非徒策未敝貂裘豈爲寒應有昌言于王上致身先取觸邪冠

闕山

綿邈青中乘嶂分川原已斷更鐘留廻塘度嶺越無路小關黏天漸有雲隔水二陵瞻氣象環除一郡落斜曛秪今獨立關夫子（山上有關帝廟）頻使風烟亦絕塵

送文台仙給諫分司洱海

雨後秋河泉宿低搴帷萬里入雲霓夕郎僊望高青瑣漢主雄圖重碧雞遙海自能聯象緒倚天寧用截鯨鯢期君旦晚還樞密明月隨車下五溪

送楊湘陰赴召樞曹

湘雲多處望旌干樞筦當時第一官五兩獨將氷雪去六翮新作豹龍觀中原比塞防秋草野水橫舟仗木蘭擬借湖天文武露隨君洗甲入長安

春王六日同馮根公採梅靈谷寺

梅花應不望遊人獨向深山用早春歎出祇園重有谷芳除松葉更無塵紛紛欲雪林中靜步步初香屋角邀與子緩吟晴氣裡東風已得悟前因

九月晦日許爾恭年丈招集飛霞山竹塢因
憶去秋同社有十日登高作
屋裏青山屐齒開風烟一日送秋還孤尊菊色非
籬落繞席雲根在竹間偶有異談疑稗史俱將高
醉學楓顏年來甚愛諸兒弟續得重陽大不頑
其二
一雁聲寒萬葉斕從君得醉更躋攀催妝羯鼓芙
蓉急壓座跰枝竹箭閒起鳳署中探鳳嶺登龍高

處擬龍山當知今夜非秋夜小試春風到樹間
江北道中初春 庚辰
蜀山明月曉隨人行過淮河猶未春氛後野田空
有雪燒殘芽屋更為鄰春陵行裏看豐鎬雲漢詩
中繪小民脊道棘門新赴戟江南愁絕羽書塵
江陵青燉之宸青妓還仙丘日集潭郡樓觀
競渡是日大風苛寒
文人小酌達相豪白有雄風起素濤雲施眼前[illegible]

禹蹟 [illegible] 有 水嬉聲裏帶離騷詠徐香草情何盡
想像瓊花夢不勞誰令江潭寒五月郢中翻雪曲
彌高
清秋報蔡江門司李二首
岣嶁亭上望高旻沆瀣秋來一氣勻何意海濱先
出獄居然漲水後通閩松於礫砌如千尺宿昌寒
伏猶五夜我欲擬君當太乙下觀嘗為較書人
其二

希聲从已托枯桐傳說逢人問孔融黃石應難忘
孺子青山未免笑愚公登臺客許從嵬始矣雅子
慚在曲終此事古來關氣運剖懷聊得向春風
感雪 辛巳春和劉調弟三首
臘月雪到正月中同雲四塞廻條風松鱗不作竹
聲折蛟角豈隨人耳辯茅屋逴連疏剛白折梅小
映冰華紅隔溪老弟送新句勝得昨年憶楚鴻[illegible]
[illegible]道中雪

看雪

高齋氷雪滿甖瓶几研之間炙酒罏煮水自應成
沆瀣臨風時縱擊珊瑚晚煙深尋蟫能變春釀非
關客始沽不厭奇寒扶杖出袁安詩盡閉門圖

竹奇雪

紫菜瑤光凝不流闌珊竹奇滿林丘玉龍欲蛻春
修甲幺鳳求棲晝入樓始信雪兒聲自艷不爭氷
繭色難儔辭翁且喜占農事歷折垂楊妹未變

採梅玄墓登梵天閣墖院逢深慈上人話湖
南事

峰陰鬱鬱抱松篁多寶林前閱衆香雪萼遍從劢
地種雲梢皆欲拂天長朋將定水看湖水尋到齋
堂上影堂此日始應愁累滅此丘何事詢瀟湘

壽黃又謙祉長六袠

栗里風流比海晏年來全受嶺雲怡青門自種瓜
如棗黃石多生秀在芝濡豐髮從盃裏聖苦吟身

是畫前卻花枝熠眼常無事正得春風百二時

壬午缺歲得晴入日時學使高彙旃先生較
士潭州投贈

復旦歌從北斗聞梅花鈴閣屆清芬岣嶁雪霽孤
峰日潭水春生萬壑雲驟得績經誠盛事灑非絶
學待超群應知珠璧豚公合隻手新扶碧漢文

送沈孟元明府內召

鳴珂一路入春天簫鼓梅花衆別筵雲去已知寒

楚樹石間應見撰葉田恩從潭影連空碧望舟星
辰向北圓別後尚應長閉戶荒城何以送高眠

深秋問散人瘧

菊殘時節溢輕舟直造君家放雀樓聞病才人真
是瘧信爲詞客不宜秋辟寒丘擬麥霜出散室花
因染色留聊寄小詩助吟力可容新月上簾鉤

酒香亭放歌 君山

有湖如海山如島此處堪舒界外瞳漢武數小步

使君奈皇六合笑書生春來谷口人皆醉老去糟
丘吾欲營吳望蒼梧望巫峽西南豺虎正關情

乘月窺柳井 僧釀井水最佳

入百湖光內一泓洞庭奇事復奇情風鬟書裏傳
山樹湘女祠邊薦杜衡終古蔚藍通海色幾家香
雪釀泉名遥知今在數宮月亦美人間屬詠行

癸未白門大集同社送部夢白將軍赴倪鴻
寶太史勤王

漁陽老將脅諸生同作鐃歌勑義兵大俠自能橫
劍賦勤王先已直師聲人背望闕龍鱗建子不爲
家虎[illegible]殘且晚定期皇路靖鷹鷹臣馬跡空行

癸未初春送楚江李語齋驂公車之西湖

與君同好桃中論愁對春風遂步香花信止客通
海洲草亭何處看乾坤擬將坡老洪崖句吟入西
溪綠雪村子去應能搜絕壑六橋鴛桴是湖門

春宵集秦淮酒樓和吳既閑韻 癸未

百感宵尊集有端深宵誰奈玉山寒梅開林下鉶
初拂鶯在花前舌未酸火色我隨歌扇動水精人
隔妓衣看可能爛醉秦淮月重數春風第十干

徐勿齋太史偕昭法伯仲招觀競渡兼送宋
給諫赴召時有兩姬至自吳舟

一溪香水漾清華太史開筵接使槎人鏡坐涵雙
壁靜天門遥矚二星遐 天門有使者二星 尊前捲雪驅鯨
甲曲外行雲引翠車海內文章應在是恥予何得

感懷沙

和許孟宏招集舟中值深雷雨有作

傾蓋文章意已酣青尊畫舸盍朋簪俱將蘭蕙從
君縱[illegible]有丹鉛總宙函 孟宏時有選政 時事共傷天地內
王風誰振汝墳南須知感慨逾成賞雷雨東來壯
值譚

二月虎丘大社集談步趙賓之韵

詞場一日酒盃寬賦罷紅箋看藥闌春不憂時花

白鷺客因識古劍多羅江南綠色尊前宛亭北清平憶牡丹頓有文章慰岑寂莊將秖憤說韓難

虎丘春夜同楊康侯黃可冲諸子酌月千人石慈應上人後至

山嵗明月奇嶽鶯約束流雲就二泓全擬幽塘交荇藻獨虛危石受琴筝不荒吳苑春僧醉欲轉商歌夜客情興會偶然同爛詠更移瑤席待參橫

慰問熊魚老山詔獄

正色寒芒天地陰風雷一日洗臣心豈惟猿隺羞同化但附蛟龍耻亦深獄自絕躁忽坎擦玉綠勝大度焚林天留鐵骨彰君賜痛定從公一釧吟

聞下第後答李孝源給諫

十載風前玉奇思雲霄遙想羽差池披鱗自許為人鏡蔡掌負堪理帝繇獨貧枯桐求比海爭投夾袋擬當時何期刖璞猶遺願一向龍門奏楚辭

過蘭谿縣　江村有趙相國讀書臺

一峰如栽一江澄艇子盤旋煖氣蒸小鳥平飛波寸寸桃花倒映石層層山樓粉堞尋常見野燒封雲得自興相國書聲亭際落衣衣當日幾來凭

衢西泊船張別駕餉酒獨酌

衢州日西幽且豁花木菁蔥多瞻念吾土可憐絕相似此中更覺微森沉攤安雲確響相接路得橙柑香自深別駕殷勤送尊酒風吹醉臥桃李陰

青齋道中曉發

雪後朝曦白大荒中原行路似疆场寒鴉過影動沾日伏豌驚塵如破霜撚斷冰鬚吟自苦記來春夢意遲傷人生何處消窮達萬里悠悠一曙光

燈夕集劉彥升衢齋偕長公自怡得微字

雪後春宵明月歸官衙清比採綺當軒碧蕚浮三雅繞屋蘭燈試九微客裏烟霜皆欲煖君家水玉自相輝　能自怡亦共妙　思卿未許辭良夜一任銀花燦客衣

甲申初春吳門别羅叔度入都兼寄考功侯

令丘年丈

與君聊復似飄蓬亂後無家感慨同栩栩一床歸
夢蝶依依雙槳背飛鴻漢家大將驚沙上齊士徵
聞蹈海東但使帝京能宴定故人應得薦楊雄

將到南昌聞湖南賊退卽報方禹光拜相史
道老督師書此寄郭止庵中丞

歸家何處大荒南擬向中丞拂淚談此地潮山安

綏帶同時臺閣起朋簪穀城漢佐心俱素江左夷
吾色自監會見虞淵重洗日得隨鵷鷺下湘潭穀城
公同年督師
公之門人也

偕趙山人尋梅西谿詠永興寺綠萼

永興寺裏梅絕倫兩株碧霧壓山春枝上攫雲將
蔽閣花間掇蘂競藏人講來萼綠逢崔護招得林
逋賦錐神統谷寧論三萬奇就中推作老龍鱗

酌西谿梅花下

緩踏芳郊挈一尊西谿梅候正清辰爲園不嘶皆
成塢種竹全籬更闢塵黃蝶領香深導客翠禽啼
雪未醒人與君選奇鋪瑶席臥看花光欲滿身

聞郭止庵節鉞江右兼先爲此中督學

四海槍槍幾處明君家劍賦舊知名諸生閣下重
開節織女河邊更洗兵明潛自能通帝座夢求端
不勝人情草芽何得無私喜先擬龍旂復漢城

雄州逢吉藩中使悽然語舊時吉王在殯世

子居盧求返國未有日

故國經年天地荒逢君百事淚沾裳寒梅度嶺乔
猶細孤馬離雲影自傷悵望楚宮虛夜月心期帝
子下瀟湘春來蘭雪堂前鳥解向枝頭憶舊王蘭
堂王新作也
有御製詩刻

甲申冬捧檄入粵至虎城逢大常周石虬師
留話峨峨寺支中砥節之言

從公赤爲此何將坐馳中原淚灑西天勢已連鼇

足動客心偏到虎頭悲登堂舊有臨川學度嶺非
無信國師一月寄譚雙樹下西山東海各風期

哭座師錢瑞星太史戊寅舊作補遺

師用爲講官早入朝寒心從班行眩仆
上驚問命扶出東披以銀杭調內藥賜之不起

夫子如星色正寒隕時驚詫動朝班端賜來上藥調
銀碗扶出東華降玉棺舊學風流悲頓盡新編日
錄記初殘應知一鑑傷宸注門下何人最淚彈

其二

朋友師生誼最深爲裁總服更悲吟曾承倒屣通
名紙豈意掄材辯爨琴淵客泣珠恩未報仙人委
蛻跡難尋回思相勗千秋語一哭西風已失音

參本堂詩集卷之七

楚長沙陶汝[illegible]著　男之[illegible]采輯

七言律

羊城枝腸在過歐嘉可話舊　乙酉春

十年何事只端居剪燭西窗見夢餘草閣聲非秋
在裡橋門杳似蓬皇初晴雲炙海難枯研翻鐵滅
山豈傲盧尊酒偶留饑並醉歲寒愁與故人疏

其二　嘉可爲香山公所延其令子孫時鶴云

生平落落好從吾翻訝乾坤鮮腐儒但有漢書堪
下酒雖逢齊俗不吹竽丹雛繞案歆青[illegible]赤鳥翅
軒墻白駒楚客乍來驚展齒憂時同擬著潛夫

甲申哭國步何象罔少師頌

誰厭天心竟不寒愁看珠斗在凭闌銅人在昔能
辭漢博浪當時未報韓嶺海自憐精衛小過河同
泣鮒魚乾遥聞故老兼飛將已逐羣兒到賀蘭

其二

金鑾如山舊歲〻巖城无解制多遣卯誰薄炸先
成敗如此綱常竟是非秘殿塵沙摧鳳輦長陵風
雨暗龍旂從來萬里防戎馬宮門苜蓿肥

其三

星辰一散作秋螢鬼火空沾草木青司馬尚能譏
撻伐攀髯何處望聲靈從官入地疇堪對羣盜稱
天不恐聽黄竹欲歌哀破節穆王遺駿未曾扃

其四

三百年來帝澤同可憐歌思徧寰中龍髯無光宇
亡國雛雛方升便伏戎滄海濤聲聯碣石燕山雲
色亘長虹於今悵望新陵使得登靈予怨未終

其五　甲申上再遣內使監軍

逃雨同天戴日光羣公營策類螗螗虎符得遣貔
貅出麟閣全輸百寶裝三輔已知非漢幟兩階猶
自飾虞裳誰令英主孤殉廟國史傷心第一章

其六

長樂宮前舊聽鐘辜恩深恨未相從微名竟許縣東序小帙曾叨下御封畏忝除書羞帀駿豈期新衮兄山龍無端夢繞瀟湘夜腸斷九疑青數峰

羊城送家岸生使粵還 明

五嶺春風四牡車仙郎冰雪炤高閒庭無陸賈分金談笹有相如諫獵書鶯嶬步侵珠斗上龍章光動辟梭餘應知未竟脊山業晚君端明玉佩魚鐏

先生方六袠 奉庭教最厚

韓瀧謁文公祠拔之呂詩

韓瀧瀧上古人堂川嶽齊開事異常孟子功將同大禹昌黎神遂徧扶桑獲麟文字分雲漢驅鱷聲靈被甸荒今日中原仁義滿深山一拜淚沾裳

其二 廿年前過泰嶺有作此時予過虔州哭弟云

泰嶺祠前冰雪深曾將悲壯對公吟孤根委地難如命絕學迴瀾負此心十二郎文腸欲斷八千里

外跡多辭敢非吾道疑原道更翊韓蘧一萬欽

黎君遂先生早棄縣印工詩画篆隸年七十矣時同客攬溪賦贈

風雅連宵竟未眠座中吾子雪盈顛一官久已開彭澤三絕當門老鄭虔小醉尚親黎杖下新詩多在藕花前蓬萊不識眞清淺欲傍先生看海田

乙酉孟夏謁香山師相何公授館與撰堂廿一夜同黎君遂歐嘉可叔子旦兼侍飲愚公

樓即席闈韻限七言近體五首

得隹字

十餘年事憶天街來向龍門具有懷東閣延客靚海日西樵山名全爲洗風霜松聲繞屋筵初靜山氣當軒夕目佳獨樂有圖公正健使臣寧暇問珠厓時方有使臣

得微字

樓上狀雲駁翠微山青山白[illegible]

真閣不爲鶯聲更出扉淸談亦將成雅頌藏書直
欲啟璽威誰知北斗闌于下稿紵猶堪傍衮衣

得青字

一角林塘萬壑青連宵明月亦亭亭人無歌扇喧
帝曲時有神鞭待蔡經水外孤峰自排闥階前羣
崔並修翎如何得學仙人步親見長源展畫屏

得咸字 池中白蓮多並蒂

黃扉何事早抽簪常使江門道在南白傅堂開邐

酢白藍田圖更類稍藍高言漢外金繩直小放松
前玉板参欲采蓮花防酒氣中垂雙蕚是優曇

得陽字

天接南溟正色蒼薰風閶闔集羣芳詎看弱水真
淸淺欲使江蘭亦細香午夜晶盤重薦茘牟規珂
月漸扶桑相公掌上新聞韻不美時人賦鳳皇

附何相國詩 有序 公諱吾騶 象州今山人

嶺海客君號名業中原昔者又[illegible]
[illegible]

詩再入燕臺李益蘇名益著過余邸中觀
得益歎余將衣南歸別十餘載不知夫任
今年自古岡貴溪過余翁贈把臂入林再
賭再起五羊梁君楚[illegible]可與同朝夕甚
歡亦嘗作發帝同遊也一日集邑公樓同
余兒旦夢分韻各五取七言近体五首海
客詩先成余只他先奪其海客遂言別予
致尊殉强留盤桓一則寒旧書成翻覺兼
無片語慰心卿青請正更恐海客母呂厭
人須悉其疾行無善步也笑笑

浮雲蹤蹟總成塵乍到荊扉話便真王粲豈因
懐土賦張良終是報韓人燈前醉舞三千界月
下狂歌十四春莫向都門論舊事對君猶恐淚

沾巾 鎮 鬢看如雪野情慳慷慨深杯壯舊顏蕭
地干戈誰好在際時日月喜躋攀漁雲樵雨懷
君夢瓜徑桃蹊樂我閑把讀新詩神欲涣如椽
悪記覽中山 字 劇客自黃雲雪在册兒兼珠海侶
羊求坐深欲央千金創一 論五月裘海岳
寒烟偏悵別層樓宿雨易生秋燈前溪墨瀟湘
何他日相思問干 犹 燕臺別後隔天涯回首
西山川易斜策杖正論何洒各凝戀柱頤盤拯

家棲前丹荔能供席溪上漁游欲棄堯之千近
非池沼物撫馴看取羽能紗浙不吠愚公一低
愚論文深在醉胡盧已知經學窺藜杖且自匡
時提鳳雛簫鼓江間天影動布帆燈下客舟呼
可容把袂看星曙莫向宅背聽曉烏號

贈陳長卿

長卿新會人集唐有別才嘗自刺竹箸爲銘以貽同好香山公招之久不至

長卿落落未曾貧刺竹裁詩事有神學已息機聯

抱甕名難直釣亦收綸菊霜細逐銀鈎落古月翻
隨玉斧新問說小園長閉戶懶將書問報平津

飛來寺寄朱惟四時纂禺峽志

高巖木木自清拳洞口全通百粤雁靈鷲扳來分
福地名山蔵得頼朱家軒轅律合夔禺竹安石榴
開五色花我裁剞劂經态攀躋秋雲不落夕陽斜

其二

大谷臨溪絕壑通黃初先有讀書宮曲江澄淨

如綠覺峽猶寒上黃鸝詩伐龍嗚虎杉楓趣
見別猿公相期采竹爲長笛吹向滄溟明月中

澈流石詩爲朱徵君作 叔子爲其先人乞書

千峰飛雨濺如珠中有坡公惟石圖峽呂雲深龍
入夢木爲簫遠得稱孤春波舊炤乾坤聚明月宵
親沐雪膚蘭草正芳玄霍去采英聆得鷓游夫

讀禺陽峽疏再寄贈惟四

野興無煩載玉壺稽君掌故在仙都自從漢使通

南海始有山經志北禺千里春潮罔浣現四時天
氣盡張圖顛疑前代飛來寺元是蟬嫣室一區

席上贈粟海將軍鄧宇開呂武科同出虞公
門故有贈

鷹揚屢世屬登壇海色雲聲壯羽翰獅子隍時能
食象鷄⺁立處自翔鳶書泛黃石先誰授劍是青
萍一合難幾在掀髯歌復淚吾生須見斬樓蘭

再別家鉅標使遲

按會稽譜集於鉅標目行癸未乙榜卷末同門又稱門兄弟云

芙蓉鏡下不同衣却向皇華羨四騑禹穴蹊題原
自貴潯陽譜牒近相輝天涯劍氣吞初合海上珠
光祖正希握別湯雲我馬淚愛君長翰夢先飛

朱逸吾博士貽研

逸吾中翰王孫也博雅好古深于六書嘗為祖陵圖刻之吕傳者時爲南海廣文

不借春風花照門闌干聊得種蘭孫蛟螭潚壁風
音落海嶽開圖氣象存大隱可能容待詔長庚魯

見謫王孫肯將一片端州玉分與名山共討論

立春送秘省譚儀公赴　召

海上晴烟四塞開椒盤新薦玉光杯擬書漢曆雲
龍瑞聽賦皇華天馬來嶺外春流方急箭江南宮
柳亦重栽看君意氣還微省簪筆同睎應運才

七星巖驚逢方寄之徐巢友悽然話國變

星辰散落尚躋攀酒肆藏名百粵間此地巖中藏
北斗逢君海角哭西山孤臣淚盡非無血賦客趣
窮亦損顏相對却疑全是夢漢庭鵷鷺幾時還

遊光孝寺

光孝古花田地有兩鐵塔六祖瘞髮于此又達岸禪師刻身嵌應榜而初葉三歲植仙城菩提猶存焉

仙城花梵五燈圓金作浮居鎮大千六月水香迎
背雨三更風響碓頭禪盈庭貝葉非無奇化海空
菜別有田始信出家兒最孝獨留膚髮照人天

六祖髮塔

熏香繞塔安全消髮是何因任世遷落後便如刀
斷臂瘞時應比雪埋腰秖緣墮地稱師子長與新
羅見俊鶻莫被南宗从嫡嫉曹溪一滴舊通潮

海珠寺二首

羊城城下海水入于珠江江中有島島有寺遊覽之勝也

珠江通海敵波瀾日日風音妙聽觀島上寺隨明
月現潮來樓似斗牛看仙城樓閣非縹緲韶石雲
山自鬱盤幾度画船乘午派蕉漿盛取鉢盂寒

其二

誰教此地作香臺画舫青簾盡日來陸賈書成金
埒誤鶡林舠過寶同觭每疑龍鉢初歸海肯有螺
舟欲剖胎我自蕭寒稱楚客宜深慵見美珠回

江門懷陳白沙先生

枕柳林外綠蕪平小艇乘潮送典生此地江門珠
斗正當牂牁畔楚雲清（楚雲臺公所搆以晦蘇魚李示其）朝廷古
道尊更老濂洛宗風想釣耕細草落花承下拜鮮

香拈出是湘蘅

古岡謁白沙先生祠

白沙先生專有庭紫木親栽一掬馨日月看問縣
北斗（公面有七點子）山川嶺外見中星（當公時占中星見粵分）堯夫
擊壤詩超乘种放還山畫入屏楚各乍來增仰止
荒臺吾欲注元經

羊城逢方密之夜話

高歌不放自悲秋一夕天涯淚盡流未上樓船疑

追齊何所心史信埋憂吳門淅欲藏梅福酒肆何
甚向馬周忍死有爲今不恨對君吾已賦同仇

五月與幕府諸子兩集舟中 丙戌

看盡瀟湘烟雨春開尊同賦倍傷神誰追落日醉
陽帝更望南風鼓虎臣江上幾人心若芷盤中何
物味如蓴酣歌好功濤聲壯頻遣悲絲絕四隣

江上送顏無懷還虔州

青雀頻傳詔使舟翛然惟愛敝貂裘浮湘何似槎

乘漢到座猶疑賦入樓羆虎一戎留半壁英雄雙
眼注中流送君共指王程近江嶺黃雲在上頭

給事中丁斗生年丈奉使至潯致香山相公
書問兼餉遺老母

當年壇坫盡成塵一角戲碁相對親遼鶴欲歸城
已化（時江夏從隔門作客嶺南）梭龍不去壁長貧衰時江橘能
遺母歲晚寒松崴感人爲憶香山數行淚袖中空
擬報西秦（香山公贈句有晝見終是報韓人之語）

壽督府相公二首

國步天心信未央生申端為弼宣王淸餘沉澨秋空氣功在熹微旦日光江上忠肝浮泗鐵公崇禎逆長洪水不死匣中封印佐周黃于今督府南山頻擬其車攻一拜颺

其二

冰雪仙人白駐顏蓮舟獨濟海波瀾踈踈壁壘扮陽檝濟濟嬰瑶漢露盤傅說雨從嵩嶽降長沙星

在玉衡端從公于邁聊為壽投酒江中醉趙恒

中秋月在酌傅中丞胡給諫姚兵曹于勳溪

小閣涵秋涼月深桂香浮動霧拳沉微浩白紵髮踈雨欲洗青尊待曉陰比岱峨眉俱望遠通江蘭芷自幽芬中原今在誰當醉留得蟾光亦苦心

桂下丙戌

魯水長張別山同宿舟中夜話

風濤一夕滿江潭橘剪寒雲盡日嵐恨見汨羅

雪浪愁燒楚竹炙冰鑪暫時聯肋惜清夜何處極蕉容綠庵話到夢共聊抵足夢中還見舊郊壇

衡岳道中用韻寫懷

曉霧濛濛一氣橫廿年全負看山情高靈屋裏曾煨芋縹緲峰頭好炙笙霜信竟無蘇武雁雪衣疑是上皇鸚衡帆短策莛何慕期與伊人采杜蘅

避兵溈山中養公邀方丈為設香伊蒲齋出世法丁亥三月

火刼如焚蘚飽休坐翻苦海入悲源雙林更欲闢涼鏤三寸何能道離鉤石塔舊銘存苑志峯和尚高五塔銘旃檀初葉出鄰浮山中古銀杏中生旃檀一枝從公飽食溈山飯喬手門前問牧牛

丁亥初夏郎些翁同宿天花山夜雨

相期風雨不曾渝話到僧扉萬仞孤幾度倉黃驚見面一宵冰雪欲淪膚秦庭遥泣師何在楚澤纍居卜亦無感歎對床天漠漠將宵親切有啼烏

三月十五夜對月

三春明月一宵圓疎雨過時倍黯然窗下紫微光
轉葉篋中黃石照殘篇能無抱膝吟長夜久不搔
頭問碧天燼盡博爐忘再炷心清多在妙香前

諸軍

諸軍消息莫沉沉井底時占四塞雰姑蔑旌旗猶
在望蚩尤風雨為誰深徘徊忠孝之間事崩迫乾
坤以內心永日抱書成晝卧却疑蕭槭是笳音

秋夜憶石門居士

秋空歷歷安星月山澤荒荒動塞烟一臥已知真
病緩此生差近是逃禪幾人俯覷風斯下吾子今
成佛在前近日覃園桂花發秔宜金粟對幽馨

季無懷自問闔遲家省母道經邑西至村居
相見予時疥病强起作對留數日贈之歸

賦過高軒二十年病中驚見一書傳狂人蘭艸傷
秦事少帝崖門望海天衲重春寒知是淚窗深聚
氣豈能眠已聞屐齒登堂翻一拜還扶老鄭虔

又

嶺外麻鞋歸未遲到門風雨送春時踏來瘴海孤
蹤遠看盡神山幾處移瑛在轉愁驚碧眼珠還寂
寞惆孀慈對君支枕情何極車過真餘腹裏悲

中秋陳長公屢約過湖上看桂時久雨不赴
却寄

湖上嘉招意所欽花時相負更沉吟驟寒驚逗秋

天雨薄晦疑傷碧海心笠澤半篙朋約緩雍門一
曲古彈琴與君情自關哀樂不獨山朋桂樹深

秋雨答懸公元韵

久無高駕賁丘園極目秋雲一寉翻自給乍凉知
夜氣緇衣舊好得清言射聲有尉紛馳馬槊指何
人獨避寵蕭索艸窗聊泛瑟看君南去擁朱幡

中秋偕兩兒山居對月二首

秋半無衣笑薜蘿村卑沽酒一悲歌天荒地老愁

人爾月白風清夜宿何但引長鳴雙鶴子空擬短
鬢對姮娥胡床拍碎渾難寐去歲榕圓猶枕戈

其二

去歲榕圓猶枕戈羣公帷幄坐風荷春來無故星
辰落秋到不知湖水波萬古清光難斫桂暫時黄
落莫摧柯湘南湘北月如此何處軍中爲楚歌

溪公過山齋携画竹山藥見貽因畱宿話

柴桒居士巳成髡惠遠蕭然杖到門千尺淸陰圖

雪繭一籠新藥斸雲根拔來自覺蓮因舊相對能
令草屋温撥盡寒爐向寒月室中賓主不須論

其二

高巖水水自清華絶處安爐傍古槎松裏遲遲雲
不下詩中衆衆画無遮天荒未應蕪蓮社人老惟
宜對菊花今日出山勞見憶獨尋三徑過陶家

人日同張子尹山居看梅 戊子

早春殘臘併年光折取梅花對客芳雲氣自然晴

晩酌冰心於此霜寒香因來問字逢人日絶勝壓
詩寄草堂何事潛夫樂無寐新篇投滿子雲床

盧復卽過山中宿話

軒軒靜好寄籃輿一過柴桒興有餘竹裏晩烟名
士屐風前蘭露野人居悲歌卷席驚殘燭急雨欹
茅咲敝廬肯作淹畱田舍飲西山薇学亦初舒

逢杜鵑花開移植之若庵

杜鵑花發萬林酣映徧樵歌出翠嵐春滿荆谿敷

七七信瞻蘭襖月三三何如紅葉翻觜上得似桑
花種嶺南粵東佛桒紅者最艶曉露不啼情已盡維摩新散
與茅庵

種蕉

雨過幽塘竹裏聞新蕉數尺尚能分當於草閣看
天絲漸欲松窗遮午蕉可雪也曾畱畫稿叢篁莫
更作彈文山花大抵無圍長詔汝秋來給右軍

梅花十二首

氷華傲雪芰荷焚擁褐生香惱膚聞五月江城黄
過雨一枝庾嶺白停雲寒來念汝天同瘦覺後癡
人雪不分幾度微吟向何處孤山遥與玉爲摩

其二

映月横斜幽處開晚香何意占花魁將隨海若霊
槎老偶看天公雪戲來殿後始陳寒木玉經冬不
倩避風臺壽陽宮畔虚奇事耶與時人一致猜

其三

絕憐茅屋對幽寒供奉還宜白玉壇鶴氅裁雲人
落落蛾眉積雪古湯湯不期何遜同官柝誰嫁林
逋北杜蘭今日山中諆洗耳春波青吴爲君彈

其四

相探當近數峰青个是詩床个酒亭天以南枝廻
北斗地從東閣接西泠人言絕勝桃花館我意儀
圖相雁經細冩一升臨畫幛翛然吾欲去滄溟

其五　吳門玄墓山武林孤山西谿皆種梅名勝

雲悄曾去訪茗柯幾處𥿄染伴釣舟玄墓門前香
立雪孤山湖北寂臨波旃檀香更黍黄葉尊華
同隱芳蘿我自僻僻君太古瓊英生采不須餘

其六

長松憶龍更流泉最憶西溪對酒禪步白雪堂明
月布觴於瑶圃白雲天花間大小穿珠曲竹裏縱
横積玉烟曾爲折氷吟過川一枝疑似辟寒鈿

其七

不關春風春似延瀾樹新煙漢宮眉葇蓁來許花
前葉落落猶存竹裏枝老矣氷盤心不化餅乎飛
燕掌難持洞庭莫湯愁吹笛紉取孤芳綴楚詞

其八

及曙不凍花旨晨蕊珠高寒山殿春在深營露雀
横滕時過俊風龍起鯈奏賦始逢梁簡帝入宮初
見瓣夫人一回清曉一回思君皆松陵爲汝陳

其九

三冬何日愛吾廬繞屋常迴索笑餘種後只容眠
兩雀探時先欲盥雙鳧靜臨月兔寒娥鏡開汪天
心卻千青誰謂袁閎扉未啟比來總不媿嵩居

其十

飲步州霜映玉波風陰澄肅敢任欹蘭熏雪白師
吾儕木落天寒甚自多閱遍冬春還入夏蓋知清
任始能卯草堂擬桼花寬坫獨薦黃流第一儀

其十一

袁本堂詩集 卷之七 七言律 二十三

銀界天中閬十洲好將枯斧賦仙樓滕王蛺蝶元
無夢脂苑瓊花已過秋誰領春風周海嶽肯辭冰
雪到羅浮稱應此玉兼寒爰付與仙人鐵笛收

其十二

珍禽散後放矜霞王蝶來栖竟作花香艷豈知心
鐵石玄真端是古瑤華不妨樵牧尋常見偏向江
山寂莫嘉爲我苦鑒君亦瘦宿翻神濃沃靈芽

茅屋

數日不到茅屋東小池水溢芙蓉紅綠蕉亦迎竹
彈雨寒菊要令花鬪風湘岸離騷逃鴈字杜陵秋
興老漁翁比來多病娛何事閒寫黃庭臨戲鴻

月下對梂花

小詩吟罷月易十二變樓東不關何意花覓驚
巖晚非時香氣返入開妝成明月疑龍子點得河
閣悟崔山從此卻窩虛一席應無情恨比烟鬟

秋夜宿樂法庵與正見上人話

袁本堂詩集 卷之七 七言律 二十四

遠公去後還留社盼令貧時巳廢園宵爲北窗虛
一榻更憐新竹滿千根空山得趁秋聲細禾夜留
香鼻觀溫久擬歇心猶未得聽君重說出家論

其二

天機久巳失清徵欲洗沉憂向衲衣一杖偶穿秋
竹入諸蹤旋摘晚園稀恩仇莫論雲蒼白空有何
如雪瘦肥便借禪床安四大蕭然不到想非非

龍鳳山遠眺

步虛聲裏三摩地施食臺邊衆妙門高處無遮料
海日遥來直映碧湖痕可憐灌莽餘千里愁見山
河百二屯何似少陵登岱日不堪憔悴對中原

病懷

菊花開後便沈痾伏枕凄然嘆衰我十月已闌霜
下跡三春如在雪時過自傷崔料頻年盡誰引虎
經百節和晴煖倘能扶策出應遊船子與漁簑

清明後作雪苦寒時貸穀于某公不報辛卯

桃花開盡雪遲飛尚有熏爐伴衲衣高齋寂憐鶯
羽濕東芟宰飯鎖毛肥節過寒食煙猶禁亂後春
風力亦微幾處兒童分乞米臨戌顏帖笑空歸

黃菊

三徑之間半畝塘今年栽菊遶籬黃秖應秋蝶能
同色不信霜華更有香山下白雲佳日夕水邊紅
葉滿瀟湘一鋪金翠為誰織裁作仙人盛露漿

荔支詩

荔支獨生閩粵則果中尤物也乙酉客嶺
南於古岡村野往往逢之相餉者日輒數
斗矣香山相公招置鹿松園池上奇三百
顆於時正熟移匡牀其下呂詩籤酒藥從
銑摘芳鮮恣其飽啖直生平一過也久之
補作詠荔支六首和陳喬生聚美同

閑閩青蓋經冬葉灼灼緋紫熠直枝不來嶺海何
曾見曾入漢宮那得知戲把晶丸藏火齊驚看罽

水出鱗皮嚴水珠作鱗皮皺幾回吟罷歐公句擬對金盤
一措思

其二

南中珍果艷朱明杜老移文笑側生水殿薦餘紀
子渦香山圖過畫工情白樂天有荔支狀海雲蜀雪兼相
養江綠陳紅並有聲陳家紫江家綠蔡君謨譜兩產也今日宦遊
拔袖滿佛桑花下喚還行

其三

春花如雪著冊稀雁房冰星犴嘶輝然避毒雲陳
碧簟削隨香雨濕羅衣乍驚游奇懸珠徧爭倡山
人賜紫歸此味只宜盛萃櫳消乞紅汗對君揮

其四

荔村香遍嶺南煙草木既中尚未傳脣苑紫綃成
纈纈嫌山甜雪滿中過千金陸賈應難致三蒲坡
公始最憐當世何人書第一寫來新譜亦翹然君謨書荔第一

其五

梅雨過時萬奇酣搭來芳飽滿筠籃春深漢殿櫻
非赤露冷吳江橘未丹最弄風煙晴正午異常香
色日惟三寫生空自勞題繪試語還凝總不諳甜云一日香變二日色變三日而味變

其六

妝得神仙絳雪丸丹房移向掌中看乍嘗唯擬江
瑤柱東坡云荔支似江瑤柱同色應空赤玉盤不用金鈴防

烏雀自然珠奇遠濤鷰尚方何物差堪倡西域葡
萄六月寒

督府何公雨雪中香吊伴殘卹宣先惠之喪
在遣都騎邀諾不勝感涕

一路荒嚴野哭哀吞聲黨說令公回不期吊雀橫
空下卽命神驄帶雨來桑樾始聞趨相府馭圖虛
擬報嵩臺相依永久情何限欲賦東征未易才

其二

烽火燎原照雪光鈴旂一騎影蒼蒼同將羊祜尊
前淚酒向劉琨征半泉支舍幾時無雨霰雲臺今
夕有星芒應知國老孤忠力留得天鵝叫大荒

雪夜中湘和兩公韵

兵氣且隨冬氣盛天人不道此時臨嶽雲已放乾
坤眼潭雪猶寒草野心屢夢作承鸞璧合推師獨
濟楫江深篤傳舊潮官梅奇好奉旌旗一冊尋

贈爲山古梅首座

還佛場中更有關竹藏規脯一脩附天衣自淨花
非染雪嶠長寒石豈頑定裏不妨彈指出劫前曾
記聽鐘還與君覿面何曾隔正在泥盤宛轉間

病中哭亡室 室人長齋禮法華二載

五月病寒枕簟淒卵棋腸斷聽兒啼年來哭母悲
相依病裏傷神影共携麗娟在前誰信襄伯鸞孤
後自難棲若教泉路相逢近應並爲蓬早出泥

走筆送劉止臣歸應有司試

七襄盈筒未停梭不墜青雲志若何晚歲子猶勞
鼓篋幾年人盡媿登科神惟擊電輕千里覽似歸
風壯五歌莫謂傳經心事倦菊花松酒且來遲

偕釣浦舟入資陽報晤張遲丞山眺晴江有
感

綿邈峰前舊有樓刧灰如夢復同遊寒塘老柱祠
臣宅 石臣所居宗伯宅 細雨孤帆釣客舟欲訪遺文迷馬
隊聊存跡芒谷漁謳雕鞍訊趾張公子一路晴江

散四愁

圍屏逢雪友人致酒見懷適兒子自晴川還
携得頑公書刻 以下七首存湘累草

積雪欲破天地暝濺珠飄玉聲淒肰陰房易黑覺
生白古井不寒劍更州江上新携屬國句日中暫
輟哀安眠賴有徐陵悲故舊一尊相對比燕泉

喜兒郢渚還雪夜發頑洞二老及池江學士
書

西塞同雲凍辟枯歲寒誰復念狂徒此宵最憶鴻
酉爪彼美能憐在笯雪片一年云暮矣風音千
里見悲夫冰蔟更把雙魚看蘇李文章並不孤

立春雪夜

是春猶未破重陰六出將殘落更深信有老寒悲
折骨井無朋酒慰頭岑冰華不動初吹律雲物難
占木脉心慙愧古人能嚙雪萩花著齒尚沉吟

別不見五同難還省慈髒

鶵離巢破故相憐痛定那堪憶昔年莫向張湯疑有後信知孫叔不應癡愛君將母身猶在縱我爲儔步亦聞共喜生還應更勝新書貝葉伴詩禪五見劉中洲書大乘諸經

別朱子昭同釋還淵除十昭世吳門人

南渡文章舊壓壇長纓一斷繫南冠家臨震澤胥濤壯人對羅江烟嶼寒香草雖殘仍泥護白魚鈎脫自涉濫相依最苦還憐別好去承歡弄釣竿

於還貽別諸同難者

塡滿秘山事竟成淵天不明人在行十年離亂各風雨一朝伶俜共死生逋窟乍來城郭變枯魚縱去江潭平歸歟莫負雄慈力好着袈裟安釣耕

其二

收召離騷借月竟振衣誰遣出神門餘生自恥矜徵命不殺何詞怨大元鏡裏霜華寧苦節藥裝惡草是中根從今悟得真身在難與君親淚報恩

送陳伯子復下江北

愛子山居有草亭樹煙香細草煙冥片帆每欲凌秋漲一爛還能帮洞庭海內平原金已盡山中玄石酒初醒過江應語橫空鶴披老頹然夢未形

雲間潘蓉江舫中偶弄筆墨貽贈

湖泖之間鶴不羣翩翩過我作湘雲掀髯便擬空中嚼傾筐聊存海外文座裏一江流玉照沙頭手古歎芝焚爲乘巨舸生奇想欲倚岣嶁醉寫羣

訓仙詩韵

知君破產不爲家一寸心摧白月斜飲羽未妨誠射石歃商翻欲托懷沙非無北海尊前酒同是玄都落後花相笑並須捐故技且留肴字對煙霞

甲午從幼隗寓中讀忠烈蔡江門遺集有見懷一首感而作寄知己之痛云

耀然一鶴想神清哭斷城南碧血瑩午夜侶間需鳳獻鷗[illegible]善孤覺寧與鬼爲平生何意推王蘗宵

日誰能嘆呆別秋祖見懷詩尚淮讀來字止淚紀
横

別張運丞中表內艱還淮海

岣嶁禹穴昔相認風雨移來見鬱蒼情話自然親
古始餘生偏是嚴霜愁無形驟追王母知有陰
符在辟疆別後應關春草夢莫令江海事凄涼

還家偶成

三年家難一身輕慙媿逢人說再生心若繭絲湯

後出命同蚕族雪中成恥將忍辱留膚髮耐可移
家變姓名何事漁樵偏愛敬尾盆盛酒倆柴荆

荒城七夕立秋憶巳巳鄉門逢此有作

二十餘年星物移立秋七夕重逢之天街瓜果昔
盈袖廢井梧桐今幾枝烏鵲應啼清淺值牵牛豈
識白頭時荒城獨坐向誰語一葉正墮簷蛛絲

榮木堂詩集卷之八

楚長沙陶汝鼐燮友著

男之典輯

七言律

鴈字十首序

鴈字詩古無作者而近人屢見不鮮偶讀
些翁八首頗覺撩人山居無事偶爾向秋
雲頽坐而雁行起落數整數亂遂率筆和

之覩些翁工儷非所及也八月廿六日

誰剪秋雲作海苔戲鴻新點墨池來不妨倒薤銀
河水盡費横披雪繭材鳥跡篆成天自古龍宫屑
出鬼應猜何如傍晩行偏疾似被嚴城鼓角催

其二

秋色將深蘆荻疎空中時有北來書非關紫咄憑
愁寄故帶欹斜染醉餘海上借題懸漢帛硯山斵
賦入雲墟比來坐卧秋空下幾日徘徊未拂裾

其三

翩翩起草自臨池豈羨慈恩塔上題意到縱横非
一勢往來蕭散似全欹應摹北海歸潭帖未許青
天學岱碑衡媲山陰開道士不知經在乞鵞時

其四

不倩松煤與石煙霜毫時寫蔚藍牋點來繁露徧
銷夏逗就懷沙始問天北望風音徒草草南征書
記自翩翩幾時一印浮丘雪莫謝鴻文但偶然

其五

化身曾一現毘耶偶美雲煙似散花屢與潮州參
竹譜翻爲塞北點胡笳雙殘每借滇箋續行斷聊
依墨勅斜但信一生羣不亂更無奇字引侯芭

其六

衡疑九面隔炎洲誰染湘痕半幅秋幾度畫沙臨
舊本數行留露寫離憂意從象外圖前得聲向雲
間日下聞晚學南宗無一字銜蘆同不到羅浮

其七

不託危巢自愛羣宕山遥對墨池雲旋於爭路得書勢何意印泥成樹文霽雪半飃泓一烏氐潾湘一幅引羊欣幾回目送揮絃外影入天章誰更分

其八 羅宕有卓筆峰

霜晴晶晶蕩湖容縱爾飛才雲萬重此志豈堪誅燕雀斯文翻欲駭魚龍烏官自署疇前畫白帝還教露上封莫訝雲湫背卓筆祭來濡削洗凡庸

其九

南浦乍驚非一陣蕭齋懸看亦千尋掃來柿葉嘗同學寫到落花尤苦心過日影高飛白蒲穿雲痕破綠沉深不堪野水横舟處時有昏鴉作意臨

其十

鳳翥鸞廻態不同㑥然情亦類書空曾疑渾脫當筵舞未覺雲烟過眼工錯落豈能隨野鶩高寒字爲識雁羣寄來江上波湖潤耶與滕王一借風

九前喜陳長公箕黔遊山歸

幾年尋約到柴扉爲看寒山雀放歸籬菊正思當轍屏嵐雲那得媚秋衣舉家意自生欣肅良友情偏遶澹希欲向茅齋留十日繞床猶有桂花飛

其二

我有温泉子有湖相將來往不愁孤秋山古桂團圝奇對水涉崇泛泛皃每望一來情勝具何妨終日茗兼蔬輸君驢背奚囊便先寫楓林策蹇圖

冬日渡湖至萬石未得泊月下返于磊石

湖光如昔媚霜烟坐看朝暾到午眠木落漸知天漢別日斜還見嶺雲偏魚龍植久應潛舞鴻雀風微自折旋明月似邀遒客棹君山在眼更廻船

湖中阻風

芳洲木落老蕪葭倚櫂微吟送浪花涉遠湖陰悲智淵聊窮天末想靈槎酒香漠漠雲邊遶遶鴻影寘寘雨外斜遥識黛螺仍醉處恨無明月與人賒

荊中訪湖北余都孝宿話

高人新卜木雲閒一葉乘風送客來論詩竟從天
上墮草堂如向瀼西開長鳴海雀多將子相逐雲
龍總愛才今往暫消家國淚蘆中歌發却清哀

乘月過洞庭臨同舟人吹簫

十月既望湖波煙乘風露坐夌芒然餘生更識湘
君面此夕似拍洪崖肩客有洞簫聊倚月城無老
奇尚懐仙鶴群隱隱岳陽近往事回思二十年

宿湖中草堂即事荅野亘半芋索書

偶將浮宅繫江沱氷玉門涵萬頃波未許南湖易
南面絕勝東海侍東坡誰家堂搆兼師友此地漁
樵荅醉歌願我行吟何足聽愛君標自與麃和

呈贈劉雲翁大司寇

廿餘年內想光儀纔問能言丑見非無欲乃微王
佐力有心咸與古人期重披黃石雲三素難老滄
江漢一絲不是頑夫誰得造龍門高峻水漣漪

乙未八月劉阮仙年兄五十外始舉子彌月
而予自湖南來賦詩相慶

亭亭仙掌擎珠房大衍方開一索長滿露正含金
粟氣宛虹如借玉書光世將共許傳天祿嗣此還
當數鳳皇朝野故人情略似試啼尤幸到君堂

李嗣遠招飲宋園燕山子長乾生倘止水同
集

霜空跡雨孅清暉竟日平泉畫啟扉裊曲玉煙樓

綺合一庭珠蕊橘香微坐嘗選石疑醒酒歌欲爲
雲入想衣自是文人兼福慧却令諸客亦忘歸

其二

爲園竟不藉巖阿林裏書城舊散珂丘壑有靈通
翰墨門庭無恙對松蘿謝家自覺青嶶好陶令聊
同白社過此夕誰疑身世換道人彈鋏美人歌

臘月朔日集李兼山年兄席上逢方栗其初
度率賦

不謀此夕歡謀歡是處還移絳燭看清淺見君今
幾度篇玄過我在初寒如修漢膳能邀惆欲對銅
仙憶露盤何事儘據歌復醉多生芳氣在椒蘭

客中驚逢袁特丘時予始脫難避滯不及待上尚在亦自粤初還也特丘出焚草使序之

廿年升墜各心顏客裏驚逢海外還袁紹頗聞圖
許下駱丞寧信在人間共疑鶴語歸來變猶託龍
髯絕處攀幾夜聯床歡復歎取君焚草一披刪

小除日同譚錦秋吳既開泛東湖登興在亭

芥集春及堂

冬盡湖晴氣不寒小舠來往美清瀾桐宮此在黃
羊貴興欲疲風絲蟻寬共喜晚晴淹雪棹更爲夏
友用春盤尊前未厭邀東榻酒醉當歌一岸冠

王報菴特過晉齋訪報菴今年六袠因憶王
無功自著五斗酒淵明乃棄五斗米予古賴
五斗者偶兩家耳補作相祝詩

五斗先生事並傳寒暉猶得對高天何當滿野黃
鴻日更憶平津牧豕年卯飽乃於名不媿斯文猶
與世俱延爲言問字門前屨莫擬元經作太玄

江陵朱樸菴按詩和韻朱公爲翰林徐公宗建學湖相延致留中與余單室相古甚合尚在云

蘭若同時气自芬餘生猶幸理前聞章臺古奇偏
逃劫學圃沙蟲但化軍難擬羌鐵藏季布喜從折
角見朱雲好苦一尊當存舜尋到柴扉更論文

喜洪聖功至潛遠日集阮仙兼山嗣遠家因
訂過三湖先寄兩年住

幾年憐似背鴻飛遯跡江皐笑未肥何處登堂成
想國此中開閣猶同衣星辰歷落人方貴風雨論
文古亦稀況有君家雙玉聯敢辭春及訪雲扉

春廿七日與曾叔方劉衍孫洪象先諸子自
三湖步過帥君卜草堂在集得青字

十里路花青未青到門日落煙柳暝欣然催衣索

淚痕變此草堂還帶足過客先吟春宴序雅人文
酒尚玄亭餘生好會不再得淹我黃鶴湖上聽

集王根菴桐雪堂分得山字

擬爲土室猶尖環一座春風欲砭頑高論微言中
酒聖古香蹤影内花關貧君雙藍呈仙掌靜倚碧
青作道山今日可無微韵半輞川詩已偏人間

春日物小藏諸子仝郊遊步佛閣三韵

其一 碧雨閣翁北不得讀欧 閣敬若共各文修公韵

出郊何處還驚蘚不到紅梅隔水明就石且須傾
茗椀過橋俱是看花程碧潯蘭若相縹緲白紵春
衫入鏡清莫爲霧淞停晚步湖雲湖月此時生

其二 遊大佛寺看浮來鐘步黎文僖公韵

步屧憐春未肯慵拈花還去訪南宗穹碑尚記當
年閣酒鐵今疑此地鐘幾曲禪房花隱梵一湖煙
柳岸舒容浮生半日無遮界漫數飛樓十二重

其三 登圓通閣命酌方以遞酒樓有還米張文忠公韵

春露清尊且未迴超然香閣遍雲開雄風入郢方
高舉大澤無山敢傲來刼外三生思聚石花時幾
客教登臺虎溪橋畔還沽酒愁聽人間曲可哀

春雨劉雲翁座上贈李復菴太守

行遍棠梨花事新裙香還覺坐來親沿江雀影春
隨櫂一日鶯聲雨滿輪王遠酒漿非世味羊公渠
帶自深醇詩情始覺披襟愜莫謂柴桑但詠貧

夏日客郢寄懷尹洞庭先生

鳴雁無烹已落毛飛飛空復滯江臯百城曾現文
殊手九辯終慙宋玉騷屋角巳占雲氣近船頭如
被石尤撓懸知鐘羁長無恙新竹臨窗萬葉高

郢中五月别金五鍾郡博

鳶珮無聲我馬疲從君櫪下見龍媒誰知漢魏銷
沉後更得荊潭昌和來白雪不寒桃李樹青蓮將
賦鳳皇臺廿年離恨全消未風雨江城正落梅

初春與郁元飲朋坐萬元書屋

階前玉樹立森森不向園亭弄夕陰石護蘚雲藏
古壑梅留殘雪照春林汾陽歌舞料無礙爾雅蟲
魚亦自深偶挈香茗迎旭坐愛君荒徑寄微吟

詠新寄牡丹和鄘些翁湖中作四首

湖裏春深亦艶天隔湖時見送花船相看傾國猶
亭北乍擬凌波自洛川紅汗露華均淨染白拈雲
想對詩篇誰知落落東風外別有清平一調傳

其二

宮中絕艶洛中才不踏紅塵亦看來之子贈雲輕
芍藥仙人絳雪起樓毫非關設色徐熙画似對真
空法眼開（法眼禪師有詠牡丹偈）近讀華嚴知富貴與君賜
倒淨缾猜

其三

艶會如雲萬朶春當時穠纖盡成塵登筵頃使尉
缾貯在掌空疑潑露勻覩作蒼葡尤贊色幻爲金
紫亦花身此枚幸就雜摩室種得妙蓮因外因

其四

花光入座并湖光氣奪春林百卉芳雲母作屏承
落粉乳持添水浴沉香殘來尚惜紅酥點昴外難
求紫露裝誰是稱時樵客眼遮留聊復媚山堂

郢中贈別松公步錢牧老韵（松公郢人常住大報國寺修刻南藏）

國土如何用想持愚公不動欲山移辯才每解真
如縛起信能超具足儀帝釋劫前花梵古者婆手

裏藥苗悲大千塵海毘嵐疾正是三身并現時

其二（常說法寶陵石塔）

處處橫吹阿濫堆海幢猶擁妙香來咒龍从蓄將
傾鉢邀雀重歸亦泛杯石塔更從初地涌寶曇携
過百城關看所錫杖変空意萬疊春潮帶雨催

贈郵部方邵村使楚粵還（邵村兼善小篆）

十年前已證辟開留作慈曇現白雲元愷自成才
子族神仙今軼故人羣筆齊舍利天衣履塔到湘

源禹服分萬里長江吟徑同如君湖祁有幽熏

九秋壽劉雲翁大司寇三首

高旻積氣正清淑大酌惟需沆瀣漿蔡閣从懸天
祿炤藥闌偏採日精香發生誰識宗伊呂伊呂皆百歲以
上學古真能閱夏商自是道成仙有骨不煩勿漏
覔砂床

其二

玄髮方瞳不記秋幾人堪附雒耆遊卿材久矣陪
先進道力居然退悉流南岳尚應雙捧玉用梲元君輔
晕陽獨占一層樓白雲好護磻谿釣大老無心更
佐周

其三

正氣孤行百六餘入風終不撼端居衣冠甚脩之
方睟松筠倘存草自鋤未竟皐謨留渾噩若乘喬
嶽見蕭疎願教十度中山醉白髮從公授素書

勝善花贊荊坐雨丁亥

蛩山禾日台幽奔來雨蕭蕭萬念沉惜竹且除燒
筍味憶松欲止相輪音維摩示病身如鸟黃檗談
禪要在心屢夕翻經得無畏莫須師子護寒林

五月八日赴鈞浦約喜胡石江先至集樂蔬
園對雨

憔悴山川厭苦吟病餘猶幸得追尋欲敲黃竹三
山遠來越寒江五月深情話不疑多俊快閒身無
恙盍高森天留老友風流在聊與乾坤慰素心

坐中再壽陳鈞浦五袠

冥鴻野雀自相尋爲愛蒼蒼嘉樹林松酒較於荷
葉綠草亭偏與竹香深長年雲母山中餌勝事斜
川木上吟濁世幾人容白髮看君需釣老湖陰

除夕丁酉儀鳥段氏竹屋

草廬一笥便經年豈有深山絕世緣泛宅更隨情
岳任悲流猶向愛河遷徙愁歲事原無盡試寫七
風殊不然且喜團圞小兒女羣爭聚棗向屣筵

早春劉尖翁遣使齎共舟見招以修志不得
赴兼微郢太守李公詠有感 戊戌

憶君情似臨蓬萊青鳥書從雲後開最喜碩人春
在淵翻驚太守在登臺喬松撼雨聲同壯江月參
天夢數來爲報石公期不赴湖山雲片正須裁

洞庭秋十二首 闘和些翁作

微波新木壯於空灝氣紛然接素穹嘶去魚龍方
得石香來橘柚亦分風憐人落照三閭遠望古登

樓一葦同最是楚天縹緲處百川疎雨掛殘虹

其二

一葉西風重客思巴丘雲漲二妃祠山連雨峽先
黄落木合湘源最碧滋白也醉吟烟欲媛仙乎飛
渡息相吹應知今古悵難盡剗却君山想大奇

其三

無煤峰上望湖光十二樓前有霜合杳龍文天
鏡悠縱横馬字楚書長俱憐際海澄鮮色別作空

山釀酒香欲溯流光向西浦拾尋芷草慰寒芳

其四

八月平鋪萬頃湖秋無尋處水無隅濤聲乍定蛟
潛鮮露氣將寒雀聲呼醉客暫應歌白紵謫仙曾
欲剪青梧中流鼓枻知誰子獨向涼風截一壺

其五

清悠飛飛沙鴈廻烟鬟如曬鏡初開紙疑巫峽行
雲外當有湘靈泛瑟來風雨蕭寒愁出入山川鬱

繆見徘徊何如木落增悲思更望軒轅舊日臺

其六

不到涼飈不肯瀾波時方愛洞庭寒銀河影入湖
心落緒奔聲催竹淚乾健翮擊千宰有碍清音吹
萬劇無端誰憐月下瞻烏鵲獨對江東笑老瞞

其七

澤國洪洪五湖間風來秋雪捲湘山蓮房采采歌
聲遠雲葉蒼蒼露氣緊縣若有竃吟菊秀軒應無

葉駈楓頷翻疑帝子復乘鳳一片妻清未忽遲

其八

玉猿啼徹雉難眠清夜呼龍伴劍仙廣莫古云張樂地穴寥疑是泛槎天愁看落日長沙外笑指微雲河漢邊今日君平何處問客星消息亦茫然

其九

年來誰更挽天河且放雙眸對汨羅金已變風南不競水方張楚地無多迢迢廟史浮湘路杳杳銅仙去漢歌明月白雲如有恨未須隨例弔英娥

其十

震澤何如此水渓包山潛合故陰陰龍而收雨珠當浩蕩不操風壁始沉自是樓中多氣象絕勝江上賦愁心可憐霜夜聞吹笛一曲翻爲塞北音

其十一

芙蓉寂莫冷湖秋一望中原涕泗流青草更難尋舊壘黃陵今亦類浮丘蛟腥不斷風徒勁龍死遺灰劫未休何處樓船鉦鼓急併將天地入邊愁

其十二

三湖水返太湖增郡閣虛無鏡裏凭天鼎酒亭雲捲愣月佂蘆蘇雪蔽螢楚風欲入幽風細江氣如趋海氣浴佂得玄真吟復罷煙波今日有誰能

奉詶決幢和尚寄示十二章元韻序

戊戌仲冬十三日宿潙山密印寺從禪客得師問函寄語錄行實兼示和同門董子詩十二首索報師往爲館閣分較禮闈予與董子試卷俱薦復落爲時所惜去今十五年人并俱損師書叙尚惓惓不忘曰迄今猶憾文章氣誼雖聲聞菩薩不能斷遺卯伊巳之感沾觸無限偶雪月蕭窗焚香步韻禪客還即以當奏記耳竊念公所録進士卅餘人不乏通顯而予沉痛巳久困辱自甘若不以爲墮負何也今日祖師門

下趨亦唱無師子吼喝從大將到溈山來
亦值得三日耳聾矣臘月既望之夜記
藏書曾欲乞璽威一氣中原隔禁闕同履水霜松
自勁不憂春雨草常腓轟碑已斷還留字實印孤
傳始貴衣別後只餘真種子佛燈龕下慶交揮

其二

壞劫漸懸一法撐天親求友勝求兄大千已變風
鈴語百萬應從漢水傾始信境因仁者動常疑山

到驀然生今宵瀉頂還承偈霜月初圓照一泓

其三

衲頭著後更何慚柱杖年來最荷擔水以一光涵
象萬蓮將九品喻登三偷心器界誰非盎斷慾西
方總是男此日祇應除獨露天衣無縫覆茅菴

其四

身隱安能更用文窮年哀樂付誰分葛藤剩有三
千則佳茗憖無五十鬭海上閒閒師歸室人間撥

擾駐巢蚕須知滅罷無然意會得寒水齒亦芬

其五

是麟稱趾不稱蹄生草當田螳子棲能以淚慈彰
智鏡郎將弘法忍[illegible]題四解豈假雲扶足五濁真
如火坑辟我只飯牛寧問且大梅峰外有天雞

其六

每向詞場學大家生來意亦近煙霞非無薄技曾
驚座屢有悲歌爲落花日月豈知真化虎梧桐俱

欲暫棲鴉湯云知已文章在手把離騷對日斜

其七

昔掩松關讀淨名洒然如欲洗煩酲四恩豈用千
金報三世須求一念并積雪塞門寧自臥春雷破
柱不須驚懸知別有光明地恥與蒙莊論養生

其八

當年遊屐不齋糧到處雲煙載滿裝世氣逆難答
卜隸命輕偏得立嚴牆閒吟獨漉訓湘轉靜采具

覆帑獄貲最苦浙閩兵事久王家今已廢寺宿一

其九

國難同時浙閩還憶師消息隔神山衮衣更現金
鼇寺寄室先承雪竇開海外尚留芝曄曄人間誰
見歎般般梅峰蘿葛删除盡應未罷門與漸攀

其十

文章憎命復何憂知已還從寂莫求敢謂柴桑爭
甲子欣聞蔡露汪春秋恩珠此日猶難報皇綱當

時豈未稱念到君親與師友一天風雨媿前脩

其十一

新詩一束浣窮愁卽對名山示儁遊竪拂已知齊
斷際拍肩何止笑浮丘雪溪梅自通消息秋後龍
應得歇休今亘古潙同見月壑中誰信有藏舟

其十二

嬾殘爐邊對鄴侯重來雪竇一相投世人面逐滄
桑變貞子身將果位留每記三生緣不妥溪嘶四

何偶難酬秋來擬作丙詢衲擦草聽風為道謀

仲冬十一日將明府偕遊大潙宿塔院

老嬾非能逐貴遊山中蓮社故相求先披雲磴遲
山簡同到松扉對惠休寒玉寄閣御了窟聖燈狐
照鷓鴣哀誰知霜月千峰上一塔高靈若未秋

明日登潙頂覽勝寄印全粵生梅鈞作

百疊潙巒欲接天到來花梵在金田雲泉空色影
諸品殿閣清風立四禪佳客屐齒歡喜着令公稱

引妙香圍靈山此會真殊勝笑指霜花一粲然

五月久雨念去歲集樂疏園時寄懷

竹溪荷淨衛芳叢却憶披襟共午風肆好琴書亭
苑在浮沉瓜李日方中花前久已愁鶯老湖上今
誰牧雨工野興如何涉情恨月明期醉白蓮筒

寄壽郁些翁客補山堂六秩

江堤雪覆草廬寒藏得皤溪舊釣竿萬壑桃花尋
釣竟一窗蓮品話圖欒不知有漢寧論魏非意無

家爲報韓自是小堂容海嶽南山更補一峰看

其二

九歌曾向玉簡成解脫離騷證淨名金粟後身貪
幷現蓮華仙掌愛孤擎更無洛社當前輩儻有湘
流鑒獨清開說九峰經歲住空山應見一星明

人日後雨雪間作至上巳未霽 己亥

縱說今春欲解兵雨來終日暗山城飢鷹偶聽婁
清與壘葵開看慘淡營坡老梨花雲似夢少陵桃
竹枝離行蕭條三戶偏如在敢向蒼蒼賦未明

其二

上巳初原草未青三春雨霰只寅寅敢疑要服天
無日嘗擬寒爐在有星冬氣胡龍乘尺木雪光欺
電隱青萍野人祗合憂農事歎罷還隨酒醉醒

夏雨客潭城喜江谷尚從幕府中携尊見過

拔詩二章步韵

麻盡羲皇白日長乞君餘論破愁荒十年磨劍心
成雪五月披裘氣自霜江總聲歌猶壯節陶家風
雨即重陽何當貰酒來相對推食翻應笑孟嘗

其二 時望谷向生子兼開樹有江左號故有五六句

知交落落歎風前窮老那能志益堅笑我書難乎
歲月憐君筆有鄉雲煙濟注更堪新生驥画省休
論善擊彪却被作詩聲跌懶墮車寧不媿天全

走筆送劉止臣歸江右應試

七襄盈筍未停梭不墜青雲志若何晚歲子猶勞

鼓篋幾年人盡媿登科神惟製電輕千里臆似歸
風壯五歌莫謂傳經心事倦菊花松酒且來過

六旬自壽用婁翁六十詩韵 庚子冬避兵潟山作

遥想仙人冰雪膚去尋鴻頂信笻孤水香照笠三
生影雲動飄裾一氣扶白社久期方踐約村農曾
識欲招呼不妨絮帽依鐘磬禮佛聊隨拜亦腴

其二

幾箇中原舊洛耆不堪澤畔覽予揆生當黒月名

全晦春爲寒山日小遲三徑就荒聊復爾百年强
半欲何之義熙甲子寧須辯不放盃中也是癡

其三

若聽衆蚊六十年每慚學易昧幾先未流忠孝多
生累逆旅乾坤幾含傳曰戰詞場蝸勝負黑甜書
枕塞中邊由他箭漏催今古破衲蒙頭且信緣

其四

睨來無意更爲家風雨吾廬竟不遮籠裏雙丸驚

轉燭坂中九折憶推車解嘲陶令詩多酒信及雞
摩室有花緣達一籬時逗念美人岑寂在天涯

其五

籬落衚深已罷黃獨醒那得醉爲鄉龍髯久絕相
攀髮宿靡應無續斷方難煉丹砂遲九轉偶同青
眼學雙言仙源昏是懸弧地予生於桃源轉瞬人間局
幾長

榮木堂詩集卷之九

楚長沙陶汝鼐燮友著

男之穎輯

五言絕句

春望

出門望雲物眺聽不能閑綠深春在野香過雨吹山

憶內 己巳和門

容路風煙外梨花寒食前推來歸夢隔伊是閉門天

舟中書所見

落日射江氣晚峰尊紫煙天然唐絹素老筆畫山川

江行

白鷺栖寒枝皎然出紅奇輕舟意有餘棹向霜林住

有所思

日落山未暝幽懷當在[illegible]江渼夢亦蕭秋盡畫樓燈

見桃花

得句青山曲浮觴綠水涯所思多往事久矣負穠花

題雪翺爲畫史徐文茲寫蘭

感子畫眉心索郎翡翠筆百花郎自能愛儂寫儂質

官軍謠

賊來如疾風兵來如暴雨風恐蕩我廬雨久汙我處

觸賊上官賞觸兵將官怒怒時無完膚賞時無完布 二

敘營昨在書徑入將軍帳歡喜飲弓刀开避傳活使 三

瀟湘八景

湖煙不受日山霽欲延暉遥見鶯啼處營營向翠
微 山市晴嵐
露白金波淨空青玉鏡行君山最縹緲看做片雲
生 洞庭秋月
曬網落日下繫船楊柳中橘洲芳草色斜入夕陽
紅 漁村夕照
橫浦一林煙過湖萬里船楚人重情思盡日此江

天 遠浦歸帆
度水聲猶濕杳然雲麓峰江心自樓閣不隔莫雲
鐘 山寺晚鐘
寫盡碧天意徊翔湘岸花可憐鴻雪爪亦爲繫懷
沙 平沙落鴈
蘭草寒猶綠雲峰夕更蒼絕憐天戲玉一佰隱瀟
湘 江天暮雪
非無江上雨潭水自清哀爲有湘靈瑟煙宵的的

來 瀟湘夜雨

緩步

緩步寒山路松聲冷夕陽遥看落鴈處片月起瀟
湘

偶占

終日茅簷下無懷秪自悄直須焚筆研去作坐禪
僧

蘭

在露先香草雖春無落英幽芳兼素節不敢怨琴
聲

湖中吟四首

初日照香楊湖光爭日色亦有采菱歌秋深聽不
得 一
浮青有遠岑紫波有香草莽莽觸人懷前年在三
湖 二
湖田數萬頃化作湖水身豆穀盡蕪沒魚鰕知潛

辛 三

菱芡蔔溪晝陽晃漲澤稀浪花衙脊泡遜悉濺秋

衣 四

江北道中

墅香如釀蜜冉冉入車帷不見花開處東風遠贈

持

攬谿書所見 香山裏海中訪相君路

青林濃若雲綿邈聯諸嶼裹海不作濤但見潮來

去 一

遥見日落處荔村時出樓故鄉無限水不及海門

秋 二

瑩目春波濶時能辨島洲如何泛海水翻憶洞庭

流 三

雲變山青白潮生海壯微在來多寶氣疑是番船

歸 四

晚看海上山一峰飛壓斜波中或有泉樹此崇岩

研 五

海村見高樓遠山多秀越相遭未識名眼前空哭

兀 六

四山雨

不盡四山雨情知欲嬾雲雲拔春木宿雨接午鐘

聞

不盡四山雨遲遲一片雲難將巫峽夢出入定相

君

黄土潭

赤岸映澄潭南征發船處蕭條無昔人但識爐香

尋

借竹居詠竹

丁酉夏借居段氏竹廬繞屋幽篁差堪獻

詠日移小榻坐其中偶吟之得十首

接葉密逃日新篁高掠雲北中崇熟睡誰解寫羊

裙

從人借茅屋爲愛竹千竿煙霧霏霏裏脩屣長碧
寒 二
豈有買山隱聊同看竹來翔鸞千尺影初解籜龍
胎 三
庭戶終日綠更聞啼鳥幽聲光俱在竹對此澹忘
憂 四
濃淡受雲色高寒留雨聲野人耽欹詠終日繞林
行 五

个个碧琅玕蕭蕭明月寒美人思正劇敲得玉釵
殘 六
東林照明月西林照池水瑲瑯時一來翛翛弄鸞
尾 七
瑟瑟和煙綠蕪蕪落粉香從君展氷簟一片古瀟
湘 八
斤竹最檀欒翛然古桂寒幸無題竹客終未損琅
玕 九

我亦罷香釣留君老淸川端居今不耻堪與共蒼
天 十

夕陽

柴門當小山溪聲引閒步背立夕陽前夕陽在松
韻

春夜

春夜讀殘史松窗時醉醒只疑燈長月相與對靑
熒

借筠浦履川泛渠塘雜詠

微雨濕林薄輕晴漾野塘採花蓮葉艇看竹鹿皮
牀 一
園與池相接挐舟更入園黃鸎啼竹處每有白魚
翻 二
越瓮常供酒吳歈昔解歌歌時乎薄醉相與昊煙
波 三
雨過夕陽濕溯岸帶雨痕停橈酌花下花處有柴

門四

絲喜貼青蕖春塘映竹廬莫須頻舉網吾意在觀

魚五

廣池通竹輿泛泛傍田家竹裏誰人笑來聽唱浣

紗六

野艇強青翰新荷弱碧筒持盃折筒飲歌咲碧流

中七

停舟恐冬下相對發高吟花有金銀氣人同江海

心八

每引雙雛出方知野雀閒留賓不投轄日在水雲

間九

如菴野望

散步眺高松溪山向晚風爲憐春草綠立盡夕陽

紅

出岫復入岫白雲如有心歸時先倦鳥落處半寒

林

榮木堂詩集卷之十

楚長沙陶汝鼐燮友著

男之典輯

七言絕句

月夜過洞庭 癸亥

洞庭木落月如霜一片空明影自涼湖裏精神諸
妾爾君山靜好只難忘

草庵聽周山人月下吹簫

野木春雲愛一村客來山月已窺門簫聲暨激懷
人意蛩默松風似有痕

禾夏宴坐江皋竹院示老僧 乙丑

古木陰森涼意并空香一室淨諸情偶然拈得機
鋒事疵裏荷花落瓣聲

秋夜獨坐

七月過軒秋雨溫幽香歷歷生清寬鳴礶偶斷讀
書寂落葉一聲敲竹門

晚秋偕梅雲淵王敬仲家弟幼調百拙集劉

無為竹樓 戊辰

繞竹開池綠影專疎疎亭子散秋烟月明何必扁
舟在樓似雲邊一葉船

散花天剩得亭臺一日消尊長辦才簫鼓滿山秋
亦舞隔林黃葉過溪來

贈虛白道人

廿載吹笙駕鶴羣堯花溪上寄微熏無絃琴在丹
爐歌贈我响嘍舊日雲

武陵春夜曲

映得簾中芍藥光半酣初為舞霓裳越羅巴袪束
風力更度懷春曲一行

半酣柳不耐輕羅冰雪膚明秋水酡解得新詩觸
新曲妮人懷裡畫情歌

蓮花空轉木空潮不對英雄意不消我亦胷中無
限恨憑卿挹取淚痕澆

壬申雪夜戲答珊珊

梅花影裏斷人魂許我羅浮共一村最是殷勤期折桂蟾光端擬破黃昏

春閨曲八首

淺深閨閣但憐春行向花邊照此身曾記海棠新月下玉釵敲竹各傷神 一

鶯歌蝶舞不曾閑匱色輕勻畫遠山欲上繡樓春思怯一身嬌懶倩雙鬟 二

堯花片片弄毿毿風雨懨人三月寒烹得松茗私薦佛女郎錯擬是幽蘭 三

新試羅衫未出閨春羅衫色似棠梨熏籠焚罷何人見聽得青腸上鳥啼 四

乍成晴雨乍成陰一閣黃昏綠影深雙燕有情時入幕湘簾遮不斷春心 五

心先風雨夢先湖春未歸時揀寂寥別院不憐明月瘦在溪雙管坐吹簫 六

沉籟結罷競新妝欲去尋春與女郎階下碧堯開欲盡阿孃猶教繡鴛鴦 七

鶯啼破曉夢初回惱徹尋春女伴催枝上青梅絕似豆不知酸向阿誰來 八

新野道中 己巳

家家種堯兼種李紅白壓簷飛未起看來已不是江南芳草何心緣於此

南陽道中寒食

晴翠麥黃驕柳浪風閣鳫陣繞昏鴉碧堯村裡無人任寒食何心更落花

襄陵

平蕪青斷影迢迢心逐南雲過寂寥如此清明何處望襄陵城外綠楊橋

殷太師比干墓二首

社稷既危臣應死宮中鬼哭不曾休商家六百年來祀收拾乾坤得此丘

銀鈎鐵畫古文垂千載精英不敢題杜宇一聲春
寂寂尼山六字太師碑

銅雀臺

銅雀臺前絶代妝重將歌舞侍君王不知伏皃何
時過枉散宮中辟穢香
殺却禰生意已安二喬深鎖翠雲寒秪今臺上鶯
鶯尾仍與詞人判老瞞

疑塚

漏盡英雄氣力衰塚中枯骨尚愁開若逢破壁摹
散手伐畫纍纍亦易哉

奉訊米友石先生居匀圓

龍嬰一勺水無邊活作端溪雲與烟擬抱琴尊丘
香雪乞君重寫換鵞篇米南宮嘗奉部以黃庭寫千文

秋宵四憶詩客都門作

不因逢節倍思親秋葉將飛共曉春瞻計孤幃坐
風雨耳邊燈下是兒身憶母
寫破秋雲向楚飛孤鴻影裏夢先歸茱萸插遍霜
天近憶汝寒來每共衣憶弟
涼月紛紛聲影齊鴉飛砧起向栖栖思家未定商
今夕何處秋光不滿閨憶內
不是松邊定水邊酈杯雀尾卧青天詩成若比前
秋卷應少芙蓉半幅箋憶友

幽夢

恐得孤床落葉昏秋燈頻炙蝶蜂覓湘雲一失經

三載態汝羅浮月下恩

己巳秋長安紀事

霜刃鱗鱗白日寒　皇威一夜集工驛曉來雨解
官家意不遣長安似潤冊

閩城雜詠

己巳冬六師薄城下予正客燕卯憂憫之
餘閒作一詩後觸敗梢中僅存數首耳然
當時情事可想也

誰有鬪城應敵能虎賁旄騎一時增長安市上䴉
虜客鷄足山中裔髮僧 一
羽書捷騎撲塵來傳說邊陽鼓角哀何事闕門經
與把分鑣齊入保金臺 二
無援深戚柔如雲氣盡斜陽鼓不鬪奇鐵一身至
賜棨是誰孤汪滿將軍 三
刁斗聲中氷雪光城頭一火照諸郎直遣騎馬譚
兵去半是淒涼說故鄉 四

踏遍氷霜甲馬驕登壇倚是霍嫖姚妝來虎竹歸
中秘分去貂璫直麗譙 五
殿前親賜紫貂裘中使雙擎碧玉甌大將感恩非
不俺更分官餅到貔貅 六
華亭木欲即蒼夷輕壞江東一旅師蜚語入來闕
不守袁公今日死何辭 七
堪歎盤庭之壯圖詞臣慷慨便捐軀一軍頊盡如
兒戲天子猶憐是丈夫 慶常刻之綸出師以之上加愍卹

御果園堯花

枝枝葉葉放朝霞紅捧燕山萬壽斜清曉入林歸
夕照出山初辨是堯花

楊駕部舟中集諸妓送胡白鶴北上

遲得鶯花在一船江風吹綠水吹烟美人莫上朱
樓望送客銷魂是此天
壽君仰作送君詩畫舸春風怨柳絲玉勒金鞭方
得意岸花檣燕莫如癡

王山人以胡御諫書索題爲
榮王殿下壽六月朔日誕

碧玉盤盛千歲堯水晶簾繞入雲數大王風比南
薰奏坐看蓬山日月高
哦山雪亞枉山呆六月彤弓賜此時南岳道人身
似鶴借籌衙上萬年枝

武陵曲爲太守鄭公作

內鄉鄭公治門三年有異蹟偶思倦還武陵

人皇阜振臥子適作客有爲圖小景者請賦
歌以挽其行
陽山高處碧嶙峋排闥青如戀一人三載林丘春
滄宕顛將霜鹿挽車輪 陽山有白鹿數羣
一片孤峯放鶴天使君爲郡澹如禪年來亭上松
蘿月照過春城萬井烟 德山
橘柚洲前畫種棠漁歌欸乃發滄浪龍宮漸聽中
宵泣誰似懸魚太守堂 滄浪

武陵別諸子
江天多雨戀江潯梅欲辭枝風滿林別後應憐烟
水闊雨湖明月夢難尋
舟中別南陽薛搢
枉渚舟前梅雨香江空雲戀客衣裳人間別恨長
無盡每有同心是異鄉
西莊雨集喜宛若較書至分賦
滿堂絲竹扇香塵何處風飄燕子身雙鳳踏紅階
上雨立來半晌亦消春
若爲踈雨洗花容油壁車迴粉蝶叢紛皆似能吹
月出願留蘭馥與歌風
古香閣在 壬申
濕松烟奈在多思明月難生雨後時憶得美人雙
鳳跡去尋蘭徑踏香泥
香海居以畫舫泛雨 有序
香海居中舫如蓮葉湘天雨裏人上木蘭

雲木不聞舟軒相接不知是榭是亭亦浮
亦盡喜其情具兼妙酬舫以詩直待藕花
放時叩須我友若作竹枝詞唱願付雙鬟
癸酉二月十日
屋裏出雲船裏濕花邊照水竹邊明瀟湘三十在
春雨亦有芳亭可不晴
六月九日以怒風泊舟磊石偕秋試諸子登
萬歲山納涼周覽留二絕句 癸酉

壘吞渕氣青山曲西接巴丘日在浮龍女吹簫湘
女瑟月明疑有十三樓
石壁嶽渕非一項南風吹壑自千辟洞庭原有瀟
樵路雲在空山踏處生

滹沱河

漠漠黃沙何處炊饑能粗糲飽如飴人間豈少青
精傚不當英雄困戹時

竹枝詞

春帆帶雨去濛濛願得郎船莫挂遲二十四番花
信裹可能俱是石尤風

偶題紅拂院本　甲戌

百藥偷香復才俊楊家贈妾自英雄不知此事誰
相謬附會奇人到衛公

紅拂墓

纍纍芳草留青塚森森湖光怨沼吳真似淥江紅
拂墓不留遺憾與啼烏

贈秋水較書

翠車香雨帶春來皆下櫻桃逐雨開今在相逢空
畫舫教誰扶下避風臺

湘潭

青山綠岸白紛紛驚起沙頭宿鷺羣飛向晴空如
霽雪湘潭盡處未生雲

九日泊重陽渡

崩崖曲嶼一溪深紅蓼花間月滿船聽得吹簫記

重九就中翻作雨風心

雙溪　和門鼐

屈折河流蒼翠生一舟杳靄似山行丹楓了不爲
寒色三百六灘秋雪明

饒江

嘉樹沿江林屋幽秋容滴滴染扁舟偶然秋學王
維畫擬傍青天着一樓

汵霞閣贈吉明上人　丙子

雲泉竹木裡開扉望過錢塘鳥蚓微几上法書奕
梵字獨傳懷素比丘衣

一衲高寒近性情相依禪榻話無生山中自有安
心處不爲松聲與澗聲

雲栖禮蓮公塔

日月燈光何處求英雄禮塔淚雙流龍媒去後長
圖駿不道蓮公是比丘

病中

寂寂孤亭鬢篆斜藥鐺分火一烹茶病中祈斷因
緣夢難斷春心管落花

贈迦塔僧素懷

青青浮玉聚恒沙香海聲中老誠拳留得作家無
縫塔繇拳城上種蓮花

一個蒲團天上眠朝來雪滿寺門前觀心老衲同
觀水趺坐中峯五十年

題親子一爲做凡上人書笠庵圖

分明是庵分明是書庵者無住相書者無
繪相此子一與做凡拈瑕第一機也若向
西湖兩山按圖索驥無有是處

道庵道笠總如如除卻烟雲書太虛是我湘南清
絕地憑誰判作逆公爐

泊昭丘

小舲青笭素月流烟嵐多是爲昭丘不敎帝子魂
飄去遮斷湘江鏡裏秋

丁丑初夏客津門和康業金吾留寓画舫日
枉波光椰色中偶成數曲

長日初宜白袷衫綠楊林外看雲帆從君乞得蘭
舟住鄉思愁心一半芟 一

天風落羽海風憐吹得遊人到畫船一尺春潮半
輪月清光多似白門前 二

芳洲短葛綠於莎海氣生雲傍晚多獨有使君書
畫舫水中留客在鳴珂 三

鶯鼓帆檣細雨斜暖風吹盡白楊花天津四月繫
華艓正似內中小泛槎 四
拋却棋枰看夕陽晩涼來處背扶桑村舸不及蘆
舸恐海色能兼月色蒼 五
臥看滄溟用網紫鱗堯花源裏記前因不知擺落思
歸客更有堯花在此津 六
文人韻事古人情愛聽春鶯求友聲醉把離騷向
君讀相依不爲五侯鯖 七

吳越竹枝詞三首

多栽棗奇勝栽田都著緱羅上書船便是貧兒能
自在搖舟乞取阿嫫錢
開河記在不知年江轉漕糧海轉鹽處處高檣客
大舸歸舟直泊到門前
春雨春晴費曉妝鹹湖浸殺幾家桑荒村亦有看
蠶婦天竺山中不進香

題文二首 七月十五夜西湖作

西泠是處碧荷香舫腐人歌欲斷腸逃却望湖看
月伴堤邊奇裏夢茶涼
飛月明河秋入思斷雲南浦合傷離衣羅哄木湖
光薄恒半歌鬟雙淚香

西來庵避兵呈蔡公 丁亥三月一日

便是生公聚石臺夜深風雨更淸哀下方兵火如
荼齊誰遣能驂一滄來
山中魚磬尚淸微巴借禪機杜德機忠孝平生無

着處春風寒徹水田衣
寒食句中風雨深一身多難臥荒岑蕭然獨有維
摩在爲我重安未竟心
刀劍林中解脫身連朝雷雨動疑痾阿師坐斷天
人路偏與凡夫活處行

送春

送春多是怨春歸誰辯朱明接落暉萬物正須趨
大寤錯疑風雨妬芳菲

山居和唐人雜詠

古梅亭上對松關一片清癯照道顏積雪欲消消未得水花來作小蓬山

平湖占斷白鷗天曲瀨長鋪卷畫烟明月寒江太清絕讀騷聲在釣魚船

千巖雷雨在如崩身在松雲第幾層坐到雨餘山吐月清光爭我讀書燈

桃花潭裏美魚肥釣罷還山月滿扉社飲未闌須

索醉幾人無恨送春歸

花下琴尊園日涉午風習習吹蘭葉小立看雲意有餘繞砌飛過雙蝴蝶

種藥爲關繞雪廬月明猶自帶經鋤山螢幾點隔踈竹憶得古人窮讀書

湯道桐江裡釣絲堯花谷口也相逃年來讀易秋山裡木落天寒始得知

便着漁簑作釣翁木蘭舟逆鯉魚風春江獨泛經旬出只在洲沚九轉中

烏鵲驚飛星宿稀桂花飄露滿山扉幽人臭覯從來密惟有空香入道衣

瀟湘八景 有序

瀟湘八景者潭勝也水經云巴陵郡南廖湘浦又云湘水至巴丘入于江水色青異稱瀟湘云古有八景臺海內咸稱之轉相効擬蓋若甲天下然獨稱瀟湘者以二水

合注于潭與洞庭接羅子而下三百里皆古長沙地江湖吞吐氣象殊絕故八景獨著沿潭水也前人詩歌傳者不少如近代李崆峒詩王威寧詞並膾炙人口而非生長其地琬瑋合眼尚隔一塵予厭此熱題亦不復作偶于雪夜擁爐小孫從師授威寧句記憶有闕輒相問訊予亦多忘之因爲絕句示其意亦如柳州作朱陵以上記

老杜作三峽吕上詩但數家弥較爲親切耳不然無故弄此筆墨近于戲矣仲春日記

山市晴嵐

堆煙旭彩氣相涵天近峋嶁最蔚藍海市何須岑樓閣古來淸絕在湖南

瀟湘夜雨

鼓殘靈瑟晴江濱帝子仙衣濕似塵不是此天偏

夜雨曉來誰爲弄湘筠

烟寺晚鐘

響隨晴雨落隨風兩岸霜鐘聽不同最是夕陽雲外寺度江聲在白雲中

洞庭秋月

風淨湖雲露淨波楚天連漢復連河岳陽無限煙霜月不及秋蟾氣象多

遠浦歸帆

湘妃祠下白雲磯盡月江空入翠微三十六灣帆轉盡北風飛送幾船歸

漁村夕照

一村簑笠蔽漁梁萬井樓臺背夕陽落日過江相對影不須漁火辯滄浪

平沙落鴈

沙嶼淸寒少荻蘆雲田闊處近南湖分明雁宕天邊影畵入長沙落照圖

江天暮雪

空江香雪画難成莫露瑤光并作明誰道君山須划却夜來羣玉爲鋪平

掃桂平公大父墓

樓臺山下白雲沉六代松楸萬感心痛憶昔年寒食路衣冠憾立此山陰

哭先慈墓

春山綠暗杜鵑紅陟屺悲生謝奇風便是兩皆寒

食沢得將翻觸蒖蠶中

送春

杜鵑啼盡百花殘憔悴江潭自採蘋一自山中三
月裏中原天地不曾春

勸念四首

人生於欲更情封一熱蒸雲騰太空十二時頭勸
勸念莫教流入五陰中

道念難堅惡念深勿欺還向自欺尋勞勞亭上問

阿爹莫把偷心當祖心

南泉不離斬猫非老子惟求去殺機未去此機徒
愛物幾多鋒鏃犯清徵

灑情非是閉諸情婚業先驅六欲行試勘一生花
柴着幾宵慚愧聽鐘鳴

喜雨

黃梅不雨綠疇枯村舍無煙見涸魚落日欲陰雲
葉黑空階初到耳根初

松竹菴春夜聞唱華嚴贊

春月春山雨過餘衲衣高唱出精廬此聲未落花
應落轉却西來半藏書

赴約汾湖

陽開惟喜落晴沙桂落還飛作雪華爲訪幽人過
湖去一竿漁艇日初斜

癸巳二月六日書郡獄壁

圜草萋萋細雨深春光非不照幽陰平生忠款成

何事試與皐陶質此心

釋槃後寄呈神鼎雲和尚三首

緜緜牽紫弱木多弄時還自犯清波於今正被金
鎞笑透網從師道得麼

潙山南嶽古同風幾個名駒得似龍鬭說黃梅新
過雨湖天欲洗作真空

便將神鼎奠神州萬仞孤峰截衆流遥想阿師趺
坐處萬尋樓閣冷如秋

小舟自邪邏

庭事蒼然鑒水濱山江曲曲似迷津秖餘嶺青
無恙還遣白雲招放人

雨後

雨後青山黛欲流出田水滿緑陰稠桃花落盡不
愁思醉倚松根看飯牛

元日坐劉雲翁壟頭口號 丙申

一卷黄庭霍忽深歲朝風日霽淸陰閒看來麥呈

仙掌時有藜光照道心

沔州王生画予飲後小像戲題之

不剗乖龍事巳齊黄冠歸得莫横肩䄂䄂猶酌王
弘酒常似看雲薄醉特

郢中寒食

柳人多是艶攀龍陵𡚁蕭蕭若未封今歲一盂集
飧飯野臣聊得酒明宗

偶書所見

空潴安用漆湯湯日放千人斷禁墻頽使滿城輿
百將更無茅屋祭昭王

青磚如玉勒官名新砌官街總不平好縱鐵騎常
䟦踏當時俱是飯元人

出江夜泊有桅風驟雨終夕不寐

一葉舟中夜擁衾驚濤拍岸黑風多前山野燒穿
雲赤似爲頑夫鑒不波

昨在江干草屋秋一身如葉上扁舟十年大地風

波惡卻信風波不悔遊

客中七夕病懷

濃雲潜月客窗深病裏全除乞巧心但記秋河去
年影柴門斜起過松林

從司寇公乞得石菖蒲壹盆

乞得菖蒲滿石盆玉瓶新水沃芳蓀劉安服食無
窮藥獨與淸心是上根

剪黄概緑細澆泉但得心閒亦引年却似東坡屬

玉食將來供養北山神

胡石江拉遊竹林不出留樂蔬園夾

清陰十畝自開開惻出真成坐隱頑何處竹堂歸

夕照裴人看竹隔溪還

木樹酌月仝石江釣浦作

木能銷憂酒銷愁明月偏親木樹浮手把碧筒人

晝醉秖疑身在木蘭舟

戊戌元日試筆

千古麟經第一篇春王正月紀人天若教脅史於

今在直筆應書十幾年

二日雪

雪壓櫂欒竹背圓枝枝如箒掃茅簷十年氷冷端

居士同與寒梢不受憐

茅齋在坐

雲峰戢疊繞茅廬時有松風透綺疏莫詞秋聲動

愁思野人心境却如如

樂蔬園落花二首

送春猶自耐春寒留得犀花最後看昨在麻姑特

相戲丹砂拋擲滿闌干

幾日新晴便落花春風翻似厭繁華客來欲作平

原飲更與東皇乞絳紗

獻象過湖南有歎

直象晨趋曉月斜當年常見人西華誰知路破中

原路看殺南來賣酒家

年來龍象寄南荒爾輩庸庸豈象士萬里莫辭驅

逐苦諸公多遶過避陽

象駕驅馳萬里賒縣官供給市人譁何如聖代無

征戰南服惟聞貢齒牙

王莽兵殘猛獸悲君今何處蹴狐狸湘[illegible]

風雨正似昆陽敗北時

陶窩庵先生著
滎木堂詩後集
桐岡藏板

榮木堂集序

舊史陶密菴詩文名海內垂四十秊余〻虖如出水芙容如臨風玉樹是昔所傳褐玉堂寄雲樓諸刻也晚歲息影溈山稱忍頭陀伯子五嶽編次先後稿合訂為榮木堂

集刻成委序於予〻曰陶公呂詩文傳乎惟陶公之詩文迺傳耳予與公生同里長同學出處患難同時同志今兩人冉〻老矣回憶公方十齡落紙成詩錚〻總丱中出應有司試督學徐亮生先生名家

也驚喜得異才拔冠湖南數郡呂里選入成均會
上幸太學群英咸集廷臣交章請復
高皇積分法大司成顧公九疇少司成倪瓊圃陳明卿年兄前後承貢試六館之士並奏公文壓卷

天子首披其牘
詔除五品官不拜乞留學待對公車其時秊不滿三十詩文詞翰名動長安有楚陶三絕之譽制誥大篇多為詞林繕手則公詩文之傳蚤在科名前豈待今日今日所傳

者露草數語華於中允之鬱輪袍
也陰房兩載榮於供奉之扶醉上
殿也以此傳之天下後世可以不
朽矣若夫沉酣六籍振筆千言瀟
洒性靈字字鮮潔此公胎骨中帶
來而且懷古抗今足跡半天下所

郭序

至煙雲滿囊格律亦經數變方寧
澹寡營息大用所學於當世亡何
兵燹頻仍兎狐充斥姑仗策以覘
江左垂涕而受拾遺於是哀時命
弔戰場尚有不盡於詩若文者既
渡以凌霜嚙雪之肝腸赴筱鳳弋

鴻之羅罻西臺之髮自晞湘水之
魂復返人世坎坷壹鬱到此無處
開口烏知皆公之詩文登峰造極
時也集中騷賦登昭明之樓樂府
奪西涯之壘至於歌行近體空色
妙香有澹宕若秋雲之舒卷者有

郭序

激楚若驚鴻之歷亂者有讀未終
篇而感慨嗒吁淚隨語墮者有一
字一吽絕為之大笑發狂者真毫
髮無遺憾矣古文雜記遇物賦形
以史遷之章法寫坡老之縱橫所
謂浩然聽筆之所之平生極樂之

書與適此者今季蹐亦參一切放
下惟翰墨淋漓日滿戶外之屨鶴
鳴子和將比於大小溈山公之人
可已不俟詩文傳而詩文之可傳
者又如此予於老友不能無妬焉
矣

僧隱頑居原名鄗都賢拜手
題於流寓之補山堂

柴木堂集

較閱姓氏

郭都賢 些菴 益陽　王泰徵 嘉生 江陵
李元鼎 梅公 吉水　胡承諾 君信 江陵
趙開心 洞門 長沙　杜詔先 于皇 黃岡
成克鞏 青壇 魏博　吳驥 既閑 竟陵
尹民興 洞庭 嘉魚　曹胤昌 石霞 西陵
許宸 菊谿 南陽　黃周星 九煙 江南

高世泰 彙旃 無錫　劉自燁 杜三 黃水
黃中通 抑公 晉江　張先翼 宿南 江陵
陳丹衷 旻昭 秣陵　洪其道 聖功 江陵
程正揆 端伯 孝感　李善篤 仲生 潛江
蔣鳴玉 楚珍 金壇　鄭先民 質生 潛江
方以智 密之 桐城　李善承 嗣逵 潛江
楊玄錫 康侯 晉江　江有溶 谷尚 星沙
楊于先 [illegible] 晉江　黃鈁 伯宣 [illegible]沙

翁應叅 丞征 燕京　黃鈊 仲宣 星沙
胡景曾 沂菴 平城　趙而忭 友沂 星沙
張爾堅 石臣 山陰　郭金臺 幼隗 中湘
洪吉臣 載之 錢塘　唐世徵 魏子 中湘
李日祚 文孫 場川　朱之宣 子昭 湘陰
周龍甲 霖公 灘上　謝錫蕃 叔乎 中湘
王文南 報菴 江陵　石開雲 見五 中湘
汪煉南 冶夫 黃岡　郭艮史 野臣 益陽

譚篆 王章 竟陵　陳震 長公 星沙
方咸亨 邵村 桐城　金先聲 五鐘 江陵

眾木堂詩集精編卷之一

楚長沙陶汝鼐燮友

同里後學□□□□

男之典　之采　之翼編

孫　蚧　煊　熺錄

賦

馴雉賦丁巳嘉平

山間墅叟偶以一馴雉相遺畜不須籠時繞几鳥忘其不忘畢也任飲啄者月餘矣而尚

無遠心草堂豈適於林莽哉筆研皆陳聊爲小賦

維疇昌之靈禽孕來儀之羽嘉恨瑕玗之不飽斂苞彩以長遐徙俊鶡冠迷于京光青雀還乎瀾沙火藻暗兮華蟲落翠飛頳兮翡翡斜通有毳集裘頭雲鬧扇尾夏翟在南漢宮避呂介不亂羣文若合犄負孔翠以卑翳擬鶴行而疏趾慱場增劉毅之家琴韻適東坡之耳升鼎而雊兮商祚興得雄而王兮秦伯起惟自異于雞羣得歌斑于雉子云何中牟鮮政越裳不來祝鷄翁老衰鳳歌哀辭山家之長楚蹄栗里之若苦若孤鸞兮華葆抑獨鶴兮雄材乍親人以無畏遽繞席以忘猜或就食掌中則延繡頸兮剔咮或睇睛書案則掩左翼兮毰毸聞哦詩而若聽舞臨鏡以徘徊何羈絏之不解恥爲囮而弗媒盍將樂漆園之豢澤而無羨于爰居之鐘鼓者哉主人相抑數爾優游奚金紫之毛羽混栖塒以淹畱隨郎車其奈可載士贄而誰投南有山兮朱嶽東有海兮滄洲曷還山兮鳳塔曷入海兮蜃樓遠如皐兮索笑縱朝飛兮何

愁倘紫衣兮見夢慰我心兮悠悠

楚長沙陶汝鼐燮友父著

同里後學吳嘉驥龍媒甫較

男之典　之采　之翼編

孫　紒　煊　燏錄

古體四言

采蘭二首

浮雲在天春日卓午駕言采蘭終遠衡宇竹香陰匕匪皐匪浦豈無皐蒲庶草難伍剪蕪遷石以迎蘭土左澧右湘與子媢嫕

二

浮雲在天春日遲壓駕言采蘭芬此茅屋蘭晥修匕有松有菊春彼松菊歲寒詒穀陳玉置犀以迎蘭族左騷右經與子歌哭

五言古

陳元水以小研見贈乙酉羊城

半生事一𥁕豈不求精良屢購五都市亦得盈匡床眷戀未育碎賊來焚盡莊散失不復聚相憶沾衣裳今年客仙城暇好如幽荒西指端州巖一斆搜寶藏陳子擅詞翰落匕見肺腸每事具精鑒案惟茗與香鑄次新售研匣作琉璃光袞後得小端特達如珪璋我挲水顏袖欲攜登車行欣然迎緘贈意若輕琮璜奇紋類蕉葉紫若秋雲房且喜制度約得隨長吉囊立讒水中玉發色歸瀟湘拂以天孫絲濯以沆瀣漿珍重清者賜曉曉臨二王此研付長兒

仲夏喜徐潛夫夜至庚子

五月望君帆江痕白梅雨風吹落檄嵐相對集悲慘十年萬死身寧辭得貧窶如何別數秋又各罹豺虎聲疾天地哀途窮鬼神輔君其侍忠信出沒輕於羽語罷看膚髮筭燈意萬縷聞子在武昌弄筆賦鸚鵡危哉贈正平幸不逆黃祖

鄒近野至汾湖客樂蔬圃相期不至

嶽靈不易斷緜邈湘上嵐高人守巖壑出即非所堪與君久濶絕相望聲淚含置身良苦瘦風來墮冠簪白首幸相見蓄積千萬談草廬雖未成擬栩溪上菴停雲困赤日渴雨漲津南山陰與頓壑報我書一函

把書蓋菀結雲樹爲之悪豈不念瀉水芳洲如偃鬢
橫遭陳孟公投轄求長留歸舟忽云促遙別增憂悄
仰歎見河漢浮雲適相參吁嗟騶虞步長作如蕺蠢
古劒未[illegible]宛帶血且在鑪那能久不平願言師老聃
誰憐道鄉子風雨渡江潭

題石臣小影

琴瑟最寶貴希聲存處囊伊人抱才畧莞爾散匡牀
揣摩十年後始爲清廟張家藏鵲石印蔚爲萬里光
開々濟世意微笑如清狂諦觀若疇昔美髯日以長
脩肱立羣鶴神靜於珪璋狀貌非不奇千秋疑子房

秋河篇送胡司李沂菴擢太原郡丞

秋河褰白露耿々明玉繩天門執法動聲與流雲悪
此星久在楚光芒偏朱陵士女宇其下煦若春融冰
一旦麗參井躔次亦已騰覩望意不愜當踐台斗升
抗疏泰階上高映湖湘澄如何照五峰暫作文殊燈
少微與大夫（胡公奉尊人龍岩公同行）同垣依北恒念我守湘草
星漢夙所矜餘露在衿襟賦詩豈能稱起拜星左角
長懷樓五層應知靈麓石覤首共沾膺

投忏學李元仗（元仗係[illegible]宗伯之婿舊同社也）

天柱不偶立河源無從時曠覽上千載每憶真吾師
昆山昔所拜蟠玉如蛟螭下有宗伯園其上宰相祠
長揖乘龍人明月[illegible]芝豸北海未易學東山無敵詩
相視僅一笑別來長萎惡滄桑二十年鵬翼還天垂
拊鉛辨三楚隽望如龍夔星光十萬丈仰見來湘湄
瘵鳥久憔悴投恨安可知庶幾遠干謁披雲寧後期
公將開衡雲告獄無所私古道幸未遠大雅良在茲
前身幾芋處擬一頁朝職

題南岳正光尊者血書華嚴第三部（爲報母恩有此弘願）

佛法無不捨孝義仍篤摯嘗讀大報恩勞我罔極淚
吾儒愛髮膚守身且未易墮足塵網中心血每徒費
非無古比丘然刺爲法施或懺或有求未免因果累
何如正光師慱山老禁侍思報慈母恩捨血作經字
四五十年間深苦辦斯事三度書華嚴卷逾二百四
身血非涌泉何緣得不匱念々生身時血乳正迸出
住相成佛身住法成佛智滴々還我慈百倍那吒意
名岳爲實筍朱陵七十二荷公徵予言遙禮增歎愧

應知血濺梵天時是名度母升忉利

春首壽于念劬藩伯　金壇人由詞林

東皇敬玉衡爍爍當北斗其光亘朱陵下燭淵與藪
垂象貴有轄斥斡樂皇綱于公本台纏綸闈稱大手
谷岳出蓬萊間尖俯培塿尊座玉衡前現身金粟後
照耀海岳間淸風穆如久千秋始盛年行看勒耀卣
長沙正寒芒沖瀜挹天酒請歌生民詩百拜爲君壽

賦得新月照新燈

纖月不自照初春如媚子椒盤置前夕爲迓新蟾蜍

淸光漸可掬一片當軒除乘燈在匣久卽爲長夜舒
燈月互相像新意皆有餘乍疑青藜來照耀樓上書
燈如明月華月如蘭燈疎欣欣命獨酌四壁見瓊琚

己酉秋寄月函和尚

平生讀三易密意通歸藏西漢盛注疏圖書咸荒唐
禪宗析其塵圓相還空王月公從易入頓悟超陰陽
看傾盡萬卷化爲鐵石腸居然現古佛飛錫度衡湘
臨流授之筏引我窺羲皇孔釋義共了旭日融冰霜
何幸見儀影老我非騎驢羲峰更別峰感歎時相望

東籬明月夜逍遙菊花香

壽藥地大師六十歸浮山應諸郎君徵言

青原何峯嶸紫氣鼎其岑爭傳古佛出超慧如寂音
誰知是前代館閣抽朝簪一咲棄錫印萬行藏獅林
孔顏平日樂忠孝世家箴入禪乃絕迹密意相保任
燈王逍遙座以法爲商霖庶幾得宗眼還同洗易心
潛九而用六耳順忽至今崑崙百億日安能測升沉
湯沐遠公社昔在浮山陰旃檀屢代植玉樹中森森
寶学猶龍哉歸閒逸鶴吟鐘鼎薦伊蒲香積非常歆

老我南山下風來吹素琴爲山有古木奉佐堂上斟
鐵知白玉地更爲布黃金

王將軍邀邀閣亭納涼索大書十數幅分惠建

蘭茉莉各一盆

何處能銷夏從君厰碧紗爲圃青社地餉客北園茶
滁現資香水庭毫用異花嵡雲枝綴玉蘭箭蕤新芽
豈爲投幽好還將報墨華同時來艮嶽二妙入陶家
暫爲依清梵歸當共泛槎山中月露下得較兩羯賒

嚴寒貯水冰厚一尺彼釘出之狀如玉白童子

缸于庭炷燈其中空明可玩戲作詩記之庚戌

玉缸何從來膚雪若流凝火齊嵌其腹爲我來夜明
中庭好陳罍左右吹籔笙太素既不琢四照何其瑩
貯丹靈藥白銜火水晶城熱腸原雪亮相對一時傾

春初雪霽 辛亥

積雪四五尺乍晴風日嘉饑鳥漸能出獸豕凍蓋花
呼童鑿雪徑試步愛瑤沙策不俟扶老延臺無遐遮
奇哉昔未有酒榭結冰華居然十二樓翠玉城以霞
人間正春及喜見初曄斜炙酒且獨酌意息亦已賒
邀人待新月吹笛過隣家

紀旱 辛亥

援筆紀辛亥其言曰歲凶炎〻傷夏日杲〻還從封
乍惜雨絲捲看頑雲葉濃暘恒愆螮蝀秋雖涸魚龍
何以輸潛㦬微聞起粵烽揚塵疑變海焦邑欲連松
淚盡三農眼憂來萬古胸爲霖誰所事相敢莫從容

白露日再作紀旱詩

猶與第二皇書年屢豊稔楚南谷太賤憂不償所賦
今歲乃太殺陰陽失恒度夏至一雨霖炎〻到白露
黑雲虐滿河落日謬孤鶩雩求勞縣官雨勢若將尉
眼枯微雨來蒸熱起蟊蠹四望禾黍焦芃〻委紅霧
可憐老農夫垂淚相告訴具言今歲苦竊恐絕生路
每旱恃水泉痛痒事灌注今秋泉脈乾陂塘涸無射
束手閒桔槔坐視青禾仆間有好根禁螟垂復爭餔
香稻若丹砂一夕還生羽剪伐良有聲穎粟落如雨
晨起獲其餘毒氣傷毀屢家〻糟對啼飢粥且無具
立焦不受薅水竭不害芋無術種瓜蔬空教滌揚圃
往汲隔墟村少飲得滴汗尚愁索我逋皇〻如見捕

寶綸堂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

吁嗟語未終我淚亦無數如何此孑遺一旦逢天怒
赤地無厚隣饑人易獻聚天乎豈不慈致此或有故
誰謂腐儒飡可以忘畏怖

朱魚行哀子邪客死沅陵也

朱鱗初奮鬐僅得一尺波同時龜與魚夢〻遭網羅
展轉脫其筌蔭子江上茄剪鬐薄有鱗掉尾嘗相過
湘祐始溯沅漸欲忘坎坷如何悲風來傳子泣西河
旋亦解魚服委蛻終盤渦止深豈不困化腸胥可摩
洞庭兩故宅所在秋氣多知子樂弗樂長夜當奈何

徐邳法曹寄懷友一篇甲寅山居取其韵酬之

憶昔癸未夏見子玉亭亭相別三十年詩來歌哭并往被太史暨奨掖非世情丹鉛我新篇鼓吹徵六經時復論筆國義至形憂與吾子方獲传祇偶名德勤落落不數見意若崇獨醒遠觀家國難盡哉臣子心忠孝燭天地躬耕尤苦深餘事及著述慷慨而經營同調或不媿君則誠崢嶸俯覩齊梁間一切著蠅聲

贈和子六句

憶昔甲寅年予方試童子尊公並前才氣謿芬蘭芷明夏乃夢熊相慶日多祉螽斯由爾開跨竈實相擬我女少四齡老母爲之侍家世敦詩書委禽㝎有以頗幸婿有才麟經紹前美中年同遭亂屢蹶益振起兩孫見頭角瓜瓞竟纍纍梧桿早息機長駕歌千里譜牒師考亭丹經涉柱史飲酒而彈琴雄辯奪詞壘甲寅今復週共歎羲輪駛玉潤勝冰清吾衰亦殊喜屈指同時人翁婿寧有此所念適避兵逃暑遠城市聞子去長沙私秉雲母餌風雲各有端待時徵高士相勗勤髩修年與學無已

秋抄雨夜宿同慶寺曉霽登山二十里入密印寺

旭上青冥新晴發山喜高日最蒸雲所向白雲裹繼馬仗孤筇松風隨屐滿屑辯陟復降相望互頂趾屢憩丘壑間詰曲具邏理深竹隱茅茨古柯壓流水從來荷慈蔭默亂未轉徙危磴紆新塗橋欄凭寒葅有菴紅樹中茗甌出逸邇追憶夙所經遊歷異原委㝎由龍象力洗伐山毛髓我昔營莬裘其處尚可指遙望毘盧峰意若遇故里枯稼滿平疇丹闕自天倚逐我南橋前雨序諸開士盥故致巾餅空香接衣履

遲欣霽懷來乍聽鐘聲起

避兵住剅座山菴中一日與長兒幼兒諸孫同飯香積書贈一心上人

衲僧多舊識不暇計何年相見自能喜此來誰作緣爾縈分供鉢蕭散坐虛櫚登誦千金飯如讀五味禪兵氛山隔斷春暑茗留連半日閒真得殘陽落未全亂時難得月還過別峰眠

哭王家老姊 丙辰歲暮

我昔弄無兄觴原異所恃同胞亦得三有姊爲伯氏

相長健玉齒端慧稱女士幼時同學書晝記分餅餌
姊嫁兩弟孤悉難貧相倚弟窮持母泣弟達隨母喜
既適王次公黽勉佐君子機杼間書聲中歲家益起
握算事井然奉姑竭甘旨柔慈蓄小星生兒忘異已
遭亂黃口離失怙巢欲毀家季同時殂伯仲僅我留
我雖稱扶掖門內自堅壘勞々憂煎中和熊課經史
冰蘗復長齋寫經通佛理兒長家幸完瓜瓞見藟々
去年壽八旬相視但蔬水秋來憂我病竊恐弟先委
傷哉歲云暮天遽奪我姊奄忽風雪時永訣不能俟
銜寒赴其喪腸斷慟欲死然且棺未闔瞑目得相視
嗚呼姊今終當往見吾妣塵世多兵氛西方誠樂只
誰當寫遺徽母德冠鄉里

二月望後即事

春星破積晦圓魄當喜中坐候明月來日車翻在東
匪日而東升月如海日紅帷哉玉蟾蜍銜火垂紗籠
林塘無寫影照物如頑銅豈被熒惑掩抑亦昴見攻
嘗憶史所紀災與月食同方今事征戰旌（二事俱唐祿山時）
旗蔽長空抗腸疑戰血冰浴荷誰功

臘月十七日遣幼兒贅賀氏先二日雪深尺餘
是日大霽喜老年了婚嫁有作

曩年有痴兒三世累嘅子我嘅復逢亂生男憂患裏
苦無良緍師質性任頑鄙連歲大舉兵東書入村里
十六頎然長求室慮轉徙泰贅或可從深荷婦家旨
畫雀請開屏佳期當燕爾積雪今日晴車馬見欣喜
平生苦婚嫁垂老幸及此五岳多戰塵安能更遊履
庶幾心跡閒萬事足蔬水

中秋夜驟雨烈風竟夕

昨夜對明月欣言今夕晴牀頭撫新酒坐待圓魄盈
如何午雲暗漠々浮空行夕陽雖在西氣為風所爭
待月久不至益覺松濤鳴開簾欲滅燭蕉葉忽有聲
密酌寡談笑憂亂增孤情狂飆驟捲地乍恐山岳傾
蟾蜍既濕彩風伯胡不平々生中秋夜人境多變更
未有此風異旋摵如雷轟虔南與嶺東左右方加兵
得無早肅殺天為掃長鯨

翠燕行　戊午

清明後六日山居風雨有海燕百雙翔集屋

簷間竟日不去生平所未見也紀之以詩

年年紫燕來舊識雙栖處故巢今歲開但到簷前語花落風雨深春歸無意緒偶驚羣羽翔呢喃奏庭宇集坐披祍褷游燕將儔侶何由累百雙差池式鴻序億昔玄鳥祥其祥天所與有玉競投懷無筐覆多務感此嘉羽毛氣或開南楚三徑慙無玳琱梁烏衣一巷聊相許

紀春夏間事 五月既望

今春夢復噩憂亂方瞿瞿北風捲地來重闉翻太湖披靡適自黃蹈藉餘餓俘沿湘兵氣奪棄甲同奔驅長沙望幟亂不敢攖城隅庶幾縱男女猶及熱積輸分鑣各踉蹌數日始躊躇所過但不殺雞犬亦已無丁男被搜縛逃之同負趨可憐百千家竄適妨死汗夜雪見螢火載籌如烏簇或羨巖洞好那聞熏且屠其中寇貪毒安插千於蒐無端養此癰塗炭其何辜大師獲意外入郡空四衢偵探去漸還守令分新符名王侍大吏談笑環趨蹌左右賀天賜斯民怨竄誅監司與卿貳欣肰還故吾何以荷寬大屢 詔恩頒

殊況復惆悵歛討貸今年租私信有治命或者其求蘇云何扼邵陵計但守崎嶇野儲掠已盡餉路險且迂況復所請發尉卽加追呼飛檄督餉輓吏民憂剝膚妄議陸運便斗米錢十銖豈更苦梅雨無法驅耕夫指梅莫濟渴此事誠艱虞三軍數萬竈豈能雨粟餔良由閫外帥一切經畫靡武侯昔飾漢木牛兼流駒六出且不成諸君較智愚築壘尚莫堅壁巾愁須臾進退毋失援禍患時與俱搖搖漏舟內翹首問天乎

竟日

竟日寡言笑憂忽從中來所憂亦何遽坐聽蟲鳥哀大旱損河水漸欲揚塵埃六鰲力不任天柱如敧頹蟲鳥特微細巢穴同時摧蛟龍失威神羣龍司風雷將往訴崑崙玉門久已開枯魚翻黃河西極天馬來虫鳥則已矣蛟龍殊傻哉感茲微細言繁憂不可裁

筠浦寄藕芡二粉

秋池有佳藕芡實同時香山翁製爲餌寄我盛絲囊細揉雲母粉雜佩水仙芳上有優曇泉下有玉女湯

新阪試調和坐對松月光未兎魄獨享臨風裁報章
還邀羣侍從小集白鷺臯

武昌人還家信中寄得　王賜平果數枚

昔作都門客偏憐平果香匪亂數十年相憶成天荒
今夕北遊子函書返武昌解泡詢童僕且道行李康
作緘得珍果五六盛絲囊云是王所賜諭令薦高堂
懐𥚃意殷勤廻風助奇將香色幸未敗香觸矜初嘗
以予晴卜度此事兆吉祥圖欒似珠轉還照舊柴桑

擬古呈蔣慎齋學使二章

羲農去我久天地時一開哲人攬運會事欲兼二才
卓哉漢經術撥亂從秦灰迷者倘未明狂猖誰能裁
區區楚濂溪末俗增氛埃側身蓁莽中閒持天鏡來
望之齊北斗蔣山何崔嵬清陰幾千仞下映讀書臺
匪不勤仰止閶闔未可排依稀丹鳳鳴雲漢窺昭回

其二

丹鳳在何許常立西掖梧其鳴中呂律聽亦擬都俞
朝翔香案雲夕拯滄溟珠銜珠照湘岳所至羅全瑜
徘徊洞庭上重念蘭茝枯雲陽舊阿閣尚藉彩翼扶
德音被丘壑覽輝還帝都登必承世握臭味存歐蘇
白鳳冠羣龍拭目歌唐虞

香巖巖看瀑布 補遺

庚子十月避客入溈山慧和尚攜果茗同坐
巖下竟日

山高巘壑邃流泉貴在藏溈水雖得名源是香巖泉
冬晴策勝具尋磴披蒻田蒙茸四望偏屢涉溪廻旋
漸音及泉響久徑陟且沿到崖隔深壑瀑布當巖前
刪竹入谿谷綠淨娛坐眠卷覆若垂雲匹練相對懸
奔瞥震寒岫雪色搖諸天敷席面汲烹甘洌無中邊
飛灑為珠塵迸突成白蓮正如優曇華大亦車輪圓
繞澗碧瑤草紫藟絡其巔諸人競采擷若不聞笑喧
何必匡廬峯此地空萬綠黙然懐古德雷電裏安禪

香巖禪師坐禪處

長沙東苔舊岳陽諸六在太守 補遺

大地如沃焦澧蘭曰方穀岳陽千頃湖相望嘗憒憒
為郡彼美人移居屢謀卜云何至江潭鴻藻警心目
璽書既不徵離騷醉且讀粲粲元道州君子亦已獨

明月到柴桑風義起衰俗清陰愛古棠白頭期汗竹
匪七身外名何足奉陶淑公才固自珍天意太儲蓄
坡仙今蔑秋千古黃州菊

榮木堂詩集續編卷之二

楚長沙陶汝鼐燮友父著
同里後學吳嘉驥龍媒甫較
男之典 之釆 之巽編
孫 炌 煊 煸錄

七言古

歲晏候旨潯城徐漢仙自湖上來過草窗逢雪 甲午

霜天損河風日枯潯城漠漠如幽都東轉我翼不得去懷人夢到湘江蘆蘆中之人每長嘯直鉤久下烟波釣鱅聲夜過洞庭南好雪相隨入湘照刻花剪水作瑶英岣嶁洗黛江無聲與君共喜浣塵面往事不須重淚揁更闌秉燭命尊酒聽雪還邀雪窺牖取子落花秋月吟且對寒光辨心手願敎積素三尺餘罨塵暫淨如山居快哉此雪落未已氷花勢欲封人廬君思湖上蕭蕭屋我亦敲氷憶寒谷同是無家但有身歌來感慨逾琴筑那能僵臥不開門忍凍登樓看嶽麓

謝遠菴和尚垂壽長篇元韻

塵塵劫火扇嵐風記莂雲枝自向東古竺先生神鼎松錫來再慶山遺逢孤高秀出諸蘭叢馬駒所踏無喬同紛紛時見邊與中羅扇仙人障面紅真如秤纆情識封我生若繭愚且庸皆然眼底妙高峰海印夜發江潭空南宗割據邱與鄽虛張帝網羅飛鴻誰知真子心恍恍傾湫倒岳呼蒼穹湖南白社推遠公時聞吼喝開心蓬神山佛日方朧曈入門無門安所從吾儕潛泊禪醇醲被君收拾商與宮天到非非想亦終百億文殊智不窮

仲冬二日鴻山閣上看雪對慧公作

霜晴坐眺鴻山巔山高不寒搜巖泉有泉瀑布如飛雪移置蒲團向清渦夜來山雨故奇寒真成玉戲相盤桓樓勢出峰峰出雲皆然銀界天無分萬仞山頭孰賓主盡日凭闌對瑶圖灝氣紛如驥劫前身心淨妙香凝然我看小塔莫飛去（山中有飛來小塔）此是我看雪半天

毛子霞臨禹碑縮篆刻石大溺山以墨榻見貽

并索和諸公詩

河圖用七居南午龜負靈文作書祖大別一名龜山南嶽峰頭治水碑坎離交孕文中古七十七字竹書前萬八千丈朱陵天嶽靈閟秘徙於麓飛來壁亦封蚊涎毛公治詩兼治書縱觀禹蹟搜蟲魚披蓁大叫手摹畫蝌斗競落神有餘載過湖心照江水蝘蜓靚龍波不起靜中鈎勒如印泥鬼斧曉巇透生紙攜來大別逐青琅蚊螭小縮委橫陳有如九鼎夏初鑄萬象攝入爐冶新此事非關巨靈作子霞嗜古思河雒龜峰還似負書時七々衍圖立白錯勒廻南紀莫滔々千載

江皐扼衡霍

辛丑仲冬朔寄懷趙洞門中丞

廿載江潭損風日高山不騫常崒嵂餘陰隱々到柴桑寒谷無春望春喬々雲三素露三花圖圖新闢北斗務獨奏后衣還殿日兼圖王會負扆時當季圖濟豈須經磊落如公晨有星道在巖廊懷丘壑每思玉貌猗亭々比來交臂佳公子閣下絲綸眞世美黃髮高蹤漢猗園紫微繼踐唐蘇李故人萬一無可憐大雪不出餓相煎縣吏騶兒赴徭役愁中尚賦停雲篇餘生感激發新數伊呂古來皆大年願看賜杖踏南嶽爲公抱甕營芝田

樂蔬園柑子爲釣浦賦

主人種樹爲秋色客來正值霜滿林々中好柑種非一景々厭枝々欲沉江北江南柚似瓜洞庭朱橘勝朱華此柑數樹道兼有大小㮾爛成秋霞君能愛客還愛柑飲時一摘供微酣龍洲木奴縱千樹不及君園十餘步金玉氷霜表裏間天寒木落開心顏

西山行

西山舊將久不服高據嶢巇最深谷絕徼孤懸楚蜀間中原已一無泰鹿何妨棄置守其偃以逸需勞佚竊蹷一旦張皇大用兵仰攻四面如緣木轉輸巇檄百萬人風雨雷霆驅比屋正是蕭々寒食時長沙一路從軍哭拋田應募五千餘項刻民間空杼軸大吏轟々小吏愁奸胥更喜剝民肉紛々孺子歎仳倘我亦沾襟道童僕此去死生那得知更番且喜還家速僕夫垂淚向我言人力如今賤於犢西山上天下及

衆預覩步匕石磨廢頼日炙真渴欲僵百錢買菜籠
一擲搖尾便墮萬丈崖死者還還勾揖膺泣談未了
催櫓來增夫更徜巴東陸巫山三峽叉崎嶇魂魂初
收登堪復吁嗟再遣誠爲難毀竭竹枯慘心目講天
蓬高溯不圖六月癸匕書此竹

四時讀書歌

春日讀書元氣多左圖右史春風窩生香不斷研磨
暖萬物於我真森羅興來獨往溪山上振衣溪尾何
其曠夜深歛坐月照花三十六宮春一樓

夏日書城南陸長竹風荷露深柳堂流觀山海不覺
暑頓令此意通義皇秘笈幾篇函在枕琅玕簟展還
忘寢頼它氷霜淨聰明醒眼者人何朔飲
草閣讀書秋日清敲金戛石和商聲鶴翻松露夜不
睡北斗靜對孤燈橫桂花滿牀何必掃晴空亦覺秋
聲好薄醉長謠望白雲始信忘憂不知老
冬天愛日下青轉一卷歸藏坐鹿皮煑雪敲氷活榾
火呵毫細寫梅花詩一窗明靄自可惜且喜寒山無
俗客更借蒲團轉法華微言已絕何曾絕

夏日王仰楷都督偕立上座乘画船至汾湖過
墮長公遣人相招作采蓮之遊即事

六月湖天涼有展洞庭倒漫羅興發將軍画舫若蓮
葉張帆載酒尋荷陂邀我不辭胃赤日食看鴻鶴循
江渚舟中供具無不有茗椀香爐金屈卮牀頭寶刀
伴琴筑中塵硯匣光琉璃水高還落花難出載此木
蘭信所之采蓮未得逢村柳繫船一對高僧碁展殘
潑墨酌我酒爲君寫得秋風詞雨過微月見山影荷
香靜透氷綃幬愛客自憐青雀舫涼人無用白龍皮

明日乘風逐陽羨溯洞更傍佳林住謹肰躬櫓獲兩
鰻雞羝先烹雉與兎垂釣任公舊有磯相留還者園
林樹人生此樂豈尋常歸到草堂識未足王濬樓船
今已罷陳蕃下榻非無數聚散何如湖上雲英雄大
好兼禪悟

鶏樅油詩

鶏樅只是滇南草洱海南荒亦瑤島萬里函來書味
枯定擬譜甎磨菰老誰識鶏樅卻自腴往所見者皆
其邪南人頗解食精液亦若花露相蒸濡玉巍蒸雲

香汁落融得珊瑚比酥酪皆以金餅遠寄將信然齊
複開新蒻正須小宴王方平珠盤一蘸麒麟脂

壽郭斐翁七十兼勸還家山

斐翁今年七十耶望君别島如潮沙上善若水等空
觀老子猶能隨處家當時弱冠追麟武廟器灊渟秀
芝宇早為選部尚書郎才名直欲齊蒂愈冰雪肝腸
吐五絲為人偏熱六深懸水鏡衡文旋建節孤忠不
忍天柱欹幾回相見縱橫淚幾回变黖風霜字捲邵
陰符着衲衣坐上蒲團圓鏡智金鱗透網便能飛一

禁浮家盡采薇嵩少麥山信行脚洞庭震澤吟秋聯
總公匡牀弘景樓時賢欲拜不得投詩神墨妙滿天
下得者大率皆高流洛社居然舊司馬桑譯學道真
灊灑金剛稚子與丹頭便是本來忠孝者身留光岳
氣河山仙佛團欒奉老頑自向總山來往後窺君一
念萬年間一念萬年無量壽獅香遊禮寒芒宿故國
梅花三百株望乘黃鶴歸雲岫

寄吳既開

晴雪淹留湖上堂對君岐日冷肝腸别後青氈復逢
盜荷君更寄新球琊浮沉雙鬢十餘載悵望潞沱若
天海石公還家退老來聚頭說到心顏開延陵先生
足遊歟酥釀喜見生龍媒頭角嶄然繼前美如君應
復生才子遊思春及讀書樓千尺龍鱗盜聲起聲飛
郢雪自孤鶱同調知有青玉軒年來開更入譯喜老
我不見勞心現有客自潞過五柳相詢不忍諸良友
敢是吳郎欠報書數行匆率愁矍玖屢剪湘雲寄未
成此一片雲知到否

九日梅開綠萼詩

池邊門右有野梅三株昔從灌莽中拔存之
佰品耳今年重九忽報一樹着花垂取視則
花差小而萼變為綠明日左右樹皆有二三
朵品目頓易不關雪而驚秋若栽荷而抱玉
矣嘉其善變乞爾一詩

寒香嶺上梅秋色籬邊菊各總冰霜心相望間滕六
予家五柳西梅樹映林屋參差若三珠禁落往始禿
如何尋菊時遠報梅花發走看南枝幾蕊開疎七忽
七點如苔丹砂未化斑耳貫碧玉函盛絳雪家誰染

秋衣將栁汁早爲春服用荷裁紫系好記佳重九尊
綠仙人共泛杯

冰雪行爲盧撫軍作 癸丑

同雲凍獄湘波淩鼓角無聲天聽靜悄聞旌節按湘
南驄馬眉冰路登堪十日峯帷行雪裏津吏尚眠公
早起屏除騶從絕逢迎油幢幕野烹藜羹爭看湘毘
王沙築都堂昨夜支屏宿爲求民瘼不辭寒更入爲
陽雪未關山城郭外蕭〻寺獨對禪燈發吟思此中
雅愛有廉泉冰凳小酌還暢眠豈無鉦鼓旌旂迓湘

岸願公珍重納宵旰起屏八座方相勞鈴閣訶毫旋
入告盧公原是救時人天工人代卽行春君不見分
明天意春斯行玉塵滿路鋪瑤英

天目山募米僧乞題冊子

天目之山苕水出代是入天眼目處玉林尊者天人
師獨立孤峰幾年住佛眼還須法眼作有如日月爲
天目金輪帝釋欽其風雨度丹書責嚴擊蒲輪不坐
〻蒲團歸來不道孤峰寒秖今海衆歸苕水湫齒過
堂常爲指剪髮闍黎願力弘遠向湖南乞餘米空將
佴值周盧陵十字街頭厥角崩誰知施供眞功德于
個凡僧一聖僧喫諸人要識聖僧麽天目堂〻老趙
州龍庭應供便歸休掌中鐵鉢都無底消得眞珠萬
斛投

甲寅臘月夜風雪大凍木介而折翹楚如截肰
水流不凝殊異也

烈風投木山夜崩介兩立者冰枝〻寒塘無凘獨木
凍木靡水抗天如弄素冠截雲默無語頓摠稠林作
平楚鷙鶴鷲飛凡鳥啼高枝易折卑難栖四山獨有

虬松好鬣〻髫鱗震米草從今種樹須種松長畱鷙
鶴辭凡鳥

山居永夏偶簡得陳松茗瀹之香味不損喜而
有作

山居盛暑瀞無求瓦碗清泉日自休今年苦雨損茶
味梅山薪蘗無茸鈎（梅山茶早摘者名茸鈎）春來避亂摘風好
乍貧亦任餅罌羞偶撿書簏得茶鑵上題松茗鷙雙
胖開時片〻見沉綠瀹之尚覺香磁甌記是前年祝
公送淸者之皃餘風流髣〻細若有花氣曾摘茉㮶

相珍收三經梅雨味不敗誰信此物能久畱豈亦有
神護淸供助醒老眼恣賓搜我今頑懶書亦散永日
坐卧心悠〻松聲滿牀啜松茗風生兩腋懷丹丘

烈婦行

柯氏字蘭偁泉州人適江子騰龍十年有女
伉儷敦諧丙辰秋江子涉洞庭省父舟敗而
溺柯氏望其歸櫬痛垂絕從容禁臺自經以
從地下奇節也一時作者共哀之

老人對書如宿酲豈有氷雪娛聰明駭目新篇一相
淨有友寄我烈婦行柯家女史名閨閫紫電青霜碧
羅幕江郎將種劍生花玉柴齊看雙〻琴十年伉儷
宛琗璋違矢還期射四方豈知湖上風波惡天吳頓
挾龍飛翔悲風吹返芙蓉帳郎乘白馬秋江上傷心
大叫魂歸來絕後重甦擬同埜登〻築臺如望夫拜
辟姑舅捐女雛升臺自經且含笑送者腸斷天昏愚
怔哉洞庭曾有龍風鬟雨鬢不相從生死雙龍今比
翼雌者犄〻何從容應乘雲氣洞庭間淚染君山十
二髩爲穠更作湘江廟千古蘭斑似竹斑

墜沉行

丁巳六月廿七梅山桃江之山市巖居數處
〻蛟出暴水崩溢漂没者數百家兵亂以來咸
恃山隱而返有墜沉之禍異哉爲詩以識其變

隨山刊木是何年陵谷寧知幾變遷亂來獨有山深
隱欲崎險久安巢眠梅山桃江遠戎馬桃花聚落尤
喧闐山樓自古夾高岸中明匹練爲平川今年盛夏
憂恒雨兵來肆掠無安屋乍驚黑蛟走雷雨洪濤夜
半齊樓贅夢中人屋如瓢墮頓令兩岸無據纏謹言
何似梅山巔區〻種粟懸巖泉誰知同時亦蛟起幾
處林麓皆崩騫山高水深殊不測枯魚宿牽投窮淵
驟蘭此事但咋舌生殺豈不由蒼天〻生蛟龍作靈
物神者始秋離淵田於今竭澤數千里爲霖不得徒
洞漩如何乖龍復私逞得挾雷雨沉由拏驅山壑舟
雖負力覗龍蝘蜓方晏肰呴嶁禹碑今尚在南岳治
龍豈不專吁嗟乎誰失其據民顛連

看雲 七月

高雲離立奇無匹叠若界愿薇斜日迸出晶光四五

行祿以黃金豬如齧蟣蝨漸破日漸流雲葉貼天還自浮倚杖相看不覺莽笑攜猲崔同歸休

自題小影

二十年前沔陽王生來長沙再寫此影貌之以山居之服鬚髮尚未皓也頃經變亂年已八旬展此對之與我相多不似矣因濡筆自題憶昔林侍郎光佳薦予爲同考官其評曰董子之稱侍天人賈生之通達國體某何敢當豈知晚逢禍亂蹉跎至老謂是幻耳眞又安在哉

這漢有心不可寫倩人寫眞々更假一生何處是吾眞惺々天然平旦者文章事業小名場慚媿當年稱董賈枯髯白盡八旬來自省此圖如客也孔顏意思渺蕭疎綺皓衣冠騁朴野後人須肖此窮心莫認皮毛只風雅

繁憂行 六月

大軍深入炎且蒸五谿逆挽不得升千錢斗米赴程限煎熬雀髓供饑鷹眼穿石田望秋熟百萬填籝先飽鷹大戶憂生小憂死啼號豈徹蒼天耳粉已逃卒又而來分掠南山北山裏公然爲盜殺且焚一日幾發十數里湘鄉豪傑饒有兵吾村亦仗耰鋤起六月廿六邀擊之委棄弓刀散如螢前途復聚未可知田家暫得謀蔬水惟哉兵減餉益增胡爲乎不飽諸軍逃不止

題金生畫卷 胡和子索

吾聞金生落拓不得意衣敝履穿工墨戲昔年作客長沙西塵市無人可交臂胡郎邂逅若平生酌酒相邀意便傾索取剡藤長數尺疎毫濡墨縱橫不[illegible]雲山畫花鳥春蟲織々爭春草頗意吳中設色新但棄松煙亦能好展看秋颸氣若增堋然辣筆爲蒼鷹蜜蜂蝴蝶生情性著眼誰如杜少陵

初秋送煊孫應試即圖北上入太學投謁寶親王

我昔挾策遊京師六堂士貢皇路夔司成錄文奏天子驟欲用臣々謝辭草鞋應舉還歸楚燕驂後爲楚得之東南名公半師友每云珍重當昌期昌期既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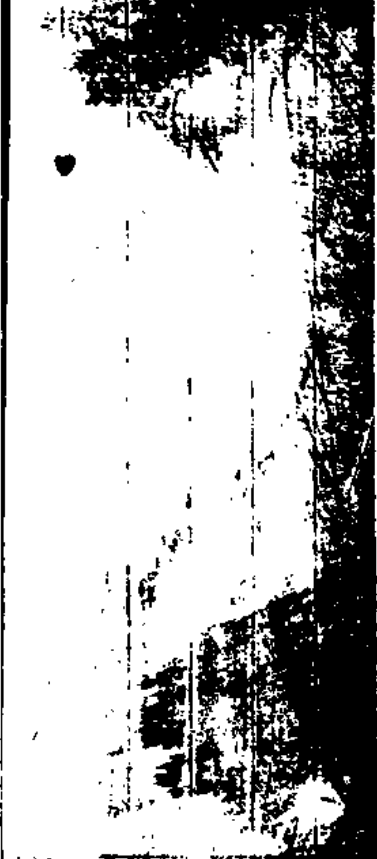
得天步日遶移浮沉草菅四十載崔嵬澀盡松巢鵲
如何老眼到今日見爾重賦辟雍詩槐花黃接桂花
陌雲路還尋傳時迹不肰直借羊犄風天上橋門亦
咫尺詞林鏡鼎事韓歐梁苑穠穠展詩易鄒莛要當
敬此身莫須久作王門客報罔文章我所慚東堂驗
取題名石（昔明衆第一春前題名立石于率性堂閣今尚在）

蒲州將藏中有關夫子画像題日五十三歲將作近年張中丞發之其子江華令刎即能摹寫長而被公夢授益眞每齋沐敬寫以應求者英靈如在肰與世所傳差異里人得之請爲贊矣而系之以詩

關公遺像滿天下鳳目長髯面丹赭衮冕晨由後代
增古來只画兜鍪者千年此像乃初出得自蒲州更
傳寫ヒ時記是五十三建安之季紛關南公威久巳
震華夏轟ヒ虎氣騰荊淖華髮蒼髯漸如此中原未
遂應肰ヒ但疑史云而熏聚寫眞今只如初酣耳輪
隆準點疎星風髯亦異常丹青江華縣令張公子夢
帝敕之傳此形慿啻今日復何日湖南三郡全凋零
眞身特現或有意且驅猛獸除蟊螟

薛方伯尊公舊衡州別駕公崇祀名宦詩（代）

高天之内五岳擎西有古華南有衡者臣出處關氣
運往ヒ奕代鍾精英庶幾古道見羹墻尚聞清廟歌
民生遐哉薛公古遺直岳降西秦仕南國河東世美
起鷟鷟别駕宏才展勵翼當年封建困衡陽荷公佐
郡循民力畢藏抗勢絕脂膏滌鑑論文多拔識餍閭
䋎綬兼諸侯峽上程材領專敕星嶺渝州幾十年楚
人猶淚墮碑前　聖朝鐘鼎新拓捲錫耤千今神在
天神在天家邦秋祀兩龠肰士元雛鳳纍巴仙此恵
俎豆增精皮藩臺麟武接星麗頵君相業當綿ヒ羣
工仰止歌以傳迎神七十二峰前

愛日堂詩集 卷之二 七言古

榮木堂詩集續編卷之三

楚長沙陶汝鼐燮友父著

同里後學吳嘉驥龍媒甫較

男之典 之采 之巽編

孫 炌 煊 煓錄

五言律

晚春赴陳長公約 閏三月既望

久奉看花約晴香貴晚旬兩年前度客一日闘殘春
竹塢異名藥茅堂高碧筠誰知好親舊相見正如新

其二

風雨留花事晴園腹有春衆香迎步屧羣玉粲書紳
邀覺林塘密偏令魚鳥親莫言來太晚明月正宜人

春雨松竹菴閲五燈纂溈山小志

三月春寒重孤峰夜雨深淨隨傳法眼閒寄著書心
自足勞香供淸機轉妙音誰知枯槁裏祖禁爲森七

出溈山路

侵曉出巘岫漸離高處寒霜輕煙汗湯霧重日艱難
屢渡疲香水孤峰愛雪巒如何情未竭新意在蒲團

初秋爲孫天折不勝慟惜書以寄淚

晚歲含飴切諸孫汝第三讓梨閱幼節弄筆喜初諳
豈意成殤子無詞慰長男捐膺時一慟老眼未能堪

其二

定兒彌月後憶汝報生時兒不成殤折汝今同夭悲
愴懷栝一葉留影石三芝蘭玉孫來貴天乎敢致疑
壬辰孫與定兒同舉定兒數月即不育

移石之二 石爲先兄巨川所遺

自笑庭階小還容片石橫蒼寒存世丈磊落億先兄
在晉嘗沽醉遺秦未盡坑天如憐偃蹇留與對泉鳴

野行將登貴牒峰 戊戌

亂後春無賴依然望可憐含桃花豔薄新燕子聲譏
世事皆投壑人情漸向田明朝峰頂上應得藉雲眠

湘潭周子麓起以詩見投并貽郭幼隗書著盛暑作對讀其松下草走筆贈之

快讀新詩過周郎妙少年臨風吟擘楫勝雪稱如船
世熱何疑暑才貧未信天因君思南郭人鏡抱湘淵

苦雨 辛丑正月十六雨至三月廿七始霽

終日坐愁霖三春寒色侵天如私二曜物豈向孤陰
花鳥時俱暗山川勢欲沉將無連漠北哭國漠同深
時有閩變

其二

歲不乘陽令春全入雨聲天心何苦晦器界自妨晴
屢見商羊舞難期蝃蝀明瓦盆時貯酒默坐對黃鶯

永日 丁未 衡山

永日江皋寺閒身世外懸差池看燕燕混俗寄魚魚
雨後田歌喜風前梵唄疎有家非不憶蕭索似吾廬

客梅山報恩寺

老矣勞爲客蕭然成近春怡柯尋古度供饌精新筍
孤調寧求和芳年且易陳溪邊久凝望雲黛崴嶙峋

中秋夜王仲權酉坐紗帷看月

皓月纖塵淨不知秋露冷皎然臨藻鏡虛若坐琉屏
桂近沾衣馥尊開帶劍青稍疑王子晉笙隺下空冥

劉和徵年兄薄遊長沙握手淒然書此爲別

落落諸兄弟餘生尚見君蕭然彭澤令隱矣漆園文
古道綈誰贈浮名研未焚孤愁遊事薄寄片嶺頭雲

和毛子霞居郢中作聽雪樓徵和原韵四首

古雪尚在郢新樓誰解聽綺疏依碧落沆瀣近青冥
澤國蕭條寄山陰夢寐形那知卧百尺不待獨能醒

其二

靜穆生聲響高寒異眺聽蘭臺風再起雪國霧難冥
信美鴻留爪敦煩雀駐形浩然清發後千載得同醒

其三

龍賓蟠匣硯烏重壓尊枝有閣如山靜無朝不雪奇
幽聽生萬籟璆句幻多姿信是圓通耳前因在郢詞

其四

亦似濃林屋何青綴竹枝處忘堅白解但覺色聲奇
天際蛾眉想瓊樓燕坐姿主人專作賦宋玉讓修詞

戊申元日新樓雪霽

絳螭對香焚傳觴曙色分殘年偏積雪旦日正開雲
情襟花垂勝瓊山玉立羣春來新小閣早得倚晴曛

二月十四日驚蟄對雪

已是中春候連番雪未休花將梅辨學草并柳絲憂
碧落風前晦珠簾霰外疎壁龍今應醒銜得火來不

遊開福寺

永日荷香路開來到梵天劫成金布地輪轉錫疏泉
建刹千尋竟登樓萬象開空悲舊梁苑道碣記當年

登潮音閣

晴江曠野望得意在斯樓目擊心存道人閑景向秋
蓮花藏世界竹與幻羅浮便是滄洲画寧須顧虎頭

雨夜再詠

明月不來映蘭葩在室鮮為乘天地竊冒乞雨風憐
碧蕊開如琢秋英落似全未須論九錫聊與共芝田

昔人種花有花九錫之目

萬福禪林夜坐

香臺見鬘麓此刹冠江城西竺天非想湖南地絕清
蘭龕浮岳色竹籟護經聲幸得分禪榻高僧不世情

其二

竹樹陰濃處禪栖曲徑深泉香常在室多寶自為林
論欲師龍樹談應待虎岑蓮花原不染看取到無心

郊居初闢時喜香櫞二樹獨存歲培壇之益茂
今年結實纍纍常盈几榻間因有詠

正奪枇杷翠偏凌橘柚香劫餘存兩樹秋老實垂堂
帶葉敬輕摘流蘋恰滿裳歲寒疏尊木應得冠南方

其二

修幹若琅玕高香柱後看天球黃玉琢星海碧雲攢
慣歷東籬菊將空楚澤蘭可憐青玉案常共讀書寒

其三

殿秋論碩果無物競芳妍龍月入懷袖沾霜覆簡編
木奴慚變地金友媲同天最喜今年勝盈牀百顆圓

除夕凝寒積雪者二旬始霽子侄諸孫環坐對

老友劉止臣兄飲有作

寒星照除夕春氣逗浮盃何意齊年友能乘積雪來
尊應傾北斗賦欲補南陔試聽田家鼓梅花亦被催

大暑日久晴憂旱夜得雨喜甚明日行田間有
作

甘澍夜來好西疇猶綠霽縱觀雲似稼真覺雨如金
抱甕機還息垂鉤意在深新蟬偏助喜步屧到蓮潯

陳筠浦以所刻二栁堂詩詞見寄

寄我栁堂帖深知筠浦閒格言登座右麗句補花間

筆陣原通劍詩情每愛山如君不無意雅事旨相關

暑中聞王悵人被繫

咄咄生長歎斯人亦被羅雪腸空熱沸暑路更蹉跎
虎豹關誰守龍魚服自訛痛君從痛定洒淚望銀河

久旱

不測乾封意真同火宅觀地乖千里赤江欽百泉乾
逆我愁枯肆憂人想灌壇爲閒消檄下毛髮得先寒

久旱得小雨之二 其一七言律

火雲終日熾天澤幾時通箕畢殊途好雷霆不奮庸
催租潰正丞閔歲楚同凶仰屋人皆歎無詞慰老農

清明後得雨不對

幾曾春喜雨今夜聽猶疑簷溜枯難壯爐聲沸易欺
爲魚山客夢布穀老農時願得來朝看寒寒水滿池

曉雨 二月廿五

聽聽敲隱雨殷殷度嶺雷未須愁破塊莫但濕條枚
想像爲霖勢安排布穀催野情原用稼顏共老農開

六月中旬寒雨

六月脩脩雨熏爐且炷香一春俱竭澤深夏不恒暘
大布衣悄薄輕紈扇怯涼嘉禾方可念莫更失金穰

汾湖原上觀陳康先伯仲騎射

愛闊近山堂連騎射滌場和弓裝秸綠嚆矢縱飛黃
雲裏鵰應怨風前鼠更張五陵諸貴介誰似爾騰驤

贈康先赴試武闈

投筆師孫武趨庭事孟公射惟能貫蝨文應薄雕蟲
紫電新馳路青雲舊澤宮翱翔看此日楚國正雄風

八月十七夜月明命胡師周甥孫鼓琴

十七月復好清光入暮秋抱琴方有客秉燭不須遊
露細芙蓉冷山空桂樹幽耳根今夜淨一奏似鳴球

甲寅正月十四避兵逢狂風

新年再詠雪又作大風歌箕好恒懲象潮枯更損河
不疑生蕙草誰欲護松柯此去誅嘉遁春風舊有[illegible]

二月初四風雨夜風益烈

柳蘂幾時綠春寒日日風如何勞戰伐將欲廢田功
凍谷無啼鳥昏天有亂鴻不知晴早晚還得采蘭叢

過平岡先母墓下

日光爭雪色春氣動冰澌壁凍遲驚蟄村深隱伏雉

迷人多問亂踏廿一衛悉且就小菴飯香蘸正午時

籠中小鳥

羽族亦何細第籠郤自疎猢猻初不碍啄粒豈須餘
燕語矜同棄鶯求誤入閒一枝終不忘縱爾出簷除

山居

且為愁風雨非徒聽鼓鞞寒遲春草綠晴誤早鵑啼
送菜勞隣叟扶笻仗小奚畏人多識雨背立看雲飛

洗馬

白馬泥常滓清池水乍生玉花停自照金勒卸還鳴
落鷀聯同色題聰敢竝行道人原畜驥不羨飲長城

謝仲吉別十九年過草堂中秋置酌

久向郢西別驚從湘上來子卿應白首謝朓固清才
況值中秋夜重銜季雅杯恍然今夕醉亦令月華猜

入同慶寺

戞石傷巖路淙七下瀨泉湧矜垂老日更得上諸天
萬葉正黃落羣峯時白煙不辭朝雨裏輕策就叟禪

宿同慶聽界上密印

客寤聽初鼎嵐開梵韻清雨深聯榻夜天放入山晴

踏悉發背上聽松落澗鳴幾廻林屋處吾欲乞鄰耕

十一日立春大雪

十日元方起湯空雪片微孚盤存野酌綵帖糜填詞
不辯雲同色聊歌酒介眉但憐鶯至晚到處損高枝

十三夜雪月

簷楹快積雪新月來初更掩映白雲白偏增清夜清
數峯迷玉几衰水借瑤英為憶喧囂鴨何人入蔡城

小舟入瓶

春日愛江晴空香兩岸生新蘆搖翠羽古樹囀黃鶯
木逆歌風力雲翻說世情不愁沽酒遠未晚泊渾城

殘臘恠風折木垂盡木介而池不凍大異 甲寅

歲晚雪奇寒剛風賸萬巒有巢驚剪伐無竹報平安
木抗偏難凍山平若自刊謂天真不謝搖落異入看

齋頭海梔子花

亂後孤根好還看孽蕊芳十華薝蔔小尺幹海棕畏
一粒超於柰兼旬鬱以香佳人爭飾鬢誰念鬪風霜

缾中海梔

複七陶缾裏臨牕宛靜嘉山梔猶見詠薝蔔是何花

來應從青澥看宜歸絳紗萬熏兼雪白對僧室非遥

秋日

未斷東坡肉還宜蘇晉齋兼旬甘草具垂老苦生涯
市近庖厨冷囊空嗜好乖閒身似鴻雁且貴稻粱佳

古梅和尚送到芙蓉茶三首 甲寅六月

寄我芙蓉蕣深於避暑宜出雲茶鉢袋前雨嫩鎗旗
新到叅堂後當機撼樹時莫云無義味烹此聽松風

其二

岳茶殊不勝新喜瀹芙蓉正味雪山艸涵聲碧澗松

寄時方六月來處自千峯珍重將消渴勞師費短箋

其三

世亂澹無味村深睡亦濃水晶塩尚少安問蜜雲龍
是時塩阻于兵 鶻舌非關剪鷄園自解烘枯腸欣乍潤得句
報芙蓉

正月十九聞警小舟泝奇溪而上

春來日々雨又後見干戈戟楫喧舉艇橐裝藉起簑
逢人皆錯愕望宇得經過未消愁昏黑搖々聽沸波

避兵倒座山菴逢一心

村徑深晴綠山菴小隱閒孤峰松自拔平壁岫相寰
避亂翻遊覽逢僧便頓顏不辭香積飯粗飽竹應間

村居立夏

亂裏三春盡村居四壁貧田家偏寂莫逸卒大縱橫
屢數圖書散除憂荊棘生天乎如大寤夜豈見欃槍

新燕二首

新燕試新晴雙々瓦上行小翔心自遠初學語還輕
綠梯微曦淨青簾乍捲平相看舊梁棟猶見賀生成

其二

雨厭青梅苦晴欣紫燕成寧知江海溯且信羽毛輕

碧玉筐初啟烏衣巷乍盈飛々何太喜相對話朱明

苦雨

不獨傷恒雨村々說土崩松危將覆壓水怒欲憑陵
共道乖龍出還聞戰馬增背江如有陣諸將且飛騰

詠燕

何物親人鳥呢喃話晝長髭樓張節度深殿漢昭陽
豈爲忘機近偏能人夢祥至今相秪待文杏舊巢梁

穎客至山居以其管書小卷乞翼兒 五月廿二

今日又愁雨門前泥將來欣然濡紫研不惟破君苦
透紙猶矜腕揮毫自惜才疾書成小卷乞汝亦優哉

初伏日報姪孫衆子 六月初九

林鍾方六月夏至正三庚率壁便疎放克鬪報達生
謂孫蘭再葉信我木常榮明日長松下圍棊赴茶荚

中秋抱痾對月 是日長兒遠出

不分中秋月睇同屋裏看心憂衰易得世亂隱難安
藥憶雲英臼歌存㳟露盤況憐遊子出相望昳闌

憶長兒去荆南久不得家報

念汝非遊事驰驅正路難荆江嚴壁壘秋暮早風寒
極目鴻無字關心澹有闌家書何不達觧慮到千般

病後荷觀察祝公府人參書問

瘦骨難甘卧厭然開素書勞公損珍藥寄我到寒廬
上黨將名貴中州古道餘應知比丹餌早晚從瓮蔬

十八日遣翼兒就婚雪舞志喜

晚歲復生子餘年喜見婚亂猶存禮數債漸長兒孫
雪霽雙星渡雲開百兩門老人皆任運對此亦欣論

山居坐雪

雪裂竹聲西山禽凍不啼破愁新酒友索笑古梅妻
齒力衰乾肺胸寒怯畫蠢老衆詩興在更擬杖輕藜

山家以翳雉見貽

豈是中牟異來茲彩雉翳偶承山叟送能與隱居親
繡羽斑襴滿雕籠出人頻不難相縱去飲啄大逶迤

其二

山禽誰所畜毛羽惜空華雖驚階前食殤難竹下文
詩題新照鏡扇影曆穠雲恠爾安閑甚離奇不自分

晴牕對梅花

獨自窺園去横塘見早梅日光融玉燄霜氣綻珠胎
清淺偏臨水高寒欲絶埃應知真晚秀全不為春催

再詠天酒

神澹長忘飲新醅不肎玄非關丹荔濱徑似鬱金煎
瑪瑙餅甘露臙脂井醴泉如何相鑒賞吟酌荷春天

七月廿八九烈風寒雨

那得不驚秋風號萬木愁飛濤松捲地惡雨稻爭流
且未辭紈扇寧知理敝裘蕭寒北牖下獨坐看吳鈎

喜雪夜得月

雪後閨欒月寒光浸敝廬有時通碧落非想入淸都
聰透虬枝畫斜生鳥跡書不須金粟火看浴玉蟾蜍

悲建孫

理遣非無力心傷且自捫云何八裦叟慟此一齡孫
泡滅懷中影珠啣掌上痕再來還得否應記幾句恩

其二

來去亦何疾吾嬰良可嗟幾看弄戈印遽欲委泥沙
幾日絕談笑從前總謬誇下殤應不哭聽哭夕陽斜

避兵止導蓮菴

倉卒得危徑欣言僧有廬開門拂塵席洗鉢剪香蔬
驚怖猿難定高閒雀自如何緣分半榻猶共夜聽虛

夏雲

喜霽還未夏看雲失翠微插天巖岫立平壑層城圍
紫石難爲黛裁霞幻作衣映池兼映秋相惜坐斜暉

五月寒雨久之

不惟多梅雨長寒異夏陰千峯常霧起五月信江深
扇豈辭秋匣裘偏緩夜琴好將金鴨煖一慰痒人心

久旱對月碧天如洗

可惜淸輝夜闌干歎息凭亢暘人盡苦明月爾徒悄
野偏陰何在蟾蜍渴豈勝願言從畢好一澍洗金繩

八月廿七連日大風寒堪擁絮

八月金風厲心知歲早寒將求新帽絮莫惜幾壺餐
晚節貧陶令衰年漢幼安亂來涼與燠真是問天難

己未誕日

切埃知誰救年高祗自驚嘆予八袠老荷父六旬生
天地多凶象君親餘幻身葉榆陰幾尺更得俟河淸

消雪

快雪不妨積新晴且欲消玉烟生易暖珂珮點難搖
溜漸添芳井空微辨碧霄如何勝聽雨松響在茶銚

元夜對黃二容小酌將別其母遠景陵

滿月得元夜迎春正十朝總稀漸有恨對酒故無聊
玄象何多變方儀莫更搖惟君辭老母亦欲泛輕舠

聞長兒拯鄂渚北發 二月五日

幾日風帆便傳兒拯漢陽豈能終遠父非用利賓王
春草愁陽羨危途托驌驦鳳王賜良騎逕七京輿浴莫似
九迴腸

念長兒自漢陽北發卽逢久雨

鞞鞸當春月長征匪武人方隨戈馬隊正值西風句
雁濕行應緩花寒信未真遙知遊子淚無夜不沾巾

花朝

日〻愁霖內無青上柳條離憂傷草莽寂莫厭花朝
火近抨初熾燈如葦更搖不知天地裏何處着漁樵

贈香山住持蘭畹

荒城非今衞古寺有香林久冷蓮花漏新成杏樹陰
湯休詩起病惠遠社招尋莫謂無真印雄慈是祖心

五月朔日得長兒都門家報

迢遞河南北離憂景短長置郵欣有託書到信無傷
湘雨雜賓月燕雲舊帝鄉一函家國淚誰謂慰高堂

田間偶成

老農非我事嘗喜步西疇穎粟迎秋好車篝待晚收
稻香花細〻塘靜水油〻鷺說山前後東風乍長蠶

中秋白露逢雨

白露逢三五陰晴向晚分秋中今夜月雨下片時雲
厭聽南人反驚心北雁聞敎童頻剪燭孤酌復何云

十六夜雨

白露中秋月秋中秋未分有兒俱作客無伴獨看雲
魄盛河應澹珠凉桂自熏誰知衰颯在猿鶴亦難羣

立冬喜晴

立冬晴最好老益愛斯辰禍自甘懷玉裘當緩負薪
慰農欣較量遠盜恃清貧鶯說林生筍先期應小春

白露復去鵲還巢和樹

念爾巢須補還來傷舊柯羽從銀漢濯聲帶露華啼
愛樹先紅葉還喬過綠畦爲憐新數子常噪竹牕西

陳鍔浦以九節杖兒貽四首

湖上垂竿叟貽予古竹根淬磨呈玉骨苔蘚隱虬痕
不分偏扶老寧須獨叩門看雲閒倚徙新荷一時恩

其二

竟是邛西幹摩挲剩有光照顏天祿火入握渭濱璜
談麈交揮得防錢恥挂將當爲沉綠篆銘汝伴書牀

其三

安得仙人杖柴柴遠贈持真能逢九節好去采三芝
登萊吳王賜難輸葛令騎青天遙岳上還與訪希夷

其四
邛杖云何貴封題見右軍光爭黎閣夜勳起葛陂雲
偶用敲松子長需作石君爲憐新寫帖來共比顏筋

中秋逢夜雨
連夜雨兼風今秋愁不同蝗殘村上下象戰嶺西東
濕桂飄難得沉菰飯亦空何時停羽檄且逐御龍翁

傷幼女之夭
嫁汝數年前歸寧始舊年誰知花易謝早見月難圓
破鏡當秋冷還珠與夢捐老人潸制淚不哭亦淒然

遣甥孫纔三歲

正月十九日還至草堂
春山惟我出雲氣變朝昏急雨還乘漲輕舟直到門
辣衣新土鏟供酌古陶罇莫謂蓬廬爾相迎有子孫

初春還居榮木堂逢雪
春來還舊居所見盡蕭疏旱樹仍藏鳥寒溪先釣魚
乍迷盈尺雪還耿一牀書小酌兒孫供塵勞問有餘

憶長兒誕日滯都門久不得家問 九月廿七
翻念兒垂老無端滯帝鄉珥貂天闕冷歸雁故園荒
白髮同遊落之榜定早霜豈無酥酪酒今日對誰觴

瞿廣文賚長至表得附長兒家信
屈指聞關信今番託使車宮長一日線客抵萬金書
且得開緘喜應令戀結舒梅花沿驛路早晚報高閭

送到六御移家歸安成
何意輕辭楚維桑有大閭隱借紆象服裴堂載鴻書
自愛新豊市偏宜陸御居時平來往易莫忘釣湘魚

仲春廖山令見過需宿於雷電風雨中夜話
不用標名刺言詩徑人林通家猶孔李合作擬高岑

風日春寒變雷霆夜話深蕭然塵滿榻未免負幽琴

喜筆筍一竿先出日繞籬視之
誰使龍孫怒相看異昨朝孤根能玉立拔地自霞標
漸解斑麟甬徐舒紫鳳翹一竿千尺勢新對子瞻描

詠禽二首 用山長題
恥與夸鶚賦鸚虞得並謠育聲偏截好棲息亦逢喬
月並飛濤漢風難鵲定巢人間天上事歲一集星橋

其二
謂是東方鳥其如異類何可憎人面畝亦學鬼鶻歌

碌既道誅矣烹真療嫏嬛大哉黃帝詔祭必命庾羅
得山長近剩即用自序中首尾語率成二詩卻

寄

兒時薄制舉晚不厭閒官骨借金臺傲懷從玉褐寬
米家岡木石杜老句波瀾我輩文焉用君其起漢壇

其二

自有名山在應難忘九疑峰青終曲後浮白讀騷時
相憶三生事孤鳴一楚詩鑑湖當晚運更得玉魚垂

仲冬廿二得旋孫北來家信

遠遊非得已行路不無難牢少寧堪傳齎輕敢入官
信來云設醮讀罷亦加飡且喜燕山北今冬說未寒

燕巢當戶

燕巢當我戶未忍厭喧喧幾度防搖落經時長羽毛
承塵飛不礙近座置偏牢且喜生成得新雛舞漸高

補遺

病中

忽忽意不樂偏閒藥餌香露寒秋澹漸老病事尋常
牖欲留前埋花應瘦後黃敝裘猶在笥早晚試重陽

喜雨

金風初未肅小雨數能和不獨宜秋菜遲應茂晚禾
滯穗翻應賤窺園漸欲多秖憐身踽踽巖壑徧湘波

榮木堂詩集續編卷之四

楚長沙陶汝鼐燮友父著

同里後學吳嘉驥龍媒甫較

男之典 之采 之翼編

孫 炌 煌 熺錄

七言律

坐陳子樂蔬園悼胡石江時谷尚先有作

詩壇酒社舊柴荆此念淒然憶友生一去尉傳青[illegible]
郭重來當負白鷗盟江皋巢涙真歌哭陳榻遺[illegible]
姓名同學少年今有幾達生如我亦傷情

壽王仰權舊將

北平英氣儒人生李郭勛名一笑輕過眼浮雲看鶴
印開懷明月灸鶯笙法華幢裏階多玉釣竹池邊樹
有瓊爲借楚天歌壽嶽終南遙起入數聲（時刹施法華經養子某爲督府）

壽張越青兵憲

千尺龍門漢有章紫微垣裏舊寒芒玉皇香案仙班
遼金鑑書屏壽域長無數松喬求蘐幕方中日月藉

扶光開六嶽立如新沐適覩嵩高邑未著

吳龍媒自襄陽寄到詩草篠杖別有詩見懷訓
韵時聞赴揚屋

夾袋疏名擬借籌揣摩當似古人不秋來大翼雲須
怒意後孤松雪豈憂十賚遠貽扶老策九歌方在讀
騷舟新詩看罷仍緘寄已覺聲光動海階

寄懷劉雲船先生時潛沱巨浸

嶺態滑水息無涯此歲江天浸亦奇夫子師珊通碧
落何人步禹服元奧萬條寒玉深譚處一帙忠經獨
抱時不注陰符真學道極宜公自夢熊羆（公尚未有子）

趙友沂中秘丐母夫人輓詞

入座夫人賁婺輝仙時雲日照靈衣謝安富貴徵才
鑒申闕端嚴峻母關正立梧桐鶯且忝賜來華表鶴
方歸江干白旐紛車馬尚有哀歌荅紫薇

入神鼎山（道中有赤壁數里云昔人焚殘恒械所成）

秋山高潔正亭亭路向羅西叠嶂青晴洗玉笥雲蒸
淨峽藏神鼎雨花宜村歌飯犢聲猶步野語焚猿事
不經洞口欲逃還躡屐適鐘翻爲展君聽

宿神鼎謁遠菴和尚

匡廬白鹿古人風此地重開謁遠公自是妙高非色界由來及第有心空清秋殿閣初成院佳夕溪橋正落楓黃罷折詩聞吼喝䋲勝三笑過林東

禮雲外禪師塔院

占斷高寒松際煙空山塔院斬新禪雲根落ㄑ譚經石乳水融ㄑ咒鉢泉邇客已如空劫外僕人猶在別峰前在今嚴淨山堂影始信門庭自儼然

晴川補樹詩爲毛子霞作

晴川歷ㄑ當年樹亂後無枝覆禹庭誰爲滄桑思買句更栽桃李學西泠漢陰抱甕新風露崔顥題詩舊典型蔭息遊人莫東望秀陵原上未曾青

其二

漢陽翹楚幾時渦太手重栽亦萬條藏得新鶯春欲住啼來老鶴怨應消嵩林夜徙勞風雨海樹雲生變汝潮何似文人施小補江山千載坐能邀

寄黔南太守

一麾相望共高天卧護黔南寂寞然秘閣聖書重五色曲江風度蓋孤鶱庭滿鶴子鳴珠露地貴龍孫起玉煙百尺石屏千里月看君擁節下湘川

冬夜寄木田隱者 隱者居鄂城外盛種花木有菊數畝

漢上非無抱甕人聞君散朗欲相親種花籬下看旌節遁世墻東委釣綸高卧亦知門對雪危行不用扇遮塵緘題一片瀟湘月正憶梅簷獨笑巡

其二

木田先生居有隣疎竹高花鄣庾塵使我臨風偏憶子知君大雪未干人長鳴亦任庭飢鶴獨角何妨野笑麟千里湘流思放棹可能重認舊時巾

寄吳龍媒赴興縣令

鶯花三月望襄州之子單車暢碧油策下五花騮代馬山頭羣玉比韓侯晉陽治譜寧爲障江夏籌邊故有樓 太原有馬京詩邊樓 王氣已收歸將相看君此地壯新猷

送遠菴和尚省覲天童

曹溪滴ㄑ有真源杯渡將酬法乳恩當代頭輪乘帝釋作家心印詔兒孫西江吸盡方歸海鷲嶺飛還豈得門相望百城煙水遠莫忘重坐舊祇園

送潙山慧公謁木陳和尚

淨瓶踢倒昇擀天更上還家般若船潙阜古稱龍象窟天童今會祖師禪縱觀江海南詢外拔露衣珠誓印前此去無疑親嘱累掀翻牀座便歸旋

吉水周少游過訪投以詩兼委叙尊公璽卿遺草賦答兼送之

君家奇節子臣闕千里嬰鳴累往還瀟抱氷霜遺篋草一天風雨故人顏鷄犓自貴栖無樹崑玉相輝學府山舊日蘇衆今涸盡沽襟惟覺淚霏霏

臘月十日宿瑞生侄舍與族人集坐

雪後溪山雨後梅猶過舊里剩尊罍猶存伏臘先人禮且喜犁耕爾輩才展墓僅能酹皂帽盈庭更擬植青槐田家可喜偏椎魯布襪街泥得得來

雪夜宿平岡田舍

重過竹塢認寒谿煙雨深深竹徑齊一雪已融鴻爪跡幾家初共鹿柴栖新逆木容但蠻語劫後石農猶負擔匆遽將迎太驚喜擷蔬爲黍莫謀鷄

春雨朱子昭見過

茂栽難忘風雨時到門風雨復相期聊存徑竹過三益尚對簷花詠五噫窮老愈堅方有味詩書將廢不無疑且須貰酒邀新霽更上靈峰豁所思

暮春小舟入青溪

偶泖春江爲豁愁綠陰新漲舊林丘溪山乍霽鶴啼髴艸樹方深豹隱幽仰槐看天疑碧落衔盃照日似黄流當年醉泊題詩處共指蒙茸莫繫舟

寄荅楊長蒼

少傅當年眞豁達西樓詩酒歲相關邵平瓜地今幾畝伯起鱣堂世二環我笠何如漢皂帽君家猶在晉東山眼前簿吏不足道努力明德終蘇頑

蔣豪征二守西山督運時閩擢漢中太守賦詩送之 存一

百二關河古漢中一鹿雨去覺秦風渭濱千畝銅攜從梁郡諸侯望軾熊壯行去來方競慕蕭何轉餉即論功長雷峴首穹碑在今古懷人意自同

壽陳鈞滿六十 丁未

氷桃雪藕五旬筵轉瞬修齡更十年鶴髮健行珠樹

下漁舟高靑白雲邊應知另借神猶戲欲擬希夷道
在眠劫外得全誰得似留君重看變桑田

郊居結茅成自喜 六首甲辰

尚存丘壑與頹墻小結茅廬一破荒野夜乍來如欲
語山花俱發競能香詩求海外披公和醉得瀛函杜
老狂正喜著苔無屐印閒雲一片護柴桑

其二

芳草雖長不覆廬春來小築亦成居瑱玕帶露新栽
柱玉㲉殘雲舊訂書學佛豈能娛釣弋避人聊爲混
樵漁柴門一夜溪初漲更擬乘槎縱所如

其三

新開三徑對羣巒十畝還堪種蕙蘭小嶂松雲連嶺
岫通橋竹嶼轉文瀾山川舊愛王摩詰禪帽今容管
幼安長日似年扉不啟素琴雖在與誰彈

其四

脩肰茅屋亦三間喜得西郊郭外閒池積謝家春夢
草門當陶令夕佳山畏人無畏依禪觀狂客非狂竟
老頑儉飲不須謀種秫淸泉一㪚也𩤳顏

其五

山居荒率卽山齋乏酒澆愁乞自排讀易画前思太
古看雲枕上詠新篇梅堪作伴將宜室鹿已同遊豈
用柴隨分歡心成小隱吾生須信有無涯

其六

郭外溪山靜不譁一椽聊得似田家荊叢拔盡孤生
竹藥圃先栽隱逮花元亮北窗風自善馬融西第須
徒住客來且莫談征斂聊髮方期臥日斜

答徐潛夫來韵 時潛夫自滇南幕府中還

行照寒塘日損顏聞君將母返柴關歸裝應滿新書
橐子舍休彈舊劍鋏洞口不須論晉魏湘中猶自怨
江山柴桑無物堪相寄一片白雲今老頑

立秋次夜月滿 七月十四立秋

幾落庭前一葉梧便能明月滿如盂參差荷竹生凉
響凉燠風雲變画圖誰遣素娥邀白帝欲訛靑鳥報
黃姑夜深獨向銀河語借爾秋光洗甲無 時西山用兵也

祝江谷尙六旬

眞才不盡晚彌芳盡麓偏留碩果香丹字玉笈藏學

海碧峰雲母淨書倉將南雅自尊虞夏易倩兼能用
老莊莫問滄桑今幾度與君山水共高長

妙高峯訪靈嵓退和尚

久向靈嵓海印餘天龍乘取過匡廬拈花五葉敷香
象指月千江滙玉蜍忠孝證心超棒喝慧天為眼攝
圖書妙高峰頂今殊勝不獨裴公自擁車

梅山汪廣文招同王明府飲小齋

高齋容膝小賢關春滿南隠讌亦閒張樂捲簾同馬
帳環城落翠比滁山雲蒸出壑千畦上黛色參天兩
柏間誰似梅峰官況好開尊秉燭夜深還

梅山賀弁先郭亭上熊如山諸子招同汪廣文
飲吳峤先江上草堂

永日諸君盛文酒藍溪碧嶂含晴脾雲霞映座不須
舞山水滿簾如欲圖名敎樂深環講廣雅人情重與
春衣流連良夜意未盡我醉得先秉月歸

覃元修伯仲置酒高雲堂陳其家樂感尊人曰
郁逝太書此志之

人生勤卽似參商還到高雲舊草堂古道幾能留劍
在新聲翻欲帶琴亡舊因多感杯無盡林自繁星夜
有光珍重階前舊雲路莫辭修翮繼翱翔

飛喪崖

崖上有棺嵌壁隱見不常志載拔王葬時風
扳其柩懸于此々山朱章脩始聞也

盡日綠巖翠柴衣穿雲曲々背晴脾每當九折青冥
障突出千峰綠暗圖不借金牛曾得人虛傳石窌自
能飛偶乘野興如忘險鳥語猿啼聽亦稀

報恩寺與老僧夜話出藏酒飲子

春日梅山為採茶陰蒨相攜在僧家芙蓉影落溪邊
寺枳殼香飄雨後花揮麈自閒欣世外碎琴垂老笑
生涯誰知白社今饒酒得不攜肴客亦嘉

龍諜令與縣書既遠貽以詩晴問序賦懷時湖
南久雩也 壬寅七夕

瀟湘木葉望秋乾欲剪秋雲寄亦難蒹葭遠能分鵲
料古人皆恥累豬肝鐵甕自咲三年楮葳璧君貽萬
里餐為報閒身猶健策佳詩攜上玉笥看

雨中贈砅華上座渦山茨和尚塔于南岳

穿雲不俟岳雲開一衲孤筇穩塔回師子乳香新入
座馬王慈力故醫臺難菴幻住非々色松篁驅塵得
々來始信祖爾眞不了旃檀林裏正多材

贈梅山令王象先

梅山原自漢梅林今日公槐揖有陰雙舃帶來仙掌
月一琴相對紫芝心春茶碧椀沾香細古樹清齋論
道深共指芙蓉雲氣好看攜幾片作商霖

留別王梅山

一月春風蘭若清主人雍穆似平生敢言世諦通王

謝（公之叔同皋癸酉）謬荷尊光被老更駿足難淹行有兆[illegible]
肝巳損避無名不妨古愛翛然別綠樹黃鸝歸路晴

送權明府以驛經分校黔中（丙午）

秋月如君鏡帖天暫移秦照入奎躔坐膺黃玉徵麟
筆行策青虬上玳筵桂陌曳珂聲乍遠雲門奏樂曲
先傳壽親不采丹砂餌門下公桃露正[illegible]

萬福禪林禮南岳所藏舍利（丙午十月[illegible]日也是日所[illegible]舍利則在中央數為希觀云）

舍利浮屠古、藏銅金函玉匣自隋宮如々不動珠生
智灼々常明寶住空千載岳雲安寂上須臾佛日現
當中衰殘且喜相瞻禮正被深慈豎薄躬

雪夜酬王心日扇頭韵（王逕川中丞子生于園陽者吾兒昔為中丞試冠諸生）

機杼居然擅七襄采蘭愁見一庄荒生于江漢佳公
子對此蓬蒿舊楚狂辭賦自端元時玉筆旗曾過欲
沾裳荷投佳句兼逢雪共斟冰華亦有香

曉霧望桃花

術輿朝出看朝烟綿邈青峰對日邊翹入谷中生冉
々嵐橫林表露鬖々久忘立馬西山下翻憶浮舟北

固前知有雲蝦花梵在欲穿列嶂詢高禪

六月望夜彭橫山侍御相招對月讀其贈座中女史詩

月明雨過意翛然良夜開尊忘暑天遙燭映花非霧
外碧泉沉李好風前野人如鶴衣同縞柱史猶龍論
自玄知有湘雲作湘箔新詩多乞與嬋娟

贈香山住持

三十年前賓昔處坊餘重見起香臺室中獅子仍分

坐枝上迦陵亦冉來願力卽成金布地勝流應見海
浮盃且須聚石談眞印看取曇華次第開

高念東少宰奉祭告過長沙見詢不及投晤附
和其舟中分韵寄之

久欝聲名天壤流荷詢寒谷見休〻卿雲出嶽方息
就野鶴横江巳後遊槎度玉衡光復旦節探金簡事
千秋春風門下高如岱立雪何時應所求

贈卜濬菴先生

敢謂湖南地総清荷公道映慰平生一觴久欝春風
邵于里今逢雪夜程滴〻歸源淮不斷山〻学岱半
初横應知岳麓當年面正借霜輪與鑒明

初春荅贈車與三庶常侍其尊人六袤于長沙
卽以假滿還　朝

香案紅雲捧日新詔開金馬待詞臣鳴珂乍遠修翎
鶴直殿行看獨角麟圯上平明徵遝會曲江當代詢
風神送君極日逢山上先捧皐謨對紫宸

輓朱郎孝廉南昌朱給諫徽之第五子才而早歿一夕病狂墮樓而卒尊人過長沙徴詠

五郎神駿世難儔促召修文疾若驟情似絶稱傷獨
立氣從折角想同衣千秋寂莫楊雄閣一夕蒼凉李
白帆海内大招還楚些不堪餘慟薦湘薇

喜毛子霞自衡州至長沙相尋爲留一日蓋二
十年書問往還此番始握手也

詞壇初果共聲聞廿載神交始見君風骨偉於前輩
影衣裾濕似乍開雲竹歌久擅人間曲蘭雪重翻郢
上芬倒屣泊船俱不泛開尊洗研便紛紜與子霞神交二十餘年嘗出入楮表時聞聲相思如歷塵劫然書問唱酬殆歲或至今竟家吾楚矣一日雨中自衡州來泊長沙把臂驚喜拜起若夢中也

劉美度五旬徵句

君家相業自崢嶸角豔居然族有麟叢桂久淹招隱
賦杖藜還擬校書名争傳啟事光徴辟正及遠年用
老成靈麓欲高江欲永達夫吟力益縱横

慶吳茂生進士初舉子

延陵祥發邵陵才公子振〻一索開大器覗縣天豕
玉克閏新爲地銘槐是年茂生進屆長卿正發星歸抱中甫
原借岳降來拭目廿年池上鳳庭君珂珮上鸎臺

送唐魏子宰玉山措令子授經于官署

仙吏才人栽令名看君勗々玉山行地連海脈通津要天用湘雲厚寄生（玉山戶口新從閩人居多）鸞棲猶宜廿竹實（玉山閩多美人萮）雀隨兼得和琴鳴定知鱗玉瓢鈴鏡暫照江城亦太清

戊申秋王仰權載酒畫舫邀同寄上座看蓮于汾湖

名酒高僧載畫船從來希有此看蓮雲峰數變香過雨竹輿孤浮影到天便是鑑湖寧用賜應知水觀自通禪漁人泥指花多處又挂輕帆一抑舫

別滕生還青原兼寄藥老人

愛子冥鴻意思閒經年摩詰共禪關安心學地行蓬藥涉獵書田注海山蓮是苦因方不染石無空相豈非頑君歸應聚攢眉漢一破青原古佛顏

劉乃爵納姬索詩屬和東與三庶常作

天台如在洣江涯傳得催妝翰苑詞蘭欲滿庭親夕秀鷁來填漢與秋期流黃更助當窗織結子還看帶露垂家學傳經元自正喜君新授到螽斯

贈王湄來太史 己酉

山川悠邈古今殊古道還憑間氣扶史論故時歸大雅君家經國接都俞前身稱芋人何異往代開雲事不虛誰信乘槎天上客肯招遼鶴話黃虞

春莫陳防守邀陪權明府臨皋置酒為踏青之遊極熱驟雨

不墉梧桐小有岡笙歌連取鳳翔翔憇亭風捲山疑拔飛蓋迎花令信香千仞振衣舒眺獻一尊投轄假文章快哉雨過涼如洗雅意還教待夕陽

羨建蘭一本喜今夏始花日置之座右

高穗攢花恭勁長天然閩種異蘭湘含滋不借夜垂露出穀自借人靜香劍作隱娘芳竟體芝陪黃綺輩盈階還來晨夕真同好坐臥碧雲聯石牀

二月朔日對雪 戊申

新年兩朔皆逢雪後雪更逾前雪寒饑烏乍出巢欲巽咸竹欲起仍凝蘭深喜更映草聰讀不辭重獻椒花盤玉山未頹月皎々郤望羅浮長羽翰

雪中寄侯退翁和尚

一寒能雪〻能深驗取新機斷苦吟橫壓虬枝窺北
牖乍留鴻爪寄西岑珠塵合作浮山面香海遙將立
夜心最足妙高江岸寺百千樓閣許誰尋

中秋宿岳麓上方丈與腑山和尚對月談禪深
夜中丞公遣送餅供過江 乙巳

上界秋中山月輝談禪香茗寂清微江光不隱郡樓
閣松露乍濕人裳衣目睹瞿曇黃蘗似心知坐斷白
雲非誰呈岳麓今宵餅正愜雲門第一機

巳酉五日

鬪藥解粽愛山家坐聽挐撓競晚沙海燕壘香初志
喜池魚入餌亦云蒲消除榴瓣紅裙妬想像菖蒲白
玉華寂是今年寒煖異晴天五日怯浮瓜

訓藥地和尚寄懷元韵 庚戌

松蓊沙泉霜夜煎書來如自竺西傳羅浮離合疑非
地飛率由旬信在天曾讀炮莊知法嗣師著一書曰炮莊乍
闢輿頓似莊肰此心欲寄難憑偶私炷寒爐一寸烟

迎藥公住岳麓

斬新法幢舊詞場總有青原一瓣香放出馬駒先踏
嶽現成鹿苑待敷牀滿湘碧簟凉叢席橘柚寒洲映
道鄉一座好山雙建刹莫辭擔荷慰相望

訓安陸令上谷高甕齋韵

今日誰言清可師看君落〻古風期經年湘面驂兼
怨滿抱冰霜雅自知賣瑟且開張後柱珊瑚偏貴網
餘枝元家階渾山川好一架柴車更繫思

送王孟毅應試

湘水曾先玉露清楊歌長發送君行學星夜逼高槐
動六息風吹獨鶚橫應運文章王旦雅宏詞科目大
蘇名解頭年少驚入日竹聽鐘堂折展聲

送李咸程燮菴還家應試兼寄意蕭伯侍郎

君家學士舊同盟更喜春風見一程世胄麓龍才自
競高秋一鶚氣方橫論文欲寄思雲樹唱別先歌食
野苹須信江山助新樣湘天萬項縱長鯨

別彼門尊宿還山

老來真覺萬緣空此會滄桑與夢同不惜枯髯應帶
雪偶成行脚似乘風墨池便擬追懷素蓮社還宜對
遠公我有奚囊君有鉢餘生須寄岳雲中

大中丞幕府同岳麓和尚坐雨夜話

幕府清嚴若乍消孤雲野鶴共嘉招居然道映如秋
水瞥爾風生似海潮鶖子辨才誰得競周公雅量適
相遭雨深夜靜塵々說此地翻能勘寂寥

蒲節前二日長婿胡和子設具舟中邀觀競渡
念亂後廿年今始一見（三世內外孫侍者十八人）

山江野渡久無競老眼重看泛亦嘉水學昆明婿習
戰舫如清淺暫停槎杯中影落橫空翼雨外晴生傍
覡霞幾輩尊前同此日承歡何異是浮家

其二

青船素舸倚蒙茸坐看雙虬競未慵倚擢事猶閒鞍
獵閒尊人是舊乘龍鼓鼙浪得三撾壯角黍誰知五
絨封今古消沉徒感慨且隨天水蕩心胸

浮山方大中丞世所設叢林也密公以宰官出
世初度六旬諸郎君自青原敦迎還居之且
修浮山志以此意相聞索句更爲二詩以慶
將附不朽云

吸盡西江轉法華還公蓮社舊烟霞栽荷早發長源
骨許易窮拈迦葉花日月有淪琢勝蹟乾坤無萊住
恆沙是誰過量當仁者玉綫綫々貫五家

其二（浮山亦七十二峯）

衡岳奇峯七十二齊行秪應是浮山孕巘競秀霍灊
外九帶（寺名）獨高江海間晉玉鎮門家有乘傳燈相國
古無班同絕此日增秣勝陟峙雲開五色間

藥吹爲正月自青原來先以藥翁詩相寄八月
始過草堂留數日作青原報書和其所投韵
贈之

鴈獵花前想儼然君來一夜話初圓榻懸正下流雲
響餅瀉曾酬噴雪禪（眞雪軒密老坐禪處）解然黃楊寧寸々虛
詢老棘實戔々何當懷袖籠明月更向浮廬乞大年
（密老今年六十予七十密老索詩云爲予作松石圖相寄）

寄懷李嗣遠鳴鶴堂其先吏部居也

林下水邊秋夜別十年雁斷長相思不能擢雪更千
里何幸剪梢來一枝傾耳齊鳴綠陰猶深心各抱珠
淵驪荷君所寄貿瓊玖但報嶺雲安足持

寄懷方樓岡學士遊滇黔過長沙

延陵座上賦同衣最喜端明早賜緋獨珮玉魚崇舊
學雙乘雲鵠遠飛橫斗南北際窮遊覽人伯仲同皆
羽儀極目春江泛青翰々應比二茅歸

寄懷方邵村御史同令兄過長沙 仍用郢中殘嬋韻

郢雪歌殘研再焚別來相憶思紛々謹言柱下獨龍
史咲擬呂黎祭鱷文絕國可能金埒藕浮湘正喜曆
書雲老子氷壑遙相望欲出斜川日已曛

寶雲和尚書中得黃九烟消息感懷 九烟客蘇湖聞見子扇頭詩驚嘆不已將和其韻見寄而郵筒尚未到

壯歲登壇人不乏中原亂後子猶存當時楚產同驚
座一日天崩各戴盆何幸見詩知未死可能垂老得
重論望君早覓江南北寄到長皆幾萬言

其二

弟兄頭白各天涯亂後知君未有家梅尉姓名寧用
變滄翁詞翰尚應賒幾時白社容沽酒何處青門學
種瓜高衲寄來幾一語不將書到更長嗟

七十初度自壽

老來心跡近和光密意皆遊寂寞房天放尚餘垂釣
艇日休多在讀書牀自知寒煖魚依水誰信婆娑菊
傲霜曾美古稀今亦得只餘清夢報羲皇

漢陽龍泉菴僧密持索書卷子

漢陽江水渾如河清在龍泉一勺多沁入脾神成五
味浸爲風雅有餘波道人自愛盤雲鶴高衲寧須換
字鵝今日長沙師子窟且留半偈答維摩

送王公則廷試

當代掄才漢不殊明經高第引羣儒看君展驥方千
里憶我圖橋舊兩都春日彤雲天上輦濟時清問枕

中謨此行應見淮流遠拂拭虔刀待所需

仲春望雨不得時有烈風濃霜西疇束手三月
廿五夜宿白若北風刮地夜暴雨曉猶漸瀝
因續前句 庚戌

秋來春半并晴冬落盡梅花日々風青女橫陳驕百
穀侏儒飽死咲三農快哉夜雨聲如瀑嘗爾朝烟細
若淞疑信田家五行志人間莫卽意乾封

聞郭髮老將對簿江陵三月廿五日赴送郡邸
宿野店中征送驟雨々明日不止將及江報

先夕忽被驛遣已發舟去潸然望之有作

擬來相見豁春愁昨日君帆下碧流極目烟波羅子國絕江風雨道鄉舟離騷入郢曾非怨完璧歸秦豈信憂白首友朋難不愧沾襟歸去冷如秋

七月廿一日長婿胡和子以浮槎置酒邀酌宅邊新沼

宅邊新有鏡湖波倚檻浮槎泛芰荷旋取碧筩爲夏屋得將清淺比秋河開時水月偏宜坐今日琴尊歲放歌着我襄翁須強醉溪山重喜見婆娑

其二

半似蓮舟半似槎新塘十畝勝蕪灣客來一曲集琴在天放幾人垂釣開遊可共魚環萬里載常招鶴比孤山但須栁長芙蓉密銷夏眞能出世間

郭裴翁坐逝于江陵古剎訃到且傳臨終上督撫諸公詩不勝悲悼作輓詩六首

三月湘江一夜風（遂公至江干風雨不得渡而公是日行）扁舟長恨雨濛濛栽將野鶴神先痒聽到啼猿想亦空靈運在家猶墮負維摩示病豈疲癃如何老友偏腸斷臭味平生只此翁

其二

省得臨岐淚數行誰知相哭竟相望幾年欲透金鑾網今日還乘曲壹牀絕筆傳來珠已暗遺書收取鑑眞亡是仙是佛休汗染苦節原期到帝鄉

其三

孤臣老衲貧如絲爲嘆皇天不慭遺六月寒霜借對簿一船黑氣鬼爭詩葛藤公案纔能了成敗丹爐未可知誰似楚辭調若遣生先擬大招詞（公始逝爾聚而以三即好玄又徒而修煉）

其四

每說相過倦未能誰驅杖笠到江陵仲宣樓畔心傷客郭泰舟中骨立僧幕府乍驚黃髮屈名藍旋借涅槃升遂知郢北諸風雅競薦蘋蘩慟不勝

其五

落落晨星沓稀望公丹旐淚沾衣秋陰遠接茱萸暗郢雪多隨薤露霏開府龍沙人壯歲荅棺蕭寺客全歸誰知沒齒伊蒲供意似西山餓采薇

其六

與公同學履氷霜蓮社年如洛社長幾度書來云待盡一朝仙去信無常金烏不與麗靈照白髮應乘洗侍郎後死文章誰作傳人間空有少微光公有女矢節不字而深者黍稗故五句及之

寄輓吉水李太孺人前年徵六旬詩未報

當年不敢附稱觴念母銜悲日未亡偶日久傳麟閫血占星今詠發沉光湘中竹節垂々實樹北萱萃燦々霜顧我野薇何足奠願言鐘鼎薦王香周公諱瑞豹清初以太常全歸母其側室也而孝子並才士

和功隗見祝七十詩原韻

乾坤若大敢徜徉轉韻聯賡古戲場許書心有冰得戲場轉當蕩平方寸岳聯隨向背九迴湘隱心莫似蓬萊監忍辱曾聞歌利王顧我衰年慚杖國茅廬猶自戒垂堂

其二

少俊如親挈玉山詞場五色競斕斑才因歷試諳艱盡老得幾人同志闕書舊或吝存傳記春秋翻欲比詩删多懷久著無僭氏爲枉雲霄一啓關功令删去春秋諸題

汪季方世兄自衡陽來垂訪傑然話家難兼送之

重雲一鴈影蒼々公子思歸菊正黃我老自將三徑掃君來親見一莊荒傾巢更長鵷雛羽化碧猶函辭豕霜忠孝死生無限淚若爲秋雨在孤裝

後坐雪

深冬一雪不禁寒榾柮爐邊似懶殘齒力漸衰裘葉冷身材原薄敝裘寬菹人都盡誰迴棹遊子將歸欲挂冠戎馬五年猶未定幾家燒芋話團欒

清詩集中見黃九烟戲屆詩捉然念之因和其韻

生平才僞意何如許大乾坤欠一居行在拾遺官似夢吳門名姓變猶書朱菰調古音方絕白玉樓新召登虛買菹屆辱難有宅千秋寧爲吊其廬

王郡丞三原人監修通志共事長沙邪中逢誕

懷祖清貞自邁倫幸來露冕見行春偏然蓮岳孤擎掌植此堂槐萬蔡身雅上秘書監二酉光分公袞映三辰不慚介壽惟湘水久在冰壺共飲醇、

題沈仲連先生小影卽用其自題韵

西周柱下是何年竄入金仙隊裏禪虜貌雲霞天際想聰明氷雪史中立擁肰鶴立孤松影付與龍眠數筆傳我意更添廬阜瀑奉君長嘯石橋邊

李太守署泉寒夜招飲盛集

高霞千仞想龍光喜接雲礽四座香寒向袞衣爭吐氣醉緑金縷搵清揚楚天有二兼陳泉才地俱華自贊皇何意梁園老賓客得從冬日一迴翔

歲暮集志局和徐蔚子韵

老來文事見依〻柱下藏書得晳輝爲有登樓晉客展不妨開閣就僧扉筆花新蒨珊瑚格松露同沾縞紵衣何意歲闌偏坐雨更聞兵甲動欷歔

和徐昭法寄扇頭韵

不厭羲皇白日長與君遥集共幽芳江湖雨地各秋色薇蕨半生猶苦香鴻不因人元雪立麟惟是石蒞寒苡寄來篇什何珍重字〻清風欲挾霜

其二

嘗年詞檝擅江東太史開尊画舫中亂後江山愁易結古來臣子志難同吳門市卒潛梅福天上仙才蛻魯公奇節豈知相照燭更勞迴念到衰翁

九月廿八日至鴻山登萬佛閣二首

願海須乘願力來巍〻金碧慈公才千餘知識風規在百億文殊樓閣開信有旃搵飛鷲嶺中奉檀香大像曾無玉帶鎭香臺欣言老眼看殊勝縹緲凭闌日幾回

其二

曉日名山選輿翻願輪重轉幾禪天樹緑檀特超林表人向威音話刦前勝幢獨留香象跡供厨長噴石

龍涎此中屢日忘秋雨鴻上門庭正嶽肰

與捘菴過三塔閒坐

絕巘平疇不揺落野人情淡如秋雯君峰以下峙丹閣紅樹之間栖白雲坐起暫邀龍樹論聲香多在馬王墳此中永日豈不足更聽溪泉吟覶鷹

爲安化令蔡扶乾題画册

中梅艮宰美無前頓使溪山画亦妍何似紫芝憐陸渾得如摩詰寫藍田千峰桊翠若沾露幾處題詩曾問天爲愛青囊增一帙長隨琴匣伴爐煙

榮木堂詩集續編卷之五

楚長沙陶汝鼐燮友父著

同里後學吳嘉驥龍媒甫較

男之典 之采 之翼編

孫 炌 煊 熺錄

七言律

用九煙首句贈林君言二首

與君俱是歲寒人劍合于今更有津志在春秋誰續筆（君言作綱目外傳）文如川岳自栖神周南暫滯遊非薄湖海初逢話盍親爲問君変滿天下著書面得幾遺民

其二

與君俱是歲寒人君獨忘疲濟世津自信有心成鐵漢不能無論毀錢神仲連東海詞何抗（延有封事）晦老廬山面較親（有廬山詩）把臂長沙正風雨濕雲如夢話先民

新秋陳筠浦見過爾和子齋頭數日即事 二首

老健猶能控紫騮投鞭一笑到林丘白頭話轉記年少清事與闗知日休漉酒且停催滌硯浮槎堪上勝登樓最憐南北兵戈滿得醉新秋且寄愁

洛社人間尚有無君來過我應歡呼曾經翹鳳如看价此會浮瓜豈億鱸蓴鼓三江接關塞林塘七夕比江湖擬將斗酒淹旬日不少陶耽醉大蘇

久旱得小雨二首之一 次首入五言律

苦無氷壑避炎氛時取洪泉沃石君見底清湘還損日凌空朱嶽只興雲卽看鄭俠流民繪虛擬滁州刺史文昨夜玉谿微雨過一甌新汲與僧分

賦得廻雁峰頭燕于飛

朱陵谿立小嵯峨燕子風輕二月和毛羽已成[illegible]

榮木堂詩集 卷之五 七言律

掌乾坤原大不施羅穿林剪剪湘波合遶塔喃喃七[illegible]字過好覓玳梁雙宿處北宸宮殿五雲多

夏日看雲

晨日看雲斜照時北應濃黛數峰奇幻爲靈璧于尋石錄以黃金一邑然渲染技摩詰畫衣裳想變蒲仙詩吾廬豈有賢人住得借青陰蓋覆之

仲秋十二日酷旱四旬餘矣莫祖之後偶賦愁心二首

戎馬年年沸酒垂呼天猶望救流離誰知苦海揚塵

地久耗廿縣匯瀾肘轉粟萬山驛赴火徵兵幾路借
拏薪枯魚涸澤空相泣最是龍驤不受羇

其二

騰々四塞火雲翔百畝將無伺鴉樓逐日力應窮渴
馬稅時功不遂羸羊中原大抵皆溝壑南楚今為幾
戰揚誰罰飲泉囪鹿飽諸山巘谷沸如湯

補作陳筠浦七十詩二章

週甲稱觴更十年身輕如鶴尚翩々立真不用天家
賜白傅還工池上觴頑果僅留今有幾蟠桃須[illegible]歲

應千耆英落々何時會再看貞元一轉旋

己未九月筠浦書來知近狀佳有作

山翁天放意如何松柏難凋玉不磨自古已稀君更
壽同時誰健我能歌匣中劍氣會騰虎潮上書名且
換鵝那識湘西荊棘滿長春仍有邵家窩

凉飈　憶北兼聞兵下

未到秋分凉氣深金飈連日撼疎林迢々碧漢懷孤
旅亂々蒼松對浩吟北鴈應來頻悵望南人不反尚
關心如何百粵還征戰又報湘西萬騎臨

人日送長兒北上應教　安藩

八袠髯兒似老萊絕裾寧忍赴金臺王程見逼如嚴
譴陌路關情亦荷哀豈有後車容北載徒令倚啟泣
南垓但祈往復眠餐善醇酒濃於露一杯

其二

得在人間更幾齡別兒嗚咽不堪聽朱門莫久捿齊
瑟馬隊應先說秀經從虎敢云烏哺絕放麑纔返鹿
魂醒好教自愛休干祿歸伴龍鍾是管寧

七月初三日得長兒六月六日報

書來正是曬書時觴未填河到敝帷闕下守關猶[illegible]
虎王前闘邳尚羈縻秋風漸冷輕師席漢月真虛[illegible]
女絲喜說無官歸可得春來長揖定能辭

涼秋過外孫涸仲子山居得西塾劉生同[illegible]
日

谷口衡門一再過新樽舒慨對孅蘿菊時陶令方來
往松下劉長可聽歌偶學仙家供鹿脯還看屋壁動
龍梭漫云此地饒丘壑爾輩崢嶸應揣摩

霜降前五日和子復邀過山居偕二客飲長[illegible]

侍爲碁酒之會連夕共矜希有云

壁栗初收芋正肥艸堂尊酒話清微人於劫外矜星聚烏自林間帶雨飛黄菊溪山秋欲老白頭翁婿事誠希座中况有玄言客共看碁枰且未歸

送瞿九辰廣文貢擀入賀得寄長兒家報八月

舉比未媛振朝珸鼈唱清風亦邪如白雪詞場入冠玉皇華驛路佽乘車萬年枝下新鵷鷺八月槎頭古鯉魚且喜制科今有 詔上天真得借吹噓

十月廿九日登與菴山上看雪時兒孫輩以予

八旬修儆法

衙寒猶喜過借家不借勞生信有涯坐列百巒如海湧飛來六出是天花山因瑤梵松沉獸風爲翻經玉陛遠盡日清齋衙霽悦公言介眷亦殊嘉

誕日曉晴即事

雲房聽雪到平明乍捲青霄報早晴榻借蒲團依老衲冠存絮帽志遺民欣言佛日朝新沐恰見天心夜濬生次日長至禮罷空王瞻羼拜敲冰同羨趙州鐺

憶京邸

少時常不戀庭闈今日方知壯志非日與長安誰近遠雲於親舍特霏微患兒更恐兒患苦望楚應新楚望歸云歸時取道白光寂覓一遊如廻致開籠將放白鷴飛

仲冬廿七日得十月望後京邸家報兼寄參膠二種云燈節後可束裝還甚喜

絳帳王門獨稱閒鱗鴻不斷又聞顏購來尚藥非關賜云過觀燈可放還結伴青春生羽翼重尋玄度講雲山明年二月鶯花早得遂幽欒樂未慳

立春日愛晴

天心不厭亂未已湘北湘南愁奈何日復一日如夢歷人更幾人能晤歌椒鹽剪蔬生菜足松火瀟爐煖芋多且喜弄晴旋斗柄蚩尤莫更橫西戈時蚩尤見西方廿餘日矣

雪中讀西涯先生追和東坡險韵詩牽筆和之得二首

夜來寒雨亦廉纖頓作飛花氣倍嚴辛散頗宜瓔珞粥凍凝將比水晶鹽映書徑入下帷室垂竹欲壓簾茅簷炙硯熏爐時弄筆餘香常在指頭尖

其二

空明無界絕塵纖懷玉先生自密嚴釀林一冬陶令酒𢆯花三徑謝家豐久無蘭桨廻溪擢俛有瑤簪挂屋簷更憶前番僧舍好幾壺烹雪北閣尖松茗以北閣者爲最

元夜雪後得月村居孤坐有懷辛酉

雨風雪月盡菲朝此夕生雲薄粹霄節是上元春欲半是年十五日春分天於中夜霧還消人間誰見疲空樂野外猶聞賽社謳最憶金吾何處放昔年燈市玉河橋時長兒尚滯都門

補祝吳既opensubtitles七袠

竟陵風雅盛名流後起延陵出一頭闕下秀芝重五色笥中言草自千秋人矜異代推更老天與尊生讓索丘此日稱齡九如頌較於鐘鼎亦誰優

其二

當年壇坫不須論白首詞場剩野臣曾侍蓬萊清淺後共君松柏歲寒人雲霞獨映書連屋鸛鶴雙栖樹荃儕皂帽猶龍如自勝時流尚擬奉蒲輪

四月七日長兒忽報北旋至家逢雨時久晴妨稼兼誌喜

驚說遊人北上回西疇好雨亦相催牽舟長綫騾迎騎炊黍愁遲韻緩杯五柳未衰新綠濕數峰如沐曉虹開入門大笑猶含涕便是他生兩再來

申生以詩索序其刻序成依韵奉荅

誰能剪水復裁雲頑嬾徒然似石君大雅敢云今不作勞歌難與郢同聞天邊遁鶴憐歸岫時長子北還濠上觀魚欲隱文昆體正當鳴佇樂不須書稱畫空羣

四月苦雨視漲

麥晴非不害田功望得愁霖厭雨工天勢欲洗流浩浩江身貪潤蓋濛濛昆苗新意儂消長達浦平看渾異同最是柴門近溪漲乍歌漁父似湘中

寄懷王山長傳士

不達高官敢問天河汾著達自堪傳屢捐王局新酬宅曾隱金門舊物毯此日詞能友稱愈有時畫不爲傭圍碧氿倘役通車馬池上還須賦一篇王建以宮詞擅名與退之同時

嘉魚李生克震持既開數年前書見過

辰動何意訪襄愁四五年前袖有珠供奉不妨多酒
累柴桑嘗赤被儀擧郢中春雪誰相和籬畔霜花亦
任蕉下栩未能連夕話湘淸見庢故無魚

雪中病齒蘇坐避客

齒病頹肰似忍饑一聰雨霰見霏微剪蔬和粥作瓔
珞聽雪濺瓴如碎磯六出花因晴久貴八旬人信亂
俆稀不須祇叟聞張樂謝客歌尊且隔帷

聞九烟年兄卒于楊州不勝感悼

白頭同志僅周郎相望悠悠四十霜臭味寂寥先蕭
緣才名竝起共詞塲亂來江海分魚服影入桑榆折
雁行寒夜傷心此凶問訝君乘鶴上維揚

旋師新歲至長沙泊舟雪霽

振旅横江將士驕沿江歲早動招搖帆風幸有助相
助兵氣還期雪共消十載干戈猶盜賊幾時丘壑自
漁樵　朝廷應叙储南服先灑春膏潤楚徼

三月瑞巖遠公書來寄見懷詩并新刻石菌閣
集奉報　師去神泉二十年

毘嵐久矣動湘羅樓閣雲深憶海涯幾度鶴來書未
斷廿年能去窟猶佳業苗總在耆婆手還祉長勞惠
遠悵萬一錫聲過玉笥擁香還擬出茅齋

送之釆北上念煊孫久在都

操瓢負劍意何如欲上橋門望過廬顧慽楚南文不
競翻思冀北路猶舒中原今日眞無外上舍當年寂
有譽且幸阿咸先作客交遊應附漢簪裾

咏美人鼻賦作　時人有拈此題殊可笑長兒偶擧似請座客多窘因亦戲爲之

春山秋水不勝描秀聳嫣肰兩頰潮常爲嗅花粘蝶
粉正當曆翠壓鸞簫坐深金鴨熏先入舞儼覓囊忽
更調幾度夜闌醒酒氣早知香爐欲重燒

五月十六夜猛雨暴漲

猛雨竟宵如瀑布不能成寐意忡忡乍聞網集潛潭
下即見船行綠稼中漾漾魚飛欣出沼洸洸蛟氣欲
罹宮十年胥溺湖南地便是泥沙亦巳空

扎翰臣以書幣委序星沙合刻詩賦荅

一囊珠玉映著苦窓府鸞傳高唱來颯我後塵耆舊
傳愛君前㳘少年才儁遊自得雲霞友佳抱獨爲湖
岳開盡日把吟何以喻淸言重賦栢梁臺

梁元帝于湖古殿三人賦相梁戲

偶占戲筆補遺

未是齋期亦摘蔬居門不過意何如聊同僧耳幾忘
肉也笑鍾山獨放魚用王荆公事道味豈隨饒鼎變丹芽
嘗藉德閣舒幸能無病方干禁室有人兮誚讀書

仲冬四日還村居取道樓臺以南展謁諸先人
墓宿聖泉庵感懷

殘庭松楸乍展甄入間蕭索欲沾膺冬暄不蟄猶逢
蝶野曠無煙偶見僧屺岵竝高歌二陟江山傅厚憶
諸陵寒宵幸有招提榻共話無生得未曾

初秋長孫以舉子具湯餅納凉古樹下

喬木陰濃小苑開爲陳湯餅賦南陔重孫屢叶徵蘭
夢一客如逢試粉來何蓮峯至佳話有芝能競秀野飡宜
穆欲調梅經旬兩度籃輿出都帶荷香傍晚回

祝泉長移病濱陽寄書兼致兩絲

黄江波接沅江波張詠樓頭興若何聞說杜門清泛
瑟可能憂國雅嘗歌美人厚意遺雲錦野客新裁感
芰荷珍重開函復開篋秋衣圕取對娑娑

大耋歌引

夫人生不滿百陽爲於九八十上壽曰耋耄
者老之至也藐予薄植何意偷活至此貯離
日之昃夜如何其俟河之清歲不我與矣管
幼安之伏臘絮帽翩翩似其婆娑王右軍之暮
年絲竹久無其陶寫■陸所記憶輒形於詩
偶述鄙懷竟三十韵當繞膝奉觴之時代爾
羲共話之語歌而擊缶若滬池之會酒闌髦
且詠詩思白圭之警玉玷比於自壽無取耋
嗟兒孫好弄筆者各錄一通以藏于家笥可
也庚申長至日書

一東

三十餘年感慨同白頭猶有此山翁離之日昃嗟人
耋履以冰堅畏道窮偶見或疑爲老隺再焚應不娛
寒鴻而今便作蓬萊監滄海瑤池豈在東

二冬

遺民何敢侮孤踪坐閱滄桑萬事慵圖史散零秋敗
禁衣冠恍惚夜殘鐘嶺頭雲氣親來往窩裏春風小

洩融何意湘蘭憔悴盡寒蠏尚有八齡松

三江

初張赤幟意難降求友嘗勞屐齒雙甚有名流依道岸非從浮慕覺文江東西岱華千峰杖南北琴書二牖窻自省英年前四十豈知無分樹旌幢

四支

罷對歸來值亂離天荒地老不堪悲黃楊寸厄偏逢閏白璧微瑕剩有詞玉局除書名太幻南渡召為簡討未赴西臺破摺事尤奇入清繫獄累詔釋悠悠直釣垂衰暇甲子週餘二十朞

五微

不道忘機已息機遁藏豈用水田衣逃禪偶與成三笑倚句眞難絕百非久負南宗揩雪意長擕髯叟看雲飛趙州行脚終殊調點也春風且詠歸

丁未參靈巖叢揩雪老人

六魚

生長江潭羨魚非無學海送居蕭嘉隆應制公車業董賈發時國事疏筆氣亦曾干象緯芸香常覺在衣裾誰知世亂伏生老始信皐夔不讀書

七虞

莪度冥心微病梧蕪肰歌忠到黃虞時當貴少輕三老我欠浮家泛五湖即擄詩書成鹵莽誰能禮樂去斯須難堪欲側乾坤內不信青藜一杖扶

八齊

賴尾勞勞尺澤鯢春波久不到寒谿朱波種有仙人氣北地原無杜宇啼發世憂身雲霾對看山看水日淒迷衰翁止應求甜睡一任劉琨夜舞雞

九佳

廣夏悠悠不敢懷吾生何處得無涯飽看朝市滄桑變聊詠山園日夕佳城上獨留孤鶴老江南長恨十龍乖豈堪重理繁華夢車馬衣冠舊六街

十灰

曾以文章接上台諸生闕下重相推謹言剪髮高堂教謬附論經奪席才己巳試北雍進呈第一偃蹇百年過隙影銷沉三戶劫餘灰空留粲帽能祠賦不及斑斕効老萊

十一真

每衙經術未深醇白首窮山豈有鄰敢向濂溪疑太極常從鄒室覓同春情深愛患藏難密道在高寒濟易親幾樹斜川垂柳外蕭疏疑是義熙人

十二文

自笑吾衰研未焚秪緣初果證聲聞漫裁謝眺青山句偶寫羊欣白練裙鏡裏枯髯今作雪風前懸虎故生雲如何不積淳州帖世亂難工筆塚文

十三元

北窻偏不向朝暾獨抱黃庭一息溫堅座豈須隨竹杖高松還自映柴門久辭長慶頻更歷重記庚申末忍論在昔殿周稱大老採薇寧有典刑存（先君以庚申見背）

十四寒

乾象寧勞仰面觀衰時人境太無端中原師友淪俱盡半壁山河久未安（時江楚滇黔粵閩俱苦用兵）場裏混淌三萬日劫前輕弄一雙丸餘生更擬營何事春圃秋畦溉蕙蘭

十五刪

勞我虛生湖岳間老來幾得恕愚頑朱張舊院慚虛席（承聘岳麓院長）衰定微詞敢就班（纂修湖南志）往矣龍門攀虎斷惜哉麟史讀時刪如何目送西飛鶴坐望殘霞獨往還

後十五韻（辛酉）

一先

往事深惜總靡肰王家空復有青氈中書不採毫豈儉少飲還論酒聖賢暫息勞歷非啚鏡偶探勝義似珠船日長山靜休匕得三絕猶妨累鄭虔

二蕭

昔時黃鶴不須招海上傳書事寂寥天信轆轤隨劫壞地疑閶闔受風搖（都門地震甚）久摒滅蠹重焚冷長對寒齋一字蕭蕭向老人稽歲月令威千載正無聊

三爻

讀易思潛第一爻多年心跡在衡茅難從碧落申前問旨向青雲論舊交痼癖烟霞聊目文聰明冰雪亦誰敎秪愁古道多遠俗欲倩楊雄爲解嘲

四豪

老來身世並殊遺總有離愛不注騷廟器古非金鑿
鑿天章新用實源採爭知世界無常定最悔各揚未
早逃大抵道情難遣累像生何止附塵勞

五歌

五十年前帝力歌昆崙風起頓消磨湖湘久不安耕
鑿天地尤將費揣摩我注六經還未得人生百歲欲
如何香山白傅若仍在且與同泰問烏窠

六麻

昏時難厭滿林鴉倦看兒童釣水涯著我放翁諸勑

斷由他過客年輪斜裏陽未黍尋香舊楚澤寧堪
遯嘉短髮自搔天不問癯肰獨鶴在漏沙

七陽

世壽都言髦耋長亂來烏兎總奔忙渡〻丸我句中
月歷〻孤西剝上陽無力飯牛歌夜旦登能乘馬論
著黃古稀前度鴻山雪荏苒昨年又十霜

八庚

滄海桑田事〻更海鷗猶得寄浮生汲為諸牒稱重
度恥共稽鷗對老兵笻竹太間因步緩蒲團偶坐亦

神清曾誇待詔書能細試寫金剛小帙成（文待詔八十能小楷）

九青

憔悴嫌㨗聊有節欲崖無伴媿亭〻此生偶亦云三
壽何從能堪夢九齡鶴禁不求商稍孙龍潛誰辨漢
歆寧柄憐老友力尊者十咏松詩在畫屏

七十賜浮山方和尚作松石圖爲詩見貽

十蒸

巳忘淸濁不淸澄空際何庸著愛憎勑斷世緣猶俗
諦長懸内炤卽心燈半生壞劫逃無術百尺高樓卧

未能卻憶南中老同調黃公覓節尚崚嶒（謂九烟年兄）

十一尤

俗學真難泯怨尤書城墮後漸休〻玄而莽仕徒肰
拙卜則著長信有憂草露豈須滋竹柏松風嘗欲滿
山樓知非巳後非機細三十牛來頗自求

十二侵

閒搔白髮獨行吟松下逢人話古今撥〻金臺新舊
夢悠〻舊譜二三心角端止殺非泰鹿吉了忘歸豈
濮會它自妄言予妄聽齊年大耋且同斟

十三覃

海雀遺書第幾函乍聞淸淺見江潭秋冬無雨庚申外史人初度長慶前生老自諳序屬淸寒當九々疇須全範更三々大郎頭白還辭祿嫌雪稱觴咏正甘

十四鹽

少時甘自著枯髯非謂耽吟鬢雪添古調豈能移節拍徵軀尤幸免兒鉗淸波不犯磻溪釣明月皆依卜肆簾鏡裏髩看半眞幻湯勞相擬是陶潛

十五咸

餘生只合卧雲嵒便學頑仙亦不凡爲養害神師老子難隨楚俗托巫咸席前梨棗紛持袖燈下圖書自啓函屈指黃鍾衍宮數蓬萊猶且倩人監

黃鍾八十一而衍宮數

和心宗詩三十六韻 用中峯梅花韻

一句無生久祭神從君爛熳見天眞寒山一路初歸客明月千江古照人得力始知獅子力無塵并絶象王塵三車莫漫談空有靜看山頭百草春

影子徒勞認識神眞如々幻々非眞文殊力盡定中女摩詰情空病外人大事已明還若喪諸根不動豈依塵楞伽山上空王印一任耆婆國裏春

伏習如何沙泉神到頭惟有一毛眞超肰萬法不爲侶曾向別峯相見人得意祇緣空及第了明安用覺

畢塵笑倩兀坐蒲團者只解寒冬不解春

神親形影道親神親即何容再問眞衣裏珠藏誰氏子鏡中面現本來人黃花翠竹如々智白牯黧奴則々塵此事如何勞諦認但叅密室有長春

善財樓閣不栖神只用眞叅面々眞夜坐莫疑呼損賊雲端須是疾看人一門超入莊嚴路十住消融法性塵拈入毫頭無个事不萌枝上四時春

退藏於密自圓神學易方窺此事眞識得文殊眞佛母還他善現一眞人山河國土空中想忠孝文章着

處塵休歇得來氷雪淨一窩先逗鄧家春
絶跡休神不用神卽非〻卽內尋眞光〻拜入歷交
室邑〻隨呈寶在人彌勒閑能超浩劫毘嵐風豈動
纖塵道人原是無情者忍草覺花隨意春
出離說法變還神眞妄交融妄亦眞獅子何曾藏在
窟筌簽須是奏出人銳惟無象方呈像蓮不依塵始
出塵橫竪道來剛似喻魚潛水煖自知春
圓頓門中體卽神騰〻觸事盡歸眞指路百萬皆沉
水得處纖毫亦礙人種〻一金非別鎔〻諸境是

前塵如何弗契宗乘旨未到曉鐘猶是春
法爾如然匪有神空王帣印塵門眞靈山豈障歸宗
客識浪難流不退人垢淨自知來去佛覺明空破古
今塵生〻若向無生得萬紫千紅別樣春
松養高風鍚養神雲來雲去共栖眞漫勞揀料開賓
主但覺虛空無我人馬祖巖前觀帣〻阿難眼底扶
塵〻同肯照用伊三點驀地重同劫外春
調御安然伏百神祇緣第一義門眞雪山正味滋香
草法苑靈華待轉人木石虛空俱錯擬金珠抄邑等

非塵也知此事無多子萬戶新年一宇春
養神智業自然神祇此綿〻抱一眞畢竟空中非彼
岸本來覺地是圓人牡丹已放花如夢滄海方枯水
亦塵日用們諸機事盡團欒只話一家春
誰識迴道便不神息維路絶始知眞照〻北斗藏身
處密〻懸崖撒手人但有家珍常自護不妨俗諦任
他塵夜來榾柮爐如木一豆寒灰爆卽春
須彌芥納亦何神種智還如一粒眞面壁豈曾依句
子作家寧肯弄機人但云精進須無妄若待榾磨定

有塵歷〻淨明閒保任恒河不變木長春
木邃蛟龍始立神波澄珠現一丸眞淳〻皎月隨飛
子笛〻歸味信牧人入社淵明機外薦在家靈運劫
前塵古今伎但全消卻一片閒田地裏春
物而不物格斯神一息調猿定卽眞若水不波息上
善如山倚句接中人天機呌破大荒白師子跡翻淋
座處了此一端名自在晏然我國有餘春
早學文章亦有神浮名幾欲喪天眞不知寶雨無窮
樹誰識身雲徧現人世諦漫勞藏玉笥丹經誰見躡

珠塵比來薦得無生忍書護念時寒谷春
憧〻爾思勞爾神何似靈〻寂〻真法社常同學無
學護持不倩人非人澄潭珂雪泯聲色海瑶瓊樓絶
想塵莫訶惑〻乏意智酔禪還似洞庭春
不須阿堵涙傳神叉手禪牀立卽真夢〻是誰能作
主迢〻覓我返爲人枯柴度火原無火寶劍吹塵爲
有塵秋露芙蕖方滴瀝莫將此意擬陽春
聲前色後薦機神無粹無聞聽誦真直下承當須鐵
漢眼中端的貴瞳人虛空并欲消三界實際何曾受

一塵此事親疎聊自問春來春去爲誰春
多聞皆恐役虛神竹裏當機一擊真但印寶光含內
月不緣金色證西人性無住卽空無住佛是塵如法
是塵但叫蒼天誰負屈也知秋令得行春
聲影何勞策駿神到來彼此岸俱真尋香雲樹非聞
境山色溪聲不誤人果現宛然珠在掌智圓久矣鏡
無塵連宵紙帳遮茫坐逗得梅花鼻觀春
放去收來不鍊神卷舒無礙見真〻當機偶得酧鶩
子撫掌時聞笑木人何處虛空還釘橛秪今大海已

揚塵莫疑眼〻成乾慧坐看氷融二月春
莫將變相認爲神須信無明卽佛真芽處豈非嘉澧
子工時只似畫師人地無香味方將水幢是瑠璃不
受塵一鏡靜拈爲供養水牛楊葉本然春
諸緣屏息始凝神六度門中解脫真將謂遲然成箇
漢須知相將本無人山祇豈測藏時密海印全披合
處塵欲話無生妨話墮麗家門裏自冬春
無欠無餘一事神水田松飯大家真但同壞色衣中
實俱是抄高峰上人安後竟安休再覓得來無得莫

添塵聖凡不是我看月一點靈光無盡春
文殊名智不名神寂莫蕭條會者真此日法非非智
法今年人似去年人簞瓢飲水尋三昧蓮茶爲舟泛
六塵止爲孔顏同樂意花開果滿世間春
蓮花藏海亦何神不動風波總是真一字實王常住
世滿輪珂月正當人潙山無夢須圓夢龍樹超塵更
析塵切忌肉團刻混沌閉關七日正來春
迂儒莫漫笑祇神明覺同源正卽真忠孝無私皆見
性英雄入道始空人河浮香象混令力影策龍駒遠

絕塵試向靈臺求密印居然萬物我同春
黃庭亦欲抄形神并入三玄門裏真覺胤養胎爲佛
子前身忍辱是仙人無差半滿天同月不變澄清海
去塵種壞芽生須細認丹砂擲地未爲春
不犯陰陽豈測神中邊非倚廓然真百花叢裏無沾
客十字街頭没量人龍面相承遺普眼轉輪獨坐破
微塵早知據得金毛窟月窟天根一樣春
想國全空絕鬼神北窗遲々見吾真孤峯江上原無
我皓月萍中幻有人莞爾百年三萬夢趣然世界大
千塵梅花已是當軒發莫篤鄰家遂裏春
無形無作智稱神百億文殊百億真牙象豈乘魔春
屬身雲不接想天人真常際々行雙照具足源々現
一塵莫向光中求舍利清涼臺上背然春
多寶林中法養神依真而住寂然真徧參智地逢初
友絕待宗門印古人色處現還空處現理邊塵即事
邊塵夜來淵默雷聲動迸出針鋒芥子春
絕體離躲未是神了而無了々纔真如何而實能隨
意莫以衣珠更乞人一切本非爲一切諸塵不離出

諸塵只須透得胎中聖早向摩耶腹裏春

五七言排律 補遺

三春還石谿草堂

田舍雖高卧春來還舊栖藍輿停夜雨觧艋出晴谿
尚有林塘在徐看艸木齊牕將陳几研徑漸杠輪蹄
問宁聊分榻栽芹憎掩園豈能蔵卜肆且得理菘畦
鶴憶尋遝子栴憐林下妻借鋤侵路筍教護綴枝梨
蕉䓖原無鹿醯中信有鷄如何更營援未可廢提擕
感此春陰暮焚香誦白圭

祝九屎廣文七月值三旬初度

漢代高門冑鴻逵吉羽儀才雄需早用道在有餘[illegible]
洛下陸年少長沙賈遇奇篤生申作序立德壯當時
氣盛流朱鳥祥祺發蔘熊兕觥豪聖酒石鼎異仙詞
豈戀三升醖將抒五綵絲卽今鐘秊慶文武露華滋

壽趙雲岑鹽驛監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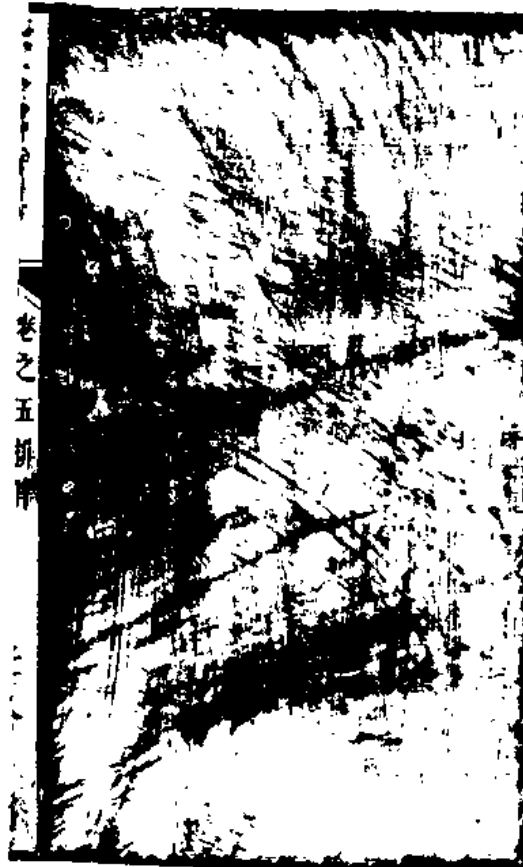
北斗杓旋四序成玉衡高映壽沙明匡時豈特資論
語告夜惟期輔太平海獄泉奔呼佛現（公所至人稱為道佛）風
霜獨鶴立臣清曾瞻露晃行春夜擬燮品鹽作御羹
元凱門庭（公有八男）垂相業姬商佐命見長庚山中雲母

寧堪獻仙骨如公步已極

榮木堂詩集續編卷之六

楚長沙陶汝鼐燮友父著

同里後學吳嘉驥龍媒甫較

男之典 之釆 之翼編

孫 炌 煊 熇錄

五言絕句

集羅池碑蘇書九首

春水驅蛟白。秋山來鶴黃。高吟自朝暮。不出柳中堂。

其二

乘船待中流黃鶴暮來歸山中丹桂樹慰我莫高飛

其三

朝吟桂木北暮入丹山游萬石不知羨我今事千秋

其四

朝暮北山下團團黃鶴飛自知人世苦千歲不來歸

其五

待人桂山左雜進桂之肴愿與乘船子中流馴白蛟

其六

黃鵠北渡水飛吟桂樹團不知桂子濕山下是蛟蟠

其七

春風千萬樹雨鶴始來歸我事自吟笑山春無是非

其八

莫謂山中苦朝朝猿鶴遊乘船吟樹下高桂不知秋

其九

之子乘黃鶴高心與世違下方人自苦羨鶴萬山飛

芙蓉十二首

當軒植芙蓉欲令秋色好柔豔非所憐偏能耿秋草

其二

采采向江皋江天澹不遠水蘭與秋菊情思在離騷

其三

花信占紅樹芳名渾碧蓮從來仙掌上日日起秋煙

其四

臨水數枝斜幽輝澹若耶美人不長露來浣苧蘿紗

其五

向夕斂殘紅繁花一曉風秋英非不落含恨菊花楚

其六

莫道芙蓉媚秋江隔雨團有隨荷葉盡誰待菊花來

其七

玉盃酌在手刻畫芙蓉花持此對明月相將傾露華

其八

煙露積東籬沾晴花更垂好將柔艶意圖取佛桑枝

其九

掩耿寒塘外爭明水殿邊自矜秋氣色不受六郎憐

其十

煙水平生好繁霜且未憂砥愁人采菊歌處易傷秋

十一

白紵傷秋晚霞衣照水寒何人識幽恨曾與鏡同看

十二

春風大漁色傾國唱清平不道蓬山裏芙蓉自有城

村夜

纔見月出屋卽看光在衣高枝未看葉不障滿輪輝

曉曝

雪霽寒於昨東簷日乍溫看書還曝背始信老農言

順甥孫來鼓琴

明月勝前夜霜寒俊砌苔老人愁獨坐喜爾抱琴來

洗馬

洗馬碧塘西菖蒲幾尺齊水香沙更煖消得浣霜蹄

同心橋小坐

瀉水日潺湲何曾留虎跡要見開山人同心孤歷歷

秋色

秋色多在暮坐看平遠煙流螢疎竹外落鴈赤沙前

偶占

且喜遠城市溪橋吟復行近來疎竹裏午夜有書聲

石谿十景詩

彙本堂書 卷之六 五言絶

松屏排闥

木立衙蒼旻歲寒時更親衙門當鏡水日日照龍鱗

谿玉環流

香草騈西澗蕨舟壑自深非無淵海氣長抱碩人心

虹橋鎖碧

一水出煙關長虹截其址凭欄歌者誰粲粲西人子

樓臺紫岫

菁葱無限樹雲表見南山紫氣當軒發樓臺夕照間

谷口甘泉

步匕泛溪流過橋白沙際晨光轉轆轤有井甘如惪

石櫃潛蛟

澄潭隱石闕傳說是蛟宮雲霧尋常起朕犀未可窮

遠寺疎鐘

山城花梵近朝夕二林鐘聞者誰先覺悠匕石戶晨

平疇綠稼

幾家開十畝春及早西疇爲愛平蕪綠桃林且放牛

野漲茉舟

雨急山江漲無時上柳過客來予亦泛小艇到門前

鴻盤坐釣

持竿出門去。數武即漁磯。且喜堪趺坐。逢僧話夕暉。

七月十日夜偶至烘塘坐古松下䀢月

䀢月孤松下月高松影圓婆娑似垂幄好置一牀眠

書所見

春風不齊煖夏木參差榮已見梨花發方驚柏葉生

茉莉小詩

蘭畹多年滯嶺南前度歸裝聲頻入夢今見汝芳非

其二

雪色疑欺暑香魂欲接秋祇緣情思熱偏傍玉[illegible]

其三

胎與俱蓮品心空自妙香由來蘭舅雪一種冠羣芳

其四

何處能無暑幽香逞毅帷夌時花稜桐蛺蝶[illegible]

七言絕句

即事和江上諸人 甲午五月

北將歸時鐵騎傭瀟江深處采芙蓉揚帆飽歷過湖杳用畫湘娥竹淚封

其二

血漬新詩是耶非貞魂猶得溯江歸文山衣帶書猷水合作孤雲一片飛

肺山和尚以汰僧新偈謁周公即席屬和

百幅水田隨處着皇恩天大茂時酬渡江不照湘江

水卻被湘江照笠頭

其二

明月空潭原自好絲綸千尺且須收歸來更作圖欒話落畫梧桐夜未秋

其三

當陽一句道來真且喜皇風奪境人正走作家真受用借婆衫子拜婆春

張夫人輓詞即用張公別鶴操韵

玉潤珠明林下風綵鸞元並立梧桐雋八昨夜瀟湘雨一恭初飛比落紅

其二

湘欲澄潭月欲溶緱山雲樹忽重々爭傳玉女乘鸞杳君自乘龍不得從

其三

雲母屏前朱鳥窗懷中珠玉正成雙飛瓊暫過仙軒促雪冷蓮花六月江

其四

徹珮雞鳴厭畫眉玉堂香案采蘋詩於今獨貴張公

子痛憶神仙下嫁時 用張碩事

其五

六珈不御ヒ雲飛豈惜香奩璧與璣洛浦但留明月在招魂應揚返靈衣

其六

收拾雲瑤玉札書蓮花界裏住精廬須知九品蓮花上八座夫人總不如

其七

豈無喬鳥化雙凫雞向雲中比翼呼珠翠盡焚香不

盡人間空寫洛神圖

其八

意府瓊樓紫栢匼夢中環珮過鳴雞如何瘦卻封侯
骨腸斷秋宵烏夜啼

其九

竝命交栖樂有涯龍宮珠返莫探懷夫人自解生天
上畱施名山百寶釵

其十

彤管遺編未忍開獨令鸞嘯夜徘徊湘人亦似騷王

壯悵望瑤池再降來

舒嘯亭爲譚元修伯仲作

古木參天綠暗亭幾年巢鶴去冥々遺書好似看明
月常帶當時斫桂形

走筆贈八十僧

釀酒看經也竝能饅頭邊事飽騰々梅山古寺尋常
見神廟遺民八十僧

溪邊 梅山

谿水新添雨似淞白雲埋不盡芙蓉茖芽已老啼鵑

歇身在梅峰第幾重

雨

春田日々聽鳴鳩一片晴雲向麥秋昨夜雨風聲颯
々喜看新漲上溪頭

走筆贈岳陽諸六在太守

湘山珂月麓山雲目送群鷺去不羣千載岳陽樓上
望于今重有范希文

寄懷黃文斯道者

武陵溪上舊仙居黃石家藏碎𣪊書今日乍聞鸞鶴

邊松風樓下眇愁予

春日爲呂郡公作屏書竟三十粒

春深人倦况吾衰謬擬寒塘作墨池盡日疾書三十
幅輿來差得似張芝

樓上偶成

養生無主治生愚小閣蕭疎但愛吾老卻雙眸開未
得不緣干祿讀陰符

其二

新生梧竹綠陰齊雨後西窗暑不凄炙得水沉香一

樓黃庭臨罷戲黃鸝

夢登齊雲看月得前二句續之

步虛聲靜四天浮羽客笙歌何處樓身在碧霄明月
裏不須重奏廣寒遊

鷲福禪林四詠

金沙布就雨花平希有人間古化城自是文殊妙樓
閣不須重立梵天名 大蘭若

其二

玉井蓮花近上方鉢藏龍子歡猶長于今撥得曹溪

乳滲入維摩飯裏香 龍王堂環水

其三

空庭仙梵六時清西爽當開岳足晴誰見通身是岳
麓此中禪客夜經行 西岳麓

其四

禪心安後不重安梧竹陰濃密室寒帶得岳雲還未
放閒栽一片作蒲團 老比丘靜室

春雪齋偶書小絕

小閣閒凭雪齋新雪過松竹更精神穠華自不禁風
雨卻到飄零反怨春

迎花曲二首

去秋友人以建蘭魚子蘭寶珠茉莉各一盆
見貽畱長沙舘舍夏將半遣小舟取之偶占

梅花開後日相望拂拭簾櫳七尺牀為愛江深寒五
月仙舟迎取杜蘭香

其二

呼龍東岙送湘君玉女同栽一片雲借得蕊珠方丈
地來時須索與平分

新秋泊雙江假榻僧舍

秋熱宵深一葉船江干僧榻借來眠五更漁火寒窻
白聽得入歌似采蓮

七月十五夜喜月陂露坐輒憶往事

銀河乍捲織雲淨七月七明庚戌秋憶得西湖今夜
醉六橋歌舫酒僧樓

驚蟄前五日折梅插石上

凍蕊凝寒綠萼齋兩番晴日正芳菲最憐一片雲根
瘦折取當軒對少微

辛亥元日

氷壑新晴開旭旦草堂雍穆解嚴冬屠蘇未酌欣相對傲雪當門十五松

三月二日展先慈墓〻下作庵新成留宿三首

七十衰兒展墓來山中蘭若正新開啼禽盡是迦陵鳥不比人間曲可哀

其二

春夜空山百和香蕭疎魚磬厰雲房此中二十二寒食今夕蓮花漏較長

其三

輞川捨宅新成寺靈運出塵仍在寒此地薜林不須借且容伸脚覆袈裟

九月十五夜辛亥

霜前明月洗纖雲爲愛清寒立夜分記取秋光三度滿此宵恩若鹿皮稀

九月廿六夜聞雷不雨

盧巖秋空一夜雷東籬小濕菊花臺只應無客能行雨慣卻龍驂瞌睡來

大雪後二日微雨

秋冬幾月厰晴霓霜色初陰到小谿知雨乍能沾菜甲楓林又聽一鷹啼

壬子春日聞雷

立春之日即聞雷幾樹梅花凍不開何似去年雙綠萼早於重九鬬芳蓓

溪邊

悵望鶯花煖不催溪頭春半落殘梅羲圖看罷臨流坐手接閒雲度水來

見田家斸蕨根爲飯望雨種穀不至

饑人日〻斸雲陂碎穀無方甑有埃爲報西山薇已盡救時誰是灌壇來

偶占

石上浸痕占寸〻峰頭雨色望霏〻三春天女不輕笑應恨人間百事非

春夜

個〻竹疎穿皓月纎〻松老宿殘雲春風無恨人無事靜取沉香一瓣焚

七月十五立秋連日雨

立秋一日似深秋朝雨沉沉暮雨疎薄有寒光逗雲月不知梧葉落來不

壬子寶雲和尚寄到黄九煙年兄書及見懷十二首即步其韵

兩都獻賦憶當年攜手江潭載鷁船弟視周郎方最少義高曾欲薄雲天

其二

楚澤難容笑入吳北溟君奮我南圖誰知到底差池

羽便隔三山與五湖

其三

驚座驚筵才思新夢夢嘗古誼徧覩江南埋玷今蕭索既齊孤吹剩一人

其四

庚辰最恨不同翔忠孝相規子夜觴蝠偃似君成痛哭鬼神如在兩人傷

其五

文章詞翰是君餘瑣闥空懸射隼孤行在拾遺徒涕淚至今人識少陵無

其六

清羸如玉舊相憐酒肆藏名幾十年爲報丹顏雲鬢髮較書還起杖頭煙

其七

破檻歸時漸白髭老來蓮社涉追隨雄慈最是函尊者度得鮮鴻也大奇 書從月函和尚來

其八

洲來三十度春秋老友天容到白頭飛寄一囊珠玉

滿開時沾淚似江州

其九

浮家萬卷心無繫入抱雙麟功不羣慰我相思事殊勝更投佳句與奇文

其十

傲骨高才貧益堅憐君不受更誰憐新詩首唱瀟湘句記得同牀夜雨天 有新刻瀟湘八景詩

十一

真武庭前夜受鞭雷霆震瓦偶生緑而今救得頑皮

骨終槐全身权度賢 當時受杖玄帝廟雷雨驟震電灼主者面得遽命罷

十二

紫雲如蓋想同遊黄鶴應歸舊日樓望到洞庭休與
畫月明漁父在中流

癸丑五日寒雨

淸寒五日泛蒲絲不似天中賜扇時昨夜熏衣坐金
鴨一鈎涼月與秋疑

宿王仲權新齋

碧紗屏幃素書堂花雀玲瓏似趙昌毎愛詩翁笛下

榻披蘭高菊逗來香

己酉十二月十日熱

歲晩霜宿夜不寒更憐明月滿疎闌挑燈爲記炎涼
變彩蝶蒼蠅臘月間

湖閩閭天眞童子塗中拾一龜頭足生鱗甲乘
索之就槎上放生紀之以詩

輞川圖裏茱萸沜織女河邊古木槎放個靈龜養鱗
甲不教神爲寺魚蝦

江于小翠鳥留雅名鵠水狗也一日沓虎偶見
之遂戲作

翠衣朱喙掠江波不厭魚腥可奈何博得賤名呼水
狗羽毛空有緑於羅

雨後梨花

風雨尋常絮不飛鶯花蕭索舊柴扉新晴獨有凌香
雪能爲山翁一濯衣

甲寅冬日宿水牛山與塈文話

桐實半紅疑竹實松屏全碧似巖屏此中一夜無生
話盡與塵寰絶百非

警策堂東薺閣與聯菴和尚話

高談閣上薺天近俯視人間一切微憶昔阿師相對
坐雪花如掌繞筵飛

上潙山

馬踏雲山步亦欣遲遲逢着下山雲偶於險處兒扶
杖便坐孤峰看馮峯

潙山禪堂

坐禪成佛事淆訛警策承誰恩力多師子室中牀座
滿新分一座與維摩

石獅菴

目飽雲煙十日爲嚴菴猶自愛嶔崎江鳴松響霜風急正是青猊吼動時

同心橋策馬

振衣高處指浮丘且得凭闌茗一甌老健笑誇騎馬力不須扶杖上峰頭

賦燕

潟險竹粉近書林海燕來遲壘不妨應爲東君能護惜傷人棲處勝雕梁

偶占

周妻何肉自尋常斷肉孤眠總不妨耐得無錢且無慾清虛寧用事空王

有哥窑八方印池陳鈞滷爲製竹圓盒微有柄娶之勢乞更裁制

裁成合璧是琅玕要貯丹砂八角盤更乞廣寒修月手莫教玉屑礙闌欒

得小猫

穴破衣箱與書廚購得銜蟬作旁孫莫笑昆邪能滅日常分小白飼狸奴

秋夜

深秋奇火親殘帙不仗黃花洗眼明何事月窗機杼靜室中人亦有書聲

偶占

單供羽檄日喧闐衣被誰家更有緜敢是蒼天能側側朝朝黃襖曝簷前

菖蒲塘

師陂村裏舊山家池有菖蒲白玉花昨日仙人來采

拾相留一飯是胡麻

陶家

陶家只解愛吾廬晨夕何人得共居太乙光隨扶老策六丁神護衛生書

自止上人自述行脚十五至蜀雙桂堂出家廿外恭方至牛首受具亂後入楚挂錫溈山之下數年而主華嚴菴經行處書種剩自娛不干擾施而求贈言二首

獅子兒年早出家而詢天閣着袈裟新修遺址多栽

菊為是黃金布地花

其二

沉香淋座夜明簾供養何曾少醬鹽自是有揚堪選佛應知富貴在華嚴

即事

小樓之下靜看書永日薰風自晏如新燕當頭來作壘信知巢頂事非虛

還村居

春風不擇到山隈桃李紛紛傍徑開紫燕豈須紅線

繫今年仍見一雙來

春分

寒到春分未解裘一村風雨滿林丘干戈未定家難定更憶芙蓉雪上頭

五日夜大雨崩溢

乍晴乍雨弄未明雨急時看豎漲橫天意若教人洗甲驟蛟昨夜出山城

九日

登高尋菊事俱捌身似維摩豈掩關一任無錢幷無酒心隨遊子在龍山

臘月十六日村居

丙旬三雪碧流清更雪一番俱乍晴且喜明聰無箇事教人融雪煮香茗

偶占

映雪敲氷閉竹房蒲團無分坐匡牀蹲踞煨久偏多粉榾柮燒殘剩有香

中春乍晴

寒塘猶自照梅花雨到中春柳未芽今日乍晴梅欲

落春風初宿在田家

花朝夜霽月　丁巳

幾度月圓人不見乍欣新霽試新醅憑誰喚醒春天夢月夕花朝并日來

晚岫

晚岫青濃細雨開濕雲添作一重山楊墻更在層雲外晒得柴扉未掩關

天酒

春日柴荼萬蕊開天葉新泛白甃杯獨教陶令浮紅

蟻真有流霞并酌來

三月十六夜好月

三春團魄只今宵雨後淸光滿泬寥亂裏鶯花看又過親人明月有誰邀

新萊

萊菔新芽夜雨凉連朝采擷煖詩腸不須更憶蓴絲脆此物將同臂雪香

仲冬三日報巽兒先日舉子適與長兒小酌

芝蘭玉樹未須論六十生兒又見孫且喜充閭晴氣

好鵲喧冬日爲酬尊

雪霽

同雲新霽影漙漙積素連天鬪蔚藍好上山樓看晴雪分明羣玉在溪南

芙蓉寺 寺本梅山地三十年來始願入溈山常住梅和尚退席而隱於此

芙蓉自昔屬扶王錯與溈山作道場賣卻伽藍今有價袈裟掩地大郎當

其二

嘗有宰官施美宅原無老衲貨精廬芙蓉定是誰來

業卻代迎文寫券書

其三

深山古剎原無主撒手何妨讓宰官好用鄣侯金布地內鍋邊萊莫盤桓

十三日夜子立春 戊午村居

梅花明月影層層纔得春光春不勝記取上元晴尖月草堂惟有讀書燈

六月廿九記事

老來與世全無用亂過五年猶未休爲問崇晨何事

喜病牙隨嗽落于甌

擁裘

狂風飄瓦雨霏霏白露初寒便授衣莫笑披裘如五月兵戈滿地早寒威

辨事偶書

洛伯馮夷白鬪人穆王驂登用魚身若弃後取竹書讀只把馮夷作水神

贈仁菴尊宿

麼勞歌後著袈裟寒夜孤峰聽煑茶好借趙州鑄茲

雪同黍迦葉于中花

山頭贈三莫老僧

五十年前舊相識於今頭白着袈裟何時得共禪房
宿𦦙雪還將雪煮茶

誕日豁然得莽

誰謂夜來非快雪但欣今日得新晴白毫光裏黃金
色坐看千山玉化城

花朝 己未

兵氣風霾春半時南兵奔竄北軍馳沼村桃李花如

舊不省人間是亂離

六月晦日望雨

遙羨霏微薄太清此中觸ヒ只長晴尋常但惟雲遮
日今望濃雲亦不生

其二

風雨霏雪俱寂若懸空赤日絕纖雲一輪正是青天
眼忍見剸南大地焚

中秋初三夜久旱始得大雨

枯原甘澍夜來深起看千山殊欲沈莫恨雨遲功未

濟灌附新有忌機吟

山居

寒山僻地送居諸妄想如何得破除無可當情黍妙
法不求甚解讀奇書

春事

寒過春分柳未芽澆愁無酒只烹茶乍來一燕如青
鳥爲鬪嚶桃幾歲花

贈三莫老僧住蹬興

老人飛錫一峰雷敦座誰能領比丘聞說還山有背

傳松杉猿鶴不須愁

十月廿日先君忌辰

忌日思親倍黯然鼎鐘無分只蔬筵傷心最是庚申
歲見背於今六十年

再題關帝像

粧釋武安皆妄擬英雄忠義獨巍然幾人稱帝公稱
帝更勝曹家有萬年

補遺

安春曲二首 都門元旦舊作

北極宸居萬象羅太平元日慶雲多一時　聖主賢
臣頌四海康衢擊壤歌

其二

太液池中綠漸酣梅花開傍萬年枝詞臣不進迎春
帖朝罷新裁獻歲詩

中秋病瘧偶占 戊子

井中沃雪甑中蒸欹枕秋窗對衲僧自有驅瘧文不
用靜看何處起炎冰

其二

高齋一席卧寒痁愁負空山八月蟾爲取露華調藥
盞翻聞蕉雨入湘簾

其三

老母不待節杖行大兒襲業手煎烹衡徨三日獨如
此生我之人我所生

苦韵

雨後芳叢已罷尋拈殘險韵立松陰當年亦有詩人
苦似類山前戴笠吟

立秋夜大雷電而無雨寢後一震如擗爲瓦而

白帝新乘紫電虬不驚風雨佩蚩尤祇應辟邪舉戎
馬一震雷霆佐大蒐

偶成

學人文字總廉纖欲涉廉纖且自拈䁥慾清明心即
是七徵何用首楞嚴

戊午上元村居獨坐

梅花明月影層層漫得春光春不勝[illegible]
月草堂惟有讀書燈

陶密菴先生樂府
噎古集
綠斐園較刻

序
余與陶子燮友交殆非恆俗形貌之交
也蓋生平有四同焉燮友楚人余生于
湖南余雖非楚人而亦嘗寄籍湖南則
其地同嘗庚午橫分創漢時燮友為北
雍第一人余為南雍第六人則其業

府同癸酉之後燮友舉于楚余舉于[illegible]
名次亦復相亞則其登賢書同闈淺[illegible]
違隱見雖稍有參差而燮革頻危滇擾
蹤竟金石相信九丸罪渝則其志操尤
同嗟嗟古今來文章性命之文如香而
入者可多得哉自壬午判袂以來迄今

三十年矣荊吳相隔煙水蒼茫雲樹月
梁之懷未嘗少間晨夕既無御風縮地
之術則時時夢見之余故有還夢一編
紀生平閨中所得詩文聯額之屬凡千
餘卷而與燮友往還酬答者居十之五
古云千里神交夫豈欺我庚戌之春余

流寓潯溪偶從實雲和尚所得晴燮友
實箋欣然倚而和之越一載辛亥余轉
作一緘寄燮友未知達否雙鯉何時得
達瀟湘又越一載壬子春則燮友復緘
先以一緘寄我且示我吹古集數卷余
薰沐卒業焉而不禁臨風三嘆也燮友

嘆古之作本因李西涯先生而起余嘗
讀西涯樂府而酷愛之不獨懷古論史
有功勸懲而音節縱錚激越頓挫此豈
間第一絕妙下酒物也今嘆友復引伸
而推廣之凡得一百二十餘則大哉非
忠孝廉節之型即奇傑靈秘之蹟大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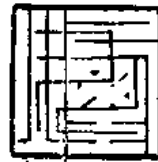
可以干城名教而小之亦可以博物洽
聞後世讀其書想見其人則不淫不亂
詩比風雅于春秋志潔行廉當推雄駿
于日月矣至于寤歎之後繼以商歎則
建安不存悵淵桓靈之痛義熙已往
乡定哀之微昌黎所謂誅姦諛于既死

發潛德之幽光者一篇之中不啻三致
意焉自是編出而皇天后土可基野廟
之心五嶽九州共聽寶山之哭迴視西
涯當日一曲春風公然後來居上直欲
變本增華而已哉嘆友之以嘆古名篇
蓋取風人顧言則嘆之義夫祥顧之史

自嘆也靜念人之不古嘆世而嘆良苦
嘆則不自嘆而嘆人不嘆今而嘆古自
嘆者陰嘆人者陽嘆今者顯嘆古者表
彼頑人兮寤言不寐此頑人兮寤歌獨
寐然則處風雷霆曀之時而切居諸
臨之慕者余與嘆友其亦猶此物此志

也夫

鍾山同學年弟黃周星拜手題

于若東之浔溪寓塾并書

樂府序

君子作歌曷為而作歌：不一而足也欷歔侘傺隨感而成聲軼事洞若觀火皮裏一部雌黃著書閉戶真卿不諱窮愁微顯闡幽董狐復開生面眼如箕肝腸如鐵戛戛錚錚走古人于腕下腦含人於毫端俾讀者擊節浮白而不以為疵起舞如意而不以為怪此何也五經古垂也吉凶休咎說莫奇于易紀載纂錄事莫槩乎書貞淫美刺義莫備于詩神鬼天人數莫詳于禮褒譏筆削旨莫嚴乎春秋然則樂府者經之遺歌之遺

也注箋疏解我自用我法于以掉鞅詞
場正史稗史等如家常搬演都出一切
梗汲書倉非其人不敢著筆如璽
[illegible]叅盦先生名父嗥未嘗都門碎琴叅
已累邑記字逭縣次續食褒煲以天下
爲已任未舞勺即知有陶先生鄉之紫
水黄嘉珠江穗石足跡所至負巨公名
者爭倒屣墨花題畱推轂車冰柱爲已
而鷄雞天步蜩螗沸羹未甚多難蠢斬
迴翔出〻怪事咄逆幽憂中輙樂奈何
誹僅于野之奈何也形爲晤歌慨以當
懷發爲商歌、以當泣逭今出自老戍

人可壽之日月斑駁諸鼎彝正〻奇〻
碧雞露蚍之不可方物足樂府者周經
之遺尤詩之遠春秋之遺不獨歌之遺
也李文正而後得之僅見惟楚有材西
涯張於前至是則大張矣非叅盦似西
涯而西涯似叅盦也茶木志柴桑之志
即靖節之比物連類亦有足悲者似祖
不平哉

東粵龍巖通家弟胡景曾拜手

嘯古自敘

甚矣楚騷之不可絕也原不得志故自發於文何意牢愁之言上儕風雅論者者豈欲俎豆於荀卿孟軻之間司馬遷因推此志也与日月爭光沓稂左傳而下楚孤行矣宋玉學原音而揚其波唐

然楚人之風豈揚雄杷如竝工騷賦攜冀志誼皆非原選吾安所折衷哉竊嘗披擷春華追尋古響不若漢魏樂府諸詩蘇李而下猶能真々樸々寫山川風俗憂思怨誹之情也然則以離騷續詩以樂府續離騷得其意矣汎濫而求之

塡詞元之雜曲騷變而雅盡亡騷安能變絕乎然而推波助瀾者多江左之時流楚變責也明興吳越詩最盛中葉乃推七子然所為樂府不過擬古題目剿画變鹽卽逼肖古人口吻何關風義唯吾郡李文正用古體詠史自命曰西涯

樂府變斤々學步之病而自抒尚論之襄毘獨眼空一卋亦云救吾吳余生長江漘値騷之地少時涉獵風雅鼓篋兩都亦嘗以文章進御自幸免褭沙之賦且憾太西涯百數十年不得如宋玉之與屈原耳詎知四海羣飛三光黯黷界

況衷聲虎豹雷闕一旦傷湘浦之萬[illegible]勸蓍梧之風雨我則何心能不悲乎拾時圖史盡厭棄殺既發自秋徂夏臥病艸土中思往答藏書大率五千卷今[illegible]留隻字矣烱烱雙眸更處得蓍徒狀[illegible]香壓梁憶古奇事錄藻至元凡驚賞艷

異之文耿耿心目間者隨筆疏寫如[illegible]古碑洗剔斑駁節文斷画以己意縫營之得百餘則聊復取天人靈龍莫攀[illegible]傷之氣森立枕端以與瘧敵敵數勝瘧復數起者瘧鬼頑也因息三閭詛鬼而爲硯之辭吾將詛瘧乎遂援古爲助間

括一題雖更伶倫按節而綴詞偶就則烏烏纂纂以詞亦未免激情冰堅孤吠霧天嘷鹵涯而輸之矣約略正史中得十之八以外史一二胥徵者附焉纍纍示人胥如志怪非關風義亦爽取材乃爽然悟天地之間冊府之內何所不齎

而頫推汲冢鑿娜嬛耶噫嘻余病矣[illegible]閱受侮救死不贍庶幾引古人方藥以濡未然之心劉蛻曰崖谷結珠璣昧則救之雷雨亢衆盛乾則救之既珠且乾奇如今日吾何暇救騷乎惟是探遐討幽纏綿哀樂托古人而歌思非吕古人

爲古人以古人爲杷欣賞對悲憤之人
也詩曰瘖言不寐願言則嚏安知古人
爽嚏乎哉又曰縱我不往寧不嗣音姑
与之爲瘖歌与之爲遥集而已萬一感
連海上之絃骨移我情者爽以易此

己丑十月望忍頭陀曝背東巖下書

楚長沙陶汝鼐燮友著

會稽宗弟履卓岈生閱

壻胡來愉較刻

男之典攷注　之采編

廣西涯樂府曰寤歌

新豐市　漢書

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鬬雞蹴踘爲懽今皆無此是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衢巷棟宇物色惟舊放雞犬於道塗競識其家穩若皆悅自是太上皇日與諸父老子弟游爭持酒餅餉太公歡相得也作新豐行

新豐新昔日淮泗水今日咸陽塵青帘繇樹參差住牛羊競識門前路鬬雞蹴踘風所懽道是長安

卻親故酒餅爭持餉太公少年門酌官家丈秦皇驅石秃海東可憐神鞭石血紅何似關中漢王力一朝移市等春風春風酒香花滿津阿翁幸不爲楚烹餘生且自適我意看兒富貴浮雲輕季自忘家錢天子翁嫗但知用含爾家令能教敬上皇上皇樂在新豐裏

攷注　史記始季乘産遊從陽縱觀秦皇帝曰大丈夫不當如是耶既爲帝迎太公入長安宮中五日一朝如家人父子禮一日以家令言太公擁篲迎門卻行帝驚下扶太公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尊太公爲太上皇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

容菴氏曰古今帝王崛起能以天下養遠匹夫父者惟虞帝漢高耳然古無皇帝號安秦上皇哉秦始稱皇帝遙尊莊襄而莊呂不正并無父矣上皇斷自漢始而太公出楚烹餘悽愴不樂實有發來然五日一朝如家人禮高皇獨有父子歡豈不甚善而家令數之曰帝人主也親祇載何如哉甚矣家令之陋也作新豐聚太公庶幾養志乎後世人臣謨佞富貴以爲顯揚其親使無一廛田家蔬水之意借梭鋤而德色二人豈安之哉

袖鐵椎　漢書

淮南王長母故趙王張敖美人也敖獻之

高帝從幸生[illegible]貫高事被繫王母因
辟陽侯言呂后后妒弗爲白辟陽侯不强
爭王母恚自殺王以是銜之文帝即位王
入朝一日袖鐵鎚謁辟陽侯侯出見即椎
殺侯而自肉袒謝闕下曰臣母不當坐趙
事是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辠一
趙王如意母子無辜呂后殺之辟陽侯弗
爭辠二呂后王諸呂欲危劉氏辟陽侯弗

爭辠三臣爲天下誅賊臣報母之讎謹伏
闕請辠上傷其爲親弗治詠袖鐵椎
呂后妒如意死淮南母繫獄底辟陽力當見理辟
陽不力殺王母 叶 淮南袖鐵光欲流公然擊殺辟
陽侯臣爲天下討賊報母讎仰天叫闕詔勿求噫
嘻秦漢之間兩丸鐵報韓不成報呂獲博浪沙中
大索亾漢文闕下殊恩釋忠孝蒼黃天地白
攷 張良年二十時秦滅韓良以五世相韓故
注 散家財圖爲韓報讎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爲
鐵椎重百二十斤狙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
中副車秦皇下令大索良十日不得
[illegible]萇氏曰淮南報讎文帝釋辠於義俱得也
其後不自懲艾而恃恩驕恣復謀爲亂使君
臣兄弟之間孝義不終惜哉以此知忠孝是
血性人不是血性事若只是血性做去蹉跌
不少

岱石立 漢書

昭帝元鳳三年岱之萊蕪山南匈匈有數
千人聲羣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
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處

有白烏數千集其旁時睢孟以爲石陰下
民象也泰山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
處當有庶人入爲天子者語聞孟生伏誅
未幾而宣帝立自民間擬岱石歌
泰山臥石兮五十圍千牛不拔兮雲根肥矗然自
立兮萬羽帶巨靈作聲兮星氣飛當有天子兮起
側微蒿里召孟兮皇孫歸誰言暴雨兮沾龍旂
攷 蒿里在泰山下人死則魂魄收召於此○謝
注 承後漢書云丹陽[illegible]明[illegible]入[illegible]爲[illegible]陽

武帝嘗出□□上前當有疾風暴雨乘
輿不可出上從其妄儲炊駭死於日果大風
暴雨洛陽者賴帝莽厲之
帝答氏曰義興縣里山背皓時山頂有大石
自立郡遣太常封爲南岳事類相類然於漢
爲祥於郡爲火吉因視生德且豈有常也哉

身毒鏡　漢外史　身毒即天竺國也　身音乾

漢宣帝被收繫郡邸獄上猶帶史良娣所
合宛轉絲繩繫身毒國寶鏡一枚此鏡照
見妖魅佩之爲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
濟及即位每持鏡感咽移辰以琥珀筒盛

之緘以斜紋錦帝崩不知所在作寶鏡曲

寶鏡只數寸能作日月光宛轉五色繩擬得山河
長鏡是身毒鑄繩是太后纏有佩同日繫佩鏡獨
不傷天地一朝辭鄠杜生光芒衮衣入故殿俯仰
增悲凉貯鏡琥珀匣賴爾漢祚昌眞能燕不啄事
若神鬼將卓哉丙丞相功業同煌煌

〔攷〕孝宣皇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生數月遭
〔注〕巫蠱事太子史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曾
孫雖在襁褓猶坐收繫郡邸丙吉爲廷尉治巫
蠱獄哀曾孫無辜得全〇正史但載宣帝微時

夜則外照中射有光堅不截香鏡帝然□
此詩之引證妄矣

昭陽殿　漢書

趙飛燕女弟昭儀居昭陽殿中庭彤朱殿
上丹漆砌皆黃金塗白玉明珠翠羽飾其階
壁隨處著流蘇五色每好風日熠燿一殿
金玉鈴鐸之聲驚動左右中設玉几玉牀
象牙簟綠熊席熏以異香窗扉多是碧瑠
璃香氣不散古之極麗也工匠丁緩李菊

巧若鬼斧嘗向樊延年說之如此外人不
得見故鮮有傳者詠昭陽殿

成帝坐漢色神女來人間趙家雙彩鸞翔戲白寶
山百寶山中昭光眩珠窗玉柱黃金殿君王恩愛
一朝新紅玉同胎不同面阿妹尊房獨得居瓊瑤
翡翠交飾轉異香不度瑠璃扉春色長留綠熊薦
莫怨君王無定情有時豐艷勝纖輕天上昭陽誰
曾見寶扇遮遮阿姊宴宴亂飛同亦嫩樓六宮色

燕飛金步搖一雙玉燕斜穿漢階啄龍孫上不知

注 西京雜記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及也但昭儀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為當時第一故寵擅後宮云○赤鳳宮奴名帝既移寵昭儀飛燕乃私之

予以小中藏步半出入

客卷氏曰漢德盛矣呂后恃恩高不能制趙后恃寵成不能救何女子之難養也前牝雞后飛燕漢之不亡幸矣哉雖然救此者賴有馬陪二后在英雄主讀漢書當於此處著眼

寶瑟觸 漢書

江充以巫蠱獄既誅其黨莽何羅兄弟恐禍及遂謀為不軌金日磾覘其意有非常心疑之陰伺其動靜與俱上下久之不敢發一日上幸林光宮會日磾小疾臥廬何羅遂矯制夜出發兵殺使者及旦上未起何羅忽從外入日磾心動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趨臥內入行觸寶瑟僵日磾輒抱何羅大呼曰莽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劍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捽投何羅殿下擒縛之遂伏辜誅寶瑟觸

千金飾寶瑟待奏雲翔姝漢皇偶不御陳留內殿傷外庭反側子矯制夜發兵叶將軍臥直盧迎賊趨林光日攝賊氣奪行觸寶瑟僵將軍近前抱賊呼莽何羅反當伏誅寶瑟欲碎君王呼日磾忠勇絕世無疇君張瑟莫治巫 兵蕭茲反

谿巷氏曰日磾戎虜也始沒入宮輸黃門養馬爾武帝游宴觀馬宮妃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皆竊觀至日磾獨不敢磾貌甚壯馬又肥好即日拜為馬監後為大將軍受遺輔政舟思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盼識日磾帝知人奇兩人忠力亦奇若王毛仲一流終馬監可耳何也敬與肆之辯也

射蛟歌 漢書

武帝元封五年冬巡守至于盛唐望祀虞帝于九疑登灊天柱山自潯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歸

建龍旂兮狩山河浮鬬艦兮萬舞羅陳羽旓兮擊
靈鼉謠白雲兮弔湘娥中江濤兮蛟霧多上一發
兮登組和陟天柱兮頫嵯峨小禹甸兮輕江沱黃
龍死兮帝不呵春歸樂兮恬海波

故夏禹行河有黃龍負舟眎之猶蝘蜓也注東論云水經注洞庭君山者湘君出入則多風秦皇乃赭其山漢武帝亦登之射蛟則與江中之丈有異矣然射蛟固是一事耳不照從潛山望九疑何遼也盛唐今六安縣樅陽今桐城縣

昆陽雨　漢書

昆陽之戰莽合天下兵百萬甲士四十二萬令大將王尋等將之旌旗千里不絕得長人巨無霸長一丈大六十圍以為壘尉又驅虎豹犀象諸獸以助之秦漢出師之盛未有也圍昆陽數十里是時漢將王鳳求降不許帝始以步騎千餘摧其前鋒斬首百千級伺尋陣動卒敢死之士三千乘銳斧之聲動天地遂殺王尋餘兵大潰會大雷風屋瓦盡飛雨注川溢虎豹皆股栗士卒溺死無算水為不流莽兵自是不復振賦昆陽雨

漢中落王莽惡漢中興王尋錯二十四萬天下兵
一朝背漢皆為新乘風不顧驅虎行漢甲三千亦
何寡兵人將之天地瀉雷風澥空震飛瓦漢軍怒
兮新軍靡萬獸號寒爭墮水巨無霸徒為爾君不
見天助秀人助莽滍沱水昆陽雨

涂菴氏曰漢與新兵勢強弱之數相去百倍矣光武一旅屢蹶漢幟不張昆陽非天助不至此或曰莽謙恭下士頌功德者數萬民曰漢祚十八年矣天何助漢之晚與夫秀不起漢無與人天將奚助秀起而鬼神雷雨赴之此其所以為天也奈何以目睫論事哉

呂母軍　漢書

王莽時瑯琊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犯小辠宰殺之呂母怨思報宰母故豐貲產乃益醞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衣敝者假衣不問直數年財盡少

年欲相與償之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
求利也徒以縣宰枉殺吾子故諸君肯哀
之乎少年壯之皆許諾招合亡命數千呂
母遂自稱將軍引兵攻破海曲執宰諸吏
叩頭請母曰吾子犯小過不當死而爲宰
所殺殺人當死徑斬之以其頭祭子塚因
以眾屬盆子歌呂母軍

瑯琊

瑯琊海曲呂郎如玉縣宰殺之細故大獄有母斷

腸夜不哭制淚腐心圖報復黃金糴衣寶儲刃贈
諸少年供醇醪幾年金盡意始陳少年哀憤不顧
身意氣三千齊甲仗嫗作將軍推不讓一旦旌旂
攻海邑手提宰頭血猶淫君不見楚靈王乾谿逃
無人匿王隕車急殺人子多事相及

〔注〕史記楚靈王次乾谿爲樂不歸國國人苦之吳伐楚遂入楚殺王太子祿乾谿從王者聞變皆潰去王聞太子之死也自投車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

齊菴曰佛經以殺業最重殺鳥獸猶有業況殺人乎今之守令才者咸忍於人人獄曰尝

不畏避禦也激無不宜畏抑知婦孺中有丈畏如呂嫗者否曰然則若之何平反之際靈忍焉可也

闕里開　漢書

光武初鮑永爲魯郡太守時彭豐屯兵於
魯永討之未下忽一日孔子闕里自講堂
至里門無故而荊棘自除永異之謂府丞
及令曰今者危急而闕里自開豈夫子欲
使太守行禮助誅無道耶遂命眾修饗射

禮請豐等共會豐意亦欲圖永爲持牛酒
來犒永遂格殺豐賦闕里開三章

陰陰闕里繁彼條枚條滌其蔓亦剪我萊剪萊者
誰太守誅之駕言釋負及郊采薺　章一　陰陰闕里鬱
彼卓廡譸賦其除聿肅我宇職除者思太守制之
爰伐鐘鼓升堂射兕　章二　射兕如之何彼豐則燒采
薺如之何彼豐則雜孔氏敕我抑又勗我祭則福

齋庵氏曰三教中釋老勸言果報世人貪慾
禍福遂以釋老爲鬼神故敬事之無所不至
夫迦文李聃只是彼教中聖人耳吾儒師孔
子而業忠孝廉恥者若恬不知畏孔子也中
庸曰鬼神之爲德盛矣乎儀德孰如孔子者
闕里開莫謂是奚矣諸人若信孔子不及學
佛老作麼

狂女子碧　漢書

王莽旣簒廢孺子嬰爲安定公讀策畢莽
孺子手流涕曰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
周公復子明辟於是將孺子下殿北面稱
臣時長安女子碧狂呼道中曰高皇帝大
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捕誅之
其後光武舉兵三輔豪傑共起果以九月

戮莽傳首諸死作狂碧歌

眞孺子廢帝嬰假周公王巨君讀策將下殿汝作
流涕云長安臣民同贊歎長安女子大聲喚高皇
帝在天半八風臺前舉頭看提劍大怒來討亂趣
歸我國不得惕不歸而國九月殺汝碧翁無言碧

婕語

[致]新莽簒位之二年與神仙事以方士蘇樂言
[注]起八風臺於宮中○謂天爲碧翁

日南守　後漢書

李善字次孫李元家蒼頭也元與家屬以
疫相繼死惟孤兒續始生數旬元家貲巨
萬羣婢利其財將謀殺續善力不能制潛
負續逃隱瑕丘親自哺養乳爲生湩續年
十歲乃攜歸訟之縣盡理舊業還之悉收
殺諸謀續者時鍾離意上其事累遷善日
南太守之官道經元家未至一里卽更服
親持鉏去其墓草拜掃成禮哭甚悲曰君
夫人善在此徘徊數日而去詠日南守

死與立孤孰難易趙氏孤兒兩臣弃可憐程嬰難
從難武也徒傷報成事後此無如李次孫身是蒼
頭報主恩君夫人死貲百萬嬰兒將被羣婢吞蒼
頭夜負嬰兒出徘徊趍向瑕丘匿仰天悲哀嬰若

帝奇哉兩乳生塗溢十年始得訟其冤蒼頭力令
寃海撼黃泉鬼笑孤雛長空棟人歸一燕翻事開
朝廷奬忠義誰爲表之鍾離意承恩跽告君夫人
老奴謬忝二千石褫衣荷鍤補松楸爲君執役如
平日此事庶幾有古風表章奇節朝論公吁嗟乎
寧論近代人無有可容蒼頭作太守

注 放趙朔妻有遺腹走匿公宮朔客公孫杵臼程嬰與生男存趙朔生藏袴中得脫杵臼日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耳立孤難杵臼曰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杵臼死嬰匿趙孤山中十五年名之曰武武遂攻屠岸賈滅其族嬰乃辭於諸大夫謂武曰我將下報宣孟與杵臼武泣請嬰不可曰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

酒家保 漢書

杜根者杜安伯夷之子也性方實和熹后
臨朝權在外戚根乃上書請安帝親政太
后大怒令盛以縑囊撲殺根於殿上會有
俯其忠者討令詐死凡三日目中出蛆因
得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鄧
氏誅帝卹根忠死訪錄其子孫根乃復出
徵拜尚書郎述酒家保

宜城山中酒家保十五年間幽憤老朝廷下詔求
子孫何爲復出生杜根生杜根上書時太后怒撲
殺之暴尸三日眼出蛆荊誰赦脫萬死餘那知纍
血濡縑囊孤忠更作尚書郎吁嗟乎酒家保藏酒
樓行酒何如朱虛侯

注 放呂后時朱虛侯劉章忿劉氏不得職而諸呂擅政嘗入侍燕高后令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從事諸呂中一人醉亡酒章追及斬之還報太后大驚

封使君 漢書

漢宣城郡守封邵爲郡無狀一旦化爲虎
食郡民民呼之曰封使君因去不復至故
時人語曰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
作封使君歎

君不見封使君斂威下貲堂異形長毛尋生不治
郡魂沄沄倀來食人猶自忻民懾其猛呼以君[illegible]

謝豹不復闘吁嗟乎虎而未化徒紛紛

[攷注] 虎噬人其人魂爲虎所役隨之行曰倀得代乃已

寄菴氏曰衆生貪嗔業重墮異類中感猛獸報猶是因果之說也封邵爲二千石生化爲虎譬如工畫馬者偃臥牀上人見爲馬心形感觸理固如是哉然而邵聞人呼慚不復出猶恬不知恥者差良矣不恥不化造物將無如之何

西園狗 漢書

靈帝熹平中禁庭雜劇無庭嘗取西園狗著進賢冠帶綬以爲笑樂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門見者莫不驚怪作西園狗歎

鴻都門前賣官吉五百萬錢賜金紫西園美狗綬且冠登牀繞席爲上歡公然走入司徒門非錢亦得新承恩司徒者誰莫相愚悔不小斯至千萬

[攷注] 按靈帝特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有差崔烈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司徒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左右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

繡馬來 汝書

王忱字少林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病困心懸之書生謂忱曰吾命休矣䇿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幸埋我未及問姓名而絕忱即鬻一斤營葬餘金埋置棺下人無知者歸數年縣署忱亭長初至日有馬忽奔入亭中其日大風又飄一繡被墮忱前忱一日乘馬到雒縣馬竟入空舍主人驚喜謂客是盜忱具道其故主人悵然曰馬與被同日失去無因至卿豈有陰德而致於此忱因說葬書生事道生形容及埋金處主人大驚號曰是吾兒也姓金名彥何意乃爾大恩久不報因與俱迎喪餘金宛然莫不嗟歎賦繡馬來

金家駿馬鄭驌驦金家繡被裁鴛央兩者隨風一朝至王生得之殊不意殊不意遊雒陽奔馬直人金家堂主人驚喜馬復得馬上郎君寧作賊竊意致之有陰德答云我昔葬少年黃金十斤封宛然

不記姓名惟記斯此事無慚向君道誰知正是主
人兒一家腸斷感且悲還到長安發掘上白骨黃
金歸故主世人卽識亭長賢寧識陰行如此淵君
不見大彰陰行眞怪哉風翻繡被同馬來

或曰與某得馬之事也今豈無一二厚德如
乜使者而其報獨若此乎審菴曰陰行善至
重也士君子不負朋友易不負路人難不負
而有所爲易不負而無所爲難王純之于金
生路人耳秪以一諾相屬未嘗知其姓名地
里也而纖毫不負了無所爲非天彰之純歎
牙不言矣佛經謂如來敎化衆生時有靈異
怪事是善巧方便如此者亦天之善巧也歟

烈禮宗 漢書

皇甫規妻不知何氏女善屬文能草書規
卒妻猶盛年董卓聘之聘以駢車百乘金
帛充庭妻度卓橫難以理喩乃自詣卓門
跪陳餟惻卓怒令侍奴持刀圍之妻知不
免起立大罵曰若羌胡種妾之先人淸德
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若非其
役隸耶乃敢行非禮於爾君夫人卓大怒
命以其頭縣車軛敲朴亂下氏謂杖者曰
速盡爲惠後人圖其像號爲禮宗

皇甫規名不負君夫人眞烈婦玉碎車前千卓怒
傷心更倍唐姬舞當時貞魄不行雲爲卓漂棺化
爲雨

故董卓廢弘農王使李儒進酖王不得已乃與
汪妻唐姬飲爲別王悲歌云云因令唐姬起舞
姬亦抗袖而歌泣下嗚咽王遂飲藥死○呂
布殺卓尸於市李傕郭汜收埋之暴風雨震
烈流水入藏漂其棺槨之復出如是者三四

扶麥過 魏志

曹操性機警多方伎與人讌設詼諧戲弄
無所不至然持軍法獨峻嘗出軍行經麥
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扶麥
以過忽公馬竟騰入麥中勅主簿議辠主
簿以春秋之義法不加尊公曰制法而自
犯之何以帥下遂自刑拔劍截髮置地而
去

魏武英沉隱諸詐亂世奸雄恣意作漢宮猶未黍

離離中原麥秀還堪稼曹軍惜麥不惜身扶麥過

馬行逡廵公騎白鵠公馬名白鵠反騰蹊自刑欲令軍

法中軍法中貲圖璧曹公猶人非四目啖葛須生

麥須熟可憐漢祚無人扶大下英雄君與孤

注汝許子將郛好品題人物操詣郛問曰我何如人郛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也操大喜而去○操嘗啖生葛數尺不死與韓遂交馬相語羣胡觀者曰曹公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劉備爲張順等所敗復走詣操操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孤

本初之徒不足數也

魚山歌 魏志

曹子建植十歲善屬文爲辭賦十萬言援筆立就性簡易不爲鮮衣怒馬曹公甚愛之幾爲太子者數英文帝時屢求自効帝優詔答之植嘗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慕其地予悲其志作魚山歌

東阿近洛浦遂看劍論文年稍消魚山古翠微但

見白日飛白日飛且鬬翔鴻雲岫森森王氣[illegible]

祚單與將孤竹淚重酒漢銅盤

齋菴曰魏武彌愛陳思屢欲立爲太子丕爲之而陳思亦極避讓丕立表求自効工於詩文嘗作洛神賦寄所思此皆易見獨聞丕代漢與孫則恭慄痛哭文帝一日從容言之曰吾應天受命而聞有哭者何也陳思至性忠孝寃天抱之[illegible]悲得立必還漢鼎彼魏節豈不伏哉凡爲皆云若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矣雖英雄數人意尚在二子間也王通曰陳思王以天下讓人莫之知見亦如此

黃鬚兒 魏志

任城王彰負絕力手格猛獸[illegible]

嘗從帥之北征烏桓乘勝逐北[illegible]

受節度不得過代彰曰大將行[illegible]

從何節度爲從上馬追及勝桑乾[illegible]之

稱歸報公公持彰鬚曰黃鬚兒[illegible]

嗣立見殺作黃鬚兒歎

黃鬚兒竟大奇此語還令任城免[illegible]

東阿不止文奇新殺[illegible]任城又東阿賓待宮[illegible]

日過傷心卞太后泣轅斧中多

【注】劉曹植與丕同母文帝嘗欲害之殺丁儀丁廙

【注】修等植與諸兄弟並遣就國多見害卞太后親告不以女爲殺我任城不得復害東阿植始封鄄也○不疾太后往臨見左右皆是昔年侍者因問左右何時過對云正伏罪過太后遂不入而罵曰狗鼠不食汝餘酉聽曷植詩云豆萁釜中泣

投璽罵 魏志

獻帝穆后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詔進三女憲節華爲夫人及伏后被弑立爲皇后曹丕受禪遣人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是數輩后乃呼入親數讓之以璽投地因涕泣皆曰天不祚爾

曹瞞閨中女兒姿先篡后宮遲篡漢雖是曹家姊妹行作后豈能同爾叛漢家玉璽剜蛟螭前趙王莽後遣丕抵軒投地兩番罵曹后雖於元后將許廿六子全無故中宮亦非老寡婦當年破賊爲阿奴阿奴做賊天不祚噫嘻天不祚魏再傳山陽公尚有年

【注】漢書元后傳莽篡位請璽元后不肯

【注】王莽使安陽侯舜諭指后曰我漢家老寡婦旦夕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莽將曾之乃以璽投地曰我老已死而兄弟滅族也○曹公居鄴丕即入宮照室奪其妻曹公惡之曰今年破賊爲阿奴○孜漢獻帝爲公以后爲山陽夫人相傳至玄孫秋猶爲公行漢正朔用天子禮魏享國四十一年一秋二蘇芳又廢養子明帝以後絕矣說文三女曰粲

永始臺 魏志

郭皇后自少閑內德其父奇之曰此乃女中王遂字之曰女王既正中宮勅外戚以驕奢爲誡文帝東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會霖雨百餘日城郭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遊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沒今帝在遠且吾幸未及此患而便移止奈何羣臣不敢言賦

永始臺

許之水波騰騰許之臺高巍巍迎無符臺不崩中

宮偏憶瀏江水銅雀如何望灞陵

魏武臨終遺命諸妓日登銅雀臺望西陵墓處作伎進食貽分香賣履之語然曹丕輒蒸亂甚傳如卞太后問疾特語曾不媿郭后哉

玄伯哭 魏志

司馬昭既殺高貴鄉公乃會羣臣謀時陳泰獨不往昭使其舅荀顗召之顗至問以可否泰曰世當以泰方舅自今觀舅不如泰也及入枕帝尸痛哭昭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玄伯曰惟誅賈充可謝天下昭曰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昭默然未幾泰嘔血死歎玄伯哭

魏代漢蘇則哭晉代魏陳泰哭蘇則哭時植亦悲陳泰哭時荀顗癡不誅賈充事已矣無以處昭玄伯死

注 蘇則字文師少舉孝廉才能矯詔平雍涼之亂徙拜侍中書與陳漢蘇植聞魏代漢皆素服哭

帝聞曰是箇人評會一悵然而惜乎帽向物

呼前日如何日狗子無佛性

三人龍 魏志

華歆字子魚邴原字根矩管寧字幼安同遊學有聲三人雅相善時人號爲一龍歆龍頭原龍腹寧龍尾西京之亂寧與原皆避世高蹈獨歆仕漢佐操嗟乎異心矣歎

三人龍

漢季何多隱君子三人一龍聲譽起便便龍腹窮鳥藏尾作孤雲海上充淵澄玉潔頭難覓逆甲無將穢宮壁破宮壁志賤微原上鈕金揮便揮葛巾皂帽龍是非

注 歆曾寧始與邴原避亂東海文帝即位徵還拜大中大夫固辭居嘗著皂帽布襦袴四時致祭雖大耋必跪拜成禮正始中安車蒲輪召竟不起平時與歆同鋤地得金寧揮之如土歆捉而擲之人以知優劣至守豫章乘燕將哭又爲中迎策及佐曹操漢干破宮中覆壁收伏后歆皐大惡極矣陳登云淵澄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人之難知如此哉○邴原嘗與劉政全其妻子政曰窮鳥入懷原安知斯禁之可入耶

嚴將軍 蜀志

益州之役昭烈遣飛以偏師泝流而上時巴郡太守嚴顔拒守飛與戰生擒之呵顔曰大軍至何不降顔答曰此中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斫頭顔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為上客竟以顔檄下郡縣數十歌嚴將軍

君莫攻三巴郡有嚴太守早知坐窮山不聽放[illegible]虎虎飛來食人郡無降將軍斫頭便斫頭汝復何怒云敬此慷慨義相釋張公一生始有客紛紛乞命效賊前一日百拜復何益

攷 昭烈將數萬人入益州劉璋勅所在供奉備入境如歸巴郡守嚴顔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梁簡文太子大器將及難神色怡然所親竊問之曰賊若未見殺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害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無益也○虎頭燕頷飛而食人

趙雲走 蜀志

劉備至襄陽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之操以江陵有軍實恐為所據乃將精騎五子急追備及當陽之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遁去或謂備曰趙雲北叛矣備以手戟擿之曰趙子龍不我棄也頃之雲抱劉禪與關羽船會因得濟沔

曹公五千追數騎當陽坂下雲獨馳子龍不棄衆莫敵須臾馬上還君兒還君兒出重坎子龍一身皆義膽噫嘻四棄妻孥亾復存精忠更有誰絕[illegible]

攷 劉備自下邳沛城之役至是蓋四棄妻子走矣然關公羽亦嘗單騎護甘糜二夫人還有秉燭達旦事○孔明嘗答關公書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自是黥彭之侶當與翼德並驅爭先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

神亭遇 吳志

孫策既攻劉繇於牛渚又進擊曲阿繇同郡太史慈時自東萊來省繇會策至繇使慈偵視慈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策從

騎十三皆堅精將慈從前鬬策刺慈馬頭
擊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
兵騎主乃各解散後定宣城策心欲得慈
以討縛之於勇里既至策自解縛捉其手
曰寧識神亭時耶若爾時得我當如何慈
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孤是卿知己今與
之事當與卿共之

孫伯符奇男子史子義伎相擬手戟兜鍪馬上鬬
前神亭後勇里未可量眞知己英雄識度當如此
不記轅門射戟時縛虎徒瞋大耳兒

注 蜀劉備爲袁術將紀靈所圍呂布來救之令軍候植戟營門布曰觀布射戟小支中者各解兵不中留決鬭一發中小支遂罷去○操既縛布劉備時在坐布曰縛太急玄德卿爲座上客不可一言耶操命緩布備曰不可布目備曰大耳兒不記轅門射戟時耶

玄石圖 晉書

元帝懿曾孫瑯琊恭王之子也初玄石圖
有牛繼馬後之讖故司馬懿深忌牛氏爲
二榼共一口以貯酒懿先飲佳者而以毒
酒鴆其將牛金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
牛氏而生元帝

晉魏之間臣節虧魏擬文王晉伊尹晉伊尹重顧
命玄石早圖圖裏姓鴛央榼口牛金所誰識夏侯
通小吏吁嗟牛晉篡魏今魏篡漢晉魏但從懷裏
換

注 攷魏明帝以養子芳嗣立是爲邵陵厲公非魏種也晉元又牛氏子譜皆中絕矣南朝因又一晉哉○曹操嘗云若天命在吾吾其[illegible]王矣司馬懿受魏顧命遂遷其鼎懿卒篡者咸云伊尹既沒伊陟嗣事矣子昭果弒帝崙菴曰予於漢魏之季不勝憤矣陳越石有云新取於西魏取於東司馬氏之有天下其始未嘗不伊不周其終未嘗不莽不丕皆取伊周以爲篤矣也嗚呼伊周何不幸哉

侍中血 晉書

蕩陰之敗天子蒙塵百官侍衛莫不散潰
者惟侍中嵇紹儼然端冕以身捍帝值兵
交御前飛矢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

御服天子歎惜之及事定左右請浣衣帝
曰此嵇侍中血也其勿浣
天子衣侍中血血可浣忠不可滅蕩陰之塵汆衣
黑鷄羣潰散甚失過立鶴昂昂在帝側在帝側獨
端晃白刃滿身遮御輦侍中血飛天子免粱輿還
朝左右至請浣帝衣重下淚百官不媿天子媿留
血欲令百官拜 叶
[注] 晉嵇紹初在武帝朝以秘書丞起家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如野鶴之在雞羣

烈惠風 晉書
王夷甫既降石勒自解無學且勸僭號其
女惠風爲愍懷太子妃劉曜陷雒以惠風
賜其將喬屬將妻之惠風仗劍大罵而死
子曕曰夷甫之死非獨慚晉公卿乃當羞
見其女作烈惠風詩
惠風丞相女故是愍懷妃雒陽宮闕陷孤婺無光
輝光輝即不無安能事二夫仗劍罵未已血濺青
昆吾上有古白日下有新黃壚神州陸沈誰之辜
阿翁降卻東門嘯
[注] 晉王衍嘗見石勒倚嘯上東門曰是必有異志收之已去矣

破琴歌 晉書
戴逵字安道不樂當世獨以琴書自娛武
陵王晞聞其善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
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作破琴歌
召不見齊王座上嵇延祖請一奏琴麾不鼓又信
見山陰谷中戴安道破琴不爲武陵造侍中冠佩
野人纓朱絃古調非王伶兩人風義逈同聲聲在
手不在琴擊碎焦桐大有心當時自有明如曲任
罵司空不輟音
[注] 晉嵇紹字延祖嘗在齊王冏坐冏知紹善音令左右進琴紹正色對曰紹雖不才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庭而乃爲王執伶人之役乎冏慚謝○沈昭略故狂儁使酒一日集孫章王宅酒闌司空褚彥回取琵琶爲明君曲昭略下席大罵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彥回恰

高平陵 晉書

桓溫生有異相溫嶠見而奇之遂名溫年十八父彝江播所詭為弔客入廬殺其子彪等三人既仕累功太尉以雄武專朝窺覦非望簡文遺詔但云如諸葛武侯故事心甚不平自鎮赴山陵百僚拜伏道左中外危懼及謁高平陵左右覺有異既登車語從者曰先帝靈見因問左右殷涓狀答者言肥短溫云亦見在帝側涓浩子也以父為溫所廢殺遂不詣溫溫銜而害之故亦為祟溫不言先帝云何但見拜時溫曰臣不敢不敢未幾歿詠高平陵

鬢如蝟毛磔眼如紫石稜此兒奇骨驚太真叶老來廢主備謁陵百僚俯伏左右睇太尉拜時如夢囈高平陵前微聲細微聲細臣不敢先帝咸靈落臣膽顫問左右神慘慘帝傍有人肥且短叶嗟乎晉陵王氣尚未徙桓玄殺子桓溫死王敦可人徙自擬溫若不逆豈不賢廬中弔客報父冤何辭今日逢殷涓

按桓玄篡晉劉裕興義討玄玄敗走過猶爾諸葛相君之猶曰汝是何人敢殺太子○溫一日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鬢如蝟毛一節見溫本傳

書壁變 晉書

石季龍造大武殿既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于壁忽一日皆變為殊狀旬餘頭縮入肩中惟冠髣彷彿微出季龍秘不洩佛圖澄對之流涕謂其弟子法祚曰戊寅歲禍亂萌己酉石氏滅乎宜化去矣尋卒季龍掘冢斫之惟見一石季龍曰石者我也葬我而去我將死矣明年季龍死遂大敗

石趙兒孫建大武殿柱承藻繪詞翻雜陽洪鐘虡

不奪[illegible]婦三千奪上臺天崩地陷不知愁殿中空

畫古人圖古人圖一朝變驚看漸縮奇觴面洗瘦

西僧淚如綫漫道無人見宮壁冢裏分明先葬石

先葬石天奪魄己酉年石氏滅

〔致〕季龍既毀使張彌徙洛陽鐘虡大鐘沒於河
〔困〕(　)季龍浮船興常增置女官二十四等發民
間女三萬餘人臨軒簡第諸役其夫及奪而
遣者三千餘人嘗升凌霄觀望之笑曰自非
天崩地陷亦復何愁
[illegible]氏曰圖澄大阿羅漢示現於兇殘之季
知其亾不能救其亂佛法無裨於治明矣然
梵綱經首戒殺婬殺棄其說圓仁義也唐太宗
梁武帝皆好佛太宗莫用仁義則三[illegible]可以
佐貞觀之盛梁武用假仁義則捨身不能救
臺城之難也故學佛只要真心治世只要真
主

澤堇離粟 晉書

劉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曾祖母王盛冬

思堇茱不得食爲不飽殷號哭澤中忽若

有人云止止殷收淚視地得堇斛許而歸

又嘗夢人謂曰西籬下有粟窖而掘之得

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賜孝子殷果

食之七年始盡作堇粟歌

冬沃水寒芹不生籬下種粟豈得成妄爲老人哭

寒水數斛春堇神止止夢中數令掘籬邊一百石

粟足七年窖而荷鍤寧有此天寔銘之賜孝子噫

嘻孝子者誰晉劉殷兒時治喪哀毀聞一門七業

興如雲

〔致〕劉殷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授太史公一授
〔〕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爲
盛

蠐螬炙 晉書

盛彥字翁子有至性母王氏因疾失明彥

每言及輒流涕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

必自哺母病既久婢使數見捶撻婢憾之伺

彥他適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爲美然疑

是異物藏餘以示彥彥見抱母慟哭母忽

豁然從此目疾遂愈陸雲嘲之於朝詠蠐

螬炙

君不見盛𥿄子有母雙失明躬自哺母弄且誠懼
不擧蟒作脯能作羹誰炙蠐螬當珍臨盲母甘之
芬若蔗留示阿郎心正傷頓若金鉞鉻銀海鼉蜱
竊驚非藥石本擬相欺轉相益鬼神使作羣小爲
冰鮮不及蠐螬炙

[攷]冰鮮用王母事○西王母宴武帝於瑤池使
[注]仙子擘麟脯○漢元和元年青龍墮於庭帝
賜羣臣各龍羹一杯

螺中女 述異記

晉安郡有書生謝端爲性介潔不染聲色
嘗于海岸觀濤得一大螺如一石斛割之
中有美女曰予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矜
卿純正令爲君婦端以爲妖責遣之女歎
息升雲而去作天女歎

海濶雲紅星面面秋濤拍天天欲轉從來不嫁杜
蘭香玉節初敎下銀漢紫貝房中明月匿天上垻
華君不識鄉卻能梭報帝孫百軸雲襄不須織

[攷]董永孝感上帝遣天女爲之婦某[illegible]織
[注]素三百軸給之而去○晉郭璞游仙詩云不如
詣孫杜蘭香事見列仙傳

妬后龍 南史

郗后善隸書好讀史傳然性妬忌因怒投
井庭中遂收之化爲毒龍矣嘗通夢于帝
或見形毒骸薰灼人不敢近帝體不安輒
激水騰涌因干露井上爲殿安枕衣裳置
銀轆轤金餅灌百味以祀之故武帝終身
不置后作妬龍塋

生女不須慧嫁女不須貴君不見郗皇后化作毒
龍眞可畏衛夫人字班姬書專擅中宮絕貲負妬
女風霾蕩帝車庭中有水非江漢一怒投波珠翠
換鱗鬣森張陰火爛騰波欲怒空相眷別爲黎龍
新作岐龍厭莫令瞋時見左爲錫鵰右[illegible]

[攷]太平廣記大同山人全文猛得古[illegible]
[注][illegible]獸之梁武帝太極殿年餘忽光帝[illegible]有
聲如雷杰公曰此上界化生龍之千也分工
琢之以爲風盛御羹亦美呈帝忽有赤龍入

歎榛餘石在去以[illegible]杏鴻者魂無召鵝表
無形象之又爾雅云含皮疥疥拖也虫志并
州䘏女泉婦人靚妝過者必作風雨

靈牀藥 南史

丘傑字偉時季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
食食生菜蔵餘忽夢見母曰汝止是分別
耳何荼苦乃爾汝啖生菜遇蝦蟇毒靈牀
前有藥三丸亟取服之傑驚起縣乃得異
陝陝中藥丸如數即服之下蝌蚪子數升
於是丘氏世寶此陝大明七年災陝始失
去迷靈牀藥
神山不在天茅山不在水古今求藥大動即千萬
里我聞丘家郎童丱遭哀毀廬居生啖蔬中毒不
自覺一旦母來告荼苦何乃爾貽汝奇異陝貯藥
靈牀褁瘡時事宛然頓下蝌蚪子實陝不可名丹
藥崎能擬子孫珍此陝閟世彰靈詭應知大孝義
神物憑其美勗哉事二人求藥可以止

寄菴氏曰古孝子於冰求鮮於冬求筍微矣
矣然而魚固在水筍固在林也苟啟之攝要
藥之得藥天之子孝子豈不更異哉經曰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始知三教聖人都無異
語

靈當戰 北史

周羅睺好兵書任俠自喜有文武才大業
中出兵絳晉中流矢而卒柩還行數里輿
馬無故忽止策之不動飄風旋繞長史郭
雅稽首祝曰公恨小寇未平耶於是風靜
馬行是年七月其子夢羅睺曰我明日當
戰至明其靈座所設弓箭刀劍無故自動
若人帶持之者已絳州城陷並其日云
師未捷身先死俠將羅睺中流矢身已死師猶捷
絳晉軍前魂氣攝魂氣攝兵奇理風靜柩行從長
史明朝當戰呼其子君不見靈牀刀弓無故起是
日絳州城陷矣
寄菴氏曰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
襟昔人所以悲武侯也靈戰而師捷羅睺未

死耶笑殺後人活耶

侍中臥 齊書

齊受禪日謝朏侍中正當解璽佯不知曰有何公事朏曰傳詔徑引枕臥或請誅朏道成曰誅之則成其名自建武歷梁受禪累徵大官竝不屈已爲何胤所紿詣闕自陳武帝笑曰子陵遂能屈志詔拜司徒仍辭以疾不拜角巾謝雲龍門而已賦侍中臥

齊和帝禪天子謝侍中當解璽佯爲不知乃公事聞詔徑臥推不起子陵屈志東山詭蕭王大笑巢與恥角巾一謝雲龍爾君不見休文佐命寵無比夢中截舌徒自理幽冥負責何時已

攷注 何胤別號東山梁帝踐阼詔徵胤及朏以手詔諭意胤恐朏不出謂不起狀號受詔胤卻爲朏已應召乃答曰何容復有官情○朏常爲吳興太守復守義興一切雜事不省曰吾但能作太守不能作主者史○沈約既以密謀佐命爲寵第一嘗夢和帝召責之怒截其舌乞恩呼甚佞道士上章自理武帝聞而憾之數遣使譴責約懼卒

宛陵女 梁書

宣城之宛陵有女子與母同寢母爲虎所搏女號叫隨之拏虎虎毛盡落行數里虎乃棄之女抱母還猶有氣經時絶太守蕭珍上其事詔旌之賦宛陵女

虎可拏拏者誰虎不可拏有女兒宛陵女兒未出閨虎搏其母號叫隨手拏猛虎虎毛落委母不噬雄氣索累血抱母走母全歸奄屬詔賜何緣及郡龍表章賴有蕭太守

薺菴氏曰女子豈力能制虎也嘗其倉卒斷母見母不見虎耳道書謂虎不噬人所噬者見是畜生身也此說甚有理然則虎卒舍之亦爲見女子是人矣吁嗟忠孝纔是個人天道肯以人餧虎哉

飲酒樂 北史

莊宗幽崩李元忠棄官潛圖舉義會高歡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箏濁酒迎之歡以酒客未即見元忠乃下車獨坐酌酒擘脯

食之謂門者曰本謂公招延俊傑今國士到門不能吐握還吾刺勿復通也歡聞遽出見引入觴再行元忠取箏鼓之長詞慷慨詞闕闕欲曰天下形勢已見明公猶事爾朱氏乎非英雄也因容請建義歡大然之事既成神武欲用爲僕射文襄言其縱酒不可任臺閣其子勸節飲元忠曰吾謂作僕射不如飲酒樂

作僕射不如飲酒樂

吾謂作僕射不如飲酒樂元忠此語殊卓犖莊宗幽崩國非主潛圖義師先解組素箏濁酒千神武英雄豈得事朱榮長歌慷慨爲彈箏高公決策氣始橫君今事濟國難爽老翁難遇拏翁擬步兵阮藉真吾師君不見河陰百官命同絕箏不得彈酒不得啜誰能斷酒作僕射

「夜」高歡宴元忠執敘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轟「注」轟大樂比來寂寥無人相開歡撫掌大笑曰此人逼我起義不感無人如此老翁不多得耳元忠亡爲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捋歡鬚大笑歡款詮云步兵阮籍眞吾師也○明帝崩事出倉卒爾朱榮等舉兵欺罪謀立莊帝太后下髮入道榮乘機爲亂誘朝士共盟于河陰言丞相高陽│反盡殺之王公卿士凡二千許同將畢命

死何難　北史

邊榮者沈攸之司馬也攸之敗被執見張敬兒敬兒曰邊公何爲同人作賊榮曰沈荊州舉義兵匡社稷要是宋世忠臣何可謂賊吾本不斬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命斬之榮欣然去時程邕之者抱持榮謂敬兒曰君入人國不聞仁聲而先殺義士三楚之人寧蹈江漢死豈肯與將軍同日生也敬兒曰死何難乃先殺邕之而後殺榮

死何難不須問忠臣起義寧非分死何難何不許義士殉忠方得所敬兒猙獰真賊流從來不識沈荊州邊公有生不肯求明公非敢來代謀同日斃

懸忠義頭烈哉陳臧今有傳

[補注]曹操圍張超于雍丘甚急超謂衆曰今日之事惟臧洪必來救我將洪客東郡臨難赴從跣號呼從紹請兵不許超死洪怨紹絕之紹興兵圍洪城陷被執不屈見殺時陳容在坐謂紹曰明公舉大事而先誅忠義何也紹愧令牽出容曰寧與臧洪同日死併殺之齋番氏曰齊高反形初見做之誓不共國書法責之討逆雖不成志節烈矣史乃譏其敢危豈不宠哉觀遷榮言何如也

金釵餉 北史

周盤龍驍勇絕世嘗馳馬奮矟直奔魏陣自呼周公來與子奉叔兩騎縈攪莫敢當其鋒者後歷光祿大夫武帝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貂蟬從兜鍪中來耳有愛妾杜氏帝嘗賜以金釵二十枚勅曰餉周公阿杜詠金釵餉

盤龍將軍亦何武躍馬橫矟奔戰鼓大叫周公氣如虎功成始得紆章紐頭上貂蟬未爲嬿帳中丈焉沐天雨黃金釵頭珠翠羽詔賜導房爲公舞懸昔曾無妲己賜周公寧爲周公餉阿杜

[補][注]曹操屠鄴城掠袁氏婦子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問出何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

醉王影 北史

臨汝侯猷性倜儻不羣嘗爲吳興太守與項王偶廟神交飲至一斛每祀必請靈神影亦有酒色有禱必應後爲益州刺史江陽人齊狗兒反率衆十萬攻州城猷遣禱請救是日田老逢一騎浴鐵從東來曰己哺舉猶以後人來可令疾馳欲及日賊俄有數百騎過捷疾如飛田老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是時廟中請祈無驗者十許日侍衛土偶皆溼如汗云數

醉王影

吳興堂上侯臨汝與兵廟中楚王羽人神交如若賓主王影酣時侯不語一麾西去使星流爲王纏

統英風颷有時急難圖益用感王浴鐵來救矦神馬飛馳後軍急刻期破賊毅相及陣上靈旂風雨集廟中土偶汗沾溼吁嗟乎英雄影交誼猶古今人赴難不如土

容菴曰神廟末年袁帥戰東鄙時汴陽門關王于廟中馬流汗數朝觀者如堵越二日捷至秦軍中見關公馳馬雲端逐敵此正與項王事相類關公赴君國項王是朋友血性英雄千古不昧遂令土偶尚靈于人讀此者能認然發汗否

玉兒泣 北史

東昏矦妃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王侍中茂茂曰以齊者此物也留之恐貽外議帝出之軍主田安啓求爲婦玉兒泣曰昔曾見遇時主豈能下匹非類義不受辱遂縊之作玉兒歎

市令宮中酒罏爭作蓮花承屐舄一朝國破入新宮此物以齊應不惜何堪非類懷君璧腸斷絲繩啼一夕吁嗟乎小憐琵琶空昔昔斷絃續命悲

何從消道東昏故有妃猶勝投繯馬嵬驛

箋註 齊書馮淑妃小憐後主惑之國亡入周以賜代王達淑妃彈琵琶因斷絃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北史東昏嘗于宮中作市潘妃當罏賣酒帝自屠宰爲樂立妃爲市令有過失則自請受杖○馬嵬驛唐貴妃事

柴林堂集覽古卷二

楚長沙周汝礪燮友著
會稽宗弟履卓昕生閱
晉胡衷愉較刻
男之典玫注 之采編

廣西涯樂府曰綵歌

等身髮 唐書

唐高后竇氏生時髮垂過頸三歲等于身讀女誡列女傳過目輒憶父毅爲定州總管謂女有異相難其偶畫二孔雀屏門請婚者必使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閱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至射各中一目遂歸焉生太宗述等身髮

天生奴奸開大唐髮垂三歲等身長雙鬪金翠寶家堂朋矢貫目惟李郎長髮如雲復如組奇哉李郎亦二孔篤生紫髯接神武建成不共秦王毋

定策定州堂上羽天子旌旂在秦府

劉史稱高祖淵生而三乳太宗修髯特紫英偉有天人相○隱太子建成謀傾秦王不已高祖召王謂曰吾起晉陽平天下皆爾力將定爾東宮以爾亟讓遂成爾美爾且還洛陽自陝以東悉王之建天子旌旂如梁孝王故事王泣辭不願離膝下將行建成復謀沮之遂留不上

玄成碑 唐書

武德九年六月秦王密奏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辠惡因伏兵玄武門射殺之上遂立世民爲太子洗馬魏徵嘗勸建成除秦王及是召徵謂曰汝何離間我兄弟徵曰先太子若從臣言無今日之禍太子改容禮之引爲詹事主簿旋擢諫議大夫既即位上日親徵徵展盡底蘊無不當上心者徵疾帝臨哂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既葬上自撰碑文久之姦讒或徵者遂停叔玉婚仆其碑不詠玄成碑

魏徵馬周何易隱太子謀何多談遷臣言無今日
此詔分明辭問實如何玄武門前血叶宮保頓
換金龜出殺王用臣眞不忍上日親徵徵婚婿周
公才骨伸力寧畏明書六月事吁嗟乎生前無疑
死有疑叔玉停婚墓仆碑

按初史臣于太宗玄武門事多諱而不書一日
注上取史觀之曰六月四日事其實書之以示
天下

杯中血　唐書

河間王孝恭故有識量嘗奉命討輔公祏
將發大饗士杯水忽變爲血衆皆失色孝
恭怡然徐曰諸君勿憂吾仗威靈問皋杯
中血安知非賊人授首梟乎立取飲盡卒
擒公祏

河間王討丹陽李藥師往副之藥師謀折江陵節
河間氣吞杯裏血化血滿杯寧不異大將安問祏
如戲安知此血非敵當飲盡一杯聲動地卒擒公
祏破丹陽古人識量能威事古人識量能成事我
往彼亡同此意

按李靖以蕭銑據江陵陳圖銑十策奉詔副
注趙郡王孝恭往討進師江陵銑將文士弘屯
兵清江孝恭欲擊之靖不可孝恭不從自往
戰大敗賊衆勝散掠靖覘其衆亂縱擊之直
抵江陵銑出不意遂降旋奉詔副孝恭討公
祏宋南史劉裕悉衆攻燕或曰今日往亡不
利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遂進攻獲慕容
超滅燕國

龍支泣　唐書

長慶中羌使來乞盟詔遣大理卿劉元鼎

就盟其國元鼎抵河梁故時城郭未隳蘭
州地皆秔稻桃李榆柳岑蔚戶皆唐人見
使者麾蓋夾道觀至龍支城耋老千人拜
且泣問天子安否自言頃從軍沒於此今
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
來言已嗚咽莫不掩涕賦龍支泣

皋蘭城下即洮河更過河西穀樹多棗卻金城羌
騁歌羌醉歡迎唐使龍支發老向何淚憐我從還

沒羌迎辰踰上門天子安遑乃恨不忘荊翰朝廷
念之修爾干奉君皺珠淚滿臆
[效]褒宇志毅人信宿逆旅感主人之意脊辭別
[注]時乃取盤而泣淚盡成珠

走彭原 唐書

朱泚既敗出奔失道問于野人野人曰朱
太尉耶答曰漢皇帝野人曰天網恢恢走
將安往泚怒欲殺之乃亡去已至涇州田
希鑒拒不納泚曰子之節吾所授奈何拒
我因火其門希鑒從城上擲節投泚中曰
還汝節已走彭原遭窖中見殺傳首京師
朱太尉耶漢皇帝踉蹌夜走如喪雲失網恢恢豈
得離涇州城門火充閉焚汝逆節不敢噎彭原窖
中殺如蟻噫嘻流血走畏司農落魄走懼相公鬼
神推泚墮窖中
[效]史載朱泚將僭號召司農段秀實議事秀實
[注]戎服往語及僭位唾泚面大罵奪源休手中
笏擊泚中其額流血匍匐走○李晟既克都
城破賊于苑北伏發出官軍背晟麾百騎殿
之左右大呼曰相公來賊驚潰則出走
按希鑒受偽節及泚敗乃斬之曰還汝節
去晟還朝寡罷猶附泚者三千餘人曰田郎
不能無過立斬之始知有死無二之時著舊
避不得

鄭使錢 唐書

鄭綮為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綮移檄請
無犯境巢讀檄笑為之斂兵州獨完僖宗
多之賜緋魚歲滿去贏錢千緡藏州庫後
它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
廬州刺史鄭歇後誰道無才眞有守還朝封識[illegible]
緡千盜亦不掠鄭使錢君不見黃巢作賊天下愁
當日廬州獨不憂賊得其檄笑且休緋負一賜慚
諸州
[效]綮及進士第善詩語多俳諧故落調世傳鄭
[注]五歇後體大順後王政微綮每以詩譏托諷中
諸之上前者昭宗心識之適有司上班簿印
署其側曰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宗威詣賀
播首曰歇後鄭五作相天下事可知矣旣固
辭然無復故態

盡天了 唐書

鬱頭反傷萬姓蹊諸碑降逼遇巡使西巡
賊巡率吏士哭於玄元皇帝廟遂起兵討
之賊圍雍丘令狐潮舉城附賊巡乘間復
城賊衆四萬攻圍六旬是時王命不通大
將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矣入議降巡佯
諾明日爲設天子畫像于堂上率軍士朝
人人泣下巡乃引將至責以大義斬之士
益感奮歌畫天子

張中丞守睢陽餉卒用淚不用鹽哭廟一聲東起
兵羅雀掘鼠孤圍城孤圍城畫天子畫師莫畫龍
顏喜南八男兒先斷指中丞討賊百鍊剛胡爲六
大將爾欲降爾欲降蓋劍履開府張圖天賦在此
一軍泣下不忍言請磔大將負國恩

攷唐史南霽雲請師進明明愛南霽雲欲留之大
注饗樂作霽雲泣曰睢陽士不粒食已踰月吾何
忍獨享因拔佩刀斷其指一坐大驚爲出涕
已城陷與巡俱執賊招霽雲降巡呼曰南八男
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
公知我者敢不死

嘗山髮 唐書

安祿山反顏杲卿被殺徇首于衢莫敢收
有張湊者得其髮謁上皇上是夕亦見夢
帝寤乃賜祭湊後歸髮于其妻妻疑之髮
忽動後杲卿子購尸得刑者言識其處與
袁履謙尸同歸葬詠嘗山髮

常山古生前截常山髮死後活舌在猶能罵胡羯
髮在何人更相識張生持髮謁上皇上皇夜夢忠
亦傷還敎持示顏夫人可憐跳動如有神嗚呼常
山有弟復有子誠孝求尸天爲指忠臣膚髮何曾
毀

攷史載杲卿子泉明贖父尸與袁履謙同坎瘞
注因刑者言得之乃到河北求宗屬始一女及
姑女並流離賊中爲悉錢三萬先贖姑女還
履謙死妻子轉徙不自存泉明力贖給之其
履謙父也與履謙分柩發還長安履謙妻疑殮
具儉薄發瘞之乃與杲卿等因號踊崩角待
泉明如其父

瀟湘思 唐書

[illegible]遊親喪不復仕
浪跡江湖間自垂釣不設餌出入推察一
十方嘗謁顏魯公于吳興公以其舟敝請更
之答曰願爲浮家泛宅不必要也然善圖
山水長于諷詠每酒酣擊鼓吹笛援漁詞
舐筆即成帝嘉其高逸賜奴婢各一志和
以爲夫婦夫曰漁童妻曰樵青擬漁樵賜
歌
五湖三泖水無塵泛宅浮家春復春直釣無餌夜
垂綸酒酣吹逐向蒼旻太虛室兩三人煙波渺渺
動龍鱗漁樵今古自相親天賜雙賜御野臣
臣謹按志和嘗云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有何往來
紫芝乳 唐書
元德秀字紫芝性恬淡無緣飾六十未嘗
親女色視錦繡兄子蚤孤不能得乳媼德
秀乃自乳于天欲自乳之數日而湩流至能
食乃止玄宗朝爲魯山令去任止餘一縑
駕柴車以行愛陸渾山水之勝遂家焉終
其身嗜酒彈琴陶然而已時人不敢名咸
稱之曰元魯山作紫芝操
魯山無塵兮皎皎紫芝縞衣獨往兮垂老無雌求
生乳兮代哺其兒感息穹兮飲流天漿敲冰濯雪
兮陸渾之陽彈琴飲酒兮浦雜瀟肥塞彼神湩兮
乳邪是非我思古人兮德庸事奇天屬末俗兮廉
頑振衰
臣謹按蘇源明嘗言吾不幸生衰俗惟得識元紫芝差可自慰
寄菴曰魯山孝友仁廉古今奇節嘗以郊廟之樂詞章不稱乃作破陣樂詞協商周之頌其于文章禮樂亦已深矣當吾世而思見其人而可得哉
迎仙院 唐書
張昌宗易之皆以美姿得幸武后每宴集
則二張諸武雜侍自知醜著聞乃詔詞
[illegible]等二十八人于禁中撰三

蚩蚩英以易之蓋其事時諂附者倡言昌
宗爲王子晉後身后因使被羽裳吹簫乘
寉徘徊庭中作仙去狀詞臣爭賦詩爲媚
皇太子兵入誅之迎仙院

李家皇嗣賜姓武張家六郎賜冲舉騎寉吹簫殿
中舞廿六詞臣皆儁彥爭誇子晉前身而兵來直
入迎仙院迎仙不得迎舊皇羽林騰呼劍鍔霜劍
下蓮花似六郎

【按】附諂昌宗者坐中譽其美曰六郎面似蓮
【注】花內史楊再思獨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耳

天生晟　唐書

李晟多謀勇有將略累功爵郡王德宗狩
奉天晟督兵東渭橋每戰必錦衣繡帽指
顧陣前以自表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欲
令見之奪其氣耳時賊據都城晟家皆爲
賊質左右有言及者泣數行下曰天子安
在而敢家乎旣克復人破賊于苑北秋毫
無犯天子聞李晟露布至爲之感泣羣臣
上壽帝曰天生晟以爲社稷豈獨朕哉

天生晟爲社稷錦衣繡帽軍前識鑾輿西狩東橋
壁人賊腹中終破賊賊走彭原宮闕復百姓安然
賊軍哭鐘簴廟貌皆如故上自沾襟看露布渭橋
宸藻勒勛名尚有儒臣計解兵殿中冊騰闕且行
如何翻憶魏玄成

【按】唐史宰相張延賞與晟有隙密言晟不可久
【注】持兵柄帝感其言一日坐宣政殿引見晟備

冊禮罷其兵○李晟傳晟在鳳翔嘗曰魏徵
以直言致主堯舜上我誠慕焉

求主得　唐書

李守德者先爲人奴役與王毛仲同立功
屢官武衛將軍數求故主不得一日出遇
主於道主避之守德亟命迎主至其第覲
上食奉酒主流汗不敢當數日入奏曰臣
蒙國恩過分而故主無寸祿請解官授主
帝嘉其意擢爲郎將詠求主得

李金吾王㑺同微時作奴皆立功王家主人飛作
龍擢仲台司圉監裏五品洗兒猶不喜爾不喜時
天子怒二十萬馬皆驚步李家主人素微賤十載
涓求不得見一朝相値踸相迎上堂進食主人驚
入朝議官論何古賜爲郎將彰舊主奴僕旌寵亦
自媿報恩誅似李將軍

按王毛仲臨淄王奴也累官討擊大使于監牧事尤有寵東封取牧馬數萬疋每色爲一隊天子才之加開府儀同自是驕縱不法書生子帝命高力士就賜授子五品官毛仲鞅鞅對使者曰是子何辱三品帝大怒

何如人 唐書

顏眞卿爲平原太守知安祿山必反乃佯
托霖雨急增陴繕陴儲廩料材而已與泛
舟宴飲以紓祿山之疑祿山果目爲書生
不疑也及反河朔盡陷平原獨全疾遣參
軍李平間道馳奏之玄宗始聞亂歎曰河
朔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比得奏喜曰吾
不識眞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歷官太師
刑部尚書建中四年盧杞陰擠之使奉詔
諭李希烈烈脅命欲屈公公罵賊死作何
如人歎

誰云枿城胡不足鬬一朝作逆河朔無誰云顏清
臣不足疑泛舟宴客潛葺陴二十四郡無忠臣獨
馳一奏爲李平平原獨全義師力此何如人帝不
識君不見建中四年公大耋宰相排公諭希烈賊
欲拜公公罵賊人言魯公尸解術平生如龍困蚍
虺玄宗不識頭德宗不識尾前蔽楊後蔽杞

天寶十一年楊國忠代李林甫爲相盧杞繼之十四年祿山反顏平原之忠將朝廷不知兩奸蔽之久矣公嘗學道年八十膚貌不衰至是被害數日後顏面如生體如委蛻咸謂公尸解去

迴波辭 唐書

三思廷秀之擅權也崔日用多所結納嘗
與宴內殿日用酒酣輒起爲迴波舞已帝

崇思冤及郢亂謁臨淄王以自托且參啚
謀平韋氏誅太平公主進吏部尚書𤔡自
言曰吾平生作事唯適時制變不專始謀
然每一念及輙若芒刺之在背作廻波詞
宮中酒酣御諸武身作廻波侍郎舞公主門前相
曳珂廻波不廻將奈何將奈何思宛轉寄謀已托
臨淄眷瀾廻有地重施面渉道重施面背上負芒
猶媿汁 吋 誰作八風舞當殿

[叙]唐宗四年上宴近臣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
[注]風舞搖頭轉目備極醜態侍郎盧藏用曰五
經掃地矣

系袒鉄 唐史

睿宗爲皇嗣時有誣以謀反者武后詔來
俊臣問狀左右畏懦楚將引伏太常工安
金藏獨大呼曰公不信吾言請剖心以明
皇嗣不反引佩刀自刺腹中腸出被地𦶁
而仆武后聞大驚命輿至禁中使醫内腸
復系袒鉄之閱夕而蘇后臨眎歎曰吾有
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睿
宗由是得免賦系袒鉄

訊人有腹能剖腸剖腹不死鉄以系古今獨有安
金藏官不過太常工爲明皇嗣不反引刀刺腹中
天后驚看委地紅輿入宸醫系袒縫紛紛引伏工
獨爾有子不明后亦耻鬼神護工工不死更留奇
行彰青史甘泉盧側冬華李烈做忠臣還存予

[叙]神龍初金藏葬母躬壘石爲墳晝夜不息
[注]墓側甘泉忽涌李冬花犬鹿相擾刺史盧懐
慎上其事玄宗詔宣付史官

自恨死 唐書

段秀實初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占民
田給農約熟歸其半歳大旱農苦無入令
諶曰吾知入不知旱也責愈亟農以訴秀
實署免之令諶怒召農責曰吾畏段秀實
邪以牒置農背大杖之二十輿致庭中秀

實泣曰吾乃困爾自梨棠爲槧創卽責己所槃馬代債之時懷西將尹少榮者性剛餘入罵諶曰汝誠人邪涇州野如赭而爾必得穀擊無辜者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賣以市穀入汝汝取之不恥尚不媿奴隸邪令諶大慚恚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

路將恃威重不卹農苦辛段公彰恩侍責馬償武人有日不見州如赭忍令賣卻段公馬段公馬此此爾淮將欲代涇將恥涇將恥時自恨忒將軍慚悔良有心不畏營田畏君子

富春氏曰武夫恃權侮文吏故焦爾彼卽段公何如人乃在公衷創賣馬若皇皇引咎者一段優容何等學問然爲營田能忍于令諶爲司農不能忍于朱泚此其所以爲大君子也若大少榮之發憤公正矣諶一慚恚便死還是血性丈夫補此一則莫作慈馬觀

蔡雪篇　唐書

吳元濟悉銳卒屯洄曲大將愬詗隙可乘卽夜發兵以降將李祐爲前鋒引而東六十里殲其戍會大雪天晦颷起士膚裂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益失色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鴨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晏然無知者斬關入兵警夜如故比曉愬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吾洄曲子弟索襦衣爾及聞號令曰嘗侍傳語始驚曰何常

侍得至此遂就擒

蔡州以洄曲屯懸瓠櫓大寒日暮賊壁其府恨軍整柵夜相取霰急風嚴裂膚苦洄不得援明不得拒驅過城頭雪三鼓潛聲斬關亂之以拋羽儕侍傳宣蔡吏驚憮何嘗侍來得入蔡州旅 叶 蔡人安若堵

寔按元濟屯懸瓠所恃者吳房朗山戍耳愬出旺兵部分整師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朗山道賊晏然無知者安得不擒

兩無所 唐書

楊憑爲江西觀察使以簡傲爲中丞李夷簡所劾貶臨賀尉時姻叉避懼無敢候者憑故所善客進士徐晦獨徒步䟐藍田慰餞宰相權德輿曰君送臨賀誠厚得無爲累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我忍遂棄有如公異時爲奸雄譖斥又可爾耶德輿嘉歎稱諸朝夷簡遂表爲監察御史晦謁門謝所以夷簡曰公不負臨賀寧肯負朝廷耶

兩賢之

徐生重氣誼徒步送遷客但申知己心不顧于彈劾于彈劾宰相憂李中丞意不伴不負臨賀豈負君爲作西臺義薄雲

洛蒼氏曰嘗見言路豪言辣手擊一人便思代其黨羽而意氣朋友真能拚難者絕少只是要做自己功名立自己威福顛不得負人負心耳偽如晦之氣誼夷簡之德量功名威福何嘗不在然而爲夷簡者尤難也所謂古大臣風如此

合桃盒 唐書

李希烈入汴聞參軍竇良女桂孃美强取之女顧家人曰愼無戚我能滅賊後有寵與賊秘謀嘗稱親將陳仙奇忠勇可任而妻亦竇姓願約娣姒以圖其夫希烈許之因乘間謂仙奇妻曰賊雖强終必敗云何竇久而寤及希烈死其子謀先殺諸將而後發喪意未決會有獻含桃者竇請分餉奇妻懇之因蠟帛丸雜果中出所謀仙奇驚卽率兵譟而入斬其子幷函希烈首獻之朝歸命天子賦含桃盒

姚君甑無匹跋扈强相要交戟驛奔鵠鵒巢赴老鴉辞家暗玉箸入門充翠翹忍死從多露陰符伺一朝欲擲隱孃劍故吹秦女簫彼姝新娣姊屬將傳嫖姚服看逆氣盡呼向順風遙伐謀丸蠟帛密計托櫻桃借爲雙函首飛拷盡入朝因賊心期滅

劉英怨苦消紛紛畫麟閣贏得轉無聊

按希烈死兩月後吳少誠殺仙奇知桂娘謀劾殺之然桂娘之志畢矣○杜牧作傳曰七尺男子有祿位者當希烈與之上下者衆矣此豈才力不足耶義理苟至雖一女子可以有成

醒酒石 五代史

唐宰相李德裕嘗作平泉莊珍木怪石集于遐遠其最奇者石名醒酒至雒陽亂後張全義監軍某得其石德裕孫延古托全義求還監軍怒曰黄巢一亂洛陽園池無復有者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營中以為諷己遂殺之作醒酒石歌

平泉艸木天下珍云何天下珍子孫不得輕予人平泉最奇醒酒石云何醒酒石未沃雲林出青碧精思亭上木擎歐何曾沈醉恣幽憂劍南還作籌邊樓萬羊食盡事非經衛公身後尚精靈便欲朱崖亦自醒當時偶嘗成風雅衛門一亂如崩瓦徒令殺卻監軍者

[注]按德裕有經濟大略所居有起草院精思亭凡遇軍國大事輒獨籌畫無一人得預也宣宗即位貶崖州卒見夢令狐綯曰幸歸我喪綯白衛公精爽可畏言于上歸其櫬萬羊事見太平廣記

龍歸曲 五代史

武都有丈夫化為女子美而艷蜀王納為妃不習水土欲去王留之作東平之歌以樂之未幾物故王悲悼作龍歸曲然樂府但存此題而曲不傳以其事甚異故補作之

武都匪池丈夫化蝸野有蛟雄不虞為雌妖艷態定王迷不疑懤懤桂寢仙仙蕙幃綵雲欲去玉匣難留牽挽蓮對花落歌遲到鄉嫁歸海淯吁嗟乎龍歸

寄菴氏曰成都記武都山精化為女子蜀王開明納為妃無幾物故王哀之取山土葉為塚蓋地數畝以石鏡表其門少陵詩所謂蜀王將此鏡送死置空山也攷開明即望帝帝禪位于荊人鱉死而化為杜鵑憔悴哀苦可亦乎然宮中妃子妖列如是杜鵑行佩

龍歸南裔蜀本幸此國而又爲異物山精告之矣唐時去五代近以壯詩證之又非誕妄也二者並存可以爲鑒

御封匣 宋史

吳越王錢俶初來朝將歸朝臣上疏請留勿遣者數十人太祖皆不納曰無慮俶如不欲歸我若不肯來及俶竭力陳奉藩之意太祖曰盡我一世盡你一世乃出御封一匣付之曰到國開拆道中勿發也俶歸錢塘拜發之乃羣臣請留章疏俶泣下曰官家獨許我歸何可負恩及太宗即位遂謀納土詠御封匣

紫雲如蓋黑龍起斗牛餘氣徒爲兩中國聖人作天子英雄望之心欲灰錢王錦玉濤臨安稱臣棄國朝金鑾賜之黃匣歸去看焚香啓封毛骨寒官家廣大羣臣細我汝河山終一世興國季間吳越替猶得西湖千載祠北望宋陵驚雪涕

攷注 始錢鏐以販鹽爲業有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占之在臨安乃往陰求其人遇見鏐奇至術者望之大驚曰此眞貴人也天復二年封越王游寶衣錦城山林皆覆以錦再傳至俶歷漢周皆襲封越王宋興國三年國除紫雲黑龍宋太祖事見宋史

擊蛇笏 宋史

孔道輔祥符中爲寧州軍事推官州天慶觀有妖蛇人以爲龍也縱褻之肥膩即將而下日兩拜焉道輔以爲邪奮笏擊蛇首斃共妖遂絕由是知名然致唐書段秀實笏擊朱泚流血被面吏侍郎顧少連席上酒酣笏擊裴延齡齡爲之沮喪是古今三擊笏皆極壯憤而姦賊俱不死獨妖蛇應手斃耳笏果有利不利哉抑天實庇之耶

作三擊歌

段司農擊賊笏顧侍郎擊奸笏孔龍圖擊蛇笏擊殺妖蛇咸咄咄鐘鼓享妖一朝歇延齡座中聳氣奪叶朱泚血流段公殁三人正直皆奇骨一蛇伏

誅兩奸脫[叶]蚍無羽翼兮人觧甲書恩對命兮誰

無千冲物

[注]按口帖云易者人臣書恩對命之具也

留面涅 宋史

狄青起行伍以立奇功上初未識詔圖形以進十餘季顯貴爲上將面故有涅帝嘗勅青傅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繇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

郭汾陽免胄議李相公錦帽議狄樞密涅面議留涅不去何慷慨西陲百戰驍無對夜深奪得崑崙關高兼京觀壓城北愾嬉武襄涅面詔圖形武穆可憐空涅背

[更][注]郭汾陽李晟事見唐史狄青廣立戰功驟至經略招討副使仁宗聞其名欲召見會寇入平凉詔圖形以進○宋史岳飛始被秦檜矯詔召還張憲事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被大理獄檜命中丞何鑄等鞫之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

望仙橋 宋史

秦檜當國有殿前司軍人施全者不附和議持斬馬刀竊于市伺其入朝邀于望仙橋下斫之斷轎子一柱不能傷誅死臨刑觀者如堵有一人朗言曰此不了事漢不斬何爲聞者皆笑作望仙橋歎

豫讓橋王衣絕望仙橋相橋折[叶]三擊王衣聊擧志轎折徒悲不了事不了事言如戲十客推驚前司吞炭漆身猶有爲何如老軍發憤圖奸檜[叶]此漢事不了了得丞相意歸圖寧爲太乙使誰見車前淵聖淚

[更][注]按高宗主檜之議遣使和金歸皇太后韋氏及欽宗皇后鄭氏之喪淵聖嘗以太后車前曰爲寄聲九哥使我亦得南還爲太乙宮使足矣它無所望也

寇丁圖 宋外史

寇準在相位以純亮得天下之心丁謂作

相專權黷貨爲天下所憤及相繼之斥民
間多圖二人形貌對張於壁屠酤 往
往有焉雖頑冥無賴者亦皆□指唾
寇而訴丁若己之思讎 心不可泯如

此詠寇丁圖

寇公澡濯手浴日眼前一丁拔不出先後同時竄
海行拂鬚宰相徒相傾徒相傾寇不隨相逢猶有
羔羊肉民自不平分詬祝公然畫作寇丁圖對張
酒肆嫉妍殊雷州鼻息聲如雷側耳同聽召寇歸
鯨波再涉當何如朱崖還卻丁中書噫嘻中書堂
上好休休請君試聽民間詛老槐摧落簷風秋後
來吏有丁新州

[攷]丁謂當同寇準在中書會食拂鬚一語允
[注]懟擯斥無遺力以黨貶準擯謫雷州焉拯曰
如鯨波再涉何謂始操筆改雷州司戶其後
謂竄崖州道出于雷謂欲見準準拒之明日
不出遣人以蒸羊逆之境上○宋理宗勅丁
大全以姦邪柄用董槐攻之被謫久之竄於
新州當時有簷風丁當時勢將凶之謠

范履霜 外史

范仲淹喜彈琴然平日止彈履霜一操時
人謂之范履霜攷古履霜曲者尹吉甫子
伯奇無辜遭謗見逐自傷而作公之嗜此
也將終身焉豈恒情哉詠范履霜

小范勳名竹帛光早歲春雲簉廟廊清風穆如公
所長何爲彈琴獨履霜君不見吉甫伯奇何如父
子賢人猶變故骨肉敵讒毀何丸君臣間覆藏若
冊水冰霜滿淨琴安絃噞操履君不見延州焚書
憂患深漸老平生學易心何處起雷還造冰歸巖
首艸能在陰

[攷]按仲淹經略延州遺書元昊約和昊答書悖
[注]慢仲淹對來使焚之憾公者曰人臣無外交
希文乃擅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不奏他人
敢爾耶時密廷下兩府議宋庠遽曰仲淹可
斬杜衍力爭之乃謫知耀州
啓荅曰韓范之守封疆定社稷文大厚自固
矣好水之敗韓琦爲帥而不坐仲淹焚元昊
慢書界忌者人豢非仁宗寬洪善任幾鮮終
是履霜戒冰有以哉

幽居圖 宋史

种放少舉進士不第隱于南山豹林谷眞
宗召見寵待非常拜工部侍郎景德中賜
還先生遂嵩山學行高古後生從者甚衆
性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釀所居終南別業
自樸素之物與宗閒之道中使擣工圖之
閑能圖與召輔臣觀焉放詩有云幽居帝
亦看

种先生好樸屋丹青畫裏人閒握手弄嵩高一片
雲吟到終南萬山谷醴上同時聾玉田尊中自釀
松花麴莫道幽人山水深朝廷遥兩小雲林龍圖
閣下趨羣相笑指幽人之屋終南陰終南陰高仰
止幽人居媢天子誰知骨相不煙霞只有希夷眼
未花

、、密菴曰种明逸以處士受異眷非必學行高
亦實有命耶嘗謂陳希夷作樵客拜庭下希
夷挽之曰君豈樵者廿年後當爲顯官名聞
天下曰放以道 來官祿非所問希夷曰骨
相當爾語多規戒放旣被遇營田產滿
豊鎬間清節盡喪希夷許放官祿而絕其道
義被道眼勘破一生矣孔子謂求志達道未
見其人信哉

公媼相 老學庵筆記

大觀二年加蔡京太師童貫檢校司空京
稱公相仍領三省印久之上厭其奸輒三
四罷起每罷京但叩頭哀祈不去童貫恃
權柄兵亦進秩太師都人士謂之媼相至
欽宗朝始同時誅竄焉 媼音保

大師寵堂天下作花石瑠璃兩頭著公相總官家
崇錯路要御筆箱臺閣勒歸寧道君恩薄辭表亦
從京要索誰知媼相同熏灼殿上能令帝羅落相
印徘徊氣蕭瑟媼來傳宜對於邑不容數年何太
急媼相不知公相流一公一媼涸朝堂附媼逐公
豨阿郎

一 大觀三年石正言陳禾疏童貫學論奏未終
陳 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裾落蔡京恰哉小人作
鼻息于貫嘗作齊堂聚四方之賄僭擬宮殿
諂附上意用朱勔以花石禍東南又嘗私進

譖齊王于太子欲不受京綱之逆謀廢立御史張克公劾免京無去志上命章貫諭京令上章謝事京流曰何不容京數年貫曰不知也然其子攸與怙權勢貫與童貫深相結引謀傾亂其父云然則京能廢主上子而身為其子廢矣何謂無天道哉

玉抱肚　宋史

熙寧六年王韶開邊捷至上御紫宸殿受賀解所服玉帶賜王安石老學菴筆記曰此帶真廟時趙德明所貢重實也闊十四稻名為玉抱肚

稽郎讀書心一曲種得青苗天下促何如實帶圍腰有餘王堯舜千君桑孔積傳法沙門留藥不帶則有餘三不足

攷注　始安石越次入對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安石持新法甚堅太后流涕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罷免相薦韓絳呂惠卿自代時號為傳法沙門護法善神○司馬光言安石以為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卹祖宗不足法○羅郎荊公小字○一曲用安石詩中語

天賜量　石林燕語

王審琦微時與宋太祖善後以佐命功尤為親近性不能飲太祖每燕近臣嘗盡歡而審琦但持空杯上一日酒酣舉杯祝曰審琦布衣之交方共享富貴酒者天之美祿可惜不令飲之祝畢顧審琦曰天必賜汝酒量審琦受詔不得已飲趣盡數大觥無苦自是侍燕輒能勝酌退還私第則如初　賦天賜量

藩鎮權杯酒讓君臣歡賜酒量天子舉臣飲醉歸審琦何為獨空巵舉杯祝天為汝祈賜汝美祿嘗其之臣既受詔不敢辭陶然數爵真稀奇真稀奇笑歸宅且試開尊量如截來朝侍宴仍浮白明良相保終天格主量如天臣量借君若少恩翻作靈憶樊將軍怒當席大豹鴻門死不惜

攷注　宋太宗憂諸將柄兵大重一日會飲以杯酒釋其權○項羽饗沛公欲殺之樊噲闖急乃撞入立帳下項羽目之曰壯士也賜斗酒巵[illegible]切肉食盡羽曰能復飲乎噲

日死且不信傳聞特危懼乎乘間從帝舍服金
漢後功成封侯廣祖病中聞流言大怒遣歸
不就卽十餘之會帝崩得釋

左手畫 宋史

趙廣合肥人李伯時小史伯時作畫每使
侍左右久之遂善畫尤工作馬建炎中陷
賊賊聞其能使圖所擄婦人廣抗辭不肯
脅以白刃終不從遂斷其右拇指遣去而
廣寔用左手亂定惟畫觀音大士而已後
世士大夫所傳伯時觀音多是廣筆詠

手畫

合肥趙生志節奇左手作畫誰得知賊來羅列良
家女勒令繪圖嫩不與嫩不與斷右指天哀志氣
留長技不畫龍媒畫獅子君不見崔家齋壁佳山
水王維鄭虔累殘疾烈哉趙生全厥美

[補]玄宗時王維鄭虔皆以詩畫名已爲祿山所
[注]刼賊平並囚之兵馬使崔圓使繪齋壁二人
愕死爲極思以爲所得免

金鼇山 宋史

建炎三年十二月廿六日民間譁言天子
航海東來泊金鼇山下廿八日平明有十
六人衣緋袍步自金鼇入祥符寺有黃領
者坐寺僧炊餅摘蔬以進之凡留十四日
始航海幸永嘉又留四十五日復航海幸
合鼇山留八日張俊等捷書至忽聞六軍
呼萬歲於是航海祭四明還紹興歌金鼇

山

金鼇山下浪拍天金鼇山上寺安禪天子東來航
海邊航海邊人不識十六人中領黃色獨坐雲棠
享蔬食負服白龍雨回陟江淮送捷春潮落海上
六鼇天不斫中原賴有張經略

菴菴曰建炎時宋祚纍卵矣觀其播遷海上
危從婁其可悲也然一時將相尚能恢復中
原如魏公忠略史書且不能盡讓吾㸚不知
魏公者歟

詩賦 石林燕語

政和末李彥章爲御史言士大夫多作詩有害經術自陶淵明至李杜皆遭詆斥詔送勅局立法何丞相執中爲提舉官遂定命官傳習詩賦杖一百未幾知樞密院吳居厚喜雪御筵進詩稱口號自是聖作頻出士大夫不復守禁或問丞相立法意何無以對

有司業詩廢放蘇玉局文訕謗不惜廢與謗但恨詩賦杖御史采風彈杜李樞密麗言雪花起上自賡詞誰敎汝低頭默塞何提舉

[致注]不司業介蘇玉局軾皆以詩文得罪事見正史

審菴氏曰詩賦者杖一百一條絕奇律例美殺古今然風雅人切忌體落惡道世間如彥章輩中一流人不少當必有激之使然者矣倘非人主右文安知不成詩賦之獄也可畏哉

杭歌謠 宋史

德祐元年秋詔賈似道循州安置下臨安台州簿錄其家福王與芮素怨似道陰募有能殺之者送之會稽尉鄭虎臣以父仇欣然請行福王遣爲監押時似道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奪其寶玉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窘辱備至舟次南劍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后許我以不死至漳州木綿菴虎臣即廁上拉其胷殺之曰吾爲天下殺似道死亦何憾

杭歌謠

可惜許宮中華可惜許葛嶺衙多寶作樓那得臉兩龍作潭那得洗聽我杭州歌闌練莫熱苦監押不許太后許循州前頭看風雨

[致注]史載似道大作第于葛嶺起多寶閣集天下奇寶其中又取宮人華氏淫恣極矣○丞相吳潛先以似道謫之貶死循州[illegible]之日當大作風雨已而果然今似道亦貶其地也

從容堂　宋史

元人徇池州通判趙昂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為固守計都統張林陰遣人納款昂發知事不濟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為命官我為命婦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昂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止之及元帥薄城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遂並縊于從容堂作從容堂詩

敵來徇池堅壁其壘中有守臣脫簪之子臣固靡他婦亦誓死慷慨破涕仰歎蒼穹不屈不辱無二則同報命君后雙懸厥宮覲皇畢命憔悴梧桐帷其就義堂曰從容

密菴曰趙昂發之從容殉國史臣以全節予之直筆也攷當時張林迎降伯顏入臣問太守安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惜之命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節義之感人如此林不愧死者無心肝

替文操　宋史

文丞相空坑之敗至萬石嶺督參趙時賞肩輿後曰我姓文元以為天祥執之天祥繇是得脫時賞罵賊死其後屯潮陽鄒渢劉子俊集師會之張弘範兵濟潮天祥走下走海中先鋒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不及戰天祥被執吞腦子不死鄒渢自刎子俊詭為天祥冀免其不窮追天祥可間走也別隊執天祥至相遇於途各爭真偽得實元遂烹子俊送文丞相於帥府作替文操

萬石嶺丞相替督參姓文死相蛻五坡嶺丞相擒子俊不知猶自任劉就烹起就鑊兩人義俠如白日晨星散皎月懸臍子何如留夢炎

致史載王積翁在北庭中欲令宋官十人請釋
注天祥為道士留夢炎執之不可遂見殺夢炎

山書絕食厭寺不死□□郎有爲古西山

皷月懸之句云

靜江軍 宋史

知邕州馬暨將入衛聞臨安已陷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守嚴關元兵屢攻不克前後百餘戰累甲者三月不解元主手詔孝暨焚詔斬其使阿里海牙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捉之城破復守內城又破之巷戰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邕守降彿暨部將婁鈐轄以三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圍三十日婁從壁上呼曰吾屬饑不能出降苟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米兵皆分炊未熟生嚙牛咴之盡鳴角伐鼓若出戰者婁乃令人擁大炮然之聲如雷霆震城城崩煙氣漲天外兵多驚死者火息人視之灰燼無遺矣烈哉宋靜江軍

靜江斗絕雲不亂偏師獨戍馬邕州胡騎遁關撥巳斷纍甲百戰不顧頭臨安已知非我有潭州以上無人守元主聞名書見招焚書斬使聲如吼一隅力盡仰大呼小溶江水復城孤閉城巷戰殺百鹵頭落握拳猶植軀豈有月城能不拔此中烈烈婁鈐轄三百餘人哭馬公撐挺餓腸鐵衣滑氊帳堅閉又數旬壁上遙呼不敢瞋故要牛米生嚙盡鼓角喧鳴似向人向人鼓角聲初住霹靂崩城起煙霧一時肝膽盡成灰驚殺元兵海牙愁可嚙稿表綴孤軍邕州血戰鈐轄焚宋朝節義光大地嶺上雷霆海上雲悉書其人紙不足烈哉馬婁與張陸

劉注 至元十三年元人克潭州知州李芾闔門死難死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由是袁衡郴全桂賀皆傳檄自下

盧山閣 三章

文信國同時植節者謝疊山枋得杜架閣

辭 而架閣與文公同旋軍旅中其忠藉
尤審嘗矢捐軀卒先公死闗然謝公卻聘
一書爭光日月矣架閣事獨見文山集中
耳思爲表章之賦廬山閣

疊山何高架閣何危廬之古夷相期采薇一架閣
何危疊山何高廬之古胥相期作濤二薇既落矣
濤既凋矣山則嶽矣吁嗟乎閣矣三

熊湘閣 宋史

景炎元年元圍潭日久知州李芾慷慨登
陴率民晝守日以忠義勉其將士秋亟殊
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徇數月力不
能支至除夕元兵登城知衡州尹穀時寓
城中乃爲子行冠禮畢與其家人自焚芾
命以酒酹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手書
盡忠二字爲號逮旦芾坐熊湘閣召帳下
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不
可辱于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泣而謝
取酒飲其家人盡醉徧刃之芾亦引頸受
刃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
大慟乃自刎潭民感之多舉家自盡城無
虛井縊林木者相望烈矣哉賦熊湘閣

熊湘高閣不可跡羅雀掘鼠作除夕熊湘閣高不
可下焚玉燔珠作除夜作除夜悲何極三家舉火
千燎想旦日長沙比寒食

攷注 羅雀掘鼠用張睢陽事

悲柴市 元史

至元十九年閩僧及狂人屢告變帝召文
天祥諭之當以汝爲相天祥曰爲宰相安
事二姓願得一死上猶未忍麾之退左右
力贊從其請遂詔殺之于都城之柴市天
祥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
拜死出衣帶贊夫人歐陽氏收其尸而[illegible]

生賦悲柴市

悲柴市黯淡慘雲黑雲黑日不光氣作可畏如虎頭城裏義軍泣江北江南風收桑淡盡海亦枯腸天下立大不立夜隕星星響天沈雪窖冥黃冠故鄉絕我思兩家宰相死不爲慷慨向南拜君親魂所之悲柴市柴市古今哀從容解衣帶君血字榮廻通行東海上風雨一窮同

宋史文天祥自北營脫歸南劒州經略江西注勝者起義兵事急入衛途盡將貴籌謀一軍進顛與置都虎頭城卽古蒼地○趙翼作文山傳曰其日大風揚沙天地晝晦咫尺不辨日陰霾宮中秉燭行世祖等惻之

海陵山 宋史

厓山之收風雨昏霧四塞不辨宰相陸秀夫負少帝溺海死張世傑迴舟海陵山散潰稍集議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登舵樓祝曰我爲趙氏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我未死者尚冀立趙以存祀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遂墮水死

悲哉賦海陵山

海陵山高海風怒濤君臣赴淵濯彼星颱夷齊首陽不哭大白張陸兩公與宋魂魄慈元崖門草緣雲青趙寶未剪悲哉海陵

客番門予嘗至崖門弔慈元閣矣趙氏子孫居海邨間種其賜地古岡今多孝秀歲奉祀濟濟蓋宋得天下以仁故以國四百年而裔猶不斬如此然非明之聖德與繼而培養之未必爾也羅于兩朝忠厚增悲仰云○又曰嘗致庚申外史云宋瀛國公爲僧白塔已徙甘州山寺垂老延[illegible]七年四月生一男明宗適自北來見寺上龍紋五綵物色之知衆了大喜因求爲子并載其母以歸然則嫡亂且入上都矣以其神器安知不君長其中久取元而代之元實能剪宋哉

樹癭兒 元史

高昌國王號也先世居畏兀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剌曰薛靈哥一夕有神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人卽其所候之樹乃生癭若懷妊狀自是光常見越九

月又十日而樹癭裂得嬰兒者五土人收
養之其最稺者曰不可罕既壯遂能有其
人民土田而爲之君傳三十餘王是爲玉
倫的斤數爲唐患相攻戰久之和親以金
蓮公主下嫁的斤之子其後遷火州作癭
兒歌
吾聞犬戎槃瓠之種嘗有疑何如和林山樹一癭
生五兒稺者獨能君部落天教廣世成雄委唐帝

侔兵和也先玉倫尚主得金蓮附元始欲經中國
此種後來嘗寇邊嘗寇邊癭種強豈無犁庭漢武
赭樹之秦皇樹兒久做高昌王
【致按】永樂七年西域火州國入貢其國東南至
【注】蘭州一月即漢車師前後王地唐之高昌也
樹癭兒能長世如此異哉
济菴氏曰水經注漢武時有竹王興于夜郎
之豚水一女子水濱得三節巨竹剖而得兒
遂雄夷濮氏竹爲姓後唐蒙開牂牁斬竹王
首夷獠剌爲樹兒竹王二事相類何多怪也

廉孟子 元史
廉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世祖爲皇
弟入侍以恩寵殊絕一日讀孟子聞召急懷
以進世祖問其說嘉之目曰廉孟子帝令
受帝師八思馬戒希憲曰臣已受孔子戒
世祖愕然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盡
忠爲子盡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詠廉孟
子
五家雲擾變金元元收一統事更翻元初亦有非

嘗主重道崇儒無覊武平仲先生宋大儒江南宋
在節先渝文章經國嗚能爾彼中自有廉孟子古
禮居喪盧墓悲屢陳仁義稱皐夔來哉臣受孔子
戒不向西僧下膜拜懷孟何如廉孟長忠孝能無
諸夏亡
【致按】許衡字平仲懷孟人仕元本未見正史
【注】济菴氏曰四天下各有域要必生大聖賢爲
之主此中無則彼得代之矣讀元史若如世
祖臣如伯顏希憲居然聖賢在上豪傑安得
不爲之用乎若衡以吾道自任事二姓孟表
人倫則春秋之義不能無譏焉爾

劉巡檢 元史

徐壽輝將王善旣陷羅源遂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濬募壯士與其子健數力戰濬中箭墮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濬以罵賊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瘞父屍健歸請師帥府復讎不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為工商流丐入賊中半夜發火火譟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殺其父者

并擒善以獻遣濬行省檢校健擢古田令

賦劉巡檢

連江巡檢抗賊戰有子從之悲掖痛同時罵賊死不變父死天赦子釋歸破產尋讎集伙飛謾為流丐潛賊團中宵火起諸軍壓火邊所得父讎者忠孝感人千載下

[觀]伙飛古之猛士

猢猻寺 庚申外史

庚申帝幼時謫居廣西靜江府寓大圓寺其未至時泊劉家山下忽有三猢猻拜于岸上手中若有所獻帝命姊公受之則山裏果也因呼上船俯拜如初問汝有伴侶乎猢猻手指岸上使人跡之三四里至一所猢猻百數相招以行至船則皆拜帝人喜命舟人載之以行至所寓寺中告其故長老秋江者心獨異之放之寺右山中帝

命為猢猻日兩設食每雲版響皆纍纍至遂稱猢猻寺云其復帝奉召北還有老猿三十六盡日哀號江岸逾數日死識者以為在位三十六年之驗

君莫嗟猢猻勸君莫怪猢猻拜猢猻再拜帝孫善鐘鼓響猿蕭寺裏秋江一豢潛龍熟恩重啼猿三十六猢猻悲笑野狐嗥天意周旋到爾曹

[觀]則共海無者奪入殿開門行兩狐[illegible]

[遺]原靳夬言運遷政元慶得還上都[illegible]

采木堂集選古卷三

楚長沙陶汝鼐燮友著

會稽宗弟侯卓昕生

晉胡東翰較刻

男之典　之采編

廣西涯樂府曰商歌

臨川木　道紀

洪武元年正月四日祭告天地即皇帝位時京師雨雪連晝城市陰晦及祭告郊迎天宇澄清風和景霽香霧氤氳霧中星適臨川獻瑞木木中有拆文曰天下平賀白而文玄作瑞木頌

天河雷雨盈帝幹星辰御閶闔一春風日月誰能霧蒼角降炎精鴻苞紀天步莫是周仙人化作臨川樹

劉注 高皇帝初定中原有周顛仙者日謁馬前大呼曰告太平

雷老行

陳友諒攻陷太平守將花雲被縛不屈奮躍起縛絕奪守者刀殺五六人死之妻郜氏生一子方三歲當雲與賊戰勢危郜抱兒泣謂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郜赴水死侍兒孫氏收瘞郜屍抱兒逃被擒以鬻珥屬漁家鞠之偽漢敗孫氏脫歸復潛至漁家竊兒去夜宿陶穴中待濟遇亂軍捽投之江偶濤中有斷木附之入蘆渚孫氏取適實啖兒七日不死忽夜聞人語呼逢雷老者告之故令偕行達上所孫氏抱兒泣拜上亦泣寘兒膝上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不見追之無所得莫不驚歎

君不見花將軍怒絕縛奪刀殺賊萬矢落又不見花夫人死寄孤[illegible]

刻苦只藏珠幾點臥始將明月試嬰人時節今歲
入陶穴入陶穴浮逆渚但愁兒夜啼何意閒人語
諸者爲誰雷老翁對翁陳說雙淚紅映然策杖恩
呻吟引兒得入旗旗中上抱花雲兒慟惜花雲沒
雷老如神明額賜巳恍忽從古立孤難成事非肉
骨將植天留絕兩塊花家御有女公孫

此葉北大配補

天子氣 本傳

劉基自幼聰明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覊
識其要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累官江浙
儒學提舉以剛方不合投劾去嘗遊西湖
有異雲起西北光暎湖水時同遊者皆以
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
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
興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
爲狂恐去之其後 高帝下金華定括蒼
遂聘決計趨金陵如其言

君莫訝郁離子縱飲不賦狂如此西北奇雲聚前
起不爲羣公暎湖水天子宰相塵埃中大聲呵喝
羣耳聾直待眞人定括蒼谷口鳴騶正十霜有時
不言兩目張請看定鼎鍾山陽

[按]劉基著書曰郁離子當眞人初起時諸豪傑
[眶]修說笳令函公獨無言但張兩目而已

烹虎令 皇明通紀

洪武五年十二月內使奏增餉虎肉上曰養牛以供耕種養馬以供騎乘養虎欲以何爲而費肉飼之乎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

逝彼漢圈穴彼秦冢嗟汝何爲得長孳耗飲我牽牛秣我天騶嗟汝何爲得增肉飼維皇三驅有蓺有谷既縻国人乃詔光祿騰醢彭韓嘷豢卓莽鼎俎之和胹烹厥虎

縱孳獸不縱虎只此細事見聖天子處分

萬髮齊 外紀

上一日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於窗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耶對曰此網巾也用以累之頂上則萬髮皆齊矣 上去明日召神樂觀道士至令作道官取網巾十三頂頒行天下使人無貴賤皆裹首遂爲定令

道人不羨負手結數寸網裒人不騎能散步神宮厥古製曾無萬髮齊天敎黔首辯雕題一時禹服通冠冕百代髮龍緜此道問禮於聃聖者裁我思元首歌明哉

孝節門 通紀

元末兵亂山陰縣民徐允讓妻潘氏奉其父安避兵山中遇寇斫安頭流血讓抱安大呼曰寧殺我毋害吾父寇捨安殺讓將辱潘潘紿曰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其夫則無憾也寇信之從潘聚薪焚其夫火方熾潘即投火中寇驚歎而去安得不死洪武十七年有司以聞詔旌其門曰孝節一

徐家兒非不饒乞父餘生[illegible]用命徐家婦非不[illegible]熖火痴天魂不返魂不返賊歎息阿翁全孝節方孤留老眼看何事高天日月雙痠了

莊士行 革除編年

方孝孺字希直寧海人始生之夕大星墮于其所幼精敏絕倫爲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爲小韓子弱冠從宋濂遊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己任洪武壬申以吳沈揭樞召見太祖喜其舉動端整謂皇太孫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稱旨擢漢中教授太孫即位召爲翰林博士尋進侍講靖難之變 文皇登極召草詔孝孺斬衰而見出不遜語誅死已并誅九族慘矣哉

兩龍競鬬一不咸衆星散落一不飛濟濟攀鱗向新衰孤臣獨著衰麻衣懷中有文芝露香掣筆不頷九族殃九族累悲壯士 高皇錯鑒 文皇是狷公之言亦戾淬

[illegible]也其言具見本傳

交不如朋友

〔按〕靖難之兵起是修嘗與縉士奇相約死節〔注〕報國其後修見三公志有異乃以後事相屬二公竟佐命嗚呼死生之際而相要不渝者難矣哉

淮清橋 建文紀

北兵既渡江上乃議遣官徵兵上游侍中黄觀奉詔奮不顧家且行且募至安慶聞京城已定慟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遂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僮自京逃來言夫人翁氏暨二女俱被執有象奴得之叱取釵釧出市酒肴夫人遂攜二女幷家屬十人赴淮清橋下溺焉公舟至李陽河度大事已去乃東向再拜于羅汝璣湍急處紿舟人齎榼亦自沈于江

淮清河碧淙淙抱珠沈玉通娥江李陽河蒼且波擁節招魂向汨羅遥知一鸞將兩雛冰雪無慚于大夫六朝今日水芳冽洗臣汚

慶雲頌 并記

永樂五年二月命西僧尚師哈立麻于靈
谷寺啓建法壇薦祀
皇考妣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
四日慶雲天花甘雨甘露連日畢集一夕
檜柏生金花徧于城都金仙羅漢化現雲
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幡蓋旋
繞種種不絕又聞梵唄天樂自天而降羣

臣上表稱賀帝作爲佛曲使宮中歌舞之
曄曄允天燈烜震旦佛足兩尊帝成嘆爲如來非
來降彼靈谷孝陵在東靄若黃屋法幢三乘大花
十界慧日飛輪慈雲結蓋海市天燈誰云不羽木
有五雲金仙樓觀兜師于宅生靈鷲翁冉冉垂空
人天接引佛足何名西方聖者帝曰汝僧佛門階
下淨信作孝德邁前古法曲登歌格于皇祖明明
化城示現希有聖皇之仁萬靈弗偶迎骨求光捨

何待贖我爾有爲界此多欲我皇執中恭默思理
太史書雲於穆不已

江鄭獄 並敘

鄭湜金華浦江人鄭濂八世孫世以孝義
聞行胡惟庸既敗四方有仇怨訐告者率
指爲胡黨坐重獄及是有訐鄭氏交通者
吏至兄弟爭行湜曰弟在其忍使諸兄罹刑
辭氣詰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弟至
逆謂曰吾家長當任辠弟無與焉湜曰兄
老矣吾往辯之爭一不直弟當服辠二人

爭入獄上聞之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
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爲非耶即宥之詔
賜酒食賜冠帶擢以鄭湜爲福建布政司參

歌曰

君不見鄭濂先生八世孫中原孝義惟一門豈
無端風雨急山澳一濂爭獄入法吏惟知杆[illegible]
天子避殿褒旌獨鶴泣風雨稀有人如此豈肯
非以[illegible]悠悠孝義天鑒保莫誣哉[illegible]

護生草

又 浦江鄭氏先世嘗刻十木匱五總貯經史謂
注 族于五匱貯兵器備不虞中楊孝友堂乃建
支君肇也永樂初武詔建文匿其家遣使嚮
之使者未至前三日堂側自落撤之使者至
莫可蹤跡及發櫃先見經史遂不盡發事聞
乃斬誣者使當時櫃不落櫃盡發而兵見當
何如謂非鬼神祐之不可

西樓詔 通紀

洪熙元年四月上聞淮徐山東民多乏食
而有司徵夏稅方急遂召問少師蹇義所
對亦然上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等
令草詔免稅糧之半及能官買士奇對曰
皇上憫卹民窮誠出于至仁若斯事亦可
令戶工部與聞上曰姑徐之救民之窮當
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
必持不決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紙筆令
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上覽畢用璽遣使
齎行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戶工部朕悉
免之矣

天上深深五雲織帝在西樓見江北天上高高九
重府帝在西樓見東省詔遣龍駿雨與遲明日能
官始知

仁宗眞聖主也即此一事居然堯舜矣三代
以下所無也然踐祚僅數月斗人乎

接骨杖 洪熙元年

翰林侍講李時勉以時政進節條陳二本
上怒命武士撲以金瓜脇肋已斷其二曳
出脇肉不相著者久之及下錦衣衛獄用
挺棍而其斷骨忽自接臥病一月愈人謂
忠誠所感云

君賜臣如左右手可憐大杖不得走不得走三鞭
脅鬼神憑杖還相接假仰圖扉身上葉君不見杖
根撲骨猶餘活空擬諫史多奇骨金[illegible]活[illegible]
成天爲明君補斯闕

蓉菴曰臣按洪熙仁主也宥過貸舉含咽[illegible]
子之短屢矣李勉條陳徽劾一旦目不識[illegible]
使史骨骨之殊累聖德也乃斷骨復接[illegible]
吾杖逾于鱗膠哉天之所以爲聖主賢臣惜
至矣不然天何以不惜龍逢比干也其[illegible]
甚天絕之也

龍旂篇 通紀

宣德三年八月辛亥車駕至石門驛喜峰口守將奏報兀良哈率萬騎侵邊已入塞下諸將請益徵兵上曰此寇無能爲但謂吾無備故來若知朕在此當駭奔矣今惟擒之勿縱也從此出喜峰口路險甚上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喜峰夜令軍士銜枚馳四十里至寬河敵望見以爲戍邊之兵即悉衆來戰　上命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雨賊御繼發神機銃敵死大半悉潰奔上以數百騎直前敵望見黃龍旂始知上親征悉下馬羅拜請降生擒之斬其渠會戊子駐蹕會州以重陽節賜扈從文武官宴大獲將士還朝謁告太廟朝皇太后置酒上壽

賦黃龍旂

交龍大旂其色黃赭匪天將軍我師帝者玄石擒胡往奏肆夏北狩神孫踵厥威兌弓和矢三發三殪渠帰來告廟社亂曰

赤龍斬黃鳥旗帝駿發天狼祛度喜峰蹦休居鐵貫衆馳殲渠幕無庭帰鑾輿俘則薦捷則書朝太后讌臣胥壽無疆威有餘

忠魂慼 本傳

正統八年四月雷擊大殿鴟吻詔羣臣言得失侍講劉球上言下獄錦衣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日五更順攜一小校前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小校盧氏人爲順所迫後慟哭悔恨死馬順子發狂疾代球數順罪聞者悚歎謂忠魂慼之發憤焉其後土木之變廷臣爭毆順于朝頃刻立斃景泰元年贈球翰林學士謚文愍

吁嗟乎雷霆豈不見閹尹貫此不擊擊鴟吻于天之抑殺文愍吁嗟乎晨星豈不見馬順舍此不慼慼鼎胤凶人之胸待舉刃忠魂爲厲何壯哉抉目還看北狩回

御帳光 通紀

英宗既陷北營也光屢欲誅害是夜忽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青驄馬上令袁彬出帳房外窺聽夜見赤光罩定御帳縫罘亦屢見帳上火光隱隱有黃龍交騰其上異謀乃沮又雪夜令人行刺其人見一大蛇繞御帳外畏怖而去蹤是益加敬禮時時薦貂宰羊獨顯上壽請奉中國皇帝以還

英皇北狩踐鹵庭穹廬作殿夜不扃紅光燭天龍影熒雪中蟒鬣何森青從官夜半呼百靈可汗喃指聲冥冥薦貂炙羊不敢寧真龍所在有雷霆雷霆驚鹵笑啞懾真龍震胡馬稀驗何爲復于野皇帝歸來御天下

瞽金吾　通紀

全寅山西安邑人少瞽而性警敏學京房易占斷多奇中名播四方正統間客大同上皇既北狩陰遣使命大監裴當問寅寅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初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庚午淡歲而還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之應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德之正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占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衛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明年上皇還丁丑果復

正大寶授寅錦衣百戶

明天子當復辟瞽金吾已占易子午丁壬天定晝奪門何功寵曹石奪門功猶可言南城滌樹鎖宮門吳江給事真眼昏

史給事徐正吳江人嘗揭奏南內不宜使通往
注來當伐去竹樹加鎖扇其門以防變上將
斥之曰作死作死

代馬哀 本傳

正統末項忠以刑部員外郎扈從北征土木之敗爲敵所執北去令忠飼馬謀歸久之忠伺便挾二良馬而南越四日馬疲遂棄馬於斧擎崖陟澗凡七晝夜達宣府覩其足陷藜刺者百數忠不知也 上皇復辟屢擢歷察巡撫功德在三秦間晋兵部尚書諡襄毅

上木城中翠華野秋官項郎朴甲馬挾駒而南奔復舍北風凄勁仰天悲擎崖跣足行疾藜歸來扳刺創不知創不知事奇傀扈從不還郎亦恥君馬黃時臣馬者終賦秦風報天子

兩割股 本傳

定襄伯郭登性至孝有文武才母疾兩割股作羹以進居喪哀毀骨立不肉食嘻笑者三年所上章疏皆自爲之尤善唫詠有聯珠集行世

吾聞慈烏之慈銜哺積蒼梧感人未若庭中烏郭公詞藻如串珠傀天飛地工孫吳誰知大將兼文武爲療慈親重割股大同城門心最苦奪罵不成

須拒鹵上皇異日如有疑察臣割肉療母時

夾注 登留心武備有智巧嘗自製攪天龍飛地鳳諸火器能度越前人上木之難登督兵守大用城鹵擁上至城下呼使開門登日中興有主矣力拒之上皇復辟憾登竟加擧忠不見察惜哉

絕糧歌　本傳

薛文淸瑄學貴踐履出處光明峻潔于富

貴泊如也　憲廟時以內閣致仕歸中途

絕糧其子偶見一時相傳莫不感歎有司

憚其淸嚴卒無敢餽遺者爲作宰相絕糧

歌古今一人矣

豈有中書省續食不得館豈有青錦堂竈突不得

黔薛公作相與冰雪天下炎炎走曹石何須一片

安邑肝胃無數斛劉家麥好官薛卿歸絕糧久將

此意感老瑞

致內監金瑛嘗奉命至江南逆奉曰南京好官

注集如薛卿時文淸官爲大理也○數斛麥用

劉吳事

御硯擲　通紀

員外郎林俊以劾僧繼曉下獄禍且不測

御內監懷恩叩頭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殺

諫官而稱明主者我祖宗朝大開言路故

成盛治今欲殺諫官失天下心奈何　上

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謗上不然彼安知

我宮中事舉御硯擲之恩免冠號哭不起

日臣不能事陛下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

門使謂鎮撫司曰若等諂梁芳合謀傾俊

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臥稱疾上遣

醫使療午于道俊獄得解

十二龍賓御前研　帝皇怒擲豨瑄面面幸不中

研莫刓老瑄亦有鐵石肝長跪奉硯雙淚寒臙書

聖德容諫官

人主徹福之念深輒爲異端所中諍臣力明

不得死懷恩老瑄也而能曰勿殺諫官失天

下心至叩頭痛哭曰我不能事陛下其出也

便歸臥疾懷恩獨一言於此洪然恩時輔弼

髀相戚勸而　於皇極殿之下向令左右叢
處其夾也進貴為午邪林俳以謝之重慶如
天道猶日月之食乎瀕此增羞

安樂堂記

成化六年七月初三日己卯　皇子生

皇妃紀氏出先是己丑九月上幸昭德宮

皇妣在御妻之列上幸之既有娠萬貴妃

知而恚之百方苦楚胎竟不墮上令託病

出居安樂堂以居報屬門官覆視至是聖

嗣誕焉皇妣乳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

餌哺之彌月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不

使貴妃知是以得全

誰謂昭德宮不及安樂堂誰識皇貴妃不如西內

娘宮中飛燕能銜火燒龍索珠珠不墮宮中慈烏

能代哺百舍燒巢倭鍾乳黃河何處是崑崙天子

心知堯母門

吳后廢矣貴妃專寵已極又安論紀氏義然當時李相太監某某者咸私貴妃怙權勢用事文桐朝廷曾不若張敏之忠凡賢也吳后既廢而後已嗣并澤得德甚盛為士者了自賤婦寺何如哉

尚書揖之

時朝廷好貨現有進合真臘者言宣德間

嘗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萬

貨無算上然之命一中貴至兵部索三保

至西洋水程時項忠爲兵部尚書劉大夏

爲車駕郎中忠使一都吏於庫中檢舊案

大夏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不

得忠笞責吏令復檢如是者三終莫能得

大夏亦秘不言會科道連章諫其事遂寢

後忠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寧有失去大

夏在側微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所費錢

十萬軍民死者萬計縱得珍寶於國何益

此一時弊事大臣所當切諫都舊案雖在

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哉

忠悚然降位對大夏再揖而謝之指其座

曰公陰德不細此座不久屬公矣後大夏

果至兵尚書

西洋水程議者謂尚書怒詰都吏笞西洋水程是

誰匿駕部郎中先吏入萬命眞洋悔已遲案牘若

存公應執公未執郎已拾駕部笑尚書揖

兩公皆大經濟人此事妙在駕部先檢得案秘而不言逮至事發須公尚追求幾陷讒論不覺塊服一微笑一降座揖絕妙關目劉以議勝項以度勝矣如兩公者眞有古大臣風云

魚腹金

郢人新王妻楊氏夫死守節王好鯉魚每
忌日必設以祭時河枯無魚楊悲鳴不已
忽漁父持鯉至以一金易之祭畢食所得
原金於魚腹中人大異之呼爲哀感孺人
海負哆哆必江之鯉嘉羞纍纍必君之旨既覯厥
鱗既委厥銀哀我黃鵠宛其漁人得爲所耶負已
足金又何爲在魚腹
矣入室矣 樂府卷三

談王郝之事熟矣而望古太息[illegible]爲[illegible]
郝家魚從鬼神持來剖之而原金具在不是
異乎當吾世而有尤異之事且在婦人豈可
謂古今不相及也哉

五人之墓

天啓末年黨獄大興東林諸君子相繼逮
繫緹騎日數出縉紳咸怵不測無身息
矣一日詔捕吏部員外周順昌于家順昌
固淸端正人也緹騎至公府宣詔捕順昌
三木囊首跽庭下中丞監司守令數廉侍
有五人者相泣歔聞而痛憤挾屠肆刀徒
入公府大呼曰周吏部好人何辜被囚辱
[illegible]至此遂擊殺使者一人自請[illegible]
青即吳門并而五人俱[illegible]
戮吳之士大夫哀而斂之合葬于虎丘[illegible]
傷題曰五人之墓云不書姓字
君不見姑蘇城邊虎丘路綠苔青碑五人墓五人
者誰無姓字吳儂義追當時事當時緹騎剪東林
天下淸流待緹騎五人洶勢屠與殺手無斬雖[illegible]
梵荆卿圖顏明賢披吏部周大夫一剖緹騎逮吏

商歌自敘

忍頭陀曰息報國恩偶唯文章揚州此
書心乎傷矣抑謂房杜李魏伊尉何人
我偶垂空文哉余明之遺人也少負[illegible]
志遊歷半天下山川謠俗多嚴著其[illegible]
見士大夫如王謝子弟雖則[illegible]不[illegible]
鮮詩書氣心窮薄之嘗欲務擴以[illegible]
聖之寵妾移滿之調陵稽古數用或為
可觀鉸蚤孤善貧以娛母故鐵就小善
遇脊司試輒冠太而升碎雍覲明堂實
典奏雅高會賦詩啖此徹名遂呂隊為
自見非其質矣雖三十以券司成宰伯

冢卿宰相皆特奏其舉子文
皇帝詔勸其姓字於石欲蚤用之臣實
自勵不敢苟且希進冀需釋褐李既疆
仕遭逢不偶宋周之變德宣既幽而天
地荒老矣嶺表鐘來從人說劍徒使蘇
成青壁夢斷攀背衆絲筆以難明組暴
纓而不試嗟乎君國之恩報豈自也深
徒傍求小史叠下除目而一旦人鼎命
書非書交於厲猩化於泥鑑安能弄高
響之規縏而弃之負負哉乃始泫然慨
天而吁曰答鄉瑯存禮樂以賢江東河
汾倫元經以抗中國雖涉末流脊以自

处矣所憾者弇州海鹽東莞穠水之撰述多付劫火令卽骨人筆削三百年王業之盛衰録得見姑撮其奇事數十廣昭代之異聞者附諸嗟古焉譬之欬擊音病而彈者優哀凝碧工歌而感者白溉骨人曰此商聲也胡為乎來哉吾於是焚研矣

庚寅五月北窗自識

栥木堂詩集卷之一

楚長沙陶汝鼐燮友著

男 之典
之采 輯

憶京華曲序

秋月春花殊思往事漢陵秦樹登諦盛時幽人之多感不足怪矣比來身側崩殺未至眼花落井抽簪落髮若靈運之出家乞米帖肩正淵明之斷酒厭逢都叟強說舊都參差宮闕指雲裏之樓臺清淺蓬萊訛籠中之日月追所睹記可詠悲歌已焉哉淘洗古今付此當筵鐵版變其風露悄然辭漢銅盤應知衰盛何嘗繁華似夢然而未能免此者亦若巵傲纖樹猶唱開元化鶴東門尚言城郭也猗

歟

詠雨夜記

大駕南郊正五更親臣侍衛導公卿熏香萬燭星隨轡組甲千騎雪亮明

細旃鋪道藉香茅天步從容自禱郊今日桑林親得見君臣俱著苧青袍

鑾輿番出萬人回紅綠剪花力士衣五色繖張金翠蓋百雙宮扇畫龍飛

長陵葱蔚在昌平天壽高山作帝京每遇飛龍親致祀鑾輿須宿鞏華城

朝儀

幞頭紗帽絳青衣謝闕辭朝各等威偶有四輔親厮馬居然劒履珮銀輝

雨被傳朝帽漸齊雞人三唱靜鞭揮午門直象初交鼻定有朝天百鳥飛

西華門外直朝房燎燭熏爐狀花獨每有輩宮趨候閣相公燈火不尋常

會逢朔立緣雲部天子辭兵受賀朔五鳳樓前丹

拜舞金龍銜詔下重霄

陵寢

西山第一是長陵輦道豐碑聖者能龍尉望來高百尺洪熙時節萬靈升

瀕海封山百萬餘寢宮金碧甲諸天華宜至此增悲仰神廟升平五十年

輦東

文帝禮樂盡居東棘院虞門望預宮孔廟戟前摹

石鼓觀星臺上看銅龍

內閣

傳呼御仗閣門開黄匣高擎內使來送與中書票紅本相公分直在鸞臺

金橋大漢立森森黄閣偏依內殿深祇有輔臣傳導入閣門簾內揖詞臣

召對

一騎中使下傳宣召對平臺聖慮淵幾度公卿懸

乏策明朝補牘爲籌邊

宸翰

一自飛塵薄帝畿頻年司馬入園扉武陵一出恩何渥宸翰金箋賦采薇

宸翰多押紫粉箋文華殿裏賜中涓記從香案觀皇藻臣報君恩第一聯 毅皇嘗喜書乃縣來儀一首

太學

彝倫堂上署皇綸中起高臺待至尊國子先生南

面坐朝廷最重是橋門

辟雍宮在大成坊姓字曾題第一堂憶得諸生齊奪席古槐深處謁東廂 祭酒坐東院稱東廂

長安米貴白勝貴月給䊸官一石糧六館諸生三等餼養賢同在白糧倉

經筵

君恩殊寵是經筵賜飯[illegible]自內傳食品也從官品制一盛黃盒簇千[illegible]

經筵錦繡近天顔御史黄門得侍班雜有講官香
滿袖夾衣玫瑰在中間

太常樂

憶得宮懸舊日音太常歌史盡朝簪只疑神樂諸
工奏難寫和平七廟心伶官用神樂觀道士爲之

雜紀

當時咸晚禁驕奢帝后恭勤德不瑕中宮屢風嘉
定伯可容金玉走田家刑后父封嘉定伯

新鑄金史賜金紗不爲椒房識採花漢后從來惜
恩澤宮詹雖麗未宣麻時採花陳仁錫進資治通鑑上大喜賚
麟章玉帶擁高驄寶策輕揎扇柄紅雙仗蹴塵呼
大急公侯都尉出朝東
以下紀中官詩尚有數首逸其稿乜存者亦僅
被不可審視姑俟搜補
侍中司禮厰西東小史如花近聖躬每出掖門乘
駿馬紅絲橫繫玉盤籠

黃旗紅仗導輿行門有元戎森鞬迎不是汾陽勳
業盛新崗太監掌團營
官家皇覽日無餘手簡緗題詔婕妤中使竊窺知
有問密傳篇卷下中書
禁裏重開内教場内臣騎射婧君王金錢諸得頭
籌賜秉筆公家小監張
禽房虎圈並尚遐珍羽雙雙待翠華鸚鵡獨能呼
萬歲更教頭上放瓊花

一入宮闈數十霜衣殘緋綠戀君王不知何故名
鸚相曾向西清侍上皇相傳有鸚鵡丞相之稱
雲錦天閑駿不同宣王屬意在車攻比來大内親
騎射黃鵠齊披入尺籠
太液澄波凝不流一泓海水禁中教龍船縱棹閑
如許端爲信皇戒豫遊
碧雲宮闕繡如屏幾度鑾輿駐此庭最是青山多
翠色神皇御筆寫來青

玉河橋水自宮流東繞皇城夾御楼種得垂楊客
易　群季二春色占瀛洲

四夷館裏集參貂海外諸番入貢遙總待客郎是
驗後牙商譯史滿前寮

久歷昇平世爵榮朝廷事在六曹間至今五府空
寥落貲與遊人夜不關

勳臣賜服擬龍鱗角趾騰波製作新詔罰金吾
恩澤幾時橫綴玉麒麟

左个遙看甲第街　傳宗朝裏魏璫居皇封[illegible]
廣莊欽傳說平戎便賜予

清華只數四衙門內閣中堂第一尊名刺子卯[illegible]
榜子幾家還面到黃昏

過程一相失恭寅廠衛諸番將事頻嘗日要人[illegible]
更寄袖中書帕用黃銀

每逢朝市啟東華六卿南來群內家春日與[illegible]
呵禁遊人得看御園花

朝廷泉欲奏清廉時[illegible]薦者選開獨有松江方
太守趨登臺闕不須錢

湖南山邑小翰茶朱印黃封貢內家聞說尚方全
不用只需陽羨薦春芽

宮前街上即天街三面朱闌四面牌登王過時聯
障步獨人拾得紫金釵

貨城坊下向西行百寶森羅萬貨陳趨秩要人看
廟市金錢爭擲打麒麟

殘銅斷玉雜蟲魚偶有街山與篋籠我本無錢審
看市就中閒辨古圖書

番鑄北鑄並稱工宣德年間大內銅近日施家名
寵著貴人常為駐青驄

詞臣遠使寵威儀僅有青童對酒卮薄予御斷[illegible]
寵艷翰林供奉漸東兒

青樓大宅教坊東天子要勤康樂宮惟有劉家好
香澤每盛銀盆進西宮

燈市多樓盡看燈錦幃箏管賃來先內家簇出亞
春飛亭北沈香見未曾

白寶珠燈進內宮侯家細樂在堂中太平鼓千兒
童擊蘆菔能盛小蠟紅

京城濁水味多鹹惟有天壇井正甘西畔沙窩差
得似請君一酌辨廉貪

主鰻活鯽不論錢金膾衝鷄値每千兵部窪中朝
市滿家家園館要開筵

金李銀桃賴果丹紫荷青豉蔗梨爽浮沉水水當
筵放最是都門碎果盤

流霞松竹酒知名雪色蘭香壓帝京只許黃芽供
玉箸莫教酥酪點銀觥

四方茗果集京闔馬上捴籃壓貢尖西域葡萄青紫
白綠金華聚子最香甜

天廄五日粽盤新官扇幽花賜近臣甕殺膏粱橋
畔輿綠綠臨水醉遊人

前門東望柳如蛾不少尋春澂玉珂要訪清明何
處去金魚池上麗人多

皇城東去有西湖種得垂楊宿鳳鳧每到天寒人
倦步冰床曳過酒家爐

京師最數萬家園海淀樓臺花滿門何似米家能
選石也堪袍笏拜雲根

天津漁艇似江鄉活蓄鮮鱗供尚方佛街青鵲巢
裏貨盤中堆作水晶光

槐老黃藤院落遮春來幾度賞藤花何如吏部東
廳下刻石題詩樹歲華

天然瓔珞現宣窰闌下虬松自舊朝更有海棠花
十丈爭誇三絕在僧寮 報恩

慈悲新開帝釋宮城南聳接鳳樓鐘宰官車馬如
流水會有愍公接待雄

中官祇喚薊門分一望松阡襯五雲尋到玉泉山
寺後杜鵑啼徹建文墳

桼木堂詩集續編卷之■

楚長沙陶汝鼐燮友父著

同里後學吳爵騏龍媒甫較

男之典　之釆　之巽編

孫　炌　烜　熔錄

律陶山居雜詠

對酒

藏晨去我久六籍無一覩風雪送餘運江湖多賤貧
隻鷄招近局斗酒聚比隣疑義相與析舞觴念幽人

其二

止酒情無喜壺漿勞近隣衛生每苦拙舉世少復真
且進杯中物吁嗟身後名如何蓬廬士後耳聽司晨

有客

有客賞我趣身名同翳如袁安困積雪仲蔚愛窮居
業與數晨夕逝將理舟輿擁懷累代下正賴古人書

其二

春秋多佳日清吹與鳴彈蕩蕩空中景厭厭閭里歡
榮它誰復採白髮一已繁有客常同止從今至歲寒

舊居

高獻返舊居似爲饑所驅山川一何曠歲月共相疎
斯濫豈彼志屢空常晏如素心正如此日暮巾柴車

其二

春醪解饑劬暫與園田疎步步尋往跡時時見廢墟
遙雲愍高鳥臨水媿游魚茲埶誰能別相將還舊居

南牕

我居南牕下悠然見南山冷風送餘善靈府長獨閑
酒中去有深味道勝平無戚顏階除曠遊跡晨鳥暮

來還

高陰

坐止高陰下編肰觀曾丘上鼓鸞別鶴閒谷矯鳴鵾
來來三珠樹進進百尺樓如何不歎息託乘一來游

江邊

種桑長江邊鷄鳴桑樹顛詩書塞座外桃李羅堂前
量力守故轍絕音寄斯篇我如當去客惟酒可長年

酒熟

山中酒應熟酒熟吾自斟窮巷隔深轍清歌暢高音

且當從黃綺聊用忘華簪鼓腹無所思欣欣方彈琴

歗傲

歗傲東軒下慨然念黃虞延日謌東觀指景限西隅

名與一觴酒流觀山海圖人當解意表朔事乃觴踏

西山

榮公言有道夷叔在西山素抱深可惜高操非所攀

一毫無復意千載乃相關不學狂馳子吾生夢幻間

徘徊

久在樊籠裏徘徊丘隴間觴絃肆朝日形跡滯江山

眇々孤舟逝紛々飛鳥還餘榮何足道處室有餘閒

寄言

去歲家南里願迴故人車揮觴道平素積帶有歡娛

歲月有嘗御榮華難久居寄言酣中客清爽今何如

山中

南山有舊宅歸去來山中飲酒不得足賦詩頗能工

雷遝共晷毀肆志無窊膝坐止華門裏平疇交遠風

其二

良才不隱世去々欲何之井竈有遺處山川無改時

原生納決履王子愛清吹無復獨多慮高風始在茲

獨酌

清朝起南風有酒斟酌之披褐欣自得愁人難爲辭

詩書復何早世俗久相欺我願不知老長歗無息時

東皋

逍遙蕪皋上得酒莫苟辭迥澤散游目登高賦新詩

蒼柯無可倚衆草沒奇姿醒醉各相笑縱心復何疑

敝廬

敝廬何必廣遂宅生蒿蓬稱心固爲好曲肱豈傷沖

情通萬里外流幻百年中秋菊有佳色含薰待清風

松

杳然望扶木自梳孤生松森散覆暘谷陵岑聳逸峯

揮盃勸孤影負杖肆游從榮叟多帶索願言躡高蹤

其二

青松冠巖列涉暑經秋霜歲月好已積盛衰不可量

玉壺凌霞秀瓊瑜殊奇光獨抱固窮節且爲陶一觴

西閣

結廬在人境且遂灌西園雖有荷鋤倦而無車馬喧

瓊丹凝遥掉捷禍驟前軒歌竟長歎息有時不肯言

風景

天高風景徹山澤久見招清氣澄餘滓高酣發新詠

觴塵何必廣濁酒且自陶明且非今日風爲自蕭條

春風

梅柳夾門植春風扇微和談諧無俗調慷慨獨悲歌

鹿冠恥虛壘提壺挂寒柯厭厭竟良月酒中適何多

茅茨

遯與世相絕誰云固窮難茅茨已就治風氣亦先寒

皎皎雲間月榮榮窗下蘭素襟不可易清節映西關

相見

主人解予意相見無雜言素月出東嶺枯條盈北園

詩書敦宿好翳葉有嘗溫盥濯宿檐下長途掩柴門

夕露

夕露沾我衣懸車歛餘轡江山豈不險邑屋或時非

衆鳥欣有託孤雲倏無依欲留不得住帶月荷鋤歸

客至

聞從望三益月人負耒還素襟鳴曠陌寒雲沒西山

奇文共欣賞綠酒開芳顏恨不及周孔鄙耕非所歎

風雨

連林人不覺勢翳西山巔風雨縱橫至鬼時茫昧然

嚴霜結野草駿驥感悲泉天運苟如此順流追時遷

惆悵

惆悵固無匹游好在六經萬里自森著一夫終年醒

朝投開宿霧荒艸覆前庭常恐霜霰至寒華徒自榮

夏雨較書

居止次城邑閒居離世紛神淵寫時雨南岳無餘雲

濁酒聊自適較書亦已勤衆然有心理三趾顯奇文

即事

伊懷難具道即事多所欣沫酒聊微響日中翔河汾

秋蘭氣當馥鳴鳥時相聞同物既無慮遥遥望白雲

春作

遙已詎非迷時駿不可稽紫葵戀北牖寒竹被荒蹊

顧我抱茲獨厭君泪共泥不言春作苦東帶候鳴雞

別友

靡靡秋已夕凄凄撫其英忽值山河改悠悠如流電驚

哀蟬無歸響來雁有餘聲東裝既有日臨流別友生

叩櫂

叩櫂新秋月晨鷄不肯鳴昭昭天宇闊瀞瀞寒波生
遐合遥異境道遙過十城未知止泊處終以觴吾情

佳氣

未知明日事今日天氣佳代耕本非望稟氣寡所諧
虛室絕塵想辰辰入奇懷何嘗失顯默疑我與時乖

對酒

故老贈予酒及辰為茲遊提壺接賓侶班坐依遠流

春興豈自免吾生行歸休若復不快飲知有來歲否

游仙

翳翳松標崖道道自開止林園無俗情草木有常理
從我潁水濱將止扶桑涘分明望四荒靈化無窮已

懷仙

悵悵獨策遠結廬在人境饑寒飽所更兀飲差若穎
非道故無憂不眠知夜永聞多素心人迢遞槐江嶺

春興

息生三季後斯為隴畝民眾偶世上諦念我意中人

且共歡此飲與言在茲春谷風轉淒薄爰追不憂貧

楚長沙陶汝鼐燮友父著

男之典 之釆 之巽編

孫 炌 煊 熷錄

詩餘

滿江紅 山居

五柳先生居亦似愚溪盤谷有古松流水迭青環碧幾嶂高峰對小樓雲來慣蕭疎林竹愛琅玕淸應弄朱絃瀟湘曲 薔薇露多生沃黃粱夢今朝熟憶昔

時梅上後情高蹈須信忘憂三徑好茄來儘有佳趣目問陶家賒酒對何人東籬菊

一剪梅 山居秋日

秋水新晴鳫字橫私展南華要注莊生人言非是譏書時剥啄催租且啄貧 閒踏梧桐落葉行重理南歌坐看棊枰此身々外總無餘攻破愁城又守書城

行香子 野興

道是桃源又似莫溪共尋春花照衰顏黃鸝樹底朱烏牕閒傲野人癡詩人放道人閒 飛雲捲雨踏歌歸去待明月與整綸竿平生佳話總得疎頑有田家業漁家傲酒家歡

漁家傲 湘中漁父

惹櫂菱絲隨意繞聲々欸乃湘江渺直釣無魚心自曉空歸好簑衣當酒從他笑 明月徑穿潭底皓不須楚竹驚相照天上浮雲天自掃便宜了嚴陵只在巴陵道

少年遊 秋雨

梧桐零落芙蕖正惹風雨乍來增紙帳宜溫沉香斷

炙空憶昔吹笙 秋陰滿碧秋溪冷聽鶴警寒更几上莊騷不妨經世々自棄君平

水調歌頭 懷人月夜

明月不妄映把酒正當歌對此蒹葭秋水風羅有金波我欲乘舟天上直入廣寒高唱一掐醉嫦娥祇恐人間曲縹緲隔雲多 戲勇倚狂太白快東坡諸君安在招來共醉舞傞々怕不英雄仙佛不怕升沉今古唉傲待如何好聽凌空嘯鸞鶴夜經過

小重山 閒情

試添紅香亡袖羅花間雙燕子掠人過慣將眉黛畫新螺臨鏡了纖手弄雲和　花落徧鸞梭欲尋幽夢處恰南柯怯睡還自捫胸窩呼小玉相伴攜雜摩

南鄉子　九日和東坡韵乙卯

平野霧雲收霜氣先寒杜若洲帽落郤隨楓落冷颸乜擬剪蘆花製衲頭　佳興古難酬老杜偏傷宋玉秋莫問茱萸今日女休乜今日龍山望也愁

踏莎行　寄筠浦

丹楓村邊碧波明處依稀記得幽人住一園高竹暑

涼亭秋香多在芙蓉路　送雁遲雲觀魚沫雨凭闌話盡閒情緒如今懸楓似昨年幾時更跨青騾去

臨江仙　木芙蓉

伊其芳藥扶疎穠豔香獨濯秋江色霜信只徵寒要先楓葉丹驕晴柔更覺醉雨愁它變不用賦傾城新歌石芳卿

臨江仙　懷舊丙辰正月

記得秦淮樓上夜詞場同夾嬋婷映紅春雪繞深聲妮人偎嬡玉小字亦雙成　更是一秋乜正半雲鬟良夜三更繁絃散後佛燈青洞簫和妙曲明月可中庭

鷓鴣天　詠芙蓉

玉露雖多不洗紅瓊瑤空擬琢花容秖今青女來時覺郤與仙人掌上同　臨水立淡還濃相窺無意在墻東誰知恥附蓮花貌長帶風霜婿菊叢

鵲橋仙

愁心江上秋聲隱外常有美人來暮金風玉露夜如何便催起紅妝無數　裁霞作帔襯霜為粉記取柴

桑佳遇隱娘舞罷更餘香珍重繞牀花落處

畫堂春　殘梅

殘梅春半尚臨池弄晴帶雨霏乜翠芳如寐望松溪還似寒溪　爐裏水沈香燼从前獨臭梅枝不妨花信誤鴻歸縱得春歸

滿江紅　和梅庵韵

平地荊蓁儘一韋時流堤足排頑得頭上天公帶掛仲翰多少名場誇潤步剛幾葵着雲翻覆莽賜張錫洗百半身空勞碌　罕莫厭松間居高莫羡台階祿

算封侯違到賢良科目奇傲南牕常讀易輸它富貴
贏它福不曾戀念久陶朕遲究愁

青玉案　蘭芽

荷錢泪々浮梅雨懶得恨春歸太燕子雙翻新舜羽
蔣窗斜見碧叢深處簇々蘭芽吐　筆花玉筍能如
許更領袖瀟南芳杜臭味平生誰似汝紉佩疑秋抽
得忘者一寸同心語

青玉案　筠浦雪中饋魚

霜晴月熱江波損喜雪解鴛鴦病幾曲闌干新玉凝

閉門妖悉擁爐煨芋誰破陶朕徑　故人念我來佳
訊餐々紅鱗裝斷淺佐酒得魚增選與鱠絲銀鋼錯
刀金冷息對陳遵飲

滿庭芳　山居

排闥青山環村流水幾時踏破蒼苔野人心住雲岫
共徘徊多少興入舊恨都　任漢馬秦灰草窗外松
花數樹香霧撲瘦杯　翻翻誰過我銀鉼指點一笑
登臺說麻姑近信怕淺蓬萊那㕘神仙幻夢清尊倒
湘簟酣哉君今去明朝有意更望抱琴來

其二　雨後山居寓意

翻燕迴風銀河挈雨北窗得個新涼碧紋湘簟輕展
讀書牀隨分林泉清夢驚覺也雨後斜陽古松外奇
雲數叠歸來竟天長　海鷗相對落殘情一曲機事
都忘喜松濤晉靜獨送荷香何處氷㶁雲藕壺中[illegible]
寬取長房吾廬好空庭浸月宛在水中央

雨中花　詠燕

銜落桃花紅簇々更翻上碧闌幾曲說輕煖輕寒春
情絡索剪々雙飛玉　信是身幾勝霧縠且隨分飛

梁華屋但阿閣分巢空庭同舞不用樊籠著

洞仙歌　桂花

露盤夜冷想玉香無汗甚處濃熏麝蘭蒲是嫦娥刀
窟天女相邀過鷲嶺金粟座中花散　倚闌芳樹下
添个同心臭味平生遍銀漢把匡牀閒掃鼻觀新參
天香細不敢零亂涉記取當年惹衣情早已被南宗
晦堂偷換

驀山溪　春興和先輩易山齋韻

碧桃溪上聽得花間語春色被誰關不放出粧樓王

守美人遙憶薇乜凭闌干鶯啼鷰妬啼雨、任春張
主　尋芳選勝堤柳新鋪絮斗酒佐雙柑石橋邊天
台舊路御風振袂佳伴釆芝來桃花笑楊花舞問客
來何暮

金菊對芙蓉　蓮花

腮草青詠庭槐陰滿野塘香艷濃時正閒調冰梔倦
盤金徹凭闌望盡凌波步似洛神翠襪珠圍水晶屏
外立殘紅露不濕仙衣　湧道有恨誰知自寶雲標
格未隨情癡任詞場描邈解語依稀最憐一片芳心
苦更與予道味濂溪風輕月冷聽他瓣落忽入清微

菜木堂初集　詩餘　七

菩薩蠻　梨花

高花夜浸春池月曉窗風急飛晴雪山雨慣黃昏幽
人愁閉門　玉膚偏淡白押得羣芳色莫逐曉雲裝
東坡春夢闌

醉蓬萊　看白雲

漸奇雲厭巧幻作銀山疊呈新製三柰微雲縻少商
佳氣鴿羽斜翻鶯翮分舞變鑊瓊堆氈似海鷺潮如
銀立雪盡同難辨　莫把秋雲比人情薄傾刻嶢巘

看他濃砌移我松隱對千尋崑巒信是家常嶺頭慣
有詠美人天際汾水方遙嵩高無盡向誰持寄

點絳唇　小孫

滞樹涼颷白雲高映青松杪看書雙眼移向高雲表
眼倦西窗午睡驚啼鳥真孤調黑甜初審剛到華
胥曉

好事近　七夕後夜聞鵲聲

聽隔樽黃鸝高木獨喧靈鵲終日不教飛去聲一林
丘壑　新從銀漢看雙星好事向君學人在晚涼書

菜木堂初集　詩餘

[illegible]

踏莎行　看杏花寓懷

草長蛙鳴柳深鶯語桃源欲覓無尋處[illegible]
江南碧桃半是當年樹　好夢難成雨春[illegible]
登稱桃花雨羣英忘卻送誰栽插[illegible]

黃九煙
杜于皇　兩先生鑒定

陶窓庵先生文集

桐岡藏板

榮木堂文集總目

柴木堂文集卷之一

楚長沙陶汝鼐燮友[illegible]

男之典[illegible]編

孫　炌　煊　熺　錄

論

千載一會 崇禎己巳奉御覽第一卷 旨試孔雍貢舉朋呈

夫天生材以供一代之用必篤生明主以用希世之才光岳之所網緼磅礴之所烝蔚風會之所蓄泄不知費造物力幾許也仲尼思唐虞之際豈獨謂才難

共際則誠罕覯爾何意喜起而後乃有王褒之頌聖主得賢臣也曰千載一會夫會之說何昉乎文言曰亨者嘉之會也貞元啟而通於亨君臣遘而孚于嘉猶日月行而會乎朔也天人臣主之交有真氣焉不謀而合不介而投若探玄圃而獲輝山之玉探赤水而獲徑寸之珠者旦暮遇之蓋求與應皆精神之至矣非天祚人國豈易得此哉雖然唐虞極盛始謂明良有繇而下禹皋稷契所與比肩者皆齊聖也豈暇論得失乎若夫商周之君固已求之甚勤而思之至勞矣求於耕而得伊求於釣而得呂皆不易得不妄得而必欲得之必欲獨得之而竟得也庶幾乎主臣同量者矣商王之言曰簡在帝心武王之言曰吾太公望子久矣不歸之於天則歸之於祖宗事何止僥渴也奈之何白駒空谷徒詠美人滿野蜚鴻不聞麥秀天非不生麟鳳而時當結網之疎者比比焉斯古今所以扼腕也然而非臣賢之難而主聖之難也賢臣者學則千人之英仕則萬人之吏也萬人之吏撰舉相止矣明明我后首出一人億兆之命於是乎繫其

仁足以育羣生其智足以周萬物其勇足以靜百靈而但不可以不明目達聰需腕肱而共治也則非堯舜不可以得禹皋稷契非湯武不可以得伊呂矣何也聖主一而賢臣百是風雲之玄感也賢臣百而大賢者二三焉是元會之間氣也夫此二三賢者必膺主之所不能知中主之所不能用則寧抱璞以潛終老乎巖穴而已豈能負龜龍之質而與[illegible]之儔乎哉故曰不易得不妄得也昔漢高定天下封諸功臣張良曰臣始與陛下會於留光武起舂陵至河北除

莽苛政鄧禹策杖追見之與蕭王會於鄴唐太宗方在潜邸劉文靖李靖因與人識天子氣與真人會於太原所謂千載一日非乎褒之言似矣致其時漢宣起于代邸圖治厲精海內與於禮讓豈得非中興聖主哉然所恃魏相丙吉輔政同心史稱黜陟有序衆職修舉公卿多稱其位高帝而後此爲極盛矣子淵以一領䟫諫議若喜起歌接踵也然金馬碧鷄之使不聞抗論極辭以唐虞三代之道進勇于誦而怯于規季覽古禹皋伊呂輩何如哉則尚論者尤不能無

王聖遭賢之思云謹論

大學之法以豫爲先 癸酉闈墨

古帝王之所以教天下者爲其能先天下也雖先天下而教實先天下而學故與之言學術則道是矣與之言道術則心是矣典于學法斯在焉未有不知所先而得逡鄰以希極詣者也善夫程子之言小學也曰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試論之大學者萬物一[illegible]之學爲大學者生而狥齊之人也然而登假之[illegible]於幼懸岐嶷之器嘗謹於丱火則旨修身於平[illegible]能不先旨誠正言修致者不能不先言[illegible]

退之節也明矣何也聖人之心嘗欲使[illegible]子皆得爲秀民而闢門顧後之求咸登[illegible]有法以陶成之不可於是乎歸其道而[illegible]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太學僞說非嘗比論[illegible]之淺深驗性習之靖衰無逾此時矣非謂其赤誠也患其僞者將入之非謂其弗慧也患其昧者將覆之非謂其弗警敏也患其佻達者將漸染之再[illegible]之嘗莫不諱愚而自智爲師友者又未足範驅[illegible]嘗揣粢鄰丹則洗滌[illegible]然罔不自知其黜赤矣

譬諸蠖食蒼則蒼食黃則黃蠖不自知其著黃矣彼絫絫江夏之黃童賦恭之小友偶一驚人稱俊物耳耳前亦何關於學術哉有法於此吾將畧其穎異而護其童心養其天倪而勤以小物則一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可與覘成就也而謂大學小學有二乎易之言曰蒙以養正若離經而辨志敬業而樂羣者猶未進也所貴以弟子之事正其始詩之言曰小子有造若濟濟以盈廷峩峩以奉璋者尚未進也所貴以豫豫之地造其初正其始造其初而豫蓋可知矣觀於

仲尼幼而與羣兒戲戲則陳俎豆之儀性固有天成者歟朕其自記曰十五志于學學固老而彌篤等也而況大賢以下者乎成王幼而踐祚周公傳之抗世子於法法固未可緊冠而爲冠也而況中材以下者乎甚矣小學一書之不可廢如此乃知晉宗辟雍三代俱稱大學而曾子闡釋聖經獨標大學之目蓋明天子至庶人皆有明德新民之道爲之子藍爲之于庠爲之于宮庭齊此物此志也大學其猶滿乎升蒙泉而歸之不可不謹矣

策 癸酉閩場

第一問 風俗

王者之正天下也將以求其一也使將天下之不一以從我而民魚魚焉鹿鹿焉斯亦無具甚矣具之如何吾取其心使不得自匿也吾養其恥使不得自潰也取之而不予養之而不生朝廷之上有本動其本者耳故從古帝王亦兢兢惟弼教明刑是謹豈獨愚其民之失德哉所以佐理之所窮而匡教之所不逮蓋嘗讀咎陶禹謨呂刑而知古聖人之至慈矣惟記

亦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明乎三代之慨然而用而況在其後世乎嬴秦之暴天必使漢寬大以收其鹿三章之約何其簡而有禮哉故終漢之世類多循良而士亦敦尚名節起明經孝弟力田諸科其臣所持論常主尚德緩刑遂令文帝之朝幾於刑措唐之貞觀亦莫能及夫豈無具而能之乎洪惟我二祖列宗皆一以唐虞爲法故首重養士敦尚廉恥其詔戒中外惓惓以風俗人心爲慮豈不亦度越千

秋也哉惟是顯皇深仁厚澤以恭默之道貽燕宗而
刑賞多失致公議牛投鉗網公侯濫及貂璫士氣幾
黷欲槁耳乖敢我皇沐日浴月立清刑除之氣而賜
環放廢如天浩蕩一切崇禮以待諸臣雖寵綏草澤
無不思濯鱗奮翼以仰荅光明者此又嚴安董仲舒
賈誼韓愈之流所遭逢萬萬不及也而執事猶惓惓
爲策所謂整齊天下之具其必在禮不在刑矣則端
士習其勿從憸士弟子求之也生心害政之文方議
芟而返錄則學海多妖登仙選佛之員方疏榮而得

厚則簪紳緩氣士將以爲正而正不必售士將以爲
節而節不必立士能自振拔乎厚風俗其勿從州閭
黨塾求之也孝弟力田之詔薄斯民爲無良則犢化
爲劍奢靡武健之習付江河爲莫挽則鼠化爲狠民
將以爲善而善未必全民將以爲惡而惡未必殄民
能自淑問乎故人主莫貴於使天下知恥知恥則奮
矣奮則感人心而和平矣和平者使臣以禮刑期無
刑也不肽而刀鋸日敝卒不見有奇才異績以上紓
聖慮者豈士大夫之多晉氣而頹然若此哉愚嘗恭

繹先朝矣成皇帝之用重典懲亂也儒臣獨有勸宜
貂璽德以任德則逸任法則勞者而遽承帝歸之愛
肅皇帝之杖大禮諸臣也怒實甚廷臣獨有以矜恤
請者而錄用之命遂下此孰非聖神之懿年而疏救
之深心也乎大哉即大祖所以覲心而宣宗所爾存
省也今奈何依八議五刑村之司寇者上不得存主
宥之恩下反陳引罪之疏乎書曰予曰辟爾惟勿辟
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刑之不中又何數爲憾
堯舜在上皐夔在列亦有如書所稱[illegible]
民心於用不犯於有司亦於稱平[illegible]
大夫厚不及王公既和且平神之聽之[illegible]
聲天矣

第二問 治道

有治人而無治法從古記之矣結繩之理於畫之後象胥之庭其不能行於今日也人與世變遞君與臣交作也故羿有奇技不能獨招而夜射十事三十我轄脫一轄則不能行其操縱在審發轉轡者之駒耳則人主甚勿謂臣勞而主宜逸也人臣亦不敢謂主聖而臣當愚千古明良之事其所祈正在一德所恃正在一心矣逖明問所謂聖祖開天之業爲君臣益問必有如唐虞三代可遠訂者夫我太祖以龍頭之

系紹成周之統綜古聚今主臣亦最隆量哉夫[illegible]唐虞所稱垂裳而治豈淳木之吝有然之[illegible]慮也當時額有禹稷皋夔與牧元愷在列耳[illegible]俞不爲與也此吁而咈不爲拂也故朕而[illegible]四門矣立三公三孤矣五[illegible]五教矣[illegible]攸暨矣舞兩階矣人其代天工矣而其爲唐虞諸臣之碑忠畢智可燭炤而討也我太祖舉遺區宇御天王十五年而憂勤如一日載在史册矣而當時克承人定與越其機宜悉出睿裁密斷而從龍之臣咸有

一德按武功最著者莫如開平中山其帷幄最著者莫如劉青田李左丞其文章最著者莫若學士濂與禕其餘承宣克協稱職者不可勝數朕其上推誠布公下宜忠竭藏如一人身呼吸相共不獨與同甘苦也且與同眠起不獨與共富貴也且與共安危忠臣之子育於禁中勳舊之兒尚以公主因諸臣將相之感激以感激天下何戡定之不奏謀猷之不嘉乎而今何時也內安外攘之局憂匱至尊如匪茹玁薄都城之變非藉天子神武睿算寔無有當任使者則皇

上之輕文武將吏有繇來也今請爲正其辭以責諸臣可乎諸臣姑勿爭體貌也李愬不恥裴公之拜狄青不諱將軍之奴知有君命耳諸臣姑勿分文武也汾陽久忘割席之間絳侯藉有交歡之助知有國事耳諸臣姑無樹朋黨也千夫與瓢何如同舟共濟而果以其智掖趙幟立漢幟乎諸臣姑勿明恩怨也不及可以情恕非意可以理遣而果以其憤誓滅讐誓殺賊乎何事之不可圖而恐坐負聖明也有心男子亦應爲之呀然汗下矣想知皇上之必能寬以成敗

則韓琦不妨有好水之衂也知皇上之必能寛以歳時則樓蘭不妨竟貳師之志也知皇上之必能一事權保其終始則覩單寄可無挈附之使而中山㭬可有盈篋之書也其不能内歉天傑外歉釆薇者世寔無任事之臣矣其何以仰荅高皇帝赫濯厥靈哉吾願明艮其交圖之

第三問 兵農

古今有兩大事不得不合而亦不得不分者兵與農也古人以蒐苗獮狩講武而兵農合其必井田舉深其後以戰勝攻取爲術而兵農分亦必其阡陌興矣然則周之所以興秦之所以亡也王覇非不共圖富強而所爲富強者異耳不然彼車攻旣繁徭税薄伐亦豈能驅市人而戰摶泥沙而食乎漢所以用晁錯之議而屯田實塞下也其最著者趙充國以河西之地備諸羌擊先零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然與漬郎孔明圖中原之策也而其地如淮豪對下原垂漢地終不過數郡耳唐沿其制變爲府兵以泄兵屬民業錯犬牙於畿輔獨郭子儀縣耕河中以爲士卒先兵始不乏食而當時唐屯九百七十二所不可謂不廣而無如鍔竟劾何也剃宋之屯止於數路者散澤瀦之兵其不得食於此審矣皁我國朝之議兵農也自九邊而外郡縣散置衛所以處世職而編衛田爲屯以畜軍需是處處有兵處處有餉也而一視涼營禁七屯三之法卒不耗業粟不廢轍酌古今全廢之算莫

第四問 治河

國家有萬世之利而不能保其無害者因漕以治河也有百年之策而不能保其必成者用河以防河也我成祖奠鼎幽燕欲以梯航萬國由天妃諸閘而入與津門並享地利矣然漢唐以來建都多在陝洛間雖未嘗不用河而非今日難治之運道也一日不行則終年有乘逆潰洩之患蓄河伏行千里而出其氣力最猛而西北土疏不能受所以決東北則虞在運道決東南則虞在陵寢此定勝國以轉輸之蹟因天

以授聖人其視往代沉璧馬乞靈河伯作宣房後大其事者功定大而害亦不小矣故隨疏隨淤隨塞隨漂水衝溢用歲勤二十萬之畚鍤河臣有束手嘆耳然則以閘封懷慶爲咽喉也豐徐蕭碭爲心腹也歸德曹單爲肺腑尾閭也河之難閘亦既有數端矣而況民力已竭山東之亂頻年見告大率以河工枯其脊髓是河所及以河害之河所不及又以治河害之矣天下物力亦已竭而京師之民坐食東南止恃灌既於河身是漕所及既以河費之河所未及亦以河漕漸費之也則勿謂治河之難遠何也必挑湯溪之上流塞黃淵口之下流蓄洩固有宜然者而勢不遂則怒必不殺肅皇帝所命穿渠遠河有進於此者矣雖然彼東南城邑豈無有河流所必指者沼之而憂何如棄之以與河或亦先皇帝意中事也而曹衞徐兗之墟又地多沃壤倘廣鑿溝渠區爲井田以授河戶則安流既分河不爭道此又丘文莊所抵掌而談鑿鑿可行者也不然禹之行水行所無事而欲令人捺智囊以告玄圭吾烏能臆決哉詩曰不崩不騫則

庶幾惟如天之福是倚矣

第五問 弭盜

君子之佩劍也不能必吾器之不鬪而恃吾有以藏之其張弢也不能必吾指之皆和而恃吾有以調之其治天下也不能必吾民之不亂而恃吾有以防之三代而後民脊脊焉易與爲亂斬木揭竿先自負其魚亂鹿駭之性以待走險之挺如荼之網焉誠難爲哉執事乃於策士終篇詢所爲弭盜安民之計舍遏捕而憂內召之變是發心腹之蘄也夫捕之來有情形而盜賊之來無情形捕之化東東之化虞椽卒之化爲敵有疆域而民之化爲盜賊無疆域也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裔今不幸而盜賊其中萑符乘其變矣滇南一首特撫臣弭壓之不力可以尺組而縶者亦廉如許金錢其定疥癬也而獨登萊亂卒應青濟之勢氛關陝饑民麗若華之群首以至漫衍山谷禍連晉中使梗黃河則斷東南之臂據洛陽則當天地之中九連闖廣奸徒呼吸以爲聲息將謂庸何路撫勦何策乎朕總恃皇上威靈此輩皆屠狗無賴之人加狂剽猿亢遊魚投盜智勇不及此耳倘能定之亦

借一撫臣力可耳而今日非不示撫綏言安輯而民不聽監司守令聽盜賊者知此皆平日報答我追呼我離散轉徙我之人所謂爲盜死不爲盜亦死所以隋於亂而不返也彼龔遂崔鄖之術不尚在乎獨不得武穆之平洞庭者亦心英武斬舉盜而痛飲黃龍爲快耳今明問所云監司守令未盡得人誠然矣謂文網拘攣得人未盡用誠然矣而茅所爲梗木之圖可以意斷何也生楚人即以楚事斷之楚地遼濶千里山藪囤深五溪八蠻土司之搆釁未已江黃臨藍剽悍之嘯聚方雄一守令而日事敲朴而上官日從責之逢迎司農復料其賦額衡湘民疲不足撫其衛矣而全楚新餉已至五十二萬八千楚其竭澤之國乎則請廉幹吏以與民休息繕城池備賑粟一也核壯皂簡訟獄二也抽選民間技勇如材官散騎者統之量爲梗猾漸消其呼嘯亾賴之氣爲精銳三也百官述職在指日願皇上久任廉幹守令責以此數事其不在楚者可類鏡矣化豺虎爲日月別鸞鳳於鷹鸇何須問黃巾赤衿哉

南太常寺卿毛湛制

制曰漢制列侯忠孝逆備大常典稱九寺清華首崇禮院朕所命官採於古道矧爾都湯沐之地王乃在中而容臺禮樂之司人惟求舊庶幾先朝鍾呂可陪尚省衣冠嘉爾太常寺卿毛某臣時表正學道資淵造福為堂蚤著李官之淑問紉芳作佩哲翔蘭署以含香然梧桐有實豈鸞鷟雛屈軼多靈宜班獬廌蚤自春曹秋憲展采克庭不辭雨夕風晨孤踪去國借

息機而樺檄抗古處以迴瀾廼能愛完鼎以養親務覆巢而郵友覲節義之際知出處所關是以起刷秩卿游予宸脊十載倦雲巳命大官而勸駕爾朝卿月將聯台斗以升華若有个臣朕非私爾茲以覃恩特授爾階中大夫錫之誥命粹冠著玉衆司第一寢之尊彝飽旂太圭冕領南六卿之袍節方欲咨詢掌故惟爾嫺歷禮刑尚有老成共予訪落其可遂撫鼎實助乎黍階欽哉

贈毛太常父制

制曰士修夜行披褐玉以全歸宦想蹤廊列鼎錫而祿後常於仰橋俯梓益知媚澤輝山堂構之間天人巳定朕所為殿臣節而嘉其先也爾贈光祿少卿毛某乃大常某之父珪璧冶躬松筠成性高冠白髮迴翔尚寄於圖書古調朱絃心跡自隣於山水态豪俠揮金之意聊復燕歌應孝弟力田之求當為漢吏廼益書屏示戒即看詒穀逢年爰有鳳毛樹聲豹尾歛歷中外宜贊禮刑誰令司直比於古人成謂隱君居然長者望隆僕射誼表廬江如爾家楨久為國幹既

以秋卿明允闕容朔之高閥復從勛寺清端脊伯夔之世美茲用覃恩贈爾為中大夫如子官於朕錫堂晝厥櫧巳大而成仙實軸雲裹芝累泥而作檢掌其明德服此幽綸

贈毛太常祖父制

制曰昔袁安致仕及尹而止然貧高臥雪之操洽表冬暄之愛其後裔乃至四世為三公夫孤根委地奕陰成蔽天之祠萃鐵炭不爽矣爾原任縣丞毛某乃太常卿某之祖父高行犢俗隱德居潛小草何慚亦

借籍於治粟江籬可採蒼比顏於桃楊惟溯淸非霧
鷟之羣而仇香少膺鸞鳳之志灑然蒼雅賦役歸來從
里有星士論崇其月旦考槃在澗耆英老以煙霞追
玉樹長而蘭蓀遂司李入而臺柏飛霜諫艸惟月卿
材擢領大官之僚晉掌秩宗之事莫不勤宜舉問砥
礪廉平皆繇實研之詣淸豐被宸綸之煥紫式彰遠
殺燕及高禖茲用覃恩贈爾爲某官於戲椒桂信芳
已恩綸其之報水蒼作珮重疏貽厥之榮惜駿奔亮
我一人以龍光遠備三世

太僕寺少卿陸世科制

制曰朕勤從淵之嘆則懷砥行風節之臣詠斯臧之
詩乃憶秉心塞淵之佐惟羽可儀於鳴鳳無駕不泛
於從龍倘亦有其人在予天閑者乎嘉爾太僕寺少
卿陸某韭啅特達高潔多英鐘鼎相宜精神滿腹赤
縣昔歷官之選序入含香白雲司天下之平倘歸報
應遷柱下惡文霜寒龍路淮南繡斧月映巖池不染
元規之塵弗列美新之頌疆項令之故態未逸骯髒
黃御史之孤踪遂言去國咸由叙表崖岸埋存不朽

朕用復倚臺乎擢崇岡賦執法即聯乎房宿淸標雅
稱乎卿雲茲用覃恩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於
戲人馬相得者御之道也稽古諫官惟陸贄最著其
在臺史侍從淸忠直亮風雨不渝聲諸立神駿以空
羣馳駻驂而出險矣爾其益殫忠猷以贊之道事朕
朕且藉爾以御天下欽哉

陸太僕贈妻制

制曰式勸罔命慶得臣之範我馳驟相儆雞鳴貴有
頌之宜爾家室廼蕣華云謝撫交珮以中捐蕙問載
揚歎琶絃之逸響褒綸所及惻怛爲增爾某氏乃太

僕某之妻無儀式敬蚤聞睆首之詩有德思雅受
絳紗之學滲灑恪承於筍管雲襄克助於機絲追於
兩邑鳴琴依然曳縞及其六珈副笄遂爾埋香凡厲
膺冠數歷之年已是鸞彩沉淪之日然素絲有節尚
表珩璜而紫綍生花空凝蘋藻茲用覃恩贈爾爲恭
人彝箱棨冷珂聲𣃁玉鏡之寒五朶雲新芝館異珠
襦之賁

陸太僕贈父制

制曰決霜大松獨産𡺸峽之巔撐雲奇樹可觀堂構
之隆故名臣有閥自先世德無[illegible]不信朕且用此道
以勸名節匪獨循典也爾貢生贈御史陸某乃某官
之父學有本原服便經笥家成機杼手織雲裳立滿
松門之夜雪咸因問奇字而來飛觴桂苑之秋風遇
以對大廷而止才雖用之未竟德更隱於不言迨種
玉下帷始悟還金之報潛珠炤夜徵闡郤女之搽寔
爲神所護所生此邦之司直箕裘是誰之胤翳金掌
而聯卿月鍾釜雖云不逮壘寶諭以薦王香兹用單

恩贈爾爲僕少如子官傳舊一經百祿荷承天寵霈
恩三錫五花散作龍光

陸太僕贈母制

制曰古人臣能致身端亮以名節自樹者母教多聖
善焉故萱草易劬王國有旌榮之典蓼莪增愴慭綸
慰陟屺之私所以風帝孟而申錫類也爾某氏乃太
僕卿某之母作嬪吉士式禮名閨恭弇備於女箴勤
儉宜其媛淑蘭膏夜雨裘白首以窮經荻畫寒宵勵
青松而續火樂羊子之捭金心同清婦陶士行之仗

鈸髮亦慈幃有兹循用[illegible]學我天閣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烏烏既生臺樹以悲風機冷龍梭徒對[illegible]雲[illegible]用
不有貴典曷彰幽德兹用覃恩贈爾爲恭人象服倫
休嬪矣立扃之色萑巢矜長煥然紫誥之文

兵科給事中李夢辰敕　由庶常改授

敕曰古稱君有舉左史得書之政有闕諫官得補之
[illegible]省匡宮古今之華要也昔李嶠由鳳閣舍人晉鸞
臺給事唐能中部書給爲與數正以[illegible][illegible]北曹[illegible][illegible]
其選爾兵科給事中李某挺胄名駒詞場翔虎月旋

營微明獨秀於瑤林雲舉軒翔耿孤標於水鏡讀書
中秘之間亦擬青蓮蒲宿振業司徒之後居然丹扆
流風遂自木天擢升薇省與爾能稽古以盛言[illegible]
繫兵農可裁衆喙求直諫於良史則春秋雅頌均逢
宸聽克副其官以仰悉朕意自今日始兹用覃恩封
爾爲文林郎錫之敕命花磚白日已抽金匱之藏仙
掌紅雲又值玉皇之案頭此英妙宜有感圖報[illegible]
駁樞密之司於輿國至重也爾其勤於獻替俾逆有
日言予則拜汝欽哉

李夢辰贈妻勅

勅曰士選籍金閨疏榮彙服所以彰嘉耦而勸恩齊也朕亦有蘭儀蚕婁芝館方新谷風御寵之悲朕查增歎倪矣爾兵科給事中某之前妻某氏明珠比潔瑱玉揚清伉於吉士歌窈窕以雎求宛彼靜人服綺綦而燕處甫宜並蒂遽謝芳蕤人雖案冷鴻君空悼盈門之百兩夫已班聯青瑣堪傷委墜之雙瓊茲以覃恩贈爾為孺人桃夭灼灼悵寶婺以成塵仙冢景景賁玉綸而式寵邇芳未艾慇肯其華

李夢辰贈父勅

敕曰士以一身上承堂構下垂子冶非其德弗弘遠不足以延之國家所以貴世美而重裁滑得也爾故鴻臚寺署丞某乃某之父鎮金比樸卵玉勝蕭翔冠裳膠庠璧秀瑤林之樹蓮身處華胄佩紉幽谷之蘭發友固其性成孤介存乎本函且解驂歸越石有古人振困乏之心掛劍去延陵無負友負幽冥之媿故能白雲自悅熱不因人黃鶴已乘陰猶在子式穀顯擢梧之秀蟠根見仙李之原茲用覃恩贈爾為文林郎生雖未竟其施沒則可祭於社藏裘箕裘之盛游承綸綍之恩

廣東道御史陳奇猷制

敕曰法者朕所以紀綱天下也然惟諫官得與守留可否其議倘非端勁知名之士則埋輪破柱風斯邈矣朕每選章班尤勤考覈頑茲言路寔貴孤標爾御史某清才俊朗秀骨堅凝看花上苑春官奏黃紙之名視艸秘書內史直紫微之宿俾之翔翔冊府於以練達王猷驅壯宦勞一節無慚於金玉切螭載筆七

襄能補於絲綸庶幾雲霄立鶴之姿可稱風霜鳴鷹之選既從延譽擢入臺端高岡聽爾鳳鳴已卜梧桐之質上殿覩其虎諍竚崇松柏之聲茲用覃恩封爾為文林郎錫之勅命夫御史司諫執法如神羊秦鏡在予左右倘嘉言攸伏朕茲思焉汝其益矯公忠昌言入告凡所糾繩與天下共見之予有顯陟汝欽哉

陳御史贈妻勅

勅曰人臣起冰清之署踐歷霜臺雖班聯華近而地並高寒矣以我王事靡盬役彼內顧非其室有史縞

具而無論者乎從貴疏榮可承再錫爾某氏乃御史
某之妻名聞毓秀通德宜家芳儀式備於蘋蘩詩宜
江漢慈質夙嫻於闈史禮備扶風織女機絲夜作久
鳴杼以佐崗脊老人鳩杖春行嘗折釧而供褒脯迨
中禁舉伯鸞之案相榮袖歸鳴鳳之班薇署雖寒巳
靜言於荆布繡衣當直應益儆於珮環茲用覃恩封
爾為孺人載承翟茀之華允蹈珩璜之美

陳御史贈父勅

勅曰山川渝孕之氣至蒸為雨雲結為金石則蘊崇

蓄泄有寖厚者矣士抱璞砥行而祥發於後何以異
是爾某乃御史某之父潄液雲根隱文璜軸珠堪炤
乘蚕負慧於黃童璧不償城竟遺奇於白眼然飛才
棨學將偃蹇而稱傲賓欲界仙都可風流以希康樂
翙能解推敦俗高蔦石之躬行衡泌徜徉進太丘之
道廣賓鴻雖遠尚想羽儀冠鷹方裁寔彰詒穀茲用
覃恩贈爾為文林郎如子官乘驄持斧風霜振處士
之家齎表嶽馳綸雨露栽明廷之寵錫

翰林院侍講蔣士柔制

勅曰朕勤思丹扆之用博選侍從之臣每自石渠升
於玉鉉所賓羅崇經濟以古王佐自待江長春生洗
涯孰禦矣爾翰林院侍講某負才靈迥標樹宏濬蘊
吞色鳥之文品重金龜之選先朝視艸玉堂巳見五
長度漢歌華寶冊還騎四牡若披雲霧不染風塵試
之峻嶽激流大呂備中和之氣觀其迴瀾立海金[illegible]
引忠孝之心已自詞林晉於講幄而爾能蓄積與違
途篤忠貞危坐開經束帶盥薔薇之露抗懷投匭含
毫疏勁節之風即今人衛論譏豈止踰斑珥筆茲用

覃恩授爾階承德郎錫之敕命於戲國家[illegible]
不廣論思備亦廣牧侍吾禁中則惟爾念風[illegible]
匪云天子私人豹略可採尚有將軍鞏壯朕將以裳
揆之業勗汝欽哉

戶部主事臧□勅

敕曰稽周禮列民部於天官之司迨唐制崇地官在
儀曹之上國家所以重民計也故郎署之數較六曹
獨繁夫官繁難於擇人而錢穀又非得人不理矧在
輦轂之會朕益明試焉爾戶部主事某器局端凝肯

規則深然仕起辭刑之暑氏自不覺代庖著宰制之
能人將學製既全吾入衛擢之京兆以旌廉適鐵騎
薄都畏此簡書而集事觀其倥傯整暇可知練達優
間以此懋功晉為司計俄騰驪犖殺之虛羸旣集江
淮之粟茲以覃恩封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夫供億
度支豈爾曹所掌爾豈不悉惟是漢之中葉用兵三
十年不加賦而用足朕方惓惓求其道以甦海內夫
有當者其仰體敷憂益恪乃職無使朝廷有聚斂之
名可欽哉

贓主事贈父勅

勅曰士人力學砥行而身弗竟其用造物若或靳之
朕往往食穢蒙之報于其後則詒爾良穀蓋我王香
褒嘉之綸朕無愛於屢錫爾原封某官乃主事某之
父南山霧豹西粵潛鯤羣書搜二酉之藏幾成脈望
累試負雙南之璧並擬雕龍而能閉羞齒於苦廬廣
范田於蘭畹彥方端介月旦巳峻鄉評卞氏數奇風
雲久蔵城玦嗟華髮應玉樓之召謌青緗付瓊樹之
庭爾子某游歷曹郎有存厥職庶幾再命於表前徽
茲用覃恩贈爾為承德郎如子官抱奇雖伏至報稔
之他日郎是逢年寵被龍章覩初錫之時更深糞黃
壚不夜紫綍如新

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錢象坤贈曾祖父勅

勅曰曾孫有慶建國家有道之長祖武其繩啓堂構
作求之盛愛吾子而錫類賞延世以酬功方傳露布
之期正懋元良之日賚予殊寵溢宗禰爾原任建
寧縣知縣某乃輔臣錢某之曾祖父天成風慧星列
前身孟東野之詩句斷經寒松蕭子雲之筆蒼茁林

春樹讀書盡數千卷矢志必第一流通籍侍賢科
經緯帳席上希珍抵連城於韞石儲中鴻寶登雁秉
於殤林追八閩蕭縣之花正雙鳧還斯甚傳雲為舊
項令種蕩必鋪旋樂排展官薄楫猶神趣以歡聞拋
海社結香山營賢勝則為野則行先進非公事不至
室燕樂嘉賓至於黃髮乘箕尚爾紫山流韻衆謂大
丘之賢若慚卿長世數關西之德正及公侯爰表殷
邦推衆柱國是用覃恩則爾為某官封建厥禰辭常
何作於九原著定爾功鐘鼎承歆於三廟於戲休哉

國子監助教職聊務封父勑

勑曰古所稱貞白尚玄之士何末流之寥寥也倘林泉藪澤有申屠蟠陶弘景一人朕爲歌勿諼矣而況身隱擊壤子遷學省胄監固先庶老之義予何靳疏榮焉爾職某通某官之父青緗世業黃耇丰神抱璞不言語即必依忠孝學書未就意管得似英雄故能慕范田之義不擁餘貲主鄉社之盟亦多勝奉箕裘不替有嗣横白虎之經朱紱方來此日起漸鴻之羽茲以覃恩移封爾爲廸功郎錫之勑命堂前得桂青

氈映松菊之華幕下開蓮綵服易芰荷之製龍章既賁鳩杖惟休

崇禎庚午以奉詔留學北雍詞林先輩以文字折節交者十數公峽州文徽庵華陰王昆華兩先生氣誼尤厚旣秋風鍛羽大冢宰疏請銓試注知州意不樂就兩公迭爲主人時時出異書茗酒相邀致若骨肉兄弟也是年以冊立覃恩兩先生皆待講當制明年春又皆得分較禮闈用實期道遇使予旅頭提刀一品以下詞臣臺省官清華者几數十篇脫稿即付小胥呈之不復有也兵燹之後搜廿年雜作入嶺表逢盜其中或有存者又投於海矣去今四十餘年長兒從故紙堆中簡出叢殘十數版皆是蕉鄧寒宵呵毫濡墨亟令焚之勿增成數久之取其可辨識者錄出數通亦足以志歲時交遊之概耳嘗修郡縣志搜求故家翰苑寂寥無幾使其子孫藏貯他集中見之驚喜當何如人數公家乘未知俱無恙否賢者必有後予雖芻狗其言何得非魏家遺笏也　嵩庵自識

榮木堂文集卷之二

楚長沙陶汝鼐燮友父著

男之典 之釆 之巽編

孫 玠 煌 端錄

序

初刻褐玉堂詩自序 天啟乙丑

陶子非能詩者也第記其五六歲時家大人方解組歸之甚慈嘗掩扉醒酒微醺輒攜予看嶺上白雲詠十九首以爲樂予方奔承覓梨棗耳每私學大人又

手行誦所聞琅琅自喜大人奇之再五歲而予乃能讀古人詩詠亦復成語矣然不知何以爲三唐漢魏也乙卯冬予年十四遂得與同里之吳公韻泰之黃千秋結社賦梅花詩遇快風涼月則焚香尚論縱譚三唐漢魏之所以異而時人乃欲揶揄詫以爲惟事將等於破家蕩産搖手而戒其子弟者噫可歎哉庚申以來先子見棄貧益甚愈爲俗豎所笑雖牢騷孤憤無可解然胸中眼底亦已覷著庸人於是買舟入南嶽出其詩質周伯孔伯孔即爲余刻其貧詩真不滅遂人說頭然余意益惘惘未能信適思遊名山川交海內士磨礪其骨力膽智進而求之古人癸亥適西游關中以其身歷古唐虞商周秦漢之都併祠于黃河崑崙終南大華之間穆然思古帝王仙佛所以處窮達之故而其詩文略已具于此矣去年周伯孔亟欲余傳其皐蘭草刻未就乃應試漢上爾時風雅並集印證略同且得從鍾退菴先生游而詩品乃定陶子始似乎能爲詩者然秋風鍛翮微禍依然時人眼孔未闊風雅將以我輩數罪矣丘六遲洗雖

天下之偉人也其手眼亦是退菴千古流風公聊[illegible]爲手校之周伯孔又自湘遣其梓人來勸予寄梓於是簡癸亥以後數十首刻之以爲質海內識吐之具而豈得爲真詩哉雖然倘海內先達皆如鍾丘諸生友朋皆如周伯孔山水皆如終南太華崑崙黃河不妬人之才而又能助其高深鑒慧世安得無真詩乎世安得無真詩乎

古之爲龍爲鳳以兄弟顯者何限吾獨思枒山一堂才德相倚雖並起清華而當時後世若忘其富貴可知友恭婣睦溢於文章縱滿牀袍笏不與易此耳今余亦幸有弟其警敏過我肝腸臭味又同痛先子見棄後予甫弱冠弟髮未燥山居數載攻苦廿澹課弟業甚謹五夜嘔心聲淚俱發昔人所不及知而偶然之詩脾寫之酒腸壘塊則人亦知其怡怡無間也兩年予讀書都門天下之士大都在吾意中其所爲袤

珠桄秘偶有一得輒書寄弟時湘湘老師言偕弟入潙山見其詩文大有進益次年弟亦寄近業數篇來京以質楊水心先生遽厚玄晏之知許爲後來之雋果爾予才固萬不逮古人而若有古人之遇矣然此道非登峰造極不窺其妙而定力全在堅忍以予一墮塵緣進不補退幾幾乎望涯而返則吾之望弟爲予由更亟也恐予鈍無以相益使爲刻一編以質具眼無諱我瑕無護我堅有能抒金色臂以頂光示子者神駿見骰影而行予得以予里貴阿彪矣夫豈獨

之敢名也哉

四友堂倒藪序　壬申

讀文章於山水之間而山水不歉者其文難遇也求朋友于文章之內而朋友無媿者其人難遇也陶子最膚最踈而于此數端差有結習偶從武陵泛舟至渚宮尋張復子金朋玉所在先得復予搗尊過我竟夕憶長安風雪一戀之事不勝感慨徵朋玉近狀正與復子同社稱四友其兩人則五鐘衆巖也五鐘衆巖从有文行世若爲介于予予以聲氣求之能得其短長槃皙亥日就羅舍故宅共四子月下痛飲竹窻

聯榻語過通宵與昔晤中模索若合一契酒醒晨起出其素業見示鱗鱗熊熊有光燭室則有探幽探異如西來人踞坐說法點石飛花開後來許多智慧者則有神骨秀側風期澹遠如對太白仲連使人不敢復談鄙事者則有桃花作飾力餘予文如選馬脩輿辨道徐驅者則有卓肰典刑如漢人着本朝服色威儀莊肅又復體致斑駁恍于沙石中獲古篆籀者壇坫自開手眼各出吾一一能領之而口中吃吃不能言矣上西陵許我爲去至浮屠諸峰之巔與續卷太史尋鼎純爾雅臺上三遊洞訪元白蘇黃故蹟放舟看月則淥倒於墨池釣竹間山水事闌諸客初散必烹清茶一盞出其文評賞之每不禁拍案大叫如峽前洞壑仙肰挾四子而遊焉信乎山水文章光氣相泊也昔陸探微作畫千巖萬壑止如一筆是能合衆妙爲一手劉褒畫雲漢圖使人見熱畫北風圖使人見涼是能幻一手爲衆妙離合之際吾以觀四子之聲氣之神明亦若有山川風雲合于膚寸矣姑以此記五人相視而笑

車孝則制義序 辛巳

古今所可見者文人之心耳然其立言必引而棲於高淵之域焉思其吾心之不得盡而以膚見也故其所工之業極難所遇之數易厄始而衆人笑之歎忽繼而亦自笑之自歎之矣吾友車孝則擭奇嗜古智勇雙洗予所不及然與俱困名場觀者之情數變大率謂我輩皆詩人也雖知已難哉亦兩人之示乎世者誠膚矣癸酉秋同試漢上予勇於從衆勒斷詩歌及見孝則亦云年來嵩攻制義更取文心印於掌血

則孝則仍吾所謹避也而孝則復不售天尚可問哉項再出近業一編使相砥訂其高者河漢燦爛淵者紫瀾自波相屬也孝則可謂不愛其心而鄙鄙焉求盡于文之變者矣韓昌黎云大得意則大怍之庶幾兩人者笑歎不妄耳若夫世人曹好排擬玄而文者以艱深則摹蘇而術之爲制策者藏然未有定處竊欲以孝則之文定之將以勝天天能無聽于孝則乎

廣東劉按君觀風錄序 代

簡文帝曰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每息此言實係運會然而足當者鮮矣予年友劉武敏侍御嘗以省元魁南宮名冠當世天下皆見之所謂英絕者非歟其攬轡東粵也以端亮清剛時多讜論爲先帝所簡拔念海嶺控制南燦綏靖厥艱廼超臺次而有是命海內之望公者如五綿然寒芒色正矣公持斧逾嶺憲度貞肅吏罔不憚民罔不休士罔不馴戎罔不整按文奮武克壯其猷焉楚之難十萬賊壓境而

公仗方畧以起匹馬不得入爲朝廷保海邦無缺僑人哉然比歲粵土不登盜賊數逞賑荒鞠旅以上總節鉞之勞下郵嘉卿之事既憂且勤而其獨能見公之暇裘緩帶有餘暇也蓋甚以文章造士稟公約束者至則公之於文於士已觀通成矣其所選較諸生藝具在軒輶采風率云故事而公獨出精鑒遴其踈尤往往罷雲霧翳令歸山海因斧斤之功舒其采之好焉海南雖多材咸能以辭辭火火者從風而潔齊也有司既竣刻授不佞使序之因思斯文之在粵也

無如江門一席上接濂洛下啓姚江而溯其傳則親承臨川之旨以大放厥詞者侍御澄懷理學世美臨川與吳康齋羅文恭風聲相接是嶺海之士非公莫能裁而諸生卓然有能進於文章者將于公見崑崙之源矣今夫鏡司照物冶有專型然而鏡之鑑不逮水冶之神不逮火豈惟不逮且蒙滓厲之使鏡與冶得專其器以盡其材而受鏡與冶者幾不知有水火在上也不佞方奉繩墨辨士而公以神鑒先之何以異是哉公乃謂予曰觀海萬里孰若子全夫澎湃滴源所在蒼莽徑尺珊瑚拔之必有其處則赤瑕駁犖不敢陳於公前矣以是而論程士也孰勞得士也孰逸程士也孰少得士也孰多侍御之英絕領袖固天定殊也驟牽將空取不覩其後者而鞭之乎雖然公方還臺入贊中興之業當令韓范歐富合爲一人則天下文章在侍御耳但使粵人士念敎澤深起衰振溺嘗從壁上觀則是編亦可以登歌風而賦山川矣

張石宗廿一史識餘序　乙酉

夫文章博達之士舍經史安所肆力哉然而靑紫甑心丹鉛眩目士之甘儉腹以從鶩也久矣有專經無專史則讀史者千不得一經多隱史多顯則治史者萬不得一亦嘗讀史自謂治之而肴餽萬物咀吐百家爲大匠斲而不傷手者則代不得一何也明此之謂鏡機化此之謂復古也某嘗與同志者竊歎曰稗野所以荒史而史或因之以存淪斷所以治史而史或因之以亾不知其言是否今乃得識餘一書讀之而犁然有當矣石宗先生武陵尊宿承文東公家學而湛于經術之言君鄰推爲子雲仲舒也其爲人惡中秀外雍穆深醇嘐嘐審古之外它無所奸天復遲其遇得肆力於周秦以下之文或慘澹經營或悠然獨酌或拍案狂呼或橫槊欲舞其狀皆于纂著中見之故其於廿一史也如揀金然陶之汰之如冶金然爐之扇之鎔氣不使雷實氣不使雜數十代之君臣將相方岳守令可進而同堂也神羊元龜泰鏡犀石可刻而盈庭也兵農禮樂天官河渠可釀而齊味也

遷固范魏以下十數子可使援餙而就裁也有編纂之勤無割裂之弊汗牛充棟者費油素而載之志畧史通方斯蔑矣蓋劬哉石宗之用心也或謂陶子曰然則誠異書乎陶子默然已而莊語之曰世所謂異書者必僾孟汲冢之文刻畫齊諧之事耳若夫醞釀風義藻發幽微研慮悅心古今弇會則誠異撰也譬如罄竅昆崙之源穆歷瑶池之境傳其草木飛潛珍奇珠貝圖種種異狀非世所有至於日月光華山川流峙其所位置者卽其驚喜詫異而卒不離乎恒覩

者矣不然以吾石宗之才之學何難爲離奇震俗之書通必取衷於史如此亦將以藥天下之不能讀史與讀史而急爲論斷之言史益以不治者也故曰石宗之用心也比者鐘簴遷移國乘散佚一代未成之書已如夢事倘繼起聖人徵文考獻求之帶索商歌之間尚有文章報國者舍石宗其誰哉某慵懶無似嘗欲相助爲理要其副本藏于衡山時不可得勉爲序以歸之與斯文未墜終當流此書于天壤爾 [illegible]

張子尹試草序 辛卯

予之與子尹論文也十年矣子尹治詩予治易猶憶小圍深夜談乾坤之文莫盛於離子尹曰何也予曰不離故不奇也子觀于圖火騰于山爲賁蘊於澤爲革使熊熊之氣熠而不韜炎炎之辭焦而不沃於是乎菁華竭矣故聖人之言曰賁則白馬可也革則必爲豹與虎也何也變故也不變不離也爾時子尹纔弱冠耳以其才性儁上而又能欲然相聽以劌心於必變之文於其試有司也予曰高等矣果高等試督

學臺使也予曰冠軍矣果冠軍遂無不膾炙于尹文者謂當芥拾青紫而數年之間當時之華湖南神駿寶西艮焉子尹雖蠲衣塵甑無限悲歌而其試爲高等冠軍者如故今且以明經入對矣蒸虎豹于春雲之山變若有待久而炳蔚安可量哉然所謂大人君子者在　朝廷聞子尹攜其文與詩以遊於京師觀其歷試張楚有材當令南宮榜下讙言名士也雖然古今文場君家最盛衡之賦鶯之文未若曲江之業使　天子詢于羣臣曰風度得如九齡否其無慙于

第一哉子尹勉之諸篇皆經明眼有定價予不具論
以此序其文兼以爲送可乎

擬古自序

甚矣楚騷之不可絕也原不得志故自放於文何意牢愁之言上儕風雅論世者至欲俎豆於荀卿孟軻之間司馬遷曰推此志也與日月爭光春秋左傳而下楚孤行矣宋玉學原者而揚其波居然楚人之風至楊雄相如並工騷賦推其志語皆非原選吾安所折衷哉竊嘗披攬春華追尋古響不若漢魏樂府諸詩蘇李而下猶能眞眞樸樸寫山川風俗憂患怨誹之情也然則以離騷續詩以樂府續離騷得其意矣

泛濫而宋之塡詞元之雜曲騷變而雅盡亾騷安能無絕乎然而推波助瀾者多江左之時流楚無責也明與吳越詩最盛中葉乃推七子然所爲樂府不過擬古題目刻畫無鹽卽通肖古人口吻何關風義惟吾郡李文正用古體詠史自命曰西涯樂府無斤斤學步之病而目抒尚論之懷匪獨眼空一世亦云救時矣予生長江潭値騷之地少時涉獵風雅鼓篋兩都亦嘗以文章進御自幸兒懷沙之賦且慨去西涯百數十年不得如宋玉之與屈原耳詎知四海孳飛

三光黯黮羿泥愫塋虎豹當關一旦傷湘浦之蕙蘭
慟蒼梧之風雨我則何心能不悲乎於時圖史虛灰
蓼莪既廢自秋徂夏卧痁草土中思往昔藏書大率
五千卷今不留隻字矣㶑㶑雙眸無處得著徒然仰
看屋梁憶古奇事繇漢至元凡驚賞艷異之文耿耿
心目間者隨筆疏寫如搜古碑洗剔斑駁節文斷畫
以己意經營之得百餘則聊復取天人雲譎矣雄奇
俊之氣森立枕端以與痁敵敵數勝痁復數起者瘧
鬼頑也因思三閭詛鬼而爲覡之辭吾將詛痁乎廼

援古爲助聞括一題雖無伶倫按節而綴詞偶就則
烏烏槩槩以歌亦未免激情氷壑孤吹霜天呼西涯
而跻之矣約畧正史中得十之八以外史一二有微
者附焉騤舉示人有如志惟非關風義亦無取材乃
與肰悟天地之間冊府之内何所不有而煩椎汲冢
蠻鄉嫚耶噫嘻予病矣覯閔受侮救死不贍庶幾引
古人方藥以湍未死之心劉蛻曰崖谷結珠璣眛則
救之霨雨亢豥盛乾則救之旣眛且乾有如今日吾
何暇救騷乎惟是探遐討餘羅綿哀樂托古人而歌
思非以古人爲古人以古人爲相欣賞對悲憤之人
也詩曰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安知古人無嚏乎哉又
曰縱我不往寧不嗣音姑與之爲寤歌與之爲遙集
而已萬一成連海上之絃有移我情者無以易此
己丑十月望忍頭陀綠背東巖下書

商歌自序

忍頭陀曰思報國恩獨懷文章柳州此言心乎傷矣抑謂房杜李魏伊則何人我獨垂空文哉予明之遺人也少負遠志足跡半天下山川謠俗多賤善懷往見士大夫如王謝子弟雖則紫衣緒囊鮮詩書氣心竊薄之竊欲發憤以求軒呈之宛委秘笥之羽陵稽古致用或有可觀然早孤善貧以娛母故遊就小官遇有司試輒冠士而升辟雍覲明堂賓興奏雅高會賦詩吹此微名遂以雕蟲自見非其質矣雖三十以前司成宗伯冢卿宰相皆特奏其舉子文先皇帝詔勅其姓字於石欲早用之臣實自膷不敢苟且希進典需釋褐年既疆仕遭逢不偶宗周之變德宣禍亂而天地荒老矣嶺表歸來從人說劍徒使辭成青甍夢斷攀擗懷糅筆以雜明組長纓而不試嗟乎君國之恩報無日也況復旁求小史壘下除目而一旦人非人書非書安能棄高忖之規矩而與之魚魚哉乃始汝然仰天而吁曰昔瑯琊存禮樂以貴江東河汾作元經以抗中國雖涉末流有以自處矣所慨者介

州海鹽東莞緒水之撰述多付劫灰今即有人筆削三百年王業之虛無緣得見姑撮其奇事數十廣郘代之異聞者附諸嘯古焉譬之散琴音病而彈者復哀凝碧工歌而感者自淚有人曰此商聲也胡為乎來哉吾于是焚研矣庚寅五月北窗自識

周昌五詩序

衡岳九疑之崔嵬也至潭而巍成瀟湘兩水之澄碧也至潭而江成山川之氣于是乎靜矣二十餘年間郡人士多挾其英邁豪上之姿沾涉且雅輒登壇坫莫不雕龍而繡虎也得無少停涵哉吾友周昌五潭之名士久以藝文冠諸生顧伏櫪不騁同人悲歌爲之欠邑而昌五沓自淵穆以獲于古彼英邁豪上者日嚚澤其中已不能不相與推長之往往避席而後知昌五多靜力也頃兵火連年松萬同盡昌五獨飛聿碩果以應制　新朝此昌五彈冠紬綴老將錦服姑且于南隣酒伴中擁臯比譚經之座拚避熊衆燕之情亦若草廬未出者此豈恒人寄托哉蓋其爲詩日益以佳尤津津于雲窗梅樹雪巷春山多謝朓驚人之句四時爲水祗作灞橋風雪觀抑何浩落也病中擁蒲團一帙不勝嵝悅恐救嶺頭雲片覆冪其端爲之霍然以吟者累日獨意枕中鴻寶定不止此術矣三鱣先生勗哉無誤看蘇子瞻壁間書秋雨歎也

徐淡仙長沙唫序　乙未

長沙古澤畔也長沙唫唫澤畔也然則唫者誰曰其人異人也嘗讀書桃源常鳴鞭酒肆嘗仗策渡江嘗說劍入幕數不得意則姑爲人條上十事又或如待詔門下省戀戹臨三升蹤跡大奇矣故其詩悲歌慷慨多古人憂傷寄托之情而人莫之知也今其刻始行世將知有徐予澹仙者其家在吳楚之間其才在陳阮之間其跡在爽惑之間其遊在蘇李之間其藝名在雕龍之間其詩亦嘗在庾鮑之間矣正恐讀者眼光未敢相定而況廊廟諸公睥睨一世者意有心之士必且讀其詩而愀然歎曰此君獨前在辛矣何復作驚人語哉

寛仁錄序

六經皆治世之書而易廣大精微故三王不相襲至周乃首乾御龍統天之元包舉百代周祚獨過厯長世蓋善長之効哉文言曰寛以居之仁以行之共在二與五之間乎二臣也五君也飛龍而下岳牧子男之職皆分同君長故五失天德爲楷而二得君德爲隆典謨誓誥此說詳焉耳華客蕭祖篢先生文塲名宿也居恒好學深思湛于經術其意貧雲飈竪非古不稽嘗蒐遠近史摭其治世之善事而掌錄之以寛

仁爲歸加論斷焉匪特漸申韓黜商管守仁人譪如之言將使觀者反覆尋繹雖唐宋以下之君臣皆可與進三代以上譬如探龍得珠畧其鱗爪矣昔王仲淹處五代之餘深自蘊藉所著書獨惓惓以明王道爲本於是門人房玄齡杜如晦輩遂以其業致貞觀之治百世而下推彼師承然後知善謀與斷猶仲淹之一體耳祖篢抱道吏隱所立言絕相似卑比之下倘亦有能傳其業者則一代龍門無以逾此而況叔孫緜蕞典禮未成白虎談經同異互出世亦安能舍

祖篢而與之折衷哉岣嶁雖名山恐不能爲此編藏也先生其善俟之

劉止臣制秇序

嘗讀郁離子之書矣宏其中肆其外搭揣摩天人之久而深以治亂之氣當沉彩未流鮮有能明之者淵淵而珠璣琳耳肰未離於淵珠璣無恙遂安得有終琳之憂乎西湖雲較世人眼光先明一代矣安成劉子止成與予交近三十年當共揀策遊湖南年最少所為制義如懸藜結綠衆所共寶里中佳子弟多師事之發其堂者輒英英輩起則止臣不獨以文章自澤也使止臣業俐時即售當令紙貴洛陽不肰優游

若作再擁皐比十年亦或居然有河汾之盛矣無何一旦亂離憂愁窮苦者二十載予稱淵默而止臣復來為楚客把手悲歌聞者泣下兒子乃出酒使兩人醉醉後止臣與髀肉復生之感出其近義若干首使予從壁上觀固幽燕老將也而渾脫瀏灕時弄公孫大孃之劍肰則憂愁窮苦適足以助其昌明止臣固無如文何予亦無如止臣何也止臣歸而應舉南浦之雲當為主者洗其目而所為三十年揣摩治亂之閫將使國家得盡其用焉有擬之者曰將又一郁離

子乎君豈少之也

石村初刻序

幼隗以詩爲者二十年矣嘗憶馮根公嘖嘖稱幼隗才子亟索諸帷中見韶秀如閨閣人稍就之則面發慙赤相其詩文閎英沉岸異奇男子也自是予好幼隗與馮子同彼此枕中秘皆得時時發之保所瑜而攻所瑕求遂於古無近心焉未幾堵牧遊來守長沙得郭子文如劇孟敵國嘖嘖稱奇士又未幾蔡江門以司李至兩公皆留心當世而蔡門庭尤峻獨其相洊之士則好幼隗與堵公同每開閤展經輒期論對

推襟送抱又復過之矣嘗讀書城南江門深夜上樓登其燈火或乘月一騎至齋頭奏新篇擊節則縱譚兵農曆律盡所設香茗而去去或爲長歗入雲拂水粹若蘇門曰此歗不傳久矣獨爲子作餘人未可妄得也然則幼隗之才性學力決非時流所可稱量而幼隗肆力于深奇高妙之言亦未可止也亡何楚氛遠烈獨蔡公以抗節死馮子繼之幼隗奉老母避亂去笥篋盡棄而亟收江門遺文著帙絮中南還後堵公復來爲學使爲撫軍每思江門則引郭子與同歎哭凡徵辟論薦選舉之舊誦郭子足當羽而幼隗抑西州之慟詠南陔之章未嘗忘隱也如是十年浮沉寇亂忌者側目中以危法而幼隗復能出其才智負母匿南嶽萬峯間虞羅已施無所辱復則幼隗膽智深沉妙於濟變非復工詩文弄鉛槧者而已比來自選其詩付梓而取蔡公之遺篇與馮子之傳附焉何也未三百篇惓惓致意者非君親則朋友耳若漢季三龍並砥名行至於時移事變卒有傴步之論古似淪末流而媿地下者獨無如富貴死生之際有所難

者莽不幸抑又甚矣今海內詩文氣節兼擅而[illegible]爲倚如人而幼隗可以其詩古文附蔡公不愧則幼隗何如人也區區雕蟲之名莫不知甫郡丹者[illegible]繫方學痔而使之考擊鐘鼓碍可與止矣[illegible]

胡龍巖先生詩集序

古之選聲者莫工於詩矣然工者代有而聲之妙未易臻臻亦未易竟何也作者極才與情合之致而聲始尋變入節遂當與古人所詣不期而同故詩與人代鳴焉以相於無盡也雖然其人不數數見某少游入都從粵東諸鉅公遊見粵東之才甚盛竊嚮往之越十餘年始薄遊嶺海戾止珠江爰以揚搉親雅[illegible]龍巖胡先生者詭至高才性豁達妙於詩文方與諸同人謀修江門東莞之業推公執牛耳社未成而[illegible]

權歸與先生催神交爾十餘年所聞先生[illegible]雖人對公車頗厭爲千祿文而長公才又奇雖[illegible]取高第奉　天子命李吾郡矣請速公壽[illegible]之[illegible]來雪一簾坐擁圖史不妨歌永與牘以畢公之養志來嘗一日輟吟將以鐘鼎付畏公而聲取宋[illegible]取趣之音以妙天下偉哉弗可及矣然予心識之若丑森之在望無從遍視也一日再李公不我遐心枉[illegible]谷以太翁先生之全詩見示曰香雪堂鴻雪齋將諸草音並咸池不止孟郊三百首予得之長謠細吟以享大牢者十日蓋豁然暢昔之竊歎而增今之塤歌也先生之詩於前則出入王孟於後則掩映何李殆所謂極才情之致而鳴一代者歟夫今之詩至贋矣引商刻羽音非不繁也雕冰鏤瑣琢非不麗也擬諸香舒全集雄渾自然歸于要妙則未有不呀然自失者予以是流連諷詠窺先生心胸之浩落而又原本忠孝意在言表即江門東莞之業未嘗不在龍巖矣然則公之學不盡見於詩使海內讀其詩而思其人必卓然有道者也道所在當上應中星此集所在亦

當有青雲覆羃其上矣公之視鐘鼎何如哉

香霧閣詩集後序

楚陶子讀香霧閣集泣肰出涕曰某之不見吾師十六年所矣憶甲申嚴冬作客虎頭城與公把臂哭國别後風烟相望猶在人間龍蛇之歲某賦湘纍公竟賦絕命衣帶數行焄爛接文信國悲夫公其爲日星爲河嶽耶公平生自負近承鄒忠介之學遠紹周益公之業歐陽永叔之文章其於騷雅雕蟲若弗屑也雖肰爲清風之什易爲西山之歌難公今獨爲難者又忠介諸君子所無豈不甚卓絕哉香霧閣則平時

興會抒寫於光風霽月之下者也肰且激郢雪抗卿雲如孔璧六經感爲琴瑟雖于秋大業無用詩名使天下後世讀其詩論其人而益知撼風霆變金石之氣之浩落也如此羅文恭所謂忠脊淨明豈不在是歟公令嗣五人皆異才長公夏尹早雋一旦麟角鳳毛俱以衔悲夭節欲采廿貧古所未有也仲子少遊又從公於難不去左右者護其遺篇如萇弘之碧血今年三春積嚀懷此過湖南問桐鄉俎豆之地獨發此編示某使叙論之風雨聲中勞號攬公之箕尾矣

嗚呼文章節義得之父子兄弟之間極難而且師友幽明相對無媿不愈難乎某何人斯而亦得以後死附於斯文也哉謹抆淚而識其末簡云

嵩夢草序

嵩庵先生刻嵩夢草越洞庭春水寄入嶺山忍頭陀讀之而歎曰四天下大矣億萬國土以華爲中嶽有五以嵩爲中嶽之在閻浮提猶天人之有心也氣數推遷天人之心皆變而地獨不變故易曰地道也臣道也君子法地而可指嵩以旌吾心難言哉予以是測嵩老之詩之托於嵩也公風雲氣蕴氷雪聰明不攖俗而嶔崎不絕物而壁立得嶽之氣居多焉嘗早爲要官二十年才性高妙鮮所緣槃獨不能一日廢琴尊轍詞翰與佳山水絕嘗別號曰浮丘蓋企希乎塵表也既乃破子房之産焚駱丞之檄流離悲憤繙製荷衣而吟益豪律益細浮家泛宅在苒十年一旦放脚中原登嵩長歗頫視三十六峰之下風雨如晦而愁焉呼首陽喝少室以極變之詩寫不渝之志以不渝之志質不變之嵩公於是乎無媿矣嘗憶公爲吏部時遊衡山有開雲之祥以詩記屬我評悄人將比於昌黎今去廿五年乃衲衣遊嵩何異碧落侍郎墮來如夢吁嗟天乎昔何以寤今何以寐也嵩固古浮丘往來之區夢嶽諸篇宜與青冥接響公之自況乃微宿邦矣予竊歎公遊衡早遊嵩暮衡遊壯嵩遊悲衡詩當被管絃嵩詩當泣鬼神也且昔昌黎詩不數見遊嵩兩題名石柱耳公視古人所得孰多嵩方寤矣勿謂是夢也書此報公以當一笑

郭用梅詩草序

粲之樓含之宅賈傳之井靈均作歌之山其麗非秦宮漢殿也千秋而下楚人爭識其處若滄桑所不能變澤火所不能革者古詞賦之心在焉爾諸宮郭用梅負才儁上夙有聲諸生間肰雅好古文詞思逑含粲之風槩方與而墜於亂遙稱社人者廿五年今皆老矣而予徒得賜之悲江潭之憔悴一日相值于郢藉金于五鋌之皐比而評鶩數萬狀交出其詩則歷目叫好耳而予謂用梅詩固當勝何也用梅非徒工詩者也當其盛年處通都執牛耳遂寥寥瞽古而與世之奇人異書亦往往遇以是非相如子雲之言不好則性勝肰早困場屋亦不矻矻治舉子文間嘗聚傳雅之徒揚推古今肆力于史爾路史諸家多所纂著則學勝久之世亂莫不以用梅名士爭相延致而能韜晦自全十餘年來擁褐垂釣以醉延于湖山之間未嘗一遭屈辱憂饑寒則意勝予性僻懶不彊記而爲浮名所驅絕少靜力罷羅患難得禍幾死此其爲負當何如也而用梅復使予論其詩予故曰用梅不徒工於詩者不徒工於詩而詩無不工其盡出枕中書以問之天下乎黃金臺得自隗始則王粲羅含而後安能久寂寞哉

曹樵之游助草序

南郡曹樵之予老友也伯仲氏三皆以詩鳴嘗憶十六年前與弟宸青遊長沙適當五日予與弟幼調置酒汜樓對雨中岳麓分韻賦詩樵之自負陳息予自負元亮狎自謔浪各不相下樵之乃拍案叫曰吾輩豺狩倚然當取印懸肘後予即能爲元亮不得相許爲之大笑噫嘻今幾何時倏經喪亂霜空星月下其與樵之一醉歌於三湖之間又來蘭臺作客且當五日也異哉已而索其篋中詩則此十數年內哭國同哭弟又同車過腹痛時難爲懷耳然而樵之體貌爽卒能使世棄君乎子以不用全予以小用敗視當年拍案大叫之樵之何其不測也去年乃壯遊吳下刻守釣吟一編詩名藉藉滿東南今復出遊助草記風雨之變蒼江山之睨者有奇響焉悼梅二十首附之則怨誹而不亂矣樵之乃惓惓曰予詩具在願受子砭夫吾輩負用世才不幸以詩人老譬如長卿慕藺之勇而卒得風流文采聳動長門雖極夸艷烏足以盡意哉然則吾與子所存者正欲推魯可掬耳工拙何足論樵之乃復大咲相與秋酹酒而別丙申五月十日

劉存齋原生錄序

陶子曰讀存齋書而知劉子之好學而深思也人身秖陰陽五行爾肰陰陽五行有常有變亦無常無變日有短長月有死生至嘗也而有變之用水寒而華陽温泉火熱而蕭丘寒燄極變也而有常之體斷此者河圖明前徵書明後承河啓雒則有神農黃帝之書肰而二聖人者未嘗恃其天能絶學也神農日嘗七十毒身試之劬且勤矣黃帝師岐伯作内經反覆辨難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乃後世學者塊肰

守圖經搽刀圭貿貿焉不勤試而精辯之遂自號曰能醫學醫而人費可畏哉劉子者少攻舉子業有聲磊落負意氣早受知葛屺瞻先生先生間示以禪本草與其先介肅公所撰著多入醫理益篤好之聞金壇王損菴公醫最精遂千里從游負笈辟咡者二年盡其解且肆力於東垣河間諸家號爲博雅試八九效矣乃復南行萬里齋方朔油囊剾苓採藥或暫爲句漏如稚川作吏狎就丹砂故所業益精而所試于離亂患難之中最久蓄將以爲隱也而世乃逾知有存齋名江漢鄢郢之間門多車馬矣肰而存齋蕭疎豪宕好周人之急飲酒擲金負意氣如故獨其枕中一編考藥辯症析理入微往往於陰陽五行之常變推究太初折衷古法以處方之旨烹煉之節緩之則非精心靜氣好學而深思者不能也郢諸侯李公今之龔黃也數開閣延之此中藥肆盡識韓康恐存齋去而隱焉乃謀鋟其書以傳曰劉子之書原生者也原生者原道也是又太守公道濟天下之意云

楚長沙陶汝鼐燮友父著

男之典 之采 之巽編

孫炌 煊 煸錄

序

刻榮木堂詩集自序

古人欲學古以有用於世則詞賦雕蟲眞不足爲也然使其學旣無用於世而自省平生所値之君親師友所歷之山川雲物所遭之治亂窮達舒慘哀樂皆

泯然無一言以寫其懷陋亦甚矣先君覲官桃花源生予生之夕夢堂上捷報上官至肅衣冠往迎閱刺隱躍見康成二字寤而聞國地聲心頗異之然體羸善病六歲始授書十歲而授易十三補弟子員即私効袁公安近體詩大人見輒令焚之相戒曰吾但望汝成科名無庸此也然心竊好不能絕廿二以貧遊闕中客金城歸而集所作爲阜蘭草見許于竟陵鍾先生廿七選貢北雍特試爲六館諸生長浮名日起謬附詞場然所識名公卿皆嘖嘖稱予制舉文而無及風雅者始益思先君言弗敢工以是遂爲孝廉困公車業久矣大率四十以前處昇平作詩多多亦不工四十以後遂丧亂作詩少工者亦少雖禰玉堂嵜雲樓兩刻爲峽州文鐵菴濟陽郭歩菴雲間楊扶曦諸公序行之獄然不敢與時人爭壇坫大抵自寫胸懷落紙便弃未嘗僕僕徼名函一文一詩寄坊間求選也兵燹以來投水火盜賊者强半矣乃繼之以文□獄僥倖免于兇燄自剗餘生焚研已覺何所取燕石而藏之也哉今年長兒集敝笥所存収墻壁之

餘者得詩若干或歲留數首或數十首聊以識平生所與之人與所歷之地所遇之時事幸無有大慚于心與口之間者竊用自慰焉而詩之工與弗工弗計也昔鄭玄經術得竟籑詩詩豈非雅事耶然其篤行誼辭徵聘嘗欲述先聖之元意整百家之未齊一旦黃巾爲亂南北浮萍徒慨羣書散敝不獲寫定年七十餘以屬其子古人濁世垂老之情大率如此至今思康成二字兆見于先君子之夢者蓋彷彿似之矣豈特窮達有數哉刻榮木堂詩成書此以識之云

趙友沂詩序

楚詩之力之足以變天下也久矣受其變者旣不能砥其流而夸誕之士往往浸淫其中又佯爲戀楚之論此有識者所竊笑也雖然竟陵始出而砥公安之流故天下翕然服其變而不覺幾十餘年而我湖南之詩已自有門庭矣弟同志者希且未嘗汲汲焉與中原爭壇坫耳壇坫之盛固在東南快哉吾友沂之以東南振楚詩于今日也友沂才性儁異早擅雕龍弱冠賦兩都僑居廣陵交天下士不十年而聲重禁林名滿海內矣頃還家爭傳其詩者若以爲東南才子而忘其爲楚也友沂乃復以和洞庭秋示我壹壹三十章欲令萬頃平湖鷩采絕豔劉勰所謂極貌以寫物窮力而追新者矣然予竊有難焉洞庭楚之巨浸也洞庭秋三字予始從寂莫中頗以寄愁嗣郭斐老倡爲詩皆楚之宴人也補山堂詩九十首諸家和者數百而友沂以鳳池彩筆闌入其間庶幾水窮雲起復有氣象萬千之槩得無曰觀則侈矣猶楚人也哉噫嘻友沂而楚人楚其張矣夫何也友沂力能變風而砥流者也詩變而後極工砥流而後能存雅也

子還　覲過東南請以是質之諸壇坫之君子

郭幼隗洞庭秋序

何處無水何水無秋五湖四序獨以秋予洞庭有說乎曰屈宋皆湖以南人也屈悲風宋悲秋秋之氣遂多在楚湘郢澤國又皆與洞庭相望宜秋多在洞庭間至太白襄陽偶然與會頓覺天水爭妍然孰知千載而下有更取而賦之如吾輩者也近體六十首唱自裴菴先生似不少留餘地乃數數寓書使敎和同志予既閣筆讓於幼隗幼隗不復讓曰滅竈再炊豈得無意一日報三十章俱就南郭子恭遂稱劇孟敵

國矣夫裴公以故老流離眺懷宗社居然有九歌之風而幼隗亦鳳鳥鯤魚風流無恙庶幾得登山臨水之遺響也歟幼隗且日子盍爲我評之而裴公書適至謂洞庭秋和者數十家頃讀幼隗詩老夫真讓一頭地矣然則楚之水專有洞庭洞庭之專有秋猶夫郭氏一家之專有詩而若不能與之爭耶予終閣筆豈不快哉

東孝息高霞堂集序 孝則從字孝息

嘗讀古人之詩文得一二篇佳者亟起而致其生平惟恐其才不遇而行有瑕也然不遇而才不過如孟襄陽之明主棄爾若遇而或瑕則休文夢截其舌雖才不能自理矣憶少時與諸良友密談風雅輒持此語相勖距今四十餘年老而同志者獨孝息先生在焉孝息大參公少子生於閩長於吳越才名盛於楚南最早予兩人定交時年各壯餘孝息差長三齡耳其文與人俱翩翩有淩雲氣而襟履端雅如明月不

妄映當世負歐蘇之望者咸欲得一披識之以高其鑒而孝息神益遠思益沉學古益篤辛酉家阮掄元論者謂孝息所詣當復勝之矣無何屢困場屋舉有司明經不入對執政以其名應薦辟亦不出意必得大科求觀中秘書而姑取諸正史先論次之書將成而亂於是浩歌遠引翛然繒繳之外而著述仍不廢年來二千石上下莫不折節乞長者言奉爲鏡呂振筆輒大小得意而觀者弗能測其首尾孝息其猶龍也哉高霞堂是平生讀書之處邵陵諸後儁秀者以

爲龍門所爲集詩文百餘卷貧不能刻門人請先刻其詩賦曰高霞堂集示先生之能自全而堂構至今不衰也所謂才不大遇而行無纖瑕者孝思一人而已然白首相知誠無過于千猶憶甲子鄂城同出詩質鍾伯敬先生甚許之而後予兩人詩皆數變而孝思道力深詩力亦深昔人謂曾南豐文章要自劉向若不知有韓愈予謂孝思詩賦亦將要自建安不復知有竟陵遇不遇僅目睫之論也今高霞堂業已傳矣嘗俟後世子雲哉雖然予猶恐後世之僅以詞賦知孝思也并敘其生平如此

勿躁齋詩序

勿躁齋詩吾友江谷尚作也谷尚名宿銓武得司李不及仕抱經而潛郡人咸稱爲博雅江先生云肰性耽佳句晚始集其稿使予論序之竊歎古江擅文章之舉者淹與總其最著矣既並階通顯而所處治亂之間輒以文章表異代肰總遇老江南而淹浮沉子厤讀史者不能無抑揚之論甚矣名人於末流之難也谷尚貌短小而才長性恬柔而文矯舉動愿謹而意思蕭邁弱冠遂以制義鳴益刻厲自好嘗與廖孟符同掩關讀書期必取高第而孟符尤自負倣岸獨心遜谷尚之淵弘耳當拔雋入對孟符亦入爲諫官遂人推谷尚文長安名貴人多倒屣見之肰不知谷尚復工詩也谷尚固深沉嗜古心細於髮雖風雲月露作亦不苟往往盈笥未嘗示人所謂雕冰鏤瓊流光自炤者矣一旦逢亂壯志弗酬或登仲宣之樓或據河汾之席或擁書子雲之牀或訪石君平之肆或行唫謔浪於羊求二仲之間感觸悲欣遂多篇什悽中繇筆若有巨靈護之卽鬼物忌才終不得相奈也

雖然如谷尚之才性行誼而終不用於世得無工詩致貧乎夫天能塞文人之時而不能塞其學能窮文人之遇而不能窮其心士君子既已取其無窮者以自全矣風雨晦冥聲出金石視彼炎炎走聲利而卒不得快然於俯仰天地之間者勝負何如也古人云老益壯窮益堅庶幾似谷尚哉霜刀之下偶與谷尚過鈞浦菊窗對榻諷詠其詩三日不能釋書此以弁其端

徐蔚子詩序

夫士有不齊之遇無不盡之才斯二者天也然遇太仲才或因之以縮遇大宏才或因之以豊古人所以能自振於窮逹之間者不偶矣同郡徐蔚子才士也爲諸生名大噪每試牘出輒競相傳寫子時困公車之業讀其文猶能令起舞自壯望其眉宇亦復有英雄之色焉嘗憶江門蔡公曰此固足以張楚而於諸君劇孟敵國也方稱旂勒陣鼓而徇中原而中原遽亂湖以南士所稱文彩磊落者多履巇氣盡林於死

生禍亂之際而敗蔚子乃獨能含章用晦葆光巖壑中俟河之清二十餘載一旦把臂於汾湖予敗且衰矣蔚子亦落穆有愚色相對痛飲君賦澤陂予吟澤畔明日以一氊薄仕于武陵爲詩以別并示其北遊諸草則慷慨沉雄能令我起舞者固在也既而苜蓿盤餐不可忍猶自孤吟獨往散愁于酉溪之上得詩滿囊以歸若於仕宦窮逹無復措意庶幾有塞于遇而無盡子才者矣故其爲詩吊古則雍門之琴悽新則蘇門之嘯取境益杳而用材益富夢中之筆若江

山愈助之雖巨靈不能挈也而後知天之待蔚子也厚矣哉君其益自愛以待訪落之求乎

黃稆宬遺草序

崇禎癸酉郡之同舉者十人予與黃子稆宬固世兄弟也先鄉賢與其尊人中憲公同學並以文章顯壇坫而兄事先君雖窮達異詣至深中憲公早致政終年不見一客獨於先君垂老無間最後予乃得與六兄稆宬同譜而又兄事之相愛益篤非偶然也稆宬伯仲間多才人意不相下伯兄益甫尤工古文詞然而稆宬能師之力學敦行無貴介氣迨舉孝廉始爲詩然性捐介不妄交或偶一示予指其瑜者瑕者輒

赧然還諸袖它人未嘗見也久之既不得志而殁于兵燹之時且伯道無兒書卷盡散悲夫稆宬之人與言寧復有知之者乎君之侄峙三名士也稆宬向于諸阮中甚稱之一日持其遺詩視予予不禁潸然歎曰中郎之文白傳之詩皆必傳之業也然世人莫不悲其無後而重愛其詩文惟恐不傳後世族勳舊之家亦或多子孫而愚賤失學有不能舉其先人之姓字者則幸不幸亦安在有後無後乎哉今稆宬殁廿年而家學益盛科名鵲起峙三又能收其遺詩以傳

于家乘則君寵不死矣然當時翩翩上公車遊而都之作皆不傳而所傳者僅亂後憂癙之言不能不讀其詩而愈悲也感峙三意使爲叙之亦庶幾慰艮友于地下云

倚雲錄序

慨自有巢樓木著帝刻羽人滋僞巧不知紀極遂使阿閣弗棲麟不至郊龜馬不圖白魚不躍屈軼之枝萁莢之榮不生於庭若恥茲偷薄相與委謝而去之者誰謂人靈而物蠢也秪今器界蒙茸梟獍人語諸人囮粒眞種子似反被詩書埋没靈蠢不分有傳物君子欲與詩書雪屈必要向異類中攷取同類采輯正野史爲倚雲一錄凡鳥獸蟲魚草木之事可傳會於忠孝節義者離奇纂組得三百四十餘則而於報

譬報恩之兩端尤拳拳焉感人哉推此意也吾徒抱膝呻吟學盲學痟兩俱不得聊復寄託爲此將令讀者聞者悉生慚愧或一旦物皆化人人皆化佛而後此書可焚耳不然且勸巾笥中間置一冊廣聞見作稟書觀獵奇譎作異書觀論因果神識作佛書道書觀庶幾此下酒物亦十數斗不爲多矣迫切婆心無負作者作者誰長沙松里先生也序行者誰碩學錫山先生也松里者吳季子敎也再序者古五栁先生之裔某同里也

蕭右溪詩序

嘗尚論千載古人爲廉令而抗獨行立絕俗之言者彭澤魯山兩人而巳朕元亮紫芝皆以清貞表俗宜在公輔而時與道違益慚競進遂使一代大雅之作獨爲柴桑陸渾所擅兩公之眖山川亦何厚哉吾今而得右溪先生云右溪嶺嶠之英人也才性並高丰神獨秀早登第成進士咸擬讀書中秘而主者先試爲吏宰巴陵巴陵囧衝且罷善遁而悍不可理守令望巴丘爲勝毋鄉久矣惟是洞庭八百頃南面專之

非有范希文一輩胸懷不能與之敵也蕭公爲政二年諸盤錯迎刃解雖皎如氷玉終不能持此水以代包茅陽城署拙公益坦朕解印之後嘗往來湖湘間白事幕府即簿對窘束而飲酒賦詩浩浩落落之致自在前年獲見其入矣頃得讀其諸體詩樂府慨慷沉雄欲摹蘇李近體意在王孟率筆便佳所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者非歟朕則洞庭無限水氣象萬千攝入右溪毫端直跡涔耳因而歎才情之盈詘與仕宦之升沉不相涉也朕能爲元亮紫芝之人誠可以

無官而不可以無言使無可傳之言則千載兩下何從而髣髴其風流蘊籍哉右溪今且兼之巴陵宦累賢者將來論其詩知其人巴陵何幸且得與彭澤魯山媲美焉予雖老嬾欲以一舟破浪邀公謁洞庭君而責之其必有以報使君矣清廟生民之什君其無廢也

梅山令葉扶乾壯遊唫序

流覽十數代之詩而知一代之才必萃於初盛矣葢菁華鬱勃先儲其力于貞元人與地可得而指數也明初黼黻太平之業首在浙東嘗讀宋文憲集有送葉景龍之官序亟稱括蒼名宦之家葉氏爲盛文章政事皆應運才也今何幸而見扶乾先生乎先生括蒼名裔才性高超當　皇綱初張卽以雄才入對輦上公卿爭延致之曄然如機雲入洛㝎行作吏惠我梅山則調鶴鳴琴恢乎遊刃耳然城頭姑射而面煌

嵐閒公支頤坐嘯其中把酒高唫奚囊長滿一日軒葢過西谿顧我野儈不妨攬袖索使君珠玉先生把臂欣然示我以壯遊唫一帙則十數年閒高唱而寡和者也先生取精用弘跡半天下雖升俊圜橋服空流輩觀其所作非公孫鬨閾則王粲登樓所謂氣凌湖海之豪句得江山之助者矣六年治行既以循卓冠南諸侯其詩又春容博大渢然有初盛之風如此謂人與言皆應運才不媿也梅人士得其葉敬愛而授諸梓予曰民之秉彝於是乎在君侯旦晚升朝敷

陳雅奏有連袂而爲于爲之歌者必楚之梅人也夫先生聞予言而笑曰有是哉

重鐫李少師懷麓堂文集後序

古帝臣王佐之才率多英分三代以還難仍渾噩迨漢詰颺言雅頌迭作相業皆見於詩書漢魏而下三唐特用詞科專以文人爲相肰必經綸皇猷偏肰樹救時之業而後可以當不朽否則狄公所云如李嶠蘇味道足矣今求立公所作可傳者亦無多也倘黃鐘大呂克佐帝樂于鈞天赤舄袞衣兼擅公才之爾雅則功業文章並高一代謂間氣篤生可矣某嘗讀李文正公集而浩若望洋也公以神童入對弱冠登

朝其於當代斯文蓋英絕而領袖之者致公乃庶常至首輔以詩文稱海內宗匠以德業繫社稷安危身名俱泰凡五十餘年而清端雅量終始不渝求之古人亦已罕矣乃其著述之富可傳於世者又如此質乎篤生之才不朽之盛事也但以卷帙繁重鏤于京師雲陽所傳多係寫本迄今兵燹之餘幾於廣陵散憶熹廟時先師李湘洲大宗伯削籍每談文正柄國護正人培元氣事欷歔泣下欲相與刪訂其稿付坊間刻之旋被禎皇召用不果今何日也同里廖升生以時售寄雲陽之鐸奉督學公指汲汲購求集爲全部矜其創獲而謀重鋟之費甚鉅請於當事報可閱半歲而觀厥成焉出人意表之舉無有快于是者不肖耄且慵媿不能効較讐之役而竊歎此事有三幸文正公去今二百餘年其書不復藏于册府採於軒輶而一旦放光出苜蓿之闌幸一公兩爲國掄天下士尊顯者十數輩肰未免膏馥已徵音徽將絕而表章得于異代羣公之手幸二往者此書價雖重于雞林板獨留於燕市卽湖南大家未易購致仰止者輒

望涯而返今且墨莊琬琰鄴架縹緗若從戎馬荆棘中宛肰移懷麓堂以歸故相之里幸三噫嘻公之才位福慧寔由天授而斯文不墜豈得非人力哉咸云申生有功文獻將附不朽升生且謂予曰此亦君北窻下枕中物也今藉大力者發之以公海內矣想當欣肰不可不識其意於末簡云

陳傅山詩序

湘有遺耋焚研隱心其不獲变天下之士不獲見天下士之詩文三十餘年矣豈敢謂大雅沉淪菁華欲竭但詩文壇坫從門入不從門入者所貴陶寫性靈另出手眼不圖趨附今人而能厭服古人耳匪是卽潘江陸海未爲極詣也漢魏而下作家擬古別是一種論著肰括出一則憑我廣長舌頭要代古人伸者引伸屈者雪屈豈尋常提刀者流所能滿志哉今春因諸孫讀傅山先生詩松牕諷詠如覥霽孤吹悠肰

神往矣傅山亦殷殷訪落旋以書抑予將傾武庫示我而先之以讀史一集其體自歌騷以下諸篇什無不備其事自女媧氏以下逮乎宋元蒸發其蘊藉者爲二百四十題無不創大柢意在補天故括五色石爲首反覆繹之河漢無極則潘陸眞細流也夫詩亾而後春秋作是用史以續詩春秋亾而後離騷作是用詩以續史鏡古之士往往於二者取衷焉詩家但取材于選而不能取材于史卽少陵詩史未甞能以詩與史相啐啄也必詩史者如傅山先生無愧歟今

朝廷詔徵弘詞博學異等大用之當且覥勸駕矣華上諸各公方喜相助爲理而傅山尚滯吾卑濕之鄉遥遥揖老儈而呼之曰子湘中漁父耶試取吾詩而評唱焉予赧肰再讓矣

星沙合刻詩序

東滄北瀚之瀾不特與三江九派爭奇也久矣然所以爲沖漾爲洄洑爲漣漪百變而呈風雲河漢之文則必憑眞氣以聯之雖千里萬里可不謀而合也以今黃圖之大而論南北之人與詩亦類是矣翰臣扎先生關東名胄應運而產燕山其才性襟期風華雋上得沆瀣清英之氣居多然以梁園侍從寄跡參軍欲假此曠覽中原論交天下之士而以詞賦爲嚶鳴何飄然不羣也嘗從兒輩聞其驚人句矣乃辱手敎

以合刻稿垂問合刻者翰臣所稱良友有二焉南州則劉子宜秋浦則陳晨侯兩君子皆名下而工於詩結駟同遊自都至黔凡數千里所與選勝登臨開尊說劍率形於唱和蓋莫不務韶濩之響而得江山之助者矣時且牀頭捉刀參佐幕府吾郡太守公取而較刻之會爲一帙以傳曰星沙合刻則欲借羽事以旣楚而非獨楚吟也夫離騷詩祖歌辨皆著於江潭年來風雅銷沉跫然空谷頗思古楚以西庶幾作者尚在南州秋浦之間而晨侯子宜居然敵國翰臣合南北而狎主齊盟不可謂不奇矣然三子者皆用世才而翰臣尤盛年近華轂當得先給尚書筆扎卽相與賦京洛煌煌則此編其嚆矢也古亦有稱荊潭唱和者藝苑侈爲美譚茲何幸而復徵三子之靈哉不佞衰庸無似詎意未見其人而讀其詩若披華岳圖經而思三峯縹緲也惠而好我遂不辭老嬾以弁其首云

廖次裴詩序

蓋予讀廖次裴詩而不勝其感也予嘗與其先孟符給諫同譜矣爾上公車則與黃九煙三人同研席稱劇孟敵國而孟符氣岸傲卓然以制義名家不易相下若詩歌唱和則予與九煙獨有元白之好雖間亦諷孟符爲之了無競意豈眞雕蟲不爲抑才性殊量耶以是孟符制義至今傳恨無可傳之詩然而庭前蘭玉能世其業阿咸次裴則才性爲尤異云次裴早慧而嗜奇方總角逢亂耻爲諸生呫嗶又耻學劍抱

嶔崎歷落之意如鶴在鷄羣稍壯則慨然想黃虞友陶謝流覽山海厭此塵壒負笈以遊于佳山水間盡其才以寄託于詩十數年中格凡再變變而後無繁音細響之累也稱作者不妄矣夫以給諫之才忌於用世當時已不能竟其用幸而次裴起能以風雅繼讜論以湖海繼省垣岔岔乎韓氏之有湘爾爾乎謝氏之有超宗也於我孟符亦復不媿矣一日假仰禪榻手次裴百餘篇讀之慶快殊甚次裴出一瓣香請爲序若厚自愛以護其珠將長此映烟霞而栖靈岳

也然世且旦矣恐未可獨修夜行卽當以宏詞應制踵買舍人王右丞諸篇無不可者豈得終飯牛而歌也哉次裴勉之

廖大隱覆巢餘草序

世所謂士窮者塵甑釜魚之困嘗情耳若夫覆巢之鳥豈有好音且大地荆榛無隙可入悲哉廖子之窮妻子如落葉散而尚竊竊肰欲以詩鳴也予之兼舸舉業工五七言久矣不謂至今日而所遭之荼則窮益奇吟益苦是窮與詩俱進也予何忍讀覆巢集乎肰試一取讀之悲則悲矣其沉鬱頓挫之節憂思怨悱之情猶江潭遺響也大隱之志氣之才性固在離謂纍纍若枣歔噫嘻漢魏詩歌莫高於蘇李蔡琰而

皆以骨肉生離痛淪肌髓三唐㝡稱李杜一云賦秋肰流夜郎一則無家尋弟妹蓋代詞人偏逢禍亂肰則非詩以窮工蓋詩以窮傳爾今大隱僅餘亡身而年尚壯倘學佛則已勒斷愛緣學仙則可驅魔遣業此集如蘇門長嘯亦任流播人間不則収召魂魄歸來庭幃鵲巢鴒原轉哭為笑猶可如梁伯鸞滅竈再肰重歌五噫鬼神亦且聞而泣焉無如詩人之蝸强何矣幸大隱爽肰聽我我固知其不終窮也毅報數行并以為序

廖山令變音序

讀其詩而弗知其人未敢信其為詩也知其人矣而弗盡其詩未敢定其為詩也何也人固不易知詩亦不易量也吾嘗惟人之善變而詩之不善變矣湖南五六年來四面楚歌音聲噍殺面長沙尤甚流離瑣尼之士岦復有能抱膝而唫者哉長沙諸廖犂季兼逵叔子山令者十年前見其人三年前始讀其詩詩皆亂後無家避難草間所作江潭憔悴之音宜其多感也肰清才逸思如新引初桐超肰塵壒之外者若

非時地所能窘嘗聞博山諸君子亟賛之頃且滌除切土歸詠南陔奉顧靈椿之年競長三芝之秀蔦乎有天常焉去秋乃以其暇集近詩之所存者題曰變音以示我大抵寫哀樂之情無怨悱之亂淵郢歌騷可仰而企也意山令少時言詩遵時不偶處憂患禍亂中獨申所好風雨不渝未嘗棄而走聲利求名達猗哉其弗變矣惟是落拓穿袖津津入作者之林其詩則惟變所適冷肰善也夫變而後無窮善而後無量也極其變吾又安能定山令之所詣乎哉今山令

一旦過我雷雨大作於電光中談詩至夜分即使蹤
弁首之約一段奇事也辛酉寒食時初還西谿李鄴

廖申生詩序

三百篇而後離騷繼之離騷而後歌辨繼之江漢之風始變爲江潭之曲終詩之在吾楚也代有起者無疑矣然而公安竟陵既弇郢雪淡李長沙經國之才亦嘗至涯而返則雲陽山水間二百年有遺響也今振其鐸者誰歟同里廖子申生翏翏好古平居頗自矜尚一日置闌干苜蓿雨吟喜人地之相宜也日取懷麓堂集而涵詠之詩境不能不進當嫌坐百尺樓使人卧地下矣時一簡點奚囊刻返詩數卷叶作於

雲陽者過半蓋將奉西涯先生爲導師而居然若郢中唱絕但不知雲陽諸生能相屬而和者幾人耳頃上詔求博學宏詞得選即上玉堂備顧問申生船遊其盛豈能無意乎因竊歎右文兩造我湖南荊棘蘭社重荒中間敢以詩倡於絳帳者僅見於申生此其風始也豈復江潭憔悴之音聊以寫憂而已哉荷詢老人不覺楚然喜慢然畏焉若夫玄晏則當世之名公卿能如文正之獎進才儁者不乏也申生持此以問之當不使懷麓而後此事久寂寞矣

陳長公選刻名家詩餘序

詩餘肇於唐推太白而詞爲祖然當時絕句佳者輒入梨園一語入情動人魂魄不特淸平調奏之天上矣至於宋文章之士競爲之則創爲格調殊體分曹一代爭鳴互矜絕唱大家如范希文歐陽永叔王介甫並有傳篇然予聽調甚高尙恨韻少不叶乃知歌曲之妙所謂尋變入節者非伶伶不解也若宋詞林選集則花間草堂而後種種矣不幸而濫觴元曲繁稱艶詞風雅宗工比於鄭衛而厭爲之亦其態盡蕩之變也哉吾友陳長公少負才惆儻解樂能歌聲老不忘騎射聲歌之樂而超然隱于釣徒與至酒酣間爲小詩詞多風流散朗之致嘗論書小帙寄我山中予亦破戒相和可喜也近復從兵戈滿地屛跡湖陰選古今塡詞極佳者爲一編藏之笥中若寶珠玉視昔所爲蒔花種竹詞鶴種魚之事與夫山水友朋詩酒管絃之歡皆不可得而獨得於此也庶幾樂天知命之士歟予亦老而困於詩文筆墨者然不能解長公樂若夫同調未可解也方戎馬在郊索我評唱

之爰識其端以資撫掌

卜式玉詩序

古所稱橫槊賦詩具英雄分者吾豈得復見其人哉然但謂書生跳戎馬之場將軍翔文章之府亦自有致則何薄視昆家六郡也三十年來楚詩不競風雅之壇寂然吾友錢開少棄官而隱於僧徜徉我衡岳九疑不談禪而談詩所能載酒聞奇負劍辟弭以從事者大率非楚人非寒畯而多在旌節裘馬之間嘗謂予曰諸同志中少雋而負奇氣者無如玉夫卜子云卜子終軍弱冠生長將門匣其遺劍自閩海來卜居湘潭有山川雰望之高華無江海雲霧之歇獨而能詞場蹀躞韻府縱橫極其所詣豈僅翔翔其閩者歟一日荷以其詩見贊而介開少使不佞序之坎舍之支曼則無如開少矣岸花亭畔少陵悲歌響在端蕭湘數百里中獨得開少與諸將儁以芳風蘇發其間而卜子得英分爲寂多聞將應求郡人洛迷蕃叠臺楚且微覡以張詞幟使老子從壁上觀殊不寂寞也方酷暑蔭溪頭樹下書此以報開少開少嘗爲我致玉夫尚不惜以全豹示我

心宗百詠序

微言欲絕殞在笙乾至謂吾儒淡泊收拾不住下士聞之未有不大笑者也雖然世尊拈花迦葉即以笑證上士亦笑此意真不傳耳迨至金剛楞嚴歇心覓心有心可覓即無法可得然其言譏混要妙河漢無極奇哉面壁胡僧頓斬葛藤單提心印人不從門欲使權實頓漸得一而畢始覺孔子迦文原同淵源以是竊觀古今學人惟真儒乃能不疑真禪也歟菴屦士若溪名宿慧性出塵嘗有志江門吉州之學將嘗遵將乃述於禪內典五宗參其研覈久之乃暢於著心宗百詠其一也夫拈取六心頭頭指點且其論經爲經心地觀爲稱承與心賦爲組養諧宿爐鬱騰將無同此豈門外漢所能差別也哉頃且釋家淺隱解黏郡縛之變理事無碍儒禪一致者數篇歟數奇年來正學寂寥禪病尤甚大率皎然離剃之迹者雖其人耳倘能保任此心墾實仙佛叶勿與淵喉嵐淵保任如何且看取心宗百詠去不然吾恐欺菴饒舌未免下士相笑在肅出面贊之正法眼

續燈存稿序

客有問傳燈之義于予者予以意應之曰五行惟火寂神故能代日月之明破晨宵之暗體元不立立亦非體照用同時迄於無盡其燈之義也歟是以尼山西竺總曰傳心夫心火之官也火傳於薪不隨薪盡猶之心傳於人不隨人盡也燈曾有斷續哉存乎傳者而已佛法授記自古肰燈如迦葉而後花不堪再拈也曹溪而後衣不堪再付也邪此刀鋒箭鏃之上孤明歷歷如印印泥於是五家宗旨各有機有緣有

記薪古德筆之於書無論肩骨心髓得者亦大宗小宗繩繩不亂則一部正法眼無復有草竊闌入之憂矣肰會元所載止于天童傑而密印以下會稽先輩通門禪師纂續燈存稿蓋續其書云此書在前代諸老非無作家往往未能卒業者咸以疑信同異之間所關非細耳昔景濂宋公翺翔法苑論次顛詳厥後尊宿辨訂謂雲門法眼並出青原荆南兩道悟則渚宮天王實爲雲門法眼之祖會元所書不無謬誤致宋公擇法且未免承譌倘此後悠悠不定則千百年宗門血脈整亂更未可知也此稿但存豈無深意公之門人某從溷刼中以身命護之未有散落今取而觀則千百年所爲機緣記薪者如貫珠如編貝如秉炬熒暗如置實符于山而使得者自券之也厥功偉矣白足滾平募刻於長沙既成而乞爲之序肰予不能無感於此今五宗惟臨濟最盛洞上亦即斐肰尊宿門庭並度宰官爲嗣宋之楊李猶遜美焉肰且入室操戈而謂獅子蹴蹋遙傳濫付不慚狐兎縱横如二十年間事者豈惟悲邦兒孫正被帶累違應大師

無門雪屈矣吾不知讀此編者誰能致正之續此編者更誰能澄汰之也噫嘻難矣哉

揆菴語錄序

臨濟宗旨先朝獨盛於天童而五峰大師爲第一座肰五公孤峻獨不妄付末後一燈僅留大溈肰且養公借證於雪竇矣慧公重印於五裔庶幾頭正尾正不至如稗販而引盲者也慧公之嗣五人見與師齊者不少或云與峰古梅揆菴三大士過之乎不知是否但與峰久據別峰堅讓山子而禍與揆繼席皆在荆棘之時弘法擔荷後起尤難古梅與峰皆有語錄行諸方矣今揆菴二錄始出亦遯林下時取而讀之竊歎仰山之𣲖淋一匝香嚴之圓夢點茶其會儼肰未散也數十年來羅肰末法遂處處設師子牀紛紛付僧伽棃大抵陳爛葛藤穿鑿刻畫非翻塵截之饅則拾春池之礫耳二三大老輒爲宗門憂之久矣肰而語言道斷畢竟不得定須真參實行本分平懷者而後可以續慧命也揆菴真朴立潛獨厲巳躬尤能恳切爲人貪嗔不起故歷主同慶密印大泉咸服其行願而樂其度門雖蕃界蕭條載席增盛豈偶肰哉今門人集其開堂提唱及諸偈頌具在識者謂能存養拙公之本色而㒹五峰慧山二老之機用果爾則天童一燈在溈山不妄也老人直門外漢耳肰附白社者四世諸弟子欲使序而刻之揆和尚聞而逡巡避謝曰豈干饒舌矣正恐過吾家香嚴未免燒邠子曰昔取有燒不著的在且看諸方如何定當

楚長沙陶汝鼐燮友父著

男之典　之寀　之翼編

孫　紒　煊　端錄

序

廣東恩貢崗錄序代

今夫論秀於鄉至於釋褐皆旅進而講年見于歌敘者唐宋為盛或謂非古也不覩小雅之稱壎箎乎俱為王臣則兄弟之矣然則譜牒之誼有聖人起必且敦勉焉弗廢也今上嗣統改元詔舉里選之士僕既恪恭休命遴東粵之雋上者而獻之諸如飛黃結綠耳風鼻火之氣駸駸逼人矣于其恂恂齒讓也則比辯接巽進緗帙而請言焉僕於是乎翹然喜惕然以思也國家養士三百年動稱乏才茲下尺一詔而雲蒸霧涌如斯舉粵以槩海內濟濟矣天與塊得三人猶足以興況什伯此者乎然爾多士固　先皇帝之所育造也以豈芑之遺備車攻之用則今天子所求與士子所報皆有異僕知諸生于英雄二分各有懷來者顧此生同鄉舉同狀袂同澤則義同仇矣霜雪不渝其色風雨不輟其音亮諸士所風勉也善乎聖人之序詩矣曷為嚶鳴次棠棣也曷為天保次鹿鳴也又曷為采薇車攻次天保也人材每養于和平而用于忍難兄弟求矣求友生矣則亦何棘乎王事何鄉予戎車哉今上謀采薇車攻之事甚急諸生誰能合發睨以圖竹帛翕然歌天保而荅之友聲徵膂幾矣若夫名譽先後往往賓洗鬩伯相尋則譏士者每欲辯金土于歃寔戒水火于朔蜀僕不樂道也多士其重念之

贈王南伯都護序

王文成公以大儒建社稷勛燗肰旂常間矣當其少時侍相國京邸往往佩名劍馳駿馬挾佽飛之士私出關周視邊堡盧帳較射而還犂公大異之知其志畧殊倫不屑爲書生雕蟲也丈夫樹立固有素豈不信哉今都護南伯王公系出姚江而學書學劍俱擅妙技亦嘗發雕蟲不爲之嘆遂奮跡武科取上第裒肰儒將也頃爲當事者推轂移鎮我雲陽雲陽介吳楚粵之境伏莽者譸張蠢動孑遺未定之魂常一日數驚迺而公來提數百騎平之帖若過枕席於是四郊無壘既韜劍箙矢矣翛肰輕裘緩帶撫庭前玉樹課其文而又重念雲民之疾苦或與州牧大夫言揗揗事至慷慨垂涕未嘗及私其餘則染翰賦詩樂與雅人韻士登其堂者不以爲豹尾而以爲龍門也君真無愧文成之裔哉夫治世之畧惟文與武太公陰符之秘其源出於河圖雒書此意推可與而伯道耳君異日殫究其猷何止李郭而雲陽之人方須公功德歸肰植峴山之石焉知君自視欿如也某早嚮姚江正學而今幸以草野見其後人塞巖枯木猶在霜露之中雖不敢附將軍揖客肰思與君揚榷淵源之盛較尋常歌詠似更有進也君其左轄鈐石誌書以示之使學者覩焉則湖湘之南復有杜家武庫豈直功在封疆而已哉某野人也其言質而迂倘公以爲肰願書之以備外乘

贈盼先生擢休寧二尹序

盼先生安陽之杰也常以文行偶然于其鄉秉鐸於吾邑者八年其物身也端而育士也樂易雖苜蓿闒干意嘗自貴故辭譽藉藉起當事者薦牘數至是當郎入爲六館出爲專城者焉粤豈足以淹驥足哉今擢矣擢而爲新安丞或疑先生志氣高有屈蠖之慍而公怡然此馭以行諸生不忍別又不滿所期乃問于予曰新安之試先生樂乎予曰樂與慍俱不足以窺先生之胸矣士君子當讀書明道之日置窮達于度外窮則安蔬糲達則膺車旂素位在焉爾若夫窮達相乘之際兆足以行貴吾所學可以用天下而不擇所用之大小葢有開必先雖方岳公輔可優游致也先生之所以用天下者而可以世俗之喜慍測乎今　朝廷愛名器重長吏汰冗散之官多退少進以振厲有用之才大率做漢法以遷郡邑爲最格傳士高等者試爲丞郎韓愈謂位高而儒此其選也歟且黃山白岳海內之奇山水也風雅才性之士往往息一遊不可得嘗見輦上貴人寫其松雲泉石之圖坐卧其下便謂玄賞而況仕宦其地擁車蓋出入者乎今以先生之襟期抱負宦遊其間樂當如何矧新安之民富饒尚禮義以受有司嚬笑爲恥無軒輶之擾薄書之間暇於松而彈琴賢者時卧治之耳先生往而出其緒餘若張玄之在陳倉也又將以其暇與休人士倡明考亭之學以大用于天下豈非公之素志哉古有名人年五十餘出爲丞不數年至列卿者謂其餘時日爲官但守清白無憂不遷此意惟先生似之故前禮部郎王嘉生先生予老友也自江陵徙而歸其鄉既高蹈不仕退而修河汾之業庶幾古人抱道者公往而就見以折衷其所學如親鼎鐘猶拂拭之光能容人也公當爲我欷噓鳴之寄異日從徐超擢或爲令或爲朝郎願嘉生更爲我贈之以言當有重於此者矣

重修寧鄉縣新志序

稽吾寧志作於明之中葉百五十年間兩續筆而止壬寅天步之末文獻如綫　清開國十一載乙未燕山蔣侯作令爲政惠勤廉敏師古良牧一切廢墜咸舉其綱而惓惓訪落者蒐邑乘得嘉靖時刻幾數版耳明年兒子典於敝笥中簡壬寅舊本進之漶漫不可讀侯不以某湘紫氣盡謀與重修予遜避讓於邑人士旅辭又二年歸自郢侯先之以幣且相責曰壬寅志子先大夫所訂不可以無述子之身前朝豢於

太學久頗聞掌故壬辰之亂中危法　今上不以爲刀鋸　詔宰相辯雪之文章報國其未可已也於是僾肰匿草窗之下取前復二志截繁補要而虛壬寅以後機徵故實凡數月陶鉶枕篋之藏無出一則者區區諮逸事於漁樵求幽芳於爀碧空谷跫肰獨拍而奏卽疎率固陋安可瀕也既具草增帙親所剛差倍侯復加裁定捐貲授梓題曰寧鄉新志更授簡使序焉迺益蹐肰中頗退而自念曰志曷爲而新也故於事爲改革之際於書爲同文之始夫古今改革變

莫大於商周肰孔子殷人故可謂武有慚德兩箕微宗臣也一抱器一陳範何也微子周求之箕子周釋之也求之釋之矣始悟天之所在不能自絕而思託先人之業於道與器之間雖古人處此豈得已也明與右文麟炳寧志成且在百餘年後今　朝廷早用詞臣爲方岳將監古集思求稗野以備蘭臺之盛寧雖小當與古子男等春秋之例不廢曹滕蔣侯又華胄英人留意文獻故寧志得先湖南諸邑成卽其模遂非才弗足觀覽庶幾前代人政未淪草莽而新奉

朔服共識遵王則蔣侯嘉惠吾寧甚厚也何也湖南兵燹垂二十年郡國遺文罔不放失且草數被毒燔我墨莊獨賴侯之綴數先收圖籍其於造代也如引子孫見高曾之規矩如進伶人說宮庭之遺事則不能無感其於當代也如轅黍離而歌清廟如退牧誓而陳周官則不能無奮一帙之中感奮具焉感者戢爲敬應奮者蔚爲忠是侯所爲登進厥民道隆古愛也若其憂忠餘生腐心才盡未免承乏以期無墜先人之緒侯寔命之報銜鹵莽安所得報國者而稱之

哉予滋愧矣

治潟紀畧序

瑯琊蔣侯才性清敏古所稱社稷之器也蒞瀛亭民曰蔣侯惠我既治民曰蔣侯生我於是集其善政屬書敘序於劉阮仙學士侯歉然有難色曰政立矣書如久之必無弊也三年游刃盤錯之間所畫無不當所斷無不成民之恃公若風雨之恃厦蔭之恃蓋也久而去風雨與蔭之若固而忘厦與蓋之功非侯意終孰能念此者哉明年大計當報政於　朝美不勝書侯顧主吏畧疏其大者归致劾侯按知彼之必無渝也樂桑之農桑讀之而復於侯曰甚哉請君若有不自愛其心者也自愛其心乃始求自盡其心盡其心於民之一日而或有數世之利焉盡其心於民之一事而或有千萬人之利焉侯之治寧利焉而忠行之而無不侯于民請之而無不得於上者侯之志風惠露足以遂其心之所欲爲如此也故於與建創張忠定矣均徭則范蜀州矣於保焉則韓河南矣於志乘則蕭相國之先圖籍矣於固圉則羅武昌之築河隄矣於濟師則趙充國之治湟陝矣於撫亂乎則

李大亮之定土門矣然其文告具在精當可師寧人將勒諸貞珉焉後此者爭淸淨寧一稟成憲足也仲尼曰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上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然則御者蔣侯之謂歟柴桑之農猶馬也固知馬之樂君其和策按轡以御天下矣

新修長沙府志後序

汝鼒曰司馬子長作史記自序史記子長之私書也士不獲備官蘭臺而託史以自見則不得不宣作者之意郡邑志代有成書閱數十年一加稱綴義例體裁稟先民之程爾安所得吾意而命之雖然始作者卽不能無意也楮先生續史記傳讀者咸以爲遷史而不能廢則亦以其意相師而已吾郡治最古先朝求元志不可得百餘年始成書於張文毅公考勝國之蹟無徵也惟 皇淸右文亟收圖籍從戎馬中草

草具掌故事甚鋭而旋散於燹闕如者仍數十年夫此數十年間世亂而復治地荒而復安政教失而復修如行霾海中再覩澄霽幸矣然回憶霾中所歷風濤萬狀如在刧前一旦使敘次其事五邑無主剝命之迹 開創之盛紀非常之原若古所爲分陝營雒者乎 今上乙巳兵憲張公搽先復槀上於大司空中丞周公論未定越二年公始以保釐之暇取其義例體裁而正之堅命給汝鼒筆札使覆討久辭不獲進而敘之曰潭屬州邑志備矣郡志宜挈其綱毋贅

辭毋濫竽毋訛正而傷雅毋率臆而忘忌諱天人之
際子其謹之既適館授餐退而卒業惟是裒定微詞
箕微晦跡則二三同志亦將有考鏡焉每一帙成授
兒子之典手滌以奉於幕府凡再易稿而定於時落
臯名公並出史館金鏡玉尺適共裁成汝鼎益於先
輩師文穀先生而於當世師大中丞無所用吾意以
安於愚賤則錙銖所程秖勤細物獨特晳匠引繩木
將修游夏之遺以自慶耳矧甫挹朱晏岳麓之院復
翻董吹休明者將事尚矣即或暫現以待攻引類以

懼裒[illegible]之[illegible]譜例[illegible]古今[illegible]相及[illegible]

中梅治譜序

括蒼禁侯之宰梅也蓋再命矣其人也以學古其試
也以陸剸困不佽奏刀而知游刃之有餘也且梅非
巖邑志稱淳簡宰之有餘治歟然末造以來醲而日
醨犨而日囂即士益被服仁義嘗變不能與猾匪者
競走彼窮崖豨狃尚能自直于長吏之庭乎侯才性
亷敏內嚴而外和藹藹肅肅稱父母師保者數年遂
使醨而飲之以醇囂而砭之以藥雖窮崖豨狃曉然
知縣庭孔邇梅人樂焉侯亦樂梅之可與爲中牟爲

臯山也然而非徒治也梅雖簡豈能卧治之縣哉侯
寔單心求莫因輩犁然胥畏而民懷之者種種父老
嘗掌錄其政請勒于石侯以功令謝不許于是謀于
士君子相與圖不朽士君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
乃序次其事二十章爲治譜徵詩歌以美之投者匯
至侯又謝弗居梅人乃造予而請曰譜治非乎予曰
古有之惡乎非頌申伯之功則其風肆好歌山甫之
德則我儀圖之治狀至今可鏡也且技亦有譜矣譜
之變莫如奕其精當者局數著耳古今不能易亦古

今不相襲也肰未有圖手而不由諸人者梅入知侯
且覫當顯擢而思其美之難繼將永矢焉以告後之
君子侯即入而綜均猶未去我也肰則以是代畏壘
之祝梅寔自爲耳誰謂蔡侯之譽遣道哉往告君侯
勿相制矣

王江劉氏續修家乘序

漢興郵金之盛迄於異代世史所載散而爲諸侯王將相卿士偶肰閎閎者亦千數百年矣肰而長沙安成皆漢封國而息侯出長沙安成又古長沙地其後安成之裔分而爲潛爲沔爲景陵爲荊門皆在楚則楚其役振而長沙其大宗也歟惟定王世甚遐不可考今長之在上湘者則亦自安成來統曰王江劉氏若九河之同源而百川之赴海也猗歟盛哉某嘗修在郡從大司寇雲密公游公清介峻直不易近而獨荷折節定我忘年每見諸從中如壽王彝廉賜玉進士侍公之側肅默終日如奉嚴師也又常舉其先世郵衛詩郎之理學督學使之文章命爲小傳入郡志恭悉劉氏之淵源久矣肰王江一支故有譜作於宋靖康時旣代有顯者纂承之閱二世而一修是當在大司寇無何司寇公將舉事而典型遽謝荊郢諸劉咸汲汲從王無暇也於是上湘之彝廉先生若起毅肰出而任其事屬潛之賢者微萃牒以會於湘綜理有司積之如前譜法加詳焉不酴金於衆而刻成緘

以示某使序之予悚然起曰卓哉古歐蘇之遐軌也而若起之所處爲尤難矣何也廬陵眉山之族當時未甚蕃則編次易而未若王江之衍於數州郡也北宋昇平之世士大夫優游廊廟競著作則敦叙易而未若今日之訂於兵燹後也歐公官爲名執政老蘇晛遇主而端明伯仲繼起則較讐繕刻易而未若若起之淹於公車奏於獨拍也夫時地之難如此而能擒古人之志遂槃以行使六十餘年間繩繩奕奕稱爲一本而未嘗識其面貌者一旦聯珠合璧引而赴

高曾之規矩焉非亢宗特達之士烏能辦此哉予因是而竊有驗也經世之數以五百爲昌期稽安成初譜上去漢千三百年距今正五百年矣楚諸劉蟬聯簪組而譜牒之盛事獨虛以特長沙祖禰循環若貞元之一會也太史儋謂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合而離五百年而復合合十七年而霸劉氏之滋泰其亦類是乎司逵公可作當必以予言爲然矣謹附序

胡氏族譜序

吾邑衣冠之族能以經術興奕禩不衰者僅數家[illegible]灣洲胡氏其一云胡之先明初自新淦徙寧邑稱[illegible]峰文定之緒閱三世卽以治詩起鄉貢仕爲郢平令嗣是代有專城印綬纍若神廟辛酉文林郎某後春秋獲雋崇禎癸酉孝廉某繼之以羲經援鄉薦科[illegible]比內三葉與焉譜牒已具在掌故矣往陽禰公數[illegible]還顯庭階多玉樹而支繁且衍乃捐金增祠田命[illegible]其孫屬長公升揆修譜而長公意嘗皆之謂必俟[illegible]

顯也無何兵燹遂作此事遂廢[illegible]紳先生者往矣獨陽朔公之冢孫孫曾[illegible]以守先志罹百憂而未之散也幸矣哉[illegible]除喪還淸晏以春秋誦經暇其子與弟族[illegible]茂才異等者如故遂得以其間葺先人之廬墓譜[illegible]繼之蒸嘗叙羣從之少長見鼎革以後可感者非一端矣迺慨然謀治其家譜族之賢者讙且贊焉[illegible]是吾陽朔公之志也愉千陽朔諸孫爲宗予敢不[illegible]力是視蕺成授剞再拜而請序于予予蹶然喜曰士

所貴修身耳齊家者修身之驗也敦睦者齊家之驗也子學春秋矣春秋一書惓惓正祖孫父子兄弟夫婦之倫以準則萬世而專門之業又世宗朝傳大抵繼志述事齊莫大焉師其意而譜之俾人紀秩如天性藹如率子之族稟先民之程賢者亢而宗不賢者相觀而化則詩書者胡氏之箕裘也科名者胡氏之弓冶也但能不以富貴先齊義不以雍穆易聲華俗慶未可量矣倫吾壻也又予與其家以癸酉講世親胡氏之振振而無忝于經術不與有榮幸哉故弁辭而序其端

覩天錄序 壬戌春

嗟夫卿大夫處天步艱難之時而能於君親朋友間暢然無憾於志者豈理也哉不幸而玉既毀矣羣錯其趾好議論者且欲檢點殘秤恣談覆局競爲書以洩其悲憤詆諆之私沈約雖才不辭夢截其舌則亦文人撥亂者之過也明之季亂莫大於寇紀事之稗野亦莫瀆於寇宸後武陵相公奪情孤立獨蒙宸鑒然天子授鉞羣工張弧蹇蹇焉矢報國之心以竭辦賊之力二三年暴露行間轉戰數千里殲除解散之

盜十數萬逆瑪瑙山之役逃脫者金山之逸殘耳如是而終不濟濟則以死繼之鞠躬盡瘁之義亦無忝矣亾何毅皇懋悼其忠勋逐賊怨推其丘墓而騰謗不止致小說雜紀一切失實若試刀筆吏作甲乙假如便欲引率相下廷尉俛首受惡名安得不仰天而大叫也公賫志矣勞臣久質於上帝而齊子尚訟於人間豈得已哉次公某始爲辯誣錄嵩爲瀕園一扎嬌誣無端頃聞作者亦惜然欲焚其艸長公某是常弱冠負劍以奉尊人于帷幄者嗣此坊刻日繁添文

巧詆不得不取証邪抄臚列章奏剖斷時地歲月之
詳好與天下共質之其於國史良殺所關匪細也剏
成已久屢徵予言㳒然不能荅然亦不肯與武陵推
誼憶弱冠受少傅公知後見文弱先生以司農郎乞
假著書作地官集偶然負匡濟之望心實嚴事之已
已廷試入成均少傅公幸假一楊適以三逆特御而
先生亦始出爲觀察徵南親見父子之間未誠相勉
若師友然則忠勤清慎之家法洞見肝鬲矣丁丑再
上春官則先生壘褫起召相見大慟談過夜分日太
臣謀國心則何寵而才固有壘主上但路蕁邊侍我
可必十年無事今十旦使廿年不入長安之姊吏獲
坐司馬堂公殫臺諫相對如秦人視越察力俱譎從
從攜手予當見我之摧覆矣然蝉出都門姊幸得相
麋至於成敗利鈍非所逆覩也明甚今封疆草草卑
在竊歎公爲明主之所鑒任而自負賢臣者欲擯之
爲羣盜之所怨毒而比肩事明主者欲殺之天不遠
明遂有此事諸陵然搖筆舌以行愛憎護門戶之私
公亦若見驅於氣數而不暇察也嗚呼李靖強起而

推誠之狄梁公寬饒憂勤而恐傷無鄭諫議忍使英
主獨殉社稷而謂諸臣無責乎哉李文饒嘗歎忠於
國而知我者鮮庶幾數世之後朋黨稍息以俟知音
耳武陵隕星四十年明良有歌悖史方作豈餘波尚
不息也但持此編覽而天聽如風雷發機而乘箕尾
者可無憾矣長蒼其俟之

送湖廣兵憲游公序 戊寅

嘗在昔古求兼文武之才安可必也即有才矣而識力足以赴其膽精神足以起其氣德量足以養其係古所稱憲邦殆謂是乎若夫兼文武之任則嘗有之矣督撫而外監司觀察是也監司祧前代諸路制體崇而任重文臣自二千石下皆禀受約束武臣雖萬夫長可鞭敘使往者承平久此座頗稱優閒若使名人爲之每輕裘緩帶據牀嘯報天子命從容致節鉞足矣以是文武將吏其稱職與否不具問士馬錢

穀其充詘與否不具問氣勢益尊體貌益抗彼所爲監司者誠暇也因而有人涉獵風華延攬翳隽者游內翕然以千秋之美歸之而不知文武之事之惰窳者不可勝道今四方多難天子浣濯大僚擇監司與督撫等且欲用漢久任法以爲得之則建牙樞筦統均百官之本在是也吾楚深山大澤幅幀千里可風者十五國獨古荊州長沙最要此中設兵使者彈壓之非其人不能稱南昌游公夙負才器而澤于道德以高第起家蘄水令循良尤著士民戴之廿年如一

日也今上自儀部郎特擢爲監司分憲荊南以民命皆繫憲中州以湖湘警復擢長沙所在皆生佛畏然三遷不踰乎監司者緣兩地爭欲得公爲重而公學深於內力養於中和遇事又剛誠布公勇于自任至於仕進此中澹然雖建牙樞筦統均百官者適之不覺也故凡行部所至輒引諸生入闈與之折衷經術以德業相勗較藝制義則手眼燗然英妙之士悉錄氣德充長沙蒲悲多文因發廻攬而公之至湖南也適有山寇焚掠之變風雀數至賴公水陸陳兵旌旗

改色賊遂宵遁去其屬吏咸以名節相砥一時守令多[illegible]魚疲鹿者民間苛苦有寃獨滌而不得請命者函絡於令公必苦心條畫之摘舞文之胥芟萑苻之蠹焉風紀肅如矣然而壘塹之待繕者幾十城戎器之待選者幾十路賦役之待檄者幾十萬宗祿屯衛軍旅之待覈者幾十種爰書訢牒之待質成者十數郡邑惟公綱紀焉公即好文折節慨然慕吟嘯者豈有暇哉然今嶽麓大社寔公振起之每月諸生奏藝門下公退食之餘必焚香研露細下丹鉛遇執經問

道者豈不惓士以爲吾父母師保在是若不知將軾下有奔走守令將吏威也其可謂兼文武之資矣以是而徵公之精神大於身稱不騫不崩者壽無窮豈得爲附會也哉今秋值公初度諸子謀所以致祝者是其爲師保父母祝雖古人不廢也然以氣誼屬予爲文予不佞稱建牙樞凭統均百官之雖亦不敢引長生久視之說以黃精玉朮相溷而述其經濟學問之有本如此亦將責于有道君子者以垂世乎不然其德音樂也則周邦咸喜可歌其殷江漢也則將[illegible]致壽[illegible]也則永錫難老[illegible]復有進焉謂之無疆之什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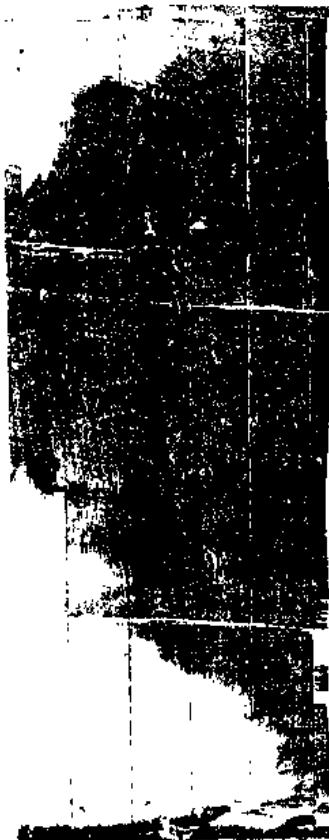
壽王麗靑郡公序己亥代

蓋嘗上下千載之間士能以文章風節自表於當世者匪獨才具異耳其風骨類大佛其精神類堅穆張良李泌而下如唐之裴陸宋之韓范倘在今日不可望而知耶今上需材亟矣自六卿至二千石率稱大吏而郡守職最劇於民事最親蓋千里之封繫命焉彼投壺雅歌已非時事將以厲奔北之衆振傷沮之氣滌荒墨之陋扶廢瘵之餘必一人之身備將相岳牧之器而後可哉數年以來諸君子豈不欲中原戮力而某未覩其人何也頃聞麗靑先生者雅負當世

之望往奉使榷關臣心如水上嘉其廉幹擢守會稽彼中山川人物財賦之數悉甲海內公既游刃有餘天下無復有盤錯之郡矣天子念楚事甚棘長沙左負山阻湖寇數掠境比歲復不登而又轉餉百萬之衝也樞輔密疏請於上必欲得方叔召虎者流借節鉞焉遂有移公守潭之命公既至貞度秉憲有古大臣風吐茹競絿張弛中節諸文武佐吏亦爲朱幡露冕改所觀聽矣迨予辱見公則所謂風骨精神者爽

偉堅穆異人也肰尚意公矯矯塵壒之外或厭省郡事但且晚需堲書耳而公寥帷甫至時久雩卽步禱詢民疾苦未幾洞庭盜蠕聚公後容指授一日遣徒卒擒數十人觀者驚歎其機畧不可測如此乃宵肝之暇更惓惓進諸生論業以振起經學爲任則又宋乾道紹興而後爲湖南再盛矣夫士有戡亂之才而智畧不足者不可以全萬動負猥潔之行而識量不足者不可以建非常葢智畧識量皆原本於經術者也古人爲郡則文翁張霸其最著矣予因是而重有

息焉考亭而後道在張子當其湖南講學之日魏公方經畧衡湘殫忠王室南軒非不同憂社稷者而獨倡道嶽麓以修明經術爲急是濂洛而後道在潭州矣漸靡之深潭士三百餘年知敦厲氣節以自負於抗俗之行者不少肰而吾道衰薄世尚申韓所謂氣節之事或不辨義利而出夫亦有道君子之所篤念也今荷公加意經術誠潭士之幸會陽月廿日當公麟紱之辰經社諸生旅進而爲公壽者丐不佞前致詞焉大率皆治內詳金墜而知爲安定弟子者無論其它卽此數輩後來之儁公能甄陶之用以起衰振溺此百世之澤千秋之風期也以公春秋鼎盛將出人將相數十年坐觀厥成豈不稱無疆哉

壽丘存蕭邑侯序 壬午

楚之事棘矣所望濯頼尾於清泠者獨循良守令耳令上方崇奬治行而湖南方州大邑一二被璽書者有如遌佛何卓督之遝軌哉是以吏之擇楚與楚之擇吏皆怦怦如也吾邑衝詘在湖湘間不敢辭棘之號然戎馬在郊數年來民尚得以自存者茗溪洗令公力也茗溪既以治最徵入朝士君子莫不歌思之歎賢者之難爲繼矣頃天子若念車民艮庶幾不負循吏者而亟畀之牧得滇南丘君焉丘侯滇之名儁也其才性沉毅過人幾一上公車遂纒遊而都鄢意必欲從轂輔萬里練達經世之務而若且躊躇滿志以當今日者蓋素然之技不俟奏刀矣古稱後杜吾寧有焉予是以見吾侯而融融告吾侯而查查也未幾而聞所爲下車之政張弛合宜矣或謂茗溪善斷侯善謀或謂侯威廉似茗溪而度勝之夫陵厲之羽不思反風羅夜之目不思迴日吾何必念前召哉君之貺吾里也厚矣然今歲當大計吏威以羣牧輯玉往寧必慮侯之輟我也又幸而當路重念寧爲公請畱覲將三年報政然後上天官以觀厥成楚既得侯矣侯卽欲擇楚烏可得哉寧之人於是乎聚而慶曰冠君固吾君非借也維時仲冬侯當北向闕嵩呼以遣祝吏而適與其懸弧之辰會寧之覲令猶令之覲君也君臣之間無諛詞而詩所稱福祿壽考無疆之什惓惓焉則寧人之所以祝侯者不當若是乎雖然公未至而民望之公既至而民戴之公將去而民憂之公既畱而民祝之如此乎其佩侯之深且篤至也侯可謂寧民易見德哉寧寳無深湟崇墉而恃令爲之山河也寧貧有叢神幽陰而恃令爲之日月也恃其堅而莫或瑕之恃其明而莫或蔀之則上下之間俱得矣不瑕不蔀者不騫不崩者也予固以千秋之業勗侯也諸長者曰然錄此以爲令公壽

壽沈司李序

今夫扶輿淸淑之氣日月所以光華山河所以流峙也及其鍾於人則深者蔚爲經術厚者翕爲名壽而將相富貴之事繫焉而已君子貴以其所鍾服天下之望而以所繫待天下之安斯對古抗今有榮懷爾予嘗稽覽人物則東南淸淑爲甚故開創之主每以西北之氣懋厥武功至於刑政禮樂肅而靈而洽四國者則必待東南之儁矣　今上定鼎中元誕敷咸德惓惓以察吏安民深詔執事於是東南俊彥咸著

淸剛之才而其卓然者乃能施無不宜無不宜而後可以不擇地不擇地而後賢者獨當其難亦自然之理也潭司李沈公金陵名士蚤以鳳毛麟角擅聲壇坫之間者其始鴻賓自私尚欲厚自待以爾天下一旦入對遴爲嚴郎所知試銓高等稅均者謂湖南荊棘悉需匡濟之手公遂以岳郡借寇推李官之檄而治之時湖南始解嚴瘡痍萬狀或諷公少避公益叱馭有慨然澄淸之志追入境而覩潭人之荼瘵與治潭者之束溼則未嘗不下車泣也大李公英沈鑒物

氷雪照人往往香簾靜正民自不冤而庭有嘉石之鬪案絕鈎金之入至使十二城銅墨吏咸相戒持平毋干明允不數月而潭有淑問矣且夫國有祥刑無祥兵潭之苦兵也十餘年孑遺垂盡方當蹂躪之後訟獄繁起故善用兵者不能以兵止刑之毒而善用法者能以刑救兵之殘然則湖南之恃公如其恃督撫大將也何也　朝廷以一郡之理屬公非獻成不得上臺部故宥之執之惟公鑒治日罔治惟公衡以公志度之公之能救潭也必矣范文正歐陽文忠周

益公皆起家節幕而盡心平反之文亦如焚香讀書之事故其勛德爲世所宗而台衮上壽不期而合乃知古君子之爲法吏也蓋將得其意于經術収其報于名壽暢其事于富貴將相者豈偶然而已今年某月屆公懸弧之辰屆之守令長公簾屏去幣賂而獨乞言以侑觴當其引滿三爵旅進而祝之公復遜謝曰吾受大人教雖飲湘水思弗白也請以諸君之祝躋堂而告之乃知尊公先生者固潛德抱道椒蘭自芳往以薦辟授郡丞辭不拜世稱躬行不言如萬石

君者云噫嘻以公才性皎然而又承作忠之訓如此
公厚自樹耳名壽局有量哉

權明府壽序 己酉代

今上己酉秋同官王昊廬太史遊南嶽淹留湘東西軒輶采風物邑濟世之才如古循良者寓書於予曰項於湖南十數州郡聞治行最高無如寧之權公見其人亦皎然冰玉云未幾寧之諸君子以嘉平月當公懸弧之辰遞其政走幣徵予言爲壽予聞侯方強仕則侯非稱壽時也然而寧人之愛戴祝頌實未能已即不佞秉蘖抒好亦津津樂道之不復辭杜工部謂安得如元使君十數公落落參錯海内爲邦伯

令宰古今同心哉夫百工之職莫難于令倘其地又衝且貧上之所求與下之所供交紬焉雖飲冰茹蘗未必得志也蓋吏誠廉則難于見才吏誠才則難於見守矣潭之屬衡與貧孰如寧者今權侯宰此五年以冰雪爲心以風霜爲骨以雲日爲猷宇蕭然一堂一軒之中綜籌書如理圖史辨刑名如對鏡鑑剸繁劇如調琴瑟敷惠敎如匠鈞陶除垢弊衆糜墜如命盥櫛而挈裘領一切澄氣静息不假記室胥吏之助廉與才之聲不脛而走天下若班麟朱鳳人人得欵

爲希有也　今天子屢詔求愛養之道竊謂海內吏治當以寧鄉爲師然則由此致臺諫公卿已不待祝而士民喁喁欲祝公壽之無疆不爲過矣夫侯之必壽亦有三焉虞周之世皆以弃昌經曰至弃通於神明此平格之本也侯負至性篤事二人在官惟朝夕敬受太翁敎疏水承懽愛若嬰兒橋梓之間希聖賢爲俯仰則必壽者一伊呂救廢拯暴弃並期願詩曰緝熙于純嘏此介眉之徵也侯五年作令不貸一法而無盭法不徇一情而無窮情勤民之事恤民之命

常患予寧人以百世利者其德不朽則必壽者一夔岐伯以道治天下岐伯曰恬淡寡欲則眞氣從之此延年之要也侯不攜室家不邇聲色以香令之臺年安紫芝之獨處臨事沖然不形喜怒類得進者賦必壽者一侯今春秋鼎盛引翼方長其名與壽皆不可量如此諸君于稱于言以質于古人無不合者則以之奉觴權侯而并上壽於侯之太先生觀闕宮之什有進焉矣幸報王太史日君知人哉予亦竊附于知言

權封翁壽序

夫富貴福壽之事人人欲之而不可必得者也然父母之望其子與人子之欲致于父母者知其難而意嘗無已此其中有天焉而得之亦必有其道古人之言曰賢者貴仁者壽則聖賢不易之論也夫寧鄉權侯三原之名儁　今上三年奉　命作宰其爲政廉敏惇大不染纖塵矯然楚之祥鸞矣當其單騎赴官不攜眷屬獨以板輿奉太翁來侯溫栗端凝金玉其相居然公輔之器太翁則玄髯方瞳丰神奕奕如神

仙中人竹馬塡騰觀者堵墻嘖嘖稱氷淸玉剛篤生不偶迨受事而露然如春肅然如秋汪洋于頃如澄潭之鑑物至一切供具菲薄無取於民寔自信有二天矣然侯晨起侍太翁盥漱畢拜而後出其退食也拱立述一晝所爲政何太翁色喜而後就坐古人告天公告親此豈尋常堂搆之間也哉往者西陲用兵侯護運丁五百載星而行太翁秉其筦鑰稽覈內外罔不精嚴寧人安之若神君之庇我以是知侯之淸與端翁之義方也侯之慈與惠翁之仁育也侯之勤

與敏翁之無逸也侯之和與介翁之不競不絿也太翁卽蓀光守雌居然有富貴福壽之道矣且人子致身青雲綰符百里卽珍食錦衣以明祿養誰謂不宜而太翁益敦儉德命侯以蔬布承歡蕭然竹榻此又史冊中治譜所無也今　天子四年乙巳壽躋六袠辰届降嵩諸紳士思所以爲祝者侯天性介然往往郤僅僅避歌誦而不御無已乃徵予言以侑觴予曰甚哉有是乎若太翁之在鄉閭則太丘長者也其在庭闈則蘇眷山陳南城父子之間矣振衰敝之俗隆

古處之誼廸作忠之猷詒亢宗之穀權氏百世猶當壽呂其在太翁無疆之休豈區區靈椿大年所能比喻也哉諸君曰先生之言有徵矣吾侯眞賢者太翁眞仁者也從此二三十年間　朝廷于權公之門朝賜　璽書暮賜几杖天之已定其在是歟瀉水作優曇花香請和雲母一尊稱此言以爲二天壽

壽狄督學序代

今上十三禩丙申孟夏學使狄公晋命試郢公門肅霜壁立萬仞廿三日適與初度之辰會郤諸司一揖惟謹太守李公以下無可將乃始介潛史之言以壽之曰斗柄南而天下皆夏夏者天地之大寤也正陽中呂氣當巽離之交五帝用其德以治世勉勉修人倫之紀故曰陽主敎又曰南斗主國壽及公卿爵祿之位云甚矣風之貴南而爲　天子敎江漢者非光明俊偉不足當也狄公陶隣東南甲族才性絕塵往

于闈牘中定爲端勁知名之士榜下翕然稱快而陶隣深醇落穆若無所動於外者旣成進士官水部則所爲光明俊偉之器與世共見之矣　今上壽考作人特于諸曹愼遴督學非孤芳積力者不得進而君遂首稱旨適楚學政當代廟廊謂非君不可卽簡用之予喜而不寐蓋慶君之時與地遇也有數端焉往者外臺獨貴學憲然曹郎太守率以資遷耳今奉宸斷試曹署經史文別爲一選而翰林有才望者得間出視學如臺使例較淸華尤峻而此典自狄君始

壽歐陽雪崖六十序

國史氏曰士君子所期於世與世所期於士君子者何其無涯也治亂視乎數顯晦視乎時豐約視乎遇士君子亦安能取此無涯之欲而必于天乎哉然不恃世之長治而恃吾有以處亂不恃時之嘗顯而恃吾有以處晦不恃遇之恒豊而恃吾有以處約才性深焉道出乎其中是則無涯之義歟于生平疎落未能學道而意顧近之里中親串嘗同學而能用其大意者則無如雪崖歐陽子也雪崖美風度負儁爽之才又生長世家偫然若千尋玉樹于刺史公爲家孫於觀察公爲長子簉地無寒畯氣然而雖處豐巽雖豪華都雅望若王謝雪崖固恂恂恭謙未嘗以五陵裘馬之習易其經笥也予與雪崖內兄弟少年不賤同長昇平往往共研席而觀察公尤於我有人倫之鑒故歲時伏臘風月山川與雪崖稱莫逆矣於是雪崖爲文爲詩皆佳嘗從觀察公宦轍足跡半天下而揮金選具於東南之游尤壯諸名人壇坫中無不稱雪崖意氣者然過四十業不售自顧多佳兒遂怖情山水嘗攜滁涙閩以觴詠奉觀察公間用畫船載鶴皷圖書與名士浮於沱潛江湖之間襟懷散朗不可有二也未幾亂矣雪崖所藏書畫犀玉尊彝之玩悉委於兵火乃始息用世出而應軍使者聘總一綰參佐之倫爾知其時與數不可爲而遂返初服結廬乎先壠松柏之傍遣其長公賦出宰上事　新天子日孜孜好爲之壯祿養無所需也山中自課諸孫業郡邑大夫或相延見但飲醇酒不復苦世事而所弗能盡廢者儁友朋與絲竹之樂尚在焉如雪崖者庶幾善處亂與晦之時而又不以豊約異其雅好也是其才性異而不遠乎道者也今年五月四日乃遂當六袠之辰予與兄俱老矣每念觀察公喜以三蘇文教子弟而雪崖又最慕大蘇之風流然端明文章品詣貴重當時孜其六十乃謫居惠州寄榻僧舍徒慨然慕淵明之爲人而盡和其詩以見意則蘇公生平登大科上玉堂且不足當陶令之東籬北窗審矣今雪崖乃能高臥自適詠詩飲酒瞻松楸撫蘭玉秉燭夜遊日三春而起與良友掀髯而咲無所忌諱從此復

二三十年有淵明之高而無其貧無端明之厄而過其壽得天甚厚其樂日永吾自不及雪崖其如雪崖何哉戚里諸先生聞予言者大快請書屏以張之雪崖曰吾當爲諸君子一字一引滿

季太安人壽序

陶子曰幸甚哉咎菴季子之有今日也飽愍亂之憂歷艱危之苦處滄桑大變而卒能取冠帔爲養奉母夫人六袠諸君子競爲詩文以相慶矣頃有書自楚嶺來徵予言予益不勝忻喜也方搦管則又泫然不勝情何故咎菴之尊公創初先生予莫逆友也少時同爲名諸生同爲少傅楊脩齡公父子兄弟所獎拔者而創初又爲楊氏壻雖煢煢早孤往以坦腹之譽益進于學譚然稱風流才子二三十年間太母夫人

賦柏舟而忘劬其弟授遺經濟美又翕然稱孝友文章之士則楊安人賢孝力也安人世家淑媛而勤儉端靜如寒畯婦創初常傳經下帷恥言錙銖一切奉甘旨佐膏火之計皆安人任之創初或以讀書苦偶一揮金付酒鑪不忍逆其意獨惜公困場屋久常自和熊教咎菴而勸之從文弱相公行以西席參軍曰吾兄眞經濟人願子佐之可以報國無徒事一室也未幾逢亂而吾創初兄抗節以終天之報施吾甚疑之安人乃能保咎菴隱萬山中荼苦數年知咎菴才

必爲世用又聽仗策請謁歷涉蠶叢之險以求發抒先生之苦節而幸有今日季即固負應運之才安人則眞知輿之母也夫崑崙之水萬折而放于河崑崙之山萬里而峙爲嶽不坎壈泙渫而不能高且大也固矣季氏自芳巖公以理學紹蔣道林之休三世篠崙待發于咎菴則泙渫之放而爲河也且三世早失怙皆以母德集于蓼而冠帔祿養自太安人始則坎壈之峙而爲嶽也如是而母與子之名與壽並崙奢取于造物而天豈復能靳之哉季子幸勉焉樹忠猷

以大抒其家學旂常鐘鼎無不可致以奉母氏歡者彤管煒如當使劉初公之遺烈並著則吾所致疑於天者今輿肰無憾矣咎菴板輿奉母時試讀此文一過伺太安人顏色能爲解顏頷之否

王懷人博士五袠壽序代

古今文章之士名不歷而走四方者蓋亦多矣肰其人與文並足以垂千秋則代不過數君子爾夫此數君子者昔人所謂於山見泰岱之高於水見溟渤之大者也予生于魯岱海所習見竊嘗聞楚之衡岳洞庭尤奇思得一瞻覩以自壯久矣　今上躬親大政之明年戊申春予不佞敬奉　新天子命入楚祭告古炎帝虞舜之陵由漢陽至九疑凡二千里山川之奇者盡遇之而心所求之人與文足以當衡岳洞庭

者則無如懷人王先生云先生漢陽華胄少負異才廿餘年前與其仲氏以奇文樹幟海內嘖嘖稱二王予固嘗誦其文而知其名是常饋三墳五典九丘八索之書者所立言則光燄萬丈不可逼視也私意先生爲人必且巖峙海立高步而肆志者歟迨巳酉同舉見先生溫如玉虛如谷澄如淵厚如嶽備四時之氣而散六經之膏馥異哉先生猶龍矣今年夏秋之交往還長沙而懷人適爲郡博士日掬湘水滌研丹鉛百世之文四方從遊者以爲龍門而公坦肰道廣

苜蓿盤客嘗淸座間先生一言莫不以爲享大牢十日也然公所遇事一切以度勝之而與諸君子相勖者必于秋業矣去年督學使者來甚折節爭相訝也逆大中丞特建講堂選佳士日受教又謀建岳麓書院將奉先生爲山長如朱晦翁待南軒故事則又爭相慶也予因得詣講堂登岳麓與諸子論當世之文與人無如王先生者曰予時探金簡于岣嶁之峰聽簫韶於琯巖之下邈然古矣而未若諸子遊先生之門親炙其德輝而聞其議論也諸子曰誠如公言但明主在上公等在廟廊而不卽召爲侍從備顧問何也予頃見岳之壇松者矣托之以嶔崎沃之以雲霞堅之以霜雪十尺而上則麟鬣羽葆具龍鸞之姿久而參天與岳齊勢天意所蓄豈若朝槿之旦夕哉且世所稱爲蓬萊道山者何地也先生惟不亟爲顯官始得畢力于經濟性命之學今　天子徵求良史用副諭息吾知含先生無足當之者矣且其兩郎君亭亭玉樹佁子孟穀尤殊才絕慧弱冠登壇似其麟鬣羽葆則又與龍鸞也彼著所以酬先生者蓋無壹矣

諸子喜曰淸秋某日先生設帨之辰也請錄此以侑鱣堂之爵

榮木堂文集卷之五

楚長沙陶汝鼐燮友著

男之典 輯

孫 炌 煌 緒 錄

志序 長沙府志

沿革譜序

夫君子法地不遷則能因時制地長沙三代以上弗可考矣禹貢屬荆秦漢間始開郡縣跨地千里厥後析置不常分而為零陵為衡陽郡邑之設幾數倍秦

漢然地廣而民弱以忠信約之可與衛朝廷以奸雄乘之可與成竊據有常主無常治若從壁上觀吁世亦多變也哉爰歷書之以著運會之次列離合之迹俾世攷鏡焉

星野述序

機祥考驗因地分天德稽所召非遠實邇故君子觀象庶民惟星保章氏之所司不可誣也長沙一宿獨先麗於天則又非特星土之分而已士生其間對此光岳而曰吾郡獨在象緯中蒞吾土者亦曰吾治獨在象緯中肯自菲薄哉

鼎定紀序

志所以稽古也將取以為今之鏡其在 昭代者如初曙日爬魄在前難與爭光矣雖然正其始而後能執其中昔不敢不恃也古長沙雄長南服易治而難亂裒然文獻郡矣迨明之季諸大夫謬恃以為堅壘而受四方之兵荆棘生焉孑遺如寄惟天祚 清統壹中夏 王師所至即克耆定之烈懋哉記其奉正朔也自順治四年始謹書曰丁亥春兵譁於羅子郡

不守三月 清師入遂定長沙仍為長沙府隸州縣十二制如舊

開藩紀序

易序乾坤至泰而中次經綸之屯曰建侯次永貞之比曰建國開濟之氣象備矣長沙郡於秦國於漢古所稱大都會也蓋厥象惟星厥水維湘厥山維嶽之麓天地之綿絡固在焉粵稽哲王代有封建若觀察郡守以上更假大臣旄節以撫鎮之彰厥有常吉哉然未有分藩陳臬如今日之盛者也 清興聖作考

憲邦隆應運偉人迭爲邦憲康熙癸亥一上采廷臣議永以長沙駐大中丞節鉞又復　采內外臺史議分設藩臬專轄湖南兩年之間並增公府屹然與鄂城對峙百度維新於彖爲泰蓋若千百年來古人意智之所不及一旦創爲將垂百代茲徽惠大中丞周公精思定力不牽泥古今謀乃斷斷乃成賈長沙所謂長久治安之策歟

專鎮紀序

聖王之定天下也莫不監於成憲矣然道濟而知周則三代治不相襲也故制莫良於達變古湘州方面率用刺史明中葉始增監司若大臣節鎮不常設末季以黔蜀孫皆有警特設沅撫單制黔楚之間以長荊常爲三幕府因時移節亦無定所　清興率由舊章初卽駐長以　王師將入黔時移駐沅陵居中調度然吏民遐遠罕得見旌節言事或主者欲爲吏民奏論往復勘驗輒復後時[illegible]邪　今上采部科督撫議分定職掌永駐長沙又恩傳書期會與轉運之險阻而特設藩伯憲長協鎮轄七郡二州事以專聽於幕府所稱殿　天子之邦蓋第一大政云

地里志序

龍門扶風古良史也因始作地里志考方輿者率踵此矣長沙楚名郡地方千里山川之勝疆域之限民數之等如井大春不可以日睫盡也志焉而俾師帥者覽方雜謠俗考其扼塞思其變遷以知其注厝控御之方則我疆我里民胥有宇夫是之謂祖識地德

封建志序

古封建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衰微也嗚呼可以觀世變矣黃虞不具論漢與獨王異姓一人國長沙而吳芮忠著令甲定王之爵實基中興偉哉由晉而下代有封建其事多不足書若明與定封諸王制皆同姓然但守藩服不與政使吏治其國仁至義盡此法垂百世可矣迨至水德遷周天心去漢雖齊魯之功德東平河間之禮樂無以長世而亢宗吁可畏也故長沙始封潭封谷俱絕至吉國篤仁義率上

法以蕃衛天子者蓋數世豈得非謨烈之盛哉爰作古今封建譜而詳其近代如史例

職官年表序

詩稱文武憲邦古難其人哉方伯連帥而下咸保釐相資者矣考前代特用宰相卿貳出而建牙皆便宜假節不常設也若 國朝創制則今之潭猶夫楚之鄂矣於都哉貞憲考度自今更始其自大中丞涖吾土者職要職詳若一垣之象緯相燦焫則無弗燭也若一家之鄉長相承正則無弗正也舉而志之燦者或有光顯之緒承者咸有榱棟之任則人鏡亦具是矣請首志歷代使相部院次藩臬次郡縣若藩臬之屬鄂之屬縣之條使姓名附焉

方面憲制序

唐沿漢制邊鎮置八節度外任之重無比至德以後天下用兵刺史亦得兼之矣宋循掌故則節度兼觀察諸使又嘗以州刺史長史為節度觀察蓋節度安撫不嘗設無定員而觀察宜撫參用武人並稱方面與專任牧守者異矣今區別彙紀巡守並領一道末季復以部議設湖南督學咸以才望臺省郎及名郡守為之視古為節憲有專勅焉蓋俯仰千百年間如蔭其樹下何必峴山石獨為感人哉

州邑職序

夫郡縣非古而今之民猶夫三代也州邑長則視古子男矣得百里而君之謂不足行志乎然為撫為虐雖千百載下尚有能舉其姓字者若乃兼屬分猷備司典教共以佐守令宜民人一也桓僮毀服李丞正冠且錚錚庶職中載在簡冊而况龔黃卓魯哉高山景行我思古人後此者覽焉毋鳴琴而目送飛鴻也

選舉年表序

古聖人治天下則選舉為最重云然三代以下六經與三物並進所謂吏治者或不盡由選舉也所謂名將相大臣者或不盡由選舉也故舉之途日廣而選之法日變屢變而不能不試以言選言者公立言者貴則道法具在矣又何名臣良吏之不出於此哉君子曰未嘗不欲仕也惡不由其道故選舉志焉

歸附紀序

世之所以亂者英雄與盜賊並起而未能卒定也真
天子在上而定矣然而英雄盜賊之得失在順逆先
後之間爾收英雄者先服其心收盜賊者先奪其氣
盛德在上而機權在將相有道焉御之而後可以永
清也明之末長沙受兵禍最久民孱且貧然　國朝
一統之業實由開鎮於潭以竟滇黔萬里之功其歸
誠者率詣軍門斷璧而後送之　闕下則對揚休命
潭與有靈焉而況亦有潭之人謬荷　國恩者請另
紀之以示勸或曰非例也然則志長沙五代者於馬
氏之始終可無述乎

宦澤志序

志名宦者志其名復志其實唐人作公府題名記名
史之例也實則史之列傳矣名者敘書也自大僚而
卑散椽若諸曹實者特書也由忠畧而政教則炳然
若旂常之間焉長沙自漢以下分曹而志之代得若
而人職得若而人是名也民之不諠施於後世矣製
一器者猶有師而況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乎覽此者
景行焉毋曰官蘧廬也哉

名節鎮新列傳序

夫勘定之與綏猷也功德同而勘定者難為德開濟
之與又安也懷濟同而開濟者難為懷若能於勘定
之時成開濟之業以報　天子而又能為　天子撫
此一方民卵翼而生全之其功實在　社稷鐘鼎旂
常記之者斷炳矣然而畏壘之祝久而益思則靈麓
江潭與之俱永後之牿吾土者芳躅具在當令史不
絕書固潭之慶也亦邦家之光也歟

循吏新傳序

開國之初為守令者極難而令之難數倍於郡其臨
之者鷹揚也撫之者駭獸也有網如荼有芬如絲而
欲堅白以行其間其孰與之得二三良牧焉其必非
得志而去者矣然見在例不立傳采州邑志已傳而
尤卓者且其人往矣故書

人物忠節彙序

忠者人臣之幹也不幸而以節見則磊砢困於霜霰
矣後世論其事而予其人非英分則雄分也為臣則
表忠焉特矣若夫不在事而勇於殉義者曰志士哉

忠之屬也夫

人物孝友彙序

志品誼而先孝友者百行原於此矣噫嘻惟此一事貴賤窮達咸可自盡然往往得之蔬水失之鍾釜何哉故能隨分自盡者雖公卿士庶得並傳也仲尼特作孝經意固如此若夫行誼文學士君子砥躬敬業各有所就以自樹則非拔俗者不與焉雖循志例洲為彙豈曰優曾閔而劣游夏哉

新賦役志序

田賦之法雖堯舜未能卒定也禹平九州別九等而始復於帝曰咸則三壤咸賦中邦萬世平成率由此矣然荊州厥田下中厥賦上下蓋視九州僅為第八而賦居第三楚之賦重古已識之若稽夫明全楚糧一百萬長沙居五十八萬則稱重極矣賦重則役因之然且一郡之中田同而賦異賦同而則異賦與則同而徭役異往往加增代編為湖北諸強郡所堅支胥為奸卒不得懇長之困詘在神廟末年已然而況兵燹數十年之後乎　國初荷　朝廷蠲貸除荒糧十分之四民之更生亦何啻堯舜在上矣但生聚未久而寥寥力田之子租有常而庸無常租庸有例而科斂無例雖懸墾田之令徒以文應也今幸督撫兩臺以分藩請以丈田不擾請民瘼親切版圖燦然渾之平成宜在今日矣然賦額視昔較儉而輸將尚不給蓋戶口之登耗金粟之死生雨暘之若弗若有不能不聽於天者今臺與藩實式臨之民敢有匿情哉謹遵全書勒為新志於其蠲也徵　皇仁焉於其墾也徵民艱焉於其文與實也徵吏治焉幸勿謂謬額

[illegible]蠲歲徵糧已三十[illegible]足當他省之半誠能格遵經制休養元元十年生聚寧復止此詩曰爾土宇版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百神爾主矣其敬念哉

民屯紀序

克國金城之役屯於邊者多矣若荊襄江鄂之屯則自宋南渡始有之然領於外司農以賦其州之畢而國事日棘矣明之衛軍衛田與此法同別裁掌故伏覩清與十二年[illegible]飾長沙念民田蕪廢者十之六

七奏請給牛種開墾歲徵米賑其軍六年後奏歸於
民合計所輸米以準其牛本不復問　上報可朕實
增歲額十餘萬上足國而下寬窮黎沾被子遺最爲
功德公疏所謂　皇仁淪肌浹髓者也今　朝廷欲
求墾田而無勒民虛報之弊當師此意行之則成法
具在

食貨志序

史例志食貨非以侈富也曰天之所生地之所墟人
之所力止此也故富國貧國不同制人滿土滿不同
時則生與墟之盈縮烏乎定自昔物產儉而取奢矣
以今觀昔天嗇施歟地屯膏歟人竭澤歟君子亟不
患爲之所也則寄生之國也夫

學校志序

國家不可一日無文則士不可一日無學郡縣鄉社
咸有校莫隆于明制矣明初用文學行誼士爲學官
致咸而召爲翰林臺省故子弟之所就日盛而自待
尊非若後之靡二也何也古之敎也師人後之敎也
師於人是以去三代遠矣雖朕猶幸其制甚備也君
子感子衿之什而思蔚爲菁莪則人與地具在

新學校志序

古之敎養出於一則才德合焉官師子弟處百世之
下而可與爲三代者學校而已故三代並崇學而周
獨壽考作人卜世卜年氣象定於此哉古潭在宋元
間興學爲尤盛其時固賢師帥者力焉今　朝廷開
國首　詔簡師儒嚴進取周之士貴矣朕養之之道
安在所望師帥者登其堂考其鐘鼓而作新之潭滋
幸矣哉

正祀紀序

先輩曰志正祀坊濫也雖朕敬天勤民之體寓焉矣
天子祭百神諸侯在其地者則祭之守令古諸侯也
肅其壝辨其社崇其原廟六宗四類幽禜有時所以
奉　天子命爲斯民祈報耳言乎澤則豈嘉生者也
言乎德則立蒸民者也言乎道則廸率彝者也言乎
神則揭日月作風雷者也如是夫臨汝矣而尚有武
心焉烏覩所爲勤民哉故君子謹焉

新兵防制序

[illegible]文集　卷之五　志序

五材之用誰能去兵千里之封必將畜衛君子思其以衛民者擾民也故策兵者先策制　清興治兵最嚴師出以律非前代所能凡擬今海內寧謐放馬投戈兵似無所用之亦庶幾措之安則安耳易之於泰也戒復隍于萃也除戒器則溝壘之險鎧仗之藏兵屯之規當具有成憲當事者欲懲前而毖後則必於無事之日矣

衛制志序

三代以來未嘗忘亂也然當郡縣而銷鋒鏑秦則卽鹿無虞選守令而策兵屯漢豈治之馬上古今得失具於此矣明制改元師府爲衛置屯以蓄兵實置兵以衛民也故衛之長與郡之長秩相若而以勛舊之裔世祿於其鄉長以下凡四級而職事有差綦重矣其後承平久紈袴之子至不能執殳負國何如哉然而非制之失也　清與文武兼資汰其冗弊則更有長治久安之法在

志餘逸事序

四時不能不遞代也然而秋冬之際殊難爲後故君子讀書至牧誓讀詩至黍離未有不慄然而思肅然而悲者蓋時當喪亂風雨瀰天其人與事往往散見於稗野之林而史多逸焉非史之闕也其人多雜進其事多權宜一二奇節之士蹇蹇而無補於彌留則疑焉闕焉而不敢書者勢使然也然海陵有孤宋年猶紀韓通無傳歐史貽譏今之視昔豈能無異論哉且古今正閏統不中絕　聖代方博求草野之言以佐信史雖奸雄盜賊亦將有述況非其倫者乎敢竊比野史而系偏方之事曰志餘以備攈採焉

勝蹟志序

議長沙之勝者循瀟湘岳麓而臨洞庭則八景之靈不能自匿於混沌矣然而磅礴於州邑者山各有宗水經注不能盡蓋千峰萬壑競秀爭流其中聖賢之遺蹟仙佛之栖神才子名公之眺詠嘗使煙雲巖岫多與八景齊觀殆天授非人力也若夫蘭亭梓澤之屬代有盛衰則山川之貺存乎人而思託於翰墨矣

方外紀序

紀方外者彼遊方之外而吾範之於道之中也二氏

之學易從而難就樂縱而畏拘故其於世也少成而多敗聖人出而度之有數庇之有廬莅之有紀綱寵之有謚號繩之以禪律邪正所以護二氏者至矣故彼法亦有聖曰佛曰仙釋之部曰報四恩道之部曰淨明忠孝亦將取吾道以自衛故其書亘古不能火也若夫魔外之相亂稗販之相詡金粟之相糜如今日在彼法亦竊憂之矣志所以示範也亦曰善護者非法不護

藝文錄序

禹碑七十二字顯三代久秘之書湘靈二十五絃存千載無聲之響通九歌作於玉笥可取而續經六子聚於名山則因之正學江之承矣文在茲乎志所以終之以選言也蓋冊府詞壇並耶雲漢西園東璧旁及風謠作不必皆潭人也所言者事必潭事地必潭地也雖潭人之言無關於潭者弗取焉庶幾墨池文塚之餘芳生香不斷考亭西山之遺澤道映常存爾不暇悉文瀾而崇情岳也

星野志序

通史氏曰扶輿淸淑之氣其鍾於人也不偶矣然晝野分州參符辰象則徵應實繫之而且支應厥宿民惟厥星士占厥珠璧則幸而當玉衡之次者凡在郡邑淸淑鍾焉亦何以荅光嶽覘其思之矣

沿革志序

通史氏曰讀禹貢荊及衡陽之文而知湘之服古也三代以來漸被聲教矣迄秦漢而郡縣之漢季析益

陽去郡百里而近猶劇邑也其後雖隸潭隸衡稱新康龍喜不一而邑必不可廢於職方豈不甚要哉攷國史可槩見也

疆域志序

通史氏曰縣令視古子男則百里非儉矣寧邑延袤二百里不既侈乎然三面要衝背負梅山之險其衡也奔命其險也伏戎往昔生齒緐庶尚憂土滿今子遺寥寥所在荊棘經界糜而治畧疎四境之民猶寄生也然則我疆我理職思其居與衛休息又險作要

計將安出哉凡此二百里間惟賢者目營而心周之俾還舊觀焉可矣

建置志序

逋史氏曰一邑之内何多制也有公府之制焉公府之内又種種矣有城郭之制焉城郭之外又種種矣傍吏衛民不備不可以為邑然非百年休養之力弗備也寧治自宋開寶時移置玉潭鎮始極衙而地當溦山之間不可以城致明隆萬間綦庶富矣而邑所當作罔不舉獨溝壘闕焉厥後亂起詔州縣無城者

增築之又不得請公帑雖直指責長令甚急僅百餘版止矣因非徒置其地請水衡錢不可嗚呼兵燹以來邑既鞠為茂草順治十一年蔣侯來始復有官師之舍闤闠之居柴柵虎落之衞是再造也當特書然視昔十不得一倘後此者將循故蹟而求之思還其盛不可不紀也

學校志序

逋史氏曰於戲學校之制未有盛於前代者也五步之内實生芳草然澤之必有其宮列辟崇儒久而大備矣若之何戮學之相長也名焉爾几杖之相敬也貌焉爾文章德業之相競也勢利焉爾士惡乎學哉雖然有其地矣嚴君平之卜肆言忠孝而有餘漢成都之講堂閱兵燹而猶在况橋門璧沼之盛乎跡其興廢盛衰係之寧學蓋幾應矣得良牧而與焉則英人輩出抗前修可也

風俗志序

逋史氏曰潭水清深潙水芳冽靈麓大嶽咸在潭西以邑視郡厚或過之然古長沙土風銘述漢晉之忠

貞方齊魯之儒行寧將無同而况漸於南軒文定之餘緒者乎然民以雜處而習變士當侮亂而氣衰數十年間敝亦甚矣又何訝乎忠信之式微疇匡正之曰古之遺直

食貨志序

逋史氏曰潙水決三湘之間蘭茝所生地非不毛也秔稻所植樹非不嘉也然而土瘠民稀糞田不足粒食而外無他產乃包匭之獻若乞緜鮫人求漿鄰女樵背而負罏歲破幾中人產而尚不在輓輸之數則

不堪役山田磽确塲而易瘁長沙賦大率五倍楚諸
郡而寧田中下厥賦上上田下下厥賦上中視他縣
尤重則不堪賦今賦視昔十之一民視昔二十之一
役視昔過之且中下之農幾何遵奪其一力奪其二
工奪其三四而則壤省耕之意荒矣今　朝廷下令
清丈版圖維新撫此凋殘彰其嘉惠若爲稼於湯之
世而微一溉也書曰任土作貢易曰二簋可用享須
乎益歟請陳今昔之變而觀之

職官表序

遹史氏曰天子之吏曰命官百工所司曰職事一邑
之內有政有教令以下厥職隸焉然不奉天子命不
得相治不相治則爾我耳一命而父母師保之恭重
矣弗循其職罔有令名毋曰官傳舍也古今官此者
姓氏爵里咸紀焉則其爲政之臧否得失可指而數
也故善鏡者以人爲鑒

崇祀志序

遹史氏曰祭之義古矣縣令視古列侯置社稷崇德
報功之典令專之然不敢私也植天常焉表人紀焉
於是乎在故漢祀大牢獨仲尼萬世爲土秋坊非鬼
僭佐員數廟不焚則明德惟馨以是折衷焉可矣然
考吾寧廟社之制在神宗中葉爲盛固滇南沈公力
也今兩廡及文昌南軒諸祠且廢雖舊志圖繪可刪
而其制終不可泯念之哉

名勝志序

遹史氏曰湖以南所不足者非山水也嶽身蜿蜒千
里州邑絡其中莫不峰峙泉流高澄茂密松嶺稻畦
翠可攬擷矣寧邑諸山由衡嶽歷梅山而下又武陵
雲霞遥邈數百里自西北來會玉几爲縣飛冕爲學
南北對峙溪貫其中瀉水從西南來東遶其治南注
於湘有源從香巖巖出江水承其芳洌司馬頭陀所
謂優鉢羅華香也賦山江緑流澄潭見庶人清文而
多貧仕宦鮮墨敗者則亦山川覭其志行也歟
余嘗遊錢塘六橋見山川清麗樓觀鮮澄仕宦其
間都如仙吏而況有若白蘇兩公之風流也遊其
過秀州煙雨淞郡龍潭則身然笑矣登嶽岫林泉
足賚貪賞而率不在城隅襟袖之間古稱山水縣

豈易得哉吾邑山城也溪引其中學舍據鳳山而下臨清沼巋然出人煙外俯瞰闤闠矣滇南沈敏衡於黌宮制甚飭其遂爲八景也因因其勝然莫爲之前則良吏可懷也嗟哉幾三十年無復舊觀矣刪略其敘且選諸公詠以系之俾後起者將有感於斯文有書諸景選詠後附錄

宦澤志序

逋史氏曰明之季何峴山之碑桐鄉之祠之多也吏治衰則急於安民功令嚴則易於見德也然神廟以

後考催科矣而能用寬文章略矣而能守廉格召亂矣而能匡正有一於此亦復見思豈必與召伯齊蔭單父均莅哉若夫橫經秉鐸振響尤難倘文章行誼不減蘇湖則風而江山尚懷盧鄭雖甘棠伐而子衿傷志乘所書猶俎豆也

人物志序

逋史氏曰古今人物如鄒魯無論矣若譙僻陋也新安山邑也瓊崖海外也今皆聲施無窮天之篤生偉人豈擇地哉然而鑛金璞玉生之必識其鄉雪白薦蕪久矣或埋於塋則非表章者力誰歟徵文獻於寧先達固落落不數致通顯然自宋迄今代有賢逋哲志班班可考今蹤其事而增之竊欲畀富貴而詳雍穆之行抑文藻而申月旦之評若夫奇節幽貞卽復賤微亦闡奬好倘悖史采焉或可以爲樹風聲表疆里者之助也

災祥志序

逋史氏曰休明之世祥不勝書也謹書災悖亂之世災亦不勝書也故沾沾書祥焉嗚呼可以覩世變矣

然鎸鄒莫悸於志實沈嗣伯莫烈於橫醴泉芝艸慶雲器車莫瑞於忠孝一邑之內人和政平弗亂弗濱妖不勝德德不倖福則君子反經無忘乎戒懼爾已

方外志序

逋史氏曰層城閬風之巍峩光音淨樂之瑰麗不可知矣然稽玄釋二部則百倍六經學者目不涉其藩而動相詆斥豈惟未涉二氏卽唐宋以來諸大家書未嘗讀也若夫樓觀精藍每專名勝古人施其心力護彼山川者矣矧兵人中原浮圖法盛先輩謂是大

養游院亦自有理然則諸方上座率揚忠孝以爲佛種而吾儒闕焉幾何其不相笑也然則吾儒當以二氏法受孔子戒即以孔子戒護二氏法道在是矣豈惟輔王法之不逮哉

藝文志序

迪史氏曰縱横入索之書鼓吹六經之字則離爲天目言是心聲文章何可少也哉至人必文至文必傳若夫學人才子之製則傳不傳有數雖然昔人云范蔚宗著後漢書其妻不勝珠翠其母惟薪樵一厨於家如此不得謂之有文斯言誠褊也邑先輩實藝行誼山齋公以下不乏作者惜兵燹蕩焚集皆不傳舊志僅載其目人收一二篇可慨也已今特蒐詞賦碑版之文裨之夫大雅之言猶鐘鼓也俾後起者得而考擊焉可毋向雲峰石柱間作錚錚細響矣若宋儒南軒先生而下備載在外篇者得並錄

楚長沙陶汝鼐燮友父著

男之典 之采 之翼編

孫 炌 煊 熔錄

記

鼎建白雲閣記 崇禎癸酉代座師錢太史作

虞夏以來中國之大莫過于今日矣然名嶽大湖率不逾五楚于嶽得其一于湖得其二山川之雄秀甲天下焉而樓閣稱是則黃鶴岳陽並以仙靈著然[illegible]樓之構特奇非意匠所及中原莫與爭勝故上觀千載雖王侯將相賢達之士迭興未聞能措一息於其間以與斯樓敵也蓋呑吐江漢之靈表裏嵾衡之鎮久矣絕附而鮮儷矣今皇上六年癸酉大比士予奉命典楚闈適侍御朱公按楚之明年武昌乃復有白雲閣巋然與鶴樓並峙追古所未有創之自朱公始公爲諫官讜言正色常念邊鄙多事國用詘於熹廟之弊政多所論止此曷爲而創也楚地延袤數千里新增餉數十萬吏民交困而公受命察吏風霜皎如嶽上辨兼霽然聖書欲以賦先殿宸倘思所以涇叙之紓楚民困而上釋天子憂使吏治不雜極難故聰馬所至罷一切游觀宴饗之文此曷爲而創也公初持斧至進博士弟子而詢之曰鄂南紀之會風之首也昔人文最盛而今稍落其故安在博士弟子言人人殊爰吝于江夏相公公曰形家言楚王開藩城東隆準之子孫甚繁邸第樓臺緣後山而起者鱗次卒祥多背所無毋乃欹重乎公頷其言常閱城睥睨周覽循方城之脊卒然蜿蜒而數黃鶴若鱗角然斗母

宮聳飛直掖之則廿年中給事段公崇黃老之教而作公曰翼之矣而折其右可乎法宜補然未敢輕營稽以疲擾吾人也今楚之吏既察而民既安矣兵荒水旱之狀幸不見告同時之撫鎮藩臬皆賢者是山川之相然也迺謀建閣以張之度地得仙棗石鏡鶴樓之間枕峰瞰江[illegible]地如掌飛濤送青繡錯綿邈平遠者咸會于此或曰是漢魏間湧月臺故址也爰捐贖鍰若干陶甓選材擇能吏而董之費數千緡役者千指無損於民而建閣二重壯且麗下爲堂五楹軒

坍可十畝石欄嘉樹周焉閣中奉文昌君吏上刻同仙乘鶴之像拔羽衣吹笛雲氣冉冉動雖軒楹堂廡山水周遭與鶴樓所受之風濤雲樹樓觀人煙洲嶼檣帆之景皆同而向背界異所處高極縹緲之聯爲尤遠登悠悠千載者闕其靈以有待至於公始能以其意舉而實之耶然工未竣侍御當監關輿予華交趾受事既放榜得雋者九十六人登歌之日閣亦落成而武昌獲雋者倍疇昔新恩舉宗室一人適在鄂乃信公之扶雲漢起衰文也將作劭靈焉而其不爲登臨游讌之勝也審矣夫鶴樓亘古無對今乃爭妍並美樓體圓而閣方樓境寬而閣靜樓製雕奇而閣大雅若嶽之副嶽而湖之表江也蓋侍御才弘氣漢能爲非常之原者類如此而又惓惓以後起益奇之事望楚人士使知古人所爲極盛而難繼者可勉也是役也始初夏竣清秋佳辰九日公乃讌予與吏垣張公某于閣明日進新雋之士能詩者咸賦焉而屬予爲之記

重建淥江橋記

萍江水東于華峰泙漭而入醴陵澄且碧綠淨不可唾紫白石粲粲可數大略似臨淮與藍田橋下水而清徹見底爲異如是數十里統治而出放于湘潭故獨稱淥江云然縣且以醴泉得名醴泉者古聖徵也無所源而出其偶出也與景星慶雲器車甘露之祥同今泉不可得而一江色味若流醴醽醁之沖然豈其斯泉之滲漸耶縣無城墉官民廬合夾江而居中通一梁治在江以東而闤闠在西者繁且盛是昏曉之所奔會也南雲接江嶺之衝衝諸侯玉與朱陵謁者道所出是輪蹄之所絡繹也而山森秀青影落縣庭唐李衛公祠紅拂墓在焉則又遊覽之所登陟也然古淥江橋久洳但恃小舠往來春夏暴漲兩山勢欲合而水怒悉流不受楲往往覆溺歌公無渡河豈醴泉之變遂至此耶抑士大夫未能思所以濟之之術耶舊令朱某常請諸當事曰淥江橋宜亟復計將作徒役之費千緡非公帑不可屢不報因循廿餘年今上辛未滇南朱君東宰是邦惇大廉敏有古循良

風詢邑之利害則士民首以橋爲請公毅然任之吏如故事具牒進公曰令事耳少需之又明年公既得上考將報績乃捐俸百金爲倡矢無擾民無所擿罰而父老子弟翕然助劉生茶素俠氣好施起而任其事焉謀于筮筮從乃伐礱巖之石庀輪囷之材舂其舊址爲墩者九上施梯棧廣二十餘尺長二十餘丈爲亭十數楹陶甓甃之左右置欄楯加丹堊長虹卧波翼然若宇工浩費侈如驛五丁而人不勞僅一年竣矣於是君平之簾波斯之肆陳焉上湘漁之舟江

估之帆出其下軒者乘者趨者談者謳者坐卧者比肩接踵如走康衢或雨潦濤忌且倚闌而玩觴之不知何以昔險而今夷也噫昔險而今夷者賢令力爾夫寧棠競渡過河而舍筏者朝夕也輿梁徒杠虹見而考工者歲月也砥狂瀾濟大川舉非常而民不驚者百世也朝夕者小人之事歲月者有司之事百世者大君子之事朱君能其職而宜其民信而後勞誠而後動垂百年而始見之則醴之有令猶昔之有泉也乎何也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覘于橋而可知

也請書襄事者名與落成之歲月於石

增修廟灣諸堤記 酉神鄉帖作

五行之力足以撼天地者惟水而已玄圭底績以後
世輒患河史稱發卒數萬金鈔數十萬不絕書顧东
一及江豈古今事殊不知澤國之憂後世如此耶河
水患決雖歲有役而決亦非皆江水至春夏必泛歲
或至再井川廬舍率將恃堤垸以爲命耳而又非有
大監作如司空御史大夫之重也非有朝廷歲發之
帑儲也徒使民間皇皇竭汗血以與水爭荆之受漢
也是矣而沱潛爲寢甚且在兵燹之餘諸堤久不治

井田廬舍廢過半歲洊饑 朝廷憫然念之可督撫
兩臺奏荆安二郡之要害咸堤焉而以郢郡丞馬公
董其事公廉敏彊幹聲素著 天子詔以方面用之
然督撫監司太守俱以是役強畱公公殫悉心力不
避勞怨暴露風日寢蘧食蔬與役作之徒同苦民用
是勸役用是勤工寢浩者關廟三堤也公手口搚瘁
與吏民約塡沉壁之虛以松易淇閣之楗以石哀蛾
沙之疏以壚登登腴腴荷畚鍤而相杵者合五屬之
卒幾千人越二年而工竣工之費當十數萬民所輸

僅三萬而就視昔高數十尺廣倍之蓋廉與敏之効
也如此昔西門豹發民鑿十二渠當時民煩苦不欲
也豹曰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
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皆得水利民人
給足其後長吏欲復合三渠而鄴父老不肯聽以爲
西門君所爲百世利也公用廉立威誠如西門君而
郢之父老子弟咸旦夕荷公賜未嘗有所患苦則又
過之矣公曰艱哉民之患苦實不能無然工既就不
可謂無益於 朝廷無利於百姓然某何能爲是役

也斷乃成 天子之賜也謀乃成督撫臺使者之賜
也省乃成監司太守之賜也疏乃成同寅五郡邑之
長令賜也乃乞予書之以勒于關夫子之庭於戲公
郢日當去此爲方面矣國家河渠一書將自公等始
豈獨功名所繇立而已哉公諱某字某

鼎建寧鄉學明倫堂記

某官某記曰潭郡之西首邑曰寧萬里日邊繇是而遠其地山川清淑人士膚敏古所稱被胡文定春秋之學者也 今上定鼎中原剪潭荊榛師之所處寧亦瘴人菁莪廢而爲子衿久矣前年燕都蔣君奉命作宰愷悌廉平敏於庶績修舉廢墜而挈綱領初下車謁 孔子廟諸生揖而升考鐘鼓之堂則兎葵燕麥間敷座露下爾君慨肰顧幣士弟子曰是豈非學文定之士所與尊經論道者乎忝爲長吏敢不圖之

閱數月建縣治成明季復捐貲建明倫堂諸生庇其宇輟耒而助者千指堂成請予爲記夫古之爲政者先養而後教先德而後刑三代以下漢師其意以爲吏宋師其意以爲儒故漢吏治最盛宋經術獨醇人治之大綱常而已夫五典克從驗若飲食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人人能也後世乃以忠孝爲奇節繇不明故不行耳倘使因馬隊爲講肆責虎賁而授經則漢宋之瞖尚未可復何况三代哉蔣君世家國士才性都雅能以經術飾吏治宜於興學育行惓惓焉竊詩大師在潭哀鴻甫集簿書羽檄方塡委于庭而君能輕裘緩帶措意于此雖古良牧無讓矣昔安定教湖州業成天子以其法詔海內郡縣行之事邁前古攷其時賓滕胡兩公相繼爲郡置學宮增弟子員尊禮瑗爲之師雖桃李不言而爲國樹人之心已及于天下今蔣君撫我子遺獨先諸縣爲學寧之士亦燕燕輩起作其朝氣奮彼思皇則登其堂考其鐘鼓欲不致殄於綱常之事不可得也倘多士州寧之學以升于朝國家州寧之術以惠于天下舉八元敷五教

由此其選矣肰蔣君治行循卓不久當召則不佞幸爲寧之政觀厥成於寧之學觀厥始也始事必有記焉今 朝廷求循良與求賢良並亟一旦舉春秋之學如平津江都者寧士必悉抒所懷以副 天子問俾人與堂俱聲施無窮昜哉是後也鳩工于丙申八月迄十一月竣爲堂三楹庫廚二房翼之高廣視昔鐘鼓具焉又以名宦鄉賢二祠在宮墻外非制采諸輿論將移建戟門左右且覘積明倫堂成凡公所爲皆當不朽也君諱應泰號彙征都門人

寧鄉縣重修宣聖廟記 康熙庚申代

正學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孔子之宮一而釋老之宮百議者憂之予竊謂惟其一而後知吾道之至大也何也仲尼日月也顏曾諸大賢五緯也衆星得日之餘而傳月以爲光二氏之乍明乍滅于其亘者其繁星乎故國學 天子主之郡縣學守令主之釋菜之禮大成之樂祭則受福無貳爾心此其地至重矣倘奉朝廷命司牧一方而於闕里之庭曠焉弗修何異褻三光而怠五行也哉吾閩潮之南而寧宰穆公以廉惠勤於政介然特立歷七八年西宇不移寔有志於聖賢之學者寧固有文廟如湯沐邑 國朝底定之初寧衛殘罷困誠如滌場學僅大成殿尚在雖主者間有塗飾一具狀幕府修故寧耳而黜廟日益甚山雨暴至潦浸其堂兩廡鞠爲茂草致春秋無分獻禮侯下車惻然不安亟謀將作然西山之役與民不堪命拊循與咻弗暇也 今上人和年豊彈琴而治與博士弟子議先葺大成殿捐貲爲倡選材陶瓦集匠石偹作之徒屬耆民而董之數月而易其榱棟新其翬華藻其栱桷而黝其環堵加丹堊焉明年建兩廡東西各六楹以中一室祀諸先賢虛其左右爲諸生肄業之舍廡以外左爲庫貯祭器右爲厨供庖湢戟門櫺星咸與改觀於是廟宇之峻潔籩豆之靜嘉秩如而未嘗有纖毫損於民幾微動於色難矣哉雖然此猶才吏之所能辦也且前之爲寧者咸才而必以待寧靜淡泊之惟侯有說于此今夫競功名者趨風會休禍福者媚鬼神數十年間海內浮屠老子之宮之所以極盛豈無故歟天若獨以興學之時予侯而侯寔能以所學之道光立其大者蓋功名禍福之不足以動其中審矣君子以是覩侯之建樹無涯也侯則曰吾願寧人士入廟兩恩臨軒兩對者咸黽勉於正學以無忝于三光五緯之照燭 國家賴焉予豈直爲懸皷鐘陳俎豆之觀而已哉工既竣博士弟子謀伐石請予言以識之是爲記

公勸權明府治寧實政碑代

今上嘉惠元元屢詔求治行之吏甚殷海內郡縣莫不息祓濯以希稱上意宜矣然而崇奬清真扶進媚瞎果能如兩漢盛事四百年間史所書良令亦不過數人耳而今何如哉往在華下聞吾楚之南有寧鄉權侯者治行最高雅秀絕俗銓省諸君子每疏其名于屏間心竊儀之頃上洞庭謁南岳艤舟靈龍峰下諗聞父老子弟之誦寧侯者閱一郡數郡千人萬人僉曰吾屬獨不得爲寧鄉民奈何則權公眞古之循良哉潭之西多隱君子予過而訪其地寧寔衝而困敝久廢堞荒壘孑遺如寄其侍令也大抵如一村落率鄉遂長耳而誅求騷驛之擾與諸望邑等令非甚有才不能肆應也才非至誠不能遽相喻也而公且訟庭寂如市肆譏如章程井如宮墻煥如勤於事而澹於欲恭於士而倹於民上無簠簋之私下無鉤僉之罰一切視古廉正吏雖上官持功令綜覈咸以服其端雅凡所施行無不得請者五年之內政教竝舉所與革利弊皆集衆論而斷之以歸於大公法既立矣若懸象魏或負勢力撼之不動也寧庥有厚幸矣然士民僉謂　今上厲精求治公且晉召爲臺省請亟疏其善政勒諸石以垂永久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公蹙然戒之曰吾但不敢蘧廬其官而芻狗其民耳我所與民休息者易簡而已何足勒諒哉公之學之足以宰天下也惟易簡而後能久大惟久大而賢人之德業備矣彼雕樸飭智遠道以干譽者其孰能與於此昔國僑相鄭糾猛濟寬久而後志其愛曹參承鄧侯之政清淨寬厚民興畫一之歌蓋善創者無德色善守者無勝心古人濟世處之猷然而民情自不能忘者神聽之矣然則是石也寧人欲自爲謀不能不違公之意以求昭于成憲予亦不忍遂寧人之請以彝好敘其端卽當代吏治將邁于漢異日書循良者必以權侯冠簡冊無疑也公諱某字伯亮起家鄉進士陝西三原人

公勒權邑侯實行細民上納法記

嘗讀周禮一書而歎古人經國之事莫有密於理財者也故三代之政皆仁而法不能不變變而能行之無弊者非公旦才不及此今　天子撫有中夏惠養元元豈不欲比隆三代哉某伏處嵁巖之下間一仰見　詔書經制及計部以下諸文告大抵軫念細民戒先悖入矣然版圖亂而難整戶口耗而難增金粟詭而難辦窮鄉小邑之賦大司農視若海中稊米耳所得闔呼號驗氣息手拊其百節而代謀其生惟一循良宰是望而宰實奉　簡書於亂者不能不求整耗者不能不求增詭者不能不求辦卽徙法奚可哉國朝定湖南廿餘年吾寧之宰非無賢者或代之速而法不及立立亦不及久久而行之曲當也天假權侯以　今上甲辰蒞吾邑又微惠　朝廷知其循卓而久任之其廉明愷悌天性固然下車以來夙夜爲衙發地區畫利病無一不殫厥心若家督之治一室慈母之噢咻其子也寥寥子遺知荷休養咸不忍欺頑負名以累我天故八年之間雖未免歌賴尾歎星罶而額賦本折之數歲報竣獨先不煩敲樸望縣庭蕭下肅然晝靜蓋廉幹之譽達於　輦下矣往者父老子弟錄侯十善政陳於上而以徵輸良法爲冠諸鄰邑聞而延頸須之亟請於當事曰願得立法如寧鄉其得請者必曰權公生我也刻吾寧人哉於是父老謀伐石屬予記記侯之善徵率也曰細民上納法然其目有四一則科差不立里長之名輪年編總糧里自議不假吏胥操縱惟數據易知戶按赤曆多寡次第若燭照矣一則勾攝不滋需歉之擾旣聽花戶自完一切保識雜費盡省小民糧少者懷其所省之物一聞開徵卽翕然爭納若交易退矣一則懸定徵比之期以十分爲率四限分之十日一比信如金石遠後期者乃勾拘按遹多寡摧催鑄次赭比而歲無追呼聲若下令流水矣一則釐剔飛灑之弊攢造歸戶冊侯一手綜理之俾地則歸都糧則歸總汰其零畸避匿之稅聽多者分甲輪差若指掌視矣一則不假收頭出納之權從來較納用平等按匭用自封發緘則親爲勘辨爲數則退食鈎稽旣纖毫無訛漏乃合

邦照收于比較之明嚴當堂唱發或少羨分釐必隨票給還五尺之童受之若符璽契矣然而有綱焉侯茹蘗矢淸捧玉矢愼警枕矢勤不觚箭以窮情不繭絲以示察獨於寧之田賦徵輸不厭纖細而絲絲理之卽絲絲人扣庶幾古人經國之才而用之密者歟寧人久庇其宇婦孺亦有感焉侯且曰凡予所爲不過奉 詔書遵經制稟憲件而已予何德之有噫嘻仁人之心長者之言哉海內司牧者孰不承 詔書受經制行憲件也環楚千里之地莫不日寧鄉法最良者何哉誠與不誠之異爾今侯九年報績且覲當殊擢寧人思其法守之難也請於上立石或請緩之侯侯之 內召予呀然曰詩不云乎我心匪石石可刋民之心不可刋也石可仆民之心不可仆也召公棠至今在詩書中豈必有蔽芾于庭者乎謹先紀於志乘而後勒諸貞珉後之讀此者如曾參之守晝一焉可以御天下矣

邵陽縣改建義學碑 代

天下之大所以能持之者政教而已然道不違王則治將雜霸故漢儒經術深醇而吏治亦漢爲最盛文翁化蜀之講堂視東觀西崑之間其効於朝廷更重也今 聖明在御雅意右文開國之初卽詔崇學校舉賓興之典實前代所未有矣然而察吏甚嚴課治甚密欲復望師帥者以其暇爲興學育才之事不亦難乎頃予奉祭告命入楚洋洋大湖以上皆以賦役繁苦吏與民交困然尚能起衰扶弊求古所爲經術者以紀綱政教之源蓋大中丞某公力也公每數諸生矢學責有司不造士首以功令創義學予長沙集佳士讀書論道其中彬彬然修朱張之遺澤旋下令州邑大夫曰其各奉 詔書建義學如吾所以敎長沙者將以觀諸君之政焉時邵陽令蔣君循吏也爲義學先成介進士吳予茂孫問記于予予聞邵陽古南國介在長沙零陵之間其山川輿遼其謠俗樸茂士服古而守經屢以解額冠三楚昔所稱絃誦之邦矣 淸輿湖以上試春官不競而邵陽獨先應制得

二人一人上玉堂宜靈傑所鍾在是使爲長吏者又能迎其氣而鼓斵之若愛鄧林之木而益培其華柯護玄圃之珍而多蓄其璵璧豈得非盛事哉今蔣君爲政旣優遂㲄肰奉大中丞之教于頖宮外遥勝築舘爲郡校得濂溪祠址而建之矣猶慮其隘而不足以容講席郡伯傅公與諸縉紳先生議徙義署爲義學示偃武修文之意焉請于大中丞報可諏吉重葺之易其制堂與較弘門庭較廣席舍廊廡㢘㢘之設較備居肰鄂之濂溪院也更祀濂溪于其中將以敎說詩書潔馨俎豆則蒸雲𩆵風樂羣而敬業者皆君之佳子弟矣雖肰請爲君進邵人士而勗之古所謂學非止攻鉛槧飭衿佩也六經莫深於易諸儒莫深于周子周子得統于易者也大中丞惓惓爲上崇正學其檄首舉濂溪無極之理與復相闡明傳蔣二君又適取其蔿猷之地而重構焉功于表先哲爲景行事于報幕府爲奉職惠于開來學爲作人三善備而二君之優于政教也可知矣邵陽人士其思所以報師帥者而實從事于濂溪焉□道當在是也豈直以

科名冠楚哉傳某中州人蔣侯諱某江南人襄其事者得並書于石

重建岳麓書院記代撫軍

今上戊申予以塡撫之暇與耆舊諸君子修明掌故刻長沙郡志成因而稽古今風敎之盛衰則巍科大節在南宋爲尤著攷其時爲連帥郡守者多名臣大儒相與崇正學之功居多所稱師帥守牧其人則楊文靖眞西山朱考亭諸先生也所稱傳道講學其人則胡文定父子呂東萊張南軒諸先生也若夫講學肄業之地則環州邑爲書院者十數處而岳麓爲最大朱張之講席爲最專前後安撫刺郡四劉公所創

建爲最備當在咸平祥符之間海內四大書院獨岳麓奉詔賜額頒經籍敎聘山長立三舍法則思數爲最異雖百世可也歷元與明四百年間敎不逆古地亦代有廢興廢之既久無如今日予過其墟不能不慨然以思也既奉　今上詔建義學亟爲卜郡庠左師書院制選佳士而鼓厲之蒸蒸起矣諸耆舊子弟復抱岳麓圖志以請願得襄事還舊觀若山川文獻之靈勃焉相覬者爰集藩臬守令師儒而謀之僉曰懿哉舉盛誰者董其事得雲陽諸生某長沙義耆某

任之卽以春夏之交濬其灌莽搜其夔碣疏其流泉鳩工庀材役者千指日給直作食如理家事屬郡倅某時一閱視耳江以東吏民若不知有將作也踰歲六月而工竣按圖以報院之左阜隆起別爲禮殿階戟廊廡如郡縣孔子廟獨循舊制肖杏壇像四子侍焉別增名宦鄉賢祀有事於岳麓者爲不同院以內爲堂者二曰成德曰靜一皆講堂而成德則陳鐘鼓敷阜比之地也爲祠堂者二曰崇道曰君子報功也爲臺者一曰道鄉倣古遲客也爲亭者二曰擬蘭曰

及泉臨曲水幕列井也合而綜之以垣凡二里許昔人動稱數年十數年次第而就者今皆巍然翼然丹艧璨然一旦復其壯觀而堅渾雅麗數倍于前謂非天人交助之力不可予因是而竊有感焉唐虞立德三代立政而敎行于德政之間孔子兼之以學爲宗故子思直指修道謂敎而其要言曰修道以仁夫仁亦二氏之所竊據也然二氏必不可以治天下者無其道焉耳道則有全體之用矣宋儒懲唐之弊而濂溪挺生于楚文不在茲乎迨淳熙朞道時諸大儒迭

爲此邦之師師牧守以理學爲吏治南軒先生適以
其學侍魏公於幕府密贊忠勤考亭夫子嗣且以安
撫帥潭政教大行比于鄒魯海內學者咸以岳麓爲
歸則兩公之能用其仁益明矣然而淳祐老子之宮
當時非不並盛諸名臣大儒但力衆其政教以匡翊
忠孝廉節之原未嘗喋喋焉與之相排擊也亦恃吾
道有以包舉之爾余五百年昌期再振當必有紹明
絕學者來主之予願有志之士敬業於此以求道與
仁之實際而大用於天下勿徒滋朱陸之辯而成洛

蜀之競也斯社稷賴之矣諸士謂落成當有記敢以
鄙意質于大君子云是役也爲棟宇若干楹計費三
千餘緡方與督學使議將以餼士之廩筦鑰之司山
長堂長之名彷宋制請於　朝而諸生先礱石求記
歲月并勒藩臬郡縣及郡人士同志而襄事者于其
端

公勤撫部院周公賢政碑記代

嘗薦三代之書而數古大臣之經世有道也預開齊
之才秉惠哲之德而用之以誠則其人與政雖百世
師可矣長沙節鎮自晉陶桓公以下名臣爲都督安
撫者十數人勒旂常炳如也若夫庀石鑴辭則禹碑
最古而紀司空底績之文寔不朽遐哉帝臣之極軌
矣庶幾名賢代起猶能覩禹蹟而興思乎　今上沖
齡踐祚媲美虞廷天下安則注意相四岳其待咨矣
楚徧撫大中丞周公文武英沉關東才子方韶年卽
起家循卓敭歷中外驟遷至大廷尉與撫廷綏功甚

高受知　先帝歲辛丑復　特簡撫楚之上游駐節
沅湘三年　廷議謂邊甸既寧請還鎮長沙適中而
治又五年其間或大兵大役大災祲罔不安　上嘉
其忠猷晉司空領節鉞如故蓋八年于楚矣夫此八
年之內惠廸勤敏以求民之莫而靖獻于　天子者
靡不精思閎之民被其澤若吏生也九州郡之父老
子弟數聚而謀修畏壘之祝諸于士大夫諸君子曰
中丞公寔淵雅量持廉法以馭卒吏而重厥訟且功

令有禁矣父老意不懷復退而謀樹石于是士大夫亦聚而謀走書數千里以質于予予更思之以復諸君子曰公大臣也其政大政也所爲立功德立言不朽者將銘鐘鼎安用石朧而諸父老惓惓之心非政婿公也將謂公位望久隆且晚當入而秉鈞矣倘更徵惠賢者必欲踵公所爲以施于民其與華衮法條奏嘉言具在也與頌雖勤亦誰與爲惇史則成憲誠不可以無志今按牒而疏其目計公先後爲民生得請于　上以行蠲貸疏禁網者事凡幾其爲　國計得請于　上以濟度支罷採運者事凡幾其率憚七弟子興學砥文行修掌故者事凡幾其進耆舊三者市令雜問以求達部隱滌煩究者事凡幾理萬變而衡于一心事萬緒而綜于一手皆數世數十世之利也雖朕利于民而或格于吏行于吏而或格于胥君行制臣行意安知其久而弗變乎昔漢廷將相皆負雄畧使鄧侯不得代參參不終用清淨雖三章未足恃矣書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其是之謂歟父老休矣諸君子但疏實政之大者勒諸貞珉表道揆也昭法守也斯民之好德將與天下後世共焉亦司空碑不朽哉予既樂道之而贊其事凡所爲善政若干條得勒于碑陰公諱召南字晉侯三韓人

寧鄉縣重建城隍廟碑記

吾邑當長沙西古無溝塹也所稱城隍祠在治之左
與縣庭並負玉几南而北嚮其地逵且衍舊所建廟
貌甚偉末季盡毀於兵獨一塑金像露處爾 清興
宰邑者從敝椽而宇之將厭覆是懼 今上甲辰三
原權侯來治行循卓神所憑依爲政之五年戊申重
脩孔子廟成又二年庚戌冬議建城隍祠越歲而還
舊觀加崇廣焉邑父老交相慶以侯之意屬子爲記
記曰天子之始受命而壹海內也百神奉職先於羣

工既慎簡守令俾與神質而後受事堂皇鐘鼓以爲
民衛則厥祀蔡重矣然當其荊棘既剪澤諸邑廢者
比比長吏亦或不惶征繕以圖興作稍後焉則非多
摘罰疲奔命撤棟轉礎以賴尾其民不可而謂神安
之否不安而孳其庇吾土也得乎我侯蓋廉明愷悌
擬古循良軫寧民之困詘而休養之無所不至九年
於此矣雖奉太公養至孝然食不兼味雖事上官惟
謹終始以二簋享所得與神夙夜質者獨忠信明潔
之爲歆也侯始捐俸擇耆義之里耆購材於資梁棟
畢具而榱桷陶瓦之需次第給佹翁照子來則防守
僚屬紳士里民咸相勸起而薄助其役董事者某某
奉指使曲當無所謂摘罰奔命之擾也廟之址凡數
畝後殿而前銳今矩而垣之裁如爲堂四楹軒其前
以覲謁者後爲寢殿亦數楹廣視昔高視昔有增門
二重各四楹左右廡各六楹門以外屏對存昔所書
廟額三字甚古東一室舊附祀關夫子固具在然撤
而入非禮今并新之徙其門最後爲祝史室五間樹
藝之圃庖湢之所罔不備丹雘金碧雕繪之事亦罔

不舉矣是役也始辛亥春以季夏竣工去年歲大祲
五六月雩侯禱而雨今年夏再雩所在幾廢耕侯禱
而寧而獨先於其落成也報金穰之稔神人胥悅豈
不信哉僕西疇遺民也請卽歌楚茨之詩當迎神之
曲寧雖無溝壘恃主者世世庇吾土焉其亦我侯綏
寧無疆之心歟是爲記權侯諱持世陝西三原人

鼎建寧鄉縣察院行臺記

野史氏曰省方觀民之法中古所以治天下也三代而後象魏肅然朝廷必不可卑宮而茅茨卿士必不可茇舍而崇隆矣致漢黃圖唐六典分曹而治制莫詳焉然自巡幸廢而置觀察廉訪行部所至必鼓吹羽葆清宮以居之明初開特遣卿貳至中葉始常勅巡方川御史臺矣故郡邑之內特立一公府以待繡衣持斧之使宣恩肅紀巖巖具瞻非若諸司執事之所停驂而續食也蓋吏治之察舉民瘼之諮詢繫焉

若寧鄉當八省上衝 國朝建置分藩長沙居然都會雖巡方罷遣而權歸節鉞則撫軍都御史之所臨蒞咫尺耳舊有行院在東城內左黌而右縣久廢矣獨南關外一公廨面江南嚮者有古桂兩株尚在數年來滇黔之變亦圮盡不復理上官至輒僦□民居以息駕長吏修庭謁於蕪穢之間譁且褻吏與民俱不得安邑侯王公愍焉念之然單心求莫欲脩廢墜之大者雖無如一臺署且矜寧之貧而困不忍議興作也去年佐大軍平黔督府奏其治行高侯念從欲

滋煩獨是役不可已乃用意獨省扳闌葵葳鳩料束黃矢者薄亦罰而貯之以煬材陶瓦擇農隙而傭功一切傭值授餐如理家事吏胥無所預而民間力纖毫弗損閱數月告成士民若不知有役丁丁排陾陾也一日率父老子弟觀之則棨戟陳矣堂階崇矣寢室邃矣吏胥之舍庖湢廄秣之所備矣翬華而丹堊週之以堵垣葳甤鎖鑰倌人司之以俟搴帷露冕者之至也紀綱法度秩然哉而且課士則得以陳研席讀法則得以鳴鐘鼓論事則得以洞重門也亦庶幾

昭示清大定之象歟旅退而歎曰侯實不忍勞頹尾之魚寧亦無可佐醫瘠之肉豈神輸耶惟其能樽節愛養扶敝起衰將自殫其療能以敬事 天子之使命而崇國體非甚才德曷能臻此哉竊意今之歌皇華擁旌節而過者非 天子之喉舌則耳目股肱泄知撫子遺而循卓如侯行且入告侯旦晚需召矣凡建置之績不可泯者當有記請鑱石而書之以垂不朽云是役也始於某月日竣於某月日計爲院屋十楹高廣視昔而整麗有加焉侯諱錢昌蕭坡人

重建唐勅賜大溈山密印禪寺碑

盖聞宙合之內名山數千最上者長菩提七葉海印之中釋迦百億住世者入宗鏡五燈故西方有聖其事徵于仲尼惟傻波乏緣此土付諾迦葉與金仙爲梵刹皆華藏之靈區因賓稱寺始隸溈臘掃敎立禪仍存白馬則宰官爲之檀護帝后命其精藍隋唐之間于斯爲盛楚潭州大溈山唐靈祐禪師成道處也時侍相裴公休好浮屠法覩承殊勝奏建厥寺賜額曰密印金襴坐臘供出天人寶所扶雲宮猶帝釋萘

青蓮掬水從聲聞而得肉山白牯當家以雄力而嗣心印雲中千頃遂名羅漢之田海內雙林共衆淨餅之案肰且屢傳眞子代翊皇圖中興于宋之崇寧增搆于明之正統迨法堂深草珠巳去而檀存遺祉頃墟罔再炎而玉盡艮繇人棄梵行火焚禪天神廟末年遂嬰壞刼至崇禎戊辰有圓上座者騎猿披荼把茅晏坐覩枯杏復芽之異明年大宗伯李公騰芳來訪白牛尋源黄太與圓公一宿樹下而去屬同遊者陶子汝鼎作記胡子懋遝作菴得前令周公瑞豹所淸復官田三十餘畝作常住咸欽聚石之風頗憶畫灰之語嗣圓至者五峰學禪師也幾舉南宗遠還中印時有金銅瑞像宮繡幢幡齎自行僧出於大內諸方聞者咸謂復興師乃遙付養公明使嗣其事主溈十餘載嘗與百人俱頓成師子之林欲踐象王之跡以致天童選慕雪竇舉揚而十年之間刀塗火塗衆苦方熾欲界器界芟度不行聊藉草以參禪就爨邊而說法爾肰右虬跬氷依肰優鉢羅華銀杏胎蓮更長旃檀香樹時節因緣于斯肇矣首座慧公海承其

積力抗彼前修轉不退輪作擔荷勢亦既爲德山之棒頭護溈山之正眼者而隨衆作務不礙悲流施法同參徑巖山子故櫰槌之筵皆圓四衆毘呢所攝歲授千從螟螣弭災其界中魔軍自摧汙境生以是因緣重修勝境膩治丞床鍬揉輪囷芣芙蓉得眞丈示忍草繡柱相梁如從海涌郢斤輪墨即出蒲團紺殿屹乎齊雲琳宮煥而麗日度其高峻覩昔由旬覩此正中亦云方廣而妙相嵯峨丈六符于漢夢鈴音縹緲大千耿若陶輪則祖庭之雄刹也明年秋于殿後

故址建普寧院用承記再念續雲文林閻寶月更闢
選佛之場象外幡風直冠諸天之表緣是龍藏梨頁
標厥珠林鹿苑鷄園總爲蘭若袈裟香鉢盡菩薩之
威儀音樂華香滿天人之牀座則密印之冐堂也又
明年夏建三門于中肖關夫子像示忠義乃正覺之
因表英雄爲成佛之品作鎮名山無煩賁帶堅持願
海即現玉泉則梵天之象魏也然世無須建家壺黜
要諸上人不求種施而坐招提不離將作而持梵行
用戒爲基椽即波羅之木因禪立壁堵皆成鏡之[illegible]

邪許無非佛聲飲食皆同法喜故能轉穢劫土[illegible]
化城歲月無多山川增槩昔所稱菩薩放光資壽最
康之蓋山祗擇足神移嵩嶽之林來兎有爲方斯護
矣縣令蔣公燕山人也金吾世胄玉尺仙姿致洽[illegible]
群功存象數兩行雕字實抒贊歎之忱一片闢田特
兎祖庸之役承茲悲護得遂莊嚴而況　新朝御寓
以來王公宰官金湯不替藩伯泉長璇柄交輝豈非
天龍之所擁持靈鷲分其嚴淨者哉雖然廢興有數
嗣印在心願居此山者振潙山仰山之宗息佛恩圖
思之報則須彌現寶處處現成彌勒育王源源應供
庶幾護法大宗伯以下住持慧公以上不常不斷無
窮無盡之心也歟戊戌夏工既竣求文堅史勒石山
庭謹作記銘用彰宗鑑銘曰
蓬古大潙不崩不騫星霧在址雲泉在巔惡龍守之
破荒立禪曰千五百知識之藪香海常流肉山無朽
宗小釋迦法不絕紐云何立宗正法眼故潙仰唱和
天人敬護金田寶坊帝命常住龍蟄象隱灰劫雲封
悠悠千載曾然五峰施筏待渡懸鐙接春爰有慧孫

更扶山子花梵穹隆寶幢蔚起施不偕種構猶神佐
華嚴富貴彌勒樓臺義天想國潙刧浮杯振斯末法
慈雄負才天龍式瞻佛日無涯相輪昔湛兮毘嵐勿
颭洪鐘警旦兮助平泰階

鼎建萬福禪寺碑記

粵稽瑤光擬殿儼黃屋之珠林石影雷龕匯蘭臺之白氈五家盛其禪禁枝枝接菩提身雲十界演於心花歷歷現輪王掌果毘嵐大而恒河不改悲願重則刼土先靈有繇來矣若夫南嶽而下爲仰開宗楊岐所承石霜再振則潭州爲多寶之山星郡貫衆香之國也倘復金湯弘護錫杖孤飛感裴李之重來崇律禪之二德如斯勝事並利嘉生萬福寺在禪而憲府之左或謂古龍興舊址也當其戎馬雲屯獨拔淨域

精藍日盛道冠湘洲堯衢啓甘露之門雄梵廣布金之地葢自岳禪鐵目始　皇帝順治戊戌奉其師破愚老人驅南詢之棹休夏于茲謁彼萬山行其六度豈干未敢饒舌頑石遽欲點頭逗念刹竿隨緣渠水又二年庚子歲經畧內院洪公膺功萬里還節三湘金輪訪道於天童玉衡作鎮而星聚爰有八旂上將七校雄師以其地偏高牙梵膀鐵甬咸欽自足雜施朱提初創關帝廟榧樹綠垣依違作社遷其茶菴以臨周道明年建大士殿雲房翼之虛其中爲祖師伽藍二堂殿後接宇爲軒三楹肖帝功德像北爲甘泉出其左規流爲池池有島島上爲閣祀其龍竹樹環映之距泉數十步爲香積外則山門廊廡鐘鼓之樓丹堊煥然成大蘭若然且嚴淨地置牀座而有餘戒定香熏河沙而未已也　上乙巳藩伯鄭公瞻禮起信喜施捐財特搆後殿五楹中爲牟尼大像侍二尊者玉豪妙相雅極莊嚴璇栭雕楷工尤壯麗又明年於殿之左別爲方丈以待容請則又聚石多奇雨花不絕相輪風轉迦陵響震旦之音飛觀雲銜紫貝綢

標憲之影遞有南歸舍利遠來放光西域沙門蘭而挂錫矣夫虎丘海涌卽在煙闇之中鷲嶺天容特出金臺之表擬斯殊勝何以加歟惟時開府大司空周公維摩種智金粟前身陵喜落成添加贊歎靈巖繼起大師受公敦請幢蓋同臨天人圍繞如斯希有之會適當告竣之時葢康熙丙午歲晏日在房也是役也計爲殿三重後殿高倍於前宇廣視丈又倍之趾方若干丈次第工作凡八歲而竣袈裟所覆意王皆國膚鉢之資神輪自滿庶幾永崇佛廟增剏　皇圖

者夫肰而事有裨於南宗文莫猶於北海表爲仙梵
護勒貞珉銘曰
禪界無欲欲界無禪弘化贊善代崇竺乾南宗在潭
久湮弗宣褻滌其市化城爲蓮幕府之西璧池之東
盤踞龍虎奠兹大雄巍巍寶坊昏旦磬鐘日維祝釐
萬福攸同牟尼髻珠光啓舍利迦毘守之功德海聚
以律續宗爲鹿苑貳永托人天護正因地

重建紫龍寺禪堂記

湯泉之上二百餘步有古刹曰紫龍以泉名也沸玉在涯白石爲之坎沼其上水溫而澄潔雖嚴冬氷雪氣若焚柴田里之家飲食沐浴皆賴焉亘古不壞威謂火龍居之此功德龍非毒龍也考其寺創於唐□□重建於元明福至今尚在肰金碧剝落榱宇頹黶而寥寥野衲僅似桃源鷄犬無復有威儀梵行之徒大率託於應門以存之吾思其龍之厭而去也　清康熙甲辰歲禍亂粗平寺中僧善相年尚少厭離其

地卓肰受潙山戒徒居別峰發願禮華嚴尊經以蓮漏六時一字一肰拜堅勤澹苦凡三載而竣肰故寺日益圮矣諸長老嘖肰曰必歸禪德固邀還常住始子肰處於敝陋之廬獨陳几硯日焚香寫華嚴梵本始庚戌浴佛日越明年而竟雖卷帙完整而無施牀座奉法寶處諸當重構一區里中人亦贊歎樂助許爲綴場圃之力捐布粟之餘以資將作於是就後殿舊址建禪堂五間甃砌堅好覆之以甍不丹而堊表裏雪色二三年中莊嚴諸像凡鐘鼓經笥供養之具

成備居然精舍矣蓋壬子甲寅間次第成者也夫崇數百年不持衣鉢之地一旦於干戈荆棘時推轉法輪獨澡塵垢諸衲子亦遂有相繼受毘尼律者信向興俱與增上善龍且有靈當樂護之若鼇之戴寺而永相與弘法濟物也將必有殊勝矣彼擾擾乎希福田而侈塔廟於今日者胡爲乎哉予嘗嘉其志行又喜其事約而功多涓秋杜門比丘歘扉求記遂率筆應之命付了釆書于石

重修福森寺碑記

予嘗修郡縣兩志其於仙佛之蹟靈異之區較昔加蒐討焉倘非傳燈載席曾爲有道者之所栖息區區浮圖梵刹聚而參於象教逃於頑嬾者多畧而不書矣吾邑西去百里爲泉溪綿邈崗邃有巖岫之奇十三潭在其境所謂有龍則靈者乎古有寺曰福生舊志亦不載相傳自唐代開山至宋有僧曉天者重建招提勒其事於洪鐘可攷也厥後大雄圓通兩殿閣像法崇飭則明正德嘉靖極昇平時所增構者然隱而不著久爲託象教逃頑嬾者之所聚處耳兵燹以來蕭然破院而山亦隨荒田轉徙以田主爲檀越闃如也康熙丙午住持僧雪浪與其檀越鄧氏謀與後之而源上座自邵陽來肩橫楖栗公然擔荷諸人稱風便擬福生爲師子窟豈不甚奇特哉年來旣向鑁頭邉了辦巳事未免有爲于　今上庚戌重修殿閣之㓜者而完繕之新建齋堂于左其右爲僧寮及香積筦庫之舍凡若干楹稱大蘭若矣一日出山丐予爲記予因是而歎竺乾之法之盛于今日也而獄而

下不必五宗故處忽擬一山為道場則荒煙蔓艸之
中未幾而廬矣梵唄矣鐘鼓矣久之則接待開堂矣
山水之効靈如是夫抑人寔為之耶二十年間臨濟
最盛曹洞亦間起其始若龍象蹴蹋耳乃紛紛稗販
之禪承虛掠響不妨法堂草深而門庭日熾也祝學
孔子者若為有人焉福生去大溈不遠源上座始執
侍隆興年來從水洞授記遂稱曹洞兒孫皆予耳目
前事何意悠悠覿面至垂老而始覩聞之山與人之
隱顯何常乎哉雖然一旦福生古刹洗滌風塵豈得

非時節因緣若從此要將曹山洞上換卻諸人眼睛
莫謂容易也書此記重興歲月并以勗源公之徒云

建湘潭海會菴記

潭州佛法之盛在唐宋間有大叢林十數溈山而下
道吾石霜諸公皆象王獨步者其中惟鹿苑岑長沙
人也所據道場悉幽深峻絕之處超然塵外而鹿苑
近郡一水則勝蹟屢湮幾於羚羊挂角矣中湘潭郡
輿區文物食貨之所聚承平闤闠啞若五都自宗伯
談禪浮圖起信而里中龍象真能立志參求者則海
會之璞公也海會菴在湘之郭外創於天啓辛酉春
邑之檀越彭某捐園地二畝池一方結菴以居璞公

者維摩丈室耳時璞公年甚少厭湘之熱早參學江
南巳巳歸而宏之募諸檀為殿六楹週以廊粗就受
毘尼律于荊紫峰領衆行道規範秩然乃入南岳大
明隱心三載復還逆無學和尚休夏於此而自掩關
有皆出參天童悟和尚徧歷諸方以歸癸未夏彭氏
之子家且落請以庵地售邑孝廉尹尊子佐衣鉢之
貲償其直永為伽藍地矣未久逢亂湘人刀塗面庵
獨不廢師乃自南嶽來葺其廬宇人潸有植護羅某
周某相與贊導焉聞於幕府得重建佛廟較前制壯

麗過之而又以貲購兩陳氏田園塘堰在庵之迴遭者悉歸于常住疆域井井在務無復喧雜塵氛之狀可干其淨梵假令境風大定戒月常明諸上人淨梵之餘能相與植蓮芡種稻蔬寄普賢之行門發萬松之評唱致足樂矣公乃始効趙州行脚兩叅龍池順治乙未受萬如和尚付囑還則海會公肰與宗門競爽也師生于湘而福慧兩緣終始于湘又不必在幽深峻絕之處當壞刼而益興非大德力誰與辦此哉今稱知識垂老避亂入永之東安嗣住弟子某思其跡之不彰而以老人之書求記之後此者能使龍池一燈炯炯不滅海印光長在片石矣噫嘻東吳虎丘亦在煙寰中生公之說法臺王珣之雲喦寺千載巋肰存乎其人者亦復如是也師名湘源號璞中

重建太乙寺碑記

葦耙臨湘江面靈麓稱湖南清勝之地而城以南山水為最佳出郭循妙高峰而上往者煙闠數里度大椿橋則闤亭祠廟封樹之盛皆藩邸賜地也所稱浮圖老子之宫則太乙寺為最古嘗憶少時讀書艸亭屢過其寺尋丹井藥池之蹟僅蕭肰敝椽風颾無語非有高僧戒衲居之也閱二十年盛者皆廢於兵燹清興天步既平竺乾崇象康熙二年癸卯齊安寄道人某以詩書子自度出家悅其林泉披榛卓錫除瓦礫而創廬之復為後殿五間安禪賦詩飄覽塵外欽其雅致者爭投淨施缽無歉至九年庚戌特建佛閣六楹居其前左右為廊門垣之閣上下俱新鏤金碧之相陳鐘鼓幡幢供器及諸經法寶爛肰名蘭若也計所費當百餘緡未嘗妄干檀越獨彊帥北平王公深加護持布金作地同時宰官人士又以文字禪與道人遊者不乏故終歲高閈成茲勝剎觀者信以為歸仙人之舊館還長者之衹園矣爰礱石紀歲月而乞予記之夫予則不能無感也予老矣昔所吟眺

之闕亭祠廟封樹葱鬱而丹至者皆燼而蕭然之太乙復興當太平全盛時王侯中貴之輦而過者皆無意于是而今日子然之奇道人與僑寓之長者起而重構之亦何繁華勢力之不足恃而仙靈佛法之有神于山川也哉客且有詰予者曰郡志謂前代遷城中玉清宮出爲寺有之乎予曰想當然否則何以釋而稱太乙也然則丹井藥池之蹟誰爲之予曰或先有太乙遺址而爲沙門徒玉清以實之歟否則因太乙而附會其事焉皆不足辨也蓋二氏之教背迭爲勝負而必賴儒者之道以相昌則寄道人其恢復力誠未可泯云是爲記

大禹山創建禪院記

而方聖人之教莫甚於今日矣非必與孔子之道背也往往從壞劫中留此一綫以收攝毒殺之氣護悲愍之心又生一中土聖人以陰翊之則祇園蘭若悉從想生又非必五燈四山之勝而爲名藍矣上湘大禹山不載圖志攷其鄉曰天堂或亦好善者之所聚居而其地淨土耶崇禎甲戌有李氏者素封諸子雅爲儒而翁益信向遂地建剎自植福田適牧木和尚卓錫白雲念公處李氏欽其道行以辛丑二月延師居之既據象王之席即成師子之林爰施淨資崇其梵宇題之曰法雲禪院供佛有殿安禪有堂恭諸有丈室左右爲香積浴堂種種具嚴淨之勝計爲屋十楹脩竹古柯繞其楣棋山之下施入常住田四十二畝若秋稼如雲足資供鉢矣於是東山而澗南田北塢之靄莫不爭奇競秀覩而相呈蓋居然欲界之化城別峰之蘭社也稽其工始辛丑夏以壬寅佛誕日竣閱今數年牧公道行益高李翁爵慕益篤賓主翕然龍象迭出則法雲一片地祖禰不了誰實爲之創

始乎是不可以不記敬公門人印章乃以所命寄予言夫巖壑之幽淡無常主也故與義顯晦亦無定時時至事起相得益章則存乎其人耳敬公諱佛正傳臨濟正宗得法于語嵩禪師者李居士諱艮善弟艮義及諸子世居上湖之天掌當并書于石

卷之六記六二

榮木堂文集卷之七

楚長沙陶汝鼐燮友父著

男之典　之采　之冀編

孫　炌　煊　熔錄

記

月夜遊君山記

楚名山多矣恭衡九疑皆可裹糧而往獨君山在洞庭八百里之間嘗從湖天巨浸中得望青螺一點耳春漲秋濤勢如泛海迨冬天水落山遠而高看漸了

了肰時有雨晴風雪之變或望涯而返或到山不得游或成游不能遠歸故昔人署其寺曰有緣山予作詩悵之屢矣庚辰仲冬十三日偶至岳陽尋方子虞伯得研光齋宿焉爲設榻衆竹之上高可瞰湖時繁霜釀雪眺湖內山空濛不辨再夕忽月透與方子謀君山之遊李子天玉方子漁演樂而從之既訂十六日往及曉望山煙水氣若將雨者方子意稍移肰已治具命舟待之江上矣偶君山一釋僧來指晚霞可渡遂欣肰聯袂步出城外幾五里乃得登舟暮色蒼

蒼城中角吹起見數燈高出麗譙點點如曙星微風揭蓬四櫂俱發予咲曰君山之遊成矣諸子亟秉燭開尊甫及中流月光漸吐波粼粼有金色轉黃鵠口月銜舟尾予滅燭受月君山青影若岸皷櫂再入二里許艤舟而上老僧導之行沙泥甫燥坼若冰紋如履重茵無塵而軟但憾不得美人使步步生蓮花耳踏歌又四三里沙益白月益皎雁陣落處聲如萬馬勞予撫天玉背而四望之辨其城郭山川之處路漸下入深草間菱蒲香芷厚可尺餘有水若方塘微波

瑩然是青草湖中洗馬池也昔岳武穆擒楊么繫馬于此至今泚泚若英雄碧血爲發一浩嘆稍延竚之聞山中鐘磬漸近高松一二株蟠虬可辨聲僧忽趨入山去方子指一燈青熒曰湘君祠也及到松下但見林木若平楚耳十二螺無有也謁湘君出立松前啜僧茗一盃取徑入山修篁古木掩翳有聲弔湘君驀已過較罪坪度嶺聲僧笑同數僧來迓繞至寺前雨山如抱東南漸色直入懷間門內有銀杏樹大可十圍中裂作炭色世所指爲秦皇赭樹事雖不經肰

定是漢魏間物矣入山門上十數級爲萬佛樓北不可登緋殿高過之擧樹相接月光滿塀間回首見有緣山三字在萬佛樓背方子謂當入僧室小休茶罷遂起與大玉漁濱步出院上殿禮佛過左廊投洞庭君皆寂寂若塒室耳旋出萬佛樓望湖吟亭松月明煙淡薄媛如初春意不自禁還坐殿門上嘯詠久之斯時也氣若椒蘭響無虫鳥方擬作詩虞伯大呼曰酒熟矣還飲僧舍烹湖鯽巨者出栟泉酒佐之香冽殊尤也劇飲大醉卽縱步山間至傳書亭窺栟泉并黝然深黑耳方子掬瓶之作霽色泉邊有小橘樹云是龍橘遺種小篠紫幹纔尺許沿生路傍各叢湘竹皆可愛然醉眼若纈將遂石坐焉松濤益沸趨上望吟亭月可中寒雁數聲過之疑同翁鶴背也倚松下長嘯極目湖霜縷縷白而青天無纖塵遙指人寰如隔瀛島神仙可接定在是矣與諸子醉步作御風之狀而歸就枕初酣曉鴉啞啞啼旭色已上紙窻予恐呼方子起彼宿醒未醒也櫛沐竟小酌一二觴出步寺外探梅幾若藥其右殿岸多巨石磊叠成壁若經

人手石面方廣多至丈餘敷坐看湖上朝霞兼可聽背望岳陽樓但約畧見影巴陵諸山露空黛一抹耳少頃有平林東出煙樹隱然正圖畫中山市晴嵐也聞往時郡祭好事者當湖漲輒攜具不上命沙彌吹笛看雪浪拍天此處當不減錢塘海門矣透至萬佛樓寺僧多餉茶者持甌徙倚接壁間題詠及諸石刻聽僧說興廢事欵息耳飯訖至塔菴禮銅彌勒而上軒轅臺眺湖南清絕此地爲全因念軒皇大古無端向此山鑿神仙一寂漢武求酒之事不應欒巴得受過矣更上下竹林中茶畦樵徑里許爲酒香亭高處殊勝方子李子各陳果核趺亭上飲縱望巢灃沅湘皆極天末其右依微一山青影如帶則華容諸峰也方以拇揮行酒從者忽發爆竹一聲驚羣雁翔鳴雲聲俱觸快哉遣僧還取栟泉烹茶繇山脊而南則十二螺歷歷可數十二螺看一山之身首尾互抱如螺蜿狀後有小岡峯竹石蘙薈殿距而立若不拍附者各寄山逶遙里許繞山而左山上有沙深可沒趾蛟水嚙之徑多危仄彼蘇而下得浮沙焉長數百丈平

瑩如掌絕無鴻爪痕歲用手指大書金沙二字日光盪之乃是赤色步而前沙盡石出老樹一二本生石間趺折沙上鏗肰應之如此者數十丈蓋聲山也折而還沙嘴有異獸跡僅一足者問之木石之怪夔豈是物耶方子更指沙中石往往有峰巒可觀頗著頭巳荷鍤至各選得數峰質若老鐵當是巨波衝激圍沙而成其玄水之壁頰乃反有火色何也因思山經所謂東連青草西盡赤沙益山之觀止矣方子謂進山尚有龍虎洞石壁峭削又平瑩可書惜不攜鐫工來倩子作數字予曰試過焉姑留此一段作後遊張也亭午還至寺觀孟景所施而鐵桶大佳又索觀古銅器四件皆延祐時祭器有欵識銅色精好摩挲者久之諸僧乃爭出酒果助欣賞或贈君山茶或餉方竹而索予草書爲作數紙竟還向湘君乞竹三種歸種之竹岡家珍湘云故土嘗不吝作萬條寒玉也日夕到舟抵齋月初上諸予口遊事誠樂但憾欠湖光八百里爾陶子曰若畏海雲之東生忽銀河之清淺人倚乎今予與子步履所涉皆日月出沒之鄉豈龍

窟宅之地本非燃犀見過而睥睨洞庭無如此日彼安待所爲不測者而傲我哉方子曰作如是想頓還水觀矣十九日舟次扁山而爲之記

淞海觀濤記

丙子五月自檇李至雲間謁董思翁宗伯時愛城方禹修先生守淞相留休夏六月三日始移輕舟入佘山訪陳眉公徵君客頑仙廬一日偕麻衣和尚來有所語以爲奇遘新秋眉翁特入城相過招同譚掃菴楊龍友曾孔孫飲白龍潭画舫中公年八十矣別一舟陳筆硯脫帽裸體揮汗應求書者如罷相與盥漱啜苦茗極談而後飲良苦熱掃菴云非坐淞潮之月對崇關之潮無以解此明日眉翁書金牋一幅相貽

日左泰山松右穀眉雪後匡廬泉前洞庭月中安爵高僧七尺沈香板牀投牀酣卧以此避暑樂不樂也有則與臯公陶先生共之讀罷爲之灑然如聞天籟矣逾旬乃與友人泛三泖宿澄照搶下坐月至曉空曠蒼凉之致與吾洞庭君山無異獨寺閣蕭疎樓影在水禪客二三人解談雅事出紙扇索書作一詩贈其老衲非洞庭君山所有也又三日偕二客往觀于海薄暮至崇鈌停舟海汉中踏歌海階晞方公所築者堅平如砥縱步殊佳獨恨居人皆漁師鮑肆腥風殊汗舁觀別尋小菴背蕉而酌月上若爲海風所塵不得皎午夜凉可御袂矣方小睡夢中聞風濤聲擊戲亟起椸人曰潮將至月漸欲落海東南聲來如雷羣舟撤動始去岸百餘丈者悉到堤下海船去岸數里泊而石洲者皆浮而張帆潮汛喧豗若萬馬奔至捲地拍天毛髮欲竪須臾紅輪出躍在百丈銀山中而此銀山億萬騰涌迸爲火奔散爲紫貝者亦億萬未易名狀舉舶帆檣轉瞬而没移時水立舶又在銀山上隨潮落去如墜危崖經三四出没不可復見雄

奇變幻約廿刻許而漸平迴瀾伏波則觀者神色始定矣潮下日高循汉而返還思舶中之客與捺船之人何以能狎覩蛟龍平視海若如此不覺竟日忘暑也宗門教人坐火宅中作水觀今知之矣同觀者吳門徐生善画爲作觀濤小影于卷上因更號曰海客歸語思翁先生請爲書海客圖三字冠其首數日得詩凡數十章自書於後云

翁陔記

稽山次公之言曰某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未見韓大尉願聞一言以自壯則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于載而下讀斯語者益於歐韓二公有忻慕焉然終南嵩華黃河古今具在而拘墟之士目不及秦雒又烏足以擬二公之高深哉楚陶子某弱年有志曾遊中原入秦關觀河源于臨洮之西又數年而入京師讀書太學三年不懷刺于入靜觀世所爲歐陽公韓大尉者而下拜之則香山相國公是當也然某久拓落無所成公既爲救時宰相歸十年矣而某始以散吏避亂于嶺表自媿負知己久不見公乃寓書于友人而招之蓋自避賢樂聖倡道東南江門一燈于斯再振某以是請披褐而從遊焉維時孟夏泛出黃雲披霧乘風東觀海若望香山之北氣象萬千迢迢乎青峰紫巘至平原而却步者欖溪也溪以二欖山得名小欖文物最盛居其間者六卿以下宮翰臺省薦泉要官無不有其樓臺池館稱是若文章侍從三十年爲

名宰相則自公始而川嶽待人鴻荒再闢小圓欖如巨靈移置竟作屋裏青山則自翁陔始也某維舟傍午趨拜元氣堂下公亦拜曰念子饑渴其授館于愿公樓作十日留友人歐嘉可導之沿溪緩步過海門撫六松從翁陔門入平衍數百步青嶂乍迴赤巖競秀得飛泿軒惟石數峰色如潑墨奇花紅紫蔭石壓闌與夕陽翔影相弄坐未定仲子且兼扶師相板輿至殷勤以風問十年別後所讀何書所見何人次及中原與楚治亂之狀悲忻交集感默不能具對月上還宿于舫曉起促攜襆被入山更歷軒徑則晞陽萬禁如沐也其上古木修篁晻靄泆綠胸中纔着擬議起視扉板署曰一路寒山陡然移情不復能指思矣從此六七曲斲石爲磴疊石爲門門或方或圓皆着斷巖奇木古篠垂處以苔垣縈繞之向背互異鑿坏而礡然而飛閣流丹眼前突兀矣入則爲異撰堂右掖也堂負岡臨流皎然虛白有塀有楹有竹有樹竹樹間有泉當門有水松老梅二三本英石數峰一峰作丘壑以琪花瑤草間之松外碧沼澄泓左如畦右

如壑中有浮丘則奇樹獨秀長堤亘波丹荔被焉水外翠巒端妍若青玉案者小欖山也堂上爲懸公樓殿牖虛臺延矚千里前則密林高樹濃黛抹天樹中有石壁孤撐如經鬼斧雲根崛起離欖而立則牛欖峰尤爲表異焉若夫秋深葉稀稍容縱月當見七星二臺巨洋鏡舂時青時白冉冉入懷也只如鳳岡壁蔽其後林屋雖翳其西而白雲珠海金峰席帽之奇可得而眞望之快哉川原蒼莽河漢無極則東顧鳳城羣山綿邈雲路如冠峰插漢也迤北而帶五羊不

知幾百里其中或爲海或爲鎮或爲村或爲平楚綠畦萬頃良苗懷新舸舶晴帆幾重潮汐祗此適近之間而空水陰晴異色蓋鮮澄之極致矣乃若步藝松篁遵沼而右則樗漠半堤勢如洲渚中藏畫艇或繫或浮丹荔三百樹夾植之二株最古蟠覆屋角朱闌碧瓦縱橫而出之使綠陰丹實嘗映過水面數丈者碧甌亭也亭前臨大壑背引溪流瀦水到門適經其處於是爲橋跨溪兩樹相接幾不辨翁陂內外過欄得蓮陂十數畝時方盛花五色具備綠荷萬柄貯若

翠盤兩歲多並蒂之祥詞林競詠焉公乃爲軒以當之簾捲谿塘時作浮勢嘗揮杯自勸曰此太華峰頭玉井也若以樹擬舟但未知太乙仙人孰勝耳明日召諸子就碧甌亭酌摘丹荔百餘顆古白甃盛之以進微雨輕晴香如炙蜜爰飛觴以坐花而林以外時有田歌漁櫂聲影往來疑輞川殆非人間是夜諸子被酒共屐涼獨步憶昨所見晚霞洗綠中石磴者尋而登之綠巖蹐攀乃躡獅首一亭而西題曰勝好則古樹數株從巖端垂覆過亭際此中坐受煙雲下臨

滇海了然見日月沐浴之處而向所謂翳蔽于岡巒林木樓觀之間者至是皆畢陳也泱泱海嶠羅列庶下翁陂之視河嶽豈惟具體哉歐子乃同黎翁從別館來背於亭笑指嶴外諸山便稱異域此海雲生處安知非蓬萊弱水也晚涼公與旦兼攜樽來剝燭分韻爲詩名五首曉月在林方賡盃爛尚乘興濡毫作大小書數十幅洗盞更酌某乘間以請曰欖山著靈矣公與旦兼冰玉渚剛將接新都之武鍾靈者也是樓名懸公有義乎公莞然以鐵如意指南山示之曰

嵩山之未闢也叢條灌莽樵牧不踐士大夫至之如兩山聯予一旦而疏叙之洞闢之濵有丘矣或謂兩山夜移耶相公愁公哉是以名之某因退而歎曰公以三十登翰林六十解相印稱翁而始有園圃亦不大費疏鑿去陔里許有梅嶼焉香雪千株小施屏幛如海內所稱西谿光福者則愁公并移羅浮也然皆以樸勝雕以素勝采以天工勝人取樵牧之所棄因巖泉之自然而已比來憂國繇忭不親惟四方賢人願聞一言者得覯之將別為講堂焉故又曰鹿松書院

蓋東南吾道在公而其心欲然欲藏滌維於山水之閒且時時持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之意以教厲同志衆人莫能窺也則公之高與深有如終南嵩華黃河而攬溪之堂亦有如歐韓二公之大觀而無愧者矣公曰子其記之先是吾友郭天門中丞未至其地以其意為記息路街渺髣髴三神山耳某文不如郭郭亦實不如也翁陔二字郭中丞書與摂堂陳太宗伯書愁公樓黎先生書筆法皆遒媚可觀一路寒山碧鳳亭飛泿軒則相公自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亦

可使人坐臥其下而不能去云乙酉孟夏楚某記

溈山雪會記

匡廬瀑布之奇甲天下嘗往來長江遥見晴空飛帛每爲疾風所送不得登陟甚憾若峩眉天半雪中看山徒勞夢想耳雖然何處無雪何地無高山但得一其間身坐萬仞峰頭寧殊天際若懸巖匹練千尺晶簾并名嶽奇山未嘗數見使二者之觀得兼于一時豈非最勝事哉今年庚子十月晦爲密菴六衮先數日避祝入溈山宿密印寺廿七日兒輩與話上善修憾法爲詩予與慧山和尚談方丈中有僧自大梅來

者幾莽堂問密菴在此曰某甲特持法幾大師師翦朝林可任史也太書來奉訊何幸此峰相見爲之驚喜出所寄書及近體詩一卷展讀之四座贊歎得未曾有廿七霜晴和暖慧公設葉著相與攜笻登毘盧峰坐眺竟日衆香嚴擊竹話明日命筍輿南去五里撥草尋香嚴崖未二里漸聞瀑布聲近而益壯如空中鬪雷霆六種震動望布水奔流淌衆沁骨矣到崖陟溪泉在溪外兩岸石壁嶙峋巖亇若屋可數十數蔴圍篠蘿蒙翳其上垂紅貫如林檎者纍纍而水兩坐瀑布自千尺峰頭傾洞奔放如掛百幅綃大珠小珠若珠之座者噴面濺衣到壑作優曇花大如車輪無數無盡肱銀海久之遣僮僕衝波面汲掬掌叫囂都不相聞快哉日斜茶罷陰森不可留詠置身海潮內氷雪淨聰明之句以歸過三塔院小休焉覺耳根泉響尚在也晦之日淩晨辨色而起若絮帽大衣禮佛殿上香花幢蓋梵唄筍嚴慧公披僧伽黎拈香展具祝日願溈山老發法增壽無量予猶謝遍揖諸上座遍兩受兒輩謁飽香樓供午後日薄山寒風漸漸起膚粟矣

夜半作雪及曙積素盈尺擁裘就燎凜冽之氣數倍人間然心甚樂之食後慧公命侍者發廚櫃熾炭邀上東角樓看雪羣玉際天矣所兩掌大瓊鬪非復尋常栟櫚隱屏暫隔似垂兜羅綿作幔者峨眉小塔已沒入瑤海中不僅埋脛也因與慧公徵雪山香車求牧白牯牛處公相視而笑眞平生雪會中第一殊勝也溈山去地四十里何啻天半哉十餘年氷玲密菴倫生壞劫中自笑今年週甲在毘盧峰上天公昨日賑潮音今日呈玉戲便與我作蓬萊仙豈亦無不可

矣明日大癡居士本不措筆有野人送酒者爲畫一
屋矣硏而記其事

楚長沙陶汝鼐燮友著

男之典　之[illegible]　之纂編

孫　玠　煊　熵錄

傳

明觀察大夫歐陽公湘茹先生傳

海內文獻之家歐陽氏最盛明中葉有自安成徙楚之潛江者科第簪組武相繩致其世蕃長沙率更令後則楚文獻惟歐陽氏又最古其間數代有湘茹

先生稱觀察公者尤偉人云公諱緒字某號湘茹爲德慶刺史贈刑部郎某公長子也骨清而神俊早慧不群常受刺史公枕中文一帙北上亟索之失所在遽從太宜人求赫蹏憶且錄不遺一字年十六三試有司咸冠從父給諫公某冏卿公某喜曰此子便嶄然露頭角爾時尊人署教清河公從及闔大父喪扶尊人躃踊哀號欲絕觀者曰至性哉再教江夏公又從時宰相賀公大司馬熊公輩同爲諸生問業以是造詣深角兢談經往往奪席矣旣登賢科名益振工詞翰常擁異書陳古尊彝自好鮮它嗜恥干謁人中歲赴天官試第一卽日拜乾州守乾固秦之衝也猾而嚚訟公至乾撫長孫璥晉之日如不潔已自愛以一事累乾民者汝當之聞者輒加額歎大都爲政廉毅精敏歸於惇大鄒魏焉祖與剪棘敏爺伐蘖拔薤以求暘其嘉禾雖清陰滿庭猶思焦原之一溉也政成騰薦剡者九僅量移莊浪郡丞莊浪西鄙非地公坦如也常代兵使者靜邊績益懋冰蘖聲滿三秦間朝廷乃愈知公賢召補南刑部郎中所平反悉當上

旨荷褒綸制日擬錯益利雷電合章遷廉州太守廉州海隅視秦邊披郤導窾矣公常喟然曰天子之命我也廉敢不職患其居於是勾漏之砂合浦之珠絕於庭者四三年久且以平海功調守韶州未幾朝廷慮滇土司爲變以公才望特簡兵備副使移鎭姚安公歸疏請告不許復叱馭萬里外然邊徼吏民安其誠卧治耳一日自念清羸不堪累章服移書兩臺謝政遂挂冠去疏聞上猶曰某善自攝將需後用異數也蓋公之歷中外厚自樹而將處有終也如此然

公所歷五任西極玉門南窮洱海東探珠穴之濱界在要荒俱非易治當剌乾時武功民有失其子疑僕殺之者久無實公一旦米驗處見覃蕩啼遠發所瘞一訊具服究獄王自成等七人覆盆久公理之竝白臺使者立破其械厥後南曹司讞奏辭罪辟如此類尤多故所至有神明稱台吉銀反犯莊淚寺將密請脅屬出城公叱曰寧有是其誓死堅壁以待未幾援兵至敵宵遁去廉州珠池貧民數相盜自活公置不問監司某持誅求法詞連百餘家胥洶洶將揚海波

焉公馳出宣撫之事始定監司拜公曰吾魏太守矣至滇南有告武定將某與東土司某逆狀者請往勘公曰姑示度外以伐其心勿勘已而俱悔禍其定亂弭變屹然不動又類若此謂公儒人有以哉致政還集宗黨朋游稱六十觴其弟豫軍某公所扐成也既兩服官課長公壻孫珹業俱就乃益喜構滄浪閣日琴尊歗詠其間好賙給貧乏獎掖佳子弟與雋彥遊不倦癸未某月兵燹入郡焚我陵窮公憤甚日置酒高會慷慨賦詩有澄清若是爲斯脊湔賞何須吏假年之句無疾而逝公誠達生哉然感時憂國亦愍焉傷矣年六十四所著詩文若干卷

野史氏曰予至濟闊里人言公乘箕之夕空中有鼓樂聲如相迓者隣家子某某死復甦云見公緋衣象笏簇擁殿庭間與某僧所夢同異哉此事雖幻然公存友慈惠仕宦所至輒攀卧若畏壘祝者今長孫珹宰鄜縣常過乾州去公之政三十年而當時所造士某某相繼斷躋爲大司馬銓部于朝如傍其祠父老子弟咸來拜且泣指所樹石曰天固昌賢刺史後也

願使君自愛噫嘻正直是與公烏得無神乎哉

朝列大夫北華劉公小傳 補潛江志

劉公某字建伯別號北華世廟中士大夫雅尚正學時海內鄒文莊蔣道林諸公寖著而稱同志者亦必曰北華先生云公嘉靖戊子以麟經獲儁己丑乙榜成謂少滄當酬大物而公篤念二人老早捧檄授福州博士聞王文成良知之旨者肰有得分典四川山西鄉試所錄多知名擢敎六館遷刑部主事馳封具慶疏請終養上報可同朝榮其行成賦詩有人歸薄海聞之句服闋補虞部員外郎司節愼庫奉勅督琉

璃廠工出納鉅萬無所染遷河東進司郤商人賂千金二仕竝以淸端罥拂衣之日蕭肰耳家居寧潛絕塵鞅修不倦當事郡邑大夫欽其賢數傀問弗受覡歸安成講學復眞書院直抒所見便欲奪席矣其後河東祀名宦邑祀鄉賢蓋古廉吏而鄉書儒之賢行獻子某登隆慶辛未進士仕至滇南學憲孫某登天啟乙丑進士仕至刑部尚書竝以風節顯人皆謂公之在刑也必有盛德惜其事不傳而公亦終不言噫嘻公惟不言昌厥後哉

同卿歐陽公傳

公諱某字千仞明嘉靖乙丑進士弱冠領鄉薦稱學力行有卓肰自命之志嘗篤養母夫人病咯血盈器公慟甚泣而籲天捧血飲立盡日願以身代其至性類如此歷仕興化令擢司寇尚書郎出守平樂遷昆陵備兵額上所至淸慼正直翛肰無塵於爲興化毘陵尤久竝稱治行第一蓋偏偏肰祥鸞威鳳也其事不勝紀獨興化濱海歲大祲公賑救之全活萬餘人因請豁浮糧以甦民困撫按懼非常不敢上公歎曰

上不過落職耳遂抗疏自陳之朝廷可其奏蠲浮糧二萬兗宿逋二萬有奇事甚備史必有書之者公方壯朝廷且簡用西勇退著書學易杜門不妄見一人傾積俸置義田若干贍其族擇子弟之秀者時時課其業海內謂潛有永叔莫不洗濯以求一當於公而曰羽儀所自出也故邑之大利害則王家書堤築舍久不定公定之某生嗣族伯大叅公後據其厚貲而與本生父訟章賂而潰紀久不直公直之邑民曾綿蔡茂等十餘人非盜誣服久不白公白之咸公一言

力而公非此者卒不言也神宗皇帝嘗以訪論起公南閣卿公引疾辭蓋當時砥厲名節爭處退以負三公之望其事近古自先生一輩而後此風微矣年逾艾而殁朝野惜之今興化毘陵賴上皆有祠諸公槪流涕邑祀公鄉賢所著有我乾篇飛霞閣社草素風集月在居偶筆蝶軒漫書毘陵閒話十數種行於世肰則潛三百年間如公德尤表表云

潛江令朱明山公小傳

朱公諱某號明山南直崐山人繇進士讀潛三君子清田去息之記而知公古遺愛也公清端彊直濟才以誠往往撼山易海法難故能求民之莫難禍害無所休而能大勳華以必遂其志他不具論潛固澤之委也大患莫若水水數變而賦不變則弗均田數變而賦亦數變則弗一㓮漁民二樞觔輕觔重大力者卒㩦其值厚取漁以相遁積重之勢乃獨在民長令徒蒿目而歎死徒爾烏能返之哉公獨憐潛經營教肰以清田得請于上豪橫者息所以撓之無不至而公屹如也法卒行無敢尺寸隱者其賦役率視高下均爲一則而現在阜田丈畝視高一倍蓄水之於潛也此蓄則彼洩此壅則彼潰即滄桑屢變而㚖益相權自肰平準行之一年民爽肰服明年塗有歌輿有頌矣且潛固無城而公即以清田之餘創爲百雉泯諸勞怨浹歲而功竣二者皆非常之原潛至今賴之談公治行輒感涕視古桐鄉云嗚呼此公所爲直比鄭僑非止桐鄉也潛人固百世祀思朱公後之爲潛

者雖百世無變宋公法可也

隨州喻青城先生傳

嗟夫世所稱文章博達之士倉皇變故而卒無忝於所生者鮮矣蓋蘭熏雪白可仰儕於曾史之間葸歎芝焚尚正誼於死生之際豈不難哉有人焉時逢寇亂獨秉天彝敦古處之學皆危坐授經捐將母之軀以殺身此古今人所以廢書而貫涕也作青城先生傳

青城先生者楚安州人其先繼林公以上皆博士弟子也年未舞象殊慧讀書日十數行下十四補弟子員卓犖有大志二十後爲古今文皆拔俗試輒冠軍咸謂喻郎昂昂千里楚先後督學如思白董公紀瞻葛公尤名家並爲所知先生亦自喜當兩公鑒益肆力於經史百家之言不屑屑事雕蟲雖齒治毛公詩每擁皐比進諸生則六經爾雅迭相質暢所從來與人談忠孝節義事或悲憤不已四座慄肽學者以此敬事先生稱經師人師云蓋先生矩步方嚴孝友篤摯一切以古人自待生平如雲氣酋肝膽照人雖卞急少容切偲多諍或亦憚其嚴峻門以內固雍穆無

問言早失怙母張人嬰疾公滌稔和藥往往報書廢食大寒暑必躬自左右伺溫凊饑飽之節嘗隱痛故爲歡以娛母葢數十年如一日也同母弟某終身受先生教庭於成所有奴僕田宅多推予之曰吾并以研田歲給爾勿憂不足矣熹廟時同鄉楊忠烈公指斥權璫逮詔獄緹騎至郡上下皆股慄相顧如瘖先生獨撫膺大叫醵金率同志禱於神援筆爲青詞悲且壯語者曰今偵卒蒲海內求東林黨與胡爲目不瞯先生曰昔陳東以布衣犯童蔡豈獨非人恨吾一腔熱血止灑此爾復何郵歲嘗不登儲且罄先生覆之時有幹僕女適某與富家訐而投繯死或謂公弟稍染指可以卒歲先生正色拒之曰固窮吾分也事得寢富人即欲報公不敢言其處義利之閒介然若此雖數奇五試棘闈不售咸擬睨咸必報盛德丁丑春以明經應貢將入對亾何賊大至城且陷人爭縋而出先生固在壁外伏叢篁閒伺舉家出者從子某至詢老母安在曰當驚竄時尚僵呻吟榻上乃搶地大慟亟歸誓必負母以逃不能則俱死耳奔而號若不見賊者將及城爲賊所鏤傷哉撫軍宋公聞而歎曰此所謂孝烈而鍾於血性者耶設位以祭擬具題表章之不果嗚呼距今廿六年矣伯仲子皆能世先生之學長公某材器尤偉初試爲予邑博士當大寇殷施將遁泣以其狀投予予不勝吊焉先生諱於義字某青城其別號也卒時年四十七私謚曰孝介諤爲傳以俟惇史

陶氏曰古所謂氷視鼎鑊肉視虎狼者畸人哉夫非不知鼎鑊虎狼之可怖畏而廹於君親之心者誠也先生天性學問度越尋嘗惜其所處末流不克大用于世而賚志以成孝悲夫然觀先生激烈於楊公之事葢誠能不爲忠臣必爲孝子者志且得矣誰謂不幸哉

楊龍友中丞傳

癸未初春客南都公車不進江上乍有警徙避吳門與京兆尹楊龍友別感憤泣下明年國變不復相聞久之乃知爲江撫死事見其籌兵遺疏私念君得死所矣但不識搶攘中誰爲之狀者越今廿五年甥孫楊子某自雲間還持其行畧示我曰龍友公無嗣矣欲爲傳存家乘中敢以丐公予曰龍友吾艮友也泣然不忍辭於是乎傳公諱文驄以字行先世吉州徙貴陽遵人某萬曆辛丑進士歷官雲南督學晉觀察使太平時稱風雅名流生公早慧咸謂世家才子戊午年廿三舉于鄉因亂移白下家焉既蹀躞詞場亟亦入宦然大癡之室又習以其暇習馳騎左右射有封狼居胥志海內莫不知龍友才可用世矣而龍友交滿天下風流蘊藉肝膽向人不自以爲才人貴介也始爲雲間博士董玄宰宗伯折節過之諸名儁以文酒奉壇坫者日滿座語在山水遂集中巴邪還青田令辛巳以才望調永嘉兩邑治行俱最然時時讀陰符看匣中劍將致力於中原不僅以文章飾吏治

卷之八 傳 龍友一

也壬午擢江寧尹癸未左兵譁且變大司馬趨授樞曹命未下即令柄兵出江甲申鳳督請爲監軍未報乙酉五月監督水師駐京口維楊遽破潰兵爭渡江公力拒之東南大震倉卒擢爲江南巡撫時叛兵壓境大將軍揚帆走公泣詈之謂當截流一戰以死報國不聽公仰天浩歎獨提一旅趨吳門入浙抗江與退保閩越猝遇敵於西陵第三子某敢且死尚以孤軍駐龍泉號召藪澤思得復出錢塘圖大舉丙戌八月會稽不守始棄龍泉入閩廿四日至延寧之樟樹村爲追騎所及執見主者論降不屈殲其衆五百餘人桐城孫克咸佳士也時在幕中公之伯子鼎琛騎將軍仲子元斯監軍僉事妹婿某甥某皆戎服從與之同盡悲哉妻淑人越氏聞變嘔血死獨其母夫人年七十得僅存時公之甥薛某與其家僕某劍弟絕尚能別識其軀貌而裹公與克咸並瘞于蕭寺中其徒大司馬孫魯山克咸兄也遣人入閩衛兩骸以歸嗚呼龍友克咸皆文人也而以馬革裹屍終矣

卷之八 傳 龍友二

黎平何公殉節傳

何公諱騰蛟字雲從先世山陰人徙黔楚之五開由乙科通籍南陽令遷京兆尹擢北兵曹調職方郎出爲河南監司皆以才廉著癸未獻賊陷武昌無敢當節鉞者甲申正月特簡公填撫未至而江上諸軍大亂亟受事與左帥艮玉謀戢兵固楚其子夢庚叛脅公登舟爲逆公誓死躍入江流數里不溺聞獻賊旅湖南還走荊州乃間道赴長沙坐空城中吊死扶傷召集諸監司守令部署之稍定諸鎮將郝弁肆荼毒

者亦漸斂手奉約束時荒疫繼作極意拊循征糈悉停薄施勸諭每本折但徵十分之一孑遺晳甦□□詔晉公閣部督師總五省撫軍以下咸聽公奏用諸旅禦岳禦江壁壘粗就明年丙戌設鑄局行粵鹽聚里選鄉試皆得旨便宜屹然辟震江東獻之潰卒數千來降□□詔晉公爵稱定興伯闖自荊來降晉爲侯嘗欲召公入相再辭願以身捍疆場然所總新舊軍皆慓悍非可用者公憂之足瘏大裂六月調黔中兵至而偏大匱正月某日湘陰譁中軍乘釁而謀妄

謂敵且至公單騎出指揮不得語火及公衣騎疾馳而南　大清軍闖長壁頓空入據之公且上衡州收集潰師僅一旅入永久之達粵西壁嚴關而守冀復振也戊子冬兵復芝城期與制府堵公所統闖衆會而諸軍在常武者懇忠貞營奪其壘先亂願赴公麾下所過蹀血五百里公聞之從數騎馳至中湘雪夜過寧鄉垂泣使掩骼瘞骴見一二父老大慟藉草卧破屋中與幕客談不變曉凌晨爵鎮馬進忠等五營並奉令戍集喻指還中湘將築壇拜總統者吏民漸

出幸復見何公正月□日　清舟師猝至登岸而屠進忠急引馬扶公出城負創而墜曰公等疾去事尚可爲予止此矣大兵邏公踞坐於地曰吾督師也復而見主者主者禮敬之曰欽公忠畧久矣願得復爲閣部公坐不答競進食瞋目麾去之命十數卒守焉明日遣漢官來復理前語公曰殺之可耳寧有此耶三日有僧在側相數息問公何需公曰汝僧也爲我致淨水一甌飲之漱而吐復默又二日強呑而坐氣奄奄欲絕主者度不可回命斷其首於大埠橋畔天

爲之竁湘人瘞其骸小墳焉事定爲居人所平屋其
上不敢問越十七年乙巳其兒子其來識其處告於
當事許發而得之白骨一具儼肰敷坐者欽而瘞于
高原甲寅冬載其櫬以還于家嗚呼公於是成仁無
憾矣予嘗弔攻苹之難封疆大臣能鞠躬盡瘁從容
而死節者如公幾人既賦平忠復爲作傳以俟悖史
氏

劉雲密先生傳

劉公諱若金別號雲密先世安成人徙潛江爲甲族
大父虞部郎又以理學稱北華先生公能用麟經紹
其業舉天啟辛酉成乙丑進士性警敏多智簡傲不
羣雖世家子下帷濬形鮮所嗜好與人砥礪名節好
面折其過故得交於公者甚少肰見端方之士過高
古之文不自知其傾倒也初授閩□□令以廉介自
矢練於吏治詗察之密欲使民無遯情鋤豪猾附大
力者不得貸事上官直質弗阿咸謂令疆項竊憚之

考績擢南吏部主事五年遷監司淮海安民察吏有
望風解綬者春行一路矣獨剛腸疾惡所爲簡傲如
故嘗欲立法戢兵與同官議不合輒罵淮撫某微求
骫法公抗論之撫聲色遽厲公唾其面日中丞受天
子節鉞撫此一方而身行貪墨之事不樂受監司一
言耶大詬詈而出撫怒恚杜門公上書求斥聞於朝
兩罷之廷議終以公爲正直歸田落落頗聚圖書種
竹樹不妄通賓客郡縣有大興革必就問可否鄉里
所爲非義惟恐公知之肰公寘耳目時有臧否不少

僃門以內一切嚴整有法度如昔之綜理支事也每修潔几研彷彿古人獨樂時上意亟欲懲貪咸擬薦公爲中執法忌者方陰沮之而國變矣南都擁戴起慷慨流涕將出而敗見劉師中之檄乃入閩閩固公舊游人情所向請爲大司寇未兩月公與國姓不相下度無能爲乃辭間關一年始返于家則田宅皆蕪公咄咄書空護舊衣冠日向北嗚咽而已當事之賢者漸致敬禮公亦少損與之周旋得以葺茀藂爲値縣令苛墨則又訴詈忽發不能忍也門下客與公談

笑者大率言山藪豪傑海上義師聚某處起某時本非寔有而誇張以悅公公必起舞嘗不惜厚資遺之久而知其妄亦不復悔公生平豈非嚴取與者而覗年爲若輩所欺其癡忠也如此以乏嗣撫族孫洸承之督課太急雖業成獲雋于鄉思家之姪孫璊瑁環先後得科第皆及門授經者每相侍如嚴師眞有古道矣壽七十七而終憶辛未予客都門與公晤于文鐵菴太史座中風神淸峻目炯炯射人幾交數語搖襟上馬去疎率可惟又廿四年乙未冬予初破謚

出至滸公折節見之引爲知己骨肉無間晨夕者經年每相對欣肅盡致諸所爲寒淳峭壁之槩予覗之則嫵媚親人也別時滸肰載酒送三十里方纂醫書二十卷約明年同遊白門授梓不果又二年公逝所謂受恩相與誕張以悅公者胥某與貪令比而傾其家嗣洸益不克振傷其無以表公也愴焉弔公而私爲之傳云

續宦蹟類紀諸小傳

忠節

蔡道憲號江門晉江人年二十成進士李星沙清端秀立蘊藉風流居然才子也李庭既無留獄而以其暇論詩文作鷩鳳鳴時賊氛逼楚與太守堵公竝事韜畧間屬邑山賊警輒戎服單騎巡徼行部所至自執鼓登埤敢戰一往英沉已負睢陽之總智癸未八月獻賊逼長文武大僚擁藩王先後去公獨與故所

結總戎尹先民提師日夜誓死守且戰然兵力不當先民乃背公輸欵于賊賊入遂降公從容下馬整冠北面拜泣曰臣不職以死謝天子遂爲賊所執賊降語曰我素知公公勿苦公怒罵賊縛公公益罵不絕口適蘇降將尹欵語公公瞋目直視奮縛推尹胸而搏之賊數萬咸駭動公數賊罪又揚天朝威德大辱賊賊命磔之公欣欣就刑賊以刀加頸侵公曰公忠臣胃一笑寢乎公乃揚肴清宛笑語如平生磔且死公猶吃吃作恨聲賊詰恨爲誰曰恨不殺尹先民獨濫殺我百姓賊左右皆流涕咋舌事聞詔贈太僕寺少卿謚忠烈特祠祀焉後堵公覲還督學率諸門人招魂而葬之南門外理靈坡

公幕下卒陳世科素號鐵脚苗頗具勇義自縊於永豊倉又有郡照磨莫可及寧鄉尹丘存忠長沙倅吳士義相繼斃於賊皆可謂死事之賢者 明

周二南字石拙蒙化人初以明經通判長沙兎丞撫郡事復驟遷知府才畧雄敏軫念民艱時長沙當獻左焚刼之餘官兵雜處殘郡民甚苦之賴公不避危

險曲意調撫民益愛戀公不忍去乙酉夏闖逆殘賊犯瀏陽公矢心掃蕩奮然請行連督率黃營官兵二千往禦敵戰於官渡連日斬獲殊衆賊窘甚因用我計賺渡上流透出陣後官兵驚潰公挺然不動獨領麾下數十人鏖戰竟日身中數鎗斃於馬下郡士民哀慕之請祀忠烈祠 明

儒宗

徐人龍字亮生上虞人麟經名進士天啟癸亥督學上八郡美鬚髯目炯炯如電敏慧公端纖塵不人淡

歲週兩試無優劣皆手自評隲之一日盡三百卷得
佳者欣賞逾格疵者臨唱次輒能舉其瑕無不厭服
人以爲神鑒每試後又月令呈課考其進退若父子
師生闈前試抑者後試勝則亟拔之或附大力以請
則堅謝曰某已且不狥冝狥人耶故所進多寒畯所
拔必異才士習文章翕然一變矣先是湖北每科贏
額十六七人公始力爭科舉加號舍分謄錄是年湖
南北中式平而南且多一甲子以後接踵取上第稱
張楚之文者二十年中猶公平植士也然當時即爲

湖北所忌建議請督學後一公亦止量移少叅告養
去後六年李大宗伯腾芳特疏薦公不起又十年始
召爲天津巡撫晉兵侍郎祀名宦 明

名監司

丘志克字六區山東諸城人進士先爲河南副使督
毛兵援渝州稱文武才擢大叅分巡湖南精嚴廉正
風紀肅如然喜延攬才儁之士或詩文尤異者輒倒
屣折節每集守令勗之曰承平久矣有志者當思報
國諸君優游傍文治竊爲不取也二年遷大方伯去

繼政者金公之俊吳江人經濟文章偉然救時之望
多惠政人質擢江西大叅 明

趙廷臣字君鄰鐵嶺衞人先爲江南郡丞治行最著
民間稱爲趙佛云癸巳經畧洪公奉督師　命入楚
請爲叅軍偕至奏援兵使者分巡下湖南甫受事兵
民咸瞻望之曰是始佛來矣時軍事旁午民苦東濕
無大小皆待決於公之庭蒲漢八旗營初駐多所徵
需馳至而疾呼者無停晷守令咸惴惴進匿公一身
任之纖繼皆經心手吏與民始相恃無恐而諸軍亦

深相敬信無不得於公者以是經撫一切事悉委於
公盤錯緩急輒迎刃解遇刑獄必極意平反之曰吾
不忍煅煉之餘後相文致也每或事但閱脫械聲行
者爲之感泣其他訐訟細故置不問或不得已下屬
吏問惟取具狀辨曲直耳所擬摘罰悉判免之二三
年間洞開重門與吏民肝膽相見歲時觴獻無敢以
公幣恩公者常秉燭治文書曉起百函並發左右不
得行其私故民獲口達於前而又無察察之迹每蕭
然鈴閣中得以其間讀諸史吟諷自喜如書生也以

此知公之廉勤敏惠有自來矣遷本省驛傳參政行之日攀轅臥轍者盈香塞道其後士民聞公遺太夫人喪皆北向泣聞公起復屢駁陟輒南向相慶加額詩曰維此惠君民所瞻仰其公之謂歟 國朝

賢郡職

堵胤錫字牧遊宜興人進士負才絕俗雅志匡時爲郡于末造與蔡周二公同寅同心有賦詩橫槊之槩而臨政爽朗日無盤錯郡甚賴之入覲賊破湖湘督殺略盡荷公再蒞庶幾少甦焉其後爲督學鎮撫皆

在板蕩中雖其烈遜定興而卒成殉國之志事不得紀 明

賢州邑職

南起鳳字□□河南新鄉人進士令湘鄉廉介果毅日惟茹蔬飲水時地方初鬬兵燹疫旱相繼作大兵進黔屯邵陽餉檄雨下公力請除荒減徵額六萬六千湯火之民慶更生矣以失城罷去經畧洪公郊爲循吏第一題留單前未幾卽拂衣歸民至今懷之 國朝

于之挺字□□北直人丁亥進士郊淵潭文發而端

靜當上下畢與拔於應付遂不能以才見積勞年餘與其妻同日死貧無以斂盡鬻其僕婢一孤扶櫬歸士民爲之掩泣 國朝

續人物類紀諸小傳

賢達

李東陽字西涯茶陵人以戎籍隸燕京甫四歲奇穎能運筆作大字景帝召見抱置膝上賜楷筆果鈔八歲以神童復召賜如初天順甲申舉進士授編修屢遷禮侍郎大拜晉吏尚書歷相兩朝三主會試兩慧

齋而身名泰益贖世才亦贖世遇也公在館閣四十年名重天下而清節雅量世罕其倫始事弘治皇帝持國是參大謀裁定會典廟制奏釋諍臣劉進獄止三清之祀海寓昇平稱賢宰相及受顧命輔正德值逆瑾盜王鉄指制中外叵不測或諷公避之公曰陽顧命大臣不知有身也御史姚祥郎中萬奎張彧等因事迕瑾瑾欲行枷法持不可釋之一日早輔有一卷擲墀內盛言瑾惡瑾怒執相士二百人下獄公曰此一人所爲耳刑安得濫遂盡免時瑾威權日峻狎

戊公鄭得存國體全善類事最多達雖中銜之而心
折其公端相敬憚久之卒能佐主上取其柄蓋誠足
以格君而才足以安社稷如此旣亟請歸相印還里
蕭肰擁岡書萬卷尉音延覽後儔海內之士多歸之
四方求詞翰者狎至公皆爲疏對客必盡歡也所著
倢麓堂集百餘卷詩文冠絕當代樂府起漢魏一格
云卒諡文正贈太師 明
黃洽中號景臺善化人楔四子年二十四成萬曆癸
未進士標格風霜孤介自喜初令歸安有聲歷戶部

郎兩守名郡到處畏其清羸如減晉陽地畝二萬餘
金蠲南安木價五萬罷庫錢二千抵餉修學會舉卓
異屢薦邊才而公傲肰丘壑守令罕識其面課諸子
皆文章蔚起有荀龍之盛今公孫盛振不止纔其祖
武里人稱之曰淳之舊德也濟美者十三世矣祀鄉
賢 明
李騰芳號湘洲湘潭人年二十八成進士丰標玉立
神采鑑人其古今文海內奉爲法物中秘書讀且盡
首治廿一史數論次之故通達國體爲最時詞臣持
祿養貧以爲雅量騰芳獨存經濟昌言言皇國
用言兵言邊事言朝政得失極其剴切及掌制誥對
經筵則證據古今朝廷比於陸贄以是負敖時望忌
者沮其相時同官楊天峻名最重臺臣以爲黨人構
罷之語侵公公遂上疏謂臣實與天峻密友不當在
列卽日掛冠去嗣是數起輒乞歸侍兩尊人權居多
益柄心宗鏡取印新建良知之旨灑肰有得並見於
書會中外多事天子思公召還少宗伯疏五辭不許
越入朝卽條上至計進戚繼光兵法全書上嘉悅亟

擬宣麻不幸兩先帝相繼崩旋以相擇慶陵功晉少
宰丁母憂特加詹翰尚書予母夫人祭二品魏璫竊
政以楊漣事大芟楚公終不附削籍璫敗召起原官
掌部屢疏議貢道正文體飭宰政華宗藩請名封例
費得旨成施行己巳冬冊立夙夜秖勤而邊警猝至
薄都常登陴候對多所條畫解嚴上慰勞賜金帛晉
秩屢乞休慰留又二年辛未卒於京邸朝野震悼贈
少保遣官護喪予祭葬先後通籍四十年兩分較禮
闈歷北司成己未掌院教習所成就人才甚盛所著

書多惟玉衡集孫子說印說莊金剛經解批選王陽
明集已行世 明
羅喻義號荑江益陽人公少與兄見義齊名肰刻意
爲制舉文常竟日不成一字成即大得意令讀者驚
起壬子掄魁癸丑成進士選庶常喜讀經濟書不屑
意詞翰居官嚴冷常杜門謝客未輕接一人壬戌分
較禮闈北雍司業時諸生陸萬齡等請爲魏忠賢立
祠太學右公厲色呵止之不荷行璫怒削籍海內服
其正直毅皇初起復宮端晉禮侍郎克日講官會邊

警條上國計進車戰法爲異巳者所沮不及用乞歸
著書經年宗黨罕見其面肰其戰節也若石慶之避
相而托少伯之居陶以是名久不在金甌中卒請卹
典未下而亂所著述有論語分趙尚書是正館課一
卷行世 明
趙開心號洞門長沙人生而倜岸性孝友家貧授經
髀邑奉甘旨得兩尊人懽見季四成玉於成明天啟
丁卯舉於鄉崇禎甲戌成進士以二甲守武定有循
吏聲隨外艱服闋補趙州會權璫譎州多不法公毅
肰持之忤璫意遂被劾巳謫永平司李升職方主事
皇清定鼎晉陜西道御史擢都察院左僉都閒國初
大憝興大疑獄多喘唖不敢言公章疏剴切披鱗引
裾不避忌諱或謂公 宸威叵測宜小避公曰苟利
民社死生以之今依違何以謝天下後世于時 朝
廷內外悉嚴重公未幾居周太夫人喪求去弗遂起
視再領總憲臺綱肅肰衆正爲之增氣因爲忌者中
落憲職補鴻臚加太僕卿徒倚京洛幾十年 世祖
賓天時數曰趙某借未大用 今上乃逾格拔公太

司空兼總督倉場倚任方殷俄而易簀卒之日無長
物同朝諸公憐而賻贈方執斂荷 上輟悼賜祭葬
遣官護喪還公平時喜讀書硯盈好臨池賦詩荅贈
皆手自寫之贛如也常一飲數斗與故人知己極懽
至於引翼善類弘獎風流公每以肝膽自許至今海
內有天不憖遺之歎云 國朝
忠節
洪雲蒸攸人幼禀淳慧長宗理學師安成劉徵君宗
旨庚戌舉進士歷官廣州守逸氛忌甚懸聯邵門有

賊不滅不已之何晉嶺南憲副閩都門大督領兵勦
王貴大銳置要路時江閩粵巨寇陳萬等三省會勦
公立蕩平之建速平州縣增稅機數萬捐俸五百助
攻海寇劉香通倡賊作難院司觀望獨屬公堵徵公
單騎假撫諭登賊舟潛率大兵外攻兵至公招兵急
攻厲聲曰毋惜我一人以失機會賊怒加刃棄屍海
岸五日屍泊沙州有烏翼覆之尋獲櫬歸粵紳衿立
祠祀之當征賊時先遺書囑妻子曰成仁取義素所
自誓三省害除夫復何憾爾曹只以忠孝清白傳家

此足徵公之所見者大矣所著有講學語錄詩文集

祀鄉賢 明

志節

馮一第字根公善化人天啟丁卯亞魁以文學著居
平廉隅雅飭孝友無間崇禎癸未獻寇陷長郡僞者
衆第避于上湘屢脅不屈預爲自弔文改姓文賊縛
至城罵不絕口截其舌劓其鼻殺之時年四十從祀
蔡周二忠祠所著有史發二十卷 明

文學

周聖楷字伯孔湘潭人年二十負才而往遊白門與
竟陵鍾伯敬善一夕爲秦淮竹枝詞百首妙麗驚人
名藩白下歸而攻舉子業絕經切傳刻意爲大家雖
常試高等屢困場屋年四十棄湘嶽堂於江干擇經
史玄釋之書而研釋之則閉戶枯禪也纂楚寶四十
卷集生氣錄著中庸贊湘水玄藝湖嶽堂詩若干卷
皆行世既貢而以廹脅沒於亂難愛伯孔者不湘無
憾惜哉 明

龍德溥字孟傅茶陵人生而蚤慧爲俗師所汩沒憲

自振拔入泮徵盡燒其舊作從諸名士遊爲文勝濟
經營或竟日不成一字及與到筆隨即敏者無以過
也試尚書不效改治春秋揣摩僅朞年即魁楚姓孝
友與諸弟共卧起者十餘年丁酉攜弟科試泊舟湘
岸中暑成疾歸數月而疾益劇命家人以齊衰殉葬
曰吾不克終人子之事聊表此以志恨也悲哉 國朝

隱逸

鄧之馨字友芝湘陰人早負才爲縣令余公拔冠童
子試後三年癸酉舉于鄉樸茂端謹絕于流俗嘗杜

門落魄稱古處之士　國初深自匿晦傷蘭芷之見
鋤思羅網之將及遂屏妻妾捐其產入神鼎飯僧披
緇修頭陀行若有得者未久跌坐而逝　明

王昌祚字新國才性蕭邁雅好音律善謳喜清譚爲
小詩文令人解頤有稽阮之癖年四十以家難罷諸
生或勸布施求嗣不荅時岳麓書院圮甚兵且起生
乃盡捐其產千金重建之有司不知也督學高公世
泰聞而賛其成欲特旌之謝不受工甫竣而亂惜其
記石亦不成　明

遷寓

鄢見無蕺壹城人父爲康令家貧少時于書無所不
讀性嗜酒日攜錢就肆與人飲不論貴賤已亚試督
學兒單入闈中酒扶而入醒後疾書以詩經掄魁甲
申國變遂棄家披緇佯狂于安成承新之間已而隱
司空山煉藥不成去雲陽山中得酧鄉主人以終　明

列女

羅見義妻恭氏見義負才早儁而夭氏二十孀居事
姑克承所歷艱辛而栢舟自矢至七十而終肰少宗

伯弟也爲史官而不聞爲其嫂表節今數十年始見
于輿論令執筆者增慨矣　明

續宦蹟類紀諸小傳

循卓

陳以忠雲浦錫山之文人也其吏治才贍然有餘且以操持廉諸所宜興革無不為為亦輒定省公暇垂簾以文酒致名衛之士揚推風雅如師友間耳春天嘗乘筍輿行田野中勸農偕父老子弟飲遇佳山水往往留宿賦詩或野叟扶筇餉饁則欣然為引一卮以去不知有吏人狀也邑搢紳先生有高行博學者

間延入衙齋登遠思樓便同枕被諸生陶其梅其少傅為公所賞拔篤病皆臨寢饋參朮以療之于其死也為文以弔其古道類如此為政五年多遺愛如建文塔玉帶橋陽春臺來鶴亭皆其創舉而澤存于山川者自公以往莫為之繼迄今玉潭之水有芳風藻川則雲浦之餘馥哉萬曆年間入名宦崇祀 明

沈震龍霖海其宰寧也年少而修偉有神明之號當播州單與能調劑不擾遇民事輒談笑解紛如理家事御下簡而肅立里甲徵輸法甚善六年中無辟獄戍遣者民亦輒得以情告之如父母也待博士弟子優且洽嘗以公餘集文學重修縣志置几杖于鄉三老董其成登書而拜其於宮墻廟社也崇飭如麗焉一攺山城固陋之觀雖循良力歟亦其時貲淳茂哉公去後士民尸祝之祠亦甚傷非前所有越十餘年以蜀郡丞病免還父老兒童爭迎迓公相持泣下庶幾古之遺愛也 明

徐可行克敏以進士出宰其為人風流鬱達絕去町畦為政平易爽朗如其蕭疎之意與父老子弟文酒

相得辭後濡毫或調琴鶴得良會輒謀達旦時方禁網疎濶而民鮮姦先如此而臺疏議調繁公曰吾樂寧之淳朴而清文願無以易凡六年召司農主事鄉大夫九十翁陶公驥功率士民建思鳥亭以懷之行寧書多藏民間得文待詔之致云 明

王綱心乾寧國縣人自徐侯徹勇逝民繼袁公長者侯承其敝而振之性清剛彊正有峭壁寒淳之槩遇事綜覈井井持法無所貸時稱鐵而以是胥與民自不犯而公亦終無濫刑也其與士大夫遊多嚴少親

肰於有道長者勸甚恭士之英妙者獎掖不倦嘗栢
士得數輩曰某某當儁而地靈閟之奈何因主王先
生議剏大奎樓明年登賢書者一人嗣是輩起皆公
所拔識五年擢守晉州一麾北去行李蕭肰久而益
思如古良牧矣 明
汪大壯祁門人脩潔長者也性和藹貞滑表裏秽肰
競競乎愛人自愛矣或謂有縱弛之過也肰衙齋蕭
寂可擬懸魚而庭鮮榜掠之聲絕斷遣之獄訟者對
簿輒飲以醇親知來謁但授餐錢遣之又嚴冷甚也

六年擢黃州貳守行之日無以束裝支出贖積逋贖
若干宜欽者又悉蠲之在黃九年嘗署郡而父老稱
之亦如此其廉平易可少哉 明
周瑞豹石虬吉水人以進士稱穀經名家固落落有
崖岸而息以南皐先生之學設施故其爲政嚴明肅
穆不畏疆禦豪者黠者往往搒薙矣若子弟俊彥之
尤非不推奬意氣而溷溷藹藹斷斷也凡所興革以
公才望無不得請于上者民或陰受其惠而不知會
學宮圮甚穀肰毀作斵偕祟麗未嘗損公帑錢既考

最調江陵擢兵科給事中越十年楚且蘇矣公以尚
璽奉使過邑父老張樂醑飲徘徊山川不減峴山之
涕云終璽卿以忠節殉國 明
沈之煌孟元浙長興人初示民以錞耳久而精毅疆
直則鋒稜截如也肰用刑竣斷遣無少留無敢有通
情者或以是憚苦之若夫操履廉正絕暮夜金上官
左右侍呼至者率俊岸折之不得逞故人于澤雖僅
年家座主剌弗通也立比較法爲龍膹蛇尾冊出納
之數由中出而銖兩不淆姦民不掩此意垂百年可

矣時多盜每起輒摘發于賢士大夫嘗折節有一二
案過執已見既成或諷其失欣肰引咎徐察而平反
之曰志吾過也庶幾仕疆項而學質直者與擢司寇
主事 明

攝篆

甯繩武吳江人癸丑進士戊午攝寧篆公精明渾厚
一軌于正有大臣之風署事數月月二旬治邑內澄
肅而外晉弟無二介取也待士大夫敬愛有禮時舉
鄉飲公集儒士弟子而命之曰貴得有道長者以重

之舉議以鄉賢附公罔墨僻公式廬焉伏之日列豆
潔如鐘鼓秩如觀者嘆賓筵未有也市中惡少王汝
賓等廿餘人盡趨公府役夜則爲盜將謀下洞庭以
逞公廉得其狀頁刻就擒戮其魁餘悉杖遣之絕所
牽引邑賴以安其得治大體如此去之日民遮道畱
勒數事于石曰寧公碑 明
黨哲蜀廣元人初授梅城令才術敏捷應變有餘獻
賊後邑惟青燐白骨無三家市也復苦署事丞某以
治僞大擾鄉先生謀請兼寧事旋復專之調劑蹉蹉

也當哀鴻漸集肰驕悍絡繹至則單騎出迎曉有指
畫檄使持督鎮符暴如故一切斷制寧失上官意湯
火餘魂仗是少甦爾時龍王淳洸起公設奇構賊巢
親入其巢撫定之有潰部數百騎風雨驟至者掠民
間婦女急公佯與諸將欵麾宅眷避舍驅入公廨鎖
院而衛之皆得以全二事尤偉畧云惟稍自恃用以
命奴數輩爲親兵間有縱庇之失肰亦以命奴頁公
可不慎哉兩年補靖州守加監軍僉事邑人皆爲祠
伐石而未及書 明

死事

劉熙祚武進人癸未秋衛三藩至衡賊至諸王走嶺
表公曰御史楚官不得去賊執公見不屈囚之至宗
師廟有言寧數澤多義兵將謀奪巡按者賊怒磔公
大戮寧人無算有僧竊識其骨瘞于路南渡元年贈
太僕寺卿謚忠毅專祠郡之西今廢 明
余昇衢州人俠而赴義太守堵公客也崇禎壬午秋
從太守禦賊于梅湘之界夜雨賊猝至岫輪梨上馬
率百人往闘萬山間格殺賊一人不勝而死太守哭

之于野建祠死事處又率寧人祠于北鄉題曰義士
廟胡生懋遷之力也今廢 明

師儒

王堯天擬明晉江名宿舉以乙科署教至則育才自
任先是邑久輟科而文日卑狃諸生旅見次公即備
英少之士數人曰此豈非清慧能文者哉命各奏一
義公大喜語于令王公綱寧不乏才後起者當益奇
乃月立三課又別爲義經會手自丹鉛置甲乙而所
拔多靈異古秀之篇腐儒輒駭走弗顧者也湯子道

立其最擊節遂爲設席授餐諸形家言主議建大魁閣閣成公以憂去明年戊午湯子獲儁人服其鑒性嚴重樸直雅倣人師舊博士體貌稍渝公抗之丞簿上嗣是賢科接起多公槃籠中物庶幾見師尊道隆也惜乎湯子者議崇祀而未之果行 明

傷鈞瀘溪人個樸和厚如古君子敷教寛而於贄不相責也寧士甚敬愛之既三年以憂去起後仍求補原缺先生亦敬愛寧士不能忘耳又數年擢論湖北多士爲立碑以爲思三百年所無也其後未年有石

先生諱梁者武陵人個樸和厚相似時競趨婚無師儒體矣先生獨蕭澹高寒以學士長者自待而于諸生若親戚故尊催無不飲醇者年七十浩然賦歸湘沅之間歲猶訓贈問答無間宜兩司訓者並稱盛德云 明

佐吏

梅蕃祚字子馬宣城人以文事俠氣遊公卿間既屈首爲簿毅然自好絕異鶏羣日嘗雅坐與文人接論署縣事釐正不苟豪民某輒盡其辜雖勢力不得請當事咸稱梅簿才吏使督木北上袁中郎先生爲賦督木行見集中卒以忤時遷王官去 明

陳汝誠錢塘人當周公石虬宰縣束僚屬嚴尉寔愿謹多憚每捕賊絕少牵引遇民事但爲好語兩釋之無所取若鄉三老狀嘗蕭然坐卧耳督修學宮惟勤且有相度之助以内艱去不能治裝留寧逾朞士民憐而助其舟資歸西湖垂簾賣卜僅給蔬粥而已陶子曾於湖上見之解一金贈之以詩越人相傳以爲佳話 明

續人物 類紀諸小傳

先正

陶顯功膚仲生時母夫人夢壽字拄天少殊穎爲學使橋公所亟賞與江陵相公同舉奇童子人濂溪院十九冠諸生丙午擬元三日矣及得蔡制卷欲移置第二房考袖其文以抗曰非第一寧留良也已而廉憲某憐其才年三十六拔貢司訓歸安爲唐一菴先生所知歷敎蓮溪階州所在起文譽江陵公嘗欲破格用之擢中江令釐項敢作治行甚著考最封文林

郎制詞日經術精通才諝敏茂登弟宜民善于其職蓋寔錄矣陞路南知州二年解組還優游林泉凡三十餘年晚益耽著述書法酷似考亭而風格脩偉長議論所遇事慷慨抉胸臆外臺郡守時有造廬請者壬寅考評縣志奉詔進階四品壽九十三所著有仕學稿二十卷九我集金丹說陶氏族譜而蜀人謝東阜方伯浙人唐一菴尚書郡人莊沖虛太史爲之序云 明

梅粲肰彬吾少與周陶兩鄉賢公同硏席並起名諸生間而公尤慧過目成誦舉里選試授縣令初任合江謫永康公生平醇篤登弟於讀書飲酒外嗨如也故爲縣亦僅稱長者遇事鮮斷但與民陳說義理而已賦歸蕭肰以經史自娛每日默誦金剛一卷逢人敎戒爲善多本慈氏之旨云壬寅與脩縣志晚見叔子恩德獲雋辛酉收書田燕裘之報矣壽八十卒 明

謝萬鍾明我風度脩肰才復韶秀少年試諸生輒第一嘗與李湘洲太史同學太史且兄事之晚以明經遊大學亦有名太學諸生間謁選得成都別駕起復補衛輝擢臨洮府同知所至皆以敏惠聞去官輒有思者歸田十餘年壼濬杜門幾絕人事益有得于吐納之術而高寄物外也壽八十烱瞳髹鬢餌惟蓍粥庶幾司空表聖之流歟 明

吳道行一之別號嶁天山公少子早有才藝美風度一日讀遺書而泣刻意向學進于博雅躬行醇粹飲人以和多從授毛氏詩名藉藉起書法擬文衡山書亦蕭疎有致古文近體詩皆宗七子而於圖史緗竹之間咸雅尚也故能令廉叓不隨且其子叅式穀矣授鄖陽司訓卒于官里人爭賻以歸公槻私謚曰文懿先生所著有岣嶁稿當時碑板屏帳志乘多是其書 明

陶汝礪用我世廉吏苦貧授生徒鄉塾中治經治生殊勤也天性簡率與人曠肰無大小絕去町畦早聘吳氏將娶而病瞀吳氏請絕婚父命占之公曰吉曰既盟矣當結褵而棄婦將安歸願勿絕明年娶吳氏親迎之夕吳氏目復明偕老生子孫稱奇事云司訓宜城陞泰順知縣以登弟開卒于官 明

彭克治真儒芊度昻藏性尤塅正早攻苦以䆁經爲人師坐皐比二十年士多出其門者任維政四張少敷歲公督課不假嚬笑終身僤之竝爲名宿稱大小彭先生云中壬子副榜以泰昌選貢授靜寧州判不竟其志肰平生行誼絶異茅靡者矣 明

胡懋進修能性敏慧強記同輩推其才肰亦傲岸自負多不近人嘗恨取科名難改詩治春秋遂以麟經售辛酉平居落落惟路史枯碁自娛詩古文皆長不輕作著教無錫諸名家咸敬重之陞福建永定知縣高蹈不任年六十三藏于兵其客傅友竹年七十取架上書千卷衛其屍經月不去可悲也其侄夷愉嘗爲予言葬陽朔公時形家云此地固佳但葬之主長子凶脩能曰但令諸弟皆獲福吾寧當之今不幸而其言驗雖盛德事而數不可回傷哉藏稿凡數種不傳 明

楊會英嘉生風骨脩偉眉髯如戟望之森竦而性和煦坦如也爲諸生有聲改治禮經中甲子鄉試以甲戌副榜署敎臨湘當路推爲名宿以丙子應聘粵東稱得士旋居母夫人喪卜葬廬于石澗幾中濕不起服闋陞國子學錄尋擢兵部司務憂憤時事尚冀有血可灑不幸而罹國變甲申城破率徒跣而奔至清河莊爲賊所及引頸受刃曰國破君亾死亦足也其事詳家傳中不悉載 明

賢達

周堪賡仲聲號立應少穎異舉止端謹甚類郡丞公但體羸公愛憐之于衕齋中自授經課其業大就遺試再應舉不及没走聲名年三十三聯捷成進士初授永春令調繁福清丁卯分較省闈治行爲閩吏冠考選試浙江道御史端廉敬慎有大臣風奉命巡青巡按眞順等處持法介而平親簿書至密活冤獄多人事竣省親還侍太翁起居數月不另寢假滿入朝猶抱絕裾之慟人數羡之丁丑奔葬已卯起復入掌河南道印嘗庚辰大計以廉謹稱上意歷陞太僕丞光祿少卿順天府尹特河工屢潰上憂之特敕命公以工部侍郎兼副都御史往戴星而治數月功成似有神助省帑金三十萬歸朝廷上大嘉賚方擬殊擢

而公遽乞還南遷陞戶部尚書一謁孝陵竟返曰時
不可為吾將隱矣 今上四年開湖南公方退居林
下恭順王及撫按疏其賢癸巳秋以舊德召公將赴
朝寢疾明年四月卒雖三十年仕宦還顧暬好濟穆
不輕接一人海內皆遜其清慎有猷[illegible]治河諸疏若
干卷 明

文學

湯道立漢男十六歲試諸生輒冠文字而外絕鮮嗜
好故能以超慧立言尤喜檀弓楠華筆亦近之嘗江
王先生一見驚歎曰異才也明年戊午以義經舉于
鄉時年少人爭艷之而漢男如處子向人面赤訥訥
不出口也負性狷介不能委蛇時榕惟終年坐書幃
中邑長吏亦罕得見入上公車不第留心掌故居肰
傳雅息有以用之甲申試銓授知縣寇及邑矣亟歸
將母尋亦死于兵哀哉所著述頗多惟存湯氏族譜
餘文散亾不傳 明

梅思德仲玉合江公子生有異兆臚地時口呢呢如
持誦當是蒲團上來矣既長省秀異性復聰敏日能
誦千言不忘年廿九中辛酉鄉試為人慈柔樂易絕
去機械喜飲酒敲棋涉獵稗野而齒不掛雌黃有醉
人以醇之意辛未闈卷已錄矣以表誤落字罷第尋
謁銓授知縣傷時之亂志不欲仕甲申兵職其佳兒
憂瘋卒咸謂梅氏世有德而乏為善之報云 明

王階汝升生而穎敏十歲能文早食餼庚子乙榜不
偶事孀母盡菽水懽以孝行聞于學使者人稱虛白
先生嘗著易經啟蒙南華外篇惜其賫志而沒後十
年王氏之鼉字六有其早慧且狐同力學事母孝同
為名諸生竆經苑花卒困場屋不竟其志同至今弔
數奇之士稱二王先生云 明

盧傳來役耶幼穎慧日誦千言嘗飲酒傲誕有輕世
之意長而折節多讀書日所言動與人酬酢夜必記
之以是進德孝成溧謹肰疾惡如仇見長師友異書
則敬若簪蔡也制義為時輩所推服試嘗冠軍壬午
與邑陶子汝鼐之典並徵人濂溪書院楚社多刻其
文乙酉選貢傷時之亂不求仕聯跡養母所作詩歌
及丹鉛古今書盈笥不幸乏嗣未及下壽卒悲哉而

同時張生元佐者字子尹年少于盧九歲沉潛嗜學絕去機心恂恂如閨閤中人事母孝教二弟若師詩文皆醇雅當行試諸生第一早貢將來書引為忘年交然亦乏嗣是年先後同賫志而歿或謂賢者無投故哀而書之

楊維謙六吉早孤寒力學好脩舌耕筆耒者二十載事母庸極謹嘗嗜酒善怒極沉湎中聞母氏聲輒昇罷自責母或不懌罷益卑然鄉里稱之七試輒困不售所授業多佳士子鼎台鼎呂皆己所督教也學憲錫山高公攀其行惜不及中壽而歿 明

彭日洛孺子少孤事祖母至孝醇修嗜古屢困棘闈癸未張賊蹂躪歎曰危邦不入輒絕跡城市會脅名士授官使者至標諸門外署云寧作我朝乞丐毋膺逆賊軒冕遂遠奔芙蓉被雪洞諸地有飄然避眾之況因草罵賊詩十數首納衣帶中出入戊子遇亂黨桂如初尋被害乏嗣邑人哀之詩文若干卷俱不傳

烈士

楊啟華禹心十歲能文為邑令周石虬公所賞性質樸沉潛攻苦舉業喜為深奇拔俗之言戊寅試諸生冠軍壬午闈卷大被賞以奇語置乙榜獻賊至近郊諸名士甚忌憂不得免日幾室行數且恨書屑咄咄日吾素不委蛇不知所以處此遂閉門自經悲哉眾孀母及黃口兒不顧或曰傷勇與陶子曰士人讀書學古知義不可辱而介然以死執雖而無變節難矣哉于是乎稱烈 明

義僕

陳冬市醫陳應昌之工人往與陳醫同居撫之有恩出而以灌園自給一日昌篤病垂絕諸醫斂手若僕號泣度無所救遂刲臂煮之以進其病立瘥次日斃痛血出市茶鼠相驚訝聞于官賞以一縑陶子咸而為詩曰漢獻階前淚滿胸桓玄華上大從容書生臣主恩何薄羞語陳家賣菜傭 明

張孟周儒家子幼讀毛詩習楷以貧落傭書于楊孝廉孝廉頗念之執役不去垂二十年孝廉既官燕邸留孟侍其父刺史公癸未獻賊至將公偽授仵賊將刷孟于萬軍中哭呼而前乞賊代死諸賊交刃格之

呼盜矦賊爲戚勳皆得釋可謂舍生取義矣而卒得生世曾無完忠哉惜乎其人獨不在公卿大夫間也噫公子孫咸矜秋而喪亂不及左右宛轉刀俎之下賴一僕以免其後孟死無相䘏者悲夫予不忍沒其事故書 明

隱逸

陶顯道文仲性篤孝友行輒不偶流俗少游膠序卒例授禮部儒士歷事歸乃杜門謝子絕意仕進獨粟賑荒施而不責其報雅況兼識尤嫻大書邑人士咸推重之屢召賓筵固辭不赴蓋庶幾有五柳之遺風云 明

陶汝楫子濟魁梧磊落才亦警敏爲名諸生食餼甘年倦于帖括乃以例貢遊太學一望馬當之濤慨然返棹曰吾老母在何爲舍丘壑而涉不測也遂歸隱選花購石擬潘岳之閒居飲能數斗善諧謔與客酧傲終日邑長令皆式廬就之事母陳最孝六十居苫哀毀盡禮明年病垂絕復甦曰吾方被召入冥司見府君章服在旁顧令上主者取白板休書之曰汝今行年六十一汝孝當加一十三至七十四果病不食殁筒中物分資親黨拔剌以辭事甚聴而其孝行冥報不爽尤可傳云 明

李正華涵春爲諸生有才氣然嗜閒散喜頹放詩筒酒壚之閒陶然也每歲寄僧樓過半山居畔徑手自剪裁皆就四古松拔枝爲巢絙板而上日吹簫鼓琴獨酌其中俗客但相望而已垂老自過且多技能厭竹之器皆以意造作詩歌琴曲飄飄出塵自號游陽子附于玄玄者流年七十餘而卒 明

節婦

陶氏路南刺史公女適同邑蔡生文光解元公子也清羸嗜學失怙最早年廿六以攻苦致瘵死氏衛灑毁瘠盡善事姑甏稱可受幾數歲自齧齔至成人爲名諸生皆機杼閒督課之也負性嚴正胸中氣不可逆內外無敢嬉者年七十稱未亡四十餘年貞肅如一日邑人士于明神廟中舉節矣而表章闕焉幽芳周未泯也 明

蔡氏卽陶氏女孫黃生川妻性寔幽貞亦諧伉儷頗

能鳴機佐讀慕通德之風黃生蹇躓早死氏哀毀數
絕父兄以藐孤在抱強令自慰氏曰必相從于地下
既葬夫躑躅廢食哀不自勝一夕自經死是日黃生
塚裂遂合葬異哉年廿六邑人士成相嘆悼爲立碑
于清湖之西陶子賦烈婦行一篇以風世 明

胡氏庠生楊才英妻與孝廉懋迹同母夙嫺內則善
事其姑崇禎甲申正月爲左兵所執叱解衣相偪氏
大罵捨地曰吾大家婦豈辱于汝當速殺我兵怒剖
其腹死數日不腐里人哀而歛之 明

楊氏洗惟義妻生子元勳兩月而夫夭楊年甫十八
耳早洗鉛華自貞苦節敎勳學成試有司嘗冠勳之
事母亦以孝聞遠其應貢孤孀五十餘年矣兵起而
先後歿于亂里人哀之 明

黃氏庶生吳賡雅之繼室雅風度修美才亦各流黃
靜婉工女紅甚諧伉儷年廿八而雅暴卒慟不欲生
念稚孤煢煢方穀收其遺書物敎之事兩姑廿旨承
堂上三喪皆茶斧成禮無非無儀者二十年吳氏世
有德而雅負志早殁賴一綫再振狀毋不逮養矣驥

術泣以其狀請敘特書 明

張氏維賜人胡公懋進妾也性靜飭而儉頗通書鉛
華研匣侍夫君者廿餘年戊子冀兵至所過虜劉氏
知不得免忽語公曰奈何公問志曰有死無辱尋被
執將偪之不辱復殺其侍女以恐之氏抗罵不絕聲
須臾怒縛于樹射殺之公逃林薄間叢其烈不可忍
明日往歛之亦被害狀張氏於公無負矣 國朝

楚長沙陶汝鼐燮友父著
男之典 之采 之冀編
孫 炌 煌 燏錄

題䟦

題王生詩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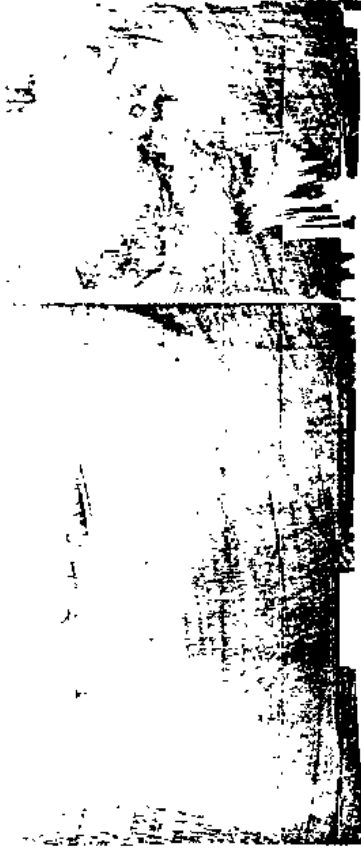
嶺海歸來生趣日促不復譚風雅之事久矣然非不欲譚不暇譚譚亦無寒山片石也中湘王子維之同在荊棘中逃此慧命而少年磊落貧且益堅齒其詩詞多游戲筆墨有劉毅家無擔石而一擲百萬之槩豈得非可人哉且中湘言詩者十數家宜與揚搉甚脩而或于沈約四聲若不留意王子得無謂漢魏而下不足範馳驅耶王荊公嘗編集李杜韓歐四家以歐公居太白之上世莫曉其旨荊公曰太白詞語迅快無疎脫處然其識汙下多如漢高飲酒逅婦人歐公今代詩人無出其右者尚恨其不修三國志而修五代史耳以此證古人持論之嚴風雅一道非可苟焉矣夫王子方勇于詞騷而齡尚少使十年讀書登壇不晚然返而求古人之詩與古人所以論詩之嚴之道雖少陵退之可覩而揖也于媿無以益王子而聊舉荊公語使折衷之是數年岑寂中一段譚詩公案爾若夫序三都而行之願以異日

盧念聲詩題辭

才人文人之於詩也氣易豪而難靜思易苦而難工格易合而難離調易新而難雅景易造而難真味易清而難厚古易填而難化今易就而難馴蓄易者未歷不寬著作之藩難者未踐不入登歌之室媿從事於此久矣而種種兆逮也一日讀念聲新詩二帙則幽芬逸響妙思飛才或琴瑟張於廟堂或雲霞鮮於巖岫古詩學陳子昂蓍鬱接潢汾之氣近體宗王摩結新桐引流水之徽蓄將自描初盛青出鍾譚箾韶再奏於曲終郢雪孤行于風始矣燒燭微吟繞林大叫誰知高達夫久已潛心非言詩之晚也陋予才盡弗磬抽揚肰而疑長卿為古人得劇孟如敵國敬愛之情無以為喻亦曰庶幾吾念聲而後克為其難者哉予雖困爛無所復慨耳山中秋夜挑燈手較漫題此以歸之

印嫡題辭

觀印嫡而知文章之事苟劌心怵目以求之其數日進古人不能拒也如其已至則進思未能三代篆惟石鼓尚在餘散見於摩崖勒鼎之間者太樸爾至於秦漢戡歸符璽支師弄印家自操刀樸雕而事日工不能守三代以無變肰而秦漢以下欲變亦不可矣廬陵夾漈前後集金石錄意正如此近代學人目不辯鐘鼎瑑不具觿削徒使五都之市自署博雅又何暇與之論優劣哉竟陵胡省游散朗靜穆意似能文章者而偶以印名于江漢間入但知其鉤銀畫鐵切玉如泥耳不知其好學而深思也省游作画作字作詩皆有別致獨其為印則詩之長吉書之張旭画之沈周倪迂皆欲取而用之章庶幾大得意則大恠之小得意則小恠之矣而省游恩其恠之說適足以亂雅而廢古於是乎慘澹經營作印嫡焉譬如米氏宗北苑巨肰刪其繁穠而画雲獨用李將軍一家得所宗而後能盡所變所謂劌心怵目于古而古亦不能拒之者歟今郢太守學公雅尚法物寂寶愛之間一一

致諸朝貴如拱璧然吾不憂省游不傳而憂省游之將以印掩也省游其思以復我

宮保楊修齡先生罪吟跋

士君子處禍患之適來而五宮七竅迷於中央庸甚矣不然故廓其外顫其內以示無怖譬如凡琛安能火三日哉奇男子一生經濟直是胸中空峇眼底分明此性從刀山劍樹中歷過施之大患有身游行自在耳昔劉邵辨英雄二分稱康謂明膽合德正在爾許予讀先生之罪吟也窺所為處患難者先生經濟人德量多古將相所不及泰之積撫戡巳定有司激而叛其失不至於好水川遂自束身歸朝待罪激者乃益中傷公以自文得禍幾不測皇帝眷其忠謫戍江右公自受逮以至生還凡數月間悉泯怨慍而于蹇驢青帽之中詠歌不廢迄于赦命入衡山浮湘流其吟也益高潔秀宕去騷之憂得莊之達亦何從容整暇若泊乎無所遭也哉嘗患趙清獻聞雷悟道矣夫道可期也悟不可期也聞雷抑又不可期者也豈隆隆闐闐者過耳聰者掩耳爾而清獻獨披心洞胸以承之雷鼓有何交涉不可謂此雷無故也公偶使予論其詩予以此測公之得罪也爽然于心而庶幾

有助于道故其在朝廷在邊徼在閨屏咸所如其在山水煙雲也可以一致矣 壬申仲冬月秋舫中手跋

觀王文成手牘跋

愚觀陽明夫子再來人也當其墮地後六歲不言神明寶藏文章經濟原本於此逆夫龍場以往死活數番性命之學始洞然無疑又全與宗機相印故國朝以來能于正學中體用兼得內外雙融者一人而已今但將良知二字作學究講解語得否且先生嘗云止觀中調息足範圍三教此等見地直可令孔子與釋老同堂亦未許宋儒人室也若夫翰墨語言之學非先生所留意然每見其手蹟亦自巉巖蒼秀令人神竦蓋筋骨畧似魯公氣韵畧似考亭則亦可以觀神明之所存也楊子方至於長安市肆中獲此紙寶藏之出以示其焚香屏息不敢輕出鼻息但念古人觀前代法書必記其時地而方至近日頗好佛理遂謬附數語質之以見尚論之意云 壬午新秋涼而

跋吳友于書王大司寇壽母文後

友于吳門所稱才人也其情亦大過人且意在經世之事磊落英多自命千秋閱矣壬申來游瀟湘武陵皆相與聚首酣連雪月之下獨友于意與豪邁或展秤或度曲或賦詩痛飲酒角飲輒盡數斗逵踔卓然咸歎友于精神亦大過人不謂數年後而賫志殁矣傷哉使友于而得高第顯官以抒其敏妙雄驪之才必有可觀豈復如世之庸庸持祿張口而坐雲霧者哉友于一輩人死天下事可知矣偶客金閶連伯子

俯一出其所書壽母文一帙增我悲感然讀大司寇王公文益知吳之世德若彼而友于不竟其用若此天意必在俯一伯仲間無疑也願厚自礪毋使延陵劍徒感路人哉

書蔡鍾譚三先生唱和後

濂與閩之以正學相燭炤也星緯且垂象焉閱五百年而閩之蔡公與楚景陵兩先生並以詩鳴其陶鍊澄鮮獨標靈迥同旨海內嚮風亦靡若珠璧然攷其時在明神廟恭默之季蔡鍾二公早通顯蔡適爲楚臬中丞而友夏少十餘年以下尚擁獨懷玉一揖謝顧問耳往往篇什之中和莞交摯共推瓌祜其始也謦處其終也古處至今稱鍾譚交輒引元歷之一時以觀其無間蓋爲二公者不易而爲友夏尤難也昔

李杜齊驅於天寶而流離感慨無歲月游詣之歡蘇公推許黃米而元祐黨人致南宮知己之叛古今才士得氣益多得氣運少如三先生者豈非奇覯哉友夏弟栩州太守意氣人當以兄爲師既修復竟陵二先生祠栖神一室又泣然集三公之酬唱合刻而藏之如招武夷君而置之參衡之間想見幽芳尚當風流藉甚嗚呼使讀是編者知其人論其世安能不感且歎哉然蔡公詩有云鍾期生並世又得蔡邕琴雖兩公名德似以得交友夏爲勝則栩州表章之心或

亦在是歟

自書孝經跋

晚年嘗書孝經數帙置書閣中為人取去無復存者去秋偶簡破篋得澄心堂舊紙數張漏痕所漬裁截其未敗者裱成一卷入春孱暖作輟五六日書且竟嘗念吾家世授一經未嘗顯仕只孝弟兩字　先君子定有詒穀長兒典年二十逢亂不干進取而能竭力於憂瘋患難之時我則降志辱身延此離昃郊居無事尚不免弄筆墨以自怡朕嘗為索書者所苦輒復厭去偶完此局將藏於家顧瞻堂構之間亦庶幾有守身事親者厥後昌焉經德其弗衰歟

康熙壬子驚蟄後一日晴聰手跋

律陶詩卷跋

五柳先生詩超曠平澹歸於自然人與詩品俱高出千載之上老杜並推陶謝猶專論風騷至坡公乃云吾於詩人無所好獨好淵明耳坡公遂全和其詩寄追賞之意明末始有王季重先生律陶如羽衣仙人使就檢押予嘗戲謂山陰此舉正與驅陶公束帶見督郵無異然其屬對命篇亦有絕妙者亂後求原本不能得以予意為之成十八首年來又復散失而和山陰作者又數家矣長兒輯諸舊稿尚存其目偶草

聰春雨掩卷閒吟橫豎拈來滿四十首坡公云陶詩外枯而中膏又曰質而實綺亦可證蘇子之知言矣

壬寅六月五日晴暑長兒出紙求書并識之

書寐言後歸江谷尚

理學盛於宋禪學亦盛於宋可知兩家大事有互相發明者使其互解果如濂溪伊川堯夫安用禪乎使其見地果如陶道子瞻無盡安用理乎明一代理學著者數家吉州嘗推原太極則真吾儒之宗也近日作家尊宿亦欲參同此理惟可與谷尚論之谷尚蓋有志正學而逃于僧者也偶以紫頭玉版索書吉州寐言歸之因綴數行予後云

題贈游願之卷子

一介之士與達官貴人遊數十年而能無淟涊屈辱之累甚難矣夫此達官貴人者又能敬一介之友而終身焉豈易得也游子願之以布衣與趙洞門尚書交數十年自爲刺史至御史大夫大司空皆客其幕內典籤分劇展局餘淸未嘗有幾微相忤之色洞門固素心熱腸生而豁達每慷慨談天下事浮白豪飲願之恂恂謹厚言笑不苟惟喜靜坐楷書記所聞見飲酒不過數合諱世事輒掩耳宜與司空忤而反久

敬之以爲知己老友也豈非有所甚好其生平者哉今洞門歿十餘年家無餘產而游子老且貧當其爲客時未嘗乞公爲卒歲之資而公亦淡然若不爲故人謀衣食者亦可信兩人之交有古道焉予念洞門時歐陽永叔者數事尤可感也但不知國史中誰爲作傳耳倘能採不忘貧賤之義而附之則游子亦可藉以不朽矣偶過山中書此爲贈

沈仲連墨字詩跋

部門人庚辰 進士民部

爲之華不亂而翁然抱水心者無如雁三百篇數之然不稱其字豈惟三代卽三唐未有詠也古之雁無字乎彼古無字而後世始有之焉則鑿空長智矣不然宋以上諸詩人徒目送耶何意留此一題與近代人描邈作者殊盛然未有如仲連先生工而多多而愈工疊疊成九十近體者先生負羽儀當世之才具雲鴻蒲野之感胸蟠萬卷偶然現一毫端寫我本心遂至煙雲萬狀如山九疑如湘九轉如江九派

武夷九曲疑者有眞有幻轉者有向有背派者有淺有深曲者有合有離撰眼移情總是天然位置能作如是觀者方許讀先生詩相與上蒼頡臺覓空中文字也夫

虎丘去文上人剌血寫三大部跋

六陰之賊人甚矣哉血亦陰也是以二氏弗貴夫二氏不貴者所貴者也故天之有澤地之有泉猶人之有血焉惟天地至慈能不惜膏液以滋物命若夫人也蔵之化碧灑之成文惟是爲誠焉矣肰靡而受砭尚思或是欲其不愛惜以如澤如泉而用之安可得哉嘗聞樂法比丘願以皮爲紙以血爲墨書諸經言生平未遘其人今來虎丘見去文尊者少時所書華嚴法華金剛皆刺指濡血作字指既枯剟舌足之凡

三年竟百餘卷燦若丹砂每令觀者肅肰潤默讐之術醫者炷艾灼壁而吾體覺痛未可云無故也吾聞諸佛菩薩皆以忍諸痛苦發深弘願爲最上善去文之覩樂法何如哉昔宋景濂學士三世書華嚴經一部藏之虎丘之東半塘寺梵寶也以此知如是密行得大呵護歷刼不壞今有去文三大部在千百年後尚有瑜中舍利熠熠相射矣其贊歎希有而爲之題

題自寫金剛小冊後　甲午七月

金剛般若於法最勝生平嘗書十數部懺文字業也去春至今夏其以羅織罪繫獄郡邸早夜持大悲咒痛自懺悔未嘗作貧怖狀而太守甚加箝束不可堪因念金剛經獨提忍辱波羅蜜欲向法忍安心深秋奉　旨破械始用亂石支屏板僂折書之竟三部此其小帙也已而得釋思昔人求破地獄偈不可得竊意從忍辱二字入心境無碍寧直超地獄哉

書金剛經寄雲外禪師跋

佛說金剛經如七第一義無相即實相無住乃常住我處壞劫中勤恩不壞智有手未敢開展書四句偈寫經如作塔層七墨花砌此塔手中筆奉供善知識如以我身心親迎師子窟乞師平等慈蔭以菩提樹

破門尊宿草書千文跋

張長史見公主與擔夫爭路而得草書之氣此書法中別傳也唐高僧懷素學書最勤種蕉代紙遂能入其室當時顏魯公常侍郎皆書家名手樂與之遊然懷素長沙人也今長沙無一遺蹟世所傳千文市肆中物耳破門尊宿生平學其書隱南嶽三十年蕭條商寄寫懷素至老為人寫千文幾百本一日至長沙訪趙泉長有客持六本示予問與懷素勝負予曰懷素固嗜酒以狂繼顛而破公持戒懷素常遊城市到處書墻壁而破公深隱萬山經年不出懷素不參禪不工詩而破公常拈公案所為絕句衝口便佳是破公勝矣雖然禪與書兩者不相涉也論其妙皆從門入者非寶使老破棲破二門正恐天下人大難定當在何暇與長沙爭勝負哉風雪中破公問予言大笑遂別還山跋其卷以為贈

南岳正光尊者血書華嚴經跋

昔過吳門三塘寺見宋公三世書華嚴經歎息古人不昧因果處爲之汗下頃聞南嶽峰頭有正光尊者戒律精勤向博山參請五十年間爲報母恩血書華嚴三部積肉滓成毘盧佛高七寸年近八旬矣猶自奉持書寫不倦不勝悲仰頂禮寄示行實知是博山眞子居然以趙州古佛修樂法比丘之行終其身如是親恩佛恩一齊俱報然而以孝証禪不從門入正公當爲南嶽血胤俯視一切矣而今人孰無母身孰

無血觀者能明此中何必六經何必三藏我亦有親循省滋愧乃爲遙禮三拜作[illegible]詩以報之

明修比丘手書華嚴經跋

西鄕紫龍寺從來無禪無律兵燹之後有年少比丘善相字明修者卓然立志受具足戒厭離喧雜而還雲蓊之別峰虔禮華嚴尊經一字一拜四年而願滿心行深苦如阿羅漢至庚戌還紫龍寺則湯泉變爲菩提場矣復弘誓書寫自浴佛日始至辛亥臘八而竟凡八十一卷附綸貫一卷外無檀護之供內無常住之資楮墨精毫一切自辦腕勁心柔種種嚴淨若有鬼神呵護之者昔宋景濂書華嚴一部三世始成

今明上座閱七八年中禮拜書寫如意成就此種上善直叅普賢願門矣以予嘗贊歎其事捧而乞書數行識之是經在處當有摩尼爲幢放大光明此數行亦應在光明中何幸也因思士君子汨汨塵勞七八年彈指過去即富貴功名成得甚事何況放縱身心優游幻夢能不讓明修一輩人說生天成佛哉某題此數行時不覺忽然汗下向後觀者當同作是念否

楚長沙陶汝鼐燮友父著

男之典 之采 之翼編

孫 紛 煊 煓錄

書牘

辭郡縣辟舉隱逸書 戊申季春

某頓首伏讀 詔書一欵令舉隱逸朝廷至意嬈美虞門此隱羽潛鱗所當感奮之日也然而才非管樂行非曾閔則尋常腐儒不足以副弓旌之明甚數日

來側聞老父臺遵 詔舉行屢下敦令使庠黨之間合詞公舉不意父老子弟謬以賤名陳請言溢其實苟其過聽加以品題將有成牒某不勝惶汗避謝而竊有懇也不肖承先鄉賢之訓十九失怙母子甘貧在鄉學十四年選入國學五年以貢舉將授州守尚不願就典得一第以抒先志公車四上于進不止追逢亂始以散秩攷察軍司李被薦授兵曹郎復改館職皆屢召未赴老母高年弗早沾祿養又不得長在膝下追痛無及是功名之士而非能隱逸者也 國朝初闢湖南首蒙以原官安插王令優禮候題府縣亦列狀辟舉時以烏鳥之私懇兵憲郭公爲之停申隨遇大亂獄起詿人網羅蒙 先皇特恩詔經略府及諸王大臣辯雪之破檻而出還其衣冠偷活餘生實爲分外是又刀俎之餘而非能隱逸者也憂患以來健忘短氣年忽忽望七矣乙巳夏蒙今部院祖臺手書相招迫斯可見即命與高僧並席待以世外之法不令筋骨爲禮嗣是承聘修志三讓不許因而謁司道公祖皆親見其衰庸恕其疎埜猶且麋鹿不馴

沐猴自媿此豈可以應徵求而復當薦辟者哉伏惟父臺天懷清朗人鏡淵渟三四年間厚庇而含咽其短久矣一旦丹青斷溝之材牽挽懸車之日德意甚厚實非所堪萬一當事以舉主之公端収入夾袋治其貪病衰人覩光無力將虛負盛典詰責隨之豈得不爲知己者累而爲不知己者詬厲也哉伏乞俯鑒披誠収回淸舉存訪落之恩免盜虛之誚俾安愚分實有殊榮也臨書懇切

辭岳麓山長之聘與權明府書

古今文章道德之事士君子未有不竭歷以赴者也肰使赴之無力而趨之非其時將責蹇以代駃騠擊枯而求韶濩豈得不駭音而卻步哉前蒙老父臺高駕造廬示以上臺碩德耆儒之檄將使主盟岳麓爲諸生長而意屬不肖駑駘弗寧至廢寢食雖事在舉措之間幸老父臺灼肰知其不可矣頃承憲檄坐名杜垂聘幣則披瀝之私不敢不盡某今年七十餘自癸未棄公車業浮沉小艸喪亂餘生忽匕三十年不

省制義爲何物矣當事雅意作人專爲鼓斯後儁與之較藝程文使多取青紫非用近科壯歲方攻舉業之士不可何也此道三年一變花樣不同陳人不如時人之工後輩嘗嗤前輩之拙某之衰陋豈不甚形穢哉如其垂訪遺民義存几杖則養老於庠非勤賦事結者爲社豈論文章萬不可謂老馬知途強而與飛黃競走也且某昔在中年即逢禍難驚悸困辱之後失血健忘今癃肰病矣聰明俱損一旦厚顏蹈躅使遊于英俊之間非笑則譁尚謂可執牛耳以相劘切予伏冀察其衰邁代述懇誠俾不致玷茲清舉獲罪抗辭則上不累藻鏡之明下不負乘之誚矣臨書悚切

致馮兵憲書 甲申正月

恭惟老祖臺鼎鍾德業海嶽精神湘何澹澹清風詠吉甫之詩玉自亭亭香露粲仲山之袞何期節鉞重開乾坤再定已見攙搶盡掃日月俱來此楚南孑遺出水火而登衽席之時也某駑鈍無似夙荷閣下垂教去年客虎丘叨長公聲氣最篤徐勿老宋令老皆某所稱師友之間者也而又皆與閣下至戚某雖久違門墻亦如坐春風中矣獨慚公車刖足歸已無家以副栖乞就一氊得趨嶺表自分微賤之子不得輕瀆台階謹齎函上候孔邇有懷并鳴謝也附懇者逆賊犯郡敝邑居士最慘此時紳衿存者幾寥寥數十而疫癘盛行脅從一案極荷祖臺浩蕩功德無量矣但奸胥乘而報怨頗有孝友攻苦之士或屈膝全封而指爲人幕或冒死逃職而指爲僞科摳報沉埋以人命爲戲倘非天日重臨弘開湯網不盡絕詩書之種不止矣某宗族朞功之親以紳士被戮於賊者六人門衰祚薄已極而流離瑣尾尚欲爲瘠痍請命實有大不忍於此者伏惟閣下垂念

與沅撫傅公書

湖湘之間數日稍定兼得雨少解其毒熱老公祖撫天河之餘矣目前兵單可憂肰至者非勁旅三年費餉數十萬未有遺一矢者前車可鑒也王鎮安于湖北楊無老又分任之矣必欲檄至南者一時事急聊下劫藥耳須與督臺稟字尚欲俟之秋高強之來而少不如意則有詞矣萬餉獻骨以付之此時天氣酷烈人心皇皇驅瓦解之百姓以施蹂躪之令不走險則立盡也而況委効死之殘黎以飽國仇其謂天下後世何鄙意謂移劉鎮萬人固我根本而漸集馴練之士以出甚穩肰書生之言多不見采有蒿目而已老公祖以爲何如王鎮餉派敝縣者二千此兩月間新舊受事兵馬往來多竄匿山谷縣父母放衙獨坐而各處差弁如狠如虎私索無厭此數雖神鬼輓輸不能旬日就也聞憲牌欲分兵坐取知亦懸非督之令以愚黎民耳而民遂紛紛遷避無處催徵雖使居伯爲令日執民而戮之無益矣伏乞老祖臺速下限期示以兵暫不還或令先解一千其半當貯以俟王

郡安插或戰或守而後給之非獨少寬民命亦於事理至當否則俺颶負嵎未可測也老公祖負韓范之望自有籌畧非不肖所得窺聊復爲杞人憂者雲漢子遺切于心目恃雅量能容之耳

寄少司馬徐亮生老師書

某頓首某淪落蹇躓不奉見老師顏色二十年節鉞蓬萊時自都門上書寓諸東遊者未審達閤下否即能達抑又數年矣某感恩未報受知未酬而并不獲奉灑掃之役瞻就雲日稍有肝膽何以自安也癸未還廻吳門自下之謁望紫氣咫尺而行李困乏不能東渡錢塘辛苦入都則又成刖足爲永嘉太史所錄副車也朕歸已無家復不忍蓬焚筆研與侯令丘商之乞假一氈遠在嶺表冀歸而負老母避亂耳不意

全家而城郭已非骨肉蒙難多不忍言者惟仗庇于萬山中尋見老母妻子豈期家慟未定國郵驚傳不肖亦嘗以六舘諸生受先帝特拔顧此膚髮倖在益增傷悼也頃聞老師召晉中樞階崇獨座皐夔而兼方召之用海內以此卜中興矣不肖某九月始依立老出江右臈月始到羊城而海上逢盗僅以身免十數年間小有未竟之業皆付波臣人生蹇步無有如某者矣奈何二十餘年蝸蹯自好不得一少舒志氣今鬱鬱轅下望切雲霄耳老師固當厭其頑鈍而不

敢謂老師遂棄之也鉅標大行偶從羊城相値以丞嘉同門而又本澤陽之系維時蕭寒歷落頗辱其意氣于其使還也敬稟候台福肰盟手陳牋臨書數輟蓋方寸之間不勝慙恧矣楚湖南爲吾師樹人百世之地今盡成蒸莽諸子率多隕覆其僅存者流離瑣尾不能自振老師倘尚垂念則無如不肖某也不肖今困苦甲散欲歸未得且生平報君親師友之心一毫未展窮欲自鳴于今新主之前求終先帝之旨而無力束裝戒心江上至於公車之對又未知朝廷尚暇及此否老師地當銓軸有進退人才之權或不肖

亦將得備馳驅誠大幸也栁子曰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老師爲某施德當不靳其知己之感可以覘閣下者則顧大宗伯師也積分原題出大宗伯手曾移呑南雍本末具在其再下部試覆疏則今少宰蔡公當時於選人中亟荷奬拔有知己之語老師試言之俱當見憶也中原陸沈師弟奬潤若令旦暇得見必使吐露肝腸𥌽泄幽鬱故敢畢陳其愚如鼎

見閣下矣臨書感涕

寄文鐵菴閣學

不見閣下者垂十四年不奉書問者又五六年矣一旦天地崩坼遂至於此意都門晨夕峽上鼎歌皆三代以上事比所聞見大似一部五代史耳傷心如何然湖南半爲尚存漢朔閣下磔硐千尺爲然巖壑之間猶甚意外天其未絕楚耶癸未春在劉彥升署中與叔度自怡骨肉相聚刻刻念閣下不能已比到家仗庇老母妻兒逃萬山中尚在此外恭功強近罹於賊禍者不可勝數而脊令之悲尤爲慘毒旋復以青

氈入粵與務家海上耳嗣量移待部而南都又且告變幸家纍未出門得乞制府一檄還矣途中逢毛公澤始知閣下潛於施州容美之間今年逢邵生知近祉益悉階前蘭玉皆無恙且彼中奇與非復人間淡望之極若長沙四面刀劍爲林僅留蓁莽之區蹤不乏深處已與虎狼共之矣春夏以來爲督師弓旌所廹亦時在辯黍短簿之間小有借著其實藉以自蔽殊非本色也屢聞閣下驅策荒服之長勁旅近萬果能一出定當勲踰韓范若湖南北主客之兵過十餘萬皆驕悍已極或使之響應則可耳閣下爲社稷強起亦含此日無待矣何時得再見顏色如君實入雒也懸懸不盡

與郭天門少司馬書

去春調生入山力疾奉數行旣得報又荷惠贈雲諸刻快慰累日若病之豁然去體也雖復寒熱時作看神山詩漸覺有不寒不熱處自咲識神崇着此凹性命又被石老遮留矣五月瘧斷纔十日遽有亡室之變貧家倉卒斂櫬粗成而尚欲抑鬱自遣犬子躃踊數絕至瞪目大叫不省人事者三日此心傷劃益不能制病自是再劇至十月始瘥僥得阿難面皮重剝一層耳爾時冬舜調生亦來即欣然謀覃園之遊乃

有傳閣下移居龍陽者巳行一日而返可爲浩歎也從此壑石門雲霧不辨東西春臘之間犬子又重病瘵扶疾葬母但有此身未賣旋即爲預征漕米責悗四十石上邵陽丐貸無路此日正驅迫至濱江剝運矣敝邑逃徙紛紛獨累重者尚未能去然直爭旦晚耳貴邑田土似不甚荒人家猶未甚寥落大老門戶當不至此但恐降辛往來時驚𢡖鷄偶以江州橘樹易艸閣梅花耶念之皆不能寐春半矣如顏魯公舉家食粥愁索弗堪擬趣情覆一尋玄度三月當除服

將挾一瓢放脚於雲水也窃意幽居所向未定倘令老蒼頭爲守墓者覓一牛假此披蓁莽之途致訊潸礀當得奉訪去年病中無聊求書不得輒枕上憶舊事百餘則廣西涯咏史之作持此請教如楊升菴月夜坐長安街飲酒唱道情挽相公立聽雖不倦共狂可愛也然從此焚研矣司農公製舟南下有期曾相聞否臧雲老乃舍浙而歸濟何所見之異也有懷不盡要以策杖爲期

奉何督師書

某斷溝散木燹下枯桐卽非將毋之情本無干進之策肰以嶺南賤支慟憤時艱患先皇帝澗汲恩中夜感涕于時南遷尚在舊京也竊恭聞閣下不階一旅而彰天討不加一矢而殲國仇延頸望風願言就日正如蒲船黑氣止恃婁公將藉檐陰之餘以載胥溺之命而已於是上書於香山相公及制府學憲請爲聯絡楚粤之計甫得請而閣下之于江楚閩粤已指臂使矣區區之愚罔所効用肰當郴陽剪亂職在宜章詔使來臨人心疑貳某乃刋布新詔激厲聲援隨月險庱嶺與我師會于荆棘之中匪無微勞未敢自明耳迨於投謁叅戟恩禮殊常如意匡休藹肰天海所謂希世之覯也揣分循墻應隨立仗而歸省老母時方卧病山居望兒倚枕遂以湔渝調藥之身久不能赴幕下新年人日始庱羅汇將百拜稱慶而萌港遊兵適相阻掠以是復入萬山遠于天際犬馬之私則嘗陳于章岡卿姚司李但不敢以卑散書生妄干左右耳本月二日山中接本縣移姚司李牒謬侑夯旌不勝惶悚肰公移未奉憲批竊意事出舉者辭避之誠方逡巡不敢直達茲蒙都騎下賁艸茅恩承麟閣之書如降龍丘之節恩過思深罔知措報敢不卽隨星使上謁台階肰方寸終牽於絕綆黜淺自量于抑全則元公弘几几之休小人安戔戔之陋知己感恩尤遇在格外也

與張別山金吾書

居常談江陵師相之業至維柱將折而聽仰者益勤感歎然已睍矣未若因河以窺源循瀆而辨岳則羽儀當世有吾別山在也昔年在楊修翁座上與王天庚揚摧文忠公勛德即知足下有麒麟獨角之姿當夔龍接武矣然久不得見備人爲恨己亥讀起社諸篇始謬附壇坫是秋舍弟與犬子得從遊江漢間披領玄筒辱足下氣誼獨深歸而稱別山文章經濟益增饑渴也嗣後使星度湘不肯且客吳門又未獲開

樽投轄相遇之疎矣然不知國步艱難一旦至此吾輩苟全性命誠非所堪去年粵中還見石皷長篇遥眞老杜今夏見與督師手書及其贈詩不勝欣慰知喬松無恙將且凌霄也五六月間日望臨郡以快生平久之仙帆不至不肯亦以強近之喪促歸屢祈同人致意耳比犬子歸自衡陽云又辱足下惓惓雲天之誼炤幽谷矣弟量移散秩當得揖辭幕府然聞車駕復至潭州若宛轉相避者奈何旬日定圖把臂暫耑使祗候起居道區區依野人一芹可笑當相鑒耳

致孟津王覺斯先生書

嘗聞殷周王佐必夏商舍世之才今古鴻篇多河維篤生之秀故魏徵人鏡功在蘭臺蔡氏焦桐燬遺漢史惟此二事可報國恩假令釋海上之節共業龍門授廬陵之餐使掾麟筆未有不欣然就者也恭惟閣下綜傳三才洞觀千載抱帝城之略以濟彼穀城擁天漢之槎而横於野水久已無家安知應運其嘗奉教能私識其心者也憶自吳閶靡待左右獨遺具眼賞激枯音知己之恩淪于肝鬲閣下固惓惓以大業

勗之矣僕既刖負宗工品題乞就一氊度嶺時湖南賊擄舉家如落葉亦猶汴之瀕河也嗣是苜盤將母量移待部以歸其後召補曹郎覈館職皆乞養未就徒以此絕公車業矣頻年在兵火中出萬死則拾橡披蘆以供甌隸之役去冬賊潰傷哉甚且無母矣今煢煢赴吏人責若傭丐也郭天老已依熊魚老白業時有約甚且欲終廬母喪然恐溝壑逼矣竊念餘生無緣再見區區之心所仰望者微子歸周亟欲復因殷之禮許衛出維終疑之存宋之言今日機權大端

在是今海內獨特闕下居寅亮耳夠世兄先生又燕
龍接武也伏惟爲道日愛

樊文堂文集　卷六　書啓

致大司空金豈凡老師書二

某庸碌無似往於宇下被羊杜之風于登堂炙司馬君實之範中心誠服爲斗南一人匪獨知己也別後一承手教過垂扶進鄭從容盤禮具報嗣是再上書入都知皆在浮沉間矣癸未公事滯東吳年載老師時在輦上每望震澤與龍門之懷耳既赴試以副寧被放將徒步謁西山節鉞而刳檄戒嚴且聞楚禍正烈亟歸將母不得已援積分京秩之旨祈改一氊叩頭辭闕與諸老泣別咸疑劉蕡過戚某固知天下事不可爲也明年到家舍弟龍是荷師慈賞拔者竟隕賊手獨幸老母在貧不贍朝夕矣嶺表一年再逢國變南遷雖有詔命皆引避乞養跧伏草間未幾而降孽盡潰十餘萬奔北之路竝出於寧鄉相繼焚戮如咸陽火不孑身被執掠脫於萬死　新朝招弁至境獨某以足創不見又無一錢賂左右者遂誣俑千金幾登刀俎久之幸當事垂察得白日惟以瓢笠苟全性命不意去冬湖北豺豕突如老母踉蹌見背雪夜兩子散失竝遭俘執於蔣投毒三湘蹀血千里而棘

人窮究此難十倍曩昔不忍向天與父母道也今兩脈大幸不死母亦薄眉惟賦役繁苛之日田園盡蕪金粟並懸廢籍士紳比于傭丐則往往求死不得當路羣公不敢謁不能謁舊時師友在雲霄者又不聞一語相弔命實不猶爲之奈何頃窃見仕版知老師承釣應遥病中蹶然而呼此豈非吾天吾父母也哉老師經濟風猷世所瞻仰往者落落於桓靈之季而今山川出雲堯亦廼而後起窮谷編氓久不知天日私計皐夔一輩已在朝廷豈得非堯舜在上也某窮

病困辱氣垂盡矣豈此生尚有見老師之時之地所區區不泯者伏懇師慈垂憫湖南甘棠猶在如　恩詔新開地方免徵三年之例則湖南應從丁亥始今以爲御極之三年止是獨邱獨不及湖南也而兵役逃亾黠鬼八九隨征之芻粟責親以上率數金致一石者只此寥寥孑遺無爲請命且夕絕人種矣朝廷安用此荒服哉幸老師下宜民隱上廣　皇仁不惜爲并州殘黎蘇此頳尾功德被十世也

與年兄胡希緒學士書

世間文章氣誼之士何處蔑有倘生同里舉同籍詩文同聲肝膽同素古今極少亦古今極難楚癸酉兄弟百人如我與希緒者豈有兩也至癸未一行依依兩都間形影相逐可念哉年兄既騰躍層雲猶撫我別之璞泣數行下握手別時篝燈絮語秪憂我輩無家高堂有母耳吳門聞年兄讀書中秘如心所期方料躍累日忘其瑣尾虎丘一書寓羅叔度入京與兄踐北道約眞夢語也獻之難沅湘同赫家破不待言

惟幸老伯母與吾母無恙耳弟嶺表一年兩逢國變一逢啟敝褐還家止謀蔬水雖量移待詔又召補職方改館職皆引避乞養跧伏草間一旦降亭盡濱並走沅湘不肯身被執掠脫於萬死矣　新朝招安者沅江牙儈也誣弟富無所賂中以危法又幾不免斬當事垂察得白日惟以瓢笠苟全性命耳雖知年兄金甌佐命玉尺量才老伯母世兄俱迎入都以鐘鼎承懽無由附起居八座也但念北雍左序曾有積分片石首列微名年兄與阮仙同升時或一指其姓字

竊某生死間乎肰兩令公來甞稱贊閣下而齒牙餘論絕未見及則必以弟爲死無疑也去冬之變起自貴郡自辰至衡蹀血千里傷哉老母遂以雪夜踉蹌驚憂見背兩犬子竝執兵營舉家如落葉散次兵去兒還衣不蔽骭旋以賦役見驅苦於傭丐又時時自恨未死也頃仗庇薄曆先慈卧病廬次要俟終制之日自度出家蒲團數年後或能與年兄重說楞嚴亦未可料此時熊魚老閉關辰山去潙百五十里吼喝相聞是弟導師矣

與陳濟陽書

竊觀古聞創之會所謂賢人才士者其先必離亂竄伏動經十數年矣其間遺文逸寀流落僅存天必生一二偉人以爲之庇陸賈之說詩書玄齡之收人物是也故漢治蓋公之言唐用王通之學非獨公卿宰相佐命乘時而隱而在下者未嘗無助雖肰此可爲士君子道耳恭惟某鼎鍾華重廟器端凝天逸尺五之門庭日下無雙之壇坫蓋搢家碩果挺秀當時非止科名之雋也頃此湖湘荊棘垂二十餘年雖瘡痍大毒未嘗少避一旦以大君子爲之父母濟則何幸且聞弘奬寒流扶進古道使湘之人士望風而歸者莫不被其與之百幅則天授偉人不獨爲濟陽明矣某適棄餘生貧困萬狀亦既竊聆其政讀其文慨肰想慕如在陸賈玄齡之間郭天老山中兩訊又洋洋道明公之氣誼輒復感嘆無緣受廛耳褎者小嬌某獲投藥籠不意腐儒得辱齒頰某雖牛衣裝淚氣盡音枯無可以當大君子問者肰感動仁風若一瓶之於焦田也將欲絜帽布衣披覩雲霧惧不知巳肯以

爲干謁之累謹遣兒子熏沐奉見執既落之箕以求偹桃李得毋厚顔乎弉之顔鈍則亦有伏塊呻吟及往者雕蟲之技進呈左右以供噴飯非敢如明允之于歐韓尚須汲引庶幾哀其志氣惠以玄晏之言實知己也荒荒楚澤舊不乏人比來蘭芷之倫與蕭艾俱盡矣天或以爲人種書種斷不可絕而付明公以庇之則扶掖灌溉明公且不得辭又寧鄉者古益陽地也我有子弟固在陶冶之中豈得謂他人父哉乞念其瑣尾而敎之俾少自振感且不朽矣

再致陳明府書

其誚劣無似詩書遂墻壁矣一旦以爨下之桐濫竽左右得無歌帶索而託青雲也老父臺服空一世屏於聽之加推奬焉何以得此哉犬子碌碌不足偹藥籠者幾赴公門卽惓惓欲假其毛羽如此恩勤都不自意感在世外也顧渚春芽十年夢斷小兒歸手致尊餉則又飲冰雪之賜矣眘言高厚日夕增懷兒子與任婿復荷面命將俾重沾北海之樽再受康成之業豈不甚幸此非獨後生踴躍卽山澤中癯人如被膏馥也何時瞻秖紫芝當拜榻下臨書企切

寄蔣棻征公祖書

君子官其地去十年廿年而人思之不能忘者盛德何如哉老祖臺之於長沙是矣肰長之寧爲尤甚治某之荷蔭庇尤深衰人多感豈復背情也前年忝修邑志時從中湘友人得老祖臺手教兼賜　恩綸旋亦具書報謝方與潁川金璽卽踐台階而遽聞請告朱丹其轂而奉太夫人爲河陽之輿以歸古今最盛事也老祖臺當坐視庭前金紫繞萊綵日一稱觴耳欣慰之私亦將萬倍某老矣聰明日益衰惟幸郡志

二十卷告成於老祖臺甘棠之美少申爰好恨卷帙稍重不能寄呈肰前承尊教有高凉新志乞惠而此昔浮沉想同以郵致爲難也舍親某生昔任門墻久蒙手植茲以歲薦入對分當展叩知老祖臺亦且欣肰如父母之見佳子弟也但恐肄業成均長安米貴非得一席之地不可乞老祖臺商意奬借而卵翼之俾不落莫則一天二天矣盥手空緘神與俱往

候督學李元仗世臺書

治某頓首恭惟老祖臺閣下經天緯地冠代龍門儕濂雒之學由以衡官屈宋履文武之要地而行事皐夔文有待而起衰楚何幸而在冶胸前水鏡知無不鑑之材取底玉衡正被容光之照某黥劓餘生桑榆夕影當世棄君平之日思奉見元禮之時欣感萬端無能爲喻也記廿年前荷宗伯知己之恩因得以通家吳昧一炙龍光長元之仙骨巨山之鴻章至今尚縈寤寐肰山河邈矣勢遂雲泥天假其緣得以斗山

惠楚楚之湘亦薄稱蘭藪今乃摧折殆盡無多生氣竊竊肰望老祖臺生之非獨夔下也項見老祖臺表裹淸剛藏材不枉江蘭之役榮若身被其溉矣分宜展叩憲節思昌于謁之禁肰念師恩未報氷玉現前瞻就之思有不容已者謹俟試竣撤闈始遣兒某詣謁階下併呈小刻及扇頭請教函丈之下如長恩師門也老祖臺古道照人幸不以爲鼻計衡陽事畢台車當一上南嶽則七十二峰前或有布衣芒屐而反向公乞半芧者若不相呵責一段奇事也語無及私

伏垂慈炤臨穎曷勝瞻依

與黃九烟年兄書

壬午以後與老年兄闊別邈若河漢矣其中死生禍難都不相聞如弟壬辰癸巳以湘纍待盡郡邸獄無意乞命經畧公極力奏辯之餘生孫出望外有人從南中來知老年兄無恙落落隱吳門市卒中砥礪苦節歎九烟眞奇男子不審老年兄亦微聞弟狀否也若少有所聞當以爲死且久矣嘗思覓一字相寄匿影山間無從致訊即或見一二匡人定非知我九烟者風雨鷄鳴念之沉痛異哉春間靈巖上座持月函和

尚書至書中云與老年兄相見衙中甚荷垂問許數行寄我尚未寄到且得知九烟無恙極慰朕千悵萬恨不爲郎索此函遂不悉年來定居何處今生佳兒幾人海內尚有能爲黃公倒屣折節者否擬作一書付鉢袋中其人從長沙登舟矣鬱鬱至今九月望前僧復至郡述致月公手札與得接佳開竟不見及當是老年兄未踐所期耳私念弟七十矣兄年亦六十向蹈決無瀟湘南嶽之意弟衰怯亦不能更理遊棹此生豈復有把臂歌泣之時乎黽勉奉書俾老年兄

知我尚在或復得報如再世相見也長小兒今年亦五十廿貧偕隱庚子冬舉一兒覓梨棗耳小孫五人兩倫弟子員供饘粥差善也得附聞素箋二詩傳數小詩曾刻一集郭天老序之樂府二種請敘幸序其端存兩人一生氣誼毋有遐心切切勿遽不一

答同門鄒艮齋　衡陽

弟假仰東籬貧病如故聰明日益衰手腕日益疲與世緣遊謝若真朦朧也曾思一了南嶽之願當溯洞合江亭欲就老門翁作一夜譚動輒見阻要是老人無勝具耳前年得次公手教知以耙乘主修楚雖大山之宗在嶽此業更堪不朽甚快弟生來兩入岳皆不成遊少時所作盡廢寂後則離亂中偷走後山耳無所謂登臨眺咏也自念無詩可附故竟不作報慚媿慚媿別來數年微聞近況甚善忽接尊教亦復種

種焚巢胠篋我兩人晚景相同而鼓盆之戚吊且鉄然則兄弟友生無辭非薄矣西源師絕音問三十年海波揚時所傳異詞弟又以禍患之餘不敢出里門一步辜恩負義日夜疚心適頭風晝臥聞四兄自衡陽來頗疑之啟尊函驚泣欲絕匆遽相見則昂昂壁立儼然吾師也傷哉讀公牒出嗣一段骨髮俱寒然仁者有後天意尚有在乎下榻強留似不能終日小兒歸自武昌顧環堵蕭然而敝邑田園如棘殼頑石不可脫售匕則必倒贈之以金粟非若老門翁之負

郭者也百計拮据止僅以廿金少佐行李較衡陽范庄更甚特老師之靈能鑒之否則媿負悠悠畢此生不瀨矣初意往長沙覓舟恐不得當十二日遣人馬護之入中湘彼中親識在罐店者相約結以行甚穩便可無慮也承委諸紙日夜對客又不得不乘間塗鴉念久辭人役以書爲苦勉強塞責徒糜諸箋奈何奈何

荅吉水周夏尹

劉兄來荷垂手敎柴桑風雨中頓醒午夢雖三徑荒凉即倒屣見之矣肰幾一日便介介求去似山陰輿盡者弟衰颯餘生一切幻視豈尚息身後泉壤爲達人矣耶燕且見過語涉青烏歎此道久無明眼誠有之去年以樊生來庸庸耳巳而自悔其惧日必得一當以相贖弟亟謝之矣未嘗知有君翁也君翁一入鄉山即不欲留所謂明眼不妄肰云燕且有唾手百金之約借鼎呂堅之勉輟要人事而出則燕且夢語

矣老世翁豈亦信楊王孫力能爲石椁耶雖命兒子少周旋之徒得羿過不可復瀨奈何仲宣北上其弟落落尤甚兩遣人導入村居始投尊札幸而有延致之禮秋以爲期或兒輩奉槃匜有日也承示李聞老五旬詩憶老師昔年以孝烈先生誄見委幸有令嗣今聞老遂半百自念腐朽無狀而深慶賢者之後甚昌忠孝詒穀造物不爽如此但弟以先慈七十甲申之變海內同人約爲壽言者皆不得郵寄抱恨終天故二十餘年不忍誦他人父母前歲少游世翁與王

茂弘皆以兩太夫人微言敢於逋負非止才盡也幸
而仁人垂宥臨書瞻企

復李嗣遠年丈 潜江

兩九如䟦與老年翁遂別十四年耶庚子一書得報
後音問亦復杳然中間有兩函以寄郭天老不及達
而歸一託玉泉僧止於鄴未行也每憶在郢歲餘強
半在尊園朝夕君家伯仲誼若同體廻出世情之外
無日不往來于胸然庚子札中云令兄蕭司李將由
湘入嶺當得相見不意取道西江徒勞瞻望久之乃
有凶問自嶺表來矣傷哉太史公所以悲顏淵而羨
盜跖也弟老矣生芻之哭不能一叩西州門嘗引領
潛沱與老年翁豊羽高翔庇諸庭玉前年晤程子羽
少悉其概頗慰若貪吏之相窘則未及也古甫過湖
南喜接手教炎暑中解衣長語六二日不能盡知老
年翁念我甚且幸公郎與兩令姪皆崢嶸自樹仙李
盤根當繩武天部矣然世路嶔崎老年翁即借徑戢
松驅致佳境未為不可也今所居建牙執政者安用
賢良公孫弘哉弟衰颯日短自西山苦賦役一切長
小兒任之久甘貧賤次兒與兩小孫去秋皆在塲屋
然皆無乘風之翼不能如名駒盡千里也幼兒與弟

五孫皆十歲授經粗完耳可笑者被盜之後結茅入市敝邑凋殘如三家村不過數百椽草屋弟所居一廬又兩被焚近年所購之書畫幾數種無完者獨所惠佛像尚全草窻瞻禮如同在光中也人世撒者之事大率不相涉前歲爲撫臺方伯堅委修郡志不惟才盡自苦且瞻顧忌諱不能暢區區之意亦筆墨徒勞矣拙刻久當寄呈亦以中多作俗語王嘉生書來勸色相戒故自懸匿頃因青原和尚見索少刪滌之正得附致請教也鐵硯難焚書役不免窮苦無筆如

東坡海外占甫所持上細頭於拙腕相宜又恨不多山邑寂寥諸管城無能問價者爲託郡城友人轉相貴尊適岐上臨長無處裝之類矣命書諸紙即借緘芒相假外二所一條幅呂小詩博粲孝兒媳無從報臨書瞻切

寄吳既開同學

憶與老盟翁別十四年矣別後有官襄陽老託致十數函報諸君子其人但過潛江而竟陵書不達厥後一僧入岳遺尊敎於敝庄之荒寺得扇頭佳句已知弟青毡被盜矣寄書上座久不至甚用歉然然喜石麟入抱覡出益奇此寂快人意可不羨一官一第也丙午見靈巖和尚云道味殊勝且與報菴惓惓念我飄生感澇此中音問濶絕展轉浮沉豈洞庭弱水耶山居甚僻入邑誅茅又兩被火西山賦役之後生事

索然一切作寒巖枯木矣即步老還家至今未一握手也去秋小兒與兩孫應試頗令相詢窮閒起居甚佳公郎才雋聯聯稱千里駒爲之加額耳頃有筆客自潛來言景陵如夢但老盟翁與胡君老知青松無恙也轉瞬十年間老友強半凋落不堪追憶弟今年七十與吾兄相見有日乎惟念乙巳作報寄南嶽僧似未必到則負良友殊甚亟欲奉書當十數紙時秋熱遄行匆遽荅嗣遠而穎客固嗣遠之族也匆遽待一函藉嗣遠致左右或不浮沉矣老盟翁著書當益

寘殺青者幾種弟生平詩文不足觀兵火患難以來存者亦少兒輩八九年前掇拾其㸃餘刻之未能竟故久不寄呈今患二三知己豈容自匿也一詩率道胸臆書扇頭並用博哄耳錦老去後塞河太史聲望足以張楚矣林表伯仲近況想亦佳盻望聯翩上玉堂也臨書瞻企之至

答嚴平子

弟共頓首四五十年前湖南之文方競弟遊笈長安薄言求友欣佳嚴疎懶無益於壇坫翁兄出而主盟多張楚之功聘詩傳文輒相推讓久之乃始從鄂渚書肆中一識面翁兄正樹赤幟而弟巳田公車之業矣此後三十五年半在黑風洋裏堅忍萬狀其不死者倖耳非能出沒必以忠信也雖然海內諸名人能逃此刼者有幾獨天岳瀕園巍然無恙甚奇忽荷垂敎捧誦大集迺知天實厚護之俾選言立言以鳴一

代垂絕之文章豈偶然也弟瞻瞻匿影不知吾楚應運而起今實賓主壇坫者爲誰若論舊學則翁兄久踞獨座無所謂第二第三者矣先生厚自愛此道不壓安車束帛恐且覜相及也承諭志事徵郡志向爲當事敦逼不已兩年而後赴招一切取裁於主者多不能命意不審翁兄捲筆爲岳陽志何如耳頃部議續修一統弟亦年與世絕甘以溝壑終餘生不意藩臺遽以賤名達部至今無徵聘之禮弟亦掩耳若不相聞者或相需甚殷倘果此果則必求賢者自代舍

平平誰屬哉竟韻尺牘中有見惠一書從其生來同
省當時實無之豈浮沉耶此番欲遲遲俟事定奉報
懼復浮沉如故詳謝教李佈區區倘有緣遨至岳麓
對牀傾倒當何如不盡不盡

寄竟陵胡君信年丈

歲前風雪下榻青玉軒快譚不能寐便是十四年前
事矣登其堂讀其書老年翁事事古人都非泛愛感
佩至今浹髓也別後一被盜再被火欲遣力申謝不
能僅一託兩子其々襄陽吳廣文致之但過潛江而
竟陵書皆不達自救無已前歲以修志人郡晤杜三
詢起居頗悉春官既上長安乃幡然高蹈冥鴻何慕
老年翁踞百尺樓矣比來著作當有垂千秋者長公
滌心大力宜早掇巍科而尚伏垂天之翼則日望之

矣弟今年七十無緣復見故人且音問濶絕如此心
何時李嗣遠族人之便匆遽云旋強留待數行語無
倫次要令老年翁知蒲柳尚在也拙刻在七八年前
小兒草率訂之未能竟附呈一册請教秖堪覆瓿耳

寄候王懷人郡傳

每憶汪洋千頃不衣陶汰者遂三年矣長沙淹太傅未免古今同歎弟老而匿影無緣杭一葦更聞高論古人所以賦枯樹也比來境風復扇六逆公行迁跡北窗颯生感觸不能躬候左右殊不自安肰蒼狗白雲自與太虛無涉也弟兩月右臂左脇俱病勑斷筆墨作字不能竟五行草率申訊近祉語不多及惟先生垂亮

答天童遠菴和尚

善知識弘法之地古道場重興之時皆氣數自肰天人相應其間禪代天實司之蓋靈鷲非一佛之山法幢若四天之雨也伏念和尚嗣席天童道高海內所謂佛果一枝獨有鳳毛麟角者矣聞年來退院欲遂幽棲神鼎一峰昔日化緣所在湘人士至今企望之屢接手書亦似未有退心也何意龍牙祖庭欲肰麤座資江四衆咸有同忱則天人相應之會矣伏冀和尚惠肰振錫主此名藍在臨濟則先後同條在湘水則門庭再振若六祖之還寶林華林之輪山子也臨書瞻切

答月函和尚

壑中鮎背萬念鮎沉於鮎沉時不見一處若看諸方語錄秖益葛藤返而求之於易象數各理且難折合何況洗心退藏明明這個密字不異宗旨卻被註疏埋卻耳昔讀和尚易發未盡二三卷而大朕知宗易貫串并可遂了日夜歎恨恐不復覩故迫切再求忽荷慈音更賜完帙某雖老而慵未能盡其義味而又承手教暢言卦律之妙無非自肰當齋沐焚香拜而後卒讀之也謹謝敎汝晋兄酉南率索報匆遽不能

致辦香爲姚九炯兄望一字不得甚念之小扎與扇託寄鉢袋中乞和尚詢所在轉致之幸不浮沉更得垂荅爲感臨書瞻禮不盡

寄候督學高蘂菴先生書

平時尚論謬謂象山之學元不妨有異於新安平仲之學定未可遽附於濂洛何也陽一君而陰二學必以君子之道爲歸也不肖昔被祖奎先生之獎掖並若歸貧癸未登其堂拜太夫子見其宗黨諸賢人繩々蔼々萃於忠孝所心一代之龍門無逾此矣別復一年汴京頓換東南師友頓絕風音迄今廿七載中間所歷生死困厄之狀至某而備極不堪述肰自甲午被檻再躍行吟澤畔始稍々見人得聞錫山夫子

無恙私相慶丙午以修志辭聘迫而入郡晤吳去犨獲見手書佳刻諭碣履無量津々若飲惠泉時也楚人關下所成就今秉風佐運者皆河汾之業獨恨澌南不競即老儋如某亦腐史湘纍耳久匿羊犨中不敢乞時人附一奏記徒展轉礙屑也做郡志勉爲剞茸意不得自命惟秉聞諸復岳麓書院一歲之內遽還舊觀憶朱張其人便翻風山斗妄擬石鼓嗣興即當並迎主席學者聞此語色飛矣不意當事報罷鏇鼓徙新帳肰望公衮之難覩也念犬馬齒明年七十

聰明已衰不忍不一遞諷左右少舉知己之依依矣
門估致之并呈諸拙刻求正雖蒲柳已枯覩承無日
遙知正叔還雒之後容貌氣色倍勝昔時中公優游
林泉引年于著書論道彷彿閣下神采矣或謂公如
白傳大蘇陶於禪喜此又古人寄寂種智非公過量
人不能希同之也安得從遊立雪乞閣下敎我舍弟
雍貢志以沒矣犬子典荷芝田先生拔貢多難同恩
苦如備可朕能奉夫子竭力事親之訓每談濂溪則
盈匕涕隱耳時在南苑未得附稟勉勸衰腕上候比

年著作精求垂示不惜枕中秘爲望也伏惟台慈自
愛　大暑後一日手勒

啟

壽香山何相國啟

恭惟閣下黃石帝師白星王輔上台纏斗衮衣映日
月之光南極流虹赤寫授神仙之氣非在聯珠合璧
心印姚江人高洛日補天擎同涑水惟先進周而從
野蓋仁者壽而樂山正千秋自命之時當六月中興
之會歌稱復旦慶値生申龍蟄雨以棲神世豈忘其
崇德鶴在陰而鳴和歲益長於修齡蓋天行不息於
學爲乾而日進無疆得年則益者矣某門墻蹇步濂

珽微覩久蔵參朮之籠中近拜絲綸之閣下親承大
乙窺玉井於三峰飽飫雲英騂瑤林於八柱見長源
之異骨行若御風知綺李之高蹤羽還翼漢私心最
慰恩禮難勝謹因麟紱之掞辰申祝龍槐之秘府相
公以六旬而邁於五如周文行易重起乾坤得陰陽
三百六爻之策大行無窮小子以百拜而祝者三願
郭令中書坐領孫子同富貴二十四考之堂洪疇斂
極敬申大酌伏鑒小言

答舊方伯黃公謝啓

恭惟閣下尊同國老仰若天人薇垣啓方岳之輝久借旬宣江漢飾鉞繁樞衡之望謂當經畧中原在大湖南北所至有羊祜陶侃之弘猷乃海上徜徉其事若香山鑑湖之儒度如蒼生何擬江左之輪還須捉鼻而出有王者起知御中之詔即將驕脅以覲闕朝野觀爲鼎彝而且恭踐升台斗者也某則蝨鼠璞氾役鈍鯫仕明廣厦自甘仰蔭之資偶乞寒氈得遂荆州之願識真人於紫氣昔未摳門拜長者於黃□雲今當進履謬承寶笈先榛瓊瑤益徵孺子之疎敢濫大夫之賜敬伸悚謝容罄摳趨

答兵憲趙公年節啓

紙窗竹屋方深風雨之思晝省桃符幸接雲霞之鼎恭惟台臺海月精神光臨復旦青雲才藻妙絕臨春久依燕寢之凝香行看鑾坡之散玉通飛瓊作屑吹律驚麐仰分氷雪之餘若俺竹梧之實則物色既殊於稼勝感佩益繞於清陰矣拜既覥然臨箋率爾

請壽中尊赴宴啟

伏以青雲有慶冬餘識成歲之功愛日無寒野外動負暄之想鴻欲歸而沙煖易向春臺雀背霞以花陰難酬好爵荷公社稷之器庇予荊棘之郊撫爨桐以綴節似有恩私坐玉几而焚香非無清暇宜有一尊介壽樂此百堵具興謹詹是月某日潔陳三雅敬迓雙鳧躋公堂而奉酒仍依單父之琴命高騫以登筵式鑒巢由之水曷勝鵠俟伏候龍光

請權中尊迎送新生啟

伏以宿出蓮峰珠璧之星成繞春噓蘭畹文武之露皆香靚衮衮於公堂堪陳雅奏擷芳芹於泮水幸秩初筵恭惟父臺紫芝之仙品赤舄卿才帝簡方隆將游登於鳳史士典有待適就正於麟經何緣藥籠之甄收得被乘珠之照迓謹詹某日敬掃橋門恭擎旌節率桃李諸生駢進黃流之斝借鳳皇千仞攬輝絳帳之堂永言手植恩添周士爭驅荷二天之玉策伏冀鷄鳴聲近啓候責止晋一日之香裾祇候干旄分光台斗

公復權中尊監錫貴州

伏以河漢風雲正值奎躔之會君侯氷玉偏高水鏡之名固莫重於掄材黔遂因而借鑒麟經師表卓肰黃玉赤虹錫路羽儀展矣青雲碧落某等慶華輪之鳳駕倚槐蔭以牽裾謹詹某日洗斝詠驪灑塵賀婺列宿斗遊懸北斗共依正色之餘光三台星裹拜文星少聽勞歌之別調俯臨燕喜式錫公言

復濟陽胡中尊啟

伏以仙令風高每挹紫芝之流韵名公望重争依萊柏之陰濃企裘帶之淡醇已非一日効緇衣之篤好如有二天恭惟老父母年臺閣下海嶠名家湖湘福耀繼瑷山之壇坫卓肰經濟文章聽安定之門庭偉矣簪纓閥閱惟治譜傳于笥中披衍導窾而美蔭成於濟上泓露垂雲誠濟世之弘材實亮工之廟器也某寒巖枯木遙借餘暉文冢腐毫偶窺鄰焰妄附輿人之頌量海者豈測其深謬承書幣之隆戴山者莫勝其重不敢懟賜徒切覥顏如被祝哽之恩若處重茵之脣矣謹肅具謝狀不審何以爲報謹啟 領牙著條 第二種

新春假濟陽胡中尊啟

伏以斗柄趨元天轉春臺之日玉衡聯宿人侲珠島之雲樾蔭厚而風高陰垂十畝冰壺融而露湛慶溢三陽恭惟父臺玉海星芒蓬山岳立化懸絃中建秩起于蔿之奏鎮波樓上開襟納川至之祥鳳輝方集于梧棡鸞遷即轉于喬木棊紛分廣廈未騁公堂謬荷緇衣之好既美中心每披雲錦之函氣增衰齒肰且璦璐之報鼎呂難酬欣逢鈐閣之泰來謹効西疇之歲亂蔞蔞束帛將個悃以無華草草陳言落拋髯為有幸乞弘雅量願長鴻磨如可冀于披雲何異欽共復旦臨啟曷勝瞻依

請權中尊啟

鶯啼遷樹正行春露晃之時燕喜鳴珂得卜晝彈琴之暇惟明府清同冰玉猷貴廉泉西令公香在衣襦願噩永日謹詹廿二吉旦淼畾薄具攡雟耑迎采笇質以奉翔鸞意且慚稱乎俎豆掃碧苔而候齊馬知不吝賁于丘園伏冀肅斧兆行金莖溢潤廓乎雅量籍聆經綸之評升矣朱輪佇曳星辰之步寵光所被爵錫為榮

復辭包公祖請修湖南一統志

恭惟祖臺望重見龍時當蔚豹丹轂行玉衡之宿卿材更作湘天黃河分寶露之清政府適兼湖岳惟其具瞻山斗土茲半壁圖書桑蒲柳餘生芻蕘末品甘黃楊寸寸之厄學既無所短長遇白賁戔戔之占分應安于固陋久蒙召檄委以編摩如其精力可罔敢不夙夜祇承肰而恢中頽禿爨後音枯供灑掃已自不堪操筆墨豈能爲役驚承寵賜伏荷召函卽當力疾懇辭何敢濫膺嘉幣黃圖不朽恐難褻越于腐儒雅量無疆或可矜容其衰老臨歧曷勝悚息

請靈巖和尚開法萬福禪林啟

退翁大和尚佛祖心宗人天眼目虛空氣象當筵則偃也如王淨灑門庭相對亦廓肰無聖蔭聃孔同條靈樹望吳越宸勝道場惟真釋子能以忠孝之証心接過量人而用慈悲之平等但欲頓超十地不妨疑殺諸方何幸沅湘得邀錫雲蓋華林則前驅覺路獄封舍利則光啟珠林乃裴公印黃蘗之緣而靈祐震潭州之會者也某等地同劫土心類蕉芽咸昆嵐之撼動方寧幸頻迦之妙音復至思闢玄要敬請白椎謹啓九月之望迎暨萬福之堂鉄上座金布精藍檀波羅木春雲母以是數寶几牀喚取諸山拄杖亦可搦塗毒鼓拈來玄墓梅花圓音宣而龍象雲來瀑幢標而聖凡漉集由是客船漁火無非擊竹之機從此霜月鐘聲盡是拈花之會八百頃湖光俱成海印十二城秋氣併作蓮香矣傾仰同誠式瞻獨步

榮木堂文集卷之十一

楚長沙陶汝鼐燮友甫著

男之典　編

孫　炌　煊　熔　錄

祭文

祭入友吳公韻文

維歲甲戌維月壬申維日丁未同社弟某偕弟某謹以炙鷄絮酒致哭于社兄吳公韻先生之靈述其歸奄忽也曰嗚呼子之齎志而殁也七年矣最恨戊辰

春月予以里選客武昌不得一相永訣歸而哭兄于庭兄聞之乎數年余多淚遊兄嘗入我夢寐如訴如泣若無限不平事果何所指乎今且營夜臺送子藏矣向者有人鬼之隔今有泉壤之分慟哉慟哉吾既收淚爲子作墓誌銘述生平之事頗詳絮酒一盃但有長哭已矣公韻魂豈復歸來吾痛傷吾黨之衰氣運之薄耳兄才具氣骨俱多英分肝膽最潔但有名心使天假兄年制義必能如胡思泉詩必能如鍾伯敬一二科內必能取高科上第做官必能抗論自樹以風操砥礪不詭附入如古之陸宣公張文紀矣而兄竟止此豈兄之靈如怨如泣而不能自已也雖然兄死焉知無天上玉京脩文秘閣以處世間之才鬼乎而予與吾弟每不能不思子而腸斷者焚香剪燭風雨夜窗疑有吳郎讀書之聲花天月地山水之間疑有吳郎嘯咏之影至談文必遡隆萬以上談詩必遡漢魏以上成一義則互相訂証作一詩則互相唱和此何時何人哉而今絕響矣悲夫予近來述歸或得一好師友傳一好詩文見一好書畫能致之傳訪

如公韻者能有幾人有過失必面折有疑義必剖晰可終日言而不及錢穀世情之事可終身貧而不阿市井暴富之人能落落自好如公韻者能有幾人公韻安可死哉回思乙卯以至戊辰十餘年間與子同有毀謗同受炎凉同歷憂患貧苦之狀欷歔感慨不知凡幾而獨不留予共扶壇坫努力青雲真可哭真可慟也傷哉傷哉吾至此失聲矣有母夫人猶吾母也有兒猶吾兒也君家祚薄凡門戶之事丘墓之重窆冶之業吾兄弟與二三知己惟力是視子勿爲悄

累而浩々不化也幽冥之中寔多亾友如胡濬之王
淑玉梅君英家任百拙果在夜臺當與朝夕欣四子
可憐斬焉無後子但乞之上帝呵護汝子俾光大汝
家中郎之業可世々傳亦無憾矣臨風再酌餞爾丹
輅浙々陰風蕭々薤露惟白日與黃泉慟人鬼之異
路半世良朋止此一哭嗚呼兄聞之乎哀哉尚饗

祭宮保楊脩齡先生文

嗚呼知己之感千載攸同君子之徂百身莫贖雅公
挺生河嶽所薳英雄自仙宰官竟佛勝情至性皆有
獨鍾敦古抗俗回瀾若風天授警敏流激暴雅伸紙
吮毫諸妙天下空洞無物不淬神明終日蕭邁水流
雲行始自良宰敭歷臺諫智明膽決引稱陳善虎爭
自和鳳輝獨覧君民友朋悉投肝膽扶掖後進恐如
調饑樂善獎德津梁弗疲技微必登器微必陟郎困
拔寒無所不至不見人過曲全人美盡去猜機獨留

權喜或曰溫公或曰魏公借廟之季碩果孤忠清流
之難慷慨宣力鬼神護呵不我能即日月竝淬豺狼
既烹召公獨座抗宣不平天子曰俞世臣之猷寔邦
文武惟舊是求天子曰咨關中弗靖威著西陲惟卿
則定召對便殿中使攀䩺上授之鉞目送出樓單騎
至邊諸賊歎服公令自降待以不戮既奏膚功稽首
交讓歸玉辭爵而曰無狀餘孽偶譁請逮弗職帝鑒
獨明理則旋釋泣謝闕庭蹇驢青帽閒雲浮湘亦從
所好時卧孤峰漁簑釣艇小謝破敵東山高寢憂患

人譁謏諸名理報國餘懷夢中或起窺公所學寵辱不驚譬如開雷漸忘雷聲每向人言當以樂死成佛生天無礙而已以此賻䙂兼之謂御一旦厥離其仙乃遽嗚呼慟哉朝廷震悼一柱忽折先輩風流廣陵散絕嗚呼慟哉師友之義散則必悲生入之情往而猶憶某記自癸亥公來湘中予亦客湘楚哀謁公匕曰何晚往見予文崇獎極祭依匕夕聽顧我蕭寺相招入都負公之期適逢大蘇楚禍既烈公傷于猜逢人說項念我賤貧已巳延試公起在位公握予笑予

拜公淚議楊衛齋日留我侍每夕酒酣挑燈奇義三邊之命覲公哀哀攜我入秦司成見適罄囊千錢留授我餐延縉諸老使無單寒壬申放歸盆香擁乘我適逕公陽山之徑把臂欣然浹旬爲歡日子之來情生無端取道南岳吾弟謁之流連愛惜謬稱雲機嶽歸自喜示我羿吟堅命作序忘其不能是冬入郢致書徐公（吏部郎鎮）善視此子可繼湘鄉（謂先師李宗伯）癸酉五月手貽長箋日顏不適無如致專念汝兄弟我心夙好慎哉時名漸成滾倒其忝賢書公折屐齒莊東端俻

慶我母氏拜公堂前欣忭欲舞秋舫陳尊淹歌金縷視我若子我視若父水乳交融不知其故負公之望甲戌不飛一歲數札辭穌交揮吾弟往從生平更悉意欲命我爲詩以述去年八月予將遠游聞公抱恙悲哉氣秋遣使持書往問公疾親作報章書短淚溢豎則臂瘦病或可除倘及見子業年之餘時予既游期公必康憂發異夢頓廻肝腸腸月西冷遂聞凶訃如失如疑如憤如訴怦匕數日哭始或聲兩山六橋招之淒清公昔按越與同山僑異公魂來亦留不返

嗚呼惜哉越歲既莫遊子始歸偕弟往哭不忍入扉收公手書得數十紙或規或謔或憂或喜憶公笑語幾十次聚或舫或山或宇或露風華頓盡人琴俱亾今日與公幽明相望嗚呼慟哉如公之靈合當在天不爲散聖必爲列仙大都結習鍾于放矜遙聞悲聲雲必來就湘蘭一束楚芰數行桂山落月桂渚清霜中有紅樹是公所娛淚若屑雜蕭匕與俱死生契濶如何可云公之瞥瘝氷雪其文嗚呼慟哉

奠亾弟幼調文

今上二年歲丙戌仲冬月庚申日兄某致奠於亾弟幼調之墓前躃踊數絕灑酒以告之曰嗚呼慟哉汝兄以前年十月欽弟櫬於虎頭城遡江以歸今十月十三日自涵關起攢奉吾弟同婦胡孺人葬於五斗山之中兩度江干心腸摧割墳旣成乃爲文以祭一字千淚吾弟聽之弟墮地以來兄事我三十九年愛則兄弟義則師友凡今之人皆莫如也弟精神骨格皆壯于我竊意兩人得白首相依弟且後死十數年

補我所未逮豈意一旦遂亂遂罹此變嗚呼慟哉兄弟同乳者未必同心同才者未必同性同狀貌者未必同肝膽我兩人遂無一不同天乎人乎言之傷矣長枕大被分棗讓梨之愛我與弟數十年如一日也篝燈晝虀茹荼啖蔗之味我與弟數十年如一日也質經課義飲酒賦詩之樂我與弟數十年如一日也推食解衣同財讓產之義我與弟數十年如一日也孝友婣睦將無閒言詞翰文章兼通世務表修立名之志我與弟數十年如一日也嗚呼慟哉以數十年

心形相守之弟兄一旦死生訣別自壬午臘月抵足郵亭于今不見遂已四載每形夢寐如存如亾慟哉幼調眞死耶謂吾弟眞死則肝腸寸裂不忍言矣雖然癸未之變湖南名士在家者多罹于難弟不幸而有才士名又賊索我子並累老母及汝嫂憂恐欲死而弟乃呼號仰天拾一身以出與少緩賊怒或暫受汙辱忍死有爲譬如骨肉宵行虎搏其侄而及其母彼孝子者泣憤當虎以身餧之卒得全母與侄西身死不恤且甘之也嗚呼慟哉弟固以孝友死以才名

遭迫矜耳虔州西市風日淒霾觀者雪泣稱寃而傳吾弟神色不變弟自無有怍于心者乎今汝兄汝侄尚得奉老母饘粥撫視弟之諸子次侄之采則粤檄入學以爲吾子而養之俾與與同甘苦夫孰非吾弟一身之所餘而一死之所留耶嗚呼慟哉釜養未荒徙悲隻立墨莊未蕪止歎雲亾觸目愴心時匕濺淚不知吾弟英雄寃毒未散之魂或猶裁毋兄諸子之庭幃否耳嗚呼慟哉蔡邕附卓世有同寃伍員報荊海無平氣吾弟賫志以沒兩又幾蹈不諱之禍汝兄

尚能筆其大槪如此幸安首丘崗掖後嗣夫婦同穴駢慰風雨毋幽明之異情更兄弟於來世嗚呼慟哉

尚饗

祭盧母文

嗚呼艮朋密友之母猶母也當生死慶吊之際誰能不耿耿于心哉而況滄桑變地鼎釜遷時前喪不踰後貧益劇則心之云傷不亦甚乎嗚呼此其所以哭太母之靈而不能不痛也夫太母之賢且淑鄉里所共聞值其年高與先安人相若其恭恪善事 太先生之晩年與先安人之事先君相若其慈勤善廸成令子復郎之才行與先安人之成子兄弟相若始以家弟與復郎同爲諸生有聲稱莫逆交其旣遊成均還最後乃入社文章德業衘以古道相切劘王于休

成緩急若脊鴒之在原者則屢世矣癸未之亂舍弟卒於虜復郎哭之哀曰吾常與幼調約後死者奉其母越五年而先安人見背適値兵火倉皇之時舉家散失其獨辟踊以伏于先慈之側而復郎游來相吊貸太母衣而斂之悲哉庶幾風雨不渝也抑又數年而太母始棄世壽固已八十餘福壽令終矣然其時其方逮繫郡邸聞喪而哀不獲與襄事然竊意且晩見先安人于地下卽當拜若母於泉裏問衙詎意天

假餘生復有今日尚得登吾友之堂而哭太母之靈哉嗚呼太母棄世且二年寔且一年矣吾友固常以孝聞者也其才固當早取科第致富貴者也而太母之喪又得後太翁二十年宜其生膺鐘鼎之榮役偹壞隧之典而撫今追昔反不能無憾焉天乎此其所以哭太母之靈而觸予母之痛不能已已也夫母能成子之才行不能予子之時命子能守母之訓廸而不能必母之榮呂每思漢魏之季多隱君子不得志而抱斯痛者亦何限哉肰太母與吾母皆賢母也其

二子者雖轗軻不偶遭時禍亂而此身尚在得風雨晦冥聊相倚仗或亦可以少慰也夫肰其既失會葬之期當展宿草之拜生芻一束採蘭與菊毋也天只車過腹痛嗚呼哀哉

祭李太夫人文 吳門黃元傚擬學撰

嗚呼珠淵玉岳鰲台斗之元英雲蒸月華蔭八天之道樹將代敬其衷文爰篤生于寶婺聞𪊟取之云遐望龍門而涕雨伏惟太母夫人恩齊周姒智種文殊來從青烏居抱玉蜍文章闡閫冰雪神府作嬪仙李世顯通都若天漢之暫降抑上元之偶居薇露三瀞雪繭七襄聲不出壺坐不垂堂勤倫若習富貴若忘鷄鳴佐旦鵲巢發祥飭筐筥以敬內則儷金玉而覲大艮雲和静嘉龍驟絨羅脫簪儆官施帷論古河罹

與墳博綜茹吐繡神引針詞匠待斧咸擬太君亦云天姥文更廻于蘇蕙之絲史並翔于班姬之府丹穴孕鳳懿產振麟授經危坐列屏豎人夔龍接武伯也絕倫程藝必奏受教用賓登埴早儁釋褐遐延整青箱之既亂攜遺硯而苴諄婚桃自大崑璧元琢昌時應選高第綸綸知與漢之綠丹得窓飾之師臣鄉奉板輿承歡秘閣圖史燦肰蒲蔬淡若丹砂不求雲母亦郤解願芸籤栖以極樂方公桃之滿門承天漿之大酌云何九齡介壽八座蕤衆綰祺景福遐脈長生

彩鸞相截白雲致迎皷湘靈之遺瑟赴王母之待京
星辰黯𢢃瀰瀣岳震鷲鳴呼哀哉其等世叨李御輩在
業能攜册聞訃實涕輟春采蘭菊兮申薦悵翟茀兮
空濛茂行絳旆一路口丹楓與太君之仙靈鑒徵吟
之秋蟲歆茲薄奠兮彩雲中

墓誌

文學吳公韻墓志銘

昔司馬君實與范景仁約曰吾兩人生同志沒同傳其後死者當銘其墓嗚呼古今能不媿斯語者幾人哉予少負悲而狂以詩文肝膽之道篤于求友同里蓋寥寥也得吳子公韻稱同志始不苟記自乙卯冬以梅花詩定交迄今十九年公韻既歿七年矣人琹之慟不去于心其子嘉驥甫弱冠可不墜先業也將卜宅奉葬焉銘吳子固予責也吳子諱賡雅字公韻

別號九水世系出自延陵本朝以武功爵世爲郡衛百夫長六代祖廣自長沙徙屯子寧廣生泰七生龍塘公諱爵舉明經爲興化博士龍塘生天山公諱紹周舉嘉靖癸卯出宰新都淇縣擢蒙化別駕盛有廉吏名天山生峋嶁公諱道行亦爲筠陽郡博士端方文采其人長者也邑稱吳氏世有令德云峋嶁公艱于嗣年三十八娶文孺人始舉子爲公韻幼負奇警雅不好弄十四歲補弟子員爲督學瞿公所賞識曰此後來之雋也標格皎如玉樹長益昂藏有欲崎歷

落之度性最脩潔御下多嚴急間一才人異士飄息
折節見富兒俗子有滿肚皮不合時宜氣故能輕錢
穀急患難聽人說不平事則義形于色使之作一周
旋語不能也所治毛詩授書後一稟嚮峻公訓未嘗
出就外傳大都沉毅簡傲以讀書自好者初手筆生
澁試輒不利二十歲外益肆力於文凡經史百家之
言靡不蒐討曰吾意在南華大蘇也逮戊午後枯稿
嘔心一變而爲蕭宕清華之業矣辛酉秋不得入場
屋在武昌與諸子典衣痛飲酣臥花間其意悲歌無

聊也然兩年間遊槩衡二岳新詩滿囊昔人所謂致
窮之具益工矣癸亥春偕楊子嘉生與予杜門鳳山
夜分炙酒譚至親老而身不達予與公韻皆雪涕沾
衣或成一文一詩至大得意處則拍案笑曰今日英
雄惟使君與孤耳督學徐亮生師試長沙私謂此公
來定當拔幟前之主者無是也已而予與公韻果高
等甲子科試名次復同遂翕然有諸生祭酒之望是
秋應舉僕上又同以詩質鍾伯敬先生先生亦稱公
韻清新俊逸闕爲公栢後寓予書曰公韻近詩如青
蓮恐與君並驅中原也乙丑稍刻其詩文數卷擬扁
舟下東南大樹瘖坫會嚮峻公病劇于官遂重繭奔
赴幾犯霜露兼程至將及與公訣牽舟欲覲哀毀骨
立泊長沙過予江皐使遇其應長拜哭不能起悲哉
歸作八哀詩寫其痛凄惋惻怛不減蓼莪也繼而嫡
母譚孺人亦下世公韻事嫡甚恭母氏最愛之至是
含斂惟謹躃踴欲絕鍾奮不逮之感蓄沴憂患備矣
然公韻自三十後氣骨日壯情具日勝德性日和詩
文皆法日進津津工手談喜長夜飲又勤服峻補之

藥將息以其堅忍者待黔科願官也亾何戊辰元日
自署其齋曰雪山功行也將圖余心許之三月二十
九偶中喉病醫者投劑暴下自知不起狂叫大後挺
人手作咄咄書空勢一夕而殞行者驚悼流涕無論
疏戚傷哉雪山爲之讖也夫以吳氏之世德與吳子
之力學自好如此其母孺人勤劬和熊嚮峻公生平
未竟又如此而使之中道隕折天尚可問哉生平所
著詩文已刻鼎祉栢栢齋選數種行世癸亥甲子兩
行卷傳之選牘中其未刻者尚有若干首遺書滿架

細者升斜皆吳子心血可念也初娶王氏繼胡氏俱早殁再繼黃氏生一子嘉興聘胡氏一女適楊巩莫有甥孫矣生萬曆乙未年三月二十九日辰時卒崇禎戊辰三月二十九酉時生殁同日異哉以今甲戌七月廿五日窆于關山橋祖塋之側頂乾趾巽予志其墓而爲之銘焉其銘曰

丹穴耶玉樓耶璧既婚瘞于塋世延陵功汗馬克昌厥後曰可必乎賢者

孝廉湯卓菴墓志銘

卓菴先生楚之名宿也嘗吾邑氣運淹蹇中葉輟科於時二三同志砥礪自命者數人耳陶子實與卓菴獨出胸臆欲爲關山之文使君與孤輒不相下而湯子長予七歲早獲售予售後湯子十五年然公車前後風雨聯牀相與析疑義敦古處如一日也癸未秋同計偕不第尋聞湖南陷于賊明年間道歸邑惟殘燼骨肉遭逸者有同倖予別之入粵未幾而湯子死於兵慟哉子死吾當銘之役何辭孤子宜伊出公所撰家譜以請公諱道立字漢男別號卓菴其先系出

泰和始隱君宗一十一世爲中吾公諱師禹生心浴公正夏皆文學尊宿窮經不偶心浴公子五人卓菴其仲氏也生而穎秀受書絕慧十四歲補諸生即爲學使者所亟賞長益篤學舉動方整無一切嗜好往匕嚴寒抄書至於龜手盛暑披重衣籌燈驅蚊忘扇嘗讀易欲求剔解沉唫繞屋對面不識人有所得輒大叫嘯故邑中文章一道能選言于古者數十年僅有卓菴爾時學究腐儒羣以爲異也然生平嚴事心

滐公取師友不泛閒一語嫌褻輒面發赤見世俗人
便欲避去無敢與狎者在諸生中試輒高等丁巳晋
江王公以名宿署敎卓菴持制藝謁之驚歎下拜洪
公爲第一人設帷致幣邀與同席夢自書所作文粘
壁上有光少頃變龍虎二字明年戊午錄科冠軍是
秋果獲儁中省試五十三名爲邑運破荒雖天付英
妙勤苦之力居多矣然八上公車不偶而於著書攻
古樂此弗疲平居罕見郡縣繼取與鮮干謁門庭儉
肅嘗若無人長吏憚之以爲今之典刑也故宗族媿

然後僑之子多矜式公乞其枕中秘未嘗吝也四十
以後古今文皆益高潔而爲人稍進于麤迖常語人
曰吾半生迂拙訥訥不辯當此輭美之時多得慙媿
嗚呼世人之當慙媿公者不知凡幾矣壬午夏同年
郭公視學西江以書來招欣然命駕曰吾將觀吉州
臨川之風以廣未聞及冬渡江赴訃偕至淮安聞警
止明春還姑蘇僦僧舍以居購書千卷悉其蒐獵會
予至自白門諸名士約爲社推卓菴執牛耳經書
新義多人搒選中是年改闈畫券器數多不欲北上
卓菴獨勇往結予以行闈中卷頗自蒲志榜放復落
第公始黯然焚研曰母老矣且謁天官借章服以歸
省部試得縣令假還獨侍太夫人側悲痒種種時潰
兵過縣所至毒掠或諷公避之公正色欲引長令拒
守登樓命卒爲兵所戕傷哉公可謂不得志而懍苦
以沒者也生平多讀書始沈酣莊列淮南世後覃精
周易折衷諸家之說裒集成書嘗自纂錄本朝典故
及儀禮諸編凡若干卷咸精當可垂制舉義有問棘
草二刻行世又自修湯氏族譜竟心滐公志指貲鏤

板藏于家今所存獨族譜耳餘書及所著古今文悉
燼於兵火便卓菴業不傳尤可傷也公生於萬曆乙
未年歿于崇禎甲申年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邑東
十里之關山刻石壙中以銘銘曰
匪學曷稼匪修曷弗公之砥行也弗騎而力書田也
弗穀飢早騰而晚躓亦始蕪而終蓼然無媿乎科名
者指此丘以爲傷嗚呼天有知耶其昌厥後乎式此
丘之金玉

胡簡在墓志銘

士君子歿而必志其墓禮也然賢者之意嘗不欲乞諸顯官而以得於文人密友者爲幸蓋懼其諛而失眞耳姻友胡次公簡在予兄事者三十五年歿且十四年矣伯子䂖倫吾婿也今始得吉壤奉窆泣求余銘悲夫余銘奚辭謹按狀公諱懋遷字輿能別號簡在陽朔令諱宗臣公之仲子陽朔以上三世皆爲令同母兄諱懋進舉辛酉亦擢宰永定縣所慮賢父兄之蔭非特達難以自見矣簡在少負英敏才氣與兄

頡頏而慷慨豁達似陽朔公同里咸目爲俊傑然性喜恃涉爲文觀心占小詩亦多佳句甲寅與予同試有司冠軍矣又不遇遂之三十後始爲弟子員臨事多智慮長議論能以誠御姦而使爲之用居然濟時之才也陽朔公七十餘解組還晨夕奉起居視膳曲盡其歡嘗侍母夫人病數旬衣不解帶雪夜籲閽尊公恙披衣起徒跣赴叩門寒且僵不知也故二人皆稱仲氏善事我先後居喪極其哀瘁以見滑疏性嚴毅一切專任其勞或小緩兄卽對客呵詈之但怡然

謝不置辨事亦卒辨處母劉無子當陽朔公後事之尤謹久之臥疾視飲食醫藥如所生歲餘不懈劉垂瞑泣謂仲氏德吾不能報其孝友無間如此至於杖義任俠意氣如雲凡字人之孤周人之急排人之難皆勇爲之嘗見窮塗友生輒呼簡在相濟無所恡里中人或婚喪不能舉者貸卽應匕不磴匕責償如是者非可僂指也嘗憶鄰人張某陷非罪責贖鏹至急以妻孥質數十金欣然付之張既釋將湊怨贖約置酒請命酒闌出券焚之曰從此勿後言歙人程某

嘗重負公責而逋後來甚相見慚索致異耳公笑慰之更貸之金不濟又貸之數二百已而趕塗死遺人往收其骨葬之其好行德惠多類此若夫宗黨友朋之間推甘讓美恥言幾利故陽朔公所遺田園車馬奴僕皆聽諸弟先取而已與伯兄取其棄者此又天性誠然之事不足異矣亾何名場坎壈負才不試或酒後耳熱擊碎唾壺余嘗勸之仕而又恥以他途進遂欲自適於琴尊碁局間時一信浮屠法布金大蘭若時買巨舟欲挾姬遊江湖恣鳴歎之放一旦世

亂又嘗出而與當事者議兵太守堵公將引用之未幾賊破湖南逃僞檄而隱於潙山視其囊不直一錢矣戊子年六十冬抱病出山兵燹在郊而晏然逝於南鄉之艸堂悲夫庶幾令終也哉公生萬曆戊子年三月十六日卒順治五年十月初八日以今辛丑年十二月初九日卜葬於秀士鄉之隴抒乾山巽向馬鬣既崇系之以銘々曰

胡之先代爲令厥德不矜人勝天定陽朔之澤伯奮仲盤々者繩々孝友不匱負才騁捷兮歛其翼伯承

裓兮悟天意棲神吉壤兮百靈來萃佑爾後兮昌且熾簪纓相仍兮松陰滿隧老友銘墓兮副君之志

公子孫繩々兮冠裳方蕃々原文刻胡氏家譜其叙甚詳茲錄存文畧汰其冗未錄

靖安令五如陳公墓志銘

崇禎癸酉舉士於鄉吾郡登賢書者十八人予同門得其三雲陽陳五如其一也而五如年最長先是甲子錄科又同爲督學徐公所拔冠軍者時流甚稱之然皆困公車而五如既志尤堅入　清始一試爲縣遽拂衣垂老而歸幸多子孫能葆其遺書既葬之三年孫某始持其子某所述狀五百里而叩予請志其墓誼不可辭謹按狀公名有爲字五如別號□□其先世在宋末由泰和徙雲陽八世祖仁而下代起鄉貢

進士稱著族二十三世至靖安父某大父某皆篤行君子也公天性沉醇醜躬愿謹甘貧勵志恃研田養攻苦於文雖塵甑釜魚不知其苦也年三十始補弟子員勃々有凌雲氣屢試有司高等至甲子錄科第一讀其文者曰伏櫪之良千里矣執經問字之士日益衆而專默自好世味淡然又十年癸酉始獲雋咸謂勤苦動天里中紡子弟者輒舉陳先生然公益好學篤行如平日無干謁交遊之累鮮僕妾田舍之求便々然經笥恂々然古處爾州大夫每敬事之奉爲

典型或謀以興廢爲辟而公高坐運籌灌蘭課諸子孫
業不倦公車凡四上乃逢亂清興經畧洪公定湖
南求端厚者爲守令採月旦而進公奏授江西靖安
宰靖安嚴邑也公亦道學人非百里才術命而
往如領青毡至則與靖人拊循煦育無異父母之犢
子耳及其臨簿書急科歛吏人墮難以求理緩之䇿
遂萎然告勞矣幾朞月而遽拂衣請告靖人曰慈父
也欲借冦不可歸田以來蕭然四壁獨顧孫々玉立
稜勝前則子孫曾玄三十餘人矣公雖淡泊明志以

終其身而較元魯山陶彭澤之階庭亦何減也公生
萬曆戊子卒於清之乙卯壽八十有八元配某氏孺
人先公卒積某氏子某々孫某々曾孫某々玄孫某
々盛斯之慶盛矣既以某年某月某日卜葬於永新
之界地名露水龜形辛山乙向爾時槍攘藏壙石尚
闕事平而請爲文以志之蕭刻貞珉爲銘曰
金也而必鎔玉也而必瑑及其冶也而在懸以鳴其
剖也而還輝於匵可謂完矣士所貴學々而用々之
而全々之而考令終以不辱如吾陳靖安君者亦庶

幾乎完也洛浮靈龜鑿君於腹九宮發群貽厥孫穀

柯烈婦奇節狀

觀古所紀奇節烈行未有不悽然哀且敬者然而大奇且異迥出恒情則亦嘗疑文人緣飾之筆或過焉頃乃得柯氏節烈事事方在數月前顯發於時矣欲其傳信也更私記之柯氏閩之惠安人遠祖潛明□廟時釋褐第一父百秋避亂徙于黔在同鄉鎮將江君某幕中十年前以長女歸其仲子騰龍云氏始在孕父嘗夢蘭生而女遂自念曰宜男而發弄瓦之祥女丈夫耶字之曰蘭柯性端慧靜婉工纖刺悅詩禮

之言父母篤愛之年十四而適於江幼嫻內則若於姑訓江郎固英多深相得也甲寅父與江公俱在楚念不得奉定省以長齋繡佛相祈祝每晨起必爇香百拜郎憐其劬欲易去伊蒲饌不聽乙卯冬江郎省父于岳陽明年丙辰夏歸而將母□月□日颶上洞庭狂風敗舟以歿訃至氏慟且絕將自經解者曰與汨俱出事未可知姑倚焉得再報就斂矣大慟成服招魂而莫絕粒五日不死日酉視旅櫬乎奄奄一息既及懸棺強進薄糜不療糜斷長號而泣告于姑請殉節姑泣曰矢志靡它足矣忍令二老人一旦喪佳兒復喪佳婦耶曰婦不孝不能返已逝之魂更侍左右呼其弟艮仟曰吾志決矣爲我遺使白岳陽兩大人母過傷則此信往還四十日得畢命爾築一臺于宅西以待其父聞星馳還鎮遠示阿翁極悲咽語勸止之綖數晝夜堅持益力曰大人常教兒顏氏家訓今不欲兒死節耶九月二日就宿于姑寢但曰願葬我江郎同穴無它詒有女三歲宛轉啼懷中若不聆者明日命陳棺臺下卓午沐浴服縞以升遙拜翁拜

姑拜父母諸眷屬咸相拜端肅如平常同城士大夫相與奔駭生致祭觀者如堵皆哀泣不能仰視氏坦然就組自經以終是時也風日淒陰人鬼咋舌烈矣哉年廿三卒葬同穴如其言

遺史氏曰古貞婦立奇節之事往往兒兎相遇一念血誠如射石飲羽稍徘徊不得烈固有過於勞而截耳者矣若夫亨門貴胄紅粉青年能以禮義自閑柏舟永矢爲其所難可也豈有聞艮人之訃即求死已而忍死待櫬又忍死白兩尊人二千里外築臺待盡

日聽父母弟妹兄女之聚泣畧不爲動者五閱月予
容升臺引繩絕脰若振夫君手麾風仙去者如是乎
樂相殉之一往而不返也剛腸百鍊哉栁栁州作河
間傳醜詆淫富貴者言不雅馴厥共託諷猶至今存
何如吾輩親聞奇烈之事而傳之足以風天下也歟
噫嘻悲夫

五峰禪師塔銘

五峰禪師嗣法於天童密雲悟和尚遡南嶽孫臨濟
當傳燈世嗣爲第三十五世之嫡子也師族姓任長
安臨潼人降誕於神廟乙酉四月八日蓮胎茹素鶴
骨出塵二十歲失恃恬薙髮五臺從天齊師覲修靜
業法名如學別字無爲甚久息惟向上大事了辦生
死斯心未安決志行訪始謁熊耳無言大師即往圓
戒於澄律師止主律堂閱藏復徧歷金剛臺虎跑伏
牛終南行力深苦死活數番自得解粘釋縛到黃檗
匡廬雲門徑山還至黎密雲和尚於龍池淡葬法旨
推爲師子兒及從和尚入天台通玄親承煆煉壓臨
血脈機不放過恠止未久師辭行和尚握拂云與作
拂子則觸不與作拂子則背不得拈起不得放下不
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錯舉若不錯舉卽分付汝師
卽連跳兩跳云不要不要和尚云猶是亂斗亂跳更
試舉看師轉身云某甲去也和尚乃付承受別去其
後省覲和尚於金粟時崇禎辛未師來主大溈同處
斬石詠茅僅蔽風雪從學如雲宗風大震座下白足

脫穎者如養拙明公師勉厲精進倣其苦節瑯潛癸
酉出山將行化於五臺至金陵爲余集生中丞請說
法祇陀林內於時鼻孔遼天吼聲六震東南望爲大
法幢無何自期厭世是年七月二十二日正午示寂
先遣以手書入山屬法於養拙明公俾主溈山蓋自
在一燈在溈也師世壽四十有九得僧臘二十九越
壬午弟子鄧素復智等依法闍維函師靈骨奉歸大
溈養拙明公迎供建塔癸未塔成以不肖嘗瞻禮師
足竊附法末養拙明公遞乞爲塔銘不敢深辭固陋

敬爲之銘々曰

明三百年視溈中古龍象不行山川蓁蕪卓哉天童
遂被花雨首度五峯掃蹤編虎爰命拄杖復闢劫土
潛潙抱珠明月正午海印密印寶光値吐出溈浮湘
應供天府秋滿祇陀迦陵不語作塔溈山玉歸玄圃
千巖萬壑了無賓主五峯巍然中興法乳 崇禎癸未八月八日

大溈慧山禪師塔銘

野史氏曰異哉予之更得爲大溈慧和尚銘也予少
時從大宗伯李公謀復祖庭於刼灰以圖尊宿先之
道五峰禪師來同慶兩寺皆把茅蓋頭耳養公住密
印始有數椽則慧公以行願力輔之故獨承記莂二
三十年閒宗風大振而溈之精藍雄剎亦冠湖南
其雖嘗爲五峰和尚銘當時無此殊勝也今不意復
見慧公告寂作窣堵坡成更以銘相屬又何忍辭按
繼席古梅冽公所具狀師諱智海號慧山閩之上杭

林氏子常自述脫胎之先一夕其大母夢庭中有破
衲僧蒲團趺坐墮地後耳根不昧知有夙因及就外
傳不喜習章句十五歲隨父商于荊南觀演目蓮生
怖畏心過河南宿野菴聞談出家利益生離塵想又
夜夢登高山至絕頂地平如掌金甲神遙招之云來
々於是出末之志遂決廿一歲從漢陽無相菴薙髮
久之上南嶽過洞庭瀟湘聞大溈吼喝來謁養公於
同度而叅請之志遂堅養公知其法器也屢加勘驗
使疑情迫切方與納具戒克莊頭作務勤苦衆兆專

巖蔬々穀食供儤一日普請道獨木橋失脚見棒頭
落處又一日擔水撞頭見放參牌豁然有悟及呈所
得養公只道未在克監院又二年遺跌回心橋疑情
頓失耕華巖坪間下種機緣見地親切矣將遍參諸
方去養乃書偈付之云周孔之學雖不能潜行密用
合天眞鐵面從來爺不識棒下無生續祖燈師禮謝
至萊予山先一夕主人夢報烏龍和尚至留數月潙
山追之不顧徑上衡岳結茅毘盧洞己丑養公遺囑
付僧伽黎歸山繼席向兵燹中與數十人居隱心味

道耳至壬辰則撥草瞻風者指潙山禪窟聚領衆七
百而猶歆然自處於學地也丁酉夏當人掃天童祖
塔告養公述事竟并呈已錄而弘覺和尚上堂舉揚
慶五峰一枝不墜旋以龍池付密和尚僧伽黎一頂
貽之表嫡胤也始於是冬祝　聖開堂有披衣升座
語從此踞師子牀因緣日盛居潙四十年弘法二十
餘載食指數千不少鹽虀全用眞實理際煆煉本色
人終始以行力首衆不事雕繪及至拈椎豎拂則文
采自彰改革以來門庭寂熾師益韜晦不耀雖荷

王令蠲其賦役丞受毋丙大將軍諸郡邑大夫屏翳
從相覲禮樞護周大司農車給諫諸君子前後推崇
之師皆沖澹平懷泊如也古密印一間破院師嗣席
後兩邑指供田若干畝毅然建大萬若百餘楹而替
衆堂萬佛殿尤雄麗無比因而旃檀巨像至白銜表
與千鈞之鐘十石之釜畢集諸方震動感天童國師
分賚　朝廷所賜金襴表鎮潙岳如是報緣咸以道
力故極々希有師眞靈祐再來匪止骨相相似也潙
事大備己酉秋退院回心橋用識最初悟道之處以

潙山付大弟子定潮主之適有龍山之請欣然策杖
不一年而法幢寶坊又將輿密印比隆矣明年師六
旬迎歸潙山受然宰官士庶會者數千遠近爲之贊
歎亡何邵陵爭請遂還龍山以壬子年七月廿二日
示微疾至晦日告衆曰時至矣趣具沐浴侍者云和
尚有何言句師瞪目視之將謂汝是箇人相膝而逝
既如法荼毘還於潙迎者送者哀慟林壑逆告訃平
陽弘國師愴焉垂涕手書親章有々數陰凉孽大白
椎風又折一高枝之句以癸丑歲孟冬十九日窆於

本山三塔寺之隴築石浮屠以藏師世壽六十一僧
臘四十所坐四道場為興龍山皆高數十里上平如
掌末後又稱龍山和尚悉與菱符異哉嗣法者與峰
智古梅冽嬾焦闇易菴應揆菴空月恐權月堂湛于
如一凡八人其法孫的峰舒戒月光等冽乃邵陵王
氏子兼諸生面脫白者也前後乘請及受具之徒于
萬不勝紀塔之竣也請勒碑以銘々曰
為山仰山緣立宗父唱子和真奇特臨濟積之無盡
燈賸代復有擔荷者五峰一現阿閦身弘法直待海

上座行力深苦解益圓見過於師稱越格雪竇天童
共舉揚五峰自有青山在何以表信為嫡胤龍池衣
與金襴衣四坐湖南古道場到處虛空涌樓閣烏籐
成褫七寶林戒香熏滿於行樹肉山作蛻不輸山而
還塔此金沙地炯々千秋舍利光無褪浮屠如幻住

戢中和尚壽塔銘

神廟中天童弘正法于東南先師李宗伯公以宰官
棲心宗鏡故中湘聞臨濟之學獨早趺公當時建大
蘭若分三寶院延迓佛者居之嘗慨三十年無獅子
吼動豈知李公去後又三十年里有璞中大師者毅
然以天童之法闢鑪鞲于生天童之鄉誠希覯也師
族姓陶氏僧名湘源其先吉州人寄籍岸花萬曆乙
巳生弱不好弄喜趺坐而髫齡善病十二歲始瘥一
旦瞿然作出世想十三白父母泣求出家許之薙染

于湘之寶法院々即宗伯公所為還佛地也師資雖
淳厚特異庸流幾修細行即嘗閉門閱楞嚴了義足
不窺園便知有最上一事十七以後介然索居至嵩
陽聞福聰講蓮華經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
恍若有得者歸主海會年廿五納戒于荆紫峰未幾
入南岳結茅紫蓋與二三同志相砥礪既謝去立願
掩關打七期于必悟第五日踏斷地板通身汗下有
偈曰通身是個死貓頭萬兩黃金總不換及至撲破
與歸來也是泰時藏櫟攢蓋居然門內漢矣出關走

二千里謁天童悟和尚入室黍請有二則該祖鼻孔
話不妨疑着遂徧黍諸老要透重關㝡後兩到龍池
承萬如和尚痛切鉗鎚方與付囑返南岳𦬅求道深
勤不希速證老猶行脚無媿古人如此辛丑以尊宿
卓錫毗陵咸諸宰官䖏其幢𦬅開堂大聖麓峰潮音
間二坐道場皆荆谿寶所作家機用具在語錄中大
司農張公有譽太史吳公圖華序行之使大宗伯尚
在當慶寶法院眞有一人選佛矣然而老瞿曇終不
能忘湘南歸海會處玆䕺刼重葺精廬獨耻年來釋

販之禪塵羮餿飯不堪與爭𩛩鉢只依然一退院老
僧平懷接待眞實爲人庶幾頭正尾正者歟年七十
湘波飲馬入山惟恐不深時東安使君敦迎住靜欣
然肩横㮶㮚直入千峰見此中山水深奇遂有終焉
之志嘗指所居之天臺山得一片地曰師子窟也然
津梁雖疲壽量未止諸大弟子散處于吳楚間十餘
人今相從者某々請卽其地建墖以俟異日工始于
某年某月某日旣竣而雲菴宏走千里丐予預爲銘
夫生爲墖而預銘之若覿面寫照纖毫不似則觀者
疑之予嘗交璞公矣璞公固貴眞予亦何敢妄也爰
序次其實而銘之銘曰
湘之潭兮瀟之源曹溪一滴如崑崙百折必東撓不
渾中有法器天童孫還於有佛處稱尊歸來海會厭
呼々東安更有新祗園諸大弟子思報恩預爲壽墖
驅雲根穹然無縫虛且温堅史作銘鐫以琨一燈流
照三玄門泯其來去眞常存

隆興三學律師生塔銘

寧之爲以禪宗者海內者千有餘載而毘尼律自古無專壇有之自隆興菴始隆興固把茅習寂之地耳其間堂弘戒能屹然與爲宗並者自三學公始師名海曉蜀璧山張氏子也其父持齋信向八歲遂出家幼樸不離長依梵行二十五歲行脚至普陀觀清淨大海至南都古林居焉崇禎八年受具足戒孝瓶錫而上南嶽息爲山之勝過西寧卓錫棲巖壑間擦履精勤超諸埃劫乙酉兵氛少定更求深隱攜一杖

入河塢得此荒廬孑然息影二年挺者日盛乃謀闢其地建精藍一區己丑浴佛日登壇爲大衆說戒毅然從刀兵水火中提唱木叉挺法天人悲護其道益崇每歲受戒之子遠近紛集迄今十九年湖南推律堂耆宿則隆興居一焉然師行業愈勤與衆共作一切常住事皆極完好又能以其餘刻法寶藏之于山壬辰兵大掠有濃霧蔽其峰不見鄉作食活數百人無德色也只是本分修行淳〻若拙眼參竺菴和尚更信有戒有禪隆興百仞峰頭可不愧間山一座矣師屆六衮諸弟子各出淨貲請爲壽塔于本山之右扦其山某向作石浮屠以俟異日師不能止而丐予爲之銘〻曰

禪宗與淨土以戒爲正因戒珠照三塗如虎戴角行學公出古林具足稱大德建利曰隆興弘法于壞劫梵行益深勤日夕偕衆作歲一坐戒壇法器不雕琢常于刀火塗種〻施救護隆興剎安然仗師戒力故僧臘五十餘世壽未可量得戒諸比丘請預爲壽藏山右卜吉壤是所經行處涌出窣堵波幻住亦真住

以諸磊塔智表師聚石因戒[illegible]肩而先銘

石磬法師壽塔銘

石磬大師者當世之尊宿也今年五十八後二十餘年弘法於上湘之荆紫峯嘗以金剛心持四分律以廣長舌說諸品經爲緇俗所皈仰久矣然修持弗懈將求一念萬年去而門人弟子感師之德作報恩想謀先爲作塔幷師意也既不能違其請而屬予以銘按行實師諱仁鐸字梵音别號石磬楚陞城舒氏子萬曆丁未年十月十三日寅時生年廿六捐俗出家卓然自度明年行脚遍參至南嶽閱藏于華藥寺丙

子謁荆紫峯無學和尚受具聽講依止五載解行俱圓庚辰後飛錫邵陵歷寓吉祥菴徙龍樹溁自紹璿未幾荆紫峯萬和尚辭衆致請還山繼席說戒四十餘壇講經四十餘期戒徒學人出其門者不可勝數雖高踞獅子座而摧折慢幢不釋參研嘗掩關禁足一十二載反覆勘驗益覺稗販禪荼無彼岸更發願每日禮佛以爲常課生平手書大乘經禮諸懺若干部又其餘事也如是二十年未嘗間斷其操履精勤若此益尚修淨土得禪本草之正因總攝度門人戒定香之三昧者矣過此以往便當無去無來非成非壞齊死生於一致示幻住以同歸豈非禪門戴角虎哉諸門弟子卜度善地得牟山菴之陰築基壘石如窣堵波法以俟逢執徐月某日工成予作記系之以銘曰

南湘以南紫蓋餘紫荆峰孤高望嶽猶咫前有學翁法幢特起電掃雷揮吼若獅子後傳梵師擔荷是寧心行密嚴永契佛理策杖南詢扃關内止捐凡夫禪測崤宗旨閱藏寫經精勤弗已爲衆所推復來主此

單提念佛總攝心宗律規梵網講叩洪鐘有後雲集常繞闌叢毘嵐不動闡提弗逢然若忘老而益聰常住非住眞空不空預爲壽藏何時始封燗匕合利在人天中

榮木堂文集卷之十二

楚長沙陶汝鼐燮友父著

男之典、之釆、之巽編

孫 炌 煊 煓 錄

雜著

驅瘧文

密菴陶子性直心慈端居憤俗伏穴巷時曩昔驊[illegible]今則憂患疇昔爽朗今則愚癡疇昔翠業今則乖[illegible]家貧人散金盡蹄欺匪巾歲之夭德抑鬱明之[illegible]

豈無神今正直將既子今昌滋蹉爾瘧鬼茫昧無知來病君子古人所嗟變炎京於頃刻搆水火而爭持依隰附滕潛背處胈于邪正之分昧暄寒之期侵我三冬哭母及朞久抗蔘朮敢逃盧醫同小人之道長乘吾道之方衰微若憔悅黯若彼奚我有靈君匪爾能窺淵默藏雷不容罔象汝欲擾我而我不亂汝欲困我而我弗做上池之水巳沃紫山之艾方施歲將暮矣夜如何其我乃把燭看劒遊硯賦詩無用逐爾以難而姑餞爾以卮今夕除夕兮遠離我帷明日既且兮歲令有司春雷將擊鬼青帝正升蟜瘧如猶壓就執汝付鍾馗 乙巳除夕走筆

魁閣上梁文

伏以魁居北斗毎應運以轉璇璣壁主東垣肯起雲而成樓閣天荒欲破地脈先靈維我釋禍之里庠在鳳山嶺荷摘星之梯登其龍殆僉同衆論重搆崇臺審川岳之待興遇神明而作宰歲當庚始月値小春梔楠杞梓中繩墨者如林雲漢星辰象昭回者此日永藉百靈之衛立鰲足而增高新標千仞之霞激龍門而振聲梁升玳瑁閣擬麒麟且住郢斤式聽臚唱

梁之東魁臨東壁鼓和風手抬玉策從天下鞭起潟

江久卧龍梁之南六曜連魁映玉潭登樓盡是圖南者特借風雲爲合脊梁之西奎光百尺散餘暉兩闈名姓題新貴望見紅塵掟騎飛梁之北魁杓曉發三辰邑天開於子正逢年蟬曜看展摩天翼梁之上魁近三台連將相魚龍繞檻動春雷聲震瀛洲光萬丈梁之下太乙臨奎照清夜青藜影裏讀書人紙貴長安起聲價梁之中魁星如日烱雙瞳點定文章拔忠孝天梯相接到蟾宮伏願上梁之後玉潭藻登天馬雲翔鼓宮既滿畜殼枒三百六十森々動照日之鮮蟾窟長寒砍桂者八萬二千家々揗修月之斧從此解額狀頭多士還尋雲路公槐卿棘主者卽踐台躔

謹贊

廣蓮社引

古今社最著者前有香山後有耆英皆古公卿升平暇飾風流可傳之事千載而下猶堪圖詠獨晉宋間有遠公者高隱匡廬修淨土法一時名流上善依止東林咸望香爐瀑布以爲洗心之地同堂白業稱蓮社云考其遐蹤高蹈卓肰可稱之士十八人而居士陶泉明雷次宗周續之輩則潯陽隱君子也夫義熙以後代獄與王晉之遺賢多以遯辭却聘諸子非不樂爲香山耆英者而感遇傷時或棄印綬或廢婚娶

抑情絕智聊晦跡于緇黃樵牧之間非遠公別具爐鞴則生死流浪恐復不免以是知白社鐘聲不止銷興亡感慨矣噫嘻今何時哉湖南十餘年兵火未息三災並臨諸人莫不身歷黑風之船目飽白骨之觀矣間一談龍舒淨土文潙生嚮往肰汨汨塵緣何曾脫離靜中深省輒復汗下耳頃者溪舌法師惓惓接物欲衆白社訂於廣蓮菴有南嶽尊宿咸來共事里中周司農又贊導之亦謂香山耆英既不可得則東林栖賢之蹟可以追踪矣但俟金風薦凉便申朋會諸君去宗遠之襟心樂慧遠之妙梵則楞嚴法華孝經老子得同升講席赤水白盟青蘋紅蓼得並助伊蒲宰官居士高僧羽客得並成淨侶內典云世間一人信心念佛西方便生蓮花一枝將來受生托胎其內如是種種謂之廣蓮古人不得專美于前也溪公既申約復使予暢道其意是日酷暑因思僧問潙山世界恁麼熱向何處避潙山曰鑊湯爐炭裏曰又與麼避潙山曰衆苦不能到今溪公以悲願引人共脩淨土正使人向鑊湯爐炭裏作計倘會中諸人不相

孤負則念佛三昧處處居肰衆苦不到蓮社權爲鐙耳也倘爾熱中提得些子與公覿面相呈須公一擊洪鐘看幾人解作攢眉歸去

安陸府徵修郡志檄　代

蓋聞國華皇覽首稽掌故之文天步玄樞竝得模新之象惟華物莫若鼎值茲再造車書而方策存虜人當有乘時述作聡息古邪昔漢名區桐柏東來漢江南紀山川蔥鬱亦云虎踞龍蟠文獻崢嶸豈獨魁魚鳳鳥故碩彥比擧鱗之業傳爲盡櫝錦之才甲於中原著若都會矣然不城雖要雲土幾荒宋繼原以作賦想雄鄖故國之風背覆楚而存臺巍忠孝感人之力明斯典郡職在版圖則事當沿革之間地有廢興

之蹟敢不續諸志乘用示司存惟是政其舊編止於中葉放軼前聞五十餘載僕竊欲蒐求放貴傳宋朝華開局分曹亟加增損必藉見所見聞所聞之廣以供筆削則筆削之資凡我州邑大夫及賢大夫仁士其各諸萬曆壬寅以迄今日境之內疇大興革事當書疇賦役戶口增減當書疇災祥兵燹陵谷變遷當書疇守令上下宦澤職事當書疇科目選舉封爵當書疇奇節異行當書疇儒林文苑當書疇仙釋高隱方伎當書或道州采七白爲春陵或故老罪七善談天寶或遺音發於侍璧或雜紐出於陶鈔咸投郢匠之斲斤恐給蘭臺之雅札哀賦藉手豈不盛哉於戲興都舊比于三輔誰言獻不足徵冊府還予以陸名亦貴安而能慮則不佞受書而拜敢忘共　天子之民必能者哉准以從違尚荷諸公之賜助其五緘成此七襄謹檄

箴銘

想箴二則

莫妄想身外分外過去未來無端起念紛飛若攻竊達死生皆有數宰繫空設心徒然脈䐖朝不自懲惕焉返照無妄即真厥明乃妙

二

莫邪想非正則詭非安則欲義不勝欲動成邪患事理所無患境所有枉我靈明即於孽醜敢不自閑齋居退藏內觀無邪厥真乃常

硯銘

瑛則必訶玄尚黑守是曰端友

筆銘

有穎有栗權衡晝日惟子之秋實

琴銘

象指虞廷封爾桐邑如玉如金爲德音式

櫛銘

總〻林〻子不擇渣滓則必治理之以朝氣

錠銘

奚必恭之鋼衍人則邪戒勝而肥凸如我何

香鑪銘

與儀作博山匪曰博山蓄泄雲氣匡廬之間

劒銘

治斯祥匪斯光我雌子雄我柔子剛與子偕行

麈尾銘

淡雲霏〻相助爲理惟晉用之世柄用汝

竹杖銘

天植其節錫以九玉女峰頭落吾手

石獅卷銘

猊猊口張吞佛不吐舌則廣長溪聲萬古函蓋寂莫天遊于房有時吐佛吸日月光於一毛端現爲寶所表裏洞然成壞無我如此奇蝸是名獅子負大雄力一塵弗起

高麗扇銘（扇一面露骨紋處有小錄）

誰謂爾絲獨障一面誰謂露材薄言東箭風動金鋪珮自搖闌干明月隨人轉

鏇銘（倒坐山）

法界廣無邊遍在昏衢裏警之以蒲牢出露門斯破一切諸有情從耳入者喜無聞無不聞歷刼起塵毁何以勸茲銘懸鐘向今銘

鐘銘 紫龍寺 明修此岀乞

維此梵宮古之紫龍作鎮湯泉肇於元豊五百餘年孤禪崇律更冶洪鐘表聲聞力鐘鳴龍蟄正法永興雨四天下還呼其庭

鐘銘 隆興菴

隆興之堂弘法以戒如擊大鏞警此器界有善男子獨力作鐘懸之戒壇圍繞天龍惟鐵無壞聞亦無邊如乚不動永覺大千

鐘銘 聖果菴

平岡聖果菴在先黄以墓下清康熙九年庚戌捨宅爲之越庚申募造大鐘成乎爲銘乚曰

果海鯨音弘法則震衆生耳根同佛聞性昏曉較肰覺也誰先發深省者一念萬年

清發齋硯銘

有㢘有隅且發書潚潔雲之脥龍賓所娛

渭璜硯銘 庚申偶購此硯適當八十故銘

我友必端臺乃得子題曰渭璜以識齊斋滄乚湘流垂以直鈎不釣而獲昜我耄修

學射箴 示翼兒

生男懸孤用昭英特六藝之中射以觀德揖讓無爭心手調合持滿穿楊專精貫蝨匪貴粗豪徒肰破革乃武乃文德分優劣矍圃吾師羿善爲賊昜爾儒生勿忘明哲心去殺機而有愚色拔箭猿啼潜神默奪豈若克徒恃勇鬪格強敵在前矢竆弓折二復斯言念終克

贊

杏壇四子侍坐圖贊 二首

三皇如春五帝如夏王秋伯冬世趨於夜天生仲尼夜而復旦日月在躔星緯分燦緯之大者序功四時三光之光孰能覩之萬世不夜吾師吾師

二

天不可階從而學山虞命四岳分職克艱學山匕高岱亦絕攀素王之庭厥輔首冠誰爲置岳雍穆以環元氣端拱四時就班彈琴詠歌儼然杏壇異哉子輿分岱一嶧五百年後邈焉其間希聖未遠作如是觀

新傳蒲州所藏關夫子真像贊 江華令張公手摹第五十五幅

鼎匕英雄漢魏之際惟公絕倫精忠大義生揭日月而行殺與河山作衛非漢不臣迄明而帝蒲坂丹青千秋弗闕張宰傳真靈來投意其瞪目也儼乎震華夏之威其撫髯也默然抱春秋之志乃若龍髯飄頷鳳眦睥而霜鬢霞膚玄珠散見徵地紀年異於佰觀千載顒眞應關治亂心日在天世當復旦五十五幀遍臣作贊

大悲菩薩贊

云何兩手眼化爲二十四現此廿四已乃至千手眼寶目隨羅臂而八萬四千亦若諸天癡何以信爲佛是相絕悲惟信彼大悲故手如無礙輪目如不動智明月映萬川是萬豈非一我目與我手了不與佛異佛眼如掌果悲觀自相驗印破古面門堂匕露奇特覩相如化城疲者息已度心目不暫捨是名真懺悔願爲五濁世第一施無長

觀音大士贊

意妙慈雲相妙滿月悲觀非眼海音非舌無人識得普門須問寒山拾得顧長康吳道子筆墨放光有神理幾時度得盡衆生衆生回向大士喜觀自在自在爾

送子觀音像贊

佛是衆生母心是衆生佛以佛平等慈有如嘉賓殺觀音妙示現喻以懷中物五自有田珠有淵取諸其懷不須乞向道我心如畫師畫傳得兒眞髣髴百斛明珠一寸心是名念彼觀音力

書家懸君星海公傳後併贊

太史公曰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於世世亦笑之故再傳游俠思所爲賢豪閭者於戲修行砥名在韋布尤難哉予讀貞蕤先生傳而重有感也公承大司馬後蓮塘諸公詩穀又皆嫺學而不得志於青紫譬如鸑鳳蒲庭冥鴻獨遠斯以自覆此亦何難而諸所謂鸑鳳者且欲戢其五色推其素儀以令自見於毛趾之間則星海誠不易稱矣乃其端方正直爲鄉黨所畏服如是其慕義樂施慷慨能任事如是其浮枯郵死力行善如是可不謂砥名修行者與吾宗會稽海內稱其家敎嚴謹獨存古道家大夫之恂恂也不以崇爵加媵修是以方伯公與岸生大行率于公有表章之言焉夫功名者纂組也辭華者金玉也德行者鐘鼎也人患弗力行耳而思纂組金玉之掩其上哉罷所敬仲子君平者誠心質行克繩其武其慨然當世也忠帶劍人衛鳴鞭出塞嗜好落落庶幾無苟合者以是知貞蕤之風遠矣敢緝圖牒謹爲之贊贊曰

會稽諸僑蒲秫筓笏中有布衣卓犖崢嶸發言衆欽沉毅度越解關繫泡推誠結襏松經芳淵淵不盈竭義欣亦欣義轉亦轉逍榮夜行抱道以沒惟昔弘景栖貞泉石終怡嶺雲謚曰貞白千載寥寥高士躊索適有先生私淑其旻人無間言故莫能易寶此家乘以娛典冊

題五峰和尚受法密雲手卷贊

密雲悟和尚付五峰禪師源流手卷久留浙之靈隱寺近日萌歸潙山古梅焚香作禮出而求題跋故為之贊

曹溪而下衣止不傳乃以心印如燈續然隆乃南岳三十四世再大法雲弘陰臨濟第一真子卓然五峰開我密印是謂大宗以佛選佛天童世美首出學公得骨得髓如獨角麟先行太白手澤印心重於秀鐵寶隱藏之四十七年天還楚弓拱璧以先金襴玉鉢

疇能不壞惟此寶符古今嘗在潙之子孫綿乃法乳萬佛瓊樓永為冊府我昔見師氣象如王稽首作贊以志瓣香

題沈仲連先生小影冊 沈諱爵進士戶部郎北直宛平人

張蒼匪乳道未返于嬰兒老子虛心學更專于柱史君子豈肯以刪之精英易蓍之塵垢乎吾擬先生猶龍矣好龍者常好其畫倘知神理所在勿謂鱗爪淺也

友人劉止臣小影贊

四十年前見君韶秀文如其人四十年後貌君者誰圖其顏蒼其冠墅其服曰此昔所稱韶秀之劉子也射策者貴歟傳經者向歟身將隱矣而抱幽芳於空谷應齊先生有道獨醒又何羨乎人間之蕉鹿

廖山令道影贊

古梅花下坐者山令歟胡子之苦吟兮而貌腴秉素尚兮而紫褐白傅耕衣殊不羨山中高士似林逋

說

劉子四琊偶思易其字而問于密菴密菴曰古之人有竟以字行者矣然多依名義而起所謂合之則雙美而又不妨于孤行非可漫無說也劉子名令器以其才品韶秀質足以當之矣吾聞王者出則有慶雲器車醴泉芝草之瑞焉器本有質而器車獨以神應物表隨有道聖人以出不物而得物之名者至奇也士子讀書明道居則為人瑞用則為世瑞豈可刻畫瑚璉而成耳目之玩哉字之曰器車其可乎劉子念

之矣

示翼兒字說

先朝世講錄所載子三四人多未生而預列其名以期後出者予里邁貢與鄒閭三次譜年時止有長子而預名有二曰之賓之翼後之賓二歲而夭豈意六十始生汝而當其次得名曰翼匕之義取長沙公夢生八翼之說也且予亦先君六十時生而嫡仲兄不相愛有孝子危汝幸有兄賢輔之翼之矣從前嘗俍兩弟不育口倘得一亦足以相助汝固有翼之者早相視而待也古人弱冠人太學則請字汝今年十五

矣學業茫然而欲請字之嘗讀淮南子曰禽之靈者有羽嘉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皇鳳皇生鸞鳥鸞鳥生庶鳥汝豈能自拔於庶鳥乎而父兄之所期於子弟若三加而相醮也字之曰羽嘉勉旃哉能無負於嘉生斯無忝於所生矣

募疏

募修潭郡北城古關帝廟

一切世界惟人心造一切因果惟血性成故河岳日星與精神肝膽無異任是諸佛菩薩神仙修羅只一血性男子耳古來英雄將相不聞道而殁者其精靈鬱烈輒入修羅或有所托而顯於雷霆風雨木石水火之間類得稱爲神然氣盡則散耳若夫從忠孝入仙佛者雖歷刼數而精靈不衰關夫子是矣長沙於三國爲漢地而下僞隸長沙諸帝旌旗車馬昔嘗往

來則城北是其故處不妄後人乃循蹟立廟惟城下廟寂古代有靈異雖屢經兵火而巋然獨存非神所司不至此也今年長沙令虞景高傷戎馬之雜遝加崇飭焉禱者倍肅一日偶有僕夫暴袒而卧于前麥受縛瞋目大叫自訟不敬若身被撻者云帝像巋落需宰官居士金君之甚亟諸人駭怖爲祈請乃得甦而後知故老所傳諸靈異不謬也於時廣公與撫雲陽守李君屯田吳君親見其事乃捐貲重新其像而三君定清吏探筒儀不足將令守悄募給之使陶子述其事以告雖然帝不嘗云日在天上心在人中乎帝心若天日矣靈安往而不在何必潭州哉而又沾匕縛一愚昧之人以相嘲喇也竊意湖南禍亂垂十餘載當事者不復念凋瘵而歌鐘鼎食用峻法繩其民間一撤屋爲利瀝髓爲糜自栩于衙曰善豈知有血性菩薩如帝者之在茲也帝應去潭久矣而一旦政府綏來湘波不沸表雲旗之復歸亦不可少若夫文武宰官克襄厥美則當與狄公毀祠獨崇季札伍員同意何必與之言鬼神說因果也哉

募脩玉皇殿疏

浮圖老子之宮徧天下肰西方聖人不若　昊天上
帝之於生民真且切也今　朝廷首祀南郊郡縣皆
特祀　玉皇百神之主風雨雷電皆授職左右則修
舉廢墜無大於此者吾邑白鷄觀古矣少所見者宮
殿頹盛黃冠居之今盡廢圮僅存其二而[illegible]玉皇殿
孤峙其中不蔽風雨闃閴落〻如三家村貧困已極
忠蓋一把茅者不暇及非循良宰誰能念此哉茲王
侯以廉幹撫我殘黎又供俛微輸深軫民瘼獨顧聽

玉皇像剝落露處惕肰惻肰不安於中亟欲損淸囊
更搆之命僧募脩於士庶醵貲以勷其役敬天而勤
民甚盛心也僧持冊入山以侯意示予丐書數言夫
人有疾痛患禍不呼天則呼父母耳　上帝天也邑
侯父母也予遺之民方竭力輸輓髓血已枯非　上
帝誰能生我者非王侯誰能救我者諸人發心勉赴
其事量力以勷之　上帝臨汝父母保汝矣與微福
木居士者不同也區〻鬼神因果之常談不足告焉
予賦北牕衰惻揮汗書數行何可辭

重修頖水魁閣疏

山川之靈不大鬱則不大發若敵若翼存乎其人〻
勝天定卽山川不能不聽之矣鳳山學宮古稱形勝
其還奎閣峙其東築泮水而激之鳴憶在萬曆之丁
巳宣城晉江兩王公察其氣之當宣也而力主之其
方爲諸生弱冠同時負才氣者千數入爭自奮勵忠
一發其鬱結以副兩公之心明年戊午吾社一人先
雋嗣是科第相繩至己卯上公車者于入一人捷南
宮爲御史湖南稱寧士將比美中湘矣又咸謂魁樓

泮水之効靈昭〻也壬午以後兵火氣深絃誦日損
雖　朝廷皇綱復張而歲有黜額之歎士遂若雌而
不振所爲奎閣泮水者亦且湮且頹黯肰非昔觀矣
去年權侯特修　文廟命諸生肄業于兩廡士烝〻
奮秧起而射不破的或者奎閣泮水之勝其興也有
待乎胡子居近其地每撫陳蹟而愁肰念之慷慨以
請于侯詢于先生謀于同志僉曰有開必先筮從則
吉爰告老人乃諏於蓍〻得復之豫其繇曰大有得
勿疑朋盍簪蠱哉易之告我也閣與泮皆故物於事

爲復壽晉勿疑曷諸君子之共濟矣且北斗在天其數七七日之復兆在魁乎水潢而洩小則淙淙然鳴珂也壯則雷出地奮矣必合朋而後大有得也若夫事豫則立豫有和義焉予寔先之矣奚疑其書以遍約同志予敬歛著載拜拭目以覩厥成 胡子字和子

募助玉堂橋重建疏

玉堂橋去縣五十里長虹亘波凡三十餘丈梅山之孔道也自唐以來有潙山一宗禪學者所奔會自宋以後有張魏公南軒先生兩祠墓景行先哲者常陟而仰止焉莫不繇斯以行故關於邑甚要然水繇黃木江而下至此多匯爲潭春秋漲潦一雨輒溢湍急不受舟楫倘非橋則郵傳輸輓商販負荷者奔趨兩邑之人皆望洋而歎慶公私事不小故需於橋又甚亟前年陽侯怒嚙其西半壁中斷涉者咸病今年春

胡和子鄧又韓慨然念之捐金補其墜方鳩工蝕水暴至全橋皆湧欲復舊觀需費千金工匠皆斂手太息退矣忍頭陀惻然歎成事之難也乃徐計之曰曷還其趾少就安流因其石壘爲墩增堤翼其岸編木而梁之覆以亭楯得四百緡差足矣爰請於明府彭公公欣然捐倡倅陳倡之聞於黔太守張公公南軒裔也亦亟相贊導以是下天人之交助矣工其勿輟然計其費尚乏過半不得不募於諸大夫國人焉夫百仞爲山功存一簣中流失檝濟在一壺功行所關

莫爭於成敗之際今此橋已有雄慈者挈其綱只要諸人共發一片心出一隻手事之方成將伯助予則有靈交䫉利涉無窮非僅功一簣而濟一壺也敢書其端什上善人以告於同里先丘墓田廬之在橋以西者以次乞於要津則無如梅山之檀越與濟之宰官居士云

香山寺募疏

寧邑在溪山之間者也古無城壖而環山夾溪以居絃誦鉛槧常千餘家與圖志所載飛鳳香林二山咸在闤闠中兩山蜿蜒東西來峙其首縣治與學各據一峰南北嚮而縣乃枕香林北面前入鏡其脉故向與制特異香山者昔嘗生旃檀一枝建觀音閣寂古宋元以後乃增建諸殿修方丈廊廡及諸水陸菩薩之像成大梵刹金碧巍峩與邑俱盛蓋官師之所祝釐人士之所肄習賓游之憇止俱在不獨崇浮屠奉

空寂也頃兵燹十餘年邑咸爲燼而學獨存先師殿寺獨存大雄殿豈孔子釋迦之靈尚有待耶今幸邑侯蔣公勛肖佛材新綰印綬下車之日謁孔廟而蕭然悲將治其榛蕪焉聞者感歎以爲真有待而興矣越數日過香山見孤僧四壁折鑰破楣與諸金碧像相枕籍又復愴然患所以區畫之即發慈施命僧更爲疏募諸邑人將別爲草堂集緇流以居之而于故殿更增其屏櫺繕其墻藩使以蔽風雨而屏狐兎蓋勤乎與廢舉墜者也野人聞之而執手門蔣公一

丁車榭廿洲之謠寧將有蘇矣乃惓惓于釋迦孔子之宮如是與釋迦之宮則思安其徒與孔子之宮必思厚其士將見衿佩者被芳澤灌染者營福田於以覉人民之痾救風俗之薄公沛然施行之益可知矣寺僧承公命委書以告粗越將使一鄉之善咸襄厥事公誠惠吾寧而種七弘慈雄力不靳如此河陽花竟作蔚粗林可也邑人新沐公之風當有以悉其意

荆南华池山募疏

佛未入中國前皈依倘什麼法已付曹溪徒擔荷箇什麼地倒還從地起非關教外之別傳心滅即向心生須辨丙中之正果石首華池江干雄梵織林遙集文殊散現之莪料香水環流古德想成之淨土然以樀臨古道域竝精藍成十方龍象之選場當三省車騎之茇舍久矣乃滄桑一變鹿苑供墟卧殘碣于荒烟聊存忍草來寒山之片石更敞香林其臧祠濮眷者自曳犇牛飽嚮飛鷲不惜肉闍烓火遂令玉鉢投花以熾然九十二靈虹而供養萬五千羅漢上善護

聚于一處此子未疲于津梁思還舊觀持茲苦行擬借王珣之地更崇釋氏之宮遍丐檀施共成此岸嗟乎香奩鄒瑟誰窺樓炭之經石馬銅駝豈敵祇園之樹感于勝事應發悲心媿前身非金粟如來願國中皆須達長者庶幾力士金剛不向犴間剛沒善財樓閣慚從掌上生成以予喻法我行助汝建剎竿竟謐

疏

勝善庵緣事偈

云何離一切而得無住心雖證二乘者此法不能見
未若實地人且云罪福相持戒是福本作福是行力
譬如作樓殿先求地安穩棟宇既已就次第施莊嚴
扉牖及綺疏一一皆嚴飭若有未具者便名爲欠闕
卽今勝善利豈不稱精廬良緣修上人廿載深勤力
頃牧溈山牛不肎犯苗稼禪室諸莊嚴久不暇完繕
爰爲力行者發願求布施持鉢丏湖湖皇皇走赤日
此豈不得已而云欠闕事一切法由心心了事亦了

所以檀波羅成就福無量請爲勝善緣說此平等法

溈山新開千僧鍋緣事 從[illegible]口入山

大溈山一片久荒田地破牯牛耕轉只栽田傳飯不
曾行乞王城所以天龍護念十數年不少鹽醬但向
時所鑄千僧大鍋後來飛入龍潭不通消息今日海
運山移從嶺表端州皆肰出現會中白牯挾與俱來
今春少而忽肰曹溪一滴逆至黃木江口大衆舉起
又且化一爲二如父子鼎如伯仲雅觀者贊嘆眞爲
奇特溈山和尚爲是逆期選佛擬待涼秋大張爐鞴
旣不能數米而炊又不可搏沙作飯如何使大衆得

個飽處須看世尊當日無數天神供養不肎坐受每
嘗持鉢乞食肰後敷座說法只爲他人喫飯自己不
飽于今溈山會上鑊去鑊來也須檀越證明始得當
郡蔣公施常住田是現宰官身護法者勛爵線公倡
施第一鑊是現大將軍身護法者湖南檀越見作隨
喜是現居士身護法者諸人智果福果同時而熟始
知溈山鑊中烹露地白牛供養靈祐老子不爲分外
也不肰但請新發意菩薩于此大鑊湯中種取一粒
二粒驗取生熟看

導遊菴募莊嚴佛相偈

淨梵之處須具三寶耆宿住山不妨草〻導遊菴栖破院殊好一旦重新居然蘭若古佛一尊無師子座誰布黃金莊嚴瓔珞僧來告我將千檀越丐長康毫發乎尼色絲兩之施河沙功德新發新絲法不定捨菩薩放光福我田墅

舊之城東募施茶偈

夏日之日炎〻火宅古道無陰剪棠伐柏嗟此衢南誰不熱渴時有龍驟北來作雨庶幾一滴以蘇焦土望蔭而趨熙攘赴〻新亭故宮池邊樹下修福頭陀憫彼暍者左泉右茗不擇而捨雖則有水誰淵誰汲誰振月困惟布施力願植波羅以茶作蜜康衢置尊酌者無長乃如茶經具般若味作如是觀施茶三昧

雲蓋寺持緣衡陽落鎮冊

蓋聞瞿曇非相示已度之化城大梵有天現自然之樓閣黃金何須布地頭出界者妙乎莊嚴玉鉢亦任投花貴發心者滿其施果事在人天之內功超刧數之前是以靜蘇實帶西鎮山門短薄華堂早成鹿苑但臨津而自度咸得岸于悲流東鶩山雲蓋寺西寧之古刹也落〻長松儼先生于古竺泪〻巖滴接為祖之香嚴道象敬之衰徵效鷲峰之飛去壁火燔其幢蓋木佛猶存寒雀巢其髻珠雪山斯在乃有持戒

比丘某亂後經行草中卓錫思拓招提之界重修寶梵之宮將謀湧海爲山誠如精衛必待擎天作柱力若象王是以抱月南遊破雲上丐衡疑九面關叩八重倘須達現宰官之身即長康画維摩之手鑒斯誓願發彼弘慈仙人掌上何難擲米成珠菩薩身中亦可剖金流汗植福田于屢溉是在台階投慧果于雙林終成佛土

修石塘寺募疏

濟陽之南八十里爲銅鍋高山清流嘉木脩竹極幽邃之勝往往如桃源輞川別有天地蔡氏世居其間詩書耕釣垂數百年而子孫常千人非山川之靈不至此中有寺曰石塘四山環拱蔚然中秀惜碑字漫滅不能攷其始但記至元五年重修大率韓蔡氏之成爲尤古矣舊剎壯麗並祀玄釋而大雄之宮殿樓觀最盛數百年中迭有興廢而蔡氏之先實代稱檀護五十載以來剎山盡赭此山亦遂燔于野火僅存

者東偏之玉皇閣耳蔡氏子孫尚多秀杰每過荒烟蔓草輒泣然念先人之志而思且感焉乃集族之賢者謀修復擇戒衲某董其事計棟宇之費佛像鐘鼓之資非一姓所能辦則不能無丐于諸君子而汲汲乎祈一言以爲之導也夫兵火瀰漫以來諸人之廟廟而日數易而入于蓁莽卒不復理亦多矣頃搶攘少起漸立蒸嘗此山之興庶幾有待而蔡氏諸君子之泣然念其先烈覩還福田若不能忍則善人孝子之心與乎行蓁莽遇風雨而不悲者矣今衛城中豈無須迹開而其譖當不乏人昔釋氏謀建大梵剎植一竿於庭曰建剎竟蔡氏之發心與戒衲之發願如一竿植立莊嚴便具何異善財掌上頓現樓閣哉

紫龍寺妝裝觀音大士像引　塔下走筆

佛入中國時止以白氎畫殊勝相厥後范金鏤木和泥合土皆以金色為最勝一切佛廟俱是像法無怪乎聞貢方包者之目從事於雕繪而憂木上座之黯慘無色也紫龍寺在邑西湯泉之上二三比丘遁年亦能從應入禪便是古佛放光矣寺有大士金色剥落田家野叟亦有發心欲重加莊嚴者計所費二十餘緡非獨力能就越百里而請于予匕日峨嵋五臺皆有靈鳥報菩薩放光人聞鳥聲莫不瞻仰讚歎然

善根淺劣者不得見今紫龍漸成淨梵正是放光時節發心居士如靈鳥一聲與動諸人眼耳自不少踊躍隨喜者在時節既至即是因緣轉睞之間便當見金色如來但問住持作麼是三十二相只恐于眾大士通身汗下耳如何匕匕

隆興菴妝重裝金像疏

丈六金人具三十二相初止傳於白氎耳至浮圖大盛範以黃金或鏤旃檀或和香土所在瞻崇是名像敎然經云施莊嚴者得相好報何以故以所感故隆興菴寧之戒壇也精廬自律師創始中龕大佛迎自瀟湘若靈鷲之飛來比虎頭之繪畫矣而金色少黯將丐重裝則又諸比丘瞻崇像敎之意爾夫化入示現獨彰金色竺乾清淨專表西方金之義微矣今施者但發信心譬如真金生於鑛裏不離於鑛金自不

壞裝者但堅願力譬如真金揀於沙中不厭其沙金自不少此是忍頭陀就金說法處若夫微義金不傳金盡毘尼莊無有取舍諸入當於三十二相外會不得道破

法華菴修造引

化人之人中國也其始非欲易中國為西竺而欲使西竺法流傳中土耳則象教隆替不得不以中國為盛衰肰宮闕山河劫火屢變鷄園鹿苑往往爾爾非盡象教使肰亦必深山窮谷中多草衣木食精進不退者能悲護之也嗚呼黍離周室荊棘漢宮王臣一輸往往而絕求之深山窮谷豈無其心哉顧護持者何如耳老宿某久搆法華另有一山以栖自足而勤修淨行于此兵火之餘孳孳結屋以奉梵王不無持

鉢門前乞櫃波羅密若因不見三災者何其無退轉哉天龍悲護當自有人而老僧索書提唱豈知病維摩實無廣長舌相助也聊復觸法寫我慚愧耳遇悲護者以此示之如何

勞塘河募復茶菴疏

渾之廢而不能舉者多矣回憶十數年前人民城郭宮殿樓觀之盛如說夢事銅駝石鼓淪于荊棘者何可勝道頃大脈其肖假以巨靈之擘剪拂而灌溉之人民城郭始若焦芽新芽諸宮復者雖重如兩庠孔子廟尚輸為茂草豈不痛心愴目哉而博士弟子不敢請如其時未可舉耳肰挠頭野衲獨皇皇汲汲於荒煙斷碣之餘試為一剎或為一像或為一亭一舍肰指斷臂哀號于通都大邑之間如犢祖禰如接慧

命不能已肰則西竺先生之徒勝吾黨多矣雖肰巧之者其徒而成之者吾黨也使士大夫見其肰指斷臂之誠而觸其意于君親師友之間則修廢舉墜將亦有大不忍焉者庶幾觸公人其人火其書之說可廢也勞塘河舊有準提菴以當水陸之衝衲子嘗於此施茶頗稱濟衆兵火以來蕩肰蓁蕪矣有僧僂僂肰思謀修復而長跽稽顙泣求一言以導之屢遣不得度其勢必將燒指斷臂哀號于通都大邑之間者也是可已而不已也可已而不已必且有神以憑之

矣物以相之未可知矣

募建雲外和尚塔疏

真空不滅真住無生大事已明去來何異肰而禪家示寂每以舍利爲勝致諸祖庭則多全身入龕不盡荼毘率用窣堵波藏之千百年間或現瑞光或長爪髮以爲得道再來之軀非真空不真住矣六朝以來經賜謚號爲世所瞻仰者數十處其間隱顯率以傳法之嗣爲盛衰卽衰矣而浮屠壁立非復秦塚漆燈漢陵松柏所能及僕英雄廻意於此豈不痛哉雲外和尚說法黃梅踞師子座數年一旦持無畏之力飛錫湖南由岳麓還神鼎而居雖兵火塵氛而學人雲集宗風大振讀其語錄往乚以孔子迎文互相闡繹可謂得手眼之正者矣惜乎臂痛遽來撒手便去未見有絕嗣之歎而會下諸人如喪考妣忡乚肰謀建塔以藏其龕皮卽爲塔作院顧方甚鉅神鼎一門不妨孤峻乃知雲公之嗣罔方與而未絕也雲公一具皮囊去來無涉諸弟子但諦息教外爲生悲仰決欲尋拄杖子落處豈特雲公不死誰公亦未死在嘗取神鼎山頭自有七寶塔從地涌出倘宰官居士因雲

和尚遷化之速盍傷驗影難追發心布施助成其院亦同是七寶光中圍繞大衆矣嗣神鼎勉之拭目俟成當爲之銘爾